紅莫尔頓

尼克索著

徐声越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紅莫尔頓

〔丹麦〕尼克索著

徐声越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М. А. Нексе
Мортен Красный

本書根据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53 年俄譯本轉譯

紅莫尔頓

原著者 〔丹麦〕尼克索
翻譯者 徐声越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94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开本：850×1156 耗1/32 印張：16 1/2 字数：362,000
1958年9月第1版
195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册

統一書号：10078·0933
定价：（九）1.70元

內容提要

这是巳故的丹麦最卓越的无产阶級作家馬丁·安德逊·尼克索的三部曲的第三部（第一部是征服者貝萊，第二部是蒂特），这个三部曲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丹麦工人运动的史詩。第三部的情节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到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一段时期。小說的主人公莫尔頓是一个无产阶級作家，他坚持工人运动的革命路綫，另一个重要人物，他青年时期的战友貝萊，現在是社会民主党的領袖，投靠了資产阶級，出卖工人阶級的利益，成为机会主义的代表。莫尔頓和貝萊之間的矛盾，体現了工人运动两条敌对道路的斗爭。小說不仅显示了丹麦整个社会的各阶层的面貌，同时展开了一幅更广闊的国际工人运动的图画。

作者在小說里充分掌握了現实主义的艺术技巧和文献的眞实，不仅是作者最偉大的作品，也是一部富有政治教育意义的长篇小說。

引　子

莫尔頓給貝萊的一封公开信偶尔落到了我的手里。据我所知，这封信是沒有发表过的，也許連貝萊都沒有讀到，因为这封信是在貝萊死前不多几时发出的。他們俩在某一时期，象孿生子一样，彼此紧紧地連系在一起，但由于环境的关系，选擇了不同的道路。关于这样两个人的文件，讀起来不能不令人感到激动。假使回想起二十世紀初年发生的事件，那显然可以看出，这两个朋友的生活和行动不同到如此程度，甚至令人不能理解，他們怎样能在某一时期內成为志同道合的人。貝萊似乎是一个坚强正直的人，但在言語上头是矜持审慎的。他的特点是有点迂緩，他的行动使人难以了解，究竟是他在領导群众呢？还是群众在領导他？莫尔頓呢，在一切事情上都直率坦白，他的意图总是很清楚的。

莫尔頓不能装假，也不会隐藏自己的看法。在爭論激烈的时候，貝萊屡次責备莫尔頓过分坦白，而且当外人的面肯定他是一个拙劣的政治家。莫尔頓却欣然回答道："你的意思想要說，不是一个外交家？只有想在不同的政治傾向之間看风使舵的人才需要外交手段。"照莫尔頓的意思，恰恰是貝萊和他的同志們不是眞正的政治活动家，因为他們打算把現在和将来調和起来，这一种尝試显然是注定要失败的。如果你装运的是眞正貴重的貨物，而且相信你的道路是正确的，那就沒有偸偸掩掩的必要。

他們分歧的基本原因，可能是由于貝萊事实上不信任群众。他認为不是一切都可以跟他們坦白說的，因为他們还沒有足够的政治覺悟，而敌人可以利用它来发現他的計划。莫尔頓認为一切权力都应該属于群众，属于平常的人，而且他們必須担負起全部責任。工人运动的目的，必須使大家看起来都很清楚。一切观念上的混乱，是莫尔頓所痛恨的，他認为无产阶級的斗爭就是对混乱的抗議。按他的意思，甚至于对敌人也无須隐藏什么。相反地，指示新的道路的綱領愈是清楚、明显，对工人运动愈有好处。

在这封信里，清清楚楚地可以覺察到莫尔頓的大无畏精神和对于未来的明朗的信念。这里，首先标帜出存在于逐步放弃立場的貝萊和确信未来、坚定不移的莫尔頓之間的矛盾。这封信使我深深地感到震动，而且鼓励我去做一項拖延了好几年、然而一直在想起的工作：我决定要写一本关于莫尔頓和貝萊的成熟时期的历史，說明这两个人的奇怪的命运。他們两个应該走同一道路，可是終于分手，然而又不能彼此完全远离，他們的道路一直紧紧地交織着，有时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激烈冲突。

因此多年来我就打算写关于他們的事情。但是我的意图沒有实現。在我看来，貝萊、蒂特、莫尔頓一直是一个整体的三部分，而且，只有莫尔頓才真正是新事业的負荷者。曾經有过一个时期，貝萊本人的輝煌成功掩蔽了其余一切，仿佛在被压迫阶級的运动之中，除了他，任何人都沒有起过什么作用。就在那时候，貝萊满足于自己的胜利，不再前进，单是大吹大擂，夸耀已經获得的成果；那时完全不可能理解他的行动的前进路綫。一切都給迷雾蒙住了，而工人們在迷雾之中繞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原地。現在，未来的远景对許多人都很清楚了，而貝萊所領导的

那个运动，仅仅是一个阶段，而且已經成为过去。从今以后，每个人都能相信，这个运动的效果，与其說是眞实的事实，毋宁說是表面而已，而認为可能把无产阶級跟資产阶級結合起来的那个理想，本身就是荒謬的。获得胜利的恰恰是以前使莫尔頓常常受人責难，甚至被人抛躲的那个理想：前进的路只有一条，就是他一値指出的那一条。

可是尽管你滿怀着写作的愿望和决心，一到年过七十，要来动手做这样一件大事，却不是那么容易的。有許多隐藏着的困难，以前还沒有发現；机器生了銹，不容易开动，它已經不能用全力来工作。現在已經不能趁热打鉄，日夜不休的干活了。可是有許多事情，現在看的比从前清楚得多。阳光照耀，花畦上一丛丛的西紅柿要求把妨碍果实成熟的莠草清除掉。青翠的树篱要求再給它修剪一次。某种內心的声音不断反复着說："趁現在还不退，来享受光明、空气和体力劳动罢！"

我在花园里坐定下来，想把这种簡单的生命的渴求滿足一部分，同时着手写計划中的这本書。但是这里心思集中不起来：某种不安的情緒闖进了一向平靜而且对神經起着安定作用的工作日里面。在四周的大自然里，在人群之間，也都能感覚到这种不安，連空气里也似乎被它充滿了。

头頂上不断傳来飞机的声音，一会儿轟隆隆向西飞去，一会儿象飞鳥一样在高处盘旋，在空中互相追逐，翻着觔斗。我的心思不知不覚轉到前綫去了。人們在那儿互相殘杀，而且按照流血的份量和定时炸彈带来的損害程度获得报酬。当我想到后方成千万啼啼哭哭的妇孺，我的心特别感到沉重。血和泪，这是今天的特征；甚至在和平的景物上面也印上了它的痕迹。

一輛輛装着泥炭的貨車在路上走，这正意味着世界大战！农

民們向我点头問好，或者举起鞭子做一个招呼的姿势，这也說明了世界大战的影响！要知道这些农民，在不多久以前，不理我算是頂好的了；現在国土被占領之后，他們把怒气变成好意了。

这是在夏末的时候，天气热不可耐，但已經可以感到眞正的夏令快要結束，秋节就要到来了。麦子堆成垛，沒有干透，还不能装到谷仓里去。由于冬天严寒，春来又干旱，今年收成很坏，大自然彷佛有意加深这个殘酷艰苦的时期的灾难。一切都預示将有一个困苦的冬天，穷人們，也就是丹麦这个“幸福国家”的大多数居民，将要飢寒交迫。

我的小女儿瑪婭在花园里的草地上玩，把地上的泥挖起来，从小桶里直接倒在我的稿紙上。

“瑪婭給你做飯，你可高兴？你喜欢我嗎？”

她时刻跑来，把肥滿的小手放在我膝上，問我喜欢不喜欢她。怎么能不喜欢呢！对一个不愿向衰老屈服的人說来，她是慷慨的大自然給他的恩賜。她的小嗓子时时刻刻叫着，象一个柔和的鈴儿，而她自己，一个两岁的小娃娃，常常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她能把一切东西都翻了个身，她使你不得不忘却淪陷，象忘却战争一样；使白昼和太阳变得更加光輝夺目。

洋溢着眞摯感情的家庭，使人坚强起来。你有亲人的爱情圍繞着的时候，任何迫害都是不足惧的。最近一年里，丹麦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沒有什么新的現象：在貌似眞誠的面具之下繁殖着仇恨。但是这一切恶意的尝試，碰到我家的墻壁就粉碎了。外来的每一次打击，使我們覚得彼此之間愈来愈相爱了。

許多人全家騎着脚踏車在路上走，他們是度过了假期回到京城里去。他們把全部时間消磨在海濱浴場上，黑得象非洲黑人一样。体育在丹麦，象不講礼貌一样发达。时常可以听到詬罵

我的話从大路上傳来，人們或者故意高声說話，想刺伤我。一个騎脚踏車件随着妻子和一窠孩子的紅臉爸爸叫道："这个人，該把他車裂了才好。"他們听了这句話，都高兴得叫起来。坐在父亲前面車杠上的一个孩子間："爸爸，那么該对这所房子啐唾沫了。"

我的身材高高、体格匀称的妻子在門口出現，用溫柔的眼光看着我。她显然听到了那些侮辱的話，走近来把手擱在我的肩上，偸偸地望了望那一頁手稿，同情地說：

"人家不讓你安心工作！"

我們俩突然放声大笑。

"他們难道沒有学到一些乖嗎？現在他們似乎应該有一些比回忆芬兰战役时期的迫害更严肃得多的任务[1]。我完全不喜欢你的老乡們，"妻說。

"我也同样不喜欢你的，"我笑着回答，同时指着打我們头上轟隆隆飞过的飞机。它飞得那么低，空气的波浪把屋面上的避雷針都揭走了。我們俩不由自主都低下了头。

"一只大大鳥！"瑪婭坐在花坛上叫。

妻看了看那避雷針，向我說："你还是到屋子里去，那儿，你的老乡和我的老乡都不会来打扰你。"

我們說"老乡"，但是这个字并沒有侮辱我們的民族感情，也沒有在我們之間引起不同的意見。我們都能看出人民和統治的上层阶級之間的区别；在旅行期間，我們深信所有国家的人民都

[1] 一九三九到一九四〇年苏联与芬兰白党战爭期間，尼克索在丹麦，由于他对芬兰統治阶級的首脑所进行的大胆揭发，开始遭受到殘酷的迫害。在"民主的"丹麦，甚至把尼克索的著作从图書館里淸除出去，加以焚毁。——俄譯本注

是善良的，都是爱好和平而且乐于帮助别人的，即使在残酷的制度和好战的政府統治着的地方也是如此。所有国家的最广大的社会阶层的人們，正在变成我們的老乡。民族主义产生偏見和仇恨，它完全不是民族間和平竞賽的根源，只足以引起他們愚蠢的自高自大；只有当你沒有戴上民族主义的眼罩的时候，你才覺得自己眞正是一个人。所以，爱自己的祖国是可以的，特别是那种合乎道理的国家：象一个对自己的儿女一視同仁的慈母，而不是仅仅关心挑中的几个、而虐待大部分儿女的后母。眞正的爱国主义不是漫无分别地夸耀国境以内的一切，而仅限于那些确有价值的东西。对我来說，丹麦的許多东西的价值，只有当我的妻子（一个德国女人）也同样珍重它們的时候，才是令人信服的。我們自己商談过之后，我們确定这些宝貴的东西是属于全人类的。

我听到一陣輕微的沙沙声，这是毛虫在吃大白菜的叶子，这意味着，我們正面临着一个艰苦的冬季，将要沒有蔬菜、沒有維他命。在一个肤淺的观察者看来，这些美丽的蝴蝶的飞翔，似乎不过是一种天眞的游戏，但是它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却是毁坏了白菜。假使我們丹麦国内的人大家联合起来消灭蝴蝶，怎么样呢？即使沒有了它們，生活里面也还有許多美丽的东西，而歼除害虫是对于大白菜有利的，对穷人也有利。沒有了它們，风景并不因而損色。并且还有許多别的輝煌絢丽的寄生虫，也是同样少得了的。整个国家要是在这上头获得了胜利，就会有更多的維他命和勇气。要知道这两样东西我們都非常不够。也許正因为如此，所以丹麦人很难想象一个不同于現状的祖国。

通过打开的門，屋子里傳来一片喧杂的声音，象号哭一般的上千个嗓子的大合唱，仿佛面临着世界的末日。这是我的儿子

在开无綫电：正在播送教堂里的贊美歌"王中之王"和"上帝，保佑丹麦！"全国人在向天祈禱，仿佛罪人在里面受苦的地獄之門打开了。无綫电什么都能做到，靠了眞空管的力量，全国都在向天呼吁，令人感到恐怖起来。这有点象鉄他尼克的失事❶，也許，也有点象牛津运动❷。丹麦人民难道沒有别的方法来应付艰苦的时期嗎？难道不能不合着手唱贊美詩嗎？人們难道只是啞剧中的角色，給无耻的导演信手指揮的么？唉，假使无綫电波能有一次放送回去的話，那时我要通过无綫电，用足力气向丹麦人民高呼："自己帮助自己，然后上帝也会来帮助你！"

农村里的居民有他們自己一套对付事变的方法。有些人老是歇斯底里地来接受一切，不管对左边或右边，一律用怀疑的眼光来看，一律加以恐吓。大部分农民穿长統皮靴，出門坐机器脚踏車。有些人在芬兰参加志愿軍作战过，可是他們不大愿意談这件事。不管怎样，他們的創疤是看不見的。很多人，事变絲毫沒有使他們有所改变：他們不唱圣詩，繼續做他們自己的事；但是从他們的眼睛里可以看出，他們各方面都商討，也考虑到刚产生的局勢。他們搖摆不定，而搖摆不定的人是既不靠攏这岸，也不靠攏那岸的。芬兰战役期間，人家在迫害我的时候，这批人走

❶ 鉄他尼克（Titanic）是英国国际商船公司（Internafional Mercantile Marine Co.）的邮船，是当时最大的一条輪船。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五日上午二时二十分，在它的处女航行中觸着冰山，沉沒在大西洋內，全船二千二百二十四人中死了一千五百十三人。

❷ 牛津运动产生于英国的自由主义者中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欧各国，尤其在斯堪的那維亚半島傳布得相当广。参加这个运动的人聚集在一起，公开忏悔自己的罪恶，把它們基本上归結到奸淫。牛津运动是資本主义社会的腐朽墮落的一种鮮明表現。——俄譯本注

过我家，就轉了开去；現在国土淪陷之后，他們重新和我招呼，有时甚至还和我說說話。他們中間，大部分是农民党❶的党員，他們的灵魂深处，多多少少怀着一股怨憤；一般說来，要和他們接近是困难的。

屋子旁边走过的，也有我們的伙伴：一些工人和职員。一部分是从休假回来，另一些已經成为迅速发展的失业的犧牲品了。我从他們一边走一边打招呼的习慣和縛在行李架上的小包裹上辨别出来。他們差不多都有一点准备露宿的装备，一个篷帳或一只睡覚用的帆布袋。是的，我們的伙伴們不是嬌生慣养的。他們中間，有許多人在西班牙当志愿軍❷作过战；有許多人的創伤到現在还沒有合口。其中有一个停下来休息，就向我走过来。

“你对时局的看法怎样？”这是照例的开場白。“似乎够严重了吧？幸而有苏維埃联邦在我們这边！”

单是关于这件事情的認識，就給予他們一种不可动搖的信心。一般說来，他們不同于别人的地方，就在于他們的乐观的見解；不管从企业主或希特勒占領軍方面来的迫害，不管将来要对他們采取更严厉的手段，都不能損害他們的情緒。他們看起来虽然也很精神抖擻，然而多么消瘦；他們差不多全都沒有什么安全的保障，同时由于他們梦想子孙能有一个不同的和更美好的丹麦，遭受的犧牲也特别大。为了实現这个梦想，他們把本来已經很菲薄的食料再加削减，常常把最后一块面包省下来給别人，覚得自己因此反而更富有了。这些男人和女人，社会上其余的

❶ 原文作 L. S.，是 Landmaendenes Sammens lutning（农民联盟）的簡写，这是一个反动的农民党。——俄譯本注

❷ 一九三六年，德意两国援助法郞哥，公开武装干涉西班牙內战时，国际工人阶級組織的支持共和国政府的志愿軍。

人把他們当作瘋瘋病者一样远而避之，然而为建設新的祖国而奋斗的却正是这一班人。假使沒有他們，我在家庭范圍以外，将感到不可思議地孤单了。

当亨茲萊[1]拿来了奶油面包、啤酒和咖啡的时候，他們双手乱揮，声明路上剛吃过自己带的点心，或者說离家之前吃过滿滿的一碗燕麦粥。然而他們还是把我們的奶油面包吃了下去。在这样极端艰苦的时期，是永远吃得下的！最近几年里大家吃得这么坏，可以在任何一分鐘里把一頓午餐整个吞下去的。

亨茲萊进来的时候，他們目不轉睛地望着她。

"你得到她，得到了一个好同志，我們也得到了一个好同志。可是据說你的妻子是德国人，而且还是軍官的女儿，是眞的嗎？你有这些可爱的小孩和一个賢惠的妻子，无怪你年紀这么大以及其他一切情况，可是精神还这么好！不久以前我遇到一个領取年金的老头儿，他有一个时候曾經和我們合作过，可是現在完全脫离了。他說你从年輕时候起一直有一群孩子圍繞着你，他甚至說，你每年搞到一个新的老婆和一群娃儿。"

"什么話，仅仅每二十年一次而已，"我笑着回答。

"那有什么关系，那不要紧，希望你永远这么年青。我們非常需要你！"

临别时候，他这么热烈地握我的手，使我好久好久感到握手的温暖。

失业的人在路上漫步走过去，他們失去了获得工作的任何希望，漫无目的地信步走去，也就是說，到处漂蕩；一看他們特殊的走路姿态就可以辨别出来。他們有时在圍墙門口停下来，茫

[1] 尼克索的妻子，德国籍。

然望着空間立了一忽，然后又沿着大路向前走去；有时覷覦而又躊躇地向我們走来，仿佛不曉得往哪里走好。这些无家可归的人走近人家住宅的那种样子看了使人难受；他們茫然无措，提心吊胆地等着人家嗾使恶狗或警察向他們扑奔过去；这些人显然非常飢餓而且墮落了。失业的人老喜欢两人結伴同行；的确，这样会减少他們获得布施的机会，可是对于一个人說来，孤单比飢餓还要难受。

今天早上，两个失业的人向我們走来，一个高个子，另一个是矮小的。他們已經走过了籬門，又立定下来，不知往哪里走好，仿佛从月亮里掉下来似的。然后又向我們的屋子走来，可是越过了走向平台的大門，开始在花园里繞了一个圈子，突然又从另一头出現，站在我面前。

"你們做什么，要找菜园嗎？"我問。

"对不起，我們是失业工人，"那个小个子的回答，同时把一只手放在額角上，显然，他曾經有一个时候戴过軍帽的。"我們沒有看見你在这儿园子里写东西，把整座房子繞了一圈，想找边門。劳駕，請告訴我厨房在哪。"

"打这边走，那儿有人会招待你們。你們大概餓了吧？"

那小个子的工人笑了笑，他的同伴也初次模糊不清地咕噥了一些什么。

"餓！說的太簡单了，"最后他說道。"难道沿路漂蕩能使你喂飽肚子嗎？虽然人家要我們相信，路旁沟里長滿了蕁麻和一种金絲桃，可以做生菜，也可以浸酒，鬼知道还有什么别的用处！要是做了哪一个养路工头喂的牛倒好了，可是你是除了只配給蕁麻澆肥以外什么都沒有的人。如果以后把这支蕁麻吃下去，那末，他媽的，結果成了还原作用。同志，現在讓我們去找找厨

房門！您不用担心，我們不会偷您的蔬菜；虽然人家把我們当猪玀看待，可是我們不会在别人的菜园里啃东西吃。”

“你們还是在这儿坐下来，我去給你們弄点吃的东西来。”

“有时候我們一敲門，女人就吓得尖声怪叫；可是男人看見了我們，簡直大肆咆哮。他媽的，一个失业的人要討好一切人可不大容易。”

一直是那小个子在說話，那高个子不过随声附和着。他們在我的桌子旁边坐下来，一点不覺得拘束。他們臉上那种有神无气的样子消失了，眼睛里也显出更加灵敏的表情。从他們的臉上，我看出他們在推测我是什么人，因为他們一直瞅着我的稿子。

“您不是在写您的遺囑嗎？”那小个子突然向我問。

“也許可以这么說，”我笑着回答。

高个子向他的同伴弯下身子，把手掩住嘴，在他耳朵边悄声說了些什么。

“呸，該死！”小个子叫着从椅子上跳了起来，“那末請你原諒，我現在用‘你’来称呼你了，可是这儿是我的党証！”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完全破烂了的小本本来。“不錯，我現在已經不算党員了，本来誰也不需要一个流浪汉，可是从前我是在党里的。我的母亲現在还在党里；她虽然已經七十出头，每星期天还把我們的报紙带到一层层的楼上。我甚至不敢在家里露面，因为我交不出党費，她狠狠的罵我。从这样一个流浪汉那里你能得到什么呢！然而他仍旧可以保持他的信念的，同志，可不是嗎？”

他热情地用肘弯推推他的朋友。

“别說了！”高个子咕噥道。

“我得告訴你，他是拥护斯陶宁[1]的，他相信張伯倫[2]、勃魯

姆[3]和所有这一批狐群狗党。他差一点把自己卖給曼納林[4]做饅头餡子，可是他們連搜集炮灰的牲口市場上还不讓他去哩。在他們看来，他这个人非常可疑，他們認为他一定是一个布尔什維克，想偸渡到芬兰人那边去，对他們搗些什么鬼。"

"这都是廢話，"高个子胆怯怯地說。

"啊，哪里的話！"小个子叫了起来，可是一看見我的妻子拿了一个装着咖啡和很多奶油面包的盘出来，突然不响了。

"这不单是干的黑麦面包，上头还涂着什么哩，"高个子的工人說，他显然活跃起来，把面包塞滿了一嘴。

"現在我們丹麦国內还沒有把麸皮摻在面包里，可是說不定这样的时候就要来了。非常感謝你們！同志，祝你健康！"小个子和他的旅伴碰杯。

"今天我們睡在一个大农庄的草棚里，"他轉过来对我說。"我們向一个农民借宿的时候，他把我們赶出来，并且神气活現地說：'現在我們国內已經建立了眞正的秩序；人人必須干活，不許到处漂蕩，向人家求乞。'我回答他：'我們也很想干活。'可是

---

[1] 戴奥陶尔·斯陶宁，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占領期間，仍旧担任丹麦首相。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分子的黑名单，是在他的指示下开出来的。尼克索的名字也列在黑名单上。——俄譯本注

[2] 張伯倫在一九三七年任英国首相，对納粹德国执行綏靖政策，釀成第二次世界大战。

[3] 勃魯姆，法国右派社会党領袖，人民陣綫在选举中获得胜利后，两次組閣。西班牙內战时，力持不干涉政策，帮助德意干涉軍窒杀西班牙共和国。

[4] 曼納林，芬兰将軍，反动政客。一九一八年領导芬兰白卫軍联合了德国干涉軍鎮压芬兰的农民革命。一九三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四四年的两次对苏战争中，他是芬兰軍队的总司令。一九四四——四六年任芬兰总統。迫于民主力量的高漲，一九四六年三月退职。

一談到正經，他那里却沒有工作給我們做。当我們不得不走的时候，雇工中間的一个，悄悄地跟在我們后面，指引我們从另外一面走进草棚。你想得到嗎？富农向当地的自治政府把全部工人的人造奶油配給証領了来，可是他們还是繼續啃干面包。工人們对这件事很憤慨，拿辞工来威吓东家。他們認为农庄里存的奶油不少，連他們也够吃。东家一听到說起奶油，差点儿昏倒，可是后来什么都对付过去了。同志，祝你健康！向我們的工人政府脫帽致敬！”

他們走了不多一忽儿，当地的一个大个子的警察到了我們家里。

“有两个年輕的汉子曾經在您这里嗎？”他一手微微碰了碰帽子，声势汹汹地問。

“这儿来往的人很多，我不知道您所說的年輕汉子指的是誰。”

“我說的是誰，您知道的很清楚！我們不容許沿路流浪求乞，現在他們应該工作。”

“自然是不給錢的工作了？”我笑着問。

那警察那时象一只准备向我扑上来的凶狗，这之后，一个向后轉，在籬門后面消失了。路上他停頓了一下，考虑了一些什么，然后跳上脚踏車，向两个失业工人走的方向疾馳而去。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我在普魯士就遇到过具有这样恶狗表情的軍人。

今天一切似乎有意变得使工作不能进行。我剛一提起鉛笔，写上几行，籬門呀的一声又开了。栅籬的矮树上面露出了头发給风吹乱了的头頂和一張晒黑的臉，然后两只赤裸的筋肉发达的臂膊，和机車上的活塞一般活动着的一对膝盖。一个人抄着

斜路，仿佛准备向我直撞过来，到了我紧跟前跳下車，把他的装滿东西的脚踏車丟在一旁。

“你好！順便向你告别，”他用力握住我的手說。

这个人我一直觉得他是坚强果决的；就是現在他也还完全是意志和精力的化身（这显然由于隐藏着的悲观失望）。我不禁起了一个念头：如果他随心所欲，要破坏一切起来，那怎么办？

我認識这个人已經好久，而且一直喜欢他；今天我可有点代他担心。他已經失业了一年多，在罗斯基勒灣❶上打魚，靠着失业救济金和他的一家人勉勉强强过活。可是救济金是那末微不足道，不够他們活，也不讓他們死，每况愈下的生活使他厌倦了。

“就这样逐漸往下沉，”他向我解釋，“来不及回头看，已經到了底，而且再也不会上来了。”

他現在要到哥本哈根去，把血卖給血庫。他听說，那边一公升血出二十五克罗納❷。他把臂肘弯到血管綻起来。这笔錢他打算拿来买一件旧的水手衣，然后設法走上航行波罗的海的輪船。

“現在沒有别的办法。只有到那里去，以后可能从那里跑掉；如其有必要的話，从另一条船上再逃跑一次。如果一切得手，可能到达那些靠走私过活的地方，那末算你运气：一个火夫每月获得一千克罗納，甚至还要多。当然，事情是变化莫測的；但是幸运可能向着它微笑吧？我准备冒一切險，”他带着意味深长的微笑說。“要知道我有老婆和孩子，一个那么可爱的小女娃，就象你的一样。因此我能不去碰一碰运气嗎？她們从沒有餓过肚子，

---

❶ 罗斯基勒灣，在哥本哈根西面，面临海灣的罗斯基勒城，十世紀到十二世紀时曾經是丹麦的首都。

❷ “克罗納”是丹麦的貨币单位，一百克罗納等于五十七卢布九十一戈比。

我对于这一点很自豪，你可了解？为了她們我准备犯法，而且已經好多次几乎犯法了。我能够賺到四五千克罗納的时候，我将租上一块小小的地。那时我一家人可以保証經常有面包吃了。”

他的打算在我看来是荒唐的，簡直是发瘋，可是我沒有足够的勇气来劝阻他。在丹麦和邻近各国的确完全束手无策。在看起来大概毫无出路的时候，誰能負起代出主意和指示途徑的責任呢？也許获得胜利的恰恰是象他这样的人呢！

或許，我还是搬到屋子里去好，这儿花园里，什么事都做不成。白天老是成堆的事情。首先我得給我的薔薇花撿一些新鮮的馬粪，拉泥炭車的馬走过后，路上經常留着很多馬粪。以前每分鐘有汽車駛过我們近旁，現在馬匹又占有了大路，柏油路上露出蹄鉄的痕迹。要知道馬掌时常带来幸运❶，而泥炭无疑地使有些人賺到很多錢。可是老天可怜最后拿到泥炭的那些人罢，那些城市的貧民罢！今年冬天，严寒使人花了不少錢。“一个吃面包，一个挨鋼叉❷”，这一句成語，可以用作今天丹麦的口号。

“在这个战事里，連我們也落得了一点什么，”一个坐在泥炭車上的农民，把馬匹勒住了一会儿說，他显然指的是馬粪。“可是这一回我們未必能賺錢。作家，您看怎样？您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不是了解得比別人清楚嗎？”

“您这样想嗎？可是不久以前，我被剝夺了談論任何事情的权利。你們把我的書燒掉，你們中間有人竟認为，照我那些見解，我应該枪毙。”

“嗳，事情究竟不至于到这个地步。現在新政权把我們的各

---

❶ 欧洲人有一种迷信，認为在路上撿到馬蹄鉄，是好运道的預兆。

❷ 乐者自乐、苦者自苦的意思。

种武器都收去了。”

这当儿那农民的眼睛不知怎的特别发起亮来。

“目的是使你們不能实現对我的威胁，”我回答。

他仔細向我看着。

“唔，他們这样做，未必出于友誼的动机！可是一切会走上軌道的，作家，必須走上軌道。只要我們农民也能获得一点什么！”

“你不是在卖泥炭嗎？”

“这里面有什么好处！要是泥炭的价値跟焦煤一样，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农民怒气冲冲地赶着牲口，向前走动。走了不多路，他还是轉过身来，高高举起馬鞭向我致敬。

目　次

第 一 部

无 主 的 国 土

第一卷

一 归来

这一下，莫尔顿在国外耽得这么久，連貝萊都觉得这是他的朋友該想着祖国的时候了。这一点，爱倫早就說过。她反复說："他把一切事情撩給你。"貝萊却始終不变地替他朋友辩护：莫尔頓对于合作工厂从来没有感到过特殊兴趣，也没有注意这些事务的責任，因为那老图書館員❶留下来的遺产之中，他那一份，他远在动身以前早就放弃了。但是現在，当事情不順利的时候，貝萊不能不惋惜，莫尔頓不在这里。的确，办事的才能他是不够的，但是認眞地跟他談一談，总是有很大好处的。

事情的确不順遂。合作运动誠然已經在工人小組里扎下根，但是只做到了消費合作社的組織，不能更进一步。貝萊想把工人組織起来，讓他們把广大群众的一切必需品的生产和分配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个偉大計划，除了城内各区的各种合作商店或多或少有一些成就以外，什么都没有。他們把若干小店主挤了出去，因而跟这些人結下了仇。所以，实在沒有什么值得夸耀的。那些批发商和厂家，他們是不用耽心的。消費組合只能弄到一些些紅利，到年終派給它們的社員，如此而已！照貝萊想来一定会不断扩大的运动，变得踯躅不前：他那时候发动起来的龐大的工人队伍，变成了一群懶惰的反芻动物。貝萊心里也在責备自

已不該用这样的比喻，但是他愈来愈相信理事会和工人們都在把他們自己和全部企业交給命运去支配。

他太驕傲，不愿直率地要求莫尔頓回来。可是在写給他的信里却愈来愈明确、愈来愈尖銳地强調他所經历的困难。現在已經是作为一个朋友的莫尔頓的事情，去作出一个不可避免的結論来了。

莫尔頓离国差不多两年。他到过意大利和西班牙，再从直布罗陀到摩洛哥；大部分的旅程，都是避开惯常走的路綫步行过去的；不管到什么地方，他总是跟普通老百姓住在一起。在这样流浪的生活中間，要和祖国保持經常的联系是困难的。他替丹麦的外省报紙写一些旅行随笔来維持生活，但是菲薄的稿費总要拖延很久才到他手里，而編輯部又不是按时把錢寄出的，它常在莫尔頓已經离开之后才寄到那个地方。而汇款轉寄的情形也是一样：南方的邮政工作远說不上是模范的。

莫尔頓在普通老百姓中間，常常受到广泛的殷勤招待，特别在西班牙。只要在任何一家草屋的門上敲一下，說你又餓又累，身边又沒有錢，他們立刻就会請你一块吃飯，留你过夜。这一种从完全陌生的人方面来的亲切的态度，使莫尔頓感到新鮮、愉快；而那个以人道自夸，实际上是由“有錢的請进来，沒有錢的走开”那句格言来决定一切的国家，他实在不想回去了。莫尔頓很以自己的流浪生活为乐，远离了一切凭金錢說話的現代工业都市，随波逐浪，碰机会走到哪里就哪里。他参加过雇农和小佃农們在山里举行的一些革命会議，他看見了一种完全不熟悉的人的典型。这些穷苦的劳动人民，被住在馬德里和巴黎的地主們

---

❶ 老图書館員指布倫，遺嘱事見征服者貝萊卷四最后一章。

剝夺了地里生产的一切，他們完全不象丹麦的城乡工人。西班牙的雇农們是有革命性的。他們准备抓住任何理由来組織暴动，生活条件虽然恶劣，他們非常重視同志間的团結，不管在安乐的时候或是在患难的时候。他們对沒有剝削、沒有狹隘的利己主义的前途那种不可动搖的信心，給予莫尔頓以勇气，他愉快地相信，艰难的生活环境沒有能迫使西班牙的穷人妥协，相反地，愈引起他們对压迫者的憎恨。莫尔頓亲眼看見了童年时代和青年时代所梦想的东西；这儿在艰难的生活条件之下，人心不是变得殘酷了，而是变得更仁柔了。成年人差不多把責打孩子看作一种瀆神的事情。这里不大看見有妻子儿女的人在一天劳苦工作之后上酒店去喝酒，来加重家里人的貧困和苦楚。劳动的生活不但沒有埋沒人的最好的和最可宝貴的品质，相反地，使它們显得更鮮明了。莫尔頓对实現新社会制度的信念更加坚定了。由这样的人来建設一个新的世界，是完全可能的！莫尔頓在这些普通人中間覚得輕松自由，不去注意貝萊一次又一次的召喚。在国內，貧穷吞食了人的紅血球，剝夺了人的前途和对未来的幻想，他不得不經常跟它斗爭，不得不为一个銅子而跟报館編輯作沒有了結的斗爭。这一切，包括貝萊的事业在内，現在由莫尔頓看来，似乎是某种遙远的东西了……在这儿，他晒着太阳，医治他的肺病，很高兴，覚得自己重新又强壮起来了。

莫尔頓一步步从一个山村到另一个山村，就是这样，有一次他跟一队赶脚的到了海边。在馬拉加[1]他不得不跟眞正的現实相接触了：他身边沒有錢，可是在这个国际性的港埠上立刻就需要錢。他在城郊的橙子树林里歇了一夜，早上，空着肚子，臉也

---

[1] 馬拉加是西班牙南部沿地中海的一个海港。

沒有洗，走到港口，希望随便怎样把自己安頓下来。靠碼头停着一条丹麦輪船，莫尔頓就走上甲板去找老乡。

“嘿，算您走运，”船长說，“您的邮件积在我这里的有山那么一堆。”

大部分邮件是登載着莫尔頓的旅途随笔的报紙，但是也有几封信，而其中一件，是一百克罗納的支票，这一大堆，連同船上水手的邮件，是船离塞維尔❶以前由領事館交来的。所以莫尔頓的信件已經走遍了地中海，到过許多連他自己都沒到过的地方，甚至到过希腊和阿尔及尔。輪船現在开往汉堡，以后再到赫尔❷，可是从汉堡到哥本哈根很近；船长欣然同意把莫尔頓带了去。

“可是注意一点，不要把我的水手搞昏了，我知道你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說。

在汉堡的車站上，莫尔頓已經准备要买到哥本哈根去的車票了，忽然改变主意，打了一張到柏林的票：那儿他有几百馬克的論文稿費要領，自己走一趟不好嗎？对这个都城他很熟悉，在以前的几次旅行中研究过它，他喜欢它那斯巴达式的严峻的面貌，他喜欢它那些覚悟而严肃的工人；在莫尔頓看来，这个城市是世界文化的集中点。在柏林，你立刻鉆进了生活的深处，在那儿你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思潮。莫尔頓只准备在柏林浏覽一下，好在决定回到丹麦的狭隘的框子里去以前，充实一下精神粮食的储藏。

但是一到柏林之后，他就沒法离开它了。在德国的空气里，

❶ 塞維尔是西班牙西南部一个大城，在直布罗陀海峡之北。

❷ 赫尔是英国东部爇海的一个城市，在享堡河口。

可以感觉到有一种特殊的不安,某种非常事变的先兆,这一件事莫尔頓无論如何得知道。他从柏林坐車到維也納,那儿他覺得暴风雨前密集的烏云在推擁来。这儿每个人的神經都紧張到了极点。据报紙上的記載看来,丹麦人却很优閑自在,有的醉心于高等国民学校,有的神往于风行一时的杂耍,他們不了解国外的糾紛,把它認为某种外交上的喜剧。一会儿俄国跟奥匈帝国,一会儿德国跟法国,为了一些什么事情吵起来,劍拔弩張地彼此恐吓。在丹麦人看来,这些大国就象一群公鷄,时不时会竪起鷄毛,装出一派战斗的姿态,可是过一会又象什么事情都沒有发生过,在地上搜寻虫蟻儿,招呼着母鷄。

在維也納是一片紧張的气氛,城市已陷入半包圍状态,一种几乎是惊慌的情緒籠罩着整个城市。帝俄决定在奥匈帝国边境附近布置运动战,一年多以来在那一带地方維持着相当数量的軍队,这迫使"貧穷"的奥匈帝国不得不开始力不胜任的动員工作。莫尔頓想从維也納沿多瑙河到布达佩斯去,可是維也納工人报的一班朋友劝他不要去:人們恐惧間諜的心理会到处使他受到严密的盘查,所有的桥梁都有軍队守卫。奥国認为馬上就会被迫向俄国宣战,来結束这种紧張的局面。象莫尔頓这样一个外国人,即使在維也納也还有遇到麻煩的危險。

在柏林比較安靜些。莫尔頓在沙維匿亚广場附近房价低廉的大学生区住了下来。成百的日本学生住在这个区域里;到处都可以遇到他們短小活潑的身形,彼此相象,仿佛机器造的。忽然有一天,他們一下子都不見了。全部都回国去了。报紙从这件事情上看出令人非常不安的征兆,責备政府不該允許日本学生离境:他們都是有地位人的子弟,假使日本在战爭中站在敌人一边,就可以把他們当作人质。

这儿的空气也变得紧張了。一切事情大家都不大清楚，因此幻想就竭力活动起来；人人都很激动，象暴风雨快要到来似的。許多小存戶，惊慌异常，想实行現款儲蓄，把股票在市場上半价抛出，将現款放到銀行里，然后突然又重新取出来藏在袜子里，或者揣在胸前。搶劫和夜間对单身行人的襲击，多到使人不能相信。凡是交易所的豺狼沒有触及的，就給盜匪劫去。莫尔頓的女房东偸偸地告訴他，她把全部財产一万八千馬克都带在身上；她不敢出門，怕有人扑上来，一下子把它搶走。

"我出去探望我的老东家的时候，您能不能給我保管一下？"她向他懇求。

莫尔頓劝她放在保險箱里；可是她对保險箱，象对銀行和儲蓄一样不信任。

"我信任您！自从您規規矩矩地帮助我解开胸衣的扣子那时候起，我就信任了您！"

这种盲目的信任是莫尔頓在圣誕节前夜得到的。他在相当夜深的时候作客回来，那个德国女人穿着衬裙和胸衣坐在那里等他。她到老东家家里作客，吃喝的太多，这以前又縛得很紧，現在胸衣脫不下来了。

"啊，您这么迟才回来，"她微微带着責备的口气說。"其余的房客都回来了，可是我不敢找什么人帮助。这些南方人都是那么热情，見不得一点赤裸的地方，馬上就把嘴唇貼上去了。这教人挺难受！你們北方人是冷静的民族。我的老东家也很冷靜……那是說，現在他冷靜了。"

她并不隐瞞，她的"老东家"，那位将軍，因为她忠心服侍了多年，送給她这一笔錢。

"对，他現在老了，害着风湿病，可是他声称，假使战爭爆发，

他也要去打仗。德国不能不打仗，我們变得太文弱了。他說，人民需要放放血，工人們这样不安靜，只曉得組織罢工，要求愈来愈高。但是他自己也是不安靜的，提到打仗，他是非常不安靜的。可是他待我，就象一个慈爱的爸爸。”

把全部家当带在身上的不止她一个。甘心自己少吃点，讓全家过着半飢半飽的日子，存下錢来給女儿陪嫁，或者給儿子服軍役期間做制服的德国人，突然对德意志政府机关的稳固性丧失了信心。在这种不信任的影响之下，金融企业开始动摇，甚至那些龐大的啤酒厂也不稳起来。啤酒店一班成癮的主顧也限制自己只喝四五杯就算。前进报的地方編輯西柯尔斯基那个壮实的大胖子，在康德街那家啤酒店里一班老主顧坐惯的小桌上，每晚要喝上十五二十来杯酒，現在把飲量减少了一半。

他替自己辯护說：“日子艰难哪。”

“可是要注意，把你慣常的飲量这样减少，你的腎脏可受得了！”戏剧評論員文捷尔斯坦因开玩笑地向他警告道。

老主顧桌上的人，比起两年前莫尔頓最后一次訪問柏林的时候，显然寥落了。如今只剩得一小群“老酒客”：几个前进报和自由派的福西希报❶、日报等的記者，几个以駡倒一切出名的文人，还有几个宮廷剧場的演員。

老主顧桌上的話題也改变了。不再漫无分别地对一切加以譴責：有很多东西变成神圣的了，而且恰恰是从前嘲諷得最厉害的那些东西。对“德意志民族是上帝的选民”这句話也不再取笑

---

❶ 福西希报（Vossische Zeitung）是柏林一家最老的报紙，一七〇四年創刊。十九世紀初期，它是民主派的急进的报紙。一九一三年以后，带有社会主义的傾向，成为右派报紙的攻击目标。

了。莫尔頓有一次用到这句話的时候，他們沒有覺察到他声調中間微微带着嘲笑的意味，大家都肃然举杯。甚至皇帝的旅行也經过严肃的討論。难道他們的見解改变得这样厉害？也許連德国的自由思想也給帝国主义推翻了。

莫尔頓有一回和法朗克—曼海姆博士，爱杜华·伯恩施坦❶一道坐在波茨坦广場的約斯梯飯店里社会民主党領袖們坐惯的桌上。伯恩施坦攻击那些鉆进列强中間来的小国，他認为它們沒有生存的权利而要求人家注意它們，是阻碍了进步。

“瑞士，丹麦，現在連十万冰島居民也要求人家把它們当作独立民族看待了！援助小国等于开倒車！小民族沒有生存的权利！”

莫尔頓开头完全莫明其妙，后来突然冒起火来。見他的鬼，現在莫非連社会民主党也在宣傳实力政策了？！

“你們德国人跟小小的瑞士有着共同的語言❷，应該感到滿意，”他說得很尖銳，“否則就沒有一本象样的書是用德文出版的！說到挪威，照它自己文化的发达程度，現在已經远远超过了强大的德国，甚至藐小的冰島人民对欧洲文化的貢献，比之你們的六千五百万人口要大得多，虽然全部冰島居民，也許还抵不上德国外省一个小城市的戶口。”

“对不起，你說文化！”伯恩施坦带着嘲笑，把这个字重說了一遍。“几本小書，几幅画，一个什么雕象！难道靠这些养得活人民嗎？”

---

❶ 伯恩施坦(1850—1932)是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代表，德国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領袖之一。

❷ 瑞士是一个联邦，各地所用的語言不同，主要有德、法、意三种，应用区域最广的是德語。德国文学史上很多著名作家是瑞士人。

法朗克—曼海姆博士只是微笑，沒有參加爭論。可是莫尔頓很想把他拉进来，因为他比伯恩施坦着实有才能，許多人認为他是德国工人党未来的領袖。

“你們，德国工人的領导者，为什么变成了帝国主义者呢？”莫尔頓問。

“沒有这样的事！”法朗克博士回答的相当尖銳。

“但是許多人相信这样。正因为这样，所以我提出这个問題。”

“哦，很好，主保佑您！就說我們成了帝国主义者。可是，他媽的，德国工人能坐在光石子上，譬如說，提供产品嗎？我們的根本責任就是給他們保証推銷产品的市場。”

“就現在这样，你們的市場已經尽够了。我随便到哪里，意大利、西班牙、摩洛哥，到处看見德国的工业品充斥市場。”

法朗克博士不滿地皺了皺眉头，他仿佛不大愿意討論这个題目。

“我們的产品可能重新被排斥了的。因此我們必須用政治的力量来加强我們的出口。遇到战爭的时候……”

他沒有說完：莫尔頓在柏林文学界中認識的一个以奖励文艺著名的普魯士地主走来向他招呼。

“哈哈，您在这儿跟以色列族的子孙[1]商量事情？”他拍拍莫尔頓的肩膀，放誕不羈地說。

矮小的伯恩施坦听了这几句話变得更小了，这倒并不使莫尔頓惊奇，使他惊奇的是，向以犹太人自豪，而且获得帝国議会里最勇敢的議員之称的法朗克博士也縮成一团，眼睛都不眨一

---

[1] 指犹太人。

眨，忍受着这个嘲笑。

莫尔頓在德国各个不同的大都市里住过好久，覺得在那儿跟在家里一样。德国工人在許多方面很象丹麦工人。他們有同样純朴而健全的意图，有同样的悲伤和快乐，有同样的同志間的扶助。相反地，德国的知識分子跟丹麦的大不相同；这儿只有很少数人装出独特的样子，希望以复杂的和特殊的人物得名。他們宁愿放弃发表自己意見的机会，他們有时候如果也拥有异常丰富的知識，那也很难把它消化。莫尔頓問到他們的意見，老是回答："我們德国人認为……"但是他們書讀得很多。正是德国知識分子这一份知識宝藏吸引了莫尔頓：象他这样一个生活知識远过于書本知識的人，和他們談談是有好处的。

他在德国覺得非常舒服，而且常常想到德国去，尤其想到柏林和慕尼黑去。可是这里的許多东西現在似乎变了。早先被斥为普魯士反动势力的表現的一切，現在仿佛成为大家所公認的了。大家已經不再拿海軍来取笑，而用郑重其事的語气来談論它了；至于軍国主义的精神，是向来跟普魯士这个形容詞連在一起的，現在甚至在自由主义者和工人中間也显然复活了起来。

反犹运动，照莫尔頓的意見，是低能者的武器，現在公开地抬头了。这种現象在丹麦是絕对不会遇到的，在这儿却随处都会碰上。当着这种情形，莫尔頓时常弄得进退維谷。莫尔頓最初写的几本書是已經譯成德文了。有一次，他接到来比錫一个大出版商的信，希望印行他的著作。那个出版商在呂根島❶上度假期；莫尔頓那时在蓬霍尔姆❷，就坐了开往薩斯尼茲❸去

❶ 波罗的海德国沿海的一个小島。

❷ 波罗的海里一个丹麦的島屿，在呂根島的东北，瑞典沿海。

❸ 呂根島东岸的一个城市，現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漁业中心。

載德国游客的一条蓬霍尔姆的小汽船到他那里。出版商在碼头上接他，邀他到自己住的旅館里，对他的著作說了好多恭維話，虽然由于这些作品的无产阶級的性質，丹麦的批評界对它們幷沒有好評。他突然問：

“您是犹太人嗎？”

莫尔頓一哆嗦；尽管他的头发是淡黃色的，后来依然好多次有人向他提出这个間題。

“据我所知，不是，”他惊奇地回答。“可是咱們在上帝面前不是大家都一样嗎？”

莫尔頓感覚到那出版商慘笑了一下。

“在你們丹麦，犹太人很多嗎？”他問。

“犹太人嗎？犹太人嗎？”以前，莫尔頓从沒有向自己提过这个問題，而且一般說来也不了解。“在我們那里似乎沒有，”他茫然地說。

“您的意思大概是說，你們那里沒有犹太人的問題！犹太人，你們那里一定有的，他們到处都有。我自己就是犹太人；您大概猜到了吧？”

“您为什么把这个事情告訴我呢？”莫尔頓愕然地問。“您总不会想到要告訴我，您的上代是爱斯基摩人❶，或者希腊人吧？”

“那完全另一回事，”出版商傲然回答。“我們犹太人是世上的盐❷。”

“大約每个民族对自己都是这样看法的，”莫尔頓心里想，可

---

❶ 散布在北冰洋沿岸，从格林兰到阿拉斯加一带的一种民族，皮肤黃色，身材短小。

❷ 新約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三节：“你們是世上的盐……你們是世上的光……”意思說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

沒有說出口。

他們坐到桌子旁的时候，莫尔頓注意到一块牌子，上面用德文写着："不欢迎犹太人在公共桌子上进餐。"他惊訝地指着这个牌子。

"我們把它翻过来就是，"出版商笑了笑說，把那块牌子翻了个身。"老板还沒有富足到不需要我們的錢的程度。"

"那末这块牌子的目的何在呢？"

"这是菜館老板和当地軍官之間的一种折衷办法。牌子是不可不有的，条例却不一定要遵守。"

这是莫尔頓初次認識了犹太人的問題。

"世上的盐"和"上帝的选民"之間这种奇怪的竞賽以及由此产生的那些荒謬的折衷办法，后来他在德国看到的机会不止一次。在咖啡店里一班老主顧的桌上常談到犹太人，各人提出了贊成或反对的意見；假使談到斯堪的那維亚随便哪一个著名的活动家，人家馬上就問莫尔頓："他不是犹太人吧？"犹太人在德国人的头脑里，显然愈来愈占重要的地位，而且奇怪的是，偏偏那些血管里无疑地流着犹太血液的人，罵起犹太人来分外热心。这个問題是沒法理解的。落后的农民解釋他們憎恨犹太人的理由是，犹太人把基督釘死在十字架上。当莫尔頓反駁他們說基督自己也是犹太人的时候，他們瞅着他的那一副神气，仿佛他意图毁灭他們的頂宝貴的什么东西似的。

在大城市里，情形更来得复杂。皇帝是被認为德国国内頂頂狂热的反犹分子，仿佛他絕不容許犹太人走近自己似的；可是他在汉堡随随便便地和大造船厂的厂主巴林会見，而且有人肯定說，皇帝的二十四个侍从武官中間，七个的血管里流着犹太人的血液。这沒有什么不可信的地方。政治經济学的专家可以用干

巴巴的数字来証明，易北河东区的貴族有百分之四十以上娶犹太女人作妻子，靠她們的陪嫁来挽救破产了的祖业。

这一切給人一个印象：这是无法解决的謎。可是从前在莫尔頓看来是儿戏的，現在显然成为当眞的事情了。大的犹太商店公开宣言不用犹太人来侍候主顧，而且一般說来，似乎沒有人敢承認自己的犹太出身了。象伯恩施坦和法朗克博士那样沒法否認的人，就躲藏起来。有一天晚上，莫尔頓自己坐在老主顧們坐慣的桌上，几乎弄得很窘。这一回有五个朋友聚在一起，正如大多数的德国知識分子，他們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点象犹太人。他們坐在那里駡犹太人，因为駡得相当久了，莫尔頓带着嘲笑的口气說：

"不是有某一个偉大的犹太人仿佛說过'只要有两三个人用我的名义聚集起来，我就在他們中間'嗎？"

大家跳起来，抓起酒杯，恐吓着要砸破莫尔頓的头。

"也許你是犹太人吧？"他們爭着喝問。

"如果我是犹太人的話，单单为了这个緣故，我也就不会汚辱我自己了，"莫尔頓回答。

从这一天起，咖啡館里的老主顧对他沒有以前那样殷勤了。他們不能理解：一个人尽管不是犹太人，但純粹站在人道的立場上，也能为犹太人辯护的。他們对待莫尔頓的态度，仿佛他带累了他們似的。这使他很气憤，他給日报写了一篇幽默小品，題目叫作"'德意志的驕傲'夫人和阿哈斯费尔[1]"。因为他以前給报紙写过稿，編輯部里的人認識他，所以他亲自把这篇短文送到那里。文艺栏的編輯馬上把它讀了一遍，可是搖搖头，把手稿回給莫尔頓。

"換一个时候，这也許是很俏皮的，"他非常严肃地說。"可

是目前我們不敢把它发表。而且我劝告您，不要拿这篇文章去向别的报紙投稿。这題目很容易使人誤解。”

“您自己是犹太人嗎？”莫尔頓問，他希望揭穿所有这一切的謎。

“不，我是受过洗礼的。”

“我說的当然是指出身的民族。”

“不，我是受过洗礼的，”那編輯又重說了一遍，这一回显然不大愿意。“順便告訴您，某些团体您还是少去为妙。您在冒着丧失讀者的危險。象您这样淡黃头发的北方人……”

他显然指咖啡館里那張老主顧坐的桌子。而那些人却因为莫尔頓卫护被压迫的民族，以为他会带累他們。这个令人糊涂的問題怎样解釋呢？

“这跟大国間的战爭或者准备对工人阶級进攻有关系，可能两者同时爆发，”編輯康普海尔說，这是一个聪明的老头子，“所以不得不首先造成不安定的局勢。他們要打击的，与其說是我們犹太人，毋宁是工人运动。必須把社会主义想象作一个犹太人的运动，就在这个招牌掩护之下进行对工人的斗爭。按件計酬的工資率，这是魔鬼的花样，每个市民老早都很清楚。如果能連群众都搞糊涂了，在生活上引起了中世紀的迷信，那末就可以認为賭贏了一半。亲爱的朋友，什么事情都在意料之中！”

“您为什么不参加斗爭而躲了起来呢？”

---

❶ 中世紀有一个傳說：基督背着十字架走累了，在鞋匠阿哈斯費尔的門口歇歇力，鞋匠把他轟走，說：“走开！走开！”基督回答說：“不錯，我要走开，而且馬上就要走开，可是你要耽在这儿，直到我再来的时候。”因此阿哈斯費尔一直在地上漂蕩，要到基督再临凡的时候。这就是傳說中的“漂泊的犹太人”。

那工人运动的老将聳聳肩膀說：

“我們害怕……害怕什么呢？大概是，一旦工人阶級取得政权之后展开的那一幅远景。因为这样，所以我們归附了矮小的伯恩施坦和改良主义，”說話的时候，他发出一陣慘笑。

总而言之，柏林对于莫尔頓已經失去了它的魅力，它以前那种令人激动的影响不知去向了。因之，莫尔頓愈加深深感覺到貝萊信里沒有明說出的呼吁，于是他在一个晴朗的日子启程了。

在火車里，他已經呼吸到祖国的空气。大部分旅客是特别具有丹麦人气質的生意人，他們懂得很多生意經，可是实际上不識不知，无忧无虑，象天空的飞鳥一样。他們公开談自己在腓特烈街和“菩提树下”消夜館里的奇遇。他們关心在那儿听到的打油詩和化去的錢，远过于德国业务生活上的轉变的原因。

一般說来，回到祖国去在莫尔頓看来是愉快的：只要下等剧場❶的曲調和庸俗的閑談沒有把这个印象破坏的話，丹麦渡船上的气氛是安静的，呼吸是輕松的，人群中也看不出德国人所有的那种紧張和劳頓。

莫尔頓变了，而且自己知道变了：他抱着战斗的情緒回国。他对許多事情的看法不同了，在西班牙他跟革命的农民往来，在这上头起着不小作用。如果丹麦工人背离了支持彼得·特雷叶❷的那些人，这不能单用政治的理由去解释，主要应該用工人自己的庸俗观点去說明。他們希望做規規矩矩的公民，尽可能少拿国际歌和天快亮了❸等歌詞去刺激住在广場对面的紳士

❶ 此处指一种有音乐和杂耍的咖啡館。

❷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貝萊的老友，見征服者貝萊卷二第十二章。后来杀死一个警察，自己也自杀。見征服者貝萊卷四。

❸ 丹麦社会主义者的进行曲。——俄譯本注

們，总之，不要拿自己的革命性去撩撥他們。而彼得·特雷叶的支持者恰恰是这一方面的能手，他們带累了体面的工人！莫尔頓早先也同情过这些搗乱分子，也許是因为人家迫害他們的緣故；現在他却在認眞考虑，可能对的是他們，而不是貝萊和他自己。

对，貝萊！莫尔頓开始一再想到祖国的情势和貝萊，貝萊在国內起着不小的作用。不但在認識了西班牙的劳动人民以后，而且也在最近几次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同志們会面之后，莫尔頓覺得他和貝萊疏远了。跟西班牙人比起来，德国民主党人給予他一种不好的印象。他們在本質上是一些市儈，是坐在积滿灰尘的办公室里替全世界工人制造些陈腐的标語口号的一些小資产阶級的官吏。可是在貝萊以及国內其余的人看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是最崇高的人物，几乎是神明，怀疑他們的指示，无异于亵瀆圣物。

所以莫尔頓馬上就要和他的朋友进行搏斗，要激励他，强迫他放弃妥协政策。从貝萊的信里显然可以看出，合作社事业并不完全順利，然而这是以前就能設想到的。正象童話里說的一个想要欺騙一座山、打主意繞过它、从另一边上去的农民一样，全部事业是建筑在虛誕的基础上的。山上的集体村不得不結束了，大概連带損失了一百公頃地，如果能收支扯平，就算是好的。許多工場里的工人本来对搬到村里去不大热心。他們把它叫作"强迫迁移"，而宁愿住在城里别的地区。这或者由于习慣，或者因为有亲戚故旧住在那里。可是也許他們害怕集体村会把他們"变成农奴"。

这个計划当时在紙面上似乎也很动人，实际簡直是玩笑。莫尔頓在国外住过之后，对資本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眼界更扩大了，

現在他不懂得自己怎么会有一个时期和貝萊一致行动的。以为資本主义这一种社会制度，仿佛可以凭一个合作皮鞋工場就能把它推翻了的这一种想法，实在荒謬絕倫。

莫尔頓在划給三等旅客的甲板上那一小块地方来回走着，对自己說："就是普魯士人放枪也沒有这样快❶。"这地方又冷又有风，而且挤得轉不过身：人們在繩圈、救生艇和大約装着淡水和存粮的木桶中間，象牲口般挤在一块。他們头上是专供头二等旅客使用的足足占地四分之一公頃的上甲板。

莫尔頓一面走，一面生气。在全世界最自由的国家里，把人訓練得多么馴服！差不多跟德国人一样好，而且这个訓練方法也是从他們那里学来的。要是西班牙人的話，早已爬上上甲板了。加之莫尔頓餓了，上面有的是紅木装飾的寬敞洁淨的餐室；可是走进那里去需要有特别券，大概就为了摆脫那些討厌的流氓。船头上有为三等旅客盖的一些类似小食堂的可怜的場所，那地方顚簸得厉害，空气非常重浊。可是盖德賽已經出現了，那末大培尔特海峽❷对面的渡口已經不远，那儿在小的渡船上常有极好的点心。莫尔頓想起美味的丹麦火腿面包和星牌啤酒很高兴。

貝萊到車站上接莫尔頓，愉快地向他問候。

"我希望你到我們那里去。也許太累了吧？"他把列車員搬出来的莫尔頓的提箱拿在手里。"喔唷，好重！你看怎么样，咱

---

❶ 这句話的意思是指上文想以一个合作皮鞋工場来推翻資本主义那种荒謬的想法。

❷ 在西兰島（丹麦主島，哥本哈根在島的东岸）和弗恩島之間。

們两个人把它拖回家去呢，还是打电話給孩子們，讓他們来接？”

“咱們自己对付得了，”莫尔頓回答。“不知道什么緣故，路上总是收集了很多东西。”

“大概是書吧？”

“当然也有書！”莫尔頓神秘地微微一笑。

貝萊懂得微笑的原由，有些难过。

“可惜沒法寄錢給你，过的日子糟透了。你大概也不寬裕吧？看你的光景也够潦倒的，”他仔細瞧着莫尔頓。

“哦，我倒过的挺好！在国外可以过便宜的生活，尤其在南方。”

路上他們不多講話。貝萊显然心事很重，不能高高兴兴、无拘无束地談話，而莫尔頓呢，一路上来有点累了。

愛倫和孩子們欢欣热烈地迎接他。

“你为什么这么久不到这儿来？”安娜和小弟弟齐声叫道。“現在你終于真的回来了。給我們带了些什么来？”

“孩子們，不要吵吶！”愛倫喊道。“你們怎么不怕难为情！”

可是她自己的激动和高兴也不下于他們：莫尔頓（孩子們都叫他莫尔頓叔叔）恰象一个美洲叔叔，常带着一种过节的心情，一种远方的空气一道进来！他的确給大家带了礼物来了。給小妹妹的是一具真正的炊爐，給小弟弟的是有彈簧的玩具，給斯文—烏吉哈一套有趣的紙牌，給拉賽—腓特烈一大盒顏料。

“这是法国制的水彩画顏料，頂上等的，”貝萊带着內行的神气看了看那盒子說。“現在你尽量画去罢。”

莫尔頓給貝萊自己带来了一套撒克索尼❶的瓷制文具，而愛倫呢，一条德萊斯頓❷产的美丽的台布，带上一套餐巾。

"你瘋了！"貝萊說。

愛倫拍手叫道："眞的发了瘋了！"

"一个人既然沒有老婆，又沒有孩子，怎么办呢？"莫尔頓替自己辯护。

"也該成家了，"愛倫把他从头到脚仔細打量了一下說。"早該是时候了。只是先要学会化錢有分寸，因为一个有家小的人必得节省一点。"

飯后他們两个男人走到貝萊的屋子里，莫尔頓在一張深深的安乐椅上坐下；他感到了眞的疲倦，几乎可說是衰弱，仿佛他現在回到家里之后，全部力气都离开他了。貝萊在桌上的几只烟盒子里挑选雪茄。

"淡一点的还是濃的？"他問。"也許飯后抽一支濃的吧？"他手里拿着一只上面有商标的扁闊的雪茄盒子向莫尔頓走去。他自从当了工厂經理的时候起，才容許自己享受这么一点奢侈。早先他抽抽二十欧耳[3]三支的紙包雪茄就算了。

"唔，从我的信札里，你大概已經猜到我們的情形不大好，"他最后坐下来，开口說。"我不愿意敗你的游兴，沒有把全部眞相告訴你。可是，凭良心說，事情糟透了。产生了这样一个問題：是不是痛痛快快把鋪子收起来还好一点？"

莫尔頓心里一哆嗦。那些得意的梦想，結果就是这么样嗎？那末貝萊的頹丧是可以理解的。他心底里从来不相信，能够那么容易就达到目的，可是自己也感到懊丧。貝萊在这上头，和他

---

[1][2] 撒克索尼是当时德意志帝国的联邦之一，德萊斯頓是它的首都。紡織业和瓷业都非常有名。

[3] 一百欧耳等于一个克罗納。

相反，从来没有发生过怀疑：从他的事业上一定会发展到全世界人民的大联合。对于他，这次失败一定是一个可怕的打击。

“事情怎么会糟到这个地步呢？”莫尔頓輕輕地問。

“唉，一开头我們就遭受到从竞爭者方面来的抵制和种种麻煩，虽然最近两年来比較不这么公开了。以后呢，来了集体村这一回事！盖造房子漸漸把全部現金都消耗了，而貸款我們是不容易得到的。这以后又发現了制革工場的盜窃事件。长話短說，一經調查，才知道我們的全部資財都耗尽了。”

“你把这事情認为失敗，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莫尔頓温和地說。“可是如果理解得不錯的話，你已經到了智穷力尽的地步，那末就应該撤退，另找可以达到目的的路徑，这就完了！”他友誼地拍拍貝萊的肩膀。

“可是我也不打算坐在这里唉声叹气；然而的确教人懊恼得要死！要知道这事情原是可以成功的，假如……”

“在斗爭里面不容許有任何‘假如’。不是成功，就是失敗！对于一个打敗了的将軍說，假如不是怎样怎样的話，他也許能胜利的，这不是什么好的安慰。”

“可是我們必須走的正是这一条路，不是嗎？”

“可是这条路是不正确的。你自己的例子就可以作为証明。假如能有什么成就的話，那末你就应該有成就，对于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我替工人們最最抱屈，他們的处境实在困难。失业情况一直在发展，他們甚至还有被列入黑名单的可能。未必有什么地方会張开手来接受他們吧。”

貝萊悶悶不乐地瞅着莫尔頓。

“这自然很可惜。可是我摆脫不了这样一个想头：工人們自己也有一部分过錯。他們不愿意理解，归根結底，他們是在替自

己工作。他們对工厂和建立合作社也沒有表現出特殊的团結精神。”

“这两样他們都不相信。如果是这么一回事，我以为就不足为奇了。”

“对于你，自然不足为奇，因为实际上連你都从不曾相信过！”

貝萊的口气中間带着責备的意味。莫尔頓疑問地望着他：貝萊从不曾用这样口气跟他說話过。

“我当然相信同志关系和合作精神，”莫尔頓激昂地回答。“但是我得出的結論是：如果四周圍的田长滿了杂草，要保护你的地段，教它不长杂草是做不到的。要知道它們的种子时时会四面八方从风里吹过来的。坦白說，我們的企业中間有什么东西是社会主义的？原料和机器，我們所必需的一切，都在私人手里；通融資金和銷路也在私人手里。彼得·特雷叶說得很对：一个失业工人要在我們这里得到一双皮鞋，跟在别的工厂主那里一样困难。而且，据我所知，我們的工人賺的工資，比在同行的資本家那里也只稍微多一些。”

“对，可是如果他們把这个事业眞正看作自己的而努力工作的話……”

“那末他們必須宣誓效忠于这个事业，而这个事业的优点，要他們自己工作得比任何地方多来証明它！老实說，除了美丽的幻想和布倫留下来的一份遺产以外，我們比之别的皮鞋厂有什么优点呢？”

“你在国外学得看事情太过于清醒了，”貝萊带一点挖苦的意味說。

“可能的，我学会了从更多的相互关系上看事情，”莫尔頓不

置可否地回答。"我还認識了一件事情：不管他們的行为怎样，工人們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总是有罪的。因此我不愿意再把不必要的罪名加在他們身上。在这一点上，我相信，我們两个的意見是一致的。"

貝萊沒有回答，他的情緒一直不大好；这事情跟他太切近了，他不能平心靜气的来談論它。

莫尔頓把声音放低一点，接下去說：

"經驗从来不会落空的，即使是失敗的話；而我們的經驗却把全部資財都耗尽了。但在关系全世界經济变革的当儿，一份浪費了的遺产算得了什么！我們希望用过于低廉的代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可是要搬掉这样一块大石头也許需要一次世界大战，經过大量的耗費和流血才成。你大概以为我这样說是安慰你？可是战爭迫在眉睫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貝萊依然不作声。

"假如工厂不得不关門的話，你自己打算怎么办？"莫尔頓为了要打破这悶人的沉默，过了一忽問。

"哦，我事情有的是；市政府的工作要耗費我不少时間。"

"可这是沒有报酬的呀。"

"由于愛倫的先見，我們沒有擱淺，而且除此以外，他們还举我担任城市設計方面的类似主任委員的职务。"

"啊唷，恭喜你！那末你是有事情干的了。你面临着一个重大的任务，我們都城里的建設进行得不成样子，毫无計划。你在这小山上盖一些好看的建筑物罢；这儿有一百公頃地，劝說你的同事們在这地上布置一座公园罢。"

貝萊惨笑了一下：

"为了拯救工場，我把地抵押掉了，捎带着内部的一切，連这

座房子也在內。这已經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

“我沒有知道这一回事。”

“你在外面旅行久了，朋友，也許太久了。”

“那末，房子还是照先前一样屬于愛倫嗎？”莫尔頓問，他沒有回答最后一句責备的話。

“是的，还有靠高德霍勃路的山上一小块地也是。还在我們开办的时候，一提到放弃这块地，愛倫連听都不愿听。你总該記得吧？現在呢，她无論如何不同意把这块地包括在公共建筑地段里面。对于这件事情，你的意見怎样？”

莫尔頓回答，照他的意見，愛倫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处理她的产业。

“对于这事情会有人談論嗎？”

“那是反正逃不了的：不管我們怎样做，即使沒有这事情，人家也已經在談論。只要工人們不遭受損失的話，那末……”

“不，决沒有的事。我試图恢复自己的名誉，你不以为这是一种怯懦的行为嗎？布倫是反对的，他覺得不应当对現行的制度表示讓步。”

“这个老无政府主义者，虽然也是一个教条主义者，却是一个好汉。总不能自愿讓人家把自己从竞賽中間开除出去。”

貝萊望着他的朋友，感到一点輕松。

“那末今天你无論如何在我們这儿歇了，”他說。“愛倫已經替你把布倫的房間收拾出来。明天如果你一定要那样的話，你可以在城里給自己找一个房間去。”

莫尔頓好久不能入睡。寬大的屋頂楼，跟先前一样摆設着布倫的笨重的雕花橡木家具；这儿四周的一切，都深深地使人回

忆起那老图書館員，莫尔頓相信馬上会听到他的干咳。这是一个可爱的、高尚的个人主义者！恰恰是他性格上的这些特点和由于这些特点所激起的反响，追使他起来反抗。而今老头儿不在了，他的产业也完了，連这个企业都破产了！現在貝萊不在面前，可以不用理会他的情感，莫尔頓不相信眞的为了这样一个結局而感到伤心。实际上，他們的事业，与其說建筑在現实上面，还不如說建筑在空想上面。单由于它的存在，助成了工人运动的繼續停滞不前。大多数工人希望安靜，他們感到满意的是，不用他們去从事冒險，更不用說要他們去賭命了；因为靠貝萊的力量，和平进入社会主义馬上可以成为事实了。他們很愿意讓貝萊去替他們火中取栗；恰恰由他来干这件事，眞是再好沒有！如果他能坚守他的路綫，悄悄地把这件事圓成，那末他可算得一个机灵的汉子！烏拉，貝萊！閃电[1]万岁！

事业失敗了，这一个思想甚至睡梦中还在纏扰着莫尔頓。他梦見一群群工人在道上走，喊着："貝萊万岁！"他想把这个矛盾的事实指給貝萊看，可是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他。当他問貝萊在哪儿的时候，他听見他母亲的声音說："貝萊……誰認識他……"說的那么簡短、那么捉摸不住，就象过去莫尔頓气喘吁吁从学校里奔回来，問他的朋友有沒有来看他的时候她經常回答的那样。

二 莫尔頓辨測方向

莫尔頓在北城高等国民学校的公寓里住了下来，可是每天坐車上工厂去。那儿的工人大大减少了，破产的情势正以全速

[1] 大罢工时期工人們給貝萊取的綽号，見征服者貝萊卷三。

力在发展。可是莫尔頓仿佛什么都沒有改变似的，他还是把两年前执行过的任务担負起来，只是把他的教育工作的方式改变了。以前他相信机器劳动一定会使人迟鈍，他竭力想在疲累单调的工作里面，加一些变化进去：在不受声音干扰的地方，給工人們高声念書或者把留声机开起来。貝萊不贊同这样的心机，他認为这会分散工人的注意，因而是对于生产劳动有害的。莫尔頓現在懂得貝萊是对的，这是不必要的心机。工作的时候，就得埋头工作，因为做工作必須集中注意力。問題不在于把工人当作吃奶孩子，拿玩具給他們消遣，讓时間过得快一点。必須把工作日本身縮短，多留一些空閑給他們，那末他們就会利用它来自学。

“可是我們这儿留声机已經沒有了，”莫尔頓第一次上工厂的时候，貝萊带着含有深意的微笑說。“孩子們把它带回家去，开着給自己消遣。可是整个玩意不久也就要完結了。”

“你不用担心，我已經不是从前那空想的人道主义者了，”莫尔頓正正經經地回答。“这样的人我到处看見的太多了。他常使我想起动物保护会的活动。可是假如我在中午休息时間，給工人們講一点旅途观感，你該不反对吧？”

“如果你高兴，你講好了，”貝萊温順地笑了笑，回答。“我就怕你的听众不会太多。看来大多数人宁愿在飯后打瞌睡的。”

可是使貝萊惊奇的是听众很多。除了两个人以外，大家都自愿放弃飯后的睡眠来了解一下别国的工人們是怎样生活的。莫尔頓丢开南方的太阳、无忧无虑的生活那一套惯常的浪漫情调不談，专講劳动人民的生活情况到处都一样：到处有剝削，到处有反对剝削的斗爭，那就是阶級斗爭。各国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

“这跟人們常唱的那支关于那帕勒斯[1]的流浪汉和叫化子坐着晒太阳的歌完全不一样，”飯后休息时間結束的时候，工人們說。“明儿仍旧給我們講一些什么东西嗎？啊，明儿是星期……好，那末星期一吧。可是有一点：你最好在車間里作报告，别的人听听也是有好处的。”

以后工人們来找他，并且向他提出問題。他們对于国外工人的生活情况知道的很少：在丹麦，和从前一样，大家不注意工人間的教育工作。可是因此跟工人們接触使莫尔頓感到愉快，尤其使他快乐的是，他們还是跟从前一样用“你”来称呼他。

女工們的情形就差了：她們中間大部分人宁愿坐在屋角里聊天，仿佛認为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和她們全不相干。

“我跟妇女們总搞不好，”莫尔頓有一次对貝萊說。“应該把她們推动一下，讓她們关心政治。”

“大概她們認为她們的时間和能力可以用在更有用的地方，”貝萊回答。他想起了爱倫，她虽然也不关心政治，他喜欢她。他也許还不愿意她变成另一个样子。“可是你依然还有一个用心听你講話的女人，”他微笑地补上一句。

“誰？”

“那个美貌的薇拉！大概你自己也注意到了吧？”

“不是有时候在你的办公室里工作的那个嗎？”

貝萊点点头表示同意。

“在工厂里她没有多大用处；可是她是打字講习班毕业的，我有时請她来打字。她的父母在地下室开了一另小店，是那种没落的商人，你知道；可是她有着更高的要求，无疑的，她毕竟是

---

[1] 意大利南部一个沿海的城市，以气候温和、风景优美著称。

一个聪明的女郎。她希望学习外国語，完全調到办公室工作。这是一种完全沒有害处的虚荣心。所以你如果有时間的話，可以照管她一下。”

莫尔頓自己也注意到一个美貌的年輕女工，常常坐的跟其余的人离开一点，带着热情的眼光，傾听他的談話。他可以有时間教她外国語，可是跟她提这件事不大方便。不錯，莫尔頓已經摆脫了过去的那种拘謹的态度，可是当他需要跟一个年輕妇女說話的时候，他又象从前一样，呼吸立刻紧張起来。

黃昏时候，莫尔頓照例去訪問一些老相識。他不是很容易就找到所有的人，其中許多人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失业現象把有些人完全赶出京城以外；另外一些人不得不从好房子里迁出来，搬到冷僻的地方去。他可沒有发現搬回来的。

彼得·特雷叶家里那些无依无靠的人到哪里去了呢？他們已經不住在曙光村里了。莫尔頓有这末一个印象，連打听起他們来都不大方便。为了某种原因，貝萊和愛倫已經不关心他們了。由此可見，特雷叶一家的处境很窘；那駝背的穷女裁縫一个人生活已經很难，何况她身边还有那无政府主义者的一个私生子？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有一个时候，她曾經和那女孩子替工人报送报，可是莫尔頓到編輯部打听她們的时候，人家很冷淡地說，她們后来的情况誰也不知道。寻訪了好久，他終于在唐涅勃罗街的后院里找到了她們。在那儿她們租了一間狹隘的閣楼，带一間絕小的儲藏室，算是厨房。那个矮小的駝背女人，神气很可怜；她那富于表情、常常使人領会到很多事情的大眼睛，現在却給人一种印象，仿佛听到第一句溫存的話已經眼泪打滚了；她認出是莫尔頓，眞的哭了起来。

"啊，这是因为太高兴了，"她說，"这么傻的眼睛！啊唷，亏您把我們找得到！这儿自然挤一点，可是总算是滿不錯的住宅，尤其在热天。从这儿可以看見射击协会花园里的树木。它們馬上就要放青了！"她領莫尔頓到窗口去欣賞那一片景致。她和那女孩子已經不再到曙光村去了，她們好象給了爱倫的孩子們不好的影响。

"原来如此！这是什么道理呢？"莫尔頓惊奇得睜大了眼睛。

"唉，要知道爱倫对我們从沒有好感；她大概害怕小彼得拉把街上的疾病傳染給他們，或者教会了孩子們淘气。爱倫在孩子身上是有这末許多禁忌的。不錯，貝萊并不注意她这些顧虑，并且笑話她，可是斯文—烏吉哈发生了那次不幸的时候，連貝萊也大发雷霆了：那孩子开始跟年青人中間那些搗乱分子来往，貝萊就認为这是我們的过失。"

"他在外面胡鬧嗎？"

"不，这里牵涉到政治。青年中間有些人感到不滿意，他們組織了自己的俱乐部，斯文—烏吉哈也上那儿去了。可是这与我完全无关；我从沒有跟他談过政治。可是这一班青年要紀念彼得·特雷叶，那我也沒有办法。要知道孩子已經滿十六岁啦。"

彼得拉替这所屋子揩楼梯；代价是免去房租，一个月还有十克罗納收入。除此以外，她还替穷苦的邻居們縫縫补补，帮主人家收拾收拾，以及諸如此类的事情，女孩子替那些小商人跑跑腿。

"我們毫沒有挨餓，"她肯定說。"而且以后我們这儿还有那末好的风景！不錯，冬天是冷一点；火爐是完全不中用的，你怎样也燒它不热。"

显然，火爐是完全沒有生过：房間里很冷，象地窖里一样。她們的燃料情形，多份是坏透了。

小彼得拉走了来。虽然莫尔頓出去的时候，她頂多三四岁，可是她还認識他。

“莫尔頓叔叔！”她低低叫了一声，向着他微笑。曙光村里的孩子們都这样叫他，她才这么大一个小娃娃，倒还記得！她又瘦又弱，由于經常受凉，鼻子紅紅的。小臉上一对大眼睛，盯住莫尔頓望着，显然在等候他說些什么。莫尔頓覺得，他到这里来，他們簡直認为是命运的支使；以前“方舟”来的小姚汉娜❶也是这样对他的。他在女孩面前蹲下来，摸摸她的由于常常洗濯而变得很薄的白圍裙。

“看来咱們会成为朋友吧，”他說。

女孩子点点头。

“我們和戴莉莎王后❷也是朋友！只是她那末穷！唉，多穷啊！”

戴莉莎王后也不再住在曙光村了：爱倫不大喜欢她。

“她大概忘記了貝萊坐在牢里，戴莉莎王后时常来帮助她的时候了。可是人总是这样的：一朝苦尽甘来，立刻就得意忘形了！”駝背女裁縫挖苦地說。

“哦，哦，”莫尔頓說，“彼得拉，这完全不象你的为人。不錯，要忍住不說，不常是很容易的事情。可是爱倫不得不照顧到很多方面；你不要忘記，她随时可以成为部长夫人！”

---

❶ 小姚汉娜，貝萊的一个女朋友安妮，被一个坏蛋引誘生的女孩子。安妮发狂而死，姚汉娜流落在木材場上做女阿飞。莫尔頓收留了她，后来貝萊接了她去，最后死在貝萊家里。見征服者貝萊卷三、四。“方舟”是安妮生前所住的大杂院的名字。

❷ 戴莉莎王后：一个妓女。貝萊关在监牢里的时候，她对爱倫常常有所帮助。

"反正，闊太太扮不出別的角色！可能有朝一日我們也得了勢。彼得·特雷叶常常肯定說会有这么一天。他說：'我們的时代也就要到来。'怎么样，那时我們也会騎到別人头上去嗎？"

"我們希望不至于这样，"莫尔頓愉快地回答。

他寻到了她們，覺得很滿意，他有一种內心的要求，希望恢复这一层交誼。

"現在你們不会再看不見我了，"他离开的时候說。"彼得拉，我要給你找一个比較輕松的工作；如果什么地方有向阳的房間，那也不坏。"

最后許的一个愿毫不使彼得拉高兴。

"象我們住的风景这么好的住宅，你一下子不会找到，"她回答。"夏天在这儿还可以听到射击协会花园里的音乐。"

"对呀！国王就住在那下面，"小彼得拉插了进来，严肃地点点头。"我看見过他站在門口，穿一件很好看，很好看的大紅短外衣。"

"哎，你这个傻瓜！这大概是他的車夫，"母亲說。

"不，我看的清清楚楚是他。我們大家叫嚷：'好王爷，給我們一个銅板！'可是警卫把我們赶走。后来那个小店里的掌柜来了，給我們一人一粒水果糖，說是国王給的。"

"他这样說大概是教你不要反抗国王的政权，"莫尔頓笑着說。"再見了，两个彼得拉！"

"是呀，我們俩都叫彼得拉，这教彼得很发笑，"女裁縫把身子探到闌干外面，說。"莫尔頓叔叔，謝謝你来探望我們！"她鞠了躬又点头，由于羞涩的快乐，她的臉紅了。

下面莫尔頓还沒把門关上，小彼得拉跑到平台上叫道：

"媽媽，你知道嗎？五斗橱上放着一張五十克罗納的鈔票！"

女裁縫手一拍說：

"天哪！赶快追上他！"

一忽儿她跑到楼下，在門口赶上了莫尔頓，把鈔票遞給他。

"这是給你們的，給小彼得拉的，"莫尔頓說。"作为同志的……"

"要知道我們沒有地方去兌換，"彼得拉·特雷叶絕望地說。"人家一定以为我們偸来的。"

莫尔頓当下走进一家烟紙店把鈔票兌开。

"哦，現在你們只能得一半了，"他回来說，"因为，說老实話，这是我最后几个錢了。"

"那我們平分了，"女裁縫臉上发出快乐的光輝，叫道，"彼得常常說，一切平分是最公平的。"

莫尔頓向維斯捷尔勃罗街的方向走去。天空看上去差不多已是春天了；这印象是由于帶着淡紅色調的太阳光产生的，可是气候仍然严冷。但每家人家前面都有孩子們跳跳蹦蹦轉陀螺玩。街坊上的私娼都出来蹓躂；聳起高高的胸脯，緩緩地对莫尔頓走来，把一張張孩子屁股似的粉臉向着太阳。再远一点，在維多利亚街有两个身材苗条的"阿尔方斯"❶玩着"克林克"❷。他們把背弯到使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把錢向墻上抛去，做出种种扭扭捏捏的手势；可是他們的困乏而容易激怒的臉色，象是病酒的人。

在自由神象的方尖石柱附近，莫尔頓遇到了他从前的熟人

---

❶ "阿尔方斯"原是小仲馬的剧本阿尔方斯先生里的角色，是一个受妇人豢养的情夫，后来就用来指一般专当"面首"的人。

❷ 一种孩子玩的游戏。玩的人把鈕子或錢向墻壁投擲。——俄譯本注

翻砂匠奥尔逊，在偉大的斗爭时期，他参加过反对工厂同盟歇业的斗爭，他是在貝萊領导下和禁閉在厂內的工人們向工厂冲击的那些人中間的一个。年岁在奥尔逊的臉上留下了印子，过去的勇敢和热情連一絲踪影都沒有了；他沒精打采地把一只手伸給莫尔頓。

"連請你到什么地方去喝一杯啤酒都不成，"他說。"我沒有錢。"

"我身上帶着錢，"莫尔頓回答。"咱們上这儿的剧場咖啡館去。"

可是奥尔逊連听都不要听。

"哪有这个道理！你才回来，在我們这里，你是处于客人的地位。虽然人家把我們当作猪玀，可是我們还沒有拿鼻子来拱地哩。"

"咱們俩无論誰付賬不都是一样嗎？"莫尔頓坚持他的意見，"去罢，奥尔逊。"

"不，并不如此！"奥尔逊随你怎样劝說都不听。"如果和我一道到我家里（我就住在近旁），到我老婆子那儿，咱們还能每人喝到一杯咖啡。"

奥尔逊一家就住在干草市紧旁一所老屋里面，四个房間的一幢屋子，他們住了两間。

"你不要过于东張西望，"女主人說。"房子就要倒塌了，这么一座瓦礫堆里，怎样收拾也收拾不好。可是两个房間的住处簡直找不到。請坐，千万別拘束。"

不錯，住处又古老，又荒蕪，中間一扇窗的通风口，虽然整年白昼黑夜都开着，空气还是很重浊。

"这是几百年积下来的人的气味，"奥尔逊說。"这儿，它滲

透了一切，沒有办法把它消除。鬼才知道这是什么气味；有时候象咱們的娘儿們准备上教堂去的时候洒的那种强烈的香水，而另外一个时候，簡直跟猫屎臭一模一样！当时它原是一所貴族的住宅。”他把天花板指給他看，那儿还保留着一些雕塑花飾的遺迹。“那时候，他們还不大講究細节。一个化妆室的鑰匙至今还挂在碗盞架上。你不想上那儿去观光一下嗎？”

“我以为你自己有房子的，”莫尔頓带着惊訝的神气說。

“是的，在松别，叫作‘团結’的那个綠化城里。我記得，你到过我們那里。唉，而且眞是了不得的团結！”

“丢开罢，咱們不要再回忆这些事情了，”奥尔逊太太說，她把一只手擱在丈夫的肩头。“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現在我們住在这里也不錯。”

“不錯，不錯！可是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咱們拚命工作，做到眼睛都爆了出来，我們精打細算，省下錢来交付会费以及一切必需的款項。筑路、装排水管、盖冲水厕所，我們都捐了錢。市机关只知道想出种种新的捐税来，仿佛无論如何得把人毁了才算。而你呢，拚命干活，束紧褲带，省到无可再省，把一切都放到房子上去，以为交了这一項就完了，可是以后又有别的，一切都搞好了，頂困难的还在后头！馬上又来了失业，到了有一天把你的一切都剝夺了。一切化为灰烬！这可不是玩儿！不多不少，总有一两万克罗納化在这所房子上面，为的是讓别人来享受！你以为当你只短很少一点儿的时候，有什么人会跑来帮助你，替你解決困难嗎？恐怕不見得！一有事情，无論市机关里，党里，或是职工会里，你一个人也找不到。媽的！咱們究竟是不是生活在人类社会里？”他用拳头捶了一下桌子，凝視着远处，眼睛里充滿了血。

妻子又走到他身边。

"算了，老爹，算了，"她温存地說。

奥尔逊約莫坐了一分鐘，身子搖摆着，越来越往下弯，然后突然挺直身子。

"你要知道，他們大家結成一帮，布袋一直准备好着。有几千所工人住的小屋，由于失业的关系，馬上就要离开我們的手，而他們这些撿破烂的財主，立刻带了布袋和鉄夹来了。請欣賞他們多么巧妙地把我們的小屋子撈去，隨便收拾一下，賺上一笔大錢！他媽的！要不是靠我們辛辛苦苦淌的汗，靠我們对自己的窠的一份爱惜，这一批猪玀，他們怎么会这样发胖的？他們說：'滿不錯的小屋子，这些工人把自己的房子收拾的还眞不坏呢！把它抵給人眞值个四五千哩，特別要是把它推給一个有經常收入的傻瓜去！'于是官吏們或是小职員們进了屋，工人們可以仍旧搬回自己的破窰里去。你去看看，自己購置房屋的工人中間，还有多少人留在那里？"

奥尔逊停下来，沉重地喘着气，然后比較平靜一点，接下去說：

"嗯，也許这样还好一点。社会制度沒有改变的时候，工人不該自己有私产；否則他只关心維持現状，把全部战斗精神都消失了。我和我的老婆也就是这样，我們可不是对每一次的罢工或歇业都害怕嗎？如果斗爭迁延下去，我們拿什么来支付經常的費用呢？"

"对，对，这是眞話，"他妻子插嘴說。"現在把一切事情都看得平淡一些了，因为沒有什么可損失了。生活还是得过。然而太阳直照进窗里来的时候，那时眞是妙不可言：它从各方面鉆进来，好象繞着屋子轉。也可以到园里折一些花，或者摘一些菜根

来煮湯。毕竟咱們也經历过这种情况，老爹，可不是嗎？”

她叹口气，微微一笑。

“得啦，这一段事情讓咱們完全忘却了罢！”奥尔逊装出精神抖擻的样子，叫道。“如今連丢掉工作或者再遭到一次歇业的問題都沒有，不久就会完全沒有活干了。”

“你好久沒有事了嗎？”莫尔頓問。

“馬路上蕩了九个月了。靠孩子們維持生活，他們目前还在工作。”

他們有三个成长的儿女，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他們住在家里，工資的收入还不錯。

“他們倒按时給錢。要說孩子是咱們老年人的累贅可是罪过。但是他們也需要享受生活，他媽的，一个人只有一度青春嘛。有朝一日，他們想要安排一个自己的家的时候，媽媽，咱們就一筹莫展了！”

“那时候咱們搬到一个单房間里，馬馬虎虎过活去，老爹！”

“为什么把事情看得这样暗淡呀？”莫尔頓說。“春天就要来了，过一星期，你大約就会找到工作。你在本行里面名声很不錯呀。”

“对呀，他在他那部門里还当过头儿哪，”奥尔逊太太自負地說。

“我在那儿工作了很久，技能也精通；假使說老实話，沒有我他們还很难对付哩。可是有种种原因，我不会再到那儿去。”

“那也还有别的什么事情可做。象你这样的人，总会有地方工作的。”

“你可知道，問題在于失业的情况已經根深柢固，而且年年在发展。老板們也懂得这一点，因此他們拒用年紀老的，只收年

輕小伙子。除此以外，还有……”奥尔逊頓住了。

“糟的是奥尔逊的名字在黑名单上，”他的妻子說明道。

“嗯，并沒有公开說出来，因为沒有方法証明。可是有这样的征兆。老板們多年以来就把自己的黑名单开好了。現在咱們的人似乎也同他們取一致步調，当然是暗底里。”

莫尔頓吃惊地望着他。

“你相信你不会弄錯嗎？”

奥尔逊疲累地微微一笑。

“你不看見嗎？老实說，毛病在于咱們的全权代表。他与其說是代表工人，还不如說代表社会民主党，为了这件事，我和他們吵过几次。这个党差不多反对增加工資的一切斗爭。”

“我想，說得溫和点，这有些夸張。”

“莫尔頓，你落在咱們生活的后面了。最近几年里，事情变成了这样，理事会向你建議些什么，对你說来差不多是无所謂的：你向代表申訴，他跑到管理处，管理处的人跑到党的机关里，于是事情开始了！首先得了解你的老板跟社会民主党的关系怎样，他有沒有在它的报紙上登着大幅广告；还有，怕的是他本人就是这个党的党員。有些房东，把糟糕的房子給工人住，簡直是老鼠窠。可是你沒法在工人报上批評他們。这些房主人是老狐狸，他們已經混进了社会民主党。你以为那儿的人要說：‘不，謝謝，我們不能把狐狸关在鷄籠里’嗎？沒有的事！他們張开两臂欢迎他們，这些人甚至在市行政和其他类似的机关里获得負有重大責任的位置。你如果說的不合他們的意思，就在你的名字上打上一个叉儿。”

“听着簡直可怕！”莫尔頓叫道；他眞的哆嗦起来。

“你說可怕嗎？还不止这样：簡直卑鄙无耻！这是大家都看

了政治迷的結果。工团主义[1]者是对的：政治，这是肮脏的事情！”

“奥尔逊現在是工团主义者了，”他的妻子插嘴說。

“你可以相信，我不是輕易背弃我旧时的党的，”奥尔逊沉思地說了起来。“为了它，我曾經做过不少工作。但是簡直再沒有力量容忍了，尤其回想到二十年的好景的时候。那时人們还有很多热情，有时我們眞是到了白热的程度。現在呢，象从前那样关心工人运动的工人也許連一个都找不到，因为他們知道，反正不会有結果。不管什么問題，你只听到：‘同志們注意！咱們来表决！’大会上討論我們的事情的时候，大家在穿堂里包圍着啤酒箱，他們不愿在会堂上听报告和討論。一等到有人从門口探进头来喊：‘快点，在表决了！’他們冲进会堂，你望我，我望你，象傻瓜一样：‘表决什么？你知道嗎？’‘不知道，你可知道？’‘唔，这样也好，干吧，举手！’不，随你怎么說，政治是肮脏的勾当！因此我也变了工团主义者了。”

“是呀，因此他也上了黑名单了，”他的妻子說。“可是这也无所謂，他可以有自己的意見，虽然我們已經因此不得不餓着肚子。只要他們不把孩子們也登上黑名单就算，否則我們簡直糟透了。”

莫尔頓准备走的时候，奥尔逊的两个儿子都下工回来了。

“老爹，你好！媽媽，你好！”他們拍拍爹媽的肩头，高兴活潑地說。然后跟莫尔頓握手，看来似乎有点拘謹。

“这是莫尔頓，我們的工人作家，你們一定知道他的，”奥尔

---

[1] “工团主义”，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流行于国际职工会运动中的一种小資产阶級的机会主义，它反对工人阶級的政治斗爭。

逊說。

儿子們的确听到过他。他們站了一忽，然后走到隔壁房間里去换衣服。

“这就是青年人，”奧尔逊向門那一边点点头，忧伤地說。

“怎么，难道他們不好嗎？”他的妻子問。

“那可不是！只是他們毫不关心政治。”

莫尔頓微笑。

“你自己說的，政治是肮脏的勾当。”

“是这样。可是你要知道，凡是有关工人运动的什么，他們連听都不要听。我的儿子中間有一个連职工会都不参加。”

“这也准許嗎？”

“唔……現在可以。在十年前，这是通不过的。”

莫尔頓謝謝他們的咖啡，站了起来；从女主人臉上看出，她等他走了得弄給自己的人吃。那末景况毕竟不大好！奧尔逊送他出去。

“我很希望我的女儿当你在这儿的时候回来，”他已經走到阶台上的时候說。“你可以看看，她是这样一个姑娘！正如那两个男孩子对什么都不关心，她却对一切都感到兴趣。哪一天晚上你再来望望罢，好不好？可是注意，不要隔得太久！”

莫尔頓回去，順路去看看工人报的編輯所，主要是由于責任感；从貝萊的話里他知道人家在那里盼望他，可能，希望得到一些关于国外各党派活动的情报。莫尔頓并不愿意到那里去。在年輕的时候，他把工人自己的报紙的編輯所想象成一个把一些很愉快的东西，人們的共同工作、理想和观点联合在一起的中心。他第一次把自己的一篇論文拿到那里去的时候，他的心跳

得很厉害。在那儿他看見一群写稿的人弯着背坐在一張长桌子上，恶狠狠地彼此望着，也望着他，完全象一群有人要夺去它們的肉骨头的狗。他們彼此吵着，也和編輯室的秘書吵。莫尔頓在場并不使他們感到侷促。他感到深深的失望，直到現在还沒有忘記，他不愿意在这个編輯所里露面。

現在的編輯所搬上了一层，可是除此以外，看起来沒有什么变动。莫尔頓把一扇門敲了敲，以为这扇門是通到总編輯的办公室的。“鬼迷了你，走旁边的門！”有人用粗暴的声音說。莫尔頓向旁边一扇門走去，发現自己在一間寬敞的房間里，那儿有七八个人，都沒有穿上衣，坐在一張长桌子上，大部是年輕人。不穿上衣的新聞記者，莫尔頓在国外的每个編輯室里都遇到过，可是这儿的一批人什么都不做，就是懶洋洋地坐着，好象无聊得要死；沒有一个人回答莫尔頓的招呼。离远一点，一个上了年紀的人駝着背挤在角落里；莫尔頓認識他，这儿大伙管他叫“財产目录”。他从报紙开办的时候起就是編輯，可是現在人家把他赶到角落里，讓他給想要結婚或离婚的工人們写写証件。那老头看見了莫尔頓，走过来伸手給他。

“欢迎你回来！”他带着顫抖的声音說。

莫尔頓說，他希望跟总編輯談談。

“他不在。多半在国会里可以看到他。可是編輯奧斯卡尔遜現在在这儿。”

“不是主持外省刊物的那一个嗎？”

“他两头赶……您就到他那儿去罢。”

这一个編輯莫尔頓很熟。在政治圈子里都叫他“党的喉舌”，他是以說話恶毒出名的。社会民主党的領导派他出席政治会議，打击那些沒有別的人能对付的敌人。知道了会場上有奧斯

卡尔逊出席，大部分人宁愿不战而退，不愿把自己的名字和声誉变作整个会場的笑柄。莫尔頓已經打算离开了，可是就在这当儿，編輯奧斯卡尔逊在自己办公室的門口出現。一張刮得光光的、浮肿的闊臉，眼眶底下挂着两个肉袋儿，怒气冲冲的向着坐在桌子旁的記者們。

“报紙必須按时出版，”他带着爭吵的口气說。“你們这一生至少也得編出一期叫人看了不打盹的报紙来！您是来找我的嗎，著作家？”他轉过臉来对莫尔頓說。“請过来。”

到了办公室里，奧斯卡尔逊朝沙发上噗咚坐下。

“我剛才罵的不是您吧？”

“我敲門的时候，无論如何，是有一个什么人罵我的。”

“我可不会知道是您。这儿有各种各样的家伙来糾纏不清，要求我們把他們跟老板的爭吵登出来。我們向他們解釋，我們有的是更重要的事情，他媽的，他們就声言这是他們的权利，把自己当作报紙的主人。我們現在的工人，这批流氓，也太自高自大了。他們生活得太好了。嘿，見他們的鬼！祝賀您回来。回到本国来舒服嗎，怎么样？在我們这个小小的丹麦，生活还滿不錯呢。”

“有些人的确过得不錯，象任何地方一样，”莫尔頓冷冷地回答。“可是我并沒发現‘流氓’过着这样的生活，我是借用您的話。在我离开的期間，貧穷并沒有減少，自滿的情緒也是一样。”

“噯，噯，亲爱的著作家，不要挖苦！当然我們对自己很滿足，可是我們这样做是有根据的。是的，在我們这儿，人民大众生活得很好，他們愿不愿做些什么，反正一样。在国内，工人差不多是主人翁了；再經过几次选举，咱們就可获得大多数。順便跟您說，如果在这儿最有把握的一个选举区，西兰区，把您提出来作

为候选人，您的意見怎样？我們在国会里一个作家都还没有呢。加入'国家当选人的精华'里去（那个酒鬼律师别克是这样称呼国会的，）您有兴趣嗎？"

"并且成为社会民主党支配下的政治闊人嗎？"莫尔頓挖苦地問。

"見你的鬼，不要說下去了！您这个人毒辣得实在可怕。我們現在已經获得了……我几乎要說获得了食槽！已經获得了政权，那末就必須商討怎样应付局势的問題了。在外国，譬如在德国吧，难道没有政党間的协調嗎？"

"当然有：閉上嘴，先看齐脚跟！"

奥斯卡尔逊編輯做了一个鬼臉。

"唉，别說下去了，見你的鬼！我完全没有意思跟您吵嘴。可是如果您愿意被提名到国会里……"

"作家，一般說来，是不可能被提名的，"莫尔頓打断了他的話头。

"喔呵，說的多傲慢！可是，卡魯里烏斯那总編輯希望您从国外所发生的事件来看，写一些关于丹麦的文章，例如：'世間最好的国家'或是'一个富人不多、穷人更少的国家'。您这样熟悉国内和国外的情形，这費不了什么事。請写罢，好不好？不要固执了！您好几年没給我們写什么东西了。"

"你們的报紙老是把我的大部分論文退回，难道是我的过錯嗎？"

"您完全忘記阶級斗爭已經結束了。我們不能攻击自己所依賴的人：那些在我們的报紙上刊載大幅广告的人以及类似这样的群众。我們的报紙定价这么低廉，要是再丧失了大幅的广告……"

“就是沒有我，你們的撰稿人已經很多了，”莫尔頓向編輯室那一面点点头說。

“嘿，这个幼儿园嗎？其中两个，由于发表了批評社会民主党的意見，不幸引起青年組織的注意。这是一条可靠的发展道路，因为那时候人家就把他們打发到这里来，派他們一个小的职位，堵住他們的嘴，如果他們做的合适的話，可能有一天还会进国会。有几个我們不得不从資产阶級的报社里接收过来，他們由于对小人物的过度热爱，在那边弄得完完全全容身不下了。”

“那末，他們应該非常适合眞正的工人报紙了。”

“眞正的工人报紙！”奥斯卡尔逊喉嚨里吱吱咯咯地說出来。“您胡說八道些什么！工人們是完全不希望讀‘眞正的工人报紙’的，”他輕蔑地特別强調最后几个字。“您知道嗎？最大报在工人中間的訂戶数字，远远超过了我們的全部印数。我們得搬到市政厅广場去，按照同一路綫去展开斗爭。”

奥斯卡尔逊艰难地喘着气，好象他是一个害肝气痛，同时又害水肿病的人。他把一只白胖的手伸給莫尔頓。

“现在您是拒絕了！請走那一道門，您可以繞过我們的‘托儿所’。”

莫尔頓在下面大門口遇見了編輯部的主任，他祝賀他回来。

“嘿，您这下終于回到家里了，不覺得舒服嗎？”那編輯順便說。“咱們毕竟住在丹麦最好！”

显然这是新的政策。难道連工人也这样自滿嗎？甚至于那些沒有工作的人也这样嗎？他們的心情是不容易捉摸的：他們变得异常沉默寡言，看起来他們情愿讓他們的全权代表发言。对于莫尔頓，工人們的这种行动已經不是新鮮的了；一部分他在出国之前就注意到，現在不过非常显著而已。

在城市的一般面貌上，使人覺察不到从前的那种工人的势力：主要的街道全被資产阶級的人群占有了。只是在某些地方有个把瘦弱的、餓得臉色发青的失业工人悄悄地削价兜售为生活而斗爭报，如此而已！莫尔頓不由得不想起西班牙的一些大城市，那儿失业的无产者走到街上来，他們的渾身破烂的样儿使那些衣著入时、游蕩过日的人看着生厌。丹麦的工人呢，只有穿得整整齐齐才上街。他們教人想起了市儈气质的德国工人和他們的过分要体面："穷虽穷，可是干干淨淨。"

丹麦工人在别的方面也非常象德国人。在他們和領导者之間，那一道鴻沟愈来愈寬，产生了一种特有的軍阶，有参謀本部、下級軍官和普通士兵。从前那种淳朴的关系，給表面的礼貌代替了，工人不敢拿"你"来称呼自己的領袖，或者和他握手，而是向他脫帽、深深鞠躬了。領袖們呢，瞧不起他們，而且用命令来代替从前慈父一样的声調，一致性和紀律性統治着群众，可是跟从前太平时世不一样，現在的秩序和軍队里的监督訓練更相象。

从側面看来，大家似乎还象从前一样重視工人，他們靠了自己的組織能够取得别人的尊敬，这种尊敬还沒有动搖。資产阶級的报紙向他們献媚，国王邀請他們組閣。

有許多方面必須了解，对許多事情，必須采取明确的立場。有些东西看起来已經跟莫尔頓出国之前不一样；就是他自己也用不同的眼光来看事情了。可是不能不承認，在最近几年里，工人的生活恶化了。失业，在以前是跟冬天的严寒分不开的，現在变成經常的了；一切物价都在飞漲；捐稅增加了。全部負担都压在赤貧的人身上。莫尔頓逐漸找到的那些有家室的工人中間，大部分生活过得比从前更坏了。农村里的貧民也更加經常地在抱怨。在广大的群众中間，生活水平的低落从各方面都可以看

得出来。不管怎样，这一定跟国际情势有連带关系。丹麦的資产阶級，对国外的恐慌和不景气，显然漠不关心：比之从前更加无忧无虑，在館子里和消夜店里寻欢作乐。而工人們呢，拉长了脸，漠不关心地坐在家里。开会和游行是完全絕迹了。

莫尔頓常常想起奥斯卡尔逊編輯那种厚顏无耻的論調。眞的那些工人領袖們在努力結束阶級斗爭呢，还是这仅是奥斯卡尔逊个人的意見？莫尔頓对他了解得相当清楚，不把他当眞。可是，从許多迹象上判断起来，編輯所直率地說出口的，别的人也在这样想，不过放在心里。显然想依靠那些梦想进入小資产阶級陣营里去的工人小集团的修正主义，也充滿了这儿丹麦的空气。这是工人运动的普通参加者的临陣脫逃吓坏了領袖們而把他們推向溫和主义呢，还是領袖們自己把群众推上这条道路？可能双方同样在腐化下去。

三　破碎的理想

回到丹麦之后，莫尔頓常常为孤寂所苦。尽管說来奇怪，可是他覺得在本国比之在外国更加孤单。在国外总还有地方容得下一切东西和一切人，在这儿他使人人激怒，正象紅布激怒了公牛一样[1]。任何場合，只要莫尔頓出現，大家立刻談論起政治来，而且一定归結到一点：就是工人的专横。更可恼的是，工人們一点都不采取进攻的态度，他們靠斗爭的几年里所获得的成果过活，沉浸在恬靜的沉睡之中。可能恰恰是他們的防御态度促使

[1] 斗牛場上，在开始前，管斗牛的人用一幅紅布在公牛的面前展动，使它激怒起来。

資产阶級部分地轉入攻势。

莫尔頓不管到什么地方，理发店里或者估衣鋪里，到处重复着同样的情形：开头他們跟他講工人中間的教育工作。他們的文化程度，他們所获得的巨大成功，然后他們很感到惊訝，号召他們走向自由的口号，怎样会使他們把社会上其余的人吓坏了。尽管千篇一律，陈陈相因，这些攻击暴露了想要阻止工人阶級运动前进，或者簡直是想把它打回原地的一种广泛的傾向。他所吸进的每一口空气里有着討厌的反动的余味。出現了一些狡猾的口号，例如說：工人和企业主之間的永久的內訌破坏社会的合法利益，社会絕不会从中得到便宜。在工人进攻时期，支持他們的那些資产阶級团体，現在显然准备跟他們絕交了。无論如何，現在当斗爭尖銳化的时候，农民們未必会把猪肉送到京城里来供給那些挨餓的工人家属，城市居民的自由团体也不見得会募捐給他們用。莫尔頓一向以为下层阶級运动的成功应当归功于全社会优秀代表的帮助；对于还沒有放弃这一种思想的他，这是一个痛苦的、开头簡直使他迷惑的发現。

在他繼續住下去的高等国民学校的公共宿舍里，热烈的爭論照例在吃飯时候进行。那儿經常的住戶是几个闊肩膀的外省人，国会議員，和四五个参加过国家的教师进修班的外省女教师。住戶中有几个是属于文斯德雷党[1]的，另外几个是属于急进党的，可是，两党尽管互相敌視，吃飯时候的討論，在莫尔頓出現之前，总是进行得非常和緩的，等到他一来，談話立刻轉到工

[1] 文斯德雷（"左"的意思）农民党是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农民对当时执政的保守党政府斗爭而建立起来的，后来它成为富农和地主們的反动政党。——俄譯本注

入問題上去，大家向莫尔頓进攻，与其說是要听取他的意見，不如說要拿各人自己的意見来打击他。莫尔頓尽管不愿意，可是漸漸卷入爭論。他对那与国内外省报紙的議論如出一轍的老一套完全荒謬的論証，已經反駁得討厌了。

桌子的另一头，照例坐着那落魄的别克律师，他瞅着莫尔頓，那一副表情仿佛想說："朋友，您怎么不感到厌煩？"

今天这一伙人表現出特别討厌的样子，可能由于一系列的行业跟工人訂的約滿期了，在居民中間和刊物上引起了一些忧慮。

"这些工人們老在春天到来的时候搗乱，这恰恰是特别应該热心工作的时候，"一位女教师把身子一半轉向莫尔頓說。"可以肯定地这样想，他們喜欢游手好閑！"

"正是，社会应該干涉，禁止停頓工作，"另一位女教师支持她的意見，带着挑战的神气望着那些外省的立法議員；那些人同情地点点头。

莫尔頓企图向他們說明，在建立在私有財产原則上的社会制度下面，工人自己有处置他的劳动的自由，因为这是他唯一的財产，因此，他有罢工的权利，也有选擇最有成功机会的时候来罢工的权利。可是沒有一个人同意这个意見，大家众口一辞地引自己作例子："那末我們怎样呢？"

"那末，各人都有权利随自己的意思来处理他的財产，独有工人沒有嗎？这样的社会道德真不錯！"莫尔頓懊恼地說。"簡直愚蠢！可是同时你得很有礼貌，装做仿佛是在跟有思想的生物談話！"

"工人的責任是不要破坏国家机构的进行，"女教师們庄严地看着在座的人說。"律师先生，您难道不同意我們的意見嗎？您

是法律学家呀！”

别克律师在清醒的状态之中不喜欢多說話，白天他照例是清醒的。可是今天碰巧是星期，他已經喝过酒了。他抬起头，把一張大紅臉向着天花板，他的鼻子象一只仰起的鳥嘴。

“当然罗，工人的真正責任是要帮助机器开动，讓鬼抓了他去！”他的嘶嗄的声音从桌子的这一头一直响到那一头。“如果他不愿意，就揍他！正象女人的眞正責任是生孩子，一年一个，他媽的！如果她不愿意，就揍她！”

可是女教师方面立刻掀起了抗議的呼声：如果她不愿意，不能把生孩子的事情責成她！自己处理自己的身体，是女人的神圣权利！

“了不起！了不起！”别克律师喝采。

莫尔頓咳嗽了一声，准备給女太太們指出她們的議論前后不一致，可是那律师把头側向一边，同情地瞅着他，他的眼神仿佛說：“天哪，何苦来呀！”

晚上，莫尔頓坐在楼上房間里生自己的气，因为自己太天眞，也不够机灵。他尽管由于孤单而感到煩恼，可是也往往对人們起一些輕視的心理。在国外，他从来不覺得缺少人，在这儿，在他本国，他却缺少一个可以无条件地接近的人，象年輕时候他接近貝萊一样。要是能找到一个跟他有同等水平，同时又能信任他的女人多好呢！为什么他对周圍的人所产生的影响，就象紅布对公牛一样呢？要知道想改革社会制度的不是他一个人！資产阶級社会完全公开地在躲避他，連社会党人看見他也有些害怕。为什么在他周圍形成了这样一种空虛呢？可能他自己的行动这样討人嫌吧？可能他不够灵活？例如，他昨天为什么不能使自己做这样一件簡单的事情：去向一个年輕的女工說：他愿意

教她学习各种語言呢？

有人敲門，門口出現了……她本人，手里拿着一封信，侷促地微笑着。这位姑娘在厂里工作，也帮助貝萊（她說“經理”）拣信。中間有一封給作家先生的信；因为它是从国外寄来的，所以她想，可能里头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哦，它很可以擱到明天的，”莫尔頓說，可是一看到她的侷促的样子，立刻对他自己說的話后悔起来。“您送来得很及时，”他补了一句，也很侷促。“我想和您談一件事情。”

女郎的臉上重新露出笑容，不如說是仅仅一絲笑意，好象某种深藏在內心的东西的反射。这位少女的容貌、身材都長得好，非常好；人家題她一个綽号叫“美人”，不是沒有来由的。莫尔頓常常肯定地說，要断定一个人长的是否美，只有在把他仔細研究之后才有可能。可是跟这个青年女工面对面站着，他不得不承認有这样的东西，你只要看一眼就有可能說它是美的。“可見这是一个美丽的灵魂的反映，”他心里想。可是他突然发現自己一声不响瞅着那姑娘，而她也一动不动地站着，侷促不安地望着窗外。

“对不起，薇拉·汉生小姐，”他蠢笨地碰碰她的肩膀說，“我在想心事，連坐都沒有請您坐。我們这批老光杆儿就是这么蠢！”他难为情地笑了笑。

“这是因为您是一位作家，”她瞅了他一眼說。“我的姐姐說，作家們全是这样……古怪的。”

“她怎会認識作家們呢？”莫尔頓突然放胆起来。

“她在青鳥酒家和其他酒家表演。她唱歌，朗誦詩篇，也有您的詩。她說收入很不錯。”

“真的嗎？”莫尔頓拉长了調子說：这跟他对歌舞艺术的看法

完全不合。

"是的，她常常穿的很华丽！为要得到人家邀請，这在她們是必不可少的。"

"也許，您也想选擇这一路生涯吧？"

"不，我不会唱，也不会朗誦。可是我很想摆脫厂里的工作，获得一个写字間里的职位。我会打字；除此以外，还得懂各种語言和速記。那时就可能成为經理的秘書了。"

"可是留心他会欺負您，"莫尔頓跟她取笑。

"沒有人会欺負我，"薇拉·汉生很有把握地回答，她的眼睛閃出炯炯的光芒。

"不必把这些話当作警告看待，"莫尔頓說，"这仅是无聊的說笑，我希望您不致于为这个生气。假使說正經話的話，我很愿意教您学习外国語。对于法文，連我自己也不很高明，可是德文和英文我是可以对付的。您想学哪一种語言？或者，先学德文吧？在实际生活中首先不得不利用它。"

美人薇拉的眼睛盯着他，发出感謝的光采。一瞬間，她的眼光里閃耀着胜利，閃耀着类似鉆石閃光似的刹那的火花，可是她的美丽的臉龐立刻暗淡下来。

他們商定，她每星期晚上去两次。

"星期二和星期五，"莫尔頓提議，"但是您自己懂得，希望有成績，必須堅持学习。您不大会有空閑的时間了。"

"这个我很懂得，"薇拉用响亮的嗓音回答，把她的凉爽而堅定的手伸給他，不仅碰一碰他的手，而是信任地、用力地紧紧握住它。"謝謝您答允教导我！"

她的光采煥发的臉长久地还在莫尔頓眼前映現着。

他开始写一篇关于劳动妇女的文章。他的頹丧消失了，孤

寂之感也消失了。甚至在妇女中間，毕竟也还有寻找出路来摆脫灰色的平凡生活的劳动青年。帮助这样的姑娘达到她的目的，将是愉快的事情。

天黑下来，在窗口难以工作了。莫尔頓开了灯，搬到房間中央的灯底下，可是沒有把窗帘放下。爱尔斯捷特公园上面，天空現出冰一般的蔚藍色。在这一片沒有光澤的表面上，星星象透明的水晶一样在有些地方閃耀。大概夜里要突然严冷起来。很可惜，剛剛在阳光里展开的細小的树芽要雕萎了！他几次站起来走到窗口，使他的激动平靜下来。文章快要写完的时候，門外傳来了嘈杂的声音。别克律师大衣敞开着，一頂軟帽搭拉在脑后，滿臉笑容，摇摇晃晃的站在門口。

“对不起，我进来看看，”他說，“請您原諒。咦，人們怎么还能工作？”他接着說，举起一只手走到桌子旁边。“在这个狗国里，怎么能找到一个，那怕只有一个不是游手好閑的人？因此我每看到您的时候总說：‘您怎么能不厌煩呢？’”他双手撑在桌上，弯着身子，看莫尔頓的手稿。“劳动妇女的任务是和男子手携着手加入战士的队伍，”他讀了咯咯地放声大笑。“天哪，这是什么体裁！而且还是在星期天！您大概身体不大健全吧，朋友？”

莫尔頓把手稿擱过一边，推一把椅子給别克。这訪問并不使他高兴：律师身上发出一股酒味，莫尔頓看不慣那些醉鬼，他們使他想起童年的經历，在他心里喚起了一种純粹生理上的厌恶。

“对着我坐下，您臉上的那些特征我可以看得更清楚些，”莫尔頓坚决地說。

律师听他的話，騎馬式坐在椅子上，把双手擱在椅子靠背上，下巴靠在手上，狡猾地看着莫尔頓。

“嘿，还是外交家呐！”他眯紧一只眼睛說。“特征？不，我身

上有的是酒气罢了。可是人們常常抓住一点小事情挨近談話的对方。的确，的确，这我們自己早就知道，从古以来就知道。但是我要受礼节的限制。”他坐着，带一点嘲笑的神气瞅着莫尔頓。“和男子手携着手加入战士的队伍！”他重說了一遍，挖苦地笑了起来。

莫尔頓跟他認識的时候，年紀还很輕，在九十年代末期大学生的团体里，那时学生团体正当繁荣的时期。别克比莫尔頓大十岁，已經大露头角，在京城和外省的自由派人士中間受到欢迎，在那儿，他的大胆的攻击使許多人只能搖头。他作为日德兰省某一区的国会代表到了京城里。他是国会里最年輕的議員，立刻以辯論时的机智和战斗热情引起注意。人家很快就指着他作为农民党領袖[1]的无可置疑的繼承人，相信他在不久的将来会沉着起来。他在替一个被控杀害嬰儿的女仆辩护而使她获得宣告无罪以后，更是声誉大起。

他的辩护詞，对这个不幸妇女的命运所作惊心动魄的描写（她被引誘她的人所抛弃，所有的人都摒弃她，父母把她从家里赶出去，她被迫在石灰坑边上把孩子生下来，把这个剥夺她名誉的小小肉团丢在坑里），震动了輿論界，把年輕的女人从监獄里拯救出来。莫尔頓摆脫不开这个演說詞給他的印象；他爱慕别克象爱慕大哥哥一样，这种感情的殘余至今还存留着，因而緩和了他跟别克的关系。在社会上，别克是出名专爱发怪論的人中間最机智的一个；任何理論他都能把它翻过身来，在这一份技巧上誰也比不上他。挑撥許多敌手（教士、反动政客、高等国民学

[1] 指伊·卡·克里斯金生，他从一八九七年起任文斯德雷农民党的領袖。一九〇五——〇八年任首相。一九三〇年死。——俄譯本注

校的著名活动家們)来爭論，而且唆使他們相互攻击，这是他慣弄的把戏。一个牺牲者落到别克手里，就沒有多大办法的了。甚至在現在，莫尔頓想起了某一个星期六的晚会，还是感到不愉快的。那天，别克把高等国民学校的一个活动家申斥得这样厉害，那人終于在台上放声大哭，使大部分到会的人大为滿意，合着手唱起"我們的天父"来；莫尔頓很憤慨，可是不敢提出抗議。在那时，据說别克已經表現了过分喜欢喝酒的傾向。現在他完全成为酒鬼，老早就失去了代表的委任状，大部分时間消磨在酒店里，在那儿他靠地下律师的业务略有一些收入。在公寓里他是免費住的。他还是自从成为国会議員那时住进去的，女房东不敢叫他搬場。

莫尔頓繼續工作，别克来的时候他一向这样的。律师也不去打扰他，只限于时时說着說慣的那句話："唼，人們眞何苦哪？"重复說着这句話，同时他不由自主地学着伏案工作的莫尔頓的每一个动作，脸上表現出非常关心的神气。

"哎呀，总算是！"莫尔頓把論文写完的时候，律师輕松地叫了一声。"完了，现在可以在虔誠的工作之后休息一下了。可是我还是要說：这全是胡說八道！关于女人参加战士队伍的話。見鬼！您能告訴我，这些队伍在什么地方嗎？这純粹是胡說八道！"

他还象剛才一样騎在椅子上，帽子搭拉在脑后，带着孩子般故意招惹人的脸部表情。敞开的破烂大衣一直拖着地板，鼓起的口袋里露出一个一公升装的酒瓶。这教莫尔頓直打哆嗦：他沒想到别克竟堕落到这个地步。他不知道怎么办好：还是把那酒鬼扔到門外去，还是替他惋惜。他还感到一点儿从前对别克的那份尊敬，也許，部分地还有些恐惧。年輕时候，莫尔頓脑子

里灌满了这么多自由和人道的理想，甚至使人想起了填鴨子；从来没有人象这个捍卫自由的人那样，一面以正面的攻击，一面以他自己的悲慘的榜样，把这些理想这样动搖过。直到現在，别克把莫尔頓的眞正的思想和情感揭露出来，感到魔鬼般的快乐，这使莫尔頓遭受痛苦，但同时对他也有帮助。

“要不要把作家先生最近写的圣誕故事高声念出来給咱們听听嗎？”别克从口袋里掏出一張团皺的报紙，用嘲笑的口气說。“敬爱的先生，这是您的高貴的作品；我常在酒店里高声讀它。大家一定已經被感动，有人甚至要慷慨解囊了。一点不錯，已經发生了影响！亲爱的朋友，只是还需要多一点引人伤感的东西；得給我們丹麦人一些可以教人淌眼泪的东西。”

“别說胡話了！”莫尔頓生气地打断了他的話，并且把报紙从他手里夺了过来。“这是一篇严肃的文章，以失业者的名义給社会的宣言。”

“他媽的，原来这是宣言，而且是对社会的！而題目是：‘人民在挨餓！’朋友，您为什么这样发怒呢？用失业者的名义发的宣言，而且是对社会的。如果这上头能掙几个銅板的話，那也不坏。人总得生活嘛！可以这么說，对于一个规规矩矩卖文为生的人，貧困是唯一可以借以糊口的东西。可是您怎么不厌煩，我說，您怎么能做得到哪？天哪，为什么您不能使这批失业的人忍无可忍呢？”别克用拳头捶了一下桌子，叫了起来，然后突然消沉下去。“要知道这些人由于……由于貪婪而完全不中用了。”最后一句話，他垂下了头，咕咕噥噥地說出来。

莫尔頓对这样突然的思想轉变笑了起来。

“啊，您好笑！您有随便什么酒嗎？沒有？可是应該有的，特别是在为了社会福利而坐着劳作的时候，而且又是星期天。”

“我工作的时候不喝酒，”莫尔頓不假思索地回答，又辛辣地补了一句說：“而且我根本討厌喝酒的人。”

“哈，原来您憎厌我們？这是因为您不是一个地道的作家。先拚命喝酒，然后人家发表他的文章，这是发展的規律。可是要点在于，他媽的，就象我常常說的，酒您連碰都不要碰！您也不象您的同行同輩中間有些人那样練习打拳……美国派头的壮夫的一点影子都沒有！这情况从前在学生会里的时候已經看得出来了，人家講起您就說：‘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作家，他是属于那些愁眉苦臉的騎士[1]之流的，什么事情都当眞！’”

“您自己从前也是这样的，”莫尔頓反駁他。

“那当然，那时候相信的东西有許多，还有着一份天眞，对响亮的詞句很神往，虽然比起您来，我不算是一个天眞的吃奶孩子。可是这一切管它呢，这已是这么久以前的事情了！您这里两只玻璃杯总該有吧？”

莫尔頓把洗臉台上两只刷牙齿用的玻璃杯拿了下来。

“老朋友，这是亨納西的三星白兰地！”别克把酒瓶举向灯光，温存地撫摩着它。“給您喝太好了，我本来打算把它保留起来的。这样一个起碼的文人！要想做作家，可是家里連酒都沒有！嘿，不管怎样，祝您健康！这是治喉痛最好的漱口药。得来也便宜，替一个酒店老板写了一張送警察局里去的訴状。他藏着一些年輕女子，当然是秘密的；警察走过，覚察出来了，想乘其不备把他抓起来。这是毫无道理的，可不是？一个人总得生活嘛！”

“可是不一定要靠卖淫过活吧？”

“去他媽的，在这样一个国度里，您教他靠什么生活呢？卖

---

[1] “愁眉苦臉的騎士”是吉訶德先生的綽号。

淫差不多滲透了咱們生活中的全部时間。那酒店老板当然不能跟那些貴族的俱乐部竞爭，那儿有公子王孙光顧，可是低廉的娼妓也得生存，嗳？穷人为什么不可以也尝尝珍羞美味呢？但是从您这方面看，这是阶級矛盾，是您研究的对象：一个警察替一个华装的妓女打开車門，同时却把另一个衣衫襤褸的妓女塞进綠車子❶里！”

“在我所憧憬的社会里，沒有低廉的，也沒有高貴的妓女，”莫尔頓清清楚楚地說出来。“那儿只有妇女……”他突然躊躕起来：把自己藏在心里的思想告訴一个酒鬼嗎？这一定是喝了白兰地的毛病。

别克律师忽然被莫尔頓的严肃所感染了。他睁大眼睛，皱紧眉头瞅着他。

“对！”他用激动的声音叫起来，庄严地举起一只手。“对！在理想的社会里只有妇女……”可是他的严肃也同样突然地消失，他弯着身子嗤笑。“啊，慈悲的上帝！”他身子搖晃着，重复說，“啊，我的慈悲的上帝！”他身子弯得那么低，把头垂到叉开的两个膝盖中間，咯咯地笑着，唇間冒着唾沫泡。

莫尔頓也忍不住笑起来。

别克慢慢地抬起头来：

“請您原諒一个过于把……生活看透了的人，”他严肃地看着莫尔頓，說道。“可是那些穷苦的少女，天哪！她們的翅膀上要是沒有花粉，就飞不起来！您还是去攻击男子的卖淫罢：那些教士，受人收买的新聞記者，所有这一切敗类！也去攻击那些政客，好不好？可是，朋友，那时候，您的手就得齐胳膊弯伸在脏

---

❶ 警察用来逮捕違警犯的車子。——俄譯本注

东西里了，这是我要告訴您的，然而您还摸不到这个粪坑的底。至于灵魂，还是給它罩上一个套子的好。不要唉声叹气了，他媽的！”他突然叫起来。

“我不准备唉声叹气，”莫尔頓回答。“可是照我的意思，您現在該回去睡覚了。”

“我也要去了。我要去把我的疲憊的脑袋倒在沒有人打扰我的地方。我內心感到无力，覚得自己象一个淹死在脏水里的嬰孩。可是一块儿稍稍喝一点酒，喇叭声和一队天使的歌声在心里响起来了。祝您健康！您稍稍把自己諦視一下的时候，您将会懂得别克为什么喝酒，現在您还不够成熟，过于天眞。祝您健康！”

他把杯子里的酒喝干，手支着将要挂到胸前的脑袋，然后突然挺起身子，眼睜睜地盯着莫尔頓。

“是你們这班无产者关心着那些陈腐的学究式的廢話，什么男女平权，个性发展以及諸如此类的胡說八道。我們不相信这一套，我們仅仅关心那精神上的卖淫。尽管你們一直嘮叨，尽管你們做着反剝削的宣傳，眞正的罪魁禍首你們还是看不見，因此你們是地道的白痴！那时候您躲到哪里去了？”

“我躲到哪里去了？……您指什么說的？”

“唔，是那一回……很久以前……在学生会里？”别克伏倒在桌上，拉长了嗓子說。“您得等待；永远得等到重要的人物出場。你們拍着手向我們这批魔术家喝采，可是眞正的罪人……”他带着威胁的神气，一直挨近莫尔頓的脸，“你們为什么不把他們拖出来？眞正的罪人是誰嘛？当然是大資本家罗！我們出場来不过扮演他們的打手而已。一个星期六我們攻击教士，下一个星期六，攻击婚姻制度和結婚生活，可是您什么时候听見我們触到

过富商大賈嗎？老天爷，談到夫妇的床鋪和教堂的講台时候，我們怎样地嘴里塡滿了自由思想！可是提到錢袋，这是禁忌的，乖孩子，这是禁忌的！”

“是，这是眞的，”莫尔頓深受感动地叫起来。“討論进行得这样轟轟烈烈，可是沒有人注意到这一点！”他站了起来，想促使他的客人早点离开，可是那一个触着了痛处，重新又坐了下来。

“所以我說，你們什么都沒有了解就不見了；而我一个人留在那里，繼續扮演小丑，虽然也識透了这个謊。将那些眞的和假的珍宝变着戏法，已經够忙了。如果你們这批青年人也認为烟火比眞的灯光好，那有什么办法呢！他們把一捧捧不値錢的假貨拋給你們，有时候无意之間也有金子飞出来。”

他用低沉嘶嗄的声音說出来，头完全垂在胸前。莫尔頓听到象哭泣那样的奇怪的声音。也許这仅仅是打嗝而已。

“我陪您走，”莫尔頓激动地說，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上。“咱們走罢。”

“是，一个破产的人馬上要走了，因为他醉了。可是以后他又会变得非常清醒。稍微喝一点，妙极了，而清醒这是无聊。討厌的是醉得人事不知的时候，行步蹣跚，而头脑的活动却清楚得可怕。”

莫尔頓陪着他沿长廊走去。走到半中，那律师突然站住了。

“咱們不去解放妇女嗎？”他把双手擱在莫尔頓的肩头，带着悬求的神气說。“咱們去叫醒她們来，宣傳妇女解放，她們馬上就会生下孩子来。”

“不，咱們走罢，”莫尔頓回答着，把他拖在背后走。“咱們都該睡了。”

“唏唏唏唏！你把她們看得太当眞了……嗐，你这个傻瓜！”

别克嗤笑着跟在莫尔頓背后勉强走去。"你知道，她們斗爭的目的是什么？希望三位一体❶中間一位是女人，唏唏！代替圣灵，怎么样？可是那时对于圣母的受胎怎么办？你能回答我嗎？"

莫尔頓把他象小孩一样放在床鋪上；他把白兰地瓶藏在床底下，酒还沒有完全倒空。别克繼續嘮叨着，可是仅仅向着空中說話，他显然沒有注意到莫尔頓在場。

莫尔頓回到自己房間里，茫然不知所措地坐了好久。他憎恨喝醉的人，可是現在喝醉的人揍了他一頓，指出莫尔頓实际上是怎样一个好心的傻瓜！的确，簡直是个蠢材！难道只有他一个人是这样好心的傻瓜嗎？这难道不是一切平常人的原始罪恶嗎？世界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归根結底，主要原因也許就由于这个原始的罪恶❷。

四　莫尔頓被誘拐

有一回，还在布倫活着的时候，莫尔頓第一次出国旅行以前，一天晚上，他們四个，貝萊，莫尔頓，爱倫和布倫，舒舒服服地坐在灯边討論合作工場的計划。爱倫忙着縫补旧衣服，准备莫尔頓上路。她象慣常那样突然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把一些絕不相干的事情插进談話里去。她手里拿着一只短袜，胳膊弯支在桌上，說話的口气，仿佛她一直只在思量这一件事。

"莫尔頓；留心不要在国外鬧恋爱！据說，南方的女人很危險；而在你的想象中，所有的女人都是天使。"

---

❶ 基督教以为上帝有三重人格，即圣父，圣子，圣灵，謂之三位一体。

❷ 基督教把人类始祖亚当留下来的罪恶叫做原始的罪恶。

"要不然，也許就是年輕的女巫，"貝萊笑着接嘴說。

"那是同一样东西，"愛倫带着激情接下去說。"莫尔頓，他本来是一个修道士！修道士出来到草地上欣賞花朵的时候，他一定要鬧出一些笑話来。"

大家都笑了起来。莫尔頓一声不响：朋友們，特别是妇女，取笑他的光杆生活，他听慣了。他們認为他簡直是一个怠工的人。

愛倫把他叫作修道士，一点沒有錯。性愛的感覺在他身上发現得很迟，而且以多种多样遮遮盖盖的現象出現，仿佛不敢以眞面目見人似的。一部分大概可以这样来說明，他青年时代还在当学生的时候，女人的愛情給他的印象不好，而小姚汉娜的悲慘命运对他也有影响。

在莫尔頓第一次旅行期間，他的男子的本性常常仿佛企图冲破一切障碍，充分地显露出来。他长的很不坏，一副溫柔的面貌：由于发育时期多病，延迟了生理上的发展，他看起来比实际上年輕。热情的南方女子被他的金黃色的头发和富于瞑想的、常常几乎是痛苦的神气所吸引，她們利用种种借口来和他接触。这种接触使他激动得厉害。可是他坚执地把他的激动抑制下去，努力及早躲开她們，他学会了近乎使她們无法接近的审愼态度。

愛倫說他对女人的看法太过于庄严，是对的，他自己也感覺到。

"你把我們想象得太好了，远远超过了实际，"她常常对他說。"我耽心你所碰到的第一个少女就会把你玩于股掌之上。"

也許莫尔頓自己也耽心这一类事情，那种以后不能約束的感情，他不輕易縱容它們。也許，在很大程度上，他因此把女人想象为某种非常的生物，和她接近等于是一种罪过。不管怎样，他在这方面的經驗是少的，文学界的同伙几乎把他当作一头純

洁的羔羊。

他在罗馬常和那儿一个靠津贴生活的丹麦艺术家見面。那艺术家年紀比莫尔頓大得多，国内还有他的妻子儿女，有时候他非常怀念他們；这种怀念发作的时候，結果照例是逛一回窰子。"医生禁止我禁欲，他認为这对我的脑力活动会产生不好的影响，"碰到这种时候，他总是一本正經地說，仿佛他認为自己是为了留在家里的眷属牺牲似的。"你也得到那儿去去，照这样子你会生病的。"

有一回，莫尔頓听从了他的劝告，主要是由于好奇。在丹麦存在着一种歌頌卖淫的文学傾向；他記起了一个年青的抒情詩人，夸耀自己和一个嘴角上有几个小瘢子的妓女住过一夜。这也許不过是由伤风引起的小疮瘢，可是这位落拓文人的年青代表說到它們的时候这样地富于遐想，仿佛这是圣痕[1]。莫尔頓非常了解，他和那班青年作家群这样处不好的原因，他在性欲方面缺乏經驗是其中之一。

現代罗馬的妓院最不能引起愉快的感覺；莫尔頓把卖淫当作社会罪恶的看法也愈来愈堅强。那艺术家把他带到一座相当破旧的大房子里，里面的房間都是两間一套；看起来好象住滿了女裁縫。一排同样的房間对着半明不暗的楼梯，房間里各有一張鋪着白被单的大床，窗口各摆着一架手搖縫級机。衣着不整齐的女人从半开的房門里向外望着，做手势邀他們进去。

"咱們到姊妹俩那儿去，"艺术家带着熟客的神气往楼上走去。

---

[1] 神圣的力量印在圣徒或者其他虔信的人身上，类似基督釘在十字架上的伤痕的印子，这是一种宗教迷信。

姊妹俩住在楼頂下面，两間小小的房間，几乎給床鋪全占去了。床鋪上罩着白被单，放着花边鑲的枕头，看上去很舒服，可是傾斜的墻壁上那些破碎的裱糊紙一片片挂着，或者受了潮拱了起来。两个房間里窗台上都摆着一架縫級机，这是辛勤和正当劳动的象征。

姊妹俩的举止都很純朴自然，虽然她們属于最低廉一流的娼妓，她們的行动中間一点沒有粗魯不遜之处，她們絕不象莫尔頓在哥本哈根靠近維斯捷尔勃罗的小巷里时常碰到的那种街头妓女。她們很干練，象小鋪子里的女店員一样，要求先付錢。講好了咖啡錢❶，然后她們自个儿把两个男人分开来，各人侍候一个。年紀大的一个，作为一家之长，先挑，她看中了莫尔頓。她領他到后面房間里，关上門，把肩胛上的鈕扣解开，一下子把外衣脫掉，完全赤身裸体地站在他面前。

"Una bella quadre❷，"她两手搭着头頂說，然后双手抱住莫尔頓的头頸。

可是莫尔頓微笑地搖了搖头。

"为什么？"她惊訝地問。"我难道长的不好嗎？"

"象一个神女，"莫尔頓殷勤地回答。"可是我象那些母牛，不爱吃大路上长的青草。"

"啊——那末你是农村里来的了！"她高兴得拍着手掌叫起来。"我們也是！"

姊妹俩生在阿勃魯茜❸的一个小村庄里，到罗馬来想赚一笔陪嫁的本錢。如果能賺到足够的錢的話，明年她們俩准备嫁

---

❶ 小帳。

❷ 意大利語：意即"一幅美丽的图画"。

❸ 阿勃魯茜是意大利半島中部沿亚得里亚海的一省，是多山的地区。

給本村的两个年青的庄稼人。她一面穿衣服，一面講給他听，仿佛是講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是她看上去有点儿失望。

"你們的未婚夫知道你們在这里干什么嗎？"莫尔頓問。

"当然，"她很快回答，眼睛把縫級机扫了一下。

"噢，这个样子……对他們……你們也象对待我們这批有罪的人这样慷慨嗎？"

"不，你怎么，发了瘋嗎？他們連認都不愿意認識我們！男人要求貞洁，連街上来的那些人也都这样。因此我們必須有这么一張証件。"她給他看一張有两个医生签字的証明書，証明持有这張証件的人是处女。"你可以查对一下，它值不少錢哩，"她微微带着責备的口气說。

"那末，只除了对你有天然权利的那一个以外，你甘心委身給一切男人？这世界眞黑白顚倒了！"

她怔怔的看了他一忽儿，突然放声大哭，跑进隔壁房間里，那副神气仿佛魔鬼在她后面追上来。

"你对她干了些什么勾当？"艺术家問他，显然在疑心莫尔頓干了什么变态的性行为。

那妹妹在楼梯上赶上了他們。

"把你的錢拿去，"她恐怖地看着莫尔頓說。

"你們給自己留着罢，这是吃咖啡的錢，"莫尔頓把她推开說。

她站了一忽，然后慢慢回上楼去。

"謝謝！"她探身在栏干外头，从上面再一次喊下来。"事情終究有点儿古怪。"

艺术家笑起来。

"你失敗了，"他說。"这些姑娘們，非常誠实！"

这是莫尔頓以金錢購买得来的爱情方面的唯一經驗。对于他自己圈子里面的女人，那存在着更多需要审愼的理由。他一次又一次地对自己說，这是愚蠢，可是終究不能改变自己对女人的看法。"占有"这一个詞儿使他討厌；"委身"这一个詞儿又似是一种圣功，如果沒有深摯的感情那就是罪恶。这些看法，象一种束縛，使他苦恼；他很羡慕他那些同伙們对女人的随便的态度。后来他把这些思想驅逐了，可是始終不能摆脫它們。

这些深深盘踞在他心里的障碍是哪里来的呢？不可能归之于童年和青年时期的教育：在他所属的那个环境中間，男人对女人的看法是非常簡单而牢固的。男人不承認女人是和他平等的，甚至不当她一个眞正的人，而是昼夜随时可以使喚的东西。

然而，如果仔細考虑一下，这也許跟他的童年时期以及他对母亲的爱是有些关系的。多半她所受的折磨，她对她的大力士丈夫的被人笑罵的爱情，在他的心灵上投下了一种阴影：她的丈夫虽然并不怀恶意，可是日夜折騰着她，象猫对待一只窠里掉下来的小鳥一样玩弄着她。他記得她那种害怕、遭受摧殘、吓得发抖的样子，然而她想起那狗熊似的丈夫还是感到幸福和感激，一直对他很溫柔，一直在保护他。爱倫說得很对：他对女人的看法，也許在許多人看来，实在是荒謬的。可是他一定要把她看作一个朋友，一个同志，而不是一种消遣的工具，也不是一头負重的牲口。

他常常憧憬着这样的一个女朋友，她不仅和他一起吃飯睡覺，而且和他有共同的兴趣。他在过份被孤寂和苦悶所压倒的时候，他試图战胜它們，日夜劳作，縮短睡眠的时間。还在面包舖里工作的时候，他已經学会把睡眠的时間限制到很少几个小

时，連現在也还把睡眠看作某种劫掠行为，它剝夺了人的宝貴生命的一部分。从睡眠偸省下来的时間里，他写他的書；白天和晚上都給报告、論文和市講习班的講課所占据了。現在他又額外担負了一份新的工作：他懂得，一星期教薇拉·汉生两小时，要获得美滿的效果，他自己必須准备得非常充分。

莫尔頓从来沒有干过个别教授的工作，他不得不承認，这远不象在市講习班里对混合班講課那样簡单。在薇拉·汉生来之前的一段时間里，他工作就做不下去了；空气里似乎充滿了某种使他精神不安的东西。她常常带了花来；莫尔頓責备她浪費金錢的时候，她就替自己解釋說，是父亲在市場上买的，几乎不花什么錢。花枝把他那灌滿烟气的屋子着实点綴了一下；功課結束后，薇拉帮他燒茶，給他收拾房間。

更愉快的是并排坐着，低着头看同一本書，聞到年輕姑娘的清新的呼吸，接触到她向他轉过来的疑問的眼光，感到从她身上发出来的一种舒适的溫暖。他不由得想起，女人就是在純粹肉体方面也比男人有多得多的溫暖。甚至隔着外衣微微和她接触的时候，莫尔頓也感覺到她身上的暖气，他不耐煩地期待着这些仿佛使他屋子里的空气都暖和了的黄昏的到来。

是不是莫尔頓的情欲发动了？总之，他非常愉快，即使有时薇拉过于挨近了他，老实說，超过了必需的限度，使他臉上发燒，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不是那种会去誤解一个很自然的姿势，或者利用一个亲近的人的学习意图来进行什么的人。

然而免不了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这是誰的过失呢？莫尔頓一絲笑容都沒有地回答自己說：“自然的力量。”他抱怨自己嗎？总之，他装着抱怨的样子，直到那年輕姑娘当他面用最熱烈的笑声笑起来的时候。这对他的影响，仿佛在长时期的精神紧張之

后，到了一股清凉的水流底下。

現在講課已經进行得不是这么順利了：薇拉認为接吻比講德国話好。当莫尔頓糾正她的发音，做給她看嘴唇的动作应当怎样的时候，她只管笑着和他接吻。不管他抱着怎样郑重的意图去教課，可是总維持不了多久：薇拉使他不能不軟化，不能不为了享受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温暖而忘記了一切。他从来沒有想象过，女人的身体竟是这样地不可抗拒。它强迫他牺牲一切，一直牺牲到他的男人的尊严。有时候他感覺到完全失去了自由，做了别人意志的奴隶，很是慚愧；必須逃走，这是自救的唯一道路。可是在这种情緒之中并不长久，随后重新又沉溺在輕輕籠罩着他的这种温暖之中，以至他不愿思想，更不用說工作了。他毫不躊躕，几乎不自覺地屈服于这种感情之下；一天又一天，一星期又一星期在美妙的无所謂的游戏之中过去。莫尔頓陶醉到这样程度，他从沒有想到，这事情可能产生什么后果。和薇拉分享的不仅是热情奔放的一瞬，而是整日整年，連带着分担这些时日中的忧虑、艰难和挫折，同志般地和她过一生一世，这是他不能想象的，即使他有过这样的思想。

有一天，事情发生了，这事情实际上虽然是最最自然不过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緣故，在大多数人看来是意外。薇拉怀孕了，她淌着眼泪把这事情告訴了他。

“現在我們怎么办呢？”她怀着完全絕望的情緒問他。

她的恐怖的眼光，整个低垂的痛苦的臉，使他从心底里感到焦急。发生了他害苦了别人的事情！

“咱們結婚，”他回答。

这一个回答安慰了她，而且使她高兴，可是他自己并不感到快乐。

当莫尔頓对爱倫和貝莱談起将要举行的婚礼时，爱倫說："你瘋了！那孩子看准了你，这是大家一眼就看清楚的！帮助她一点錢，可是不要为了瞬息間的迷恋，把自己的一生毁了！我說的难道不对嗎，貝莱？"

对，貝莱也是这个意見。

"薇拉当然不是你的配偶。她很漂亮，这是事实。可是，爱倫說得不錯，你需要一个能跟你步調一致的妻子。我对薇拉的精神上的要求，估价并不很高。"

"孩子怎么办呢？"莫尔頓反对。

"你好好地照顧他，这也就尽了你的責任了，"爱倫坚决地說，这和她平常对这个問題的态度很不一致。"可以找到这样的好人，給他們錢，他們会撫养这个孩子的。"

"私生子的照例的命运，"莫尔頓垂头丧气地說。

"可是遇着父母离婚的时候，孩子的命运难道会比这个好嗎？你不会和她合得来的，莫尔頓，你經常把女人这样理想化！"

爱倫非常了解人，她聪明而又稳健。簡直不懂得她为什么对这个事件抱着这样不妥协的态度。她差点儿要求莫尔頓把薇拉的头盛在盘里献給她。常常善于找出贊成和反对的理由的貝莱，这一次却完全无条件地同意爱倫。他們一定对薇拉有成見，要不然，莫尔頓无法解釋他們的态度。可是他呢，无論如何得履行一个男人的天职。

于是莫尔頓就第一次結婚了。

"早該結婚了，"許多人說。

五　在丈人家里

菜販子汉生剛从蔬菜市場上回来，站在自己的設在地下室的店鋪門口，他的妻子把批来的蔬菜陈列在架子上。頂好的她挑出来放在一些扁平的箱子里，摆在店前的人行道上，作为招攬主顧的样品。汉生太太对今天批的蔬菜不大滿意：土豆是有斑点的，芹菜又很小。

“咱們連本錢都怕賺不回来，”她說。“根还抵不上小孩的拳头大。”

汉生太太喜欢抱怨、挑剔她丈夫买进来的貨物：可是一提到“小孩的拳头”，她心思立刻轉到女儿身上。幸而薇拉的孩子将要有一个父亲，一个对自己的行为負責的男人！实际上薇拉是这么一个謹愼小心的女孩子。否則他們老来也許还成为街坊的話柄，人是喜欢幸灾乐禍的！現在吹毛求疵也沒有用：大家都知道，头生孩子总是急急忙忙想出世的。因此，如果薇拉再过五六个月分娩，就一切都很体体面面；她的样子一点都还看不出来。对方又很好，是一个作家！报紙上常常登載有关这些人的情况。他們举行婚礼的消息也要登載出来，連薇拉的全名和姓，她是誰的女儿等等都要上报。整条街上的邻居們都会拿着报紙跑到她这里来指給她看。“是呀，他們悄悄地都办好了，”汉生太太說話时的神气，使人以为年輕夫妇举行婚礼之后馬上就到外国去了。可是，說老实話，她是失望了：只不过上市政厅去登記一下，然后到館子里吃了点什么东西，連爹娘都沒想着邀請！如果他們坐着馬車到她家里，新娘子按規矩穿上白的礼服，戴上长长的面紗和桃金娘的花冠，她就沒有什么可反对！桃金娘，汉生可以不費多

少錢弄到，她也会安排庆賀的筵席！可是象薇拉布置的婚礼，是不能产生預期的印象的……但是，写書也許并不是那么賺錢的生意。

“汉生，你以为他收入很不錯嗎？”丈夫提了一籃胡蘿卜进来时，她問。

汉生立刻猜到問題所在，他自己也不止一次思索过这一个問題。

“大概一切要看那作家的行动怎样，”他沉思地回答。“有这么一些作家，专写造反和各种各样坏事，唔，这些人是要自作自受的。一般說来，国家很关心那些写書的人。我在菜市場上和維格尔斯列甫的那半瘋的园丁聊天，他是咱們姑爷年青时候的朋友，他說，莫尔頓是一个有了不起才能的作家。可是，他說，上流社会的人却不喜欢他。总而言之，他說，我向您道賀，祝您幸福。他把这东西塞給我。”

“哦，这是小紅蘿卜！”汉生太太拍着手說。“多好看呀！”

“对呀，这是今年第一批，而且是地头鮮。找不到第二个象他这样的园艺家。”

“它眞的是丹麦种嗎？”汉生太太把这一把把紅蘿卜当作花一样欣賞。

“哦，当然是的，媽媽！还是他自己培植的呢。在他这一行里，他的确是一个好手，别人还什么都沒有的时候，他那里常常出現一些什么东西。并且他还分送給一班老主顧每人几把。在飯館老板那里，他可以买好价錢。拿去料理好，赶早飯吃，再弄一瓶啤酒，留心，别忘記！”

汉生走到院子里去劈柴。除了焦炭之外，他也卖一捆捆的柴爿；他自己劈的时候，不知怎的，二十根柴爿就能比較迅速地

扎起来。然后汉生太太叫他吃早飯；他在杂物間里洗过手，走到铺子后面的房間里。

汉生餓了，預先感到享受时新蔬菜的乐趣。可是它在哪里？

“媽的，紅蘿卜哪里去了？”他失望地間。

“我把它放在人行道上的箱子里。把别人家誰都沒有的东西陈列出来是很痛快的！”

“馬上拿到这儿桌子上来，快一点！”

“不，老实說，我不給你！”汉生太太大声笑起来。

“要是你不馬上拿来的話……那么……”汉生威胁地皺起眉头。

“亲爱的汉生，那么怎样？”她一直走到丈夫面前，盯住他的脸看。

“去你的罢！”

汉生神气活現地站起来，穿过店堂，走到街上。紅蘿卜放在一块厚紙板上，鮮艳异常，紙板上，汉生太太小孩涂鴉似的写着：“时新果蔬，地头鮮，每把一克罗納！”

可是只剩了一把！汉生拿起来，在自来水龙头上洗过，放在桌子上自己面前，坐一坐舒服，等啤酒来。

“还有一把为什么不拿呢？”汉生太太和气地間。

“因为那儿总共只有一把。哪一个渾蛋把你的一把偷去了。亲爱的，你上了人家当了！可是一克罗納你也許会得到的。”

一霎間汉生太太的神气仿佛要抓住她丈夫的头发。

“你至少得和我分吃，”过了不多一会，她几乎带着哭声說；两眼紧盯着紅蘿卜。

可是汉生一个又一个地大口吃着，蘿卜在他的牙齿中間咣嚓咣嚓响，叫人听了好饞。

他忽然站起来，把盘子里留下来的紅蘿卜推到他妻子面前。

“媽媽，这里剛剛一半，”他和善地說。“你这样看做什么？一把总共十二个，我一人吃了一半。”

“咱們本来可以拿这个錢上戏园子，看一趟戏，”汉生太太吃完了紅蘿卜，嘀嘀咕咕地說。“咱們的街坊都看过了，只有咱們还沒有。”

“可是，大概也只有咱們，早飯吃到还沒有上市的紅蘿卜，再沒有别的人享受得到。这上头咱們可胜过了他們！可是，媽媽，如果你愿意的話，劳駕把你的一份还我，你自己上杂耍剧場去罢！”

整天就是这么样过去：他們互相挑剔，为一些不相干的小事情吵嘴，他們自己并不把它当作一回事。如今为孩子操心的事是放下肩了，希望出人头地的那些幻想已經抛在九霄云外，該馬馬虎虎把共同生活点綴点綴，免得殘年暮景还要彼此憎厌。偶然遇到他們中間随便哪一个忽然发起怒来，在若干时間內他們的关系恶化了，彼此怒目相視，大家不講話，有时相互挖苦几句，可是一到这口气消除了，重新又和好起来，几乎象恋爱初期一样温存。

汉生高兴的时候，跟女主顧們說說笑話，問年輕的姑娘們，什么时候輪到他陪她們上树林子去散步，在已婚的妇女面前，他装做一个失望的恋人，悲伤地說：“命运沒有讓我們早一点見面，多可惜啊！”

那时，汉生太太就冒起火来，喊叫道：

“好，你这倒是拿手！誘騙年輕姑娘和規規矩矩的有夫之妇！你从来就是这个样！”

“我嗎？那自然！”汉生傲慢地說，搖头晃脑，显得很得意。

“我从前比这更大的玩笑还开哩。嫣嫣，你該知道，我那时候干些什么！”

于是，汉生太太赶快改变战略，說：

“嘿，你这个吹牛大王！从前你就沒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現在是完全垮了！”

这輪到他气憤了，而她呢，当他一时找不到新鮮的招儿来嘲弄她的时候，欣賞着自己这几句話的效果。他們很象两个装小丑的拳击家：他們一面擋开了对方的进攻，一面忍不住想弄倒对方。可是在下一分鐘，他們又把怨气忘却了。

有时候，一个女顧客走进小店里来买一些青菜去做湯，或是买一升土豆儿；再大的生意也不大会有。可是汉生把賬仔仔細細地記上，就是現錢交易他也記。孩子們跑进来买两欧耳的甘草水果糖，汉生也把它記上。

“喂，嫣嫣！”他向着厨房門喊道。“又卖了两欧耳。”

然后又有什么人要两瓶啤酒，或一瓶火油，小店里的門鈴經常在响。可是交易一般說来都很微細；到店門关上以后，汉生把賬結算一下，充其量不过二三十克罗納。要能維持过去，必須耳尖眼快，有时候还得耍一些花招：把秤头微微捺一下，二十根柴爿，少給这么一根。从来沒有这么多收入，可以拿来大吃大喝的。

关上店門結賬的时候，汉生太太說：“你根本可以不吃这蘿卜的，那时我們又多了一个克罗納，而且是純利。”

“也許有一个小偸来把第二把也偸走了！可是，象往常一样，嫣嫣，你說得对。自从我呑了这一个克罗納，喉嚨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覚，象塞住了。它卡住在这里，你自己摸。”于是他打起呃来，象馬上要吐的样子。

汉生太太吃惊地摸摸他的喉头。

“你这个淘气家伙！”她說着把他推开。“你完全开玩笑，你在寻开心！你第三次沒有賒貨物給那电車售票員的家里嗎？他明天搬家了。”

“沒有，这事情我知道。”

“你瞧！这一处街坊上他們欠滿了賬，現在再沒有人賒給他們，他們就搬走了。可是你不要以为他們換一个新的地方可以又来这一套。那食品店的掌柜派他的跑街騎上脚踏車，跟在他們的运貨車背后，警告那街坊上的每一个商人。”

“沒有話說，这是一个好小子！他还有薪給，可以正确估計每天該化多少。咱們要能过这样的日子就好了！”

只要有固定工資的人，不管工資多么微細，汉生都羨慕。如果工資之外，再有一笔撫恤金，那他簡直想象不出比这更好的了。自然也得保障自己死后能够象象样样地埋葬，坟上有一块漂亮的墓碑，可是这有丧葬儲备金庫在。不錯，还有来世……可是这事情汉生就不大去考慮了。逢到大节日，汉生也上礼拜堂，至于其余的一切，讓上帝自己去照管。

将近八点鐘，薇拉来了。她一向好看，出嫁以后，越发漂亮了。

“你沒有带你丈夫一道来？”汉生問。

“沒有，他要在勃列格丹斯瓦做一个报告，仿佛在一个什么团体里。我陪他到那边的。”

“乖孩子，做得对：总要知道丈夫在什么地方。奇怪的是他的报告这么时髦。他一定很会說話。要是敎我站在許多人前面整个鐘头嘮叨，准慌了。”

“这是因为你沒有話好說，汉生；你一点想象都沒有！”汉生太太从厨房里喊出来。

“哦，关于这一点，可够我說的；生活中間可說的事情很不少。我在黑夜里躺着睡不着覺的时候，我經常想象各种各样的事情，我彷佛站在教堂里，当着一大群的会众布道……”

汉生很容易把自己的思路打断。

“唔，还有什么，老爹，以后怎么样呢？你馬上就講完嗎？”汉生太太走到門口說。

“啊哈……嗳！我想說什么？啊，我在那儿說了一大堆各种各样的事情；我覺得，这一切講的并不那么糟。所以，如果就是講这些事情，我也很能做一个国会議員。”

“你？老天爷！”汉生太太輕蔑地鼻子里嗤了一声，然后尖声地大笑起来。“你？你当国会議員？！”

“当然罗！要知道那时候你在睡覺嘛，所以你不会知道我想些什么。嗳……我想說什么啲？薇拉，你的丈夫做了报告他們給不給錢啊？”

“当然給。付給他十五个克罗納。”

“你瞧！他講一个鐘头，就算至多一个半鐘头吧。那就是十克罗納一点鐘。这很不錯呀！”

“可是他还得准备呀。譬如今天，他整天在房間里走来走去，扮着鬼臉，有什么問題想不好。我說：‘你有这么多書，拿来讀上一点什么，然后去講給他們听好了。’可是他大生其气！好象我忘記了从前在学校里，功課沒有学好，狼狽地低着头站着一声不响的时候。”

“这毕竟要有聪明的头脑，”汉生沉思地說。

“以后他还要买那些价錢很貴的書。这一笔支出也要从这笔費里扣除！不过同一份报告他可以講上几遍；人家不管这个报告是以前已經講过的。”

“我也可以这样做！把我的蔬菜卖几遍！他这一层想得不坏，可不是？媽媽，你以为怎么样？”

“有时候他一个报告可以得五十克罗納；这笔錢是給他作到外省去的旅費的，”薇拉带着夸耀的口气說。

“他媽的，五十克罗納！自然路費也得化一些錢，可是毕竟……”

“莫尔頓很省。飯是自己带去的，晚上住的是戒酒会的房子，或者其他价錢便宜的旅館。”

“不，不管你怎么說，靠閑嘮或者东涂西抹来糊口，这是一种古怪的职业，”汉生从沉思中醒悟过来說。“可是一般說来，你們日子过的很好吧？”

“哦，另外有些人挣的錢多得多，所以能够住四五間一套的公寓房子，还能用一个女仆来服侍。可是那必須写給有錢人看，而且严格按照定价收費。而莫尔頓也常常替那些完全不給錢的地方做报告，写文章。照我看来，这……”

她沒有能說完，因为汉生的大儿子带了一个陌生的女郎走了进来。

“这是劳拉·拉尔逊小姐，我的未婚妻，”他非常隨便地介紹了一下。“我想讓她来見見我的两位老人家。”

說完了，他們馬上就走，忙着赶跳舞会去。

“每回換一个新的！”他們出去后，汉生咕噥着說。“而且一定引来看我們，仿佛动物园的野兽一般。事情还沒有正式的时候，用不到把自己的女朋友牵了往家里跑。否則路上遇到他女朋友的时候，只好扭过臉去，特別是有男人和她們在一起的当儿。不知道怎么办，招呼还是不招呼？”汉生有点生气。

“唉，讓他放蕩去罢，”汉生太太說。“总比維戈那样参加游

行、和警察打架强得多。”

莫尔頓来領薇拉回去的时候，夜已經很深。

“哦，姑爷，今儿順利嗎？”汉生握着他的手問他。

“多謝，一切进行的相当成功，”莫尔頓笑着回答。

“可是很容易在頂紧要的关头頓住了，可不是？姑爷，你知道怎么办？你最好准备好一些奇聞趣話，在接不上来的时候，把它們講出来！这一定很受欢迎。”

薇拉悶悶不乐地坐着。

“你答应一做完报告就来的，”她带一点疑心看着她丈夫說。

莫尔頓向她解釋，报告之后进行討論，他不能不参加。可是看上去薇拉并不相信。

“媽媽，你看見嗎？女孩子在吃醋。”老夫妇俩在楼梯下面那个房間里的床上躺下之后，汉生問。

“这不过証明她是爱他的，”汉生太太含糊地回答，把带着卷发紙的头轉向墙壁，表示她要睡覺。

“他是一个漂亮的青年，而且是一个規矩人。女孩子是容易自寻煩恼的！你以为那时候他們会发生什么事情，嘿？”

汉生太太沒有回答。

六 蜜 月

莫尔頓惯常过着有規律的生活，每天已經够他忙了，現在突然有了这么多事情，簡直教他轉不过身来。找房子，买家具，而且都要尽量便宜，尽可能分期付款；需要把票据整理好；要是每月有一笔固定的收入倒不坏。一套必不可少的家具，他在爱尔

美街买的；不好看，也不适用，而且并不特别便宜，就是不用一次付款，可以每月支付一笔不难負担的费用来偿清貨价。房間更順利了。他在列尔賽[1]一座大的新房子里找到了，那里的房客第一季度是免費居住的，显然目的在于住满人的房屋卖起来更得利一些。莫尔頓只要馬上进屋，别的没有什么。这个地区当然不合薇拉的意，可是对房間本身倒并沒有什么意見，至于这套家具她还很喜欢。莫尔頓对这个新当的生疏角色，一家之长，充满了自尊感。

貝莱靠了他跟市机关的那份关系，給莫尔頓弄到了一个市立夜校教师的职位。除此以外，莫尔頓还做报告，特别在工人团体中間，他还写文章（大部分沒有发表出来），有时候他設法把一篇短篇小說在报章杂志上登載出来。当他非常热心工作的时候，他的收入是够他維持生活的。課毕以后，他要一直工作到深夜，整理他的一部大的长篇小說的材料。可是事情的进展并不順利，他的文思，仿佛夜里才活跃起来，这和他的結婚生活是不相协調的。电灯已經不再在他的头顱四周造成一个光明的魔术世界，这个世界之外展开了一片沉浸在黑暗中的“无主的国土”，那儿出現了一切新的形象，要求他解决他們的命运。現在，电灯的光圈以外的黑暗之中充满了責任和忧虑以及一直纏繞着他的那种关于一些可以捉摸到的、瑣屑的事物的念头：便宜而又經济的煤气炊爐，冬天用的焦炭和其他各种各样必須購买的东西。簡直教人发瘋，需要多少东西来使他这个小小的窠变得稍微舒适一些！把目前几个月内要購买的东西，按照需要的程度加以分配，是要有一手眞正的艺术的。每一分鐘他发覺各种念头使他的思

---

[1] 哥本哈根郊区穷人住的地方。——俄譯本注

想离开工作，飞向那一个方向。

薇拉睡在隔壁房里，她随时会穿着光亮的长睡衣，睡眼朦朧，风情旖旎，在門口出現，把他手里的鉛笔夺了去。

莫尔顿是怀着最好的意愿結婚的，可是不久就发現，結婚制度不是为他或薇拉而存在的，无論如何，不是为他而設的！他是为社会而生存的。为了要社会承認这个婚姻，一切都得投入它的血盆大口，那簡直是发瘋！多半是教士和市政府办公处的人通知了那些商人的：从早到晚，經紀商人把他的門檻都踏破了，建議他买各式各样的东西，劝他保险，認为这些是結婚生活中絕对必需的。他还沒有能劝薇拉去看产科医师的时候，人家已經向他紛紛建議：强迫他接受搖籃以及各种嬰孩需用的东西。薇拉肯定这一切都是必需的；她对于結婚生活所应备的一切，知道的非常仔細。

結婚，这是一种可笑的制度！一切东西都会跟它一道闖到人的生活里来！整个新的世界！实际上并沒有什么新东西；一切东西，直到新床該怎样排，都是預先規定好的。京城里的几十万个房間里，这些床鋪都安排得完全一模一样。掏出表来一看，可以有把握地說："現在他們都睡在这些床上！"好象在作道具用的火車里旅行：看上去仿佛在向前飞駛，其实站在原地沒有动，而是那些画在幕布上的风景和城市在你面前掠过。連爱情也是安排得象天国旅行的梦幻一般！他們什么时候該上七重天去，是由薇拉来决定的。

她看見丈夫工作得累了，或者要想达到她自己的目的的时候，她就說："我們把一切丟下走罢。"

在莫尔顿看来，蜜月有点儿象在沙漠里旅行，盼望在什么地方遇上一片綠洲。可是他很能应付日常的家务操劳和定期的幸

福。无論如何，我們現在究竟是有文化的人，一个男的使一个女的受了孕，然后把她和她的孩子丟給命运去支配，那时候已經几千年过去了。婚姻制度是为了女人才存在的，不是为男人！也許就是女人发明的吧？不管怎样，薇拉在家里一开头就指揮如意，仿佛她生下来就会的。她从嫁后的第一天起，就完全变了一个样子。本来是一朵美丽的小花，在太阳光里显得那么可爱，仿佛在招引人說："来罢，讓我接受花粉！"可是突然显露出完全不同的一些更具体得多的可以捉摸的性质。薇拉的温馴和逊順变成了任性，表現了連莫尔頓的事都要由她来作主的傾向。

了解这一切可不容易。莫尔頓抱着一种不可动搖的信心，以为对待一个人总得按照他所应得的那样，可是他能洞察薇拉的心思嗎？瞬息間，他們的生命融成了一片，可是随后又覺得他們彼此之間跟以前一样生疏！她整天带着一臉的温柔跑来跑去，一会拿起这样，一会拿起那样，实际上却什么都不做，时不时对他的工作偸看一眼，但是又根本不关心他这样努力干的是什么。薇拉的情緒可以用她的生理状况来說明多少，她讀的小說对她有多少影响？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她显然沒有担当什么任务。她希望他們生活得舒服，尽早地擺脫貧困，可是这必須是自然而然的，她不必在这方面化什么力气。

"你以为你什么时候能出名？"薇拉問，她看一切事情都是从成功和幸运的观点出发。

晚上将近九点鐘，莫尔頓上課上得很累，回到家里的时候，薇拉带着一个受委屈的孩子的神气来迎接他，仅仅給他倒上一杯茶；有时候，什么都沒有給他准备，她自己已經安排睡覺了。

"你完全把我拋了！"有一回，她向他抱怨。

"要知道这正是为了你我才这样苦干的，"莫尔頓回答。"早

一点赚到一点錢，我們就可以早一点搬到另外一个地区去。”

薇拉抬起头来：关于地区的問題正是她最感到不安的問題。有这么多可疑的家伙在列尔赛湖的四周閑蕩，他們的存身之处是在那些灌木丛中。特别在晚上上街去是很討厌的；她断言这些流浪汉时常跟她糾纏。

“如果和顏悅色地回答他們，他們一般說来是相当有礼貌的，”莫尔頓說，他晚上回家的时候，常常跟他們攀談的。

可是同“这样的人”会和顏悅色地說話，薇拉簡直想都不能想。

“有时候，他們竟用脚踢人，是啊！他們看見是孕妇，就踢肚子底下！前天晚上……”她看見了莫尔頓的惊訝的目光，說話变得結結巴巴起来。“是的，你可以相信我，前天晚上，我从自己家里回来……他們等着我，”她受不住他的注視，把眼睛轉向旁边。

莫尔頓一声不响看着她。她故意說謊呢，还是受了怀孕的影响而胡思乱想？那一天晚上是她哥哥陪她回家的。

薇拉側眼瞅了他一下。

“你看什么！”她又害臊，又生气，叫起来。“不要盯着我看，听見嗎？不然我要給你点厉害看看了！”

她从床上一跳跳下来，向他扑去。莫尔頓一把扶住，把她拥抱起来。

“那末，他們不讓我的可怜的小姑娘通过嗎？”他半开玩笑地問，一面撫摩着她的头，她的美丽、柔軟的头发。“唉，他們眞岂有此理！”

“是嘛！你要想法子不讓我一个人走，”她偎在他身上，撒痴撒嬌地說。

可是要做好心人却不是这么容易。有一天晚上，莫尔頓在市立学校教师的社会民主联盟里做报告。他的报告是講教育問題，立意要駁斥那种認为任何种类的教育都会使人类获得解放的虛伪观念。这种观念是很多人贊同的，其中也有社会民主党人。教育能打破桎梏，可是它也能使人愚鈍，这要看这一种教育的性质。統治阶級很懂得这一点：因此，自从教会不能在群众中間灌輸“正确思想”的时候起，学校就变成了他們的心爱的孩子。从前地主餐桌的客位上，坐着一个教士；现在“思想自由”的时代，这一个位置是由現行制度的支拄者教师占据了。只有在他的力量显得不够的时候，才用到“鉄甲車”[1]。

罗馬的貴族早就懂得这一点，他們不但强迫奴隶們进行体力劳动，也容許他們从事高深的科学和艺术、詩歌和哲学。著名的哲学家埃皮克蒂特[2]是一个奴隶。也許他的希有的学識会使他起来反抗奴隶的鎖鏈吧？不，他創造了整套忍耐的哲学，为一切奴隶而設的哲学，使他們毫无怨言地忍受奴役。凭这一点，他們寬大地解除了他身上的鎖鏈。而我們那些受人豢养的学者呢？你无論如何不能說他們受的教育不够，可是他們满足于半飢餓的生活，看不起别的穷人，覺得自己仿佛是那些他認为是社会柱石的富人們的旗手。

“有一种能粉碎鎖鏈的科学在，可是大家都竭力远而避之，”莫尔頓結束他的演說。“吩咐孩子們把他們的床单布带一小块到学校里来，放在显微鏡底下，把繁殖在他們所不得不生活其間

---

[1] 闊警的諢号。——俄譯本注

[2] 斯多噶派的哲学家，生活在公元第一世紀。他在罗馬是一个奴隶，后来为尼祿皇帝所释放，他宣揚的是忍苦的哲学。

的污秽之中的无数病菌指給他們看。把他們所呼吸的污浊空气跟他們一起进行分析。量量他們的身长和体重，讓他們知道营养不足、发育不良。把这些揭露可怕的生活条件的知識交給他們。那时，你們也許能粉碎这些鎖鏈。”

大家在寂靜无声之中听完了这个报告；然后向莫尔頓攻击，把他結結实实的駡了一頓。只有那联盟的主席，一个老教师，又是委員会的委員，站在他的一边。教师們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为那种以历史和宗教为基础的認眞客观的教育辯护；穷人的孩子应該和富裕阶級的孩子有受普通教育的同样权利。

莫尔頓又一次不得不痛苦地相信，理想和現实之間有着多大的距离。这一群教师，无論如何总是被認为抱有自由思想的人，而且还建立了自己的組織，可是他們思想上的局限性使他惊奇。事先他就知道要說服他們是不可能的，可是还是試图駁倒他們，这次斗爭的結果，他精神上累倒了。

“今天我担心您自己破坏了自己，”那担任主席的老头儿临别的时候說。“您說的都对，这还不够，有时候还需要能够沉默。”

这是什么？是警告，是一个好的意見，免得搞进黑名单去嗎？如果現在有一个和你同样想法，了解你而且支持你的忠实同志，那多好呢！

莫尔頓在回家的路上买了些牛奶面包回去配茶。房間里生着火，可是薇拉不在那里；臥室里也沒有，厨房里也沒有。也許她上哪一个邻舍家里去了？他覚得有点詫异，沒有脫大衣，站了一忽。可是她忽然在窗口斜摆的那張写字台下面出現。她的臉部表情，仿佛她自己也不知道，該把这一切作为玩笑呢，还是該保持严肃的态度。

“天哪！你爬到那下面去做什么？”他帮着她爬出来的时候，

問她。

“啊，我要……我要看你在家里找不到我的时候做些什么，”她撒嬌撒痴地回答。

“我带了些可口的东西来了，”他装出一副高兴的神气說，把面包打开来。

薇拉走去准备茶。

喝茶的时候，莫尔頓談得很起劲。虽然話到口边，可是講开会的情形是沒有意义的；而且，报告进行得怎样，她連問都沒有問。莫尔頓想起，有一次翻砂匠奥尔逊的老婆說，她的丈夫有权利照他的信念生活，即使他們因此挨餓也好。如果他向她暗示，他作为一个做报告的人，可能列上黑名单，薇拉会表示怎样态度呢？或者把她考驗一下嗎？

“你为什么这样不高兴？”他問道，下不了决心作任何暗示。

“唉，我不知道，我气悶！要是有一架鋼琴的話，那又是一回事了，那时候时間会不知不覺地过去。”

“可是你不会彈呀。”

“不，我会彈！我能用一个手指彈随便什么曲調。住在底层的彼得逊太太答允表演給我看，用全部手指来彈。她有一架鋼琴，她說，她从来不覺得气悶。”

莫尔頓答允替她找一架旧貨，分期付款把它买下来，薇拉非常高兴。她也会显得惊人地和悅可爱，时常有一些无足重輕的事情使她兴高采烈。她走到臥室里去的时候，簡直低声唱起来了。

“薇拉完全象天气一样，”他心里想。“你只能照她生就的那样接受她，她心情欢乐的时候，你就得感到高兴。”

他的疲乏消失了。

"我馬上来，"他說了，坐下来工作。

他必須写一篇文章，他計划写的一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他要在今天晚上把它写好，明天自己交去，尽可能領取全部文章的稿費。文章所要談的是那些"底层"的居民，他們栖息在烏捷尔斯萊甫，那些生活有保障的工人們把他們叫做"渣滓"。莫尔頓想要証明，这些"底层"的人是同他們同样的人，有着同样的忧虑、欢乐、悲哀和渴望，可是环境逼迫他們墮落下去，变成了渣滓，一部分是由于工人們自己的过錯造成的。他不同意工人报紙和工人集会上不分皂白地頌揚工人运动成就的那些演說家們所表現的自滿情緒。他就是要描写这許多被欺騙的人，他們是为了使其余的人更容易上升而被投入海里的，現在甚至連他們的存在都被断然否認了。要描写得沒有人能躲开他們。这些文章，工人报是不会接受的，莫尔頓已經把那边的土壤測探过了。可是怀有資产阶級情緒的午报大概很愿意接受它們的，至少为了給工人报一个难受。

莫尔頓情緒很好，就象平常他能把真話直率地說出来的时候一样。栖息在列尔賽湖地区的那些激怒的倒霉人把他吸引住了，这是一班醉汉，能弄到一点咀嚼烟草的时候，他們把那同一份烟草輪流着吮。他們沒有假慈假悲，沒有譴責任何人的愿望。莫尔頓宁取他們那种丑陋的貧穷，而不取那种所謂"合格"工人身上散发出来的市儈式的自滿情緒。这一点必須說得能"打动人"！

薇拉穿着睡衣在門口出現，意味深长地瞅着他說：

"干活的牲口！"

莫尔頓立刻抬起头来。

"对于一个人能說的話，沒有比这更好的了，"他回答了，繼

續写下去。

"我不相信！"薇拉干脆地回答，用力把臥室的門砰一声碰上。

莫尔頓把文章写好，夜已經很深了。他躺到床上去的时候，薇拉的眼睛睜了开来，也許她沒有睡，在等他？

"怎么，你的文章写完了？"她带着不耐煩的神气問。

"是呀，要讀給你听嗎？"莫尔頓高兴得叫起来，一只脚已經跨下床去。可是她把他拉到自己身边，热烈地吻他。

他忘記了自己的文章，忘記了薇拉一次都沒有請他把写的东西讀給她听过，忘記了自己在教师集会上的失敗，忘記了周圍的整个世界。

七 莫尔頓决算获得盈余

下一天早上，莫尔頓为了些杂事上市中心去，而且他得把那篇文章交給午报的編輯部。他不慌不忙地走着，时不时在店鋪的橱窗前面停下来，細看陈列的貨品和上面的价目标签；五花八門的城市生活图画引起莫尔頓的注意，可是他的思潮很平靜。在城里无思无虑地閑蕩，象一張随风作响的竪琴，和市街的情調相应和是很舒服的。

他的思想也略略触及了薇拉，他渾身还留着一点舒适的困倦。他为什么沒有向她提議同他一道出来？难道他已經对她冷淡了嗎？实际上，他从来沒有眞正爱过她：毋宁說是偶然的机会把他們領到同一个港口里来，一切东西所借以推动的无数偶然中間的一个罢了。偉大的感情……天知道它根本上是否存在？……可是現在他們反正已經套上同一輛車子，重要的是从这

个情况中間尽可能多得到些好的結果。这个女人你說不出她有什么不好，而且还是这么一个美人胎子，見鬼，他难道不能和她和好相处嗎？真正的坚固的爱情大概只有在长时期夫妇生活中間才会产生。莫尔頓对前途是乐观的：一个男人，如果他不違反常情，就会不知不覺眷恋上一个自愿委身于他的女人。如果她还有了他的孩子在肚里的話……他不了解薇拉，可是他今天比之他們上市政厅去的那一天更爱她了。

过了奈列勃罗街，他沿着米美尔街和古尔堡街走去，經过一根貼满了通告的柱子，那儿象平常一样，排列着一大串失业工人。这一群群精壮的男子，好几点鐘地等候着是否能找到一个什么工作，仿佛在寂静之中側耳傾听。身上的衣服是挂着的，这呈現了一幅悲惨的景象。失业現象是社会的污点，而現在出現在一年中的好时光，这宣告了全部国家制度的破产！

莫尔頓向柱子走去的时候，翻砂匠奥尔逊从工人群中，穿过馬路向他走来。

“对，每天早上这个时光，你可以在这儿遇見我；九点到十一点，这是我的会客时間，”他把一只手伸給莫尔頓，带着痛苦的諷刺語調說。

“你依然沒找到工作嗎？”

“沒有，大概将来也不会找到，倒可以定定心心坐在家里。我的老婆也这样說：‘坐在家里罢，如果你往那儿跑，太給他們臉了！’可是我心里想：讓他們每天看見翻砂工人奥尔逊在他們眼睛面前：得把錨索放到头，你可懂得！”最后几个字，他捏紧拳头高声叫出来，可是立刻按住性子。“我很久以前就該輪到了，”他鎮静了一些，接下去說。“这儿是按照次序的，我排的比誰都在前。可是这批恶鬼，他們只是冷笑而已。‘奥尔逊，对不起，今天

还是沒有,'他們装着甜蜜蜜的声音說。'可是明天一定要来!'讓鬼抓了他們去,我是要来的! 明天也来,后天也来! 可是我总有一天会忍耐不住,你可懂得! 那时候就有什么事会发生!"他憤怒得渾身发抖。

"不要急躁,奥尔逊,"莫尔頓安慰他說。"我們毕竟是少数……在目前。"

"是呀,在目前,可不是嗎?"奥尔逊痛苦地笑了起来。"可是你以为我有时間等到我們成为多数嗎? 到不了那时候,奥尔逊大概就要死了,烂了! 即使找不到活的时候,也总得掙一点錢来糊口嘛! 我要到这些他媽的同志們,社会民主党人这里来,試試看到底能不能把他們抖一抖醒,他們的血液太稀薄了! 我难道完全白白地往这里跑的嗎,嗳? 奥尔逊要好好地感謝这个給他尝閉門羹的社会! 好,再見罢! 如果发生騷扰的时候,你記住奥尔逊罢。"

莫尔頓望着他的背影。他的上半段身子搖晃得厉害,仿佛头变得太重了。已經不是从前那强壮的奥尔逊了。可是只要他不太过火的話,大概不妨碍他做一些宣傳工作的。

莫尔頓在愛尔美街意外地碰見了他曾在他店里买过家具的一个商人,当下記起了这一期应交的貨款过期了;幸而錢袋里还留着二十个克罗納! 那家具商人站在地下室的門口,一副生气的样子。

"我来付款,"莫尔頓大胆地說。"好象今天是期限吧?"

"您过期了几天了,"那商人愠怒地回答。

"眞的嗎? 我今天必須到这里来,我想省一笔邮費。那也不要紧,过期几天您算上罰款就是。"

"您的罰款和您的俏皮話留着自己用罢;契約是契約!"家具

商人把收据擦給他。"这一回，就这样罢，免了；給您知道，我們并不象您描画的那么坏。"

这是对莫尔頓的挖苦：他才給午报写了一篇文章講一个商业企业，它把二十架縫級机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卖給一批劳苦的女裁縫，賺了一大笔錢；等到大部分貨款已經付过，有一个女主顧到期的貨款付不出来，它就把这批縫級机拿走了。

莫尔頓笑了起来：

"謝謝您的警告！可是，看起来事情到快結束的时候，特别要注意付款的日期吧？"

"最好从开头就注意起，"家具商回答，向莫尔頓怒目而視；他的臉簡直发青，也不知是因为发怒呢，还是由于地下室的渾浊的空气和旧家具的气味。

莫尔頓繼續走着，他差不多把最后的一笔錢都交出去了，可是他扫了那放高利貸的老儿的兴，很得意。他現在要注意了，这一期可不能错过！

莫尔頓有时候必須一星期两次上市中心，因为那里他有很多事情。除此以外，他也爱在城里逛逛；他喜欢随着一下子的冲动，离开了原来的路綫，走向完全另一个方向。

他走上奈列勃罗街，应該拐弯向右，他忽然想起这儿附近看見过一張广告，說："租售旧貨大小鋼琴。"他找了好久，果然找到了：門口墻上貼着一張紙，字体和拼法說明写字的人的文化程度是很差的，因此莫尔頓把这張广告記住了。在进門第一間普通的起坐間里，一个矮胖的紅头发工人用砂皮擦一架旧鋼琴的壳子。他的袖子是卷起的，头发和胡子里滿是木屑。

"我很知道您，"他用日德兰❶人的悠揚的声調說，一面把一只多肉的手伸給莫尔頓。"您可以相信我，工人报上登載您的长

篇小說的时候，我們在工厂里中午休息期間打着架爭先看报紙。您恰好到这里来了，多好啊！我想請您喝一杯咖啡，”他向四边瞧了一下，“可是老婆在工厂里做工，小孩子我打发他到街上玩去了；共总两个小房間，这儿又是工場，又是住处，很不容易对付！我到别处去請您喝咖啡。咖啡店的老板反正要我帮他买乐器。”

“好，可是我是来看看小鋼琴的，”莫尔頓表示异議。

“这在那儿喝咖啡的时候一样可以办到，因为，說老实話，我家里根本沒有什么东西。您要知道，我才开头哩；那边一架旧的木盒子[2]就是我的商品。可是这样的廢料我不愿卖給您，它只配給那种并沒有人彈琴，只买去摆摆样子的人家。如果您一切委托我，我今天就能給您弄到一架使您滿意的旧鋼琴。我在城里各处已經注意到好几架鋼琴。”

“可是我要看过才买，”莫尔頓說。

“如果您有很多空閑时間的話，您可以看。可是这并沒有什么意思，尽管您睜大眼睛，我还是能把任何廢物来蒙混您。我不是徒然做一个日德兰人的！我就是不愿意这样做。您会得到您需要的东西，而且价錢咱們双方都感到滿意。”

这完全是布袋里买猫的交易[3]，可是那人看上去很可靠，莫尔頓的疑心也就消失了。

“您瞧，我还沒有錢来屯貨，”那工人接着說（他姓安德萊逊），“因此，我沒有找到受主之前，不得不把鋼琴留在原主那里。

---

[1] 日德兰半島是丹麦在欧洲大陆上的部分。

[2] 指他在打磨的那架鋼琴。

[3] 不看貨物就成交，也就是瞎买的意思。

一个人要站起来，可不是那么容易，很多笔好生意眼睁睁看它們溜走。如果把主顧带到卖戶那里去，也沒有意思；他們会这样想：为什么讓他在我們中間搬弄，拿佣錢呢？在可能的时候，他們就把你撇开。所以我还是不把您带去，这对我更有利些。可是您可以完全放心。我要的辛苦錢，您反正省不了的。”

莫尔頓說：“您談的一切，我都很合意。可是咖啡我們还是留到下一次喝罢？我很匆忙，中午一点鐘以前我必須赶到一位編輯那里。”

安德萊逊对这一点不表示反对：

“那末就留到下一次罢。我恰好想起，阿瑪格尔一家人家有小鋼琴出卖。很不錯，一点不需要修理。他們要卖两百五十克罗納，咱們說老实話，这一点滿値。可是我，大概可以出两百克罗納把它买下来。您給我一張两百五十克罗納三个月的期票；展期再加五十克罗納，这就是我的酬劳。”

莫尔頓覚得这条件很好，世界上一切事都該这样办！

“可是沒有現錢，”他笑着說。

“可不是嗎？現錢，沒有它的时候，簡直是禍害……可是咱們国里誰有現錢呢？反正只要有通融的地方，沒有它也一样可以过很好的生活。这也不費什么事；我跟一个人有来往，他放十五分利的債，还要拿我和买主訂的合同作为抵押。”

“哎呀！这利息好高呀！”莫尔頓吓了一跳。

“不算什么，只要能站起来嘛！这本来是很有利的事情。把我赶出来的那个工厂主，他靠了替他干活的半百工人的劳动发財，他有了别墅、游艇，成为百万富翁。他为什么把我轟出来呢？因为我晚上在自己家里修理旧鋼琴，这是我們不該做的，他認为这就是暗底里在損害工厂主人。到处都有他的間諜，因此我就被

斥革了。可是他要是不遭到报应，我不是人！下一个月，我的老婆将要得到一份在瑞典的遺产，三千克罗納，那时我要租一个工場。他媽的，我已經在設法搗他的蛋了！”

“那末，我信賴您的誠实的态度，”莫尔頓伸手給他，說。

“您可以完全放心。瞎子，人家不去欺騙他的，可不是？您要是行家，我倒要哄騙您一下試試看，您自己应該睁开眼睛。唔，很好，您来找我是对的！您写的一切，我都很喜欢。可是您不要以为您可以不花錢得到鋼琴；照我的意思，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不該送礼，也不該受礼；还是这样好。可是我一定替您誠实服务。”他正視着莫尔頓的眼睛。他們彼此击掌为信。

莫尔頓回家去很高兴。他实現了薇拉的愿望，而且很成功，至少他覺得这样。他又遇見了工人的一种新的典型：跟他的东家进行竞爭来替自己报复的无产者。一种自大狂的有趣的現象！一般說来，他給他的印象是一个十分聪明，而且非常可靠的人。“現在我們除了其余的财产以外，又将添上一架鋼琴，你完全变成一个財主了！”

他前面的人行道上，一个高高瘦瘦的人从一块石板跳上另一块石板，用一只脚在石板上擦什么东西。这个人的一头乱发象麻屑。走路的人都笑着讓路給他，一面对他說着笑話；可是他不理会他們，只管从一块石板跳上另一块石板，用脚擦着什么东西。

“这是彼得，綽号叫‘社会的良心’，”一个工人順便跟莫尔頓說，“他在擦掉那些痰唾。喂，彼得，这儿还有一口，你漏掉了！”他在人行道上吐了一口痰，向他喊过去。

那人走过来，带着責备的神气瞅了他一眼，着手用鞋底擦掉那一口痰。

“他要把一切所謂病菌都踩掉，”那年輕的、带着病容的工人說。“市政府很該派他去領导卫生机构。同志，你能不能給我一杯咖啡錢？我的景况很不好。到处找不到工作，可是疗养院里也沒有床位。我已經閑蕩了九个月，等他們把我安頓到那里去。两个克罗納？这好极了！哦，謝謝你，同志！”

討飯的工人，这在丹麦是不常見的事情！这种現象在拉丁語系国家❶莫尔頓是見慣的，可是在他本国……十年以前，沒有任何事情能强迫一个丹麦工人去討飯。

莫尔頓轉到費奥尔斯特萊德，他想看看旧書鋪的橱窗。在一扇狹长的，很象公寓的窗子里，他发現了自己的一份手稿，挂在横系在橱窗里面的一条繩子上。这是一篇短篇小說的手稿，不久以前新聞記者叶貝·瑪遜請他替外省的左派报紙写的。这篇小說虽然打算在六十几种外省报紙上登載，可是莫尔頓总共只得到十五克罗納。“很抱歉，我們不能付更多的稿費，”記者的信里說。“可是我們在别的什么上可以帮你忙。”这一句話有一种威胁的討厌味道隐藏在亲切下面！莫尔頓从側面打听到，那記者因为招致到这样一个作者，得到了每頁两克罗納的酬报，而現在他还想在手稿上賺二十五克罗納（这是粘在手稿上面一張紙签上的标价）。这也是一种弄錢的特殊方法！可是如今莫尔頓将要聪明一些了，在他沒有寬裕到买一架打字机以前，要設法教别人給他抄写过。

他走到門口去打听那旧書商人的姓氏。那店鋪沒有独自出进的門口。只有在那古旧的大門上挂了一块小牌子：“西涅·瑪遜，旧書古玩鋪。”稍稍过去一点，在底头又有一扇門，上面写着

❶ 指法、意、西、葡等国。

住戶的姓氏："叶貝·瑪逊，編輯，总通訊員"。莫尔頓仔細看了看橱窗里的書：大部分是分送出去請人写書評的样書，全都沒有裁开。这騙子！他在写書評之前，連讀一遍的力气都不愿化，沒有裁开的書当然价錢卖得起一点！可是他还是以虔誠出名的，他夸耀自己对高等国民学校和格隆維克❶的向往！上帝保佑！短篇小說里要是有一点足以伤害信士們的感情的什么，莫尔頓就会受到特別的警告！

莫尔頓肚子很餓。他看了看錢袋，只有一点零錢，可是吃一頓便宜的早餐是够的。别尔宁咖啡館里吃东西倒不貴，可是那儿常有很多本国的和挪威的文人，摆上一杯威士忌，无穷无尽地爭吵着文学上的問題，发出肤淺的似是而非的怪論。咖啡館对面一家小飯館，一頓很好的午餐只要五十欧耳，可是那儿要陪着太太才能进去❷，他又不愿意站在楼梯上等一个女人来，跟她商量："您允許我同您一道走嗎？"而且可能碰上怒声回答一个"不！"字的釘子。同时，即使到了那里，对于男人那眞是出現了一片乐土；女招待在你面前簡直軟化了，向你提議再来一盆葷菜，而那儿用餐的女人們是只要一盆就滿足的。唔，这不是他去的地方，他現在已經結婚了，是一个养家人，而且馬上要做父亲了！

他走进了新場的一家地下室的小飯店，那是馬車夫吃飯的地方：那儿一大盆浮在黄油里的燒魚只卖三十五欧耳。走进那

---

❶ 格隆維克（1783—1872）教士，作家，教师，他是丹麦高等国民学校的創始人，国民教育和教会方面的改革家。——俄譯本注

❷ 丹麦有一种飯館，只許女人进去，男人要陪着女人才能进去。——俄譯本注

里，他看見了别克律师；要轉身回出去已經不方便了。

“作家，坐这儿来！”律师向他招呼。“不用害怕，我是清醒的。当然，是相对地清醒！”莫尔頓不得已坐到他的桌子旁边。“結了婚的幸福生活覺得怎么样？眼眶下面两个黑圈，这是应得的！可是，唔……”他意味深长地看着給莫尔頓上的菜。“这个年头儿是不适宜成家立业的……这菜不坏，只是还需要一杯好的啤酒。”

“讓咱們等到工作报酬好一点的时候再来罢，”莫尔頓微笑着回答。

“工作酬报好一点？您等不到的；对于这件事，您的臉皮还不够厚。您在午报里拿多少稿酬？五欧耳一行？啊，八欧耳嗎？反正靠这点是不能糊口的！”他带着純粹父亲一般的关怀望着莫尔頓。“向他們多要一点。您能写嘛，就是太过于謙虛。我猜想，您是拿您的文章上报館去……”

“正是，”莫尔頓带着微笑承認。

“我就在想，大概是这样！可是絕对不要怕什么。媽的，拿拳头在桌子上一碰，說：‘非大大地增加我的稿酬不可，否則我到别个报館里去了，人家向我提議的有的是！’那他就会欣然接受您的意見，那紅头发的家伙。那些編輯就象女人：应該讓他們知道，还有另外什么人在追求您，那他們就馬上把您抓住。可是，看上帝的面，就是不能說，您需要錢来吃飯付房租等等。說，您要錢去大喝一場，讓他听了眼睛直瞪。他一定会想：‘他媽的！他眞是咱們祖国一个了不起的作家！’相信我，他会教您发財！我得告訴您，他是发瘋地为祖国热心服务的人……喂，老板，給这位先生来一大杯啤酒，算我的帳！”他尊严地举起一只手，向店堂深处什么地方喊过去。

“算您的帳！……”老板在帳柜背后嘀咕着說，可是依旧把啤酒送了过来。

“这就是为了女孩子們找到麻煩的那一个人[1]，”别克悄声說。“他在新港还开着一个私窠子。可是人家不准他公然开妓院！”

莫尔頓喝酒的当儿，别克关心地瞅着他。

“怎么，可不是嗎？只有带上啤酒，这一頓飯才算是一頓眞的飯。可是您該上您那紅头发的恩人那儿去了，否則說不定他走了。”

“您为什么老是提到他的紅头发？”莫尔頓責备他說。“要知道这不过是外表，并不能說明一个人的品性。”

“原来如此？眞的嗎？甚至在一个想要产生一种紅的印象，而他身上唯一的紅的东西就是头发的时候，也是这样嗎？一个奇怪透頂的标本！他靠了象您那样人的帮助来推广他的报紙，可是当您面却装出那副样子来，仿佛登載您的文章，他冒着杀头的危險似的。狠狠的挤他一下，要知道这报紙賺的錢簡直算不清！”

莫尔頓走向柜台上去付帳，这样可以同时把啤酒錢也付了，而不至于招律师的气。在走向坐落在大街附近一条小巷里的編輯部去的路上，他迅速地計算了一下他的支出：五十克罗納一月的房租，五十克罗納家用，二十克罗納付买家具的期款，这已經一百二十克罗納了。以后还要付鋼琴的貨款以及一些零碎的花費。还有衣服……他和薇拉都省不了一身新衣服。在孩子还沒有出生以前，最好再儲蓄一些。現在已經难以維持，以后很容易弄得

---

[1] 指上文第三章里别克告訴他的那个兼营卖淫业的酒店老板。

一筹莫展的。别克在关心他的一套生意經上面是对的：一定要爭取提高稿酬。

窗洞后面那个专爱爭吵的家伙[1]，一反他的慣例，对他笑笑，馬上放他进去見編輯。

"眞想不到，是您嗎？好朋友！"一个紅头发的滿面雀斑的人叫起来，几乎要扑上来拥抱他。"請坐，坐这儿来！喔呵！新写的随笔論社会渣滓。一个引人入胜的題目！我們把这篇文章在星期日的报上登出来，我常常想把您轉移到那里。我們的讀者很喜欢您的关于工人的文章。"

"这篇文章不是論工人的，"莫尔頓更正說。"一般說来，'底层'居民的大部分是属于完全另一个阶层的。"

"上帝保佑，上帝保佑，怎么能把咱們的新貴这样糟蹋呢！得啦，咱們討論下层阶級罢；您总不会否認有下层阶級存在吧。可是沒有人愿意承認在下面的这些人，連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們也是这样，虽然这个运动也叫做下层阶級的运动。这样一組論文，工人报是不会接受的，尤其現在这个当儿，他們必須要清洗罪恶，而且可能成为执政党的时候。"

"他們眞的不会接受嗎？"莫尔頓虽然很知道主笔的話不錯，可是还是这样問。

"您别說啦！"主笔放声大笑。"可是我們呢，对这些文章很欢迎，并不反对把社会問題从这方面来加以說明。給这了不起的一群根本不愿工作的人作一番描写，竟是非常有用的，何况是一个专家作的描写！特别是在現在大家圍繞着一九〇七年的失业工人援助法进行这么多討論的时候。"

---

[1] 門房。

莫尔頓一哆嗦。他这些目的在打动社会上的人道主义感情的文章，难道給他們解釋成这样嗎？一下子他的眼睛面前发黑了；他感覚自己非常孤单，不为人所理解。回国以后他已經不止一次发生过这样的感覚。

"我怕未必能繼續在午报上写稿，"他带着疲倦的声音說出来。

"什么，您要拋弃我們嗎？而我呢，正想把您轉到星期版上去，可說是最有吸引力的一版！您这話总不是当眞的吧？也許您在什么上头感到不滿意，那末請說出来。一切都可以办到。"

"給你們的报紙写稿，那只有餓死，尽管你們吹噓自己的稿酬优厚。"莫尔頓支吾地回答。"你們要的是不超过一百行的稿子，那就是八克罗納一篇文章；咱們得承認，这是給叫化子的酬报！"他故意竭力把那主笔刺痛一下，好更容易擺脫他；那他們就会把文章还給他，請他走路。

可是那小个子装出一副极端惊訝的神气說：

"天哪，您眞的只拿到这么一点嗎？您为什么不早点告訴我？您这样的才能，八个克罗納！彼得遜，彼得遜！"他打开通向隔壁房間的門，可是那房間里看来沒有人在內。"等我找到会計主任的时候，我要好好訓斥他一頓，"他說了，在房間里来回走了几趟，仿佛非常激怒的样子。然后他在莫尔頓面前立定下来。"这事情，我自己一点不知道，我差点被列入文化夫人的黑名单[1]，"他带着意味深长的微笑說。"午报的主笔餓死一个有才能的作家．有这样可耻的事情！可是如果我提議每篇文章給您三十五克罗納現款，我希望，您总会寬恕我吧？"他装着媚态把头

[1] 意思說我差点成了文化罪人。

向肩膀上一側。

莫尔頓回答，他考慮考慮再說。

"最敬爱的人，看上帝面上，請您考慮考慮罢！只是不要太久，我們非常希望星期版上有您的文章。您不要再保持那样庄严的神气了，我意思說，在咱們自己人中間；在您写文章的时候，那是另一回事。是呀，您把一切事情看得太認眞了，您老是这样看着我，仿佛您在控訴我背叛自由和人民的罪行。自然，我們的报紙是站在穷人一边的，不能有其他的方式，哪怕仅仅由于我們是自由思想的机构。但是这也非常困难，因为咱們国內除了若干敗类以外，根本沒有穷人。咱們这儿大家生活得很好，我要說，生活得太好了。因此很难使一种为自由和公道而斗爭的报紙引起人們的注意：要知道不論自由和公道，咱們不是都已經有了嗎？"

"得啦，这說的太过份啦！"莫尔頓跳起来走到那主笔面前，那一个不由自主地倒退了一步。

"啊，您本来'紅'得厉害[1]，"那主笔胆怯怯地笑着說，"对于您这样一个作家，这是可以了解的。可是您自己也知道，您必須深入'底层'去找到您所要写的东西！在咱們国內，穷人当然是有的。在某种意义上說来，咱們都是穷人，連咱們那些只有可怜的两三百万的富翁也在內。朋友，咱們的国家是一个小国，咱們太瘦了，因此沒有人要来攻击。說眞的，要不是有很多人靠咱們的陆軍部生活的話，咱們也許可以完全解除武装。您以作家的身份来說，可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嗎？"

"不，我拥护战爭，"盛怒的莫尔頓回答。"好好記下：我拥护

---

[1] "紅"这里指左傾。

內战！这是唯一有意义的战争。”

那主笔跳了起来。

“多謝，多謝！”他在屋子里乱轉。“按照您的意思，那末咱們必須相互射击，直到最后一人为止嗎？”

莫尔頓獰笑。

“誰能知道事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呢？一千七百八十九年……[1]”

“不要玩这个自由思想的把戏了罢，我告訴您，不要玩了罢！这是很容易爆发的！”主笔把一只顫抖的手伸給莫尔頓。

“如果有人玩自由思想的把戏的話，这决不是我，”莫尔頓离开編輯部的时候說。

然而他已經引起那主笔的恐怖！这个傻瓜曾經有一个时候当过軍官！可是在某一方面，他是对的：大家写关于那些渣滓的文章，可是那些以他們的劳动和穷困来維持全世界，而自己却終身在貧穷的重压之下掙扎的小人物們这一个龐大的队伍，却不大有人提及。很容易产生这样一个印象，仿佛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国度”里只有这些少数的渣滓，其余都是富裕的居民！

莫尔頓回到家里的时候，鋼琴已經送到；在台阶上已經听見薇拉用一个指头在丁丁冬冬乱彈。她抱住他的头頸，把头偎在他的肩膀上。

“謝謝你，”她低声說。“多了不起的鋼琴！”

莫尔頓不得不承認，这鋼琴使他的房間增光不少。可是期款呢？……也許他到底会同意那主笔的建議吧？归根結底，这些文章的內容将写些什么，完全凭他自己。

---

[1] 法国大革命的一年。

八 在曙光村里

貝萊和爱倫坐在装着玻璃窗的朝西的小阳台上。坐在露天已經嫌冷了，可是这儿好得很。将近落山的太阳穿过窗玻璃晒进来还是暖烘烘的。爱倫在綉什么东西，沉浸在宁静的乐趣中間。孩子們各到各的地方去了；拉賽—腓特烈在技术专科学校里补习，准备进高等学校；斯文—烏吉哈也在校里：他打算象爷爷和舅舅那样做石匠；两个小的，母亲派他們上高德霍勃路去了。孩子們已經都能自立了，这多舒服！

爱倫想着房子：把它卖給他們呢，还是再等一等。貝萊現在在国会里和市政厅里这么忙，按照某些迹象看来，她猜想他不会反对离开这个家到城里另找一处寓所的。他們接受了賺买曙光村的提議，而且条件还很有利。城市发展得很快，这些地方的地价每天在上漲。他們那个地段旁边，从前属于主教的一小块草地，已經有人出价几克罗納一平方公尺了。幸而她那时候坚持不答允把房子和草地包括在合作工厂的公共建筑地段里面去。不錯，这事情使貝萊受到一些嫌疑，可是也无須因此煩恼：要知道法律是在她这一边的。

貝萊埋头在文書中間，看来是在看市区的建設計划。他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从来引不起爱倫的兴味，她只滿足于自己对他的忠誠。貝萊象从前一样，差不多經常情緒不佳。合作工厂的不得不停歇至今还使他悲伤。他心上有一种类似犹豫不決的状态，仿佛他不十分有把握，該走哪一条路。看到他这种心情使她感到痛苦。每逢不得不到国会里去开会或者要以市政厅代表的身份去发表演說的时候，貝萊就紧張，好象他害怕什么似的。这

是慣常对着几千人講話而且把他們牵着走的他哪！人家不敢把他吞食掉，因为那准会把他們噎住！她带点自豪的感覚瞅着丈夫。

他一定在沉思市政方面的事务。可是这一切他的脑袋里怎么装得下？貝萊脸上挂着一副忧虑而不满意的神气，也許他惦念着莫尔頓吧？如果貝萊长久不看見他的朋友，就感到不自在。

“明儿請莫尔頓和薇拉到咱們家里来，好不好？恰好是星期天。咱們差不多一个夏天沒看見他們了。他們可以来吃早飯，在这儿玩一整天；那末薇拉也就不必張罗飯了。”

“主意不錯，斯文—烏吉哈回来的时候，讓他騎脚踏車上他們那里去一趟。慢点，他們似乎在不久以前搬了家吧？”

“是的，他們在勃侖斯哈的教堂附近一座别墅里租了一个楼面。斯文—烏吉哈認識那地方，他已經拜訪过他們了。”

“哦，不錯！他是那么恋着莫尔頓的，”貝萊說，口气之間有点儿妒意。“可是我自己也在惦念莫尔頓，而且有很多事情得和他談一下。局势非常混乱，对于世界的政局我們完全不够了解。”

“这实在奇怪，貝萊。你們还自称国际主义者哪！”

“我們一向接受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指揮，可說是唯命是从的。在这个意义上，莫尔頓所处的地位比我們好：他不受任何拘束，他不必理会我們党的口号，可以采取自主的立場。这又好又不好，你可懂得？如果能使他跟党和报紙的关系更紧密一些，基本上是非常好的事情。”

“可是听說他們跟他很不融洽，是么？”

“是的，他跟他們也是这样；他确信报紙的領导人一味望后看！”貝萊笑了起来。“可是他这样独往独来也不好，他太无顧忌

了。只要看他在午报上发表的文章。再說，这些文章是极端大胆的，他們居然把它登出来，是令人惊奇的。大概他們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把我們当作反动分子，叫我們丢臉。”

“你們不好向他建議，在某一区里提名候选嗎？那时他有了固定的收入，就不必专靠写作生活，把文章往随便哪儿送了。他們过的日子大概不很好。”

“是的，那时候他的生活就有了保障。可是他不愿意，他要保持跟我們作梗的自由。作为一个巡回演說家，他是非常合适的；外省人喜欢他：他本来是富于热情的人。如果他在那儿把人們的思想激动的稍微厉害一点，那也不打什么紧。等到这种情緒从外省傳到这里时，也就差不多消散了。”

“我覺得薇拉給他的影响不頂好，”愛倫沉思地說出来。“跟她作配，他是太好了，”她突然以过度的热情补了一句。

“得啦，輕一点！他們既然結了婚，怎么安頓，現在是他們的事情。”在貝萊的語气中間可以听出一点輕微的諷刺的意味。“我恐怕你一方面把莫尔頓估計得太高，另一方面，对薇拉估計不足。她是一个美貌的女人，任何一个男人都愿意跟她做夫妇。至于她的美貌……”

愛倫跳起来，她气得头頸都脹紅了。

“呸，你这是多么无耻的态度！亏你不害臊！”

貝萊說，他不过說漏了嘴，他在后悔了。可是他心底里并不反对把愛倫刺痛一下，她对莫尔頓和他的婚事太过于注意了。她現在多半拿这句話当作挖苦，把背轉向他，收拾起自己的东西走进房間里去。他听見她跟剛回来的斯文一烏吉哈說話。“可是不要穿着工人裝去，”她說。“不要沒有換衣服就忽然想到那边去。走之前臉好好洗一下。”

爱倫在生气了！沒有关系，她是容易平息的。老实說，他相当討厌女人們对莫尔頓的偏爱……要知道薇拉也是一个人，又是这么一个美人！

天气很好，眞正是星期天的样子，秋高气爽。莫尔頓在房間里来回走着，一边穿衣服，嘴里低声哼着曲子。他做了，照爱倫的意思，不应該做的事情：他把咖啡送到床上給薇拉喝。他对于将要跟貝萊作同志般的談話預先感到高兴，他久沒有这么好的情緒了。

"喂，快点起来，否則咱們吃早飯要迟到了，"他反复說了几遍。

可是薇拉不动彈；她躺在那里打瞌睡，露出一只白手擱在脑袋底下。

"我不去，"她懶洋洋地曼声回答，又把身子轉向另一边。

"咱們还是去罢，"莫尔頓劝她，"这完全是一个村庄，沒有什么人会使你感到拘束的。"

可是薇拉不同意。

怎么好，沒有办法，各人的自由！这一切多半由于她的生理状态：她一直感到累。而且她和爱倫不大融洽。多么愚蠢，多么狹窄！女人頂好看的时候，不正是怀着孩子的时候嗎？可是莫尔頓不愿意拿无益的爭辯来破坏这一个早晨，他自顧低声哼着曲調儿。

他穿上大衣，走到薇拉身边向她告別。她把头窩在枕头里，不愿意回他的吻。他感覚一种輕松的舒适的香味和暖气，就象鳥儿在孵小鳥的窠里发出来的气息。

把大門碰上的时候，他深深吸了一口新鮮空气。微微有点

冷，园子里的树木盖上了一层雪白的霜。早上的阳光斜射在别拉海依小山四周的田野上，在露珠点缀的草上閃耀出一片虹彩；一条光亮的小路正对着太阳一直向上伸展开去。

莫尔頓走过一排单幢的小房子。这本来是指定給合作工厂的工人住的；現在它們到了私人手里，住的大部分是电車工人和其他有固定收入的小职員。有的房子把上面两个小房間出租了。穿着工作制服的工人在园子里干活，差不多每座房子前面都有一面丹麦旗在晨风中飄揚。

“你們这儿生活多舒服，好象在农村里一样，”莫尔頓跟一个穿着背心，站在园門口眺望的工人說。“連园子里也整理得很象样了。”

“唔——，”那工人拉长了声音說，“对房东說来，这儿是很好！可是縮在上面那两个窩儿里的人，是不許在园里走动的。不管他們的称号怎样，或是社会民主党人，或是資本家，或是别的什么，做房东的总是一个样的。”

貝萊和斯文—烏吉哈打田里走来迎接莫尔頓，多半是他們从窗子里看見了他。貝萊腰背笔挺，样子很强壮，头发的花白更衬托出他那張晒黑的臉，看上去精神抖擻，坚强扎实。莫尔頓望着他的匀整的身材感到滿意。貝萊象年輕时节他們見面的时候一样，臉上露出溫柔的笑容。

“愛倫很惊奇，你們到了哪儿去了，”他用力拉着莫尔頓的手。“她等咱們去进早餐，她准备了一些不能擱得太久的东西。你是知道她的！可是薇拉在哪儿呀？”

“她覚得不大舒服。”

“噢，原来如此！斯文—烏吉哈，头里跑，告訴媽媽說我們来了。把伏特卡冰一冰；注意要讓玻璃瓶蒙上一层水气。”

"我把它放在井里！"斯文—烏吉哈从小路上喊过来。

"我和你有好一时不見面了，"貝萊說，同时严肃地瞅着莫尔頓。

"我有这么多事情……差不多每个晚上都沒有空。"

"那自然；而且是新婚！"貝萊狡獪地微微一笑。

"貝萊，讓我順便祝賀你新任立法議員，西奈山上的摩西❶。"

"謝謝。区里一切准备好了，所以我进国会，一点沒有困难。可是現在得努力多做一些政治范圍內的事情。应該說，我对这一点很高兴。照我的意見，現在替咱們的人民做工作比之跟他們一起工作更需要。人們要解决切身的重要問題，还不够成熟；他們的集体主义精神太缺少了。"

"你主要把失敗归罪于工人們自己，这难道是公道的嗎？"

"在一定程度上，是的。在最近时期，他們竟到了这个地步，假使公司不保証他們那些在当时一文不値的股份，他們就以罢工、抵制来威胁。"

"貝萊，罢工是他們唯一的武器；假使他們放弃了这个武器，他們就毫无保障了。"

"他們也用这个武器来反对自家人！得啦，你本来一直替工人說話的，"貝萊說这句話的时候，带着一点儿悲哀。"可是他們有时候也有錯的呀，見鬼！"

"在現状之下，他們几乎总是錯的。或者說明白点，无論

---

❶ 摩西在西奈山上接受了耶和华的命令，回来告誡以色列人，这些就是以色列人的誡命和規律，具載于旧約申命記。所以西奈山上的摩西，就是立法者的意思。

他們怎么做法，永远是错的。咱們的社会制度是建立在这上面的。”

“这一点你向我說过不止一次了，可是我还沒有完全了解你。”

“我不过想說，不能剝夺他們的罢工的权利。你要求比尔—戈略克❶有一个灵魂，要求他慷慨，可是連身体都不属于他的时候，这些东西到哪里去找呢。罢工是他用来給自己爭取权利的唯一武器。貝萊，这是在偉大的斗爭时期你自己說的話。”

“唔……可是，見他的鬼！……哈哈，爱倫也在那儿了！咱們走快一些罢。”

爱倫走到楼梯头上，叫喚立定在园門口的两个男人。当然，他們又斗起嘴来了。

“吃的东西冷掉了，”她喊道。

莫尔頓和貝萊匆匆地向阳台这边走过来。

拉賽—腓特烈在灌木丛中翻土，小妹妹安娜和小胖子布倫在栽花根；胖子的小臉完全烏黑了。

“布倫沒有指爪，”他說时，把自己的指甲折断了的手伸給莫尔頓看。

“了不得的一双手，不比田鼠的差，”莫尔頓贊美他，又回过头来对貝萊說：“你們的园子整理得很好。”

“这完全是爱倫和孩子們干的，我自己从来不管。它可是过于大了一点，略略翻弄一下就疲累了。”貝萊輕輕叹了一口气，莫尔頓惊奇地瞅着他：难道他也感到疲累了嗎？

他們在桌子旁坐下来的时候，爱倫說：“你沒有带薇拉一道

---

❶ 指勞光蛋，丹麦民間故事里的英雄。

来，毕竟是缺憾。这时候她大概躺在家里感到非常生气了。”

“她不舒服。在她怀孕期間……”

“嘿，别提你的‘怀孕期間’了！好象这是病。我也生过孩子来。不是，她太少活动了，莫尔頓，你把她过于嬌慣了；这对女人是有害的。一切工作讓她自己做，那时她将会覺得精神抖擻得多。大約在什么时候生产？”

“圣誕节前，”莫尔頓回答。

貝萊把一只蒙着水气的玻璃杯举起来。

“莫尔頓，祝你健康！”他带着亲切的笑容說。“我不想干預你的事情，只是祝望你对于那些无可避免的事情，也象我一样，应付得恰好。你也終于遇上了！命运是誰也逃不过的。你要仔細順着可爱的妻子的脾气，这到底是上算的，也会获得好的儿女！女人有一种特别的天性；她們象猫一样，不大能接受教育。你看爱倫好了！她教会了我，即使在解决社会問題的时候也能沉得住气。現在你受到考驗了；咱們瞧着，你是不是也象过去一样，能够通过这一回的考驗。”

这是有双关意义的祝杯：貝萊学会了怎样措辞了。

“謝謝你的属望，”莫尔頓含有深意地回答。“可是，我怕我象女人和猫一般，也改不了原来的样。”

“得啦，我来給你們講和！你們为什么老是吵？”爱倫和两个男人碰着杯子說。“为莫尔頓！为他快要做爸爸而干杯！”

“咱們把薇拉也包括在里面，”貝萊說。

“对，可是有一个条件，她不許把他改变。莫尔頓必須保持他現在的样子。”

孩子們站在阳台前面瞧着大人們，他們沒有在桌子旁坐下来。这是新的規矩。

莫尔頓說："他們要吃了。"他喜欢孩子們坐在桌子旁和他閑聊。

"咱們吃完了他們吃，"爱倫回答。"有客人的时候，貝萊不喜欢他們在吃飯时打扰他。"

两个男人吃完早飯，走进貝萊的書房。

莫尔頓剛要向一張椅子上坐下去，貝萊把一張柔軟的安乐椅推給他說："不，还是坐这儿来好。我喜欢看見你坐在安乐椅里。"

"我却不喜欢坐它們，"莫尔頓說。"它会教你变成懶骨头。"

"你大概覺得它太資产阶級派头了，"貝萊带着嘲笑的意味說。"可是你很快就会习惯的。为什么讓无神者独自享受烤羊肉呢？"

"喔！那么……"莫尔頓就在"經理的"安乐椅上坐下，他心里把它这么叫。

"說实話，你对于一般局势怎么看法？"貝萊問。"难道全世界到处都象咱們这里这样不景气嗎？"

"咱們这里还仅仅是国外所发生的风暴的余波而已。看来一切又要搞得进退維谷，这是时时发生的現象。"

"搞得进退維谷？为什么？今天跟早先一样，大家都吃得酒足飯飽嘛。"

"是的，只要投机商人不插身进来。印度有几百万人在餓死，而美国却把小麦燒掉，我昨天在报紙上看到的。"

"鬼才懂得这是什么一回事，"貝萊沉思地拉长調子說。

"前几天我在外省遇到一个老头子，他抱怨他的养老金怎么也不够用。'这是公开挨餓，'他說，'这給人一种印象，仿佛有人在靠你的挨餓发財。'这也无須解釋，他自己全明白。"

“謝謝你，那末我簡直是傻瓜！可是按照研究世界史所得，經济危机是从来有的。而古代似乎并沒有投机商人呀？”

“总沒有現在那么大的幅度。可是那时是飢荒，而現在說的是好年岁。你瞧人家在把小麦燒毀，虽然尽有足够的船只，把它运到飢荒的地方去。”

“那么他們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貝萊臉上显出痛苦的惶惑。

“因为苦力賺的太少，买不起面包。換句話說，財主耽心他們自己的利潤。”

“眞的嗎？我自己有时候也把它理解得这么单純。可是也許根本不是这么簡单。你怎样来解釋經济危机的消失呢？难道投机商人由于类似馬鈴薯上的甲虫一样的某种害虫而死亡了嗎？”貝萊带着嘲諷的神气說。

“消灭他們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群众的革命覚悟，这一点咱們还不够。貝萊，必須把它培养起来。目前比之任何时候更需要它。这一回，那些統治世界的大投机家很象要利用战爭来摆脫危机了，那时劳动大众受考驗的时候就要到来了。”

“你以为他們会进行革命嗎？朋友，你臉紅得可怕！”貝萊热情地拍拍莫尔頓的膝盖，望着他的緋紅的臉。他們倆好一会儿大家都不作声，然后貝萊和解地說：“如果一切象你看来那样簡单，那就好了。”

談話轉上不愉快的方向，莫尔頓替自己解釋，他不愿意把薇拉一个人整天丢在家里，打算走了。

貝萊說：“我送你走。”

他們对直穿过田野，走上勃侖斯哈区。城市落在他們背后，可以看見沿法桑韦的大公寓房子的黑沉沉的門面，再远一点便是荒野的广闊的边緣带着放焦油、廢鉄和旧的建筑材料的仓庫。

整片曠野給許多路綫七橫八竪地切断了，这些街路消失在田野中間，有的地方，一所孤零零的房子作为它的終点，聳立在那儿，仿佛从城里逃跑出来迷了路。

“多难看的建筑式样！”莫尔頓向两边看了一下說。

“是的，一点計划都沒有，各人完全按照个人利益行事。記下来写一篇关于这件事情的文章罢。”

“这是一点用处都沒有的，一个作家頂什么用！不，你把問題在市政府里提出，要他們任命你掌握全权。本来你是主持市政計划的嘛。你是一个天生的組織者。”

“关于这方面，有些事情已經在做了；咱們需要象样的大街，需要設备齐全，适合卫生的工人住宅，需要綠化。我倒很愿意在这里插一手；我看見我的一家人怎样在这儿欣欣向荣。可是果园的那块，你說怎样？你得竪起耳朵仔細听，投机的地产商人已經嗅到好处了。任何計划还沒有产生，这批人已經先嗅到了。”

“如果你能把投机轉向小人物的福利上面去，我将向你深深地致敬。”

“你还要来的吧，是不是？”貝萊笑着說，同时伸手向他告别。在微笑的背后隐藏着某种言外之意：不曉得是对他的朋友的失望，也不曉得是煩恼。“咱們仍然得不屈不撓地前进，”他补了一句。“我的父亲以前連一件象样的衣服都沒有，节日穿的就是平时那一件。”貝萊已經走了好几步。

“是的，那时大家合用一只碗吃飯，”莫尔頓接口說，那声調象繼續急急地背誦一篇已經开了头的講稿。“可是現在各人单独用一个盘子。只是这个盘子里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他从老远喊过去。

走近家里，莫尔頓望着楼窗：如果薇拉等着他，向他揮手，那該多么愉快！那上面有什么东西发白，可是这只是口上画着一只狗的瓷瓶。薇拉对这个瓷瓶非常得意，經常把那头狗轉向街路一面，讓路过的人可以欣賞它。

莫尔頓跑上楼梯，短短地按了三下鈴，傾听着：从薇拉的脚步声中他常常能猜測到她的心情；可是沒有人开門。他再按一次鈴，然后掏出自己的鑰匙来把門打开。

到处找不到薇拉。也許她上她爹媽那里去了？可是她白天不大出門，而且帽子和大衣都挂在套間里。莫尔頓开始找寻，走遍了三个房間和厨房，連指定給佣人的小間里也望了一望。也許她覺到厌气，上房东那儿去了？他跑到楼下去按鈴。沒有人在家。

他心里忐忑不安，茫然地站在狹窄的門堂間里，手抓住薇拉的大衣襟子向空呆望。他感覺太阳穴上的血管在跳动。薇拉不要病了吧，也許……要知道她怀着孕呢！一定要把她寻到，可是哪里去寻？

他在餐室門口立定了，考虑怎么办，突然看見臥室的床底下露出一只鞋子。差不多挂在空中，鞋子自己是不会这样挂着的。莫尔頓彎下身子，看見了脚的一部分：薇拉在躲开他！一开头他感到快乐，可是突然覺到痛心，一想起他身受的这些惊恐，生起气来。他装作什么都沒有看見，把大衣挂上，在写字台后面坐了下来。

薇拉在她藏身的地方大概会看見他的，因此莫尔頓假装在工作，可是憤怒，悲伤，充滿了自怜自憫的念头，搞成一团，在他头脑里乱轉。难道給貝萊和他的妻子說对了嗎？直到他們临結婚的时候，爱倫还在說，薇拉是一个有歇斯底里病的女人。也許

她仅是一个专制的女人，可能两样齐备？她想利用他不愿使她痛苦这一点来奴役他，想逼迫他跟貝莱絕交，因为她不喜欢这一家人。可是不，这是徒然的！……但是她那样怀着孕的身体，蜷着躺在那里，这一个姿势是非常不舒服的：一想到这一点，他自己就痛苦。可是他要坚定，他打定主意，甚至于殘酷也管不了！如果今天讓了步，她就完全把他抓在手里了。

莫尔頓好容易强制自己坐着不动，他一直只想跑到薇拉身边，抱住她，用温存体貼去安慰她。他的同事所說的，只要一开始折騰你的亲人的时候就会产生的那种乐趣在哪里呢？相反，他只体驗到痛苦和对于自己的殘酷的嫌恶。可是这时候去拥抱她，对她說溫存的話，那就是由于自己的傻心腸而任凭人奴役了！

他头里嗡嗡作响，仿佛有什么东西馬上要爆裂了，可是沒有产生任何可以采取的决定。天哪，难道他还必須为男女关系的問題去絞脑汁嗎？这是对眞正重要的問題不敢設法解决的社会里，一个陈腐熟烂得可笑的問題。难道一向避免采取夫妇間的争执作为文学作品題材的他，必須亲身經历这一切嗎？他朦朧地感覚到这是可笑的，他的紧張的神經突然松弛下来。他渴睡得要命，他忘記了四周的一切，忘記了他的妻子躺在他旁边的房間里，一切仿佛浮在云雾里，只剩了一种模糊的不安的感覚。

薇拉走到桌子边头，使他突然惊醒过来。

“假使我死了，你也許会感到高兴！”她带着憎恨的神气看着他說。

“你死了？……”莫尔頓竭力把心思定下来。“你死了？……”

“是呀，我死了！那时你可以另娶一个！从我这里，你所要的东西已經得到了，可以把我們俩，孩子和我，丢了，另娶一个！”

“另娶一个，另娶一个？”莫尔頓絕望地抱住自己的头。

“当然罗！难道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家伙？大家都說……”

莫尔頓跳起来。

“不，別說下去了！考虑一下你說的話！”他用力抓住她的肩膀。

薇拉发出一声惊心动魄的叫声。然后她偎在他身上，痛苦地哭了起来。

“別打我，別打！”她反复說着，一面哭泣，一面把臉更紧紧偎在他胸前。“我以后一定想想再說，以后一定想想再說！”

打？打自己可爱的怀孕的妻子？这个念头在他看来是野蛮的，簡直近乎虐待狂。

“看上帝面上，你怎么了，孩子？你变得完全反常了！”他吻着她的满是眼泪，象两泓湖水一样的眼睛。

不管怎么样，薇拉是可爱的。她把她的沉重的身軀靠着莫尔頓；她那微微扭歪而抽搐着的臉容說明她并沒有經受到深刻的悲痛。她多么柔和动人！

“唉，莫尔頓，我是这样不幸！答允我，你永远永远不再离开我。否則我就以为你和别人在一起。要知道有这么多女人要把你从我手里夺去。”

“傻想头！”

“不，不，眞的……只要看我們厂里！妇女們和年輕姑娘們都跟你那么亲热。”

“并不比男人們更厉害些。如果工人們喜欢我，你对这件事除了容忍以外也沒有别法。”

“我对这件事只有感到驕傲！”

薇拉完全平靜下来，忙着准备晚飯，她甚至低声哼起曲子来了。莫尔頓坐下来替最大报写一篇文章，他时时替这家报紙写稿的。他居然这样輕易把薇拉說服，很得意。爱倫看来是对的：需要坚强的手腕！

他正在埋头工作的时候，薇拉走过来，从后面抱住他的头頸，把臉貼在他的臉上。

“女人爱你，毕竟过于男人，你以为怎样？”她在他耳朵边低声說。

莫尔頓笑了起来。

“当然，这一点我清清楚楚知道。”他得意地揮动他的双手。“啊，她們多么想把我从你手里夺走！但是，对不起，好象你說：把你从我手里夺走！也許，也把我从你手里夺走，把你从我手里夺走！……呸呸呸！”他完全攪糊涂了。

九 老 乡

莫尔頓坐在窗口工作的当儿，他面前展开了牧师家那座大园子的一片景色，現在那园子在盖滿了雪的田野上荒廢了，田野中間可以看見果园的一些温室，还有胡苏姆炮台，那已經在远处了。給雪掩盖住的田野，仿佛一片沙漠；很难想象，在夏天这里的植物长的那么郁郁葱葱，象整个青翠的大海。現在一切的生命和活动都停止了，大的蔬果园都在冬眠之中。只有一块块不大的蔬菜圃，象綠洲一般散播在雪色的荒野上，作为人迹的标志：有一个地方的烟囱里却升起一縷裊裊的炊烟。城里沒有住屋，或者沒有錢租房子的人家就住在这里，宁愿在消夏用的房子里受冻，但求不落到松特霍姆[1]里去就好了。政府对这件事情

是眼开眼閉，虽然按法律說是不允許住在那些板屋里的，因为它們完全不配作为真正的居住的場所。这一个禁令仅仅是一种假仁假义的表示呢，还是存心用这样一种輕便而廉价的方法，把所有的“渣滓”收拾在一个地方？据說，只要城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警察就在这儿进行搜查。

莫尔頓惋惜沒有到过这些地区，沒有和那里的居民更熟識一些。这是些什么样的人？是他們自己墮落的，还是被社会所拋弃的呢？自从他和貝萊跟工人們携手进行的时候起，新的一代长成了，成家立业。“底层”又出現了新的流氓无产阶級。这是誰的过失？

莫尔頓感到苦悶。他希望坐着火車通过雪封住的地方，看渡船冲破海峽里的薄冰；他怀念着那些充滿湿空气的大会堂，听众的紧張的臉，以及你站在講台上說話时，脑后隔着幕布刮来凉风的那些外省城市的旅館。最近两个月他从来沒有离开家出去旅行过。薇拉不放他去。她相信她会死于生育的。“那时候我要抓住你的手，”她带着痛苦的声音說。这根本是一个艰苦的时間，可是現在快要結束了：那个助产妇盖茨太太說，沒有多久就要分娩了。

分娩前不久的一天晚上，莫尔頓在勃倫斯哈广場下了电車。这时候，渐近黄昏，天气严寒。他前面，一个工人一搖一晃、蹣跚地走着；从路的这一边晃到那一边，仿佛一定要闖进每一个雪堆里去似的，头垂在胸前，口里自言自語哼着一些什么。莫尔頓听出那調子是蓬霍尔姆地方的搖籃歌。

他跟在那工人后面走。說实話，他应該向右轉赶紧回家：薇

❶ 哥本哈根沒有住处的穷人的收容所。——俄譯本注

拉在家里等他。可是这个人使他感到不安；雪很深，要是那醉人倒了下去，那就未必爬得起来，可能会冻死。

可是那一个依旧唱着。他突然把头撞进雪堆里去。莫尔頓帮助他站了起来。

“你要到哪儿去？”他問。

“我什么地方都不——不——不要去；我回家——家里去，老婆和儿女那里去，”那醉人咕噥着。

“是呀，可是你住在哪里呀？”

那人抱住头，突然摇晃起来，莫尔頓不得不扶住他。

“我住……我住在？我不住在哪里！”

“見鬼，你总得有一个地方住着嘛？”

“就是不住在松特霍姆，就——就是不住在松——松特霍姆！”那醉人咕噥着，想給自己解释一些什么。他的脸抽搐着，头重新又垂到胸前。一种对松特霍姆的恐怖！这个工人一定是栖息在郊区的菜園里的工人之一。莫尔頓同他一道走去。

他們从公路轉上側面一条車子压出来的小路。在郊区的进口处聳起一座木造的拱門，上面挂一块盾形的板，写着“紀念魯意·庇烏”[1]。这儿站着一个瑟縮的女人手携着两个孩子。“爸爸来了！”那小一点的女孩子叫道。“瞧，他又东倒西歪了！”母亲拉拉她的袖子。

工人的脑袋象以前一样低垂着，他摇摇摆摆地站着瞌睡。妻子只好也挽住他的手臂，和莫尔頓两个一道把他拖进一間小小

---

[1] 魯意·庇烏(1841—1894)，丹麦工人运动的活动家，馬克思主义在丹麦的最早的宣傳者之一，他参加了第一国际的丹麦支部的建立(一八七一)和丹麦社会民主党的建党工作(一八七六)。

的車棚，那車棚是用旧鉄皮和三合板造成的，可是上面却是一个相当漂亮的装有风信旗的尖頂。

"哎唷，蓬，走嘛，"大家走到門口的时候，那妻子含着泪說。"咱們把冷气放进房間里来了，而且人家会看見咱們。"

車棚里共总就是一間房間：屋角里一个燒得紅紅的小火爐。一边靠墙排着一張鉄床，大概夫妻俩睡的，地板上一条旧的垫褥上面躺着一对男孩子，彼此拥抱着。他們俩睡得很香。

把蓬放倒在鉄床上，給他脫去衣服；妻子一直悲伤地哭着。

"他累得多厉害，"她嗚咽着說。"这是由于他不会喝酒。他在家里根本不喝酒，是一个規矩儉朴的人。今天是去看朋友的；他們很喜欢他，这就好好的請了他一頓。可是他一喝酒就头昏。他們不如照顧他，接受他进工会，那末有工作来的时候，他就可以找到工作做。常常会有一些什么做的，打扫雪啦，以及其他等等，只要他的工会証沒有問題。"

"如果您的丈夫平常不喝酒，我想您不必为偶然这一次煩心，"莫尔頓說的不大响。"可是他的会員証有問題，去欺騙自己的伙伴，那是不好的。您的丈夫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嗎？"

"不，他是一个掘土工人，也是混凝土工人。"

"我問，他是反动分子嗎？"

"不，他倒是同情别人的。事情是这样，他积欠了会費，他們把他开除了。現在他怎么也不能恢复他的会籍，因为先要付一大笔罰款，而我們的收入連糊口还不够。您不喝一杯咖啡嗎？"那女人打开一扇通小小的儲藏室的門。"我这里咖啡是現成的，"她带着愉快的声音說，"是給老爹煮的。"最后几个字她拉得很长，她溫存地瞅着睡着的丈夫，已經不再悲伤了。

莫尔頓向她道謝，并且說这是該回家的时候了。

“我的妻子就要分娩，不定什么时候会生的，”他向她解释，怕不接受她的邀請使那女人着恼。

她送他到边門口。

“那末您不是住在山上教堂旁边的那所房子里，那石匠家里嗎？那儿的主妇快要分娩了，我知道的。怪不得我覺得您仿佛很面熟。老爹常說起您，他还把小册子讀給我听。”她說这句話的时候，带着自豪的神气。“如果他知道了您在这一种情况之下送他到家里，天知道他要說什么話哩！”

“为什么要把这事情告訴他呢？”

“哎，不，当然要告訴他！知道这件事对他沒有妨害。他自然会覺得难为情，而且感到难过，可是沒有关系。一般說来，他是那么循规蹈矩的一个人。您不要把他看得那么坏。他爱儿女，我出去做活的时候，他把他們照顧得很好。”

这个女人教莫尔頓喜欢：她的面貌很討人欢喜，身上干干净净，穷虽穷，那板屋里收拾得相当整洁。看来那丈夫也不会錯。

回到家里，他把自己所遇到的講給薇拉听。

“我覺得可以向这个女人提議，每天早上来帮你料理家务，”他說。

这件事薇拉并不喜欢。

“永远沒法知道，这样的人会把什么东西拖回自己家里去。”

“照我看来，这事情你无須耽心。他們家里很整洁，可是沒有旁人的帮助，他們是无力跟貧穷斗爭的。”

“啾！”薇拉一哆嗦。“总之我称呼她蓬奶奶，不称她蓬太太！”

“我不劝你。也許那时候她也称你‘奶奶’了。‘我处在她的地位也会这样做的。”

下一天早上，莫尔頓还是上蓬家住的地方去跟蓬太太商量，

請她每天早上到他們家去帮助料理家务。他冬天第一次偶然上这一带地方来，那印象是凄惨的。在夏天，这些蔬菜园就象装满了花的大花籃，散布在京城四周的田野里；茂盛的花和叶把那些板屋隐藏起来，簡直看不出是用什么材料釘成的。有几所是用結实的材料造的，它們那雉堞形的尖塔高高聳起，仿佛小人国的城堡；它們模仿那些哥本哈根富翁在海岸上盖的别墅的建筑形式。那些城里有房子，只有夏天在城外过的那些房主們的消夏别墅照例是插销安鎖、空关着的。可是多数是象蓬的小屋子，用偶然撿到的材料、零碎的破板、三合板和生銹的鉄皮盖的，也沒有树木把它們掩藏起来，它們是丑陋的。但还是有人住。到处有提着污水桶的女人走来走去，孩子們在打扫小路，或者用雪把屋子里搬出来的垃圾掩盖起来。风把灰烬吹遍了整个地区，就象在大火的时候一般；那消瘦而餓黄了臉的居民，他們的形容也象遭受火灾的人。

“这儿沒有排水管，也沒有垃圾坑，”蓬太太象替自己辯护似地說。“取水也非常困难，所以清洁是无从說起的。”

蓬的儿女都长着瘰癧，女孩子們連头上嘴上都长了疮。他們把手指塞在嘴里瞧着莫尔頓，仿佛在看别的星球上来的生物。

“你們該吃点魚肝油，”莫尔頓說着，用手搔他們的痒；他們躲到鉄床的背后。

母亲說：“他們胆小得很。只要有一个人跑来，他們就以为是市政当局，馬上来轟我們走的。魚肝油学校里給他們吃的，可是他們吃了就嘔，那本来就苦。要买貴的純淨的，我們沒有錢。”

已經在和蓬太太告别的时候，莫尔頓看見一个肥胖的老妇人，在高低不平的路上蹣跚地走着。轉向他的一張浮肿的臉上現出一种不知是好奇还是怀疑的神气。她走了几步，立定了，仿

佛要轉回头，重新又向前走。

“这不是戴莉莎王后嗎！”莫尔頓叫了起来，伸出一只手急忙向她走去。她先把手在粗胖的腰里擦了擦，然后跟莫尔頓招呼。

“我本来在怀疑您是否愿意和我相認，”她眯縫了眼睛說。“一个已經在市政厅和国会里工作，另一个依然留在以前的泥淖里。这就不是这么簡单了。”

“我沒有在市政厅工作，也沒有在国会里工作，”莫尔頓笑了起来。

“喔喔，原来这样！可是那一位是爬了上去了！我一直以为你們俩在一切事情上都是联合一起的。”

“她变得老呆了，”蓬太太悄声說。“可是我們一道出去做工的时候，她管管孩子还行；每天給她二十五欧耳，还管吃。她非常出力。唉，穷人到老来是不好过的！”

“她眞的脚上什么都不穿嗎？她只有一双破鞋子，雪可是深得很。”

“她长着靜脉瘤，什么鞋子都不能穿。您瞧，这是一双什么样子的脚！我每晚給她用綳布包扎起来，干脆是一对棒槌！全是疮。也許这是她的罪恶的报应，因为她不愿意生育。”

蓬不在家，他出去撿焦炭去了。

“我們連夜里都不得不生火，否則就完全冻坏了。幸而焦炭是不化錢的，每星期还能卖出几麻袋。你可以相信我，他今天早上是非常痛苦的，我的男人！”

白天这所小屋看上去好一点，至少在內部：墻上是用薄板釘的。

“据我了解，和当局是不容易相处得好的吧？”莫尔頓問。

“是呀，那些警察一会儿带着房产管理处的，一会儿带着卫

生机关的，一会儿带着消防局的，还有天曉得什么地方的傳票，隔不了一天就往这儿跑！吩咐我們又要造主墙❶，又要造防火壁，又要装烟囱，否則就拿驅逐出屋来恐吓我們。可是目前还沒有認真对付我們。要知道这儿住着不少人，眞是一个郊外的住宅区。可是当市政府接待外国貴宾的时候，他們簡直把我們忘記了：他們不得不装做，仿佛咱們丹麦是完全沒有穷人似的。‘唔，咱們假定这样，’比尔—戈略克❷对国王說。”蓬太太挖苦地笑了起来。“这可不是荒唐？要是我們城里有房子的話，他們就准許我們住在这儿了，因为这就表示我們住的是别墅。”

莫尔頓剛要离开之前，蓬拉着一架装滿了一袋袋焦炭的雪橇在大路上出現。頂上縛着一張小床的架子。蓬样子很窘，显然为了昨天发生的事情感到害臊。

“你給自己安排了一个滿不錯的住处，”莫尔頓說。

“里面还过得去，虽然窄得厉害；可是外边看起来坏得多！我用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把它糊起来，讓寒气和潮气少透进去一些，下面我还用鉄皮把它釘起来。夏天我还要漆它一下。”

“我不能帮助你在城里找一个住的地方嗎？你以为怎样？”

“我們沒有力量付房租，”蓬沒精打采地說，“而事情也一点沒有好轉的希望。”

“是为了会員証嗎？你的妻子講給我听过了。如果我設法給你把这件事办妥了，你看怎样？”

“哦，如果你办得了的話，那你眞是一个神通广大的人！可是你办起来不大容易。还有一笔糟糕的罰款在里面哩。我撿了

---

❶ 指房子外圍支持屋頂的那道墙，跟房子中間的一道道墙壁不同。

❷ 見第一〇七頁注。

一冬天的焦炭，估計可以把这笔罰款賺出来，可是所有的錢都吃光了。我們自己也燒了很多焦炭；不管怎样，孩子們总不能挨冻。”

“昨天晚上，我听見你說蓬霍尔姆的土話，”莫尔頓带着惊奇的神气說。

“只有头里嗡嗡地响的时候，他才說土話，”蓬的妻子从杂物間里露出臉来，插嘴說。“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开蓬霍尔姆；可是他一喝醉酒，說話馬上就带上蓬霍尔姆的乡音。”

男人侷促地笑了笑。

“你怎么会跟职工会鬧出这些别扭来？你怎么会弄到这个地步？！”

“你要知道，我們的别扭是这样来的，我們漸漸討厌他們的政策；我們就决定出会。坦白說，讓他們借了欠会費的理由把我們开除。我們准备搞一个自己的組織，可是过了一个时候，大多数人变了卦，同意交納罰款，余下来的就留在外面了。我們那时候干的事眞蠢得厉害！”

“的确！应該永远留在自己的組織里面，如果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設法从內部来改造它。”

“从內部改造？”蓬嗄声地笑了起来。“无論如何，事情是糟透了。我們这些不投降的，曾經試图轉移到外省去，可是那边的路子也堵住了。他們有专函分送到那里。有几个人轉移到汉堡，想在那儿安頓下来；可是即使那儿有的是工作，你以为我們会弄到手嗎？那儿也沒有出路！逢到打击自己人的时候，他們的机器的动作是很精确的，他媽的！”

“你是属于反对派的嗎？”莫尔頓临分手的时候問。

“不，可是我同情它，参加它的一切集会，得有一个发泄气憤

的地方嘛。”

他的話使莫尔頓发笑。为了早一点到家而笔直穿过雪地里走去的时候，他把这两个字学說了一遍：“气憤”。这很象一个教派主义者的話。可是蓬这个可爱的人，他对一切都非常認眞，他是有所追求的！

莫尔頓白天是在城里有事的，他順便到市政厅去看貝萊，希望能使他关心蓬的命运。貝萊很欢迎他，可是一听到来意，他立刻警惕起来了。

“我不是职工会的領导人，”他說。“如果你希望会有什么效果，你的活动应該通过职工会。这一个人大概是属于反对派的吧？”

“不，不属于反对派的。”

“反正，跟这些人打交道，結果总是只有爭吵。莫尔頓，我跟你說：你要和他們疏远些才好。跟这些人打交道别希望有好結果，只有挑剔和吵架。”

“这里談的是个别的情况，貝萊，要是不管的話，这些人可能要毁灭的。你自己知道得很清楚，恢复这个人的会籍，只要你一句話。”

貝萊不同意地搖搖头。

“莫尔頓，关于这件事你打动不了我的。听了你的請求，我已經帮助了彼得拉·特雷叶，把她安插在市政厅里。为了这件事我听够了閑話：說我庇护工团主义者。我再也不希望有这种事情了。象蓬那样的人太多了，我們必須在自己的队伍里維持秩序。有时候，給人教訓的榜样是必不可少的。”

“可是这个人非常勤勉……一个好的养家人。大概也是一个不錯的同志。”

“这是你說的。讓咱們也听听那些可能知道的并不比你差的人怎么說法。”

貝萊走到隔壁房間里去打电話。他滿臉阴郁地走回来。

“除了这一切之外，他还在控告职工会里他那一部門的主管和会計盜用公款哩，”他严厉地瞅着莫尔頓說。

“我記得某一个会計室的确短缺过几百克罗納。也許正好就是那一回事呢？”

“即使是，又怎么样呢？”貝萊眼睛里的严厉表情变得有点儿犹豫。“会計室短缺銀錢和眞正的盜用公款之間还有一个相当大的距离。那两个职員自己掏腰包把短的錢弥补了，因此这件事情已經結束。这是两个很好的职工，工人运动无論如何缺不了他們的。你必須了解。姓蓬的那个人无論如何不能跟他們相提并論，即使他是天使化身的話！”

“敎蓬撤回他的控訴，你們也把罰款減免了。否則他和他的一家无可避免地会死亡的。”

貝萊重新搖搖头：

“莫尔頓，你不是一个政治家，你太容易同情人。这件事上头你打动不了我。不能沒有紀律！”

“那么我不能保証，这件事不会宣揚开来，”莫尔頓渾身发抖地說。“我不容許这些沒有自卫力量的人遭到毁灭！”

貝萊注意地看着他。

“你在支持一个分裂分子以前，应該好好考虑一下，”他最后带着威胁的口气說。“听了你的請求，我巳經替彼得拉·特雷叶說了情，可是你今天所希望的，太过分了。然而咱們不值得为了这一件事变成敌人，”他送莫尔頓到門口的时候，口气和軟一些，添上了一句。

貝萊的堅定使莫尔頓不得不躊躇起来。也許，蓬实际上并不象他估計的那样？可能貝萊知道了一些什么情况，不愿意說出来？或者害怕日益增长的反对迫使貝萊采取这样的态度？无論如何，这是太殘酷了！不能把一个人从組織里开除出去，又不給他在組織以外生存的可能：开除等于不仅对蓬，并且对他的妻子儿女判处死刑。可是当需要发动工人們起来斗爭的时候，貝萊和他自己，不是也曾不得不采取过严厉的措施嗎？是的，但是那时候是必須用这种方法来对待落后的人，而現在却要用来懲罰那些想要鼓动别人的人。

无論如何，受委托保护比尔—戈略克的利益的人，不应該具有殘酷的心腸和殘酷的手腕。比尔—戈略克自己非常耐心地对待他的領袖，那末他也有权利指望人家以极大的寬容来对待他自己。任何其他态度不可避免会引起反抗。

十 做父亲的欢欣

“做父亲是快乐的，可不是？”助产妇盖茨太太和莫尔頓在臥室的窗口喝咖啡的时候問。薇拉带着茫然的神气躺在床上，仿佛还完全不能决定怎样来应付她做母亲的責任。低低的冬天的太阳照着床头，阳光使薇拉的头发，在白的枕垫衬托之下，似乎变成了金黃色。盖茨太太說着話向她轉过头去，仿佛想拿一些什么来开导她似的。

“一般說来，做母亲是有趣的，”她接着說。“有的当你第一次把嬰孩放到她們手里去的时候，甚至于快乐得叫起来。对于咱們这位可爱的太太却不能这么說，当孩子出世的当儿，她哭叫得好厉害……”

“大概她很痛苦，”莫尔頓替他妻子辯护說。

“嘿，我与其拔去一个牙齿，宁愿生一个孩子。我的丈夫簡直发瘋似地喜欢孩子，当我分娩的时候，他尽打着口哨，一步不离屋子。新生下来的孩子才洗过澡，包上褢裙，他立刻就和他玩起来了。我那时候說：‘不要拿手指戳他的肚皮，他反正什么都不懂。’可是丈夫回答：‘哪里的話！他懂得很，甚至在輕輕地笑，他見你害怕，沒有笑出声来！’我五年里面給他生了六个；他希望我們的搖籃里一直有孩子。后来他突然死了……您可以相信我，这完全不是出于他自愿的。要知道他这样喜爱生活！”盖茨太太叹了口气。

“盖茨太太，您丈夫是怎样一个人？”

“他是一个机匠。我独自一人带着一个比一个小的六个孩子，您可以想象我該当如何！我沒有工夫去哀悼我的丈夫，只是及早想法，怎样过日子。因此我学会了接生，至少人家生孩子的时候我在場。”

“您多么爱孩子呀！”莫尔頓意外地在一个陌生人那里得到了了解。盖茨太太是一个端正强健的女人，带着剛毅而乐天的表情。当她望着他欢笑的那个时候，看起来特别动人。

“我喜爱孩子以及和他們关联的一切。这是我們家里人的特性。我們一共十八个兄弟姊妹。整整一排，可不是？前天突然来了我的媽媽，她是一个寡妇，她把她的新的情人介紹給我。她六十过头了，和她手牵手走来的那个胡子花白的老头儿是六十五岁。我，对不起，忍不住了。我說：‘需要我的时候，别忘記了我的电話号碼！’两个老人家忽然生起气来，回家去了。”

莫尔頓笑了起来，看着薇拉，可是她望着天花板，好象什么都沒有听見。

“不錯，在您这一边，这是一个殘酷的玩笑，”他对那助产妇說。

“嘿，什么，她馬上要做曾祖母了！昨天，我的大女儿来告訴我，她和她的朋友非結婚不可，而且越快越好。我問：‘你們靠什么过活呢？你那朋友是沒有工作的呀。’她回答說：‘不管怎样将就对付得过去就是。我們彼此非常相爱！’我說：‘謝謝！恋爱本身也許是很舒服的，可是挨餓的时候，是互相吞吃不来的喲。’那就是說，我又得添上三張只吃不做的嘴了，因为他們是要住在我家里的。自然，这时候还不迟，可能还有办法[1]，两个年輕人还非常愿意这样做，这个年头儿就是时行这个嘛。可是我不答允：爱寻开心，就别怕麻煩！只是我們現在已經很拮据了；生意清淡，誰还愿意搞上一班孩子？在打胎上头比接生賺的还多些。但是我不喜欢这个！”她意味深长地望着薇拉；莫尔頓截住了她的視綫，疑問地一会看看这一个，一会看看那一个。

盖茨太太毅然站了起来，走到薇拉身边。

“亲爱的太太，今天白天您可以起来，明天稍稍做一点家里的事情，”她微微带些輕蔑的神气摸摸薇拉的头。莫尔頓带她到另外一个房間里。

“允許我誠心誠意地感謝您的帮助，”他悬切地說。“我应該付您多少呢？”

“我拿全年收入的百分之一，这需要您自己計算。”

莫尔頓数給她三張十克罗納的鈔票。

“看来作家們过的日子也不很闊綽，”她犹豫地看了看那錢說。“实在收您的錢也是罪过。”

---

[1] 指打胎。

“收了，收了，我再一次謝謝您！”莫尔頓把錢塞到她的手里。“这是很菲薄的一点报酬。可是我希望您的主顧中間有有錢的人。”

“那些人……老实說，他們是沒有孩子的！而使他們沒有孩子这一件事，也常是在医院里进行的。可是明天还需要我来帮助照料小孩嗎？”

“不，謝謝您！单这样您已經来看了整整十天了。現在該我們自己来照管了。”

莫尔頓把盖茨太太送了出去，回到薇拉身边，說：“怪好的一个女人！”

“可是我不喜欢她，”薇拉作了一个怪相，說。“地道的乡下女人。”

“你以为这样嗎？她粗魯，不錯，可是心地不坏。”

“照我看来，她收的費并不特别便宜。想想看，咱們一下子有十万进款多好！”

莫尔頓笑起来說：

“对，这的确是糟糕的！”

“你老是开玩笑！你完全不必要把咱們确实的收入数字告訴她；沒有人这样做的。”

“可是我也沒有告訴她：实际上咱們共总只有两千五百收入。嘿，我該动手工作了。”

走到自己房間里去以前，他撩起小床上的帳子，看了看那嬰儿。她身上的紅斑已經消失了，可是小額角蹙紧了，神气很严肃。她的眼睛一开一閉，仿佛想看清楚什么似的。小手指不断地緩緩动着，象粉紅的虫儿在蠕动。“这儿躺着一个什么东西，而且想要在生活中間立足下来，这是一个小小的人的灵魂！”莫

尔頓温存地想。可惜沒有生一个男孩子。他很希望有一个男孩子，一个小的伙伴。

他在写字台旁边毅然决然坐了下来。現在应該不停手地用全力来工作了！他們現在是三口子了，整整的一个家庭！这一件事情本身化的錢，比他預想的多得多：花布帳子的小竹床，各种孩子用的东西和襄裙，付助产妇的錢，还有給薇拉买的花边衬衣。自从有了孩子的那时候起，他可以說什么都沒有写：家务和替妻子女儿跑街把他的全部时間化了去；就在这以前工作得也不好，因为薇拉整天不知道干什么好。有时候她坐在窗口望着街上，仿佛等待着什么意外事情的出現，有时候不断向莫尔頓望着，最后，跑过来拉住他的袖子，老是說：

"我无聊得很！"

莫尔頓繼續工作着回答說："随便做些針綫活計罢。"可是她依然站在他旁边。她的小小的头脑里从沒有想到过，他沒有工夫；在她看来，他只不过坐在那里消遣。每逢他工作得正起劲的当儿，她忽然提出她对他的权利，那时候他們就常常吵架。

"嘿，我的思路又給你打断了！"他懊恼地叫了起来。

思路，这听上去很有趣。

"哈，讓我給你找罢，"她笑着回答，爬在他的膝头上。

"要知道这就是錢！"有一天他絕望地說。"这篇文章今天必須完成，要是結果不行的話，报館里也許就不要它了。"

薇拉一吓，从他的膝头上跳了下来，讓他安静了一些时候。

可是他現在必須用全力来工作：就是薇拉也将有很多事情。

在某些方面，她是够聪明的；莫尔頓得承認，在經济問題上，她比他講究实际得多。她会跟生意人講价錢，常常买到便宜东西，而且做得异常巧妙。指定作为家用的錢，她总是很会利用，

到月終还有积余。这一点，莫尔頓从来做不到。薇拉不是一个燒菜的能手；他們差不多天天吃現成碎切肉做的肉丸子湯，煎香腸和煮洋芋。可是莫尔頓贊賞她善于管理金錢，覺得她是一个好的主妇。薇拉自己也喜欢夸耀她把家管得又好又省的手段。

“是呀，因为，莫尔頓这个人，隨便給他吃什么都行，甚至破鞋子也行，”有一天晚上，和貝萊一道在他家作客时，爱倫說。“他甚至沒有注意到把什么东西放进嘴里去。我可以随便賭个什么东道，你不会記得今天中飯吃的是什么！”她笑着轉过头去对莫尔頓說。

莫尔頓确实不記得；薇拉得帮助他。

“薇拉，你瞧！可是这些上头你得注意一点；莫尔頓的胃不頂健全。”

他們走了之后，薇拉很生气。

“讓人家耻笑我，你也沒有什么体面！”她最后說了出来。

“耻笑?! 怎么說?”

“你不記得咱們中飯吃的什么！你自己还說过，香腸非常好吃。”

“对，这的确不很好！”整个談話莫尔頓突然覺得另一个样了：爱倫想刺痛薇拉，而他沒有想到保护自己的妻子。“請你原諒，不要生我的气了！”

她带着不安的神气向他望着。

“你說的話只是为自己解脫；我知道的很清楚，你爱爱倫远过于爱我。我再不愿和他們見面！爱倫自以为那么了不起。都怪这座破屋子。他們一点也不比我們好。”

莫尔頓不禁笑了起来。

“不是，天知道，不是！可是曙光村是一所好房子，現在它值

很大一笔錢，因为城市正向这个方向发展。”

“所以你放弃你自己的一份是很傻的。我父亲也这么說。”

“原来他也这么說？但是这所房子一开始就是爱倫的財产。”莫尔頓严厉地問。

“嘿，她暗中安排好，想法子把它弄到手的。”

“这也是你父亲說的嗎？”莫尔頓尖銳地問。

“不……可是人家这么說。”

“哪些人？”莫尔頓发了火，叫起来。

薇拉惊駭地瞅着他，差不多哭出来了。

“唔，人家！譬如，我們住的二楼上彼得逊一家。他們說……”

薇拉忍不住淌着眼泪，走进臥室里去了。

莫尔頓满心煩恼，动手做他的工作。那末，人們在說閑話，連薇拉也参預了这些流言蜚語！她很可以不必和旁人討論他的事情！他連“晚安”都沒有向她說，就躺下去睡。薇拉也啜泣着象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般睡着了。

現在新的生活开始了。嬰孩的柔弱的哭声带来一些新的什么东西；似乎这座屋子这时候方才变得眞实了起来。薇拉还沒有意識到她生下了一个要求她的全部注意力的新生物；这要到她身体复原了，亲自照管孩子的时候才感覚到。莫尔頓呢，他只好退到次要的地位，这是他毫不妒忌，甘心愿意做的：对于女人，孩子总是处于首要的地位。他自己也要做工作，他在那窗口的角落里将为她們感到高兴；她們的嘀嘀咕咕将給他鼓舞。他能为她們俩挣錢，对他也許是幸福。两个月以前，出版社送来一封信，附上一个富于誘惑力的建議，每月給他一定数目的錢，讓他能写一部新的大部小說。那时他謝絕了，可是現在他要接受这个提議了。他也需要稍微多一点空閑来照料小孩。假使长久不看

見那嬰孩，莫尔頓就覚得坐立不安。意識到她躺在近边，这一点常常鼓舞了他。

一天一天地注意她长大起来，是非常有趣的。小女孩出世的第一天，助产妇把她放进浴缸的时候，她哆嗦了一下，用小手抓住了那助产妇的手，仿佛在寻找一个支持的东西，于是立刻就安靜下来。这就是一个无可比拟的經驗。助产妇說："她将成为一个只信賴自己的人。"第一天，嬰孩还看不見东西，莫尔頓拿灯照她时，她的眼睛对亮光沒有反应，一直張得大大的。可是如果他向小床弯下身子去的时候，她立刻把小头轉过来，小嘴开始寻找起来了，她覚到了他臉上散发出来的热气，她覚得这似乎是她母亲的胸膛。过了几天，眼睛开始活动了，它們对身子弯向小床的莫尔頓发出微弱的反应。在第十一天上，他看見了她第一次的微笑。旁人說："这是由于肚子疼。"助产妇也这么說。可是世間最美的东西，嬰儿的微笑和肚子疼所引起的攣蹙，莫尔頓是能够分辨的。

以后，他每次走近去，那嬰孩就向他笑，而且每次都发生一些新的事情。总共不过过了五、六星期，她就玩起薇拉的奶头来了！她开始这玩意时，她已經半飽了。以前什么都不与她相干，尽管一口又一口地咽着，甚至翻着白眼。可是她突然把奶头拖过去，把头轉向莫尔頓。她不愿意吐出奶头，可是終于讓它从小嘴里滑了下来。于是那嘴唇沿着薇拉的雪白肥圓的胸膛一前一后貪婪地蠢动，突然找到了奶头。"嗒！"莫尔頓說，那小女孩子沒有放下奶头，只把眼角斜向他看。带着那么冷淡的神气吮着奶，似乎这一切都不与她相干的薇拉也笑了。她有时候說："这小娃娃似乎已經开始懂得什么了！"

那嬰儿多么安靜地躺在那儿，用綫条分明的蔚藍的小眼睛

看着莫尔顿，没有吮着奶头，可是也没有把它放下，仿佛有意識地享受着完全占有的乐趣！莫尔顿不禁对她有些妒意；他自己也希望能这样沉着宁静地把自己的头靠在这里，在完全占有的幸福意識之中休息一下。可是妻子的令人目眩的雪白的双肩，在他看来仿佛是一座火山。

十一 “无主的国土”里的狐步舞

莫尔顿上奈列勃罗区去，他要在那儿的青年团里作报告。他心緒不好，为了散散心，他决定出去走走。

家庭生活并不順利。薇拉沒有一个助手；她和蓬太太合不来，决心一切自己做，結果呢，莫尔顿不得不时时去帮她忙。嬰孩发育不好，常常鬧肚子；薇拉一点不会照管。另一方面，怀孕生育之后經过了休息，她好看起来了，变得比任何时候更加丰美。可是常常抱怨无聊；这在莫尔顿看来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因为現在她有了孩子了！莫尔顿会老半天地看着这个小小的人儿，可意的小东西，它的一切动作都是有趣的。

从腓特烈海峽街上小酒店里傳来的嘈杂声音更增加了他的厌恶的情緒：那些工人，他們坐在啤酒杯前面，和着小风琴的嘶嗄的声音，大声唱那种小型諷刺表演中的合唱。从每一个小花园里也傳来了同样陈腐庸俗的曲調，嘶嗄的嗓子快乐地尽喊，仿佛这就可以解脫一切的不幸和灾难。城中心那些高貴的館子里，資产阶級的人也合着那同一的伴唱曲，在小桌子之間跳狐步舞。同时一切都在走下坡路，生存竞爭变得越来越殘酷：工人們对減低工資不得不妥协，虽然他們的錢只能买到更少的商品，因为商店里越来越多地使用各种伪造品，而为了銷售起見，也越来越需

要更巧妙的經营方法。对人和商品的信任相应地降低了，可是有惊人的自吹自擂作为补償。早上的报紙，連工人报在內，絕口贊揚祖国工业的堅韌有力，仅仅因为某一个旅行家在巴黎听到一个法国女人向商店里一定要买丹麦制的鉛笔，高兴得忘其所以。可是虽然春天已經来了好久，失业的人还是象以前一样多。現在失业已經不是季节性的現象了。

也許是莫尔頓自己在生活中間搞糊涂了？也許当一切在走下坡路、欧洲的天空战云密布的时候，工人組織应該逐漸收縮？也許他以为这时候工人們应該着手干别的事情，不要象老母鷄爬土一样，尽管在自己的一小块园地里翻弄，是把他們估計得太高了？

但是即使人人都順应現状，工人們却不应該这样做！还是他們在沙漠里漂泊得过久而疲累了呢？还是貝萊說他們的覺悟还不够的話是对的？

在他們那次不愉快的冲突之后，不錯，貝萊調停了蓬和职工会之間的糾紛，可是从那时候起，一种寂寞之感毕竟越来越厉害地侵襲着莫尔頓。老实說，哪里是真正适合于他的場合？在知識分子中間，他是一只偶然飞来的候鳥，工人运动的領袖都对他側目而視；而那些左派的人呢？不錯，那儿展开着一片偉大的"无主的国土"，那儿隐藏着丰富的潜力，可是沒有人居住，沒有开垦过，沒有路徑！未来一定是在那儿的什么地方，可是到那儿去，对他說来等于完全与世隔絕。把群众領到那边去，和他們一道建設一个新的世界……不，这事情他不配，这需要更大的才能和力量。連貝萊都在这上头弄得焦头烂額，可是結果只是領着他們团团轉，現在他們发現自己又到了出发的地方，在原地徘徊。不，不是貝萊在領导他們，这一点莫尔頓現在已經很明白。

而他自己呢，至多能保持过去的战斗精神的一点火星，等时机到来的时候，重新把它吹起熊熊的火焰。

总該有些什么东西来消除生活上的停滞状态。資产阶級說：“战爭”。他們的队伍中間有很多人希望战爭能迫使劳动大众重新服服帖帖地干他們的苦活。如果大国之間发生战爭的話，无产阶級也有他們的計划。社会民主党的領袖們在最近几次国际大会里❶，口头和書面彼此約定，要利用战爭来讓无产阶級站起来，推翻現存的制度。也許出路就在这里？震蕩会使大众从睡眠状态里惊醒过来。

“莫尔頓，你好哇！”把耙儿鏟儿縛在脚踏車上，向自己的园地走去的工人們向他招呼。有几个从脚踏車上跳下来，带着亲切的微笑和莫尔頓握手。在他們看来，自己的园地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如果他們弄到了一所小屋子，那就不容易使他們从原地挪移一步了。

社会民主青年团的新址是在木柴仓庫后面一个院落的深处，最初是用作堆栈的。青年工人們自己把它修理过；現在这儿是一个大会厅，一头隔作厨房和演員的房間。进口处上头装着一个树叶和花扎成的花环。

“你們怎么样把这搞起来的？”当主席把这地方指給他看的时候，莫尔頓欣然問道。

“全部工作是我們在空閑时間做的，那年輕人得意地回答。“材料的費用是社会民主党給我們的。我們得了一千克罗納。”

“喔呵，慷慨得很！那末你們和党的領袖們处得很不錯？”

---

❶ 指第二国际的斯图加特大会(一九〇七)，哥本哈根大会(一九一〇)和巴塞尔大会(一九一二)。

“是的，我們从来沒有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不錯，我們請求准許我們邀請你来参加开幕典礼的时候，他們的臉沉了下来，可是他們并不爭执。”

“难道你們沒有权利按照自己的选擇邀請演說的人嗎？”

“不，你說什么，发瘋了嗎？要知道这样就成了无政府了。可是，你可懂得，我們也把老头子們略略戏弄了一下。”

对，莫尔頓懂得：他一定在扮演一个可怕的怪物。因为必須用反对派来恐吓他們，迫使党和职工会拿出新的补貼来。

“你們把补貼用作什么呢？”他已經不象刚才那么欣然的問了。

“一大部分用在跳舞晚会上，青年人应当活动活动他們的腿。”

活动活动脑筋也許对他們更有好处！可是这儿至少还清洁，一般說来，青年人是頂会把自己的場所搞得脏不可言的。

莫尔頓坐上主席台，听主席的开幕詞，感到惊奇。主席把他介紹給听众的时候，滿口恭維，等到莫尔頓自己講話，差不多每講一句話，青年們就热烈鼓掌，这造成一种不自然的印象。几乎个个人都在交头接耳，等到有一个开始鼓掌，大家赶紧把臉轉向講台，好象被鬼迷了似的拚命鼓掌。眞是怪事：所有这些青年，都是过去的工人运动的領袖們的儿女，似乎应該懂得听話；可是他們中間，大多数不注意莫尔頓的报告，仅仅报之以这种場合所应有的鼓掌。

莫尔頓选擇了“高尔基和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作为报告的題目。青年們没有知道，以为講的是“流血星期日”[1]和几百个度

[1] 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沙皇下令枪杀請愿工人的一天。見联共党史第七十九頁。

誠的俄罗斯人怎样由一个神父領头整队去見沙皇，而沙皇的回答是命令兵士向他們扫射。社会民主党的領导上是把事件作这样解释的。至于“流血星期日”繼續了差不多一年，俄国一些大城市里，工人們跟軍队和警察对抗了好几个月，对于这些，广大群众是一无所知的，也許，党的領袖們不反对讓他們繼續安于一无所知。不管怎样，党的領导是不喜欢这个題目的；可是正因为这样，莫尔頓特地选擇了它。

“这倒是一些新鮮的东西！”一些年紀大一点的人感叹着說，“类似这样的話，咱們以前从沒听到过！”

可是这些事显然沒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正正經經的听众显然只居少数。听众列坐在一些狹长的桌子后面，上面鋪着白紙，摆着咖啡杯，象过节日。会場里相当嘈杂，听众的脚动个不停，仿佛在練习跳舞；青年人中間，有的交头接耳，嘁嘁喳喳，别的一些人，想要听，向他們发出嘘声；有的在紙做的台布上画画，把画的东西指給旁坐的人看。許多青年男女彼此做着眉眼，把紙条子抛来抛去，彼此隔着肩膀讀着，发出嗤嗤的笑声。

莫尔頓打断了他的演說：

“喂，念响一点，讓我們也知道是什么一回事，”他挖苦地說。他們窘了，安靜了一陣。可是不久又重新吵起来了。

莫尔頓終于忍不住了，他立刻給他們这样一个教訓，教他們久久不会忘記！他說了半句就中止了，把笔記紙片收拾起来。

“讓我对你們表示感謝，”他气得滿脸通紅地說。“人家到这里来，象对人一样对你們講話，而你們的行为却象一群喜鵲，吱吱喳喳，嘻嘻哈哈，彼此作弄。对不起，你們玩你們的，用不着我夹在里头！”他气得发抖，向大門口走去。

会場的后面傳来一个年青人的响亮的嗓音：

“莫尔頓叔叔！莫尔頓叔叔！”斯文—烏吉哈跑到过道上。“不要走！”他恳求地說。“我們会把那些打扰的轟出去！”

許多人集合到他身边，其中也有自己就是引起混乱的人；他們的臉都窘得通紅。

“請您講下去！”他們恳求他。“我們很愿意听您講！”

“那末先把耳朵打扫一下，”莫尔頓回答得稍微平靜了一些。“可是現在我不行；在我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喝咖啡罢，然后靜靜地和同志們把你們中間所发生的，并且使你們有墮落为哑巴牲口的危險的事情弄弄明白！”

“他們向来是这样的，只知道抽紙烟，寻开心！有很多人听到一些有用的东西很高兴，可是其余的人馬上就取笑他們。前天父亲在这儿作报告，經过的情形一模一样，只是父亲沒有作声。你今天給了他們狠狠的一下嘴巴！”斯文—烏吉哈高兴得跳起来。“他們請你来是想裝裝样的，象飯館里的音乐一样，在演奏的时候，大家依然可以談天。”

“你們为什么給自己选这么一个主席？”

“唉，是領导上給我們派的。他是我們青年团奥尔呼斯地方的主席，在那儿他的行动很激烈，紅得吓人！給他过几次警告，沒有用，就把他調到这儿。現在他是在試用期間。他是一个非常会鉆营的人，你可知道，他还想进国会呢。要是态度表現得好的話，大概是会进去的。”

“你們为什么不把他罢免了，另选一个呢？”

“那我們就得不到党的津貼了！我們差不多全是学生，莫尔頓叔叔，你自己会懂得，所以……維持青年团是要化錢的。不过我就要退出这个团了。”

“你还是留在里面，激励别人。跟你父亲談談，这事該怎么

办，他是一个有經驗的組織家。”

“父亲說，照目前的样子就很好！我們必須作为党的預备学校，不过是練习行軍，其他一切他認为都是无謂的。如果你把自己的意見說出来，他就笑了起来說：‘你們瞧，鷄蛋来教导母鷄了！’曾經有过一个时候，工人們把父亲叫作‘閃电’[1]，是真的嗎？”

莫尔頓点了点头。

“你父亲負着重大責任，他必須仔細考慮一切事情。”

“你也这么說，完全和别的人一样，”斯文—烏吉哈失望地叫起来。“你們全是这个样的！你难道以为我不知道嗎？我們不得不一声不响，听凭年紀大的人支配。可是你难道以为有什么人喜欢这样嗎？要是稍微了解一些情况的人，誰也不喜欢这样！你不該說这样話。”

“不錯，这在我这方面是不妥当的。”莫尔頓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你不看見嗎？我替你的父亲惋惜，曾經有一个时候，他是那么出色的一个組織家！如果象他从前那样，你会成为一个好汉子！”

“我也希望这样；我們青年人是完全不預备充当老大亨們的尾巴的！”

这个輕蔑的諢号使莫尔頓感到惊奇。他听說，德国的工人們把他們的目中无人的領袖們叫作“大亨”。难道反对改良主义的风气，丹麦的青年們也沾上了嗎？

“你把我也算在老大亨里嗎？”他問。

“你剛才說到……責任和这一切等等……可是一般說来……我們是信任你的！你象彼得·特雷叶，不錯，不完全象，

[1] 見第二十六頁注。

可是无論如何。他是一个好汉子！"

"对，他是好的。可是你不会記得他。"

"当然記得！我非常喜欢他。他那么認眞。后来为了自己的报紙，他把一切都牺牲了，簡直挨餓。在反对派里他們也是这样干的；为了自己的报紙，他們一点都不享受。老实說，我已經是他們的一員了，我在青年团里今天是最后一次；我要听你的报告！"

"喔呵！关于你加入反对派的事情，你父亲怎么說呢？"

"他还沒有知道。他知道的时候，会有一場吵鬧的！可是我参加什么党，与他什么相干？也許，有朝一日，我会拿了无产者[1]到他那里，向他替报紙募十克罗納的捐款。"斯文—烏吉哈笑了起来。"我已經替报紙募了許多次捐了。你可知道，这眞了不得：竟有人把一星期的工資，全部捐出来，仅仅給自己留下买面包的錢！前天，一个拐腿的老鞋匠到我們的地下室里来，說：'你們大概需要錢吧？这儿我把一星期的工資給你們，我只留下一点給我的肚皮，不然它咕嚨的太响了。'这眞了不起！他賺三十二个克罗納，把其中的二十五克罗納捐給了报紙。"

莫尔頓听那孩子說，听得津津有味。他們俩向来非常融洽，可是斯文—烏吉哈象今天这样說得坦白，出于自愿，还是第一次。莫尔頓的郁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看見，这一个由于貝萊的一时迷恋而出世的青年[2]将要成为一个强壮的、对人类进步滿怀信心的眞正的人，象从前貝萊自己一样。

---

[1] 反对派的报紙。

[2] 斯文—烏吉哈是貝萊和瑪丽生的私生子，瑪丽产后就死，爱倫把他收养了下来。

"好象，你在无产者报社里已經完全是自家人了，"他說。

"我在那上头写过一些关于青年人的短文，"那年輕人得意地說。"你可知道，有一回我居然騙到有利于报紙的一笔巨款呢，整整二十五个克罗納。"

"真的嗎？你干了什么呢？"

"这是相当好玩的一回事，然而也使人作嘔。这些錢我在一晚上一下賺到的。随你去搜索枯腸，休想猜得着。你可知道，在格兰淖街住着一个专放高利貸的可厌的老家伙，他各种各样交易都做：銀子、瓷象等等。他有一爿漂亮的店鋪，玻璃橱窗里摆着金表、金別針。那卑鄙的老家伙还亲自追求男孩子們，那些做手艺的学徒。他的地下室里有一間堆旧家具的棧房，他把男孩子們誘到那里去。他把錢藏在某一个角落里，有时塞在軟的家具的套子里。男孩們竭力搜寻那些隐藏的錢，他自己看着暗笑。誰找到了錢，就可以作为自己的。可是照例是不可能寻到的。

"在这个故事里最最令人噁心的是：孩子們必須听那老头子的吩咐，把他折騰到把暗藏錢的地方說出来为止。孩子們可以把那老头子打，擰，一直到他筋疲力尽。簡直是古怪的癖性，可不是？我的伙伴們早就邀我到那儿去，可是我不愿見这个令人作嘔的老头子。后来我决定，管他呢，我为什么不去試一下？这些錢不是对我們的报紙有用处的嗎？所以这个卑鄙的老头儿至少还有些用处。

"他的样子非常討厌：头上一根头发都沒有，头盖骨的紋路，象嬰孩的一般，很容易辨得出。滿头都是伤痕。你要知道，他的肚子和背脊上的皮色，象死魚的肚皮。他有一个老大的鈎鼻子，象一个地道的巫婆，他望着男孩子的时候，老是舔着嘴唇，象要把他們吞吃了似的。'你是新来的，'他說，把我渾身撫摸着。我

突然想起了‘亨塞尔和格莱特’[1]那童話里的巫婆，她为了要知道脂肪多不多，也先把孩子們撫摸过一遍。‘唔，咱們来看看，你能做些什么？’那老头儿咂着嘴唇向我說。‘你如果把我撫摩一会儿，可以得二十五个克罗納！’他侧着头，装出一副討好的神气。

“你不用怀疑我怎样地撫摩他！我开始用足力气拿鞭子抽他！可是他却感到舒服；眼泪从眼睛里淌出来，在他的脚边积成一洼水。老头儿的背上都是青块、疮疤、伤痕，这是孩子們用力摔他，有时还用点着的紙烟燒他留下的。

“你可以相信，他繼續坚持着，使我大冒其火，几乎要吼叫出来，可是正如常常会发生的那样，一个人在盛怒的时候，就会妙想天开。那老头儿是叫人把他捆起来的，好使他不能抵抗。我把他拖到自来水龙头下面，把他安排得恰恰讓冷水慢慢地滴在他的禿脑袋上。我在一本什么書上讀到过，中世紀拷打俘虏是这么办的。老头儿开头还笑，后来扮着鬼臉，最后象瘋子一般嗥起来，求我把他松开。我同意了，可是有一个条件，要他說出錢藏在什么地方。开始他还想騙我，可是后来他全盘講出来了。我找到錢，立刻就跑掉。那老头并且慳吝得奇怪。莫尔頓叔叔，你可見过这样的人沒有？”

“嘿，可怜的家伙，”莫尔頓放声大笑，这故事他听得非常有趣，“怎么，讓他这样捆着嗎？”

“我把二十五欧耳給了一个小孩子，叫他到地下室去把那老头儿放开。哎，这个多么叫人噁心的老头儿！你倒向他看一下看！偏偏这样的坏蛋多的是錢！这些錢能办一份多好的报紙！”

---

[1] “亨塞尔和格莱特”是格林姆童話里的一篇，亨塞尔和格莱特是童話里的主人翁，一对男女孩子的名字。

"我瞧出来了，你是一个好汉，"莫尔頓說。"可是咱們闖到哪儿去了？"他跟孩子談話出了神，沒有注意轉上了錯路。斯文—烏吉哈笑了起来。

"咱們走到勃罗戈尔广場了。莫尔頓叔叔，你很有点心不在焉，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事。你别生气，我是有心把你带到这里来的。我一直想把你带到时鐘社里去，現在咱們到这里了。进去轉一轉，好不好？你就是望一下也行。这儿大家都很知道你，你写的东西，他們都讀了；按照他們的看法，你就是不够激烈一点。他們中間，有眞正的赤色分子；'鉄甲車'❶把他們推攮的时候，他們就予以回击。他們很愿意立刻把一切东西翻过身来。"

"哈，你这个調皮家伙！"莫尔頓說了就跟在孩子后面走。

他們穿过院子，走进一个地下室。一間狹长而光綫不足的房間，本来是空关着的棧房，現在里面坐着二三十个人，差不多全戴着便帽。凳子和桌子都是自制的，是用沒有鉋光的木板釘成的；房子里一片霉气和潮气。他們正在进行热烈的爭論，沒有立刻注意到走进来的人，过后才向他們点点头，可是并沒有停止爭論。莫尔頓和斯文—烏吉哈挤到后面一排，看見别克律师坐在角落里，給一团烟气籠罩着。他把手掌放在耳朵边听着，向莫尔頓示意，請不要打扰他。他們在他旁边坐下来。主席中止了辯論。

"这是克雷歇揚，"斯文—烏吉哈悄悄地說。

莫尔頓自己也認識他。

"对于偶然到这里来察看一下风色的客人，咱們照例是不作声的，反正他們是别党的党員，或者是普通的間諜。到咱們这儿来的人很多，有几个人是为了无聊。"主席向别克律师那一边瞥

---

❶ 見第八十二頁注。

了一眼，用他的粗糙的手理了理头发，然后用更加柔和的声調接下去說："但是今天莫尔頓到咱們这儿来了，这可是另一回事。他是一个很不錯的人，如果咱們对他生气的話，只是因为他没有加入到咱們中間来。讓咱們对他說：'欢迎！'并且請他参加咱們的討論。那末，同意了吧？"他没有等到到会的人表示贊同，就接着把臉轉向莫尔頓說："我們在談到国家这个問題。已經得到一致的結論，它永远是压迫人民的工具。咱們必須把国家消灭，否則永远不能替人民大众爭取到人的生存条件。莫尔頓，对这个問題你怎么說？你不是被認为革命者嗎？可是听說，你似乎坚决要把一切交給国家手里。"

莫尔頓站起来，开始慢吞吞地說：

"我不是到这里来辯論的，而是来亲自听听你們的意見的。虽然如此，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承認，我認为对工人們說来，国家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机构。所有其他阶級都依次証明了它的有用，为什么輪到咱們，就不去夺取它，利用它，靠它的帮助来清算其余的阶級，建設一个没有阶級的社会呢？咱們不要象愚人島上的居民那样，因为他們中間有一个人給斧头伤了自己的脚，就把所有的斧头都抛在海里。"

各方面都有人站起要求发言，可是克雷歇揚威严地在桌子上捶了一下。

"同志們，坐下！"他嗄声叫道。"不可能大家同时說話。"

莫尔頓笑了起来，說：

"这也是給你們一个証明！事无大小，必須要有秩序，否則結果一团糟。所有的生物都靠秩序，靠不同分子的协調配合而生存的。即使在无政府主义者也是这样。"

"当然需要秩序，那就是說需要理智，"那律师打断了他的

話。"可是这些人的活动是被感情支配着，和小孩子一样。"

"别克律师发言！"克雷歇揚叫道。

"是的，說实在話，我的想法和莫尔頓的一样。"别克沉重地站了起来。"說我到这里来，是因为在旁的地方感到无聊，却并不完全眞实；在这里我也一样感到无聊。可是一个人在咱們所生活的該死的窟窿里感到无聊，却不能抱怨。我是一个在从事寻找的人。应該告訴你們，我在寻找……可是这儿什么都沒有，連象一杯啤酒那样微不足道的东西也沒有！唔，假定，这在别的地方还可能找得到。可是我还在找寻另外一些什么。"他慢吞吞地向在場的人打量了一下。

"你找的究竟是什么呢？"人們向他高声叫喊。

"我找的是什么？我在找神，要是你們愿意知道的話。"

四面八方都哄堂大笑。

"不錯，你們嘲笑他。可是如果一个人的肚子作鬧起来，那时就不笑了，可不是？如果太阳忽然想起离开了它的軌道，跑到鬼知道什么地方去了，咱們也就不会笑了。一切系于領导的原则，在一个人这样，在整个宇宙也是这样；这个原則随你爱怎么样叫，在旧时叫作上帝；咱們这些現代的理智崇拜者，把它叫作秩序。一切事物都有秩序和計划……而在人类社会里呢？你們中間有沒有什么人敢賭咒，說他下星期会有一块面包吃，我說的是实际的工作。人应該是一个上帝，而且能支配一切，可是咱們看到的是什么。一小撮坏蛋和无数游手好閑的人，我自己就是属于后者。但你們不是要什么东西嗎？你們象普罗米修斯[1]，他也不

---

[1] 希腊神話中的一个神，因盗取火种給人类，被宙斯鎖禁在高加索的山岩上。

愿意安于現状，希望自己成为上帝，就是說成为秩序！可是这需要智慧，单靠心的顫动是不够的。我的想法大約是这样：也許恰恰是他們将在生活中建立起秩序来；所以我到这儿来。可是你們要在你們未来的国家里造成更大的混乱，而把健康的思想完全拋弃！”

“我們不要任何国家！”人声轟然叫了起来。

“見鬼！一个調度的中心总該有的吧？”莫尔頓插嘴說。“即使在最小的机构里也是有的。否则一切都会崩潰消失。”

“我們不要人来指揮我們，因为那时候旧的历史又将重演。在一切事情上，每人都該有决定权。”

“咱們来强迫胃去看东西，讓眼睛来消化食物！”别克尖声笑了起来。

主席坐着微笑；不大容易了解他站在哪一边。

“克雷歇揚，你发表一些意見吧！”人們向他叫喊。

“我以为咱們对于今天的晚会应該彼此表示感謝，然后分别回家，把一切从容考虑一下，”他回答。

来宾接受了这个暗示，分头走散。

“呸，見他的鬼，听膩了！”别克同着莫尔頓走到街上的时候說。

“他們决不是这么蠢的，”莫尔頓反駁他。“在某些事情上思想有些混乱，可是他們是聪明的小伙子。您要在职工会工作和生产上观察他們！他們象狗一样抓住了改良主义者，把自己对他們的評价塞到他們的鼻子面前；他們在工人宿舍里做着鼓动的工作。曾經写过那么动人的文章，講反軍国主义的倫理道德的国防部长，現在用最粗暴的手段来把他們关进监牢，他对咱們方才看見的那些青年，并不很高兴。您不必怀疑。可是在政治

方面，他們純粹是小孩子。”

“那末这是使出身学生会的那个老道德家❶害怕的一班人，凭这一点，我贊賞他們。可是怎样的一班听众呀，不是嗎？但愿每人手里有一杯啤酒才好！說眞話，他們这一开头很对。可是注意，我想喝一杯了。”別克站住了向四边張望。“剛才和您在一起的那个小伙子，上哪儿去了？”

“他留在那儿，他是属于反对派的。这是貝萊的儿子。”

那律师哆嗦了一下。

“看罢，請看罢，这是父亲的罪过！是呀，有年紀的人們毕竟不得不思索一下了！眞的，多么可怕的事情，为什么人越是老起来，越变坏？您那貝萊在当初不是也很値价的嗎？”

“我想，主要是害怕在作祟，”莫尔頓說。

“害怕什么？害怕物質上的困难么？可是人們恰恰在到了丰衣足食的时候变成反动分子。”

“在某种情况下，大概是害怕后果，怕自己負責任。咱們的一班領袖对前途看不見任何远景；他們只看到眼前一片空虛，一片可怕的‘无主的国土’。”

“鬼知道您正在形成怎样的一种哲学！可是听好！您自己不是已經在向这一片張着大口的空虛，您所謂可怕的‘无主的国土’探視嗎？”

莫尔頓点点头。

“有时候有这样的情况。”

別克哆嗦了一下。

“对呀，把眼光投射在混沌里；投射在从古以来的迷霧里面，

❶ 指上文的国防部长。

可以說生活是沒有乐趣的。可是还比咱們在里面掙扎着的那个泥沼好。但是我非找一点什么吃不可了，今天一整天沒有吃喝过。”

莫尔頓急于要回家。

“可是到处都关上大門了，”他說。

“我認識一家啤酒店，会放咱們进去的。咱們可以适适意意坐着、对酒聊天；得跟您說，我非常喜欢您！可是旣然您不高兴，那末請您給我两个克罗納，这几个錢您反正得化在我身上的。”

十二　莫尔頓全家到了城外

“哎，我睡得很不好，小娃娃一直不肯安靜，”薇拉給打門的声音惊醒过来說。“莫尔頓，多謝你給他算一算帳。今天是星期，得給他五个欧耳，碗盞橱里拿罢。”

莫尔頓立刻醒了。他一直坐着做工作，睡得很迟。他开門，把挂在拉手上的小包取下来，里面是两个小茴香面包，两个小圓面包。反正已經起来了，莫尔頓就动手煮咖啡。

“面包师傅眞能把他的小圓面包塞进鑰匙孔里的；它們这么小，刚好穿过去，”他托着茶盘进来，說。

薇拉笑起来。

“你老是攻击他們，”她又不象惊奇，又不象高兴地說。“要是你掌了权，商人們該倒霉了。啊，坐在被窩里喝咖啡多舒服，覺得自己簡直是一位闊太太了。莫尔頓，你是一个好丈夫。”

“人就是用好話来騙傻瓜！”莫尔頓微笑着回答。

薇拉过了一会說：“咱們現在有女佣人住的房間了。咱們不好認眞考虑一下，用一个女孩子嗎？只是必須是年輕而价錢不貴

的。”

莫尔頓不馬上回答。年輕的女孩对家务什么也不懂，薇拉，又是什么人都不会訓練。特别是他們的小女孩，必須交給有經驗的人手里才好。

“讓咱們試試看，把我的母亲請到这儿来罢，”他說。

“她喜欢孩子嗎？”

“所有劳动阶級出身的妇女都是喜愛孩子的。只有你們小資产阶級的姑娘，对孩子們才不感兴趣。”

“哎，我不愿意再有第二个了，”薇拉哆嗦了一下。

小女娃在竹床里翻身，接着哭起来。

“小姑娘也想吃了，”莫尔頓說着把她抱到母亲身边。

小娃娃含住奶头吮了一会，把奶头吐掉，又哭起来。

“她完全不吮奶头了，得去买一个奶瓶来。”

“也許她尿濕了？”莫尔頓解开褏裙：孩子身上的皮烂的通紅了。

“你知道，这是完全不应該的，”他把手放在小女娃的背脊上讓她凉一凉。“你怎么不感到羞耻的！”他非常气憤地說。

“你最好去看看咱們以前住的地方彼得逊家的男娃！彼得逊太太說：‘对他們是毫无办法的，吃奶的孩子常常撒尿。’”

“得啦，这是你什么上头弄糟了！爽身粉在哪里？”

爽身粉用完啦，最后一点粉薇拉昨天把它用掉了。莫尔頓拿过扑面粉来就在小女娃的屁股上扑，薇拉坐在床上，愁眉苦脸地看着他。

“我的好粉哪！”薇拉开口說，几乎要哭出来。“你还用我的粉扑，这是我用来扑臉的喲！你这个人多坏！”

“我以为孩子的身体，比你的臉还要紧！”莫尔頓繼續起劲扑

着，可是他已經在懊悔自己的急躁了。"可是你安心罢，我另外买一个粉扑給你！"他干脆地补了一句。

薇拉一下从床上跳下来，跑到他身边。

"啊哈，那末給我买一个藍色的珐琅香粉盒，那种貝壳式样的。爱斯吉尔街一家大的化装品公司有得卖，連粉和其他一切，总共不过五个克罗納。姊姊就有这么一个！"薇拉一只手擱在莫尔頓的肩上，好奇地看着他給小娃娃包裹裙。"你生来該是个女人才对，"她突然說，而且笑了起来。

"为什么呢？对于一个嬰孩，一个无力的生物，男人同样会体驗到怜爱。这是自己的責任感和义务感的問題，完全不是性别的問題。"

"那么，我是沒有責任感的嗎？"薇拉一时間愕然望着他。"啊，你完全不了解我！我說不上来是怎么一回事，可是我想到我姊姊的时候……象她才是过着生活哪！每逢她表演的晚上，人家請她上館子，送她花和好看的禮物。闊人們簡直为了她发瘋。大約，男人中間只有你不爱她。"

"我希望这事情永远不会发生！"

"为什么呢？她非常好看，比我好看得多，而且非常聰明伶俐。在她面前，我簡直是一个傻瓜，可是你不是爱我嗎？"

"你完全不同，你沒有出卖你的身体！"

"啐，你怎么能講这样話！姊姊也不干这样的事的。"

"你眞的以为人家請她吃飯，送她禮物，是仅仅为了她的美丽的眼睛嗎？"

薇拉惊奇地瞅着他。

"可是怎么說呢？他們喜欢她嘛！达格瑪尔完全不是这样的人！我永远不相信她会……你要知道她非常害怕怀孕。"

莫尔頓聳了聳肩膀。他們在穿衣服的时候，他一声不响，很严肃；薇拉口里嘈个不停，一直看着他：他还在生气呢？还是仅仅在想他自己的工作？

"我把手伸給你，我保証不再忽略愛莉莎了，"她走到他身边說。"爸爸說，要是对一件事許下了，而且伸手作了保証，那就是一定的了。假使你把你母亲接来咱們这里，我大概能帮你抄写了。"她抱住他的头頸，她的两手这样又溫暖、又柔軟地紧抱住莫尔頓的喉嚨，使他气都喘不过来。"那末你不再生气了，对嗎？"

生气？对薇拉长久生气是根本做不到的：她簡直把他攪得糊里糊涂，他屈服了。

他們决定上森林里去，現在天气的确轉暖，山毛櫸放青了。

"这时候森林里一定妙得很！咱們带上一大籃子食物，好够整天吃。不要忘記尽量多带些尿布；咱們在那儿尽可能多耽一些时光，愛莉莎需要晒晒太阳。"

"我难道不需要晒太阳嗎？"薇拉的口气很不滿意。"你老是只想着孩子，要知道我也是人呀。你只要想法讓我晒到太阳，你看，我皮肤就会黑起来了！"她又跑到他身边，双手抱住他的头頸，吊在他身上，两只脚在空中蕩着。"你应該愛我过于愛所有的人！"她在他臉上咬了一下。

听見一陣門鈴的声音，斯文—烏吉哈走了来。

"可以讓我看看你們的小宝宝嗎？"他喘息才定，走进門堂就叫起来。他是来請他們到曙光村去吃早飯的。

"父亲有事必須和你談一談，"他意味深长地对莫尔頓說。"咱們在走廊上吃早飯，咱們把小娃娃放在园里晒太阳。她可以在那儿爬来爬去，草已經够长了。"

"哦，这个她还小呢！"莫尔頓溫存地瞅着他；他眞的喜欢这

个小家伙。可是莫尔頓今天沒有心思跟貝萊作冗长而沒有結果的爭論。"我們准备上森林里去，"他說，"我們必須和一个人在那儿碰头，而且一切都已准备好了。向你爸爸媽媽問好，謝謝他們的邀請。"

斯文—烏吉哈帮莫尔頓把搖籃車从楼梯上搬下来。他低声說："我很可惜，你不上我們那儿去。我了解你：現在跟爸爸在一起，沒有多大意思，他全都知道！"

那末，小家伙已經受过譴責了；他騎上車子上路的时候，莫尔頓望着他的背影。幸而他的神气一点不失望，这是一个性格坚强的孩子！

在車站上，莫尔頓买了几份报紙。

"你給我买了晚报沒有？"他們坐进車子的时候，薇拉問。这是她所看的唯一的报紙。

莫尔頓不愿意化錢去买这份下流的报紙。

"这报上，除了叫囂的标題下面写着恶意的造謠以外，什么都沒有，"他說。

薇拉放下車窗，把卖报的叫过来。

"我希望，我有权利来自己决定看什么报，"她一边打开报紙，一边說。

"那自然。可是，亲爱的薇拉，这的确是一份非常下流的报紙，"莫尔頓向她劝說。"它只是在激起对工人們的憎恨。这是一份肮脏的报紙。我不懂，你的父母怎么会去看它。"

"有很多工人买它的，"薇拉生气地回嘴。"你最好郑重一点，不要把我爸媽看的报紙叫作肮脏的报紙！"

"可是它实实在在是肮脏的。这家报紙天知道接受了从哪些混浊的源泉里来的津貼，拿来专供那些地下室的住戶看的。它

的主要任务就是激起象你爸媽那种沒有社会地位的人們对工人的憎恨。”

“我的爸媽完全不是‘沒有社会地位的人’,他們是商人。”

“好吧,如果你愿意的話,那末是小資产者! 你自己不是說,他們掙的錢比一个普通工人还少嗎?”

“可是这是一种不公道! 而且工人們 还在希望得 到更多的工資。”

莫尔頓笑起来。

“只要能踞高临下来看人,那末一切都是合理的,这就是小市民的观点。相当多的人抱着这种观点,你的爸媽有的是出色的同伴。唯一足以使一个教授对社会大起反感的是,工人們掙的錢和他一样多这一个思想。”

“可是这也实在是不公平,你难道不覺得嗎?”

“对呀,跟工人比起来是这样! 可是教授沒有想到把自己的收入跟大商人或大的金融資本家的收入比一比。因此他是一个市儈,他向有錢的人搖尾乞怜。”

“这个我不明白,”薇拉支吾其詞地說。“可是不可能讓所有的人都提出越来越大的要求喲。”

“为什么不呢? 你自己就希望我多掙一点錢。”

“那是完全另一回事! 可是工人嘛?而且他們的人数又过分多。”

他們第一次認眞討論起社会問題来,莫尔頓的兴致慢慢的来了。平常薇拉总是避开这些題目不談,可是今天她眞的充滿着一种斗爭的情緒! 她終于关心起某种事情来了,莫尔頓在这里看出了好的預兆。

“为什么你老是叫我們市儈?”她从报紙上抬起头来,突然

間。"我們幷不比别的人坏!"

"那自然。可是你們的特点在于不愿把任何东西分給别人,"莫尔頓开玩笑地回答。"你們仿佛害怕破坏世界經济的均衡,因此希望把一切东西归于自己,所有其余的小人物讓他們滿足于他們現有的很少一点。还有这么一层:你們的邻居也能得到的东西,你們即使有了也不感到兴趣。因为当你們沒有什么值得他們羡妒的时候,你們也就沒有藐視他們的理由了。"

薇拉恼怒地搖搖头。

"大約凡是人都是这样的。"

他們走进克兰本堡,經过植物园,向爱尔米塔日走去,一路都是她推着車子,連碰都不給莫尔頓碰一碰。

"难道你以为我会讓我的丈夫在大庭广众之間推搖籃車嗎?"她說。

莫尔頓微微一笑。

他开玩笑地說:"讓人家以为我参加了妇女阶层了。"

"不——,他們会猜想你怕老婆,可是我絕对不愿意这样。"

他們在爱尔米塔日附近找到了一块舒服的地方,是旧时猎人的土堡,那儿展开了整片小草原。莫尔頓把孩子从搖籃車里抱出来(这是得到了允許的),在手上抱了一会,然后把她放在枕头上,讓只有小臉儿晒不到太阳。

"讓爱莉莎自由自在活动一下罢,"他一边解着裹裙,一边說。

"天哪,她一下就搞脏了,給走过的人看見!"薇拉說,可是沒有去阻止莫尔頓。

太阳照在弯曲的短腿上和嬰孩的赤裸的屁股上,看上去她很喜欢这样,蔚藍的小眼睛望着上面,四肢起劲地摆动着。

“看着教人猜想她懂得什么似的，”薇拉突然对孩子感到兴趣起来，說。“莫尔頓，还是給她遮盖一下吧，她全身都給人看見了。”

“給人看見的就是上帝創造的那些，而上帝就是我！”莫尔頓抱住薇拉吻了一下。“啊，亲爱的，你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世俗女子！”

一小群一小群的游人在草地上散坐下来，他們穿着五顏六色的夏衣，很象許多花坛；青年人玩着球戏和跳背戏。远一点地方可以看得見松德海峽，張帆的白色游艇清清楚楚浮現在它的背景上，在很远的地方現出了瑞典的海岸。森林象一道闊边衬托出这一幅图画。了不得的好天气！

喂爱莉莎吃的时候到了，他們搬到一家林中飯店里去，讓薇拉可以隐避。他們自己在出发之前，結結实实的吃了一頓，可是也餓了。在城外食欲常常会旺盛起来。他們走进一个老看林人的小屋的亭子里，那看林人夏天就开着小飯店。他們給自己要了啤酒和咖啡；食物他們自己带得有。

“桌子上龌龊，”薇拉說。莫尔頓拿一束青草来把它撢掉了。

“小媽媽，你給咱們准备了多美味的奶油面包！”当她解开籃子来的时候，他摸着她的手說。薇拉用一个感谢的眼光来回答他，虽然她心里想，奶油面包完全跟平常的一样。

人們从亭子旁边的小路上走过，树叶已經很濃密，看不見游人，可是談話的声音可以清清楚楚听到。那嬰孩每次都吐出奶头，把眼睛轉向那一边：她已經很伶俐；可以看得出，她仿佛在側着耳朵听他們說些什么。

“她也象所有的女人那样爱管閑事，”莫尔頓微笑說，他的眼睛里閃耀着父亲的驕傲。

突然他自己也側着耳朵听起来了，小路上傳来一个女人的微微嘶嗄的高嗓子和一个很严肃，不象孩子的儿童声音。

“这是彼得拉·特雷叶和小彼得拉！”他叫着就从亭子里跑了出去。薇拉連忙把短衫扣好。

一会儿以后，莫尔頓带着她們进来了，这次会面使他异常高兴。

“吃一点东西，喝一点咖啡罢，”他說。“就請在长凳上坐。”

薇拉有些不高兴。他們两口儿在一起多好！可是立刻遏制了自己，亲热地款待她們。她們俩很可爱，都穿着淺色的夏衣，彼得拉·特雷叶手里拿一柄花边的阳伞。薇拉很欣賞它。

“我自己用旧伞骨鑲的，”彼得拉·特雷叶得意地說。“要是你有多余的伞骨，我很愿意給你同样做一柄。”

“幸而我們带了很多吃的东西，”莫尔頓心里想，溫存地看着薇拉。彼得拉母女大概也餓了：天知道，她們平常吃些什么？她們的臉看不大出丰滿了多少，可是母女俩穿的比从前好得多了。

客人吃点心的时候，莫尔頓和他的小女儿玩，她抓住他的手，每次他凑近她的臉想搔她痒的时候，她就打算捉住他。那时候，小彼得拉也笑得喉嚨里咯咯地响：她的支气管炎至今沒有好。可是一般說来，看上去健康多了。

“她現在在戶外的时候多得多了，”她的母亲說明，“我們每星期日都到森林里去。彼得·特雷叶常說：‘不要放弃你自己能保存的东西。’”

“你們仍旧住在那边，可是这一所住屋对于你們两人都不适宜，”莫尔頓說。

可是彼得拉·特雷叶无論如何不愿意放弃她从窗口可以看得見的那些綠树。

她說："树木能使空气洁净。而且我必須住在靠近自己工作的地方。"

"全部問題在于你少不了那个射击协会，"莫尔頓打趣道。

莫尔頓把她們俩生活艰难的情形告訴了貝萊的时候，貝萊就把彼得拉·特雷叶安插在市政厅里担任打扫屋子的工作。

"可是我只管撣撣灰尘，做那些粗活还有别的人，"她驕傲地說。"貝萊究竟是个好人！"

"他待你們不錯，"莫尔頓承認她的話。"你們俩看起来好多了，脸黑了，并且有点似乎紅潤的样子。"

"哦，我是搽了点脂粉，我不愿意給人看起来比实际还糟，虽然彼得·特雷叶說，不必把缺点粉飾，应該拿本来面目讓人看。可是小彼得拉的紅潤是眞的。"

薇拉衷心地笑了起来。

"这上头，莫尔頓是不懂的。在他看来，只要是紅的就行，什么都是眞的。"

"好啊，好啊！你高兴起来了，小媽媽，"莫尔頓拍着手說。

小彼得拉手里拿着一个大皮球。

"吃东西的时候，把它放在地上，"莫尔頓說。可是她把它更紧紧的往身边按，时时用温存的眼光看着它。这是一个漆皮球，上面漆着有趣的图画。

母亲向他們說明："我們在树底下撿到的。她从不曾有过一个皮球，所以她这样高兴。"

莫尔頓提議："咱們拍球去。"

小姑娘带着害怕的神气用她的大眼睛望着他，她的眼睛里已經反映出五六岁的小孩子所不大有的那种生活經驗。

"会丢了的，"她一本正經地說。"也許一个什么人跑来說，

这是他們的。"

"咱們去，咱們去，"莫尔頓把她拖在背后，走出亭子。"說不定你再找到一个呢，你的运气很好。"

小姑娘更加吃惊了。

"我运气好？"她挣脱了手，微微晃了一晃，茫然地立定了。

"是呀，是呀，穿着漂亮衣裳的一个眞正好运气的人！嘿，玩起来罢！"

小彼得拉的忧郁的小脸突然开朗了，笑了起来，把球抛出去。不久就玩得十分热鬧。薇拉受到了他們的快乐的感染，也参加进去。彼得拉·特雷叶把嬰孩抱在手里，坐在阳光底下，满有兴趣地看着玩球的人。什么人沒有接住的时候，她就笑起来，发出象鳥啼一般的短促的惊叫。

"彼得拉·特雷叶，来一起玩！"莫尔頓叫她。"小女娃可以放在搖籃車里。"

"不，不行，我心里乱得很，"她回答，突然变得非常严肃。她这样突然的轉变，在莫尔頓看来有点不大自然，可是他依然走近彼得拉身边：可能她一下子感到不舒服吧？

"唉，都是因为奥尔逊，我根本忘記告訴你了；就为这个，所以咱們在树林里碰头！"

"他怎么啦？病了嗎？"

"不，还要糟得多。今天我們本来准备和奥尔逊夫妇一道到树林里来的，可是怎么也劝他不动，我們只好单独来了。病了？他倒不是病，可是完全瘋了，那可怜的人。他神經錯乱了。我从市政厅下工回来，每天晚上到他那里去，帮帮奥尔逊太太的忙：我們沒有吃的时候，他們帮过我們不少忙。可是看見他这种情况，眞是难过。他說的話，仿佛神志不清似的；不了解的人，也許

以为他害热病，說胡話。否則他就突然跳起来討斧头，叫嚷着要馬上去把住屋夺回来。斧头以至切面包的刀已經都藏过，不給他看見了。奥尔逊太太想方法使他安定下来，可是这毕竟是可怕的。有一天晚上，他打算跑去把工联会主席的脑袋劈碎，他說，他們不給他工作，都是他不好。幸而儿子們都在家里，总算好歹把他按住在床上。

莫尔頓的玩球的心思一下子都沒有了。

"我看，咱們該回去了。小女娃要感到冷了，"他反复說了几遍。

他們馬上动身回家。莫尔頓从車站上直接去奥尔逊家里，托彼得拉·特雷叶陪薇拉回去。

他說："你們在我家吃晚飯，我很快就回来。"

奥尔逊太太自己給他开門，她滿臉都是泪痕。

"你来了，多好，"她低声說。"我們每天打算叫人去請你，可是你自己事情很多，反正也帮不了忙。"

"我今天才从彼得拉口里听到。怎么，他很不好嗎？"

"今天他很温順，躺着一直在輕声駡所有的人。沒有駡我，对我很温存，只要我不哭。眼泪他受不了。他以为，我因为他瘋了要杀死所有的敌人所以才哭，他說，这些魔鬼們是毫不足惜的。我看到他这种情形，怎么也忍不住淌眼泪。他駡所有的人：駡儿子，駡夺去他的住屋的那一班貪狠，駡工会，駡貝萊！他駡一切人，要把一切人消灭掉……眞可怕，听着他駡人簡直难过！"

"这是突然起来的嗎？"

"怎么說呢？……他很久以来就郁郁不乐，有一年多了……不，快要两年了。自从接到勒令迁移的通知以后就开始的。我一直心里想，他把藏在心里使他痛苦的那些事情說出来就好了。

我还是不要那样希望才好！现在他都說出来了。可怜的人哪！可怜的人哪！”她哭得发抖。

莫尔頓找不出可以安慰她的話。

他把一只手放在她那哭得发抖的背上，低声說：“好了，别哭了！”

隔壁房間里有人在叫她；奥尔逊太太連忙擦干眼泪，提議莫尔頓跟她一道进去。奥尔逊坐在床上。

“你在跟什么人說話？”他疑心地問。“噢，你这个恶魔还沒有饜足嗎？你在我的房子上賺了多少，呃？你受了人多少錢，不給我工作？媽的，把这里所有的都拿去罢，别打攪我！”

“他以为你是貝莱，”她悄悄地說。“他忽然認为，他的一切灾难都是貝莱的罪过。老爹，这是莫尔頓，”她高声說着，弯身向她的丈夫。“莫尔頓来探望你。”她的声音咽住了。

“哦——，这是莫尔頓嗎？”病人重新躺下。他躺着，用手指彈着鳥毛的臥褥，时不时拉着褥子，生气地咕噥着，对什么人都不看。

“我很害怕他突然发作起来，孩子們恰恰又不在家。他力气大得可怕，咱們俩对付不了。咱們怎么办呢？”奥尔逊太太高声說。

莫尔頓使着眼色，要她說話声音低些，可是她搖了搖头。

“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四周发生什么事，他一点都听不見，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想里了。可是咱們怎么办呢？”

“必須把他送进医院，讓他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要他自愿，他是无論如何不到那里去的，可是我又不能允許人家硬来，弄得不好，恐怕要用繩子把他捆起来呢！”

“如果咱們能敎他服一点安眠葯就行了，”莫尔頓悄悄地說

出这办法来作为万一之計；他怕奥尔逊太太会反对。

"医生給了我們氯醛，可是奥尔逊不肯吃。"

"放在啤酒里怎么样，"莫尔頓說，同时对她霎了霎眼睛。

奥尔逊把紫脹的臉轉向他們。

"你們在那儿說些什么？"他疑心地問。

"我对你太太說，我很想喝酒。奥尔逊，你不和我喝一杯表示咱們老朋友的友誼嗎？还是你也在生我的气？"

"对你……对你……不——……"奥尔逊重新用手指彈着鳥毛的臥褥，眼睛盯着天花板。他看上去非常憔悴，他的神气比之莫尔頓在职业介紹所遇見他的那一次更加迷茫了。

奥尔逊太太拿了两瓶啤酒来，一瓶給丈夫，一瓶給莫尔頓。

"祝你健康，奥尔逊！"莫尔頓兴奋地說着，把瓶嘴和他的瓶嘴碰了一下。"祝咱們大家前途光明！"

奥尔逊喝酒，沒有回答他的祝辞，也許他沒有听見。可是他突然把酒瓶从嘴边拿开，扮了一个鬼臉。

"他媽的，連啤酒里都羼上什么了！"他說。

莫尔頓回答說："这是比尔生[1]的，照規矩是苦的。咱們来喝干它罢。老头，祝你健康！"

奥尔逊把眼光从他移到妻子身上，臉上的筋肉哆嗦着，仿佛想回忆什么似的。突然把瓶举到唇边，一口喝干。几分鐘以后他睡着了。

"現在得馬上叫救护車来，讓他来不及醒，"莫尔頓說。奥尔逊太太走去打电話。

莫尔頓等救护車来。他們把通向病人房間的門打开，坐在厨

[1] 比尔生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城市，以釀酒出名。

房里。莫尔頓竭力安慰奥尔逊太太；她心緒很不安，时时扭着手。

“这时候需要鎮靜小心，現在一切靠你。孩子們按时給你家用嗎？”

“丽莎給的，男孩們就不这样按时了。他們自己也需要找一点快乐。”她重新哭起来。

“他們应該同时想到你。病可能拖一个时期，即使医院的会計处可以記帳，医疗总是花錢的。頂要紧的是奥尔逊病好了回到家里。他会好的，你瞧着罢！”

救护車来了。两个护士走进房間把担架砰一声放在地板上的时候，奥尔逊眼睛睁开了。看到护士穿的使他想起了軍装的那套医院里的制服，他哆嗦了一下，想抬起身来，仿佛要向他們扑过去似的。可是立刻倒了下去。

在路上，整堆人聚集起来圍住了救护車。有的孩子一直爬到踏脚板上，另外的吵吵嚷嚷跟在車子后面跑了一会。

“奥尔逊害热病，說胡話！”他們叫嚷着。

莫尔頓垂头丧气地回家里去。

十三　母亲的召喚

莫尔頓写了一个短篇，講一个为了要养活她挨餓的儿女而犯了罪的母亲。編輯大概認为这个短篇小說中有着替侵犯所有权的犯罪行为作辯护的地方，把稿子退回給他。可是这样一种拒絕登載的理由，他們当然不敢提出来的；他們把退稿的理由說成是題材太陈腐，已經引不起人們的兴趣。仿佛他們十分害怕陈腐似的！其实，任何平庸的短篇小說，只要是歌頌現状的，他們都欣然接受。莫尔頓决心要获得滿意！即使这个短篇跑遍了

所有的編輯部，到处都給退回，最后他将把它交給反对派在无产者上登出来，反正他所写的东西，大部分是拿不到錢的。他必須把那母亲写成这样，讓每个人都懂得她做的不錯，使讀者不由得不站在她的一边来反对社会。因此，如果資产阶級的报紙或工人报居然接受了这篇小說，那是很好的。

薇拉吃过晚飯，躺下睡覚。最近一个时期，她覚得不大舒服。她的生理状况和行动，有各种迹象显示出她又怀孕了。也許莫尔頓錯了，不管怎样，她自己还沒有怀疑到这上头，否則的話，她簡直要发瘋了。莫尔頓自己并不以为这事情是不幸，可是內心深处却不得不承認，能迟一点，也許更好一点。但是他决心要使薇拉相信，应該在結婚的头几年生育。可是薇拉根本不希望再有孩子。眞是不愉快的事情！

这些思虑使他无心工作，他咬着鋼笔杆，眼睛凝視着灯，坐在那里。眞討厌，他不能把自己的思想，象脚踏車一样，轉向一定的方向。爱莉莎把她的竹床弄得格格响，开始哭了起来。莫尔頓悄悄地走过去，看她怎么样了。她餓了，把食指和中指放在嘴里，她的臉色很不高兴。莫尔頓想給她煮一点麦糊，可是找不到碎麦片。于是他把小女娃从床里抱出来，放到她母亲身边。薇拉沒有醒，睡梦中把奶头塞給她。

莫尔頓站着，在微弱的灯光里看着她們。薇拉睡得多么香，簡直把一切都丢开了；女娃娃用力拉着奶头，可是不管是女儿或是丈夫，对于薇拉都是不存在的。竟能这样把亲人从自己的生活中間完全抹去嗎？在昏暗中，她的肩膀和头頸似乎是金光灿烂的，她在睡梦中显得很好看，她的身上发出健康的气息。

这是健康嗎？对，这大概是生物世界所固有的健康；也許，他应該把自己的男女关系的覌念重新审查一下吧？可是，他对

許多事情的意見已經改变了。簡直难以捉摸，实质上，他們之間，除了純粹的肉欲以外，共同的地方是多么少啊！在对他和对孩子的关系上，薇拉非常善于保持她的独立。女娃娃餓醒来的时候，她差不多从来不听見的。莫尔頓走过去，把她抱起来送到母亲身边，薇拉連醒都沒有醒，早上还說，小女娃根本沒有教人注意到，通宵睡得很安靜。可是他，她的丈夫，不在她眼前的时候，她常常想起他嗎？他究竟在她的心里占有什么地位？

这关系是不平等的，簡直不平等得不公道。她老是生活在他的思想里，尽管有时候仅仅使他操心和煩惱。不管多么忙，他老是想着她，老是想着旣不能解决，又不能擺脫，只能使他头暈脑脹的那些隐秘的、不可捉摸的东西。一个問題屡屡在他面前出現：难道别的女人也是这样的嗎？女人，当她并不为了男子而打扮的时候，根本就是这样的嗎？差不多所有他所知道的夫妇中間，妻子总是和丈夫抱同样意見的，不管是有意的迎合或是无意的附和。在这方面，薇拉是能够保持她的特色的，相反地，她是她娘家的傳声筒。可能还有第三种方式嗎？也許需要有完全不同的一些社会条件，才能出現他所梦想的那种女人：平等的同志，同时又是自己的爱人，儿女的慈母。

他勉强回到为了自己的儿女而英雄地破坏了法律的那个母亲这題目上去。可是他立刻記起了自己的母亲，她才事实上过着英雄的生活！直到今天他到底在想些什么?！从他回国的时候起，他一直沒有工夫到家里去探望她。不錯，他有时也写过信，而且按时寄一点錢給她；可是除此以外呢？他心里沒有留給她一个温暖的角落，可是对于别人却有！难道薇拉和孩子把她完全挤掉了？这一个思想越来越糾纏着他，而且变成了悲痛的自責：他忽略了一个应該比众亲近的人。

他曾經写信給母亲，請她搬来住在一起，可是沒有收到回信。他担心：莫非她搬了家，或者病了？莫尔頓決計搭第一班輪船上蓬霍尔姆去，应該去看看她在那边日子过得怎样，想法把她带了来。

薇拉对这事情毫不反对。可是，在收拾旅行包的时候，他忽然想起，母亲似乎搬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不愿意跑遍兰涅❶去向人家打听自己的母亲住在哪里，那末，首先要找到揚斯弟弟。

还是那么一回事！莫尔頓認識那么多人，积极关心他們的命运，却沒有看見自己的嫡亲弟弟！他知道揚斯满了师，把鞋匠的手艺丢了，在一只帆船上过着海上生涯，后来又回到陆上，在京城里定居下来做鞋匠，专接水手的生意。莫尔頓从来沒有遇見过他，只有一天晚上，在靴鞋工会里演講的时候，有人問他是不是有一个弟弟在新港，专接水手生意的。

莫尔頓就出去找揚斯，在新港的一个地下室里找到了他。他日子过得大概不怎么好，家里景况很寒傖，他自己还是象小时那样背弯弯的，很瘦弱，只有在他的眼睛里露出一种新的、莫尔頓以前沒有注意到的东西，一种欢欣的情緒，仿佛他暗底里对什么东西感到高兴似的。他的妻子胸部平塌，精神衰敗。她在一只鞋子上打补釘，揚斯自己，站在修鞋机旁边上鞋底。

揚斯·姚根生見了哥哥并不显得高兴。他把一只蹺曲的手伸給他，一声不响，从头到脚的打量着他。

莫尔頓想："他也沒有流露出过分强烈的骨肉之情。"他心上起了一連串使他激动的回忆：他的老家和那到处令人預感到灾禍的气氛；他的弟弟，性情虽然阴郁，常常会擋开母亲的責打，却

❶ 兰涅是蓬霍尔姆的首县，島的西部沿海的一个城市。

故意凑上去挨父亲醉后的铁拳；还有那留着一綹“幸福”的额发的勇敢的貝萊。現在他对貝萊和貝萊的事业抱着怎样的态度呢？莫尔頓想要問，可是他忍住了；大概没有办法和他暢談的。

“我是来向你打听母亲的，我好久没有得到她的消息了，”莫尔頓带着一点窘态說。“你大概和她保持連系的；你一直是她的寵儿啊。”他想討好揚斯。

可是揚斯的臉依然毫无表情；他重新动手干起活来，仿佛哥哥的到来与他完全无关。

“母亲嗎？她就象一个貧穷孤苦的老太婆那样生活着，”最后他冷冷地說。“不过，她現在住在医院里，我們没法把她接到家里来，”沉默了一会之后，打量着他的寒傖的地下室，又添了一句。

这象是責备的口气，莫尔頓心上覚得扎了一下。

“她有什么严重的病嗎？”他低声問。

“对人世間的儿女說来，它也許是相当严重的，”弟弟用教訓的口气回答。“可是一个人和主生活在一起，对他說来，死完全不是不幸，如果时光到了的話。”

哦！莫尔頓現在懂得了弟弟眼睛里所有的新的表情。它差不多在說：“我得救了，可是你这个可怜的人啊，将要笔直的掉到地獄里去。”所以他和他的弟弟，将找不到一种共同的語言。

据莫尔頓了解，母亲大約是得了癌症。他没有清清楚楚地打听出什么来。揚斯是不多說話的，莫尔頓想引逗他的妻子来参加談話，可是她根本不回答，只是盯住他看，仿佛是聾子啞巴。她的两臉是浮肿的，因此鼻子似乎塌了下去；可是两只眼睛是聪明的。当莫尔頓向她說話的时候，她的眼睛就显出聪明的狗子所有的那种表情。

莫尔頓不好意思馬上就走，設法繼續談下去，問他的弟弟，他航海的期間久不久，生意好不好。揚斯无精打采，含含糊糊地回答。有时地下室里来了主顧，有水手，有新港的小酒店、小飯館里的姑娘們，那时空气就和緩了些。莫尔頓看見弟弟对这班女人很殷勤，感到惊奇。他以同志的态度跟她們談着，不过偶尔叹一口气。这班姑娘对莫尔頓举止很隨便，眼睛轉动着，而且含意无穷地使着眼色。

重新只剩下他們三个人的时候，莫尔頓說："你的主顧各种人都有。"

"有罪的女人也能得救的，"弟弟严肃地，差不多带着教訓的口气回答。"在基督的脚边，抹大拉的女人不是也有她的地位嗎[1]？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是充滿着罪恶的，"沉默一下之后，他又补充說。

"对，上帝的儿女們也得生活，"莫尔頓笑着說。"可是，再見了，老弟，希望你一切順利。分别了好久以后，又能和你握手，是非常愉快的。"

当他和揚斯的妻子告別的时候，她好奇地看着他，可是一言不发。她很象一头受过訓練的獅子狗。

一个当地的"姑娘"在人行道上等着莫尔頓。风絞着她的薄薄的裙子。她濃涂艳抹，装着笑容，仿佛預示着不可言說的幸福。

"对不起，您似乎是女演員达格瑪尔的妹夫吧？"她一直走到

[1] 路加福音第八章說，耶穌周游各城各乡宣講福音，和他同去的，除十二門徒以外，还有被恶鬼所附、疾病所累、已經治好的几个妇女，內中有抹大拉地方的馬利亚。通常認为这个抹大拉女人就是第七章第三十七节那个用香膏抹耶穌的脚的有罪女人。在文学上常作为由娼妓成为圣徒的典型。

他身边問。

“您为什么一定要知道这事情呢?”莫尔頓稍微退后几步,反問她。

“哎,沒有什么!不过請你轉告她說莎娜向她問候,我和她小时很要好。她显然很得意了。你到哪里去?咱們一道走!”她一直走近他身边,几乎和他臉碰臉,她身上发出强烈的酒气。莫尔頓連忙轉过身走开。“哎呀,多可恶的自高自大的家伙!”她用嘶哑的嗓子在他背后喊叫。“还要自称无产阶級作家!”她繼續叫喊着,直到他轉进了海濱胡同为止。

这次訪問他的弟弟幷沒有使莫尔頓安定下来,他对母亲的耽忧反而增长了。他走进坐落在近段的一家輪船公司,給自己定了一張船票,当晚出发到兰湼去。沿海岸的路上从松德海峽刮来寒冷的秋风。途中大概顚簸得厉害。

莫尔頓最近一次在他出生的島上逗留了一下以来,好多年过去了。在渡过这条熟悉的海道的时候,他有一种异样的感覚。搭客相当多,大多数是从那边,他的家乡来的。“家乡”这一个詞儿有着特殊的魔力。好久以来,莫尔頓連想都沒有想起蓬霍尔姆,現在重新又看見了它,覚得很高兴。

可是要在自己心里培养出一种区域主义的感情,他还是做不到;那些以出身蓬霍尔姆、日德兰或丹麦的某一个角落自豪的人,在他看来是可笑的。想把莫尔頓罗致到近年来日益增长的沙文主义运动的队伍里去的企图,都遭到了失败。它仅是无孔不入的伪装的反动势力的一种。它必須把人們的注意力从重大的社会問題上轉移开,因而劝作家們把社会問題放在一边,从事于把这一时代的一切陈旧的过时的东西,如往事、故乡、民間舞蹈、古老风习等,浪漫化起来。人家經常埋怨莫尔頓不用蓬霍尔

姆方言来写作，却忘記了連丹麦語也还是一种傳布不广的語言。莫尔頓能坚持主張，他不愿意为了收入去歌頌外省，因为这也是沙文主义，不过規模小一些罢了。

自己出生的那个小島上的情况，并沒有値得过份贊叹的理由，可是在甲板上走来走去，听着老乡們声調悠揚的談話，依然是愉快的。他一会走到船梢，一会走到船头，竭力想和談話的人們接近。在这些有年紀的搭客中間，某些人他認出来了，他記得在兰涅当学徒的年头里看見过他們，那时候他們是写字間的职員，商行里的学徒。現在他們已經成为要人，他們的举止，仿佛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他們身上。

不久，莫尔頓就确信搭客中間有几个也認出他是什么人。他走过的时候，他們彼此輕輕推了一下，交头接耳地低声交談起来。他听到了一言半句。

“这是大力士彼得的儿子！”一个上了年紀的搭客說，他那口气仿佛警告人：莫尔頓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噢，我現在懂得了，他为什么讓他的老母亲靠市公款来过活，”一个女人的声音說。

他回到故乡来的快乐之感本来就不太深，这些有意說来教他听見的話立刻把它澆灭了。他回到了一个被自满的情緒和流言籠罩着的地方，回到了一个每人知道其余人的一切底細，而且知道的只有坏事的島上！在这个島上，人們已經迫害而且毀灭了他的父亲，压倒了揚斯。那种該死的爱指責人的癖好，利用教会和圣經来达到自己目的的教派主义的偏隘！在他童年和当学徒的时期，这个島也曾压迫过他，在离开这海岸的时候，他才初次呼吸到自由。現在他重新又掉到这窒息的环境里来了。

这些恶毒的話使莫尔頓受到了打击，它們打中了痛处，接触

到了他和他母亲的关系。可是他竭力以自己的意志把这种感覺驅除掉。他难道有什么被侮辱的理由？这一批小人物，对于生活和生活的要求知道些什么？除了他們那些庸俗的流言蜚語，他們从来沒有关心过什么。他如果愿意把自己出卖給他們，他也許会象一位伯爵一样，以闊人的身份回到家乡来，那时候，大家也許要向他献媚了！那时候，他們也許会为了他拚命，并且在碼头上造起凱旋門来欢迎他了。那时候他真的不得不抛弃他的母亲，而这一件事也許会被認为他的偉大的凭証！不錯，他心里的确把她忽略了，可是这些胸襟狹窄的伪君子太过于陈腐了，他們不能了解这些事情；他們不得不捏造謠言，仿佛他沒有帮助她金錢似的。可是这上头他恰恰是問心无愧的，尽管这种安慰是多么微弱。

媽媽，好媽媽！……莫尔頓突然一陣心酸，忍不住流下眼泪来。他越想起母亲，越明白她一定感覺到自己非常孤单。为什么不老早把她接到他自己家里？从国外回来时，他立刻就想到这件事情，可是后来什么都沒有做。为什么？也許害怕她过于拘束了他。

不管怎样，現在他是到她那里去，試图补救他的疏忽。而这一批蠢材是无論如何沒有权利来指責他的。莫尔頓带着激怒的、挑战的神气左右顧盼；他是凶暴的，是凶暴而又不公道的；这一点他自己知道得很清楚。首先他要申斥他們，告訴这批人，他們都是些多么可怜的家伙。可是他們也許当場走散，在背后更加污辱他。他走进吸烟室，叫了啤酒和夹肉面包。

一張长桌旁边坐着六个男人，他們玩着紙牌，喝着苏打水冲的白兰地，全有点醉醺醺了，显然，他們都自以为是有身份的人。这是县里的一班事业家，商人和兰湿的代理商。他們彼此用职

位相称，談得很热烈。“喂！领事先生会把这一張吃了吧？”“我这一張是給船主先生的。”而且把个堂倌支使得团团轉。可是一看到莫尔頓，他們光彩的外表一下子消失了，几乎头碰头地挤成一堆，斜瞅着莫尔頓，开始嘁嘁喳喳起来，比女人家还爱管閑事，更爱听謠言。莫尔頓又冒起火来，由于妒忌，他們把父亲迫害到死为止，他們一肚子都是妒忌的心腸。現在又轉过来对他，对这个抱愧活着的儿子进行迫害了！不管怎样，嫉妒和誹謗，在这里他是估計得到的！

其中一个站起来，向他走过来。

“对不起，我不致于打攪您嗎？”他装着随随便便的神气說。

莫尔頓点点头，可是带着怒意直瞅着他。

“只是一个小問題，”那人用手摸一摸脸，躊躇地說。“我們剛才談起您，很感到兴趣：您通过什么考試嗎？”

“嘿，原来这个事情！”莫尔頓放声大笑。“沒有，我不是牧师，也不是教堂执事。”

“是，可是您不是在写書嗎？我們也在想，也許您經过普通人所不知道的特别考試吧？在暗中进行的？”在莫尔頓的嘲笑的眼光下面，他仿佛漸漸变得渺小了。

“不，我連中学毕业考試都沒有經过，”莫尔頓带着微笑回答。“正因为这样，所以我的作品有点儿片面。”

“对，对，那是可能的！”那个莽撞的家伙带着惋惜的神气瞅着他說。“可是您从哪里知道，别人，例如我吧，是經过考試的？”他庄严地挺直了身子。

“因为这儿各式各样想以此自負的蠢材都經过考試，”莫尔頓粗声回答，站了起来。那一个犹犹豫豫站了一会，想着什么心事，然后回到他的同伴那里。

早晨，莫尔頓一早走上甲板，夜間顚簸的航程使他睡得很好，晚上不愉快的事情都忘記了。和以前一样，左边鉄槌海岬悬崖壁立的島屿和正对面的圣約翰教堂在海里出現，看起来一直是新鮮的。他和别的孩子老喜欢在教堂的陡峭的花崗石墻壁底下洗澡。一想到重新看見所有这些美丽的地方，心中就感覚到温暖。他决定繞着全島走一圈，探訪一下海龙根和史罗次龙根，也許一直爬到杜艾的白岩頂上。

医院里回答他的話相当謹愼，也許是他覺得这样。在去看母亲以前，他要知道她的病情严重到什么程度，結果在护士长那里打听到病人生的并不是一开头所担心的癌，是非恶性的瘤。在用熱焐法消肿，所以大概可以免施手术。

他在老太太們住的一間排着七八張病床的統病房里找到了母亲。天哪！她改变得多厉害呀！瘦削的脑袋长在細长的头頸上，使她更象拔去毛的母鷄。她沒有想到会看見他，所以一下子沒認出他来，一句話也說不出来。她把他的手抓在自己滿是皺紋的、粗糙的、老年人的手里，悄悄地摆动着，竭力想把勃发的感情压下去，可是遏止不住，轉身向壁，哭了起来。

莫尔頓一动不动地坐着，仅仅輕輕地、温存地撫摩着她那由于哭泣而顫动着的瘦而弯的背脊。她抓紧他的手，又过了一会，把臉轉向他，含着眼泪向他微笑，那閃耀的笑容仿佛象太阳光。“我的好孩子！”她低声說，一面撫摩着他的肩膀。

他把薇拉和小爱莉莎的事情告訴她。

“你沒有把她們的相片带来嗎？”老人家問。

可是莫尔頓身边沒有带照片，他自己也感到奇怪。

她沒有把莫尔頓的手放下，目不轉睛地瞅着他；她那工作得疲劳衰弱的手在抖动。她一声不响看着他，快乐得象一个重新

找到了母亲的小孩。

“你在写書，”她驕傲地看着他，不好意思地低声說。“只有有学問的人才干这个。关于这事情我們談的很多；有些人不喜欢这事。他們說，你还是做你的本行好，讓那些生来写書的人去写。”

“跟父亲一模一样！”莫尔頓心里想。

“媽媽，你可以相信。我正是生来干这个的，”莫尔頓毅然決然說。

“你只写穷人。他們說，你大概除了穷人，什么都不知道。”

“不管怎样，正因为关于穷人我知道的比什么人都清楚，至于財主們，写的人很多，用不到我。那么，等你病好以后，答应搬到我們那儿去好嗎？那时候，我来接你。”

她仔仔細細看了他好一会。

“一个穷老太婆住在你家里，你以为你的妻子会說什么話呢？她想来出身很好吧？”

“薇拉挺好的，她見了你一定很高兴，媽媽。再說，除了她还有小爱莉莎呢！”

老太太的眼睛发出亮光。

“眞正当起奶奶来了，这我还沒有經驗过。两只手很想照料小孙儿女，有时候簡直要哭出来。不錯，我照料过小孩子，甚至还收留过，可是这都不是自家的。你那个小娃娃很壮健嗎？”

“結实得象香腸！”

“那末，你的女人的奶够吃嗎？”

“白天薇拉不喂她奶了，她用奶瓶喝牛奶和麦糊。可是小姑娘长得很好。最近三个月她体重增加不少，很喜欢奶瓶里的东西，只要你給她！現在已經是一个講究实利的人了，再不放过机

会。”

“那是因为母亲的奶少，不够她吃，”老太太带着会心的神气說。“这些新派的妇女，要她們奶孩子是全不中用的，太嬌弱了，可不是？一个女人要是不愿意奶孩子，奶水就会減縮。”很显然，她不贊同已經造成的情况。

“也許薇拉又有第二个了，”莫尔頓为他的妻子辯护說。

母亲吃惊地瞅着他。

“未免太快了一点，”母亲說，“不应該这样，虽說我自己最初的五六年，也是一个接一个生下来。”

莫尔頓也感到不满；母亲有过几次小产，还有許多次数，他还不知道哩。現在他懂得了，薇拉为什么感到身体疲劳、生活沉重。

莫尔頓为了轉变話头，說：“小女孩长得很好，看着教人高兴。我看，她将来象你，媽媽。”

老太太脸上露出快乐的光采。

可是她忽而把注意轉向睡在病房对角的一个生病的老太太。她向那一边看了一会，突然掀开被头，把两只瘦瘦的脚从床上跨下来，莫尔頓沒有来得及按住她，已經踏到地上了。她取过一只面盆，帮病人坐起来，扶住她的头，讓她嘔吐。

她回到自己床上，低声說：“可怜的，她生着癌，不管什么东西，吃进去就吐出来。”

“你們为什么不按鈴叫护士来呢？”莫尔頓带着責备的口气說。

“唉，你这个人，常常按鈴的話，她們要生气的。我反正在这里，我能帮助的地方，为什么不帮一下忙呢？”

“不錯，这一切都很好，可是要知道你也是病人，自己还需要

照顧。你不能赤着脚在地上走。”

“我不管病得怎样，需要終身劳动。你可記得，生你的妹妹咯俞之后，我坐在床上給你烤薄餅，烤了两个鐘头？你当然不記得了。可怜的小乖乖，可怜的咯俞，她一生沒有好运气！”她快要嗚咽起来了，可是忍住了，一声不响躺了一会，眼睛望着窗子。后来她又說：“要不是那个主任医师的話，我現在就能起来，他非常严厉。他走进来問‘她怎么样了’的时候，我們大家簡直怕得发抖。我們是不应該回答的，由护士长代我們回答。”她重又望着窗子。“这么好的天气，今年青魚的收成一定很好。据說今年秋天的青魚很肥。”

“媽媽，你不会再到港口去收拾青魚了！努力早早复原，那时候我来接你，带你到小愛莉莎那里去。”

“要不是那主任医师，我現在就能起来，”老太太沉思地把那句話又重說了一遍。“也許不这样，他就少了一笔收入。”

莫尔頓笑了起来。

“媽媽，你以为你們这里他对每人都是按日收費的嗎？”

“那我怎么能知道呢？”老太太回答着，也笑了起来。“我只知道我現在能起来了。孩子，你来了，我立刻就覺得好了些！”

莫尔頓得承認她臉上的确有了血色，眼睛也有神了。眞的，生命开始閃耀出火花来了。

他在城里勾留了几天，可是沒有从事游覽；他对游覽的一切愿望都消失了。他在母亲身边消磨了不少时光，其余的时間，他坐在戒酒会旅館的自己房間里做工作。

在他离开的那天，他們允許母亲短时間下床。当他走来向她告别的时候，她激动得发抖。

“謝謝你来看我，”她低声說。“如果咱們不再会面的話，希

望上帝保佑你和你的一家人。”

“一到你稍微好一点，能支持旅途劳頓的时候，我就来接你。媽媽，你以为我欺騙你嗎？”

“咱們这样难得見面，”老人家的臉抽搐了起来。“簡直不能相信，以后将会天天看到你。”

莫尔頓負疚地覺得她有权利这样說。

开向哥本哈根的輪船，照例好容易才到达。在大炮台前面，风尽力刮着，撕着，吱吱嘞嘞叫着，带着吼声把輪船上的繩索震蕩，而且用这么大的力量扑上来，很难确定它是从哪方面刮来的；船只被风乱撕乱扯，弄得震撼不宁。在文島和朗特斯克隆島那个方向，应該是朝霞上升的地方，一片黑中透藍的烏云横遮住整个天空，把冰雹一大捧一大捧地向甲板上抛来；风把雪珠子吹集攏来，象小小的龙卷风一样在空中旋轉，然后把它撒滿了一甲板。鋼的纜繩金鉄乱鳴，細船索被风鞭打着，跟响亮的噼啪声相应和，构成了整个乐队。莫尔頓习惯于都城里柔和的空气，立刻覺得寒风砭骨。这是一种非常的感覺！

街道上很泥濘，这儿显然經过了一場真正的陣雨。可是勃侖斯哈的草地，經过大雨冲洗之后，綠得非常鮮艳。奔跑着上学的孩子們，高兴得叫叫嚷嚷，把花园柵栏上的雪珠儿刮攏来，彼此往臉上搽，用来雪战是不够的，因为太少了。

薇拉把小娃娃抱在手上，出来开門。两个都穿着睡衣。

“我把你們从床上鬧了起来！”莫尔頓愉快地說。

薇拉見了他很高兴，可是娃娃的小臉儿那么无精打采，莫尔頓立刻心緒不安起来。她認出了是他，輕輕的从媽媽的手里滑出来挨向他，把張开的潮潤的小嘴偎向他的臉上，这是第一次的

微弱的接吻！一陣温情的冲动使莫尔頓全身都发抖。他把她抱到手里，覺得她尿湿了。“謝天謝地，媽媽就要搬来了！”他心里想，可是什么都沒有說，把大衣脫了，开始給娃娃換尿布。薇拉鉆进鴨絨被里看着他。

“你知道嗎？我不舒服，”她突然說。

“眞的嗎？可是你可以把愛莉莎在身边焐一会儿。她完全冻僵了，”他回答着把嬰孩放在她身边。

十四　他媽的，他們到底为什么打起来？

跟着一年年过去，丹麦国內的空气越来越紧張了；人們习慣了長期的山雨欲来的局面，象过去安全无虞的太平时世一样过着日常的生活。所以大家都变得更加无思无虑了：在外省，人們对打牌、跳舞比之听报告更有兴趣。莫尔頓在过去的一个冬天里，深信国內的集会完全被利用来做与原来目的无关的事。城市的居民比之往常花費更多的錢在坐酒店、上館子上面。大家被一种不安的情緒籠罩着，可是几乎沒有一个人眞正相信有发生战爭的可能性。

可是风暴突然发作了，一声枪声使整个雪山崩塌下来。

莫尔頓这些时候正在旅行中，在日德兰的那些露天集会上发表演說。他談到越来越使他感到不安的事情，想要說明欧洲那种紧張局面的原因。可是这个論題很难喚起听众的注意，反而更使他們扰动，他們对于經常的紧張已經感到疲倦。农村居民一声不响的听着，很难了解他們在想些什么；同时还沒有能吸引工人們来参加談話，他們对这件事情态度非常冷淡。大多数抱着資产阶級自由主义的見解：据說一切都該归罪于获得增加

利潤的軍火商巨头們的阴謀。莫尔頓向他們証明，資本主义竞爭达到极限的时候，战爭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結果，他們听了都笑。

說国际工人运动有設法防止战爭的責任，他們看来是荒唐的。

“你把这事情到村里随便什么地方講去罢！”他們笑着对他說。“讓咱們管咱們自己的事情，讓那些大国打去罢。”

“哪能这样呢！要知道将来付出代价的是咱們！”莫尔頓阴郁地感叹着說。

領导会后討論的当地那些社会民主党領袖們，也沒有認眞接受第二国际的巴塞尔大会[1]的决議和号召。

“当祖国在危急的时期举行罢工？嘿，无論在国內或国外，你要鼓动工人們去干这个是做不到的！”日德兰东部一个大城里一位社会民主党的老党員干脆地告訴他。“自愿讓外国人来蹂躪你的国土？永远做不到！”

“当然，必須要整个战綫同时开始罢工，否則咱們何必参加国际組織呢！”莫尔頓簡截地回答。“那决議恰恰也注意到这一点。”

一个鉄匠，早年时候在丹麦的大部分地区創立过鉄匠工会，現在做了市长，他在城里是独断独行的小皇帝，仅仅聳了聳肩膀說：

---

[1] 一九一二年巴尔干战爭时，在巴塞尔召集的第二国际大会发表声明，說世界各国工人認为为資本家利潤而互相殘杀是一种罪恶。在口头上、在决議中的言論就是如此。而当帝国主义战爭已霹靂一声爆发，必須使这些决議見諸实現的时候，第二国际領袖們却竟成了无产阶級的叛徒和变节者。見联共党史二〇四頁。

"假使只有一国不同意，那末，其余的就会向它进攻嗎？不会的，这样志同道合的人你是找不到的，朋友，你太过于着迷了！以你这样一个走过这么多地方的人，应該知道，无論国内国外，工人們的爱国情緒总是远远超过任何其他社会阶級的。你剛才叫我这个城市的小皇帝，你尽管再加一句，整个地区的小皇帝。我向大家說句冒昧的話！可是讓我告訴你，領导群众的艺术就在于对他們的要求不要超过他們事实上可能做到的限度，过分跑在前面是不中用的。"

这位"老将"看来是对的：战争爆发了，可是第二国际絕对沒有采取任何步驟，它的分支組織到处以全力来支持自己的政府。德国国会里的一百五十个工人代表，只有一个投票反对軍事撥款❶，此外什么都沒有。这对于莫尔頓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宣战的这一天，他在弗恩島的南部，晚上要在斯文堡的一个会上发表演說，可是会取消了。現在大家只关心着自己，莫尔頓自己也只想着早一点回去看看自己家里的人。他特别惦念薇拉，这一次不应該再有所疑虑。幸而祖母和她們在一起。

謠言滿天飞：南日德兰被占領了，德国軍队准备在弗恩島登陆，弗恩島和西兰之間的交通隔断了。最后一个謠言証实了。莫尔頓不得通过托辛島到郎格兰，坐小船渡海到納克斯柯夫。再从那里坐火車回家。

現在事情有了严重的轉变，人們不再表現出从前那种宿命論的思想了。大家惊惶失措，爭夺車上的坐位，搶着上渡船，造成了拥挤的情形。水手們在跳板两旁排成行列，免得旅客們彼此挤到水里去。妇女們时时在淌眼泪。

❶ 指卡尔·李卜克內西，見本書第五〇〇頁注。

莫尔頓只看見母亲和愛莉莎在家；薇拉前一天就搬到娘家去了。

"她簡直瘋了，有这样的傻女人！"老人家微笑着說。"她害怕留在家里。你自己到她那里去把她接回来罢。我們在这儿沒有你也能对付。"老奶奶是什么事情都不会使她惊慌失措的。

小女娃抓住她的手，稳步地用小脚走着；她用小孩子明彻的眼睛鎮靜地看着父亲，学着說："我們已(自)家能对浦(付)！"她不愿意扑到他手上去：她有了奶奶，不再需要什么人了。

"难道你連嘴都不給我亲了嗎？"莫尔頓問。

好吧……她亲了他一下，可是沒有离开祖母的手，而且立刻用她的肥胖的小手把他推开。"你去吧！"她說。从她的眼睛里可以看出，她等着他走了，她可以单独跟奶奶在一起。

勃侖斯哈广場附近的終点站上，黑压压的挤满了人，电車还沒有来得及掉头，已經給包圍住了。人們从側面小路冲过来，用臂肘推着，吵罵着挤过人群，爬上踏脚板。大家企图到市中心去。莫尔頓不愿意参加这場无意識的爭吵，远远地站在那些不敢加入爭座的肉搏战的老弱中間；可是爭論和相罵他們尽能够。到处是偶然集合的人群；以前彼此从来沒有見过面的人們，很坦率地交談着，仿佛老相識一般。每人都急于要把自己对战爭的意見說出来，为了解决誰将战胜誰的問題，吵一回架也在所不辞。

終点站附近有一座带着花园的小館子。这里挤满了人，大多数是进来喝一杯啤酒等电車坐位的工人。一个人大声叫嚷，把其余人的声音都压倒了：

"媽的，他們到底为什么打起来？土地尽够大家用，工人又这么多，拿他們来喂猪都够。給我們安排工作，对不起，沒有。宁愿来一場大屠杀！建設一所屠宰場，把我們完全消灭了，化的錢

还省一些！”

“閉上你的嘴，别說那些煽动的話了，”各方面都向他叫嚷。“安排工作仿佛是这么容易的事；这事情需要錢吶。”

“对呀！可是，他媽的，他們为什么打仗呢？錢不会因此多出来呀。”

“蠢材，你懂得什么！还是去把自己的紅头发剪剪掉，否則在咱們这一带看起来太紅了！”

那工人把他的便帽从头上拿下来，一边笑，一边把身子轉着圈子，然后带着嘲笑的手势，扮着鬼脸，唱了起来：

伙計，你难道沒听見？
“愷撒”[1]昨夜做了个梦，
梦見沙皇那蠢材，
向他吐了吐舌头。
早上“愷撒”一觉睡醒，
就要向莫斯科进兵，
所以把枪发給咱們，
把咱們集合在这儿！
得棱——璉——璉，得棱——璉——璉，
把咱們集合在这儿！

他拿一个啤酒瓶做着举枪的姿势，繞着圈子开正步，那种慌慌張張的表情，活象一个受惊的新兵。伙伴中間許多人都笑起来。可是有人不以为然地說：

---

[1] 德国的皇帝称“愷撒”。

“这事情是沒有什么可以取笑的。咱們这儿用不到这种赤化的猴儿戏。”

莫尔頓覺得这歌很熟。他想起德国工人嘲笑普魯士軍国主义的时候曾經唱过它。可是現在他們自己也几乎三脚两步的跑进壕沟里去。

紅头发人的周圍沒有人了。他向两旁看了看覺得好笑，然后傲然向电車走去，一下就可以看出来，他不是一个胆小鬼！大概是彼得·特雷叶的信徒。莫尔頓赶上了他。

“我想要和你談一談，”当那个紅头发的人挤上塞足了人的电車的当儿，他說。

“关于什么事情，同志？”那人从車子的踏脚上回答他，他想法子将就吊在那里。“我的住址是勃罗戈尔街时鐘社，星期二晚上，如果你不怕你們的大亨的話，来好了。路你不是認識的嗎？”

莫尔頓自己最后也搭上电車到了赫尔格森街。薇拉的父母住在街的尽头。

薇拉躺在长沙发的角落里，两只脚蹺在身子底下。

“你欣賞去罢！”汉生在屋子里不停地来回走着說。“她从昨晚起就这么躺着。她幻想德国人就要到来，把咱們一古腦儿都抓去。”

“是呀，他們将要戳穿我的肚皮，他們把所有的孕妇都这样戳死，我亲自在一本書上讀到过，”薇拉用凄慘而嘶嗄的声音說。

“这是古时候的事情，”汉生把一本棕色的小本子在空中揮舞着說。“現在进行战爭有一定的法規。如今的战爭人道得多了，姑爷，可不是嗎？”

但是他自己的样子也不頂大胆。他一刻不离他那个小本本，

一会儿塞在一个地方，一会又塞到另一个地方，一会又把它掏出来。

“这是我們的存折，”汉生太太說明。“折子上有两百克罗納，汉生担心給德国人察探出来，把我們的錢搶去。”

“他媽的！打仗是很花錢的！”汉生惶惑地笑了起来。

“如果咱們不跟他們的敌人联合，他們是不会占領咱們的国土的，”莫尔頓安慰他們說。“关于这一点，据說他們已經通知了政府。”

“据說，还和国王拍着巴掌作为保証哩，”汉生回答，把胸膛一挺。他提到国王的时候老是这样，仿佛和他有特别交情似的。“但是，怎么能相信他們呢？就以比利时为例吧！因此，一听到战事发生了，我馬上把放在人行道上的箱子收进❶。沒有人能强迫我把食物摆在德国人面前，給他去大嚼；我不是那种喂养死敌的人！”末后一句話是对莫尔頓的諷刺，每次在这地下室的住宅里談到“死敌”的时候，慣常如此的。

莫尔頓微笑着回答：“謝謝您，岳父。可是别忘記一个必要的条件：咱們必須保守局外人的地位。您总不愿咱們牵入战争吧？”

“不，上帝保佑！我希望，我沒有說过这一类的話。”汉生吃惊地向四边打量着。“可是可以問一声，也并不致于触犯任何人：他媽的，他們到底为什么打起来？姑爷，請你告訴我：难道不够大家分配嗎？要是我处在他們的地位，我可以把全部黑人分給大家，分得一样公平。可是叫他們不要碰丹属的西印度群島，否則他們会受到懲罰！咱們的伙伴們是不喜欢开玩笑的，这个

❶ 装着蔬果摆在門外地攤上卖的。

咱們在六四年已經看見了❶。”

汉生太太插嘴說：“汉生对于这些島屿很热中。有人傳言国王要把它們卖掉，他立刻决定召集蔬菜杂貨商联合会（因为他是他們的主持人），鼓动全部会員去見国王，跪在他面前。哎，这太过火了。那时他們起草了一份請愿書，大家签了名，而且公推汉生去呈递。但是……”汉生太太忽然結結巴巴，打着哆嗦，仿佛害怕說出来。

“但是发現爸爸穿的不够体面，”薇拉躺在躺椅上生气地插进来說。

“是呀，他沒有礼服，”汉生太太說明。“于是就推了另一个人。”

“那有什么关系，这个主意終究是您出的，”莫尔頓安慰他說。“这一回把这几个島替祖国救了出来了！”

汉生对他斜睨了一下，心里想，那家伙别在开玩笑。莫尔頓有时候說的話意思很暧昧，对他丈人的态度仿佛不很严肃似的。可是这时候女婿的脸色相当严肃，于是汉生把两个大拇指插进背心的夹肢窩里，腰板一挺。

“是呀，这主意反正是我出的！”他得意地瞅着那从来不肯眞正承認他的功劳的妻子。“假使我沒有能做一点給祖国增光的事情，那末无論如何，我已經尽我所能，使祖国免受侮辱。”

但是他的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他的脸一下子拉长了，眼睛里一片恐怖。

---

❶ 一八六四年，普、奥两国发动对丹麦的战争，丹麦打了敗仗。結果是戈尔希基尼亚、劳恩堡、希列兹維格都归屬战胜国。这一个时期的特色是丹麦国內的强烈的反德情緖。——俄譯本注

“可是这一切頂什么用?”他沒精打采地說。“明儿德国人在奥尔呼斯登陆了，那时候……”

莫尔頓正要带着薇拉走，就問：“为什么他們恰恰在奥尔呼斯登陆呢?”

“因为汉生是奥尔呼斯出生的，”汉生太太回答。

“的确，他們将要在奥尔呼斯登陆，”汉生又低声叨念着，可是沒有得出任何結論来。

莫尔頓携着薇拉的手，扶她走上台阶，到街上去，她也有些慌張。

他們走到街上，莫尔頓搀着她的胳膊說：“你父亲也是一个饒舌的人。”

“父亲决不是蠢人，”薇拉生气地回答。“你要記住，他是自己掙扎出来的。他出身最低阶层。你笑什么?你自己也是这样的。这沒有什么可耻。”

“不是，当然不是，我不过这么說。你的老人家的确不坏，在他本行里还是个很能干的人。而且他生了怎样的两个女儿!”莫尔頓鍾爱地把薇拉摟向身边。

“可不是嗎?达格瑪尔姊妹和我，凭良心說，可以算得两朵花!”薇拉笑了起来，已經把生的气忘記了。

他們走上市政厅广場：薇拉要看热鬧，而莫尔頓急于想知道最后的消息。广場上黑压压地挤滿了人；揭示出最后电訊的一家大报的編輯部窗下，密密层层的人群站在那里向同一个方向望着。每分鐘有新的电訊貼出来：德軍在比利时进展神速，又有新国家加入交战国的这一方或那一方。人們欢呼着，嘴里打着口哨，可是同情显然是在协約国方面。最近二十年来丹麦国內逐漸增进的对德国的同情，在普魯士軍队的鉄蹄开始蹂躪渺小的比

利时的时候动摇了。为了某种原因，大家欢呼庆祝协約国时，竟有人因为莫尔頓沒有脫帽，用手杖輕輕地碰了碰他的头。在这个不会独立思考、只听凭报紙和通訊社的指揮而高声叫嚷的人海之中，他覺得孤寂陌生。在群众的眼睛里，法国人和英国人是天使，德国人是魔鬼。

“算了，咱們走罢！”莫尔頓說。他听不慣群众的嘶嗄、憤怒、欢欣的吼声，其实他們对发生的事情絲毫不了解。“咱們去随便哪一个酒館里找一个空座。我覺得这样拥挤会影响你的神經。”

薇拉沉重地吊在他的手上，高兴了起来。

“是呀，他們叫嚷得这么厉害。可是人多沒关系。我喜欢顧客多的館子。我把肚子縮进一些，一点都看不出的。”仿佛她对怀孕这一回事終于不再介意了。

“用不到縮进，你怀着孩子的时候特别漂亮，”虽然他自己心底里因为他們馬上要有第二个孩子而感到高兴，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緣故不敢說“你高高兴兴地怀着孩子的时候”。

他們走进市政厅广場上最大館子中的一家。那儿已經坐滿了人，可是一个認識莫尔頓的堂倌，把一張工作台騰出来，給他們找到了座位。滿是烟气的房子里，空气是灼热的，人們一反常例，都很兴奋，四周圍的人們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来碰杯、举杯；各方面可以听到热烈的吶喊和低級的諷刺。

瞧着薇拉令人感到舒服，她的眼睛閃着光芒。莫尔頓想起她初次在高等国民学校公共宿舍房間門口出現时，这一双眼睛怎样地打动了他。这一对閃閃发光的眼睛籠罩了一切！她聚精会神地凝視着周圍的东西。薇拉心向神往到如此地步，以致把她想要装得瘦小一些的原意都忘記了。她又快乐又善良，可以被人認作是生育女神的化身。她的面貌变得更明朗了，显出了

脉搏的跳动；今天她表現出对任何人都很溫存。她的体态也比以前更丰滿了。也許他們把她怀孕的时期算的不对吧？她的軀体向下部扩大，仿佛企图隐藏、温暖、接受和保护一切有生命的东西。薇拉象一头忙忙碌碌的抱卵的母鷄。莫尔頓望着她，自己在叹賞她的美丽。顧客中間也有許多人瞧着她，因此她臉更紅了，这一天晚上她美得使人眼花撩乱。

一位身材高高、带点駝背的紳士，在許多座位中間弯弯曲曲地挤过去，象要寻找一群可以参加进去的伙伴。他穿着棕色的大衣，帽子和手套拿在左手，右手拿一根装着象牙球的竹杖；他的服装的整齐和步履的蹣跚构成了有趣的結合。館子里的顧客大家都回过头来望着他的后形，互相低声地談論他；有許多人站起来和他招呼，好几張桌子上的人都邀他同坐。他带着有点吃惊的微笑向他們道謝，以他那特殊的步調向前走去，給人一个印象，仿佛他的长长的軀干在顧客的头顱之間浮动。稀稀疏疏的髭須，象海象的一般下垂着。总而言之，在他的面貌和整个姿态上有着某种萎弱的不活动的样子。

"这是特拉普，最大报的总編，咱們的新聞記者中間最有才能的一个，"莫尔頓低声說。

但是特拉普并沒有給人以天賦特厚的印象，他倒象是一个痴愚的人。他以新聞訪員的身份游历过許多国家，他善于装成一个天眞的、甚至有点愚鈍的人；沒有人会象他那样提出荒謬可笑的問題来，他就用这方法来迫使那受罪的人，这一个或那一个政治家或外交家，把誰都不应知道的秘密泄漏出来。这一切已是十年前或二十年前的事了，可是他的臉上还凝滞着那副天眞的表情，不知道是保存着从前的举止呢，也不知道是已經习慣这样，也不知道是他覺得戴上这个有效的面具对他有利。他基本

上是英美采訪制度和报刊技术的崇拜者，莫尔頓暗底里也在惊奇今天晚上他的举止看上去多么英国化，从衣着、行动直到不經意地垂着的下唇。似乎他由于忧郁病和对自己的深切同情而感到痛苦，因为他不得不跟人类周旋，而人类也不得不跟他特拉普周旋。

特拉普主編走到莫尔頓跟前，在他的小桌子旁边立定下来。

“亲爱的作家，請应許我和您握手，感謝您在我們报上作的客串，可惜的是那么少！我看出来了，您和一位美丽的太太在一起！不錯，对于作家們，这是可以的。特拉普主編。我認为这是莫大的荣幸❶！”这位著名的新聞記者恭敬地向薇拉行亂，她仿效舞台上的公主的样子，站起来一下，又重新坐下。特拉普匆匆地把她的体态打量了一下，說：“看起来，这是您的太太？”

莫尔頓臉一紅，把他介紹給薇拉，惋惜他沒有馬上給他們介紹。他在社交亂节上面常常会疏忽。可是特拉普不給他惋惜的时間。

“我在这儿碰到你，好极了，”他兴奋地說，“这是了不得的好运气，幸而这样的运气新聞記者时常会遇到。請应許我坐一会，”他謙逊地在桌旁坐了下来。“我剛才走着想，照您的才能，实际上您是我們这个圈子里的人。您为什么不象国內其他一些主要的有才能的人一样，經常給最大报撰稿呢？这不言而喻是出色人物的用武之地，我不愿意过于狂妄，把它說成是唯一的用武之地吧！美丽的太太，您能原諒我嗎，假使我暫时把您的先生吸引了开去。亲爱的作家，您对于国际形势的看法怎样？您是，假使容許这样說，通曉国际事务的。现在您的朋友們，那些德国人，

---

❶ 这两句話是特拉普向薇拉作的自我介紹。

結果要糟呢！"

"对这件事情能够說得这样有把握嗎？未免太早……"

"英国人，亲爱的朋友，英国人！咱們对他們認識得还不够。在平常时光，他們看起来仿佛在睡覚，但是一遇到事情……而他們甚至不是德国人那样的好战的民族。"

"可能，也还是好战的，不过另一种类型，"莫尔頓表示异議。

"他們用外交手段来征服世界，但这不是文化优越的标帜嗎？这倒恰好是您的一个題目：'論文化作为对抗大炮和刺刀的武器！'請給我們写这样一篇文章罢，可以占据两期专栏的篇幅。不用在英国德国之間作詳細的对照。也不值得去触犯您那些有点暴躁的年輕邻居們。可是，自然而然会得出結論，因为英国連陆軍都沒有，等到現在战爭已成了事实，才不得不建立起来。"

"相反地，他們有海軍，"莫尔頓冷笑一声回答。"而且是怎样的海軍啊，是全世界最大的！"

"是呀，守卫的船只！"特拉普回答，有点生气。"您当然同意我，这不能构成理由，把英国叫作好战的国家。"

但是莫尔頓不同意。

"当然，鯊魚所有的攻守器具是不同于，例如，老虎所有的。"

"鯊魚的……但是，这倒不坏！"特拉普主編微微一笑，然后沉默了一忽，摸着他的胡須；他是不习惯有人和他抬杠的。

"英国，亲爱的朋友……"他重新开始說。"我不懂，您怎么会不喜欢英国？要知道，这是真正自由思想的祖国。德国，自然，有着工人队伍和一切类似的东西；可是英国人民毕竟有更多的自由感，因为英国人不那么容易被迫参加任何組織。也許德国工人过分傾向于接受棍棒紀律；您只要看，他們唱着歌走上战場！在七〇年和七一年，德国的小学教师贏得了战爭的胜利[1]。

这一回可能赶上，由工会領袖們来贏得胜利了。您只要注意一下，'愷撒'对工人們多么关切；而高級軍官們对他們的紀律也贊不絕口。他們不需要任何特殊的軍事訓練，它存在在他們的血液里面。"他脸上露出了一絲恶意的冷笑，随后又換上以前那种无精打采的神情。他慈父般把一只手擱在莫尔頓的肩上。"凭良心說，我不懂，您在德国工人身上看到了什么？您，作为一个革命家，不如說，应該厌弃他們。再說，英国工人的个人主义厉害得多，在英国施行普遍义务兵役，还需要想出些特别办法来。这倒象您的理想：不耐强制和訓練的一种工人。"

莫尔頓几次想要回答，可是特拉普不讓他插嘴。

"好啦，那末决定了，"他跳到另一个話題上面，不理会莫尔頓想要反駁他。"請給我們写一篇論眞正的自由思想、眞正的民主主义的长文章。那样的民主主义，甚至能把……他名字叫什么？不錯，能把比尔－戈路克培养成人物！这个綽号不坏，很会想！可以把他作为衡量革命性的尺度，这是您少不了的。当然，我們保留把某些語句改得和緩一些的权利。"

他看到莫尔頓仍旧想提出异議，馬上轉向薇拉，滿口說着殷勤的話，然后突然把手伸給莫尔頓。

"再見，亲爱的朋友，并且謝謝您！我用不到对您解釋，这对于命定要坚持孤立的咱們这样一个小民族和它的文化有怎样的意义。那末，明天我送两百克罗納給您太太作为稿費。再見，美丽的太太，和您認識对我說来是一桩愉快的事件！"

薇拉快乐得脸都紅了。

---

① 一八七〇——七一年的普法战爭之后，普魯士的毛奇将軍說，这次胜利应該归功于小学教师。这是一般主張軍国主义教育的人最喜欢引用的一句話。

“这是一位地道的紳士和交际界的男人!”她欢喜地叫了出来。

莫尔頓可远沒有那么高兴。他不明白特拉普的用意所在，可是他有一个印象，他要利用他来达到某种他所不知道的目的，这么丰厚的稿酬就表明了这一点。最大报的主編是以这样的作风出名的：他把极端自由主义者吸引到自己的报紙里去，千方百計討好他們，也讓他們稍微放肆一下，使他們因此受到累，然后强迫他們一反慣例，最后象挤干了的檸檬一样，把他們丢了。这一点使这份报紙在广大的居民阶层中間享有激进的声誉，而同时也取得了知道这种双重把戏的利益的权力集团的承認。特拉普本人在他看来也似乎太做作，从头到脚一副英国派头。他身上的一切都是英国人的翻版，一直到他用来表明自己的自由思想者的特质，同时又用来侮弄自由思想者的那种带着嬉戏的厚顔无耻。报紙的綱領是相当民主的：和平主义，男女平权，人道主义，可是实际上特拉普是一个恶名昭彰的反动分子。在莫尔頓眼睛里，他是一个危險的典型，比之仅仅用馬鞭子，至多用棍棒来行动的那种容克党人[1]型的殘酷粗暴的資本家还危險得多。虽然戴皮手套的自由主义者利用象莫尔頓这样的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把大家引入迷途，可是那样的資本家的最終目的，一个平常人可說是能够看透的。

拒絕是不容易的：最大报国內到处有讀者；两百克罗納是一笔不小的款子，他又是仅仅靠写作来維持生活的。这篇文章，莫尔頓决定写，可是象平常一样，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如果修改得太多，他将公开抗議。对于誰是眞正的战爭禍首，他一点沒有

[1] “容克”，德国的貴族地主。

怀疑，双方的統治阶級都有許多原因来嗾使人民互相残杀，至于說到战爭責任，任何一方沒有什么可以責备另一方的。尽管他們在巨大的灾难面前装着假仁假义的恐怖，却是双方都知道这一点。可是把这一点怎样說法，使一个平常人能懂呢？

回到家里，莫尔頓服侍薇拉上床；她累了，很愿意讓他帮她脫衣服。她今天非常溫柔，照料她令人感到愉快；她的肚子向前突出，当莫尔頓拥抱她的时候，他似乎感覺到一种輕微的亲密的跳动，仿佛关在里面的小生命已經和他相处得很好了。

"咱們将来一定是好伙伴，"他溫存地摸摸薇拉的肚皮說。"我和你什么事干不起来！"

"假如忽然生下来不是男孩子呢？"薇拉說。

"这沒有关系，我們反正很合得来的。喂，躺舒服一些。"

然后他坐到写字台旁。白天紛乱的印象依然在他脑袋里打轉，他感到沉重的失望；他悲伤，他想起工人們在紧要关头沒有表現出应有的坚定而感到痛苦。

德国工人多少总算提出了抗議，英国工人至今一声不哼。

在全世界工人中做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宣傳，他們依然容許剝削者嗾使他們互相残杀。这是应該考虑的事！

的确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問他們："媽的，你們为什么打仗？！"

十五 孿生兄弟

由战爭爆发所引起的恐怖漸漸过去以后，观察人們是頗有趣味的。商人和手艺人首先清醒过来，开始注視和寻找补充利潤的来源。过了不多久，农村的居民也参加进去了。开头的时候，他們把为了怜惜而保留着的，而且容許孩子們时时喂它們

一小块面包吃的过时的老馬挑出来，高价卖給德国人去做炮灰。

工人們却一点沒有表示。他們惊呆了，眼望着領袖們，等待着信号。人們一直在使他們相信，靠了他們，仅仅由于他們的存在，战争将永远不再发生！但是战争还是爆发了，而且来得这样突然，以致他們来不及清醒过来。不錯，莫尔頓在报紙上和集会上警告过他們，可是莫尔頓的話信得嗎！要是听了他，那一刻也不会安靜了。

他跟貝萊在一切事情上都协調的时候，那是完全另一回事。人們叫他們孿生兄弟，因为老看見他們在一起。据說自从他們当学徒时候起就是这样的。回忆起那个时候的人說，他們仿佛是长在一起的：只要一个有了空，馬上就跑去找另一个；而且好象凭嗅覚就能猜到該往哪里去找。不但是孿生兄弟，簡直可以把他們叫作連体孿生子。

稍后，他們的确在一切事情上都是意見相同的。貝萊贊叹莫尔頓的爱讀書，从他那里汲取書本上的知識，而莫尔頓看来，貝萊就象自己父亲的一幅小照，贊叹他的魄力和对于已定的路綫目标的正确性深信不疑。当然，有时候他們也发生争执：莫尔頓有时認为貝萊在斗争中太过于坚执，要求各个人作出过多的牺牲，而从貝萊方面看来，莫尔頓心腸太軟，太多提到工人們的灵魂。但是一般說来，沒有东西能使他們分道揚鑣。

現在他們毕竟分手了！一个在什么地方发表演說，紧接着就出現了另一个，可是一定是发表反对的意見。

例如，对于战争和战争的原因，他們就抱着完全不同的意見。莫尔頓把它叫作老板們的战爭，責怪工人們不起来阻止它。他們是能够阻止它的，他們有这样的責任。他这样断言，而且引証了巴塞尔大会上所通过的决議……

貝萊認为跟战爭作斗爭是不可能的：用同盟罢工来反抗战爭，正象用同盟罢工来反对灾荒或地震一样。不錯，他并不是一向这样想的，可是現在，如果可以这样說的話，他"变得聰明"了。同盟罢工是一条荒謬的出路，正如只不过因为手里拿着斧头而自愿把自己的脚砍掉一样！同盟罢工把現在还有飯吃的工人的生計也剝夺了。

失业本身是一种够大的禍害，在这一点上貝萊是对的。

"但是罢工是工人們的唯一武器；如果他們放弃了罢工，他們还留下些什么？什么都沒有！"那时候，莫尔頓就叫起来，他的嗓子和貝萊的一样响。"况且，战爭根本不是天灾。这里貝萊就象那个相信老虎有着菩薩心腸的人！不，战爭是那些戴着人面的恶兽引起的，它們以前为了追求利潤的卑鄙的貪心，用額角往墙上撞，現在又在墙底下埋上炸葯想把它炸毁。阻止战爭現在已經迟了，可是工人們可以把枪口轉过来，把这次战爭变成內战，这是对咱們說来唯一有意义的战爭！"

貝萊馬上又发表演說，他是在努力寻覓对方的弱点："他把內战叫作唯一可以采用的战爭方式！"他当着聚集在一起的群众高叫，举起两只手，仿佛要上天給他作証一样。莫尔頓連反駁都不愿意。这是太过分了。

他們經常这样彼此追随着发表演說。要不是爭論的題目这样严重，或者換了别的人的話，听他們彼此攻击是怪好玩的。可是这两个是孿生兄弟呀！……在过去那些日子里，他們象两匹步調一致的小馬，套在同一輛車上，齐肩并进的时候，多么可爱。可是，一个不安定的时期現在显然临到咱們头上了。就因为咱們是工人，他們經常对咱們期待着一些什么。于是产生了一种印象，仿佛工人是世界救主一类的什么东西，眞見他的鬼！

存在于貝莱和莫尔頓之間，使人愈来愈感覚到，任何一桩大事件都可能使他們結下不共戴天之仇的那种分歧，人們各有各的解釋。工人运动队伍里的鉆营者認为这是貝莱的过错，他应該給莫尔頓安排一个好的位置，"豢养"着他，而不要把他拘留在檢疫所里。爱倫暗底里也是这样想，她不止一次地劝貝莱提拔莫尔頓，从而把他更紧密地拉进工人运动里来。在"党的妇女"的圈子里，一般的观念可以归結为：他們的不和是根于妒忌。莫尔頓长期住在貝莱家里，大家看得很清楚，爱倫对莫尔頓，比对自己的丈夫关心得多。而且莫尔頓是一个作家，在对妇女的关系上，作家是絕对靠不住的。他們对于婚姻是毫不尊重的，拚命想鉆到别人家的籬笆后面去，对于这批坐不定的流浪汉这是意料中的事。其中有一些妇女堅持小布倫的臉相活象莫尔頓：就为这个緣故，莫尔頓不得不在国外躲了这么久。

而莫尔頓自己呢，也許比任何人更难理解，为什么他和貝莱的关系变得愈来愈冷淡了。他絕对贊叹年輕时候的貝莱，在一切重大問題上那种一往直前的态度和他的战斗精神以及对于胜利的信心；那时候沒有一个人比貝莱更善于鼓动群众，使他們团結成为一个整体。确确实实，他的血液里就有着团結的理想。但是現在他仿佛忘記了一些什么似的。他是忘記了下一个阶段，还是疲累了，想要安享光荣了呢？可能丹麦国內和其他国家的整个工人运动和他本人共同体驗到了暂时的疲累。需要一个新的高潮，而莫尔頓却不是一个能督促疲累者前进的人。他可以等待。但可悲的是，貝莱并沒有給人以疲累者的印象，他就是往后看，仿佛有意識地把力量用在破坏从前亲手建設的东西上面！不管怎样，他对群众起着这样的作用。他們缺乏前进的勇气，他們差不多对一切都冷淡了，而貝莱对这样的情况似乎毫不

反对。只要他們听他的話，他就滿意。

莫尔頓也准备接受这一种情况，在等待較好时机的当儿，尽可能保持从前的友誼。在他看来，假使他把联系着他和貝萊以及拥护貝萊的群众之間的那条綫拉断，那末生活将变得完全空虛了。但是貝萊执拗地拉着他走，仿佛沒有莫尔頓在身旁，害怕从坡面上滑下去。也許这是由于做賊心虛吧？貝萊一遇到他的老朋友和战友，立刻翻起使他們分裂的那一篇賬来。也許他感覺到自己在出卖造成他現在的地位的那个事业，因而想引誘莫尔頓做他的同謀犯吧？

貝萊的傾向和社会民主党走向改良主义的总的傾向之間的关系，莫尔頓看得很清楚，但是他不懂貝萊为什么一定要把大家拖下水，难道他对国外发生的事情这样不熟悉，这样不关心嗎？或者这是自然規律，是摩西和他的人民曾經經驗过的走向天国途中的疲累吧[1]？不管怎样，这是在原地跑步，或者竟是繞圈子。他們彼此踩着脚跟，一步沒有前进，但是大家盲目地認为自己在走向新时代。

他們把莫尔頓和跟他意見相同的少数人叫作散布糾紛的分裂分子；他想到这种責备的荒謬，不能不失笑。要知道只有他和这少数人是堅持着以前的方向的！可是这种責备，虽然荒謬，却达到了它的目的；工人們在这种責备里所表示的輕蔑，就象在“工賊”这句罵人的話里所表示的一样。在爭論激烈的时候，貝萊对于莫尔頓也采用了这样的責备，关于恰恰是他自己脫离了以前的路綫这一点，并不覺得不好意思。那时候莫尔頓就用“大

[1] 摩西率領以色列人从埃及逃出来，走向耶和华所賜給他們的迦南地方，在曠野里漂蕩了四十年。見旧約出埃及記、利未記、民数記、申命記。

亨"这个駡人的字眼来回敬他。可是貝萊不过笑笑，彷佛受到了恭維。

自然，事情并不常常达到这样尖銳的程度。平常彼此遇見的时候，貝萊認为一切还是可以調和的，他的态度就象一个好心的年长同志，并不想法去訓誡他。群众是跟他走的，他感到輕松！跟貝萊的龐大的随从比起来，莫尔頓的一小撮支持者，就象一个叫化子的送葬队伍。

最使莫尔頓痛苦的是，他感覚到事情是那么多，而他所能做的是那么少。在工人那里，他常常听到一些好話，特别是跟他們面对面的时候，因为他們現在不再表現那种巨大的勇气，在动手做什么事情之前，他們先要胆怯地向領导那一边偸瞧一眼。可是当他們跟他单独在一起时，他們談得很随便，很坦率，用"你"来称呼他，象从前一样。而他們对貝萊却总是說"您"的。

莫尔頓演說过后，他們走到他面前說："你难道看不出？你当然是对的；事情糟透了，一点前进的动作都看不見！怎么办呢，咱們馬馬虎虎把日子过下去，将来的事讓下一代去安排罢；时代是常常改变的，可是'祖国'毕竟是'祖国'，特别在战时！明天的祖国万岁！但是如果工人們在战争激烈的时候同盟罢工，那末今天的祖国将会发生怎样的事情呢？你跑的太上前了，我們赶你不上。"

"是呀，"另一个参加了进来，"而且还有一层：你站在台上演說的时候，你自己覚得是那么渺小，你在我們面前描繪出那些偉大的目标，以及生活对我們的要求等等，那时候你簡直象一条鱉魚吞了釣鈎，整个肚子里在翻江倒海……你还是把这些丢开吧！見鬼嗎，我們毕竟不过是一些人，至少希望和老婆儿女过几天安靜日子。我們分期付款买来的家具怎么办？难道为了已經誰都

不相信的那些将来的目标去斗爭，把一切作孤注一擲嗎？当然，咱們总有一天会支配一切的，还能有別的話嗎？可是这是自然而然到来的。貝萊自己昨天不是說，咱們在走向夺取資本的可靠的道路上嗎？”

是的，貝萊不重視那些瑣碎的事情，他不拿他們所忽略的事去指責工人，他只把他們的成就指給他們看，例如大家連工作日都穿着皮鞋，大家使用电灯。这是莫尔頓无可反駁的。貝萊当然是一个乐观的人。他說起話来，尽管你身上連件衬衫都沒有，好象什么都有了。听他演說，了不起，有味道，即如昨天，他說：“咱們工人差不多已經得到了一切，只差經济上的自由！”他还有着热情，他还能吶喊，在这一方面他和从前完全一样。但是，当然罗，他必須考虑許多事情，对一切負責任可不是那么簡单。

从旁边看来，莫尔頓当然很好，但是他不負任何責任，所以他可以随口胡說，毫不在乎！

“不負責任，可是对将来呢？”莫尔頓反駁。“对将来我也負着責任！”

但是这一点人們幷不这么当真了：孩子讓他們自己料理去，誰要是愿意有孩子的話。那些不愿意有孩子的……他們是有法子避免的……

莫尔頓的真正拥护者是不多的。他們数量上的劣势，在某种程度上，由于頑强不屈，在爭論中不容易打敗而得到了补償，对党的老的核心分子說来，他們是一种酵菌，因而是真正的危害。莫尔頓給他們取上这样一个綽号。貝萊呢，把他們叫作散布糾紛的人，多半心里在想不要和他們爭吵，該是把他們好好地籠絡住的时候了。他們大多数是一些不带硬領，除了一頂朴素的灰色鴨舌帽以外，不承認有別的帽子的人；其中很多是长期失

业的。这些消瘦的、冻得脸色发青的人可以在地下室里看到，他們企图在那里兜售为生活而斗爭报，或者两个两个地出去流浪，在村路上要飯，脚上拖着破得不能再破的鞋子，晚間就在农民們的車房里过夜；有些人把油脂搽在衬衫上預防虱子。他們无論如何說不上是工人阶級的妆飾品！他們和那些有一份虽然菲薄、然而經常的收入，有两个房間的住宅，也許在吃飯間里还有一架沒有用的旧鋼琴的体面工人之間，是隔着一道鴻沟的。莫尔頓对他們的偏爱是无从解释的，他們經常吵架，他們是反軍国主义者，他們給祖国带来了损害。

照貝萊的意見，他們有些殘酷和貪婪的禀性，一提到資本主义，他們簡直就冒火。老的口号塞满在他們的喉嚨里。他們根本不会安排生活，他們嘲笑那些扶助失业工人的条例，他們要求一种保証人人有工作的制度。如果工作不够，就必須縮短工作时間，仍旧保留全部工資！簡直是愚蠢、荒謬的事！仿佛国外的竞爭并不存在似的。大家已經变得聪明了，知道这样是行不通的。降低工資，和失业工人分享吧？不，謝謝你！

对他們講世界进步，他們却带着諷刺的意味，聳聳肩膀，指出了大富翁越来越多，仿佛一切灾难都是由于大富翁！这上头，貝萊当然聪明得多；他說："必須和大富翁們交好，因为錢在他們手里！"这批流浪汉根本只想到把一切麻煩归罪于规规矩矩的人們。可是頂糟的是，他們对青年人有着一定的影响。而且莫尔頓是支持他們的。

年紀大起来，一般人都变得更謹愼了，而他呢，相反地，变得越来越紅了。他很可以在領导工人运动的机构里占一个重要的位置，过着好的生活，享受人們的尊敬；可是他不这样做，宁愿过着有朝无夕的生活，和他那些"戴鴨舌帽的朋友們"攪在一起！显

然，他和貝萊，尽管从前是怎样一对如胶似漆的朋友，現在不相往来了。貝萊喜欢戴礼帽，穿礼服；在登載城市里任何庆祝日紀事的报紙上的那些照片里，他手里举着酒杯，鈕孔里插一朵兰花，站在两位酥胸飽滿的胖胖的中年妇人中間，显得是一位卓越的代表人物。当然已經不是过去头戴鴨舌帽，单穿一件衬衫，沒带硬領的那个时候了！无可否認，工人运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貝萊得到了大家的尊敬；毫无疑問，扮演一个代表的角色，他是很拿手的。

十六　家里的搗蛋鬼

"我規規矩矩說，必須把你的哥哥維戈和他的妻子邀請来，"莫尔頓有一次說。"他們差不多和家庭完全脫离，这种情形我不能熟視无睹。要他們自己去，那是連爷娘那里都无論如何不会去的。"

"可是他不来，爸爸媽媽还很高兴哩，"薇拉說。

老奶奶說，把任何一个孩子和家里疏隔起来都是不适合的。也許她心里在想着有时候她偷偷去探望一遭的揚斯吧？莫尔頓感到她的言外之意，薇拉也懂得，因此她就說：

"除了我們家里，也有些人家不愿意認自己的亲人哩。"

"你是說我的弟弟揚斯嗎？"莫尔頓問。"可是这完全是一种特別的情况。我覺得，如果我們互相来往起来的話，我和他都不会得到快乐。可是維戈，我一直覺得他是一个伶俐人。也許是你家天資最好的一个，"他微笑着添了一句。

"嘿，他一直是家里的搗蛋鬼！他总是走他自己的路子，专批評父亲和母亲，連我們大家在內。彼得无論怎样和他处不好。

后来，維戈加入了时鐘社以及其他类似的地方……他还和一个姑娘同居，虽然他們并沒有結婚。”

“可是彼得好些什么呢？你父亲自己說，他每个月搞一个新的女朋友。”

“他不过跟她們一道逛逛而已。維戈却毫不避人，公然和他的女朋友同居起来。”

莫尔頓說，这正表示了維戈的好处。老奶奶不知道她該怎样想。追逐女人她是看不起的，可是照她的意見，維戈很可以同他的女朋友上市政厅去登記。那边要收十克罗納費用，她很愿意从自己的儲蓄里拿出来給他們。維戈至少是一个可靠的人。

“我就写一个条子給他，”莫尔頓終止了辯論說，“給他和他的妻子。”

薇拉眉头一皺。

“而且她还怀着孕。我要告訴你：那时候我回我自己家里去。我不愿意接待我的哥哥，也不愿意接待他的……我簡直不曉得怎样称呼她！老奶奶，你看我对嗎？”

可是老奶奶站在莫尔頓一边，也許她希望莫尔頓和揚斯之間的关系也有一天能好起来。

于是有一天晚上維戈和他的妻子来了。薇拉遵守她自己說的話，回娘家去了。

“这是我的亲爱的盖尔达，”維戈說。“我們是步行来的，省了一笔电車錢。”

“可是把鞋子和外衣都弄坏了，”老奶奶說。“大家都知道，穷人們是怎样的精打細算。”

不用他們說，人家也看得出他們是走来的：下着大雨，他們的脚差不多齐膝盖都濺滿了泥。衣服又薄又皺，仿佛他們是不

脱衣服睡的。显然，他們的日子很艰难。維戈的两頰都陷下去了。盖尔达怀着孕，肚子前面，大衣的前襟都掩盖不住，鼻子尖了，眼睛下面現出浮肿的样子。

“啊，可怜的孩子，你渾身湿透了，”老奶奶帮她脫下大衣，同情地說。“你現在得保重哪。”她温存地撫摩着盖尔达的怀着孕的腰身。

“你依然沒有工作嗎，維戈？”他們坐下了，莫尔頓問。

“只有些偶然的收入：送送无产者报，以及諸如此类的事情。經常的工作我未必能得到。我的名字是在黑名单上的。除非我运道来，碰上一个不理会咱們的大亨們、甚至有意要触怒他們一下的主人才行。可是盖尔达有相当多的工作：她縫軟領；不过工資极其菲薄。下一个星期，縫級机多半要給他們搬走了，我們应交的期款还欠着哪。”

“的确，事情是糟透了！可是你不能向領子工厂的老板预支一点，或者教他把縫級机接受下来嗎？”

維戈笑了起来。

“这是他永远不会做的！为什么要做呢？人們在阶沿上，甚至街路上，几小时地排着队，爭夺着到他那儿去工作的权利。我想他也許跟分期出售縫級机的公司已經有了密約。”

“当眞！这太象偵探小說了。咱們国内的秩序还不致这么糟糕吧！”

“这也并不比不久以前报紙上登載的那段事更糟，就是那家保險的公司自己豢养着整批的窃盜，派他們去偸窃那些小額保險的住宅，可是紧跟着他們，就把自己的經紀人派到这些住宅里去，办理新的保險手續。”

“哦，这不是这里发生的，要是沒有弄錯的話，这是在倫敦发

生的。”

“你以为咱們这里会好一些嗎？不用說，这是非常古怪的。一个女裁縫差不多把縫級机的全部期款交了，心里很高兴，馬上要付清了，恰恰在这一个时候，厂里沒有工作給她。这样，就不得不請求延期交款，于是到了某一天，他們来了，啪！把縫級机搬走。”

“我有两架縫級机就是这样搬走的，”盖尔达带着苦笑說，“两次都在差不多把全部期款付清的时候。現在不得不和第三架分手了，又得重新开头。”

“正是，我的盖尔达是頑强的！她象干草上的一个螞蟻：不管你把它甩掉多少次，它还是爬了回来。她已經在另一家公司里給自己物色了一架机器，她必須憧憬着一些什么才行！”

这使莫尔頓感到厌恶。这事情眞令人憤慨，令人异常憤慨！他非常希望这是唯一的事例。否則，整个社会机构的体系腐敗透了，必須把它推翻，把它从地面上清除掉！可是不管他向哪里看，到处是穷人受掠夺；而且这种掠夺行为，是在資产阶級民主主义的法律庇护之下，作为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物出現的。

“怎么，不久以前不是頒布过一条法律，禁止經营分期付款营业的公司促使穷人們破产嗎？”莫尔頓带着一綫希望問，他希望这法律还沒有来得及实施。

“这法律已生效了几年了，你那时候大概在国外。再說，就是你那篇講一个穷女裁縫的短篇小說成为实施这一条法律的推动力的。可是就能把那些貪婪的家伙約束住嗎？請你指給我看一套眞正保护咱們穷人的法律。沒有的，只要表面上有了就够了。現在呢，公司在拿走东西之前，当然不必要把它估价一下，把多付的錢还給穷人。可是世間有沒有这样一个穷人，这些貪

婪的家伙同意把付过头的錢还給他呢？他們永远說付得少了！”

“这一架縫級机，你們还欠着多少錢？”

“十个克罗納。把这十个克罗納付了，那末我們实际付出了双倍的錢。現款交易，它值三十八克罗納，而我們已經付了六十五克罗納了。”

“这十个克罗納我很愿意借給你們。”

“非常感謝！可是，你要懂得，这机器一文不值，它是老的，旧得不成样子，公司里却把它当作新的塞給我們，讓他們把那破烂貨拿回去罢。”

莫尔顿和老奶奶很气憤，可是維戈不过聳了聳肩膀，蓋尔达温順地笑笑；已經沒有东西能使他們激动了。

老奶奶把啤酒和点心搬上来：美味的奶油面包、醋漬靑魚、熏腊腸和干酪。

“点心吃过了請你們喝咖啡，眞正地道的咖啡，”她說。“它已經不大买得到，可是我們的杂貨商那里还有，当然只供給老主顧。他是个規矩人，不打算发战爭財，不討謊价。”

“那么，他的头脑有了毛病了，”維戈說，“无論如何，这里的人多半是这样想的！祝他健康！”

維戈正在市中心找寻一个位置。

“目前还不能談这件事，因为他們会跟我搗蛋；可是我現在的心情非常好。跟一班好人在一起眞是难得的事情！妹丈，祝你健康！老奶奶，祝您健康！我可以就着瓶子喝嗎？味道会更好一点。”

“要是你更喜欢那样的話，你用你的旧帽子喝也行，”老奶奶笑着回答。“沒有外人的时候，我們并不講究那些礼节。”

“把有关黑名单的这个阴謀揭露了出来就好，”莫尔顿沉思

地說。“可是首先要收集材料，讓老板們无法否認。”

“可是这事情你怎么办呢？无产者不注意这件事，工人报不会把繩圈往自己脖子上套，資产阶級的报紙对支持我們是不关心的。”

“对，你說得对。在‘言論自由的国家’，檢查机关的影响很大。可是午报也許……它有时保持独立的态度。”

“要使咱們的領导人入网，它是絕不反对的。就是这报紙討厌得厉害！”

“維戈，要是你走近一点去瞧的話，它們都是这个样的。”

“只有无产者不！这是很不錯的报紙，”維戈热心地贊叹。

“是呀，这报紙不算在內。但是即使在那儿也还坐着一些人，他們的誠意是不能完全信任的。維戈啊，有很多寄生虫靠着咱們生活……不，我想还是上午报去試一趟。但是可怕的爭吵又要开始了，那么，你得在无产者上面支持我才行。”

維戈答允了。

“以后你得稍稍关心我們的工資了。眞的荒謬絕倫：我們給人烘好了面包和餡餅，可是自己連吃飽的可能都沒有。可是我們不能罢工；政府馬上会拿全部征召入伍来恐吓我們；那时我們作为被动員的士兵，只好替面包鋪白做工了。他們对我們說，如果我們不愿意餓死，那么，我們这样做就会使祖国遭受危險。哈，这完全是胡說八道！”

莫尔頓同意，这的确荒唐。

“可是我排除不了这个想法，覺得你們工人自己也有一部分錯处。大家知道，无論哪一个国家都有和它相称的主人。”

“这不干我們反对派的事，”維戈尖銳地回答。“我們不属于那种替貝萊的政策大吹大擂的人。”

"你們根本任何人都不支持。你們只知道不要什么，可是不知道要什么！"

"那末你来参加我們，給我們指出缺点在哪里。我們有很多人希望看見你站在我們的队伍中間。"

可是这事情引誘不动莫尔頓。

"在我看来，你們完全是一些根深蒂固的宗派主义者，你們眼睛上都戴着眼罩，眼光短淺得奇怪！"莫尔頓从青年时在蓬霍尔姆起就討厌一切宗派主义。"这只有糟蹋人們的生命，"他坚信不渝地說。

"是呀，只有天知道，咱們地方的一批人愚蠢到什么地步。他們怎能对一切不象自己那样天生盲目的人不加責备，不加迫害呢！"老奶奶热情地插了进来。"拿我的男人为例：他們容不得他；照他們看来，他对一切事看得太远了。不，讓他写他的書罢，他在这方面是內行！"她得意地瞅着莫尔頓。

莫尔頓听着母亲說，不知所措，他居然值得母亲承認他是一个作家，这使他感动。

"也許你以为我沒有讀过你的作品吧？"老奶奶接下去說，傲然望着她的儿子。"小店鋪里以及我到过的其他地方都在閑談着你的小說；人們显然喜欢你所写的东西。他們只說，你的書里，关于穷人已經說得很多了。可是一生过着穷苦生活的人，很想知道財主們是怎样过活的。大概，他們也有煩恼的事情吧？"

"但愿不能不这样，媽媽。可是关于他們，我不写，自有人写。"

"我和維戈很爱讀莫尔頓的書，"盖尔达悄声說，"冷天，我們很早就上床，两个人高声讀着；那时候仿佛莫尔頓亲自在跟我們聊天。这非常有趣。我有什么不了解的时候，維戈就解释給我

听。"她带着感谢的心情望着她的丈夫。"你写小母亲的那本書，我們整整讀了五遍，我們是向通俗图書館借来的。可是有时候得等上几个月。"

"必須想法子讓你們自己有一本，"莫尔頓感动地說。

"这不需要，"維戈笑着回答，"我們已經把这本書記熟了。"

"很好很好的一本書，"老奶奶說，"等你讀到完，已經完全忘記了。那末可以再从头讀起，你又得到同样的乐趣。"

"媽媽，你是这样的善忘嗎？在你料理家务上头是一点看不出来的。"他轉过来对客人說："我們家里，差不多全是祖母經管的，薇拉是不大能管家的。"

"这是由于教育，"維戈解釋。"鬼知道两个老人家是怎么回事：他們一直生活在穷苦之中，可是对两个女孩子，一点有用的东西都沒有教导她們。要知道，她們結果一定成为闊小姐！"

盖尔达用肘子把他推了推。

"好吧，老年人讓他們那样去罢，"維戈沉默了一会，接下去說。"可是他們終究是地道的愚鈍的市儈，头脑空空洞洞，絲毫沒有思想。你不要以为他們在任何时候讀完过一本書，对任何一种理想深思熟虑过，或者对任何含有一絲一毫思想的事情有过深切的情感。很可以当他們是用两只后脚走路的特种反芻动物。"

"这是純粹的市儈习气，"莫尔頓支持他的意見，"他們正是这样！那些市儈們，貧民区的小商人和手艺人，为了討好他們的工人主顧，現在跟工人运动接近起来了。那些更狡猾的大概也覚察到咱們丹麦国内发展的道路了。"

"那末你以为市儈們漸漸的会轉变为社会民主党人嗎？"

"如果是这样也好了！我怕他們会把工人們拉下去，把他們

轉变成象自己一样的軟体动物。”

“軟体动物，这也許說得过分尖刻了。我还沒有丧失希望，将来有一天把他們好好惊醒过来，把这些市儈改造，使他們懂得政治。”

“那末咱們叫他們沒有骨头的人；我以为他們永远不会变成政治上积极的人。例如，你能想象你的父亲是一个政治上的积极分子嗎？信賴他們，把权力交給他們，是危險的。咱們党的領导現在蓄意做些什么，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市儈气質照例有它自己一套应付一切事情的手段。小市民是大資本家的应声虫；一朝爬了上去，他們就要把运动引到歧路上去。他們希望使被压迫阶級的运动和資本主义交配起来，你自己看見，結果在世界各国产生了怎样一种荒謬怪誕的动物。尾巴和头是驢子，身体一半是馬，一半是驢子！这样的杂种是反常的，幸而它們是不孕的，不能进一步地繁殖。”

“那么，你以为社会民主党是完了嗎？”維戈的臉上現出了笑容。

“現在的社会民主党，是完了！但是战爭的結果，可能使它来一次革新。”

“那时候国家怎么样呢？不是一开头就得把它消灭嗎？”

莫尔頓冷笑着聳了聳肩膀。在这个問題上是不値得跟維戈和他的伙伴們爭論的。他們反对国家比之反对資本主义更厉害。看来，維戈完全不是他听了薇拉和两老的話所想象的那种人：他讀过不少書，而且上过波卢普高等学校的夜校。学校并沒有帮助他树立一个明确的世界观，倒是把他赶进了沒有道路的“无主的国土”。“他大概和我一样，覚得自己在这个时代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莫尔頓心里想。

常有这样的情形，談話自然而然地接触到一些迫切的問題。維戈說一切都是死气沉沉的，痛苦的；不管你动手做些什么来維持自己的精神，你碰到的只是一片空虛。

"我有几次想去报名参加志愿軍，新国王广場的英国人那里設有招兵办事处。我不是崇拜英国人的，一点都不是，只是不得不为一些什么东西进行斗爭。地球的大部分土地上在战爭，而你却在那里走着，完全不插手。"

莫尔頓指出，这不是解决問題的办法。

"如果要打仗，那就得为自己的什么而打仗！"他說。

男人們討論自己事情的时候，老奶奶和蓋尔达并坐着悄声說話。

男人們談得兴奋的时候，嗓子很高，老奶奶提議："还是到我那里去好。由于他們高談哲理，什么都听不見。"

她把那青年妇人带到自己的房間里，請她坐在床上，自己在一張木椅的边上坐下。老奶奶是不喜欢懶洋洋地坐着的。

老奶奶的房間不大，可是她喜欢它，五斗橱上陈設着一些廉价的瓷器玩具和一个鍍金的花瓶，里面插着山鼠麴。五斗橱的上面挂着一張放大的照片，是她初結婚时和她丈夫一起拍的。大力士是坐着的，她，短小嬌弱，立在他背后，把一只手擱在他的肩上。她剛剛齐他的肩头。

"这是我的丈夫，"她自負地說。

"喔，好魁梧的身材！"蓋尔达惊叹說。

"是呀，他是一个大力士！你可以相信，他的力气是那样大，因此他死也死在这上头……"

老奶奶的声音哽住了；她拿起手巾来擦眼睛，然后她把睡在竹床里的孙女儿的被整了整，那張小床是放在床鋪的头边。蓋

尔达抱住她的微僂的背，一句話不說。

“是的，她睡在我房里，”老奶奶过了一会，已經平靜了下来，說。“这样，她睡醒的时候，我就随时可以伸过手去，叫她不要哭；莫尔頓也不用赤脚在地板上走，把脚冻了。母亲是睡得象死了一样，什么都不听見。这是年輕人啊！……你一切都齐备了嗎？”老奶奶重新坐下来的时候，悄声地接下去說。“这事情会一下子来的，尤其是头胎。那时候如果能对助产士說：褁裙在这个屜子里，尿布在那一个屜子里，那是很好的。啊，你这傻瓜！”她突然拍着手高叫起来。“你难道什么都没有准备么？”愛莉莎吃了一惊，把眼睛睜了开来，看見了祖母，立刻又合上了。“这里来，”老人家打开抽屜，悄声地說。她很激动，渾身都在抖动。男人們关于政治的談論，可以用不到她，她对政治不感兴趣；可是这儿一个新的生命要出世，这把她的整个身心都占据了。“女孩子，看这里！”

抽屜里放着褁裙、褁肚带、嬰孩的衬衫，一切都放得非常整齐。

“天哪，难道要这么多嗎？”盖尔达抓住她的手，惊奇地低声問。

“是呀，假使要有一整套的話，”老奶奶郑重地說。“我們的少奶奶，她懂得一切应該怎样。可是她不想再有孩子了；她的一切东西都乱丢乱放。我想这样是不对的，有許多人見了这些小孩的衣裙非常高兴。我把一切撿起来，收拾的整整齐齐。現在你可以把这一切都拿去。”

“她自己难道……[1]”

[1] 意思說：她自己难道不是怀着孕嗎？

"当然罗。可是她希望把胎打掉，有这样愚蠢的女人！大概她不达到目的是不甘休的。所以你拿去罢！"

"謝謝，老奶奶！"盖尔达吻了吻老人家的脸，她眼睛里满是眼泪。

"沒有什么好謝的！把跳蚤揞死在面团里的面包师傅說：'有的人吃面包，有的人挨鋼叉！'"老奶奶愉快而机敏地說。她自己很激动，可是不愿意給人家看出来。"現在咱們該上男人家那边去啦。"

十七　老祖母說道理

要薇拉安心忍受第二次的怀孕，簡直沒法說服她。开头四个月，她常常哭，每天睡到中午。祖母心里想："謝天謝地。"她自己来照管爱莉莎和一切家务。祖母出乎意外地强壮了，甚至变得年輕了，因为这是她平生第一次可以主持什么事情。比起她以前所习惯的生活来，莫尔頓的家在她看来簡直是貴族。小爱莉莎也一天天茁壮起来，莫尔頓自己都覚得，不管怎么样，重新又脚踏实地了。母亲在厨房里張罗，讓孙女儿坐在桌子上，她的声音从那里傳来，都会起着安慰的作用。

莫尔頓受了薇拉不少的折磨，他不得不日夜向她劝說，但是很困难。因为收入的不穩定，无論哪一家随时都会遭到失业，因而打破預算，結果是連工人們的妻子都害怕生儿女。限制生育的問題越来越严重，战爭又爆发了，于是就发展成为一个重大的問題。工人界的妇女开始談論这件事，而且表示了抗議，这是意識上有点覚醒的标帜。可是她們的抗議是无力的；許多江湖医生借此牟利，有很多女人病了，死了，这就是全部的后果。

薇拉并沒有特殊理由去担忧經济情况；可是她学会了向莫尔頓巧妙地进攻，她从"在目前情势下生育孩子的責任"上提出論据来反对他。完全不了解社会問題的她，却能把这些論証运用得多么巧妙，簡直令人惊訝。在怀孕期間，她消瘦了，莫尔頓一直在害怕她会去找那些巫婆，因为她不断地折騰他，纏住他，要他不拘怎样給她帮助。

"你有很多熟識的医生，"她說，"其中一定有具有自由思想的人。"

莫尔頓微笑。

"关于他們的自由思想，当然，那是沒有問題的，只是錢袋也得同样准备好。我并不以为咱們的錢袋受得了这么大量的自由思想。不，我就是不敢讓你受那种手术，"他严肃地接着說。"这可能教你送命的。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能使任何人一点不受到損害。"

"你自己說，有許多劳动界的妇女采取这一个办法。"

"那是完全另一回事。她們沒有别的办法；而且她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可是有錢的人呢？你很清楚，他們孩子非常少。"

莫尔頓聳了聳肩膀，跟薇拉爭辯是沒有用的。可是他无論如何不愿把自己的孩子牺牲掉，何况生下来的可能是男孩子呢？

当他完全沒法应付薇拉的时候，他就打电話把她的姊姊叫来。只有达格瑪尔能对付她；薇拉是盲目地服从姊姊的。开头两年，她們难得会面，可是从愛莉莎长大到能跟她一道玩的时候起，达格瑪尔就常来他們家里作客。"是这个小娃娃吸引了我，絕不是你們，不是你們那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她以特有的率直

的态度說。她把薇拉叫作"假道学"，对她藐視而又亲热。

她和莫尔頓开头彼此都有点拘束。可是莫尔頓对她的認識逐漸加深，他的畏縮也跟着消失了。她善良、寬容，能在每个人身上发現好处。在她父母家里，除了上层阶級的人以外，对任何人都沒有好話的，这样她就更加可爱了。而且她很慷慨，老奶奶很贊賞她、尊崇她。一个人深入了解了达格瑪尔，就不能不喜欢她。达格瑪尔虽然艳丽夺目，可是莫尔頓和她站在一起时所体驗到的一点厌恶之感，还是不能克服，就象穿上别人着旧了的衣服一样。

达格瑪尔一来，家里就变了个样子，立刻覺得光明舒适了。祖母的眼睛露出光輝，爱莉莎乐的直叫。达格瑪尔把她抱在手里，一陣风奔到臥室里。

"怎么，你还躺着？"她用温暖而响亮的声音对薇拉說。"得狠狠揍你一頓才好。应該对你說，你过的日子太舒服了。"

薇拉犹豫不决地瞅着她。

"我生活里什么都沒有，"她抱怨地回答。

"嘿，别提了！你有一个了不起的好丈夫，他沒有狠狠的打你，还把你当作宝貝，你有一个美丽的孩子，馬上又要有第二个了，而且还有一个你完全配不上的可爱的老祖母！"她在老奶奶的臉頰上响响地吻了一下。

薇拉不懂得人家会羡慕她！……还有达格瑪尔姊姊，什么都有了，心里还盼望些什么！这是她絕对不能理会的。可是这毕竟鼓舞了她，使她安安靜靜等到了临盆的时候，总算順利地生下了第二个孩子。

"我的青春就这样完結了，"当姊姊把孩子放到她怀里的时候，她凄惋地說。

"这是因为你沒有到柏林去嗎？你应該高兴才是，亲爱的。如果你羨慕那些不幸的人，那你只是一个可怜的东西。天哪，你的灵魂里該多么空虛哪！"

薇拉大声哭起来。

"我是多么不幸啊！"她嗚咽着。

"怎么你的舌头变得这样会說謊！"达格瑪尔頓脚大叫。"馬上給我停住，你是在偷窃孩子的乳汁！可怜的小娃娃，"她把身子弯到孩子身上說，"母亲不知道把自己的乳汁变得甜美些，反而啼啼哭哭把它弄坏。"她的声音温柔得出奇；当她站直的时候，眼眶里閃耀着泪水。"假使你乖乖的把孩子好好撫养，我把我頂好的一件綢衫子送給你，"她說着，擦干了眼泪。

薇拉心里想："她这样喜欢孩子，这个娃娃应該讓她生了才对！"可是嘴里說：

"那么，你还得把金別針送給我。"她臉上露出笑容。

"好吧，这不在乎，把別針也給你！那么請你起来照料家里的事情罢。否則就得教老奶奶一个人張罗一切去了。"

薇拉服服貼貼地穿上袜子和衬衣。达格瑪尔姊姊是好心人，她从小就这样；把身上最后一件衬衫脫下来都肯。

这回生下来的又是女儿，莫尔頓有点儿失望。祖母更用不着說：薇拉不在面前的时候，她簡直吵罵起来。

"呸，这象什么，連生两个女的！"她輕蔑地說。"很明显，什么都沒有，就什么都得不到！"

"媽媽，你說这話是什么意思？"莫尔頓問。

"我是說，这是大家知道的，对于男孩子需要多放一点熱情下去。男人比女人需要更多的熱力，从男孩子吃起奶来有力得

多这一点上就看得出来。所以多少裹裙也不够用。”

“媽媽，你知道，也許因为……可是女孩子旣已生了下来，咱們也应該为她高兴。事已如此，只有接受下来。”

“能有什么办法呢！”老奶奶冷冷地回答。“还沒有人听見过这样的专家，能把女孩子变为男孩子。可是古話說，自私自利的人只会生女孩子，不是沒有道理的。男孩子是需要更多精力的。你要怎样，就怎样解释！”

一般說来，老奶奶对薇拉远不是很喜欢的：尽管她装闊太太，只要她性情和藹也罢了！可是在这方面也是不够的，她沒有在她的周圍发散出光和热。莫尔頓为什么和她結婚，簡直不可理解。但无論如何，她是他的妻子，所以，他应該待她好。

莫尔頓也得在心底里承認，象达格瑪尔那样和藹的性格，薇拉是沒有的。他对达格瑪尔的成見現在改变了：他經常有机会把两姊妹拿来比較。表面上她們很相象，可是按照性格說来，是多么不同啊！薇拉难得对人說心里話，难得給人一点愉快，立刻又緘默了。达格瑪尔一直发散着光和热，仿佛她的身体里面不断地有着一种要求，要对别人表示她的好心腸，把一把把的快乐撒向众人。她从来不会阴郁、驕傲、自私，也許她的罪孽也是由于她禀性中間那种天生的慷慨。

莫尔頓晚上常常出去，即使他沒有課，沒有集会的时候也是这样：他在家里缺乏舒适和精神上的安宁，而孩子們又有祖母很好地照管着。有时候，順便上青鳥剧場去听达格瑪尔的唱歌和朗誦，在表演节目之間和她聊聊天。她坐到他的桌子上来，于是他們就談到前綫的事件以及生活中的日常瑣事。莫尔頓很惊奇她在舞台上的态度多么鎮靜尊严，一点看不出激动或卖弄风情的意思。可是当前排的老紳士們拿手杖去碰她的脚，仿佛他們每

个人都占有着她的时候，使他感到狂怒。

他回到家里，薇拉淌着眼泪，满口埋怨，跟他吵闹，可是他的印象是：这并不很严重，无非要把恶劣的情绪发泄一下而已。她不久就平静下来，津津有味地打听姊姊怎么打扮，观众对她的态度怎样。保持精神常态的时候，她从来没有过。

有一天，莫尔顿从城里回来，看見桌子上有一張通知，要向他收回房子，房东的理由是他們自己要用。

“他們不过这么說，”老奶奶說明。“我告訴你：他們看来，咱們是一班太不安靜的房客。”

“太不安靜？媽媽，你說的什么意思？”莫尔頓犹豫不决地望着母亲。

“娶一位害偏头痛和忧郁病的闊太太作妻子不是那么簡单的。你要是娶一个能工作、不发瘋的普通姑娘或女职員之类就好了。”

莫尔頓带着心緒不宁的神气开始收拾他的写字台。

“薇拉和爱莉莎在哪里？”他无精打采地問。

“散步去了；給孩子买了一件新罩衫，那么就該穿給人看去了。她穿了这件衣服，眞象一只小猫！”

厨房間里炊爐上什么东西沸騰了出来，老奶奶赶紧跑过去。过了不久她回来。

“你大概以为你的妻子躺在床上大号大叫，人家不听見的，”她憤慨地說。“有时候，她簡直嚎的整个街坊都听到。你試試看，能不能教随便哪一个相信，她不过象一般女人一样，因为要分娩了所以嚎叫。不，大家以为你打她呢。就是这么回事！”

莫尔頓面色变了。

“这一点她自己也知道的很清楚。我对她說：‘不要哭了，邻

居們以为你的丈夫虐待你！'她說：'正是这样嘛，'嚎得更响了。"

"薇拉不至于撒这样的瞞天大謊吧！"

莫尔頓看着他母亲，他的那副神气，仿佛什么重家伙在他的头上打了一下。

她握住他的手，温存地撫摩着。

"你不要把这事情太放在心上，因为你要知道，按她的見解，你既然使她怀了孕，你就是虐待她。現在的新式女子，她們对这事情就是这么看法的。"

"媽媽，你簡直不喜欢薇拉！"

"不，我甚至极愿意喜欢她，我是好心腸的人！只是她应該举动合礼，不要使人家以为丈夫打她。"

"大概沒有人会这样想。"

"嗳，嗳，好儿子，你以为是这样；可是你不了解人，把他們看得太好了。不，人們老喜欢相信頂頂坏的事情。"

事情并不象母亲想象的那么糟；她只是跟薇拉的性格不容易合得上来。要不是这一点，那么一般說来，她們相处得还不錯。薇拉毕竟是她的儿媳妇，而生活又教会了老太太对許多事情都很随和。家里大部分的工作她都做了，她所采取的方式，常常把薇拉弄得进退維谷。"不行，做这事情，你太嬌貴了，"她說着就把薇拉手里的活接了过去。薇拉总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是嘲笑呢，还是客气？可是她很感激祖母：孩子們差不多全部时間和她在一起，可惜的是薇拉从来沒有因为自己的孩子而产生过妒忌的念头。

目前产生的情况使莫尔頓不得不考虑。那么非搬場不行了。可是搬到哪里去呢？随便搬到哪一所公共宿舍里去，上下左右全是房客，那就是出了虎穴，进了龙潭。这一种"鴿子籠式"[1]的

房子他受不了。他心里想，母亲虽然有点夸大，可是不管什么地方，在这样的房子里，将来引起邻居麻煩的借口总是有的。最近一时夜里，薇拉那种失望情緒的发作越来越勤了，那时候一切声音听的格外清楚。母亲的話使莫尔頓害怕，他已經覺到，薇拉的号哭訴苦，黑暗里会傳到隔墙，妨碍人家睡覚。他預先在发抖。

“咱們还是住到城外什么地方去吧？”他悶悶地說。

“孩子，这事情你自已决定！我到处都是好的，对孩子来說，这只有益处。可是假使要薇拉离开城里，她会說什么話呢？”

“大約她看到必須这样做的时候，她会习慣起来的！”莫尔頓回答的意外尖銳。“关于这个問題，我不打算跟她商量。”

母亲贊同地点点头：也許他比之从外表上看去有着更多的丈夫气。

“目前一切东西都这么貴，住在城外勉强对付着过日子也容易些，”他沉默了一会，又添补了一句。

老人家毅然决然支持他这个主張。物价高漲，一切都缺乏，再过下去，越来越艰难了。商人們說：“这是战爭嘛！”这儿在京城里，要为每一样小东西奔走，錢袋一天到晚离不开手。还得象叫化子一样央求人，商人把貨物卖給你彷彿是施舍似的。在农村里，可以把馬鈴薯和一年到头做湯的菜根存儲起来，也許可以弄到咸猪肉；鷄蛋牛奶是直接向农民买的。这儿每一样零碎东西都得去追寻。难道这算是体面人家的家务嗎？一刻不停地奔跑着，一会儿为了一升馬鈴薯或是一小堆紅蘿卜，一会儿化十个欧耳去买現成的芥菜子，一会为一壺牛奶或是一杯乳脂，而且这大概还不是乳脂，只是牛奶对上一些什么！薇拉認为这是自然的現

---

❶ 原文作“抽屜式”。

象，可是老奶奶怎么也忍不下来：在他們家乡，最下等的穷人才过着这样的生活。

“你努力一下，一定要有园子，”她說。“在农村里，一切必需的东西，都是自己种的。”

“嘿，媽媽，芥子你反正不能种呀！”莫尔頓故意嘔她。

“眞的嗎？我得种出一些更难种的东西来，”老太太傲然回答，意味深长地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哈，你这个淘气的家伙！看来，你是要討打！”她重新高兴起来。

他們考虑了出路之后，两个人都感到輕松了一些。

当然，房子一定要带园子。莫尔頓已經預先感到能在地里翻弄的乐趣了：只要有石路就够了！还要近水，可以游泳划船。

白天，莫尔頓騎上脚踏車上市中心去。市政厅广場有一个买卖土地的事务所，它也报道有关消夏住处的消息。騎脚踏車在城里走，他已經不习惯了，交通又非常拥挤，穿过去可不容易。战争把人們都赶到街上来了；住宅，办事处，工場里似乎容不下他們。京城里最大的工人区的大动脉，一条窄窄的奈列勃罗街挤满了人。車輛要讓到旁边小路上，等到行人稀少一些，可以通过的时候再走。挾着皮包的人鉆进它們中間，再向前面飞跑过去。这班发着战爭所引起的黃金热的頑强的人都在追逐着幸运。大部分人，不但不相信幸运，也沒有梦想过，只是被恐慌所包圍住了。人們失去了鎮靜，不再是頹唐昏沉的了：在許多人的臉上露出了对未来日子的恐惧；另外一些人的脸色表現了不管怎样要給自己打出一条路来的那种貪婪、愚蠢、殘酷的愿望。人們只想着自己，往前挤。赶車的吆喝、吵罵，赶着牲口，汽車不住地响着喇叭。莫尔頓不得不下来，推着車子走。在环形路附近想要帮助一个老太太走到路的对面，可是他不得不放弃他的意图；又是

脚踏車，又是她，他一个人对付不了；把脚踏車留下来是危險的：人开始在公然偸窃了。

“等警察来罢，”他向她耳朵里喊了一声，自己沿着墓园的圍墻緩緩地向河濱路走去。

馬路上站着一大堆人。有几个后备队的兵士，因为他們是从家庭里和工作的地方被硬拉出来的，因此，他們把軍服脫下，挂在路灯上表示抗議，身上只穿着一件衬衫。他們的样子很滑稽，四周的人群叫鬧哄笑。有几个人把自己的短大衣和上装脫下来抛給那几个兵士。可是他們穿上身之后，变得更加滑稽了。一个細长腿，着紅衬褲的兵士，穿上了短大衣，活象一只仙鶴。

一个年輕人騎着脚踏車突然到来，抛給他們每人一条褲子；人群中間欢呼起来。那年輕人把脚踏車靠在人行道旁的石柱上，跳到上面，向这一堆人說：

“这是一班工人，他們有妻子儿女，”他指着这一班反軍国主义者高声叫道。“一句話沒有，就解除了他們的工作，强逼他們穿上軍服，塞进后备队里，把他們的妻子儿女丢在家里餓死。他們再也忍不下去了。把你們的軍服給我，我代你們交給上級去。”

四面八方喝起采来，可是突然在人群面前出现的警备車把这一陣喝采攪乱了。警察冲进人群，拿着用皮带套在手腕上的木棍，不分皂白，左右乱打。两个警察把那年青的暴动分子从石柱上拉下来，向一輛警备車拖去；他抵抗着，竭力从他們手里掙扎出来，可是每次头上都挨了一木棍。这是一个反对党的小伙子；莫尔頓似乎在时鐘社遇見过他。啊，不是！这就是宣战那一天唱歌嘲笑战争的那个青年工人：当木棍把他的鴨舌帽打落的时候，莫尔頓認出来了。可是就在这时候莫尔頓自己背上狠狠

的挨了一下；他后面站着一个壮健的警察。

“走开！”他嘶嗄地发着命令。

莫尔頓惊奇地望着他。

“您这样突然的打人，”他說，“难道是必要的嗎？”

“别做声，走开！”那警察用手轉着那根套在腕上的木棍，仿佛准备打莫尔頓的头。

莫尔頓赶紧跳上脚踏車。

他把脚踏車存在一个熟識的报摊老板那里，走到办事处，得到了几个他所需要的地址，然后穿过市政厅广場，到几家大报的編輯部去，在那里遇上了貝萊，剛讀完了最后的一些战事消息的电报。貝萊装出过分愉快的样子握住他的手。

“不要这样用力，”莫尔頓微微一哆嗦，說。“我差点挨上了你們一个警察的木棍。”

貝萊睜大了眼睛。

“你說笑話？”

莫尔頓簡单地把經过的事情說了一遍。

“你們那些警察，簡直是畜生！”他带着苦笑說。“你們有意把他們从地主的馬夫中間收集攏来的。他們还沒有接触过文化，已經預先憎恨我們这班市民了。”

貝萊聳了聳肩膀。

“我們需要秩序，猛犬是最好的維持秩序者。它不会参加商談，也不理会甜言蜜語。学我的样子，我一看見人群，总是繞过它走。”

“你一向这样做的！”莫尔頓挖苦地冷笑了一声，添上一句。

貝萊把一只手放在他肩头上。

“朋友，听我說，只此一次：讓死人去埋葬他的死人罢。活人

需要生活，而且必須过眼前的生活！老是翻陈帳，到头来是要厌倦的。咱們还是上酒店去喝一杯，随便談談罢。只是閑談，不涉政治！”

貝萊穿一身英国式的灰色衣服，跟他那越来越显得花白的濃密的长头发很相称。他发胖了，因此衣服紧紧裹着身体。貝萊是一个漂亮的男子，自信、鎮定，有着民主党人的庄严而夸張的手势，这些手势和他很相称。他已經有了声望，因为他在管理市的財政，还有国会里的工作，在那里他参加那些幕后决定的問題的討論。走路的人都回过头来对他望，很多人，主要是穿着講究的人，都恭敬地向他脫帽鞠躬。

“你那里現在大概很忙碌，”当他們在一只当作桌子用的空酒桶前面坐下来，叫了一杯葡萄酒的时候，莫尔頓向市政厅那面点点头說。

“对，对，为了这战争不得不操一点儿心。沒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因为咱們需要的一切，国内都有，咱們也不抱怨生活。”

“哪能——这样？”莫尔頓拉长了調子說。“无論如何，有些人是过着很富裕的生活！”

“假使一定要叫咱們自己来說，那么，大概沒有另外一个中立国的工人，生活过得象咱們国內这样好的。”

“挪威的社会民主党人也在使他們的工人相信同样的事情，瑞典也是如此。要是咱們能做到使每一个劳动者相信他是生活在宇宙間最好的国度里，那一切都好极了！”

貝萊举起一只手。

“不談政治！”他半开玩笑地对莫尔頓警告。

莫尔頓冷笑。

“那么你自己也不要再欺騙我。我不是牛，假使給它戴上綠

眼鏡，它就会把木屑当青草吃！”

貝萊把自己的空杯子轉着，沒有回答。

“說正經話，莫尔頓，”他微微放低了声音說，“你对于目前的情势怎么看法？按照你的意見，咱們会不会牵入战爭？”

莫尔頓聳了聳肩膀。

“誰知道呢？暫时咱們是在战場上扮演豺狼的角色，靠殘余的东西，把自己喂的胖胖的。”

“在我看来，你对咱們的判断太严厉了，太严厉了。假使咱們不利用这笔收入，它就会轉到别国手里。要知道咱們得生活哪。”

“对，每个人都不得不吃偷来的东西。好象是这样說吧？”莫尔頓尖銳地回答。

貝萊叹了口气。他弯着背坐着，仿佛一下子变老了，疲累了。他突然挺起腰板。

“再来一杯罢？不要了？可是我还要喝。我非常喜欢这种酒的涩味。这种味道全靠保存在涂焦油的木桶里。这一点你自己也知道。坦白說，有一桩事情我不能理解。对于德国的內部情形和咱們在那边的領导人，你知道的比我多，能不能把党里八位同志[13]的行动給我解釋一下？他們一开始就行动别扭。就算由于当时的一切情况使他們惊訝，所以这样，可是他們进一步地抖起威风来，据說，甚至組織起自己的党来了。”

“我对他們，比之对那坦然蔑弃咱們的綱領，和战爭发动者投一致票的一百五十个或那儿所有的党員，了解得多。可是，朋

[13] 这是指德国的革命活动家李卜克內西、卢森堡、梅林、蔡特金、皮克等德国斯巴达克团和共产党的創始人。——俄譯本注

友，这是极端政治性的問題啊！”

貝萊假装沒有听到。

“可是祖国怎么办呢？”他带着深刻悲伤的表情問。“它难道是跟咱們完全漠不相关的嗎？”他瞅着莫尔頓的那副神气，仿佛許多事情都要以他的回答为轉移。“如果咱們的人民也必須把国家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那么說什么資本主义和剝削制度呢？要知道个人是为全体而存在的，按照你的意思，可不是这样嗎？”

“我以为，这样咱們太便宜了，”莫尔頓坚定地回答。“恰恰这时候，咱們对一切事情需要有更远大的眼光。咱們有一个必須为它斗爭的前途；讓別人去考虑今天和寻找出路罢。他們从前自己把事情搞糟了，現在来清理。”

“莫尔頓，对，对，我不打算替最高政策辯护了；你对它知道的比我多。可是假使祖国遭到了災禍，不管由于什么原因，反正一样，难道可以对它說：‘亲爱的，这沒有我的事，不与我相干！’难道其他国家的同志們，仅仅因为他們的外交政策和資本家应对战爭負責，就束手坐视，讓敌人来踐踏他們祖国的土地嗎？如果丹麦遭到災禍，来号召你的时候，你难道自己会說：‘我一个手指头也不預备动彈！’嗎？”他非常激动地望着莫尔頓。

“我不知道，”莫尔頓頹丧地回答。“关于祖国的問題是太复杂了。跟它的关系是这样密切，以至不可能了解，应該犧牲誰，应該犧牲什么。关于祖国母亲的話听起来說服力很大，大家为她赴湯蹈火，并不考虑她有罪沒有罪。可是假使这一位老母亲，对于她的絕大多数的儿女，是一个凶恶的后母，那怎么样呢？为什么要为了她赴湯蹈火呢？”他沉默了一忽。“他們終究还是去的，而且恰恰是他們，抱着特殊的热誠去为她犧牲生命。假使事

情眞的变得非常糟，我可能也会去。”

“咱們都有什么东西要保卫，”貝萊热烈地叫起来。“不管怎样，祖国是活在咱們的心里的！”

“我不能不想，咱們是过于輕信了：有某些集团太厚顏无耻地在使咱們上鈎，他們只要把祖国这个观念当作釣餌挂在鈎上，咱們就上鈎了。祖国遭到了危險，不錯！可是其他的参战国都喊着同样的話。法国，你看見嗎？是被迫参战的，可是德、奥、英、俄都表示自己同样的沒有罪。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說呢？是魔鬼，还是天使在发动战爭呢？”莫尔頓痛苦地說，显然，这些問題在折磨着他。

貝萊偷偷看了他一眼：莫尔頓对这事情难道眞的这样关心嗎？

“鬼知道原因在哪里，”貝萊比較鎮靜地說，“也許是某些自然力在猖狂，或者由于世界局势的尖銳化？关于势力集团的話我不大相信；战爭是一向存在的，在資本家出現以前很久，不是已經談到軍火投机商人了嗎？”

“貝萊，无論如何，这战爭不是比尔—戈略克的：他的战場是和平的劳动。如果为了提高他的战斗情緒，必須使他相信，他的朴素和平的家庭受到了威胁，你难道不感到难受嗎？在德国，他們拿俄国人毁坏他們的房子，殘杀他們的孩子，奸淫他們的妇女来恐吓人民。在英国和法国，拿普魯士的鉄腕专政来恐吓群众，据說，人民的自由受到了威胁。”

“是呀，是呀！咱們在这儿坐着聊天，可是同时，事情在按部就班进行，老朋友，我和你都不能改变它們！”貝萊在他肩头上拍了一下。“再說，你的太太和孩子們好嗎？”

“好得很。順便告訴你，我們想搬到乡下去住，学你的样子。

那里的空气对孩子們更有好处。”

“可是我們要搬进城里去。自从有人把我們的玻璃窗打碎那时候起，爱倫已經不大喜欢住在乡下了。”

“难道就这么严重嗎？我想，这不过小孩子恶作剧罢了。”

“是呀，是某些行动激烈的年輕人。我們也不去追究这个事情。可是踪迹和时鐘社有关，”貝萊严厉地望着莫尔頓差不多有分把鐘。“除此以外，我还可以方便些，”他添补了一句，回过头来找堂倌付賬。

他們一道走上市政厅广場。

“你毅然决然地負起建設新的街区的責任来了，”莫尔頓衷心地贊叹說。“昨天我騎脚踏車經过瓦列比亚到維格尔斯列甫这条路，不能不說，你的市郊的計划是宏偉的，了不起的大路，不比維也納的差。”

“你也这样說嗎！”貝萊欣然看着莫尔頓說。“現在就和我一道去，我把咱們市区建設的計划給你看。我希望，咱們会逐漸把这市建設得煥然一新。以前的建設是多么荒唐呀！”

貝萊带莫尔頓走进制图室，把計划图打开給他看。广闊的、分布得很美丽的大道，栽滿綠树的街衢，有水池和噴泉的公园，計划的很美丽，很大胆！貝萊是一貫的，一切都表現了宏大的規模。

莫尔頓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啊，这一定很宏偉。可是你們打算把工人住宅放在哪里呢？”

“是呀，这是一个难問題。”貝萊沉默了一下。“在咱們現在正要开辟的林蔭道上是沒法容納工人住宅的。”

“为什么？”

“那儿的地很貴，市政府沒有力量。”

“可是听說每一平方公尺的住宅面积，穷人付的錢比有錢的人多得多。”

“这也許本身是真的。可是……你自己懂得，林蔭大道应該作为都市的点綴，工人的住宅，随你怎么样，总不能把它們叫作点綴品的。单是小孩子就把一切糟蹋了，我意思說，被他們搞得乱七八糟。大概不能不承認吧，工人区照例产生一种凄惨的印象。”

“那要看怎样造法。当然可以同意，在活潑的孩子們旁边，要使草坪花坛保持整洁是不可能的。所以，一切要看重点放在哪一方面。那么，目前你主要是为生活富裕的居民建設。”

“暂时，是的。在計划两旁的街区之前，先需要把主要交通綫整理就緒。”

“住宅的需要呢？你們对那些没有屋子住的人怎么办？”

“对呀，这难道不是頂荒謬的事情嗎？战争把几百万男人赶出屋子，把他們消灭掉，所有的国家依然在鬧房荒。可以預料得到目前的局势将迫使咱們人口更加密集起来。暂时咱們不得不替多子女的人家盖一些临时房屋。逐渐的再及其他。性急的朋友，将来会輪到的！”他发覺莫尔頓臉上那种怀疑的神气，輕輕拍着他的肩膀，反复地說。

莫尔頓想要說什么，但是忍住了：他們的看法本来已經有很大的分歧了。

“当然罗，把那些无家可归的人的临时房屋隔离起来，比之拆毁它們要簡单些，”他仅仅指出了这一点，随即向門口走去。

貝萊陪他走到走廊上。

“那么假使敌人向祖国进攻时，你是否保卫它，还拿不定？”他临别时握住他的手，带着嘲笑的神气問。

“如果它确是一个巫婆，养活了我仅仅为了以后把我屠杀，那我不会去保卫它的，”莫尔顿用同样的語气回答。“我还要把一根木桩插到它肚皮里，象童話里的汉斯一样❶。”

“那么你在这儿毕竟住在姜糖餅的房子里，”貝莱赶上去，笑着向他喊。

“对，咱們好好努力把这种思想灌輸給所有的穷人，”莫尔頓老远回答；同样微笑着揮舞他的帽子。

貝莱站在走廊上向他点头作别，那时莫尔頓已經走到大門口。貝莱是那么魁偉威严，象一个領袖或指揮官，給人的印象很深刻。他身上有一种不可动搖的东西，仿佛在訂立一套征服新世界的計划。当莫尔頓轉向高大的正門的时候，他們又一次的彼此微笑，可是两个人的眼睛里都閃耀着挑衅的火花。

十八　莫尔頓买别墅，感情上起了波动

莫尔頓选擇了几个不动产买卖事务所里拿来的地址，从中央站坐上火車，开始看报。

他一个人坐在客車的一个小小的单間里，大多数旅客都宁愿坐在設有軟墊的靠手椅和躺椅的现代式列車里。他离家出来，心緒很恶劣，正象常时一样：薇拉不愿意他一个人走，自己陪他去，她又不肯。莫尔頓心里很紊乱：和妻子的关系，不能分出足够时間来照看孩子，这一切都致他难受。跟貝莱的談話也使

---

❶ 格里姆兄弟的童話里講汉斯和他的妹妹走进森林，看見一所用姜糖餅盖成的房子，这是一所女巫的住宅，引誘孩子們进来，慢慢把他們吞吃掉。汉斯乘女巫睡着的时候，用一根木桩刺入她的肚子里，把她杀死，逃了出来。

他煩惱。当日內就要离开自己的住宅的时候，依然不能眞正享受到这一分自由，然而却又感到輕松，眞奇怪！这天天气非常好，春天的天空一点云翳沒有，太阳照耀屋頂；可是总覺到有什么不足。該死的孤寂之感，沒法摆脫！

一个身形遮住了窗口，傳来了叩玻璃窗的声音。达格瑪尔穿着淺灰色的衣裙，站在月台上，非常美丽动人。

她走进来說："我和你一道去。你用不着一个人坐火車去看房子，徒然往返跋涉，感到郁悶。讓咱們离开这儿，"她說話的口气，簡直不容人异議。"我找到一間携狗的旅客坐的包房間。虽然最近十覎年来国內沒有发現过跳蚤，人們还是害怕。莫尔頓，咱們在一切事情上，迟緩到什么地步！"

她笑着，嘮叨着，她的响亮的嗓音象春天的鳥語。太阳已經把她的皮肤晒成金黃色。

"是呀，人基本上是极端迟緩的动物，"莫尔頓回答，竭力配合达格瑪尔那种随随便便的口气。"在西西里，有一次我走到坐落在二三千呎高的山頂上一个小村庄里。居民把羊吃的草、水、燃料等一切东西都背到那里，因为几千年前海盜曾經襲击过他們！"

达格瑪尔笑了起来。

"莫尔頓，这不坏。現在你就面临着这一切。"

"不，这是眞話，我亲自到过这个小村庄里。"

"好吧，好吧！就这样罢，讓我們相信罢！可是等下一次再把这事情講給什么人听去。"

"然而比起那些母鷄来，这就算不了什么，"莫尔頓改換了教訓的口气，接下去說。"它們直到現在只会在木桩上睡覺，因为天曉得在几百万年以前，它們为了免得落到狐狸的口里，在森林里

的树林上睡覺。”

“可是这跟我的媽媽比起来，又算不得什么了，”达格瑪尔接上去說。“她相信只要多吃大蒜，就可以长寿，因为瑪士撒拉[1]差不多活了一千岁。”

“难道瑪士撒拉是吃大蒜的嗎？”

“大概是的，要知道他是犹太人哪。”

达格瑪尔在窗口坐坐适意，正象一个准备把时間尽量过得舒服些的人。她身上蕩漾着青春的魅力，举止象一位幸福的妻子。莫尔頓对她感到艳羡。

“你到底在扮演怎么样人？”莫尔頓微微带一点嘲弄的味道問。

“我不过和我所喜欢的作家坐火車到农村里去看房子，”她把嘴一噘，有意装出呆傻的神气望着莫尔頓。“可能有一天姑娘也得出嫁哪！”

“的的确确，你为什么不出嫁呢？”莫尔頓突然冲口而出。“象你这么……”

达格瑪尔的淘气模样变成了非常严肃。她用誠实、坦白、率直的眼光正視着他，这种眼光他永远找不到解释，可是常常使他記起西拉庫慈[2]附近的阿萊土慈[3]泉水，这是一个惊人地清彻的山泉，可以看到上百呎深的泉底上的最小的东西。为什么薇拉从来不曾这样坦白地用她明朗的眼光向他注視过？

---

[1] 該隐的玄孙，活到九百六十九岁，見旧約創世記第五章。

[2] 西拉庫慈是西西里島东岸的一个地方。

[3] 阿萊土慈是西拉庫慈附近奥尔蒂迦小島上一个著名的泉水。据希腊神話里說，阿萊土慈是猎神第安娜手下的一个水仙，被河神追逐，逃到这里，第安娜把她变成这一孤泉水。水不与河水相混，非常澄彻。

"莫尔頓，你要懂得，"她每个字嗫嚅着低声說，"还没有知道有什么人愿意和我結婚，可不是？也还不知道，我是否一定愿意跟什么人結婚。一个能够和男人同居几天的女人是不相信爱情的。"說这句話的时候，她意味深长地瞅着他。

莫尔頓懂得她指的是什么，把头轉了开去。

他們沒有留心火車已經开动。它穿过敷設在城市下面的隧道，向曠野中馳去。港口已經落在后面，松德海峽在眼前展开。达格瑪尔轉过头来对莫尔頓微笑，嘴角上悲伤的皺紋还沒有平帖，也許它是表示生气，或者表示痛苦吧？可是这笑容非常开朗，里头含着母性的爱，似乎又在寬恕，又在祝福。莫尔頓仿佛現在才了解她，同样开始了解了自己，和自己的苦悶。

"現在讓咱們把时間过得舒舒服服，不要去談那些正經事了，"她說了，仿佛突然緘默起来。"只有一件事，我希望最好把它結束了！"她严肃地瞅着他。

"什么事呢？"莫尔頓知道她在想什么，他的心跳得更快了。

"莫尔頓，你老是这样古怪地瞅着我。你也希望最好不要看我，可是不成，一切都可以直接从你的眼睛里看出来的。哎，你这个可怜的人！了解人的感情难道是这样困难嗎？你还算是革命家哩！"她把他的一只手握在自己的手里，另外一只手輕輕的拍着它。

"我們革命家幻想的是……自由的女人，"他紅着臉咕噥着，仿佛犯了罪，当場給人抓住。

"对呀，可不是嗎？幻想的是不把自己出卖的女人。要知道咱們俩都过着現实的生活。你的工人們，咱們的工人們，他們也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双手，因为你說，这是他們唯一能支配的財产。可是，莫尔頓啊，假如按照你方才的提議，我馬上嫁了什么

人，你也許对我另眼看待。可是那时候我不但出卖我的身体，还要出卖我的灵魂！这难道好一点嗎？”

“你說的对。我是一个市儈，一个伪善的人！請你原諒！”他抱住她的肩膀，凝視着她的面孔，吻了她一下。

达格瑪尔瞅着他，仿佛不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她臉上起了一陣紅暈，眼睛里突然满含着泪水。眼泪好象从一座噴泉里，从地下的泉源里突然涌了出来。她急急忙忙跑到过道里，站在窗口，背向着莫尔頓。

过了不多久，她走回来，坐在他对面，微微带笑，眨着眼睛。

“对不起，”她說，声音还沒有完全平靜。“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接受男人的眞正純洁的吻。現在我第一次全心全意地吻一个男人……我，这样的丑恶！”她躲到角落里，用头巾遮住了臉。

莫尔頓一动不动地坐着，可是他的心，象波濤上面的一只小划子，忽而跳到半空，忽而一直落下。这儿达格瑪尔在他面前，跟薇拉簡直一模一样，粗粗一看，会把她們認錯。一个內心的声音悄悄地对他說：“这儿才是你的薇拉！”可是她們多么不同啊。达格瑪尔的激动的灵魂，完全在她的臉上反映了出来，她变得更美丽了，她是那么好看，教人的心揪紧来。为什么他仅仅得到一个美人的影子，而沒有得到女人本身？为了达格瑪尔可以犧牲一切。現在莫尔頓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年輕人年老人都被她迷住，为了她离弃妻子，抛开家庭。达格瑪尔認为这一切完全是自然的：她把自己精神上的宝藏毫不吝惜地施舍給人，同时她也毫不經意地使殷实的老头儿和青年的紈袴子破产，把一切立刻散給他人。很多錢从她一双温暖柔軟的手里經过，可是她什么都沒給自己留下。一种施舍、救助、分享的永不饜足的要求，似乎就是她本質上隐藏着的动力。难道这就給予上帝和随便什么人

以裁判她的权利嗎！可是任何一絲一毫的改变，就会破坏了整个迷人的形象。說实話，莫尔頓也沒有感覺到有这样改变的必要，只要……

"你已經大旨选定了所要住的地方嗎？"达格瑪尔把头巾扔开了，問。

"沒有，但是咱們就要看去，我有一所別墅的地址，可能适合我的需要的。地方寬大，价錢便宜，还帶上一个老的果树园。"

他們在一个小站上下車，沿路走去，向过路的人打听一所也許就在車站近旁的"吉姆"別庄。最后这一点并不符合事实，可是这名字很吸引人：他們两人都很喜欢吉普林[1]的这本小說。按照經紀人的描写来判断，这是一所寬闊的田庄，非常整齐；而且卖价便宜得不能相信；屋主人年紀老，照管不了那个大的果树园，单这个果树园就能抵偿全部的花費，住在那里可以完全不用花錢。

他們在路上一道研究那广告說明書。达格瑪尔对它的兴趣，并不下于莫尔頓。

"只要想，生活不用花錢，只管摘苹果就是！有一所自家的別墅！莫尔頓，孩子們該多高兴啊！瞧，到啦，'吉姆'別庄！"她的欢欣的声調里突然显出了失望，仿佛汽車煞車煞得太快了。

他們站在一座鉄皮盖頂、荒廢不堪的老屋的柵籬門的前面；所謂"大的果园"只是几株霉腐、枯萎的苹果树。台阶上站着一个老头儿，巴巴的望着这两个陌生人。

"得进去一下，否則他要不高兴的，"达格瑪尔提議。"咱們說房子太小就是。"

---

[1] 吉普林(1865—1936)，英国詩人及小說家。吉姆是他的长篇名著。

老头儿把他的产业指給他們看，一面不断嘮叨着。他得意地特别指出，这地段上的一切，都是他在另外一些田庄上工作之后，晚上回来亲手盖的。

“这花費了好多年，好多年，”他用視力衰弱的眼睛望着他們，反复地說。“不能有很多的休息，不，哪里有！可是我还是愿意把这座房子卖給你們，因为你們这么年輕漂亮。你們要吧？要的，可不是？”他那拄着一根弯曲的杖的手在哆嗦。“也許，你們覺得它不够富丽？哎，买了去罢！如果成的話，就买了罢！”他揮着那只空着的手。

一間狭窄的臥室里，他的妻子戴着手套和风帽，躺在床上；空气沉浊得教人逃走，地板全是墨黑的。

“怎么，这儿是泥地嗎？”达格瑪尔叫了起来。

“不——，这是眞正的松板；可是我們是穿着木屐走的。你們看这里罢！”他把垫褥揭起：女人旁边躺着一头乳猪，她用一个瓶在垫褥下面喂它。

“它是邻近的一所别庄里跑来的，”那女人沉重地吐了一口气，向他們解释。“主人不要它，因为它发育的不齐全，那古怪老头儿說：‘不坏，你可以得到一点小小的好处，把它喂养起来罢。’瞧着这么年輕一对儿多可爱！大概是夫妇吧？”

“对，差不多，”达格瑪尔笑着回答。“再会，老奶奶，祝您早早痊愈！”

那老太婆还想問一些什么，可是达格瑪尔示意莫尔頓，这可怕的空气使她难受。

“很抱歉，这房子我們覺得小了，”莫尔頓向柵籬門走去的时候說，把一支雪茄递給老头。

“哎喲，应該說，很可惜！一般說来，这是一所很好的房子，

我工作下来，晚上亲手盖的。”

“您的計划很不坏。可是我要請教，您怎么想起把这所别庄叫做‘吉姆’？”

“噢，我可以告訴您，而且不要您錢。您要知道，我妻子的姓名叫卡倫·姚根生，我自己叫瑪特生。我們把两人名字的头一个字母拼成了庄子的名字。当然，这是我想出来的，眞正的机伶女人是沒有的。”

“眞的沒有嗎？”达格瑪尔奋然叫了起来。“您的妻子看去不笨。她害的什么病哪？”

“害病？她什么病都沒有，仅仅是年紀到了。医生說，她可能一天一天地走向死亡，她害的是老弱病。”

“那您以后很糟啦，”达格瑪尔同情地摸摸他的袖口。

“那时候我可以进养老院，反正都是一样。只要把这些破东西丢开手就是，否則……那末，再会了！祝望你們在别的地方获得成功。”

“应該是我們祝望您得到成功，”莫尔頓回答。

他們回到車站，越过鉄軌，沿着河岸繼續前进。两个人都感到失望。

“这么一个美丽的名字，可是这么俗气的解釋！”达格瑪尔最后說。

“是呀，一所寬闊的田庄，带上一座大的老果树园！”莫尔頓接口說。“这个当上得不小！”

“是呀，是呀！可是……哎，莫尔頓，一个人老了多么可怕！”达格瑪尔哆嗦了一下。“但是要知道，这也决不是一定的；有的人是永远不老的。例如你的母亲。”

“我們家里人一般是不会老的。一切都系于脑子的活动。它

不讓我們硬化。”

“对我們女人說来，这問題毋宁是在于心灵上，而不是在于‘机伶’上面：你剛才听見，它对我們多么重要！”达格瑪尔响亮地笑了起来。“因此，我們这么喜欢喝咖啡，它是有强心作用的。”

“怎么回事？这倒是新聞！”

“是呀，是呀！看你自己的母亲……莫尔頓，你有一个多了不起的母亲！她一天要喝上不下二十杯的咖啡，而且現在她喝的只是代用品哪，可怜的女人！可是她依然永远年輕。再說，我餓了，頂好也喝点咖啡。咱們上疗养区的旅館去。”

莫尔頓对这儿有沒有旅館表示怀疑。

“在漁村里常常会找得到的，要知道漁民是以此为生的。咱們去罢，我請客。”当莫尔頓反对的时候，她又添补了一句：“你一定要答允我，否则你的自由思想就值不了什么。”

旅館的有遮檐的露台上坐着很多顧客，都是从京城里来的旅客和瑞典的快艇运动員。达格瑪尔吸引了大家的注意；仿佛一道阳光掠过男人們的臉上，連堂倌們都放下工作，望着她的背影。有很多男人站起来向她招呼，引起了带着諷刺的眼光、心怀嫉妒地打量着她的那些女伴們的不滿。达格瑪尔对他們全不理会；他們順着露台走去寻找空座的时候，她一路贊叹着这带絕妙的风景。莫尔頓呢，恰恰相反，感到有点沮丧。

他多么羡慕她善于珍視現在！他自己只是生活在未来，而这个特点也可以用来說明他所体驗到的孤寂之感。而达格瑪尔呢……她輕輕地用脚推推他。

“你这个无产者，举动大胆些！沒有什么使你垂头丧气的理由。你的样子恰恰象一个代人充当新兵的乡下孩子！我現在把这里的一班人介紹給你，这也許能給你鼓励！”她用她柔軟光滑

的手把他的一只手按在桌子上。"这里这个有着紅头发、紅鼻子的是瑞典人。他是百万富翁，又是呆子。他在拿咱們的市場打賭，大喝拼甘油的五味酒。那边一个身材端正、前頂微秃、梳着一直拖到背脊的侍从官式的头发的紳士，是咱們一个最大商行的經理；人家給他三万克罗納一年薪水，条件是他的脚不要踏进公司去。那边一位臉色黑黑的，和一个胖女人坐在一道的，是一个間諜，他是英国人，同时又是德国人，因此你得認为他不完全是傻瓜！靠近梯子的那位紳士……"

莫尔頓盯住了她大为吃惊。"哎唷，达格瑪尔！难道所有他們这些人，你都認識嗎？"

达格瑪尔放声大笑。

"莫尔頓，我当然全認識罗！我和所有的人一道喝香檳，甚至在单間的客座里！啊唷，莫尔頓，你这人多么天眞！"她住了口，盯着莫尔頓看，她的眼瞼紅肿；可是她馬上克制了自己，接下去說："莫尔頓，假使你知道他們是多么无聊、討厌才好呢。可是他們是支配一切的。难道永远該这样嗎？也許战后？……你不是認为战爭会把許多东西改变嗎？可不是？"

莫尔頓点点头。

"我对一切方面很难理解。从前不是也有过战爭嗎？可是它們并沒有带来任何改变。"

"普通人具有极大的耐性，他們习慣于寬恕，而且天性迟鈍；他們認为一切事情都会按部就班到来。可是时候就要到来了，群众将要行动起来，人民的血将要沸騰了，那时候紳士們就糟了。"

"啊哈，就象那个十字軍人的傳說里一样，在光复圣地的战斗里，他的血燃燒起来，以致他衬衣褲上的虱子全都死了。莫

尔頓，这不是了不起嗎？可是商人的战争会有什么好結果呢？莫尔頓，你是这么聰明，你怎么能对这种无意識的集体屠杀抱着希望呢？”

“我对于所謂和平进化更悲观，人們由于飲食不足，缺乏卫生，象蒼蝇一般死掉 甚至沒有一个人理会！你看看統計数字，就会知道有多少人由于肺結核而夭亡的。人家給这可怕的疾病一个多漂亮的称呼，叫作‘白死病’！用飢餓来杀人，由于肺結核而来的慢慢的死亡，千百万人做着資本主义利潤的犧牲品：所有这一切难道比战爭好嗎？机械技术在飞步前进，可是和平进化以油松木片上爬行的甲虫的速度跟在它后面。用这样的方法，人类永远得不到什么。老使它陷于絕境，那时它才会起来跟不能忍受的生活条件作斗爭。世界战爭也許能使某种新的东西見諸实行，或者給它一个机会；四周圍不滿的声音已經起来了。”

达格瑪尔贊叹地看着他。

“唉，要是我是一个男人的話！”她叹一口气說。

莫尔頓握住她的手。

“令人悲伤的是我們沒有大的成就，以致妇女会发出这样的愿望，”他热切地說。“这也必須尽速加以改变。”

“現在讓咱們来想象，生活在完全另一个世界里，在你的世界里！”达格瑪尔把头一仰，叫了起来；她的臉上发出光彩，改变了样子。“咱們俩都富得不得了，因为什么东西都不需要錢，一切都可以免費得到，而且咱們都是自由人！我是你的同志，今天我来开早餐的菜单。咱們来一道魚子，好吧？一杯冷的伏特卡。板魚或是子鷄，随便哪一样，两样都要可不成。第三道，薄餅带果子酱，淡的萊茵葡萄酒，最后是……”

“够了，你这么浪費！”莫尔頓用手掩住了菜单。“否則我的自

卑感又要发作了。

“不，最后咖啡是需要的，当然罗，假使不是代用品的話。你要記住，咱們是在你的王国里，那儿一切都是尽美尽善的！”

“到丰饒的国土里去游历一次是愉快的，而达格瑪尔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主人。可是毕竟总有一天得回到家里。”

达格瑪尔把堂倌叫过来，打算付賬，她从手囊里掏出一只銀色的錢袋来，把它翻弄了一下，然后放声大笑，笑得莫尔頓和那堂倌的背上象螞蟻爬一样。

她叫道：“莫尔頓！嘿，莫尔頓！我把錢忘在家里！也許我根本就沒有錢吧？”她笑得連那堂倌都忘記了必須保持严肃，也笑了起来。那副神气似乎他自己很乐意替她付賬。

底下，旅館的前面，順着沿岸的路，在碼头的两旁，分布着許多漁舍和船埠，形成窄窄的一长条。消夏别墅区展开在旅館后面的小山上。莫尔頓和达格瑪尔在那里胡乱走着，从外面看看房子，可是現在留心看內部了。有几座房子是出卖的，可是在莫尔頓看来，价錢太高了。

一个园丁指給他們一座房子說：“这里沒有抬价，不如說是略略減低了一些。据說，哥本哈根人在市場上打賭，在这儿他們把自己的消夏别墅出卖了，好拿現錢来做投机生意。沿那条路有些房子，随便出多少錢都卖。”

他們向指出的方向走去，一条路把他們引到那住宅区的南端。在伸入曠野的一道路的边上，立着一块画有分区地图的大木板。板上用大字标着：“别克田庄别墅区”。可是在这一大段地区上沒有别墅，它只包括許多长滿了灌木丛的地段和把它們分隔开的道路的痕迹。在一条蜿蜒曲折的小河岸上的赤楊树中間，在荒落的院子里，現出一座頹敗的住宅。一片荒蕪凄凉；田

野分割成許多小小的碎片，令人感到慳吝的味儿。在这些荒地上，有的地方，枯萎的灌木丛的殘余还依然无恙。青草和牛蒡下面現出花坛和畦壠的輪廓，园中小路的痕迹也隐約可辨。一切使人想起死亡，纏繞着电綫的腐烂的电杆木到处横臥着，电綫的断头隐藏在草窠里，挂住行人的脚。按照广告板上写的，經理出售地皮的那位律师，也遭受到这儿一带企业的同样命运：他破产了，然后用枪自杀。这一切都是两年前經济危机开始的时候发生的。莫尔頓和达格瑪尔都記得这一件事情。那是一件大的灾禍，破产下来亏空了上百万，那时的报紙上都登載了冗长而充滿同情的唁辞，惋惜一位"才能卓越但是失敗"的建筑工程师的去世。

最后他們走到了那园丁所說的房子那里，整个包括五六座别墅的小住宅区。每座别墅有一块塞滿碎石子和鋪滿潮湿的松土的地。那些房子虽然从沒有人住过，看来是荒廢的；窗子空洞洞地敞开着。那些房子仿佛是从廢墟中站起来的，现在覺得懊悔，希望重新变成廢墟。

在第一座房子前面的空地上，一个老头儿用鉄鍬在打碎坚硬的地面粘土。他的动作里有一种无力和絕望的神气；鉄鍬每打一下地，似乎那老头在嗚咽。莫尔頓和达格瑪尔立定了看他，他看上去是有病的。

那老头抬起一張疲憊的臉說："应該完全把这件事丢下。"

他們走到他面前的时候，他那由于长年劳作而变成殘廢了的身軀打着哆嗦。他把一只粗糙的手伸給他們。

他是赫尔斯吉捷斯吉出身的，在那儿他和他的哥哥合开一爿鉄鋪，开了多年。他們倆都是单身汉，因为"成了家就花錢啦"；他們自己当家，积了一点錢老来用。

“多半是来了一个‘欺騙乡下人的拐子’，把你哄上手了，是不是？”莫尔頓問。

“是呀，他們立刻什么都嗅到了，这些該死的投机商人，他們到处有联系！他們用甜言蜜語来引誘我們，說如果把我們的积蓄投資到这件蠢事里去，非常的利潤就会从天落下来。嘿，一切都完了蛋！”老头儿的嗓子由于悲痛和无力的憤恨而嘶嗄了。

“唔，那鉄鋪呢？”达格瑪尔和莫尔頓想要安慰他，齐声問道。“它不是还在着嗎？”

“我們自己把它丢了：有这样大的利潤在你面前，突然覚得天天靠釘馬蹄鉄一个个銅子积起来，簡直是傻事。就有竞爭的人把我們的生意搶去了。等到那儿也一切完蛋，我的哥哥忍受不住，就在我回到那儿的一天，在鉄鋪里上了吊。他倒这样逃避了一切責任，我就得一个人来对付麻煩了。”

“这悲慘极了，”达格瑪尔同情地說。

“不仅悲慘，簡直是难熬！我們的一生，一切事情都是一道做的，无論什么事情，出主意的总是我的哥哥，所以从他一边說来，这是一桩卑鄙的行为！而現在我一个人在这里打碎石子！”他頹丧地靠着鉄鍬，破碎的衣裾打着他的脚。他看来是那么衰老困憊，以致他手中的鉄鍬怎么也不愿咬进那坚硬的粘土中去。

莫尔頓从他那老年人的滿是疙瘩的手里把鉄鍬接过来，动手打石子：活动一下手脚，做一点体力劳动很有趣。

老头贊叹地对达格瑪尔說：“瞧他把这一切都推动了。他有着眞正青年人的力气！可是别忙，活到我的年紀，你自己也鼻子拱在泥土里了，”他突然忿忿地补了一句，露出了七零八落的牙齿。

“老大爷，你多少年紀了？”达格瑪尔温柔地摸摸他的肩膀，問。

“这事情我什么人都不告訴，尤其是这样的漂亮女人。可是七十已經出了头啦。年輕人，这儿一共四座房子，你們可以买一座。可以随便挑一所，照押款的数目加百分之二十五。这不便宜嗎？”

对，对于价格是无可异議的。而且那时候有了自己的房子了；寻常每期付房租老发生困难。他們跟随老头儿去看构成整个小小住宅区的那些房子，它們的园子集合在中央。

“您把一切計划得很远大，”莫尔頓指出。

“一生省吃儉用积起一点錢来，不抽烟，不喝酒，从来沒有在女人身上化过一个子儿，难道也不許自己在任何事情上浪費一下嗎？”老头看到房子有出脫的可能，情緒好起来了。

莫尔頓凭他那有經驗的手艺人的眼光，立刻看出所有的建筑物都很坚固牢靠。墙壁和木料是結实的，房子造得很好，可是油漆和糊壁紙的情况很討厌。火爐的样子相当不錯。莫尔頓选定了最大的一座房子，白的两层楼的別墅，按照里維拉[1]的房子式样造的，有一个四周圍着石栏的大洋台，石板鋪的平屋頂。这座別墅价值八千八百克罗納，其中七千克罗納是押款，余数业主也同意稍緩交付。莫尔頓預先写了一張預約的条子給那老鉄匠，他們約定下一天在律师事务所碰头，訂立契約。

那么，莫尔頓成了房主了！他自己有了一座十开間的別墅。这是一种令人惊奇的感觉！他的父亲一直梦想能弄到一个自己的住所，可是沒有能够等到这么一天。在他那个生活圈子里，有一所自己的屋子一直是一个淹沒了其他一切的衷心的梦想。现在莫尔頓达到了。假使有人要的話，还可以租出一层。

---

[1] 里維拉是意大利日內瓦海灣沿岸一带的总称。

"若是我，"达格瑪尔开玩笑地說，"我非常喜欢住在楼上带阳台的那个大房間。面对着海灣和松德海峽，这不是完全象在意大利的一个湖边上嗎？"

莫尔頓沒有接嘴。

"关于咱們这儿的建設，情形很奇怪；"他說，"有点儿在跳跃式地进行。几年前，我和薇拉結婚的时候，可以不花錢找到住宅，只要有人住；城里几千所住宅都空着。現在呢，到处都沒有。据說，原因是銀行的詭計。这里呢？隨便向哪里看，到处都是空房子！"

上車站去的路上，他們看見一个文雅的騎馬的人，向別墅区那个方向走去。他穿着英国式的騎馬装，戴一頂出色的黑帽子，那式样象小孩子的尿盆；他那匹純种馬的黑毛閃閃发光。

"大約这是国王的馬夫吧？"莫尔頓向一个在菜园里鋤地的老头开着玩笑喊过去。

"不如說他自認为所罗門王❶呢，"那一个冷笑着回答。"要不然，也許是三个博士中的一个❷！这是我們这里的一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他靠着圣誕节的扑滿生活。您难道不認識他嗎？他有一座城堡，离这里很近。也許他沒有訪問过您，也沒有請您喝过一杯酒？"

"哎喲，那我知道！"达格瑪尔叫了起来。"人家叫他'穷人的恩主'。他教导穷人儲蓄，把扑滿交給他們，每天必須放进十个欧耳；打开，他們是不能的，因为鑰匙他留在自己身边。这样，他們永远有錢来迎接圣誕。想的很聰明。国王授予他勛章是有道

❶ 所罗門是古代以色列国王，以智慧著称，見旧約列王紀。

❷ 大約是指新約馬太福音第二章里提到的"从东方来的几个博士。"

理的。”

“巧妙的把戏！”莫尔頓說。

达格瑪尔忍不住放声大笑。

莫尔頓很羡慕她的响亮的笑声，它的作用象香油，象清水，把沉重的心事都洗滌了。

在火車里，达格瑪尔一声不响，有点儿抑郁不欢。

他們在火車站上分手的时候，她說：“这白天过得这么好，今天晚上我不想演出。”

“嘿，现在我和你当了屋主人了！”莫尔頓回到家里說。

“眞的嗎？”薇拉冷冷地回答。

“她以为，我坐了車子去寻乐去的，”莫尔頓心里想，于是把买别墅的經过講出来。可是关于和达格瑪尔同行的話，一字不提。

第二卷

一　多才多艺的莫尔頓

莫尔頓从浴場回到家里，一条毛巾搭在肩上。洗澡使他精神振作；他晒过太阳，显然恢复了。穿着薄薄的衣服，衬衫褲，系上一条皮带，他覺得自己自由愉快。袖子一直卷到臂弯，更增加了地道运动員的神气。

“我方才洗过澡，”他兴高采烈地高声告訴他們。“那浴場每天九时至十时有一小时时間归咱們用；整个夏天化二十克罗納。現在，孩子們，咱們可以洗澡了！”

“我一点用不着它，”老祖母冷冷地回答。“大約連薇拉也宁愿家里自己有一間浴室。”

“眞的，在众目昭彰的地方拍着海水洗澡嗎？”薇拉嫌恶地哆嗦了一下。

“那末，小姑娘，我和你两个去洗澡；爸爸教你游泳。这儿洗过澡喝一杯咖啡，倒是很及时。大概咱們还留下一点儿眞咖啡吧？”

“注意，它要淡起来了，因为这是最后的一把，”老祖母說。“合作社里的人說，他們再也弄不到了。我倒想把余下来的留起来，以备不时的需要。”她自己嘀咕着，走进厨房里去。

喝过咖啡，莫尔頓講起他向他們租用浴場的那一家人。他

們住在离海濱大路几步路的地方。丈夫是一个水手，从前当領港，現在自己弄到了一条三帆船，搜寻沉沒了好久的、有时甚至在几百年以前失事的船只。

“你們可以相信，他从海底获得不少东西。不錯，大部分他不得不卖掉了換取生活所需的資料，可是他們的房間里毕竟滿是精彩的古物。他們有三个絕好的男孩子。我答允和他們作朋友，考查他們的功課，一般地在需要的时候，給他們帮助。”

“还嫌不够！”老奶奶說。“你自己的事情也够多了。”

“媽媽，沒有事，农村里的日子很长。他家的父亲本人是严肃得少有的，任何东西都引不起他笑。这也許由于他独自一人在海底过了这么多时間。相反的，他的妻子一直在笑。从他們家里望出去，风景絕妙，一直可以望到米特尔格隆特。小姑娘，咱們会喜欢那个地方的！”

“咱們到他們海底下去作客嗎？”爱莉莎問。

大家都笑了，連小达格瑪尔也笑起来；她利用一切机会跟着大家一道笑。

“不，可是咱們总得想法和他到海面上去划划船。”

莫尔頓象平时交結到一个新朋友的时候一样，非常兴奋。

农村生活中最舒服的一面，似乎是不用为了任何鷄毛蒜皮老是上小店里跑。在哥本哈根，老奶奶討厌死了零碎买东西，第一件事她就打听哪里可以买到成袋的洋芋。这就給她一个拜訪四邻和跟他們聊天的机会，一星期后，她已經搜集了不少家庭故事，根据这些故事，她以后就可以做出自己的結論。

“园丁那儿要尽量少买些，因为他們自己在蔬菜市場上买来的。显然，他們那里一切东西一定要貴一点。和男人还能馬馬虎

虎商量，可是和那女人还是疏远一些好。她那噘起的嘴唇，簡直象夹着一个蛋的母鷄屁股。她又是一个多么假虔誠的家伙！”

“我記得你关于别克田庄的女东家也說过同样的話，”莫尔頓带笑給她指出：他知道老奶奶的洋芋是向园丁买的。

“可能是这样的，你这个什么都知道的人！可是那些人至少沒有丢下正經事去彈风琴。他們的洋芋，也沒有在哥本哈根和农村之間运来运去运上不知多少次。可是你已經認定了一个园丁，这对于他是有利的！”

“对，对，媽媽。可是咱們就要自己来种蔬菜，因此沒有人能在咱們身上賺錢了。”

他們全家在园里干活；莫尔頓把第一块地上的石子和野草清除掉，老奶奶分畦布种。爱莉莎和小娃娃达格瑪尔在走廊前面用小的鏟子把泥沙堆起来。小娃娃还站不大稳，手里攀着一个木鏟，不断的放到嘴边去，整个小臉儿涂滿了泥。

爱莉莎叫道：“奶奶，她吃脏东西！”

“讓她去，这是淸腸子的，”祖母回答，可是她到底跑了过去，用圍裙来擦凈那女孩子的小臉。“哎喲，你这个脏孩子！”她說着話，用手指头把她嘴里一顆小石子挖了出来。小娃娃向她挨过去。

“奶奶，她要你亲她！”爱莉莎叫喚。

“难道你以为这样一个泥娃娃亲得嗎？”可是祖母还是轉过身去，把娃娃抱在手里。“哎喲，可是这等于亲上帝的屁股！……”

莫尔頓哈哈大笑。

“上帝的屁股，这是大地，可不是？”

“旣然天是他的面孔，当然罗，否則又是什么呢？要知道那

張臉离咱們穷人很远，咱們有了屁股就很够了！”

可是愛莉莎馬上妒忌起来，也要奶奶抱。

“你們两个，奶奶抱不动的，”莫尔頓說。

祖母坐到手車上，把两个都抱在膝上。

“怕什么！人家的孩子抱了这么多年，現在倒对付不了自己的嫡亲孙女儿嗎？”

薇拉在屋子里忙，对园子她不感兴趣。老奶奶一天跑去看几次，亲手分理得平整的小菜畦，薇拉覺得很有趣，象玩具里的花园模型。真正的蔬菜是在阿瑪格尔种植的，她曉得的很清楚，她跟她父亲去过那里。那儿的菜畦和整片田野一样长。

所有这些人中間，只有她对于农村并不感到特别高兴。可是房子本身她很喜欢。她固执地管它叫“别墅”，也逼着其余的人这样叫。这座房子这么大，这么寬敞，几乎象地主的庄园。不是所有的人能够住在农村里，一面上城里去賺錢的！象許多人那样，这儿有一所消夏别墅，城里又有一座好的住宅，那当然更好了。但是重要的紳士，如經理以及其他这一类人，也是終年住在这儿的别墅里，每天坐車进城。薇拉能够指出許多这样的房子，暗底里在把它們跟自己的“别墅”相比。

如果能弄到多少象样的陈設那多好！在勃侖斯哈够用的少少一点家具，放在这儿簡直看不見。

薇拉說：“首先咱們必須到处挂上窗帘，讓别墅有一点稍稍象样的外表。”

莫尔頓反对，他認为应当先替自己把几間房間安排得舒服一些。但是薇拉坚持她的意見，老太太是一个聪明的婆婆，也支持她。

事情多得不可开交！那房子照买进来的样子是不适宜居住

的。所有的房間都需要修理：天花板必须粉刷，糊壁紙要換，还要油漆。大家馬馬虎虎收拾下面，莫尔頓动手修理上面。即使活儿不頂好，可是那些地方是不太重要的。

"咱們来尽力干吧，也許会做出些成績来，"他說。

"对，就象那个孩子一样，他沒有長成到穿長褲的时候，总是尽力干，"老奶奶回答。她兴致很好，帮助莫尔頓，撕糊壁紙，用力撢天花板，搞得屋子里的石灰屑烟霧迷漫。

工作开头不大順利。他們做完第一間房子的时候，祖母說，这里象两个沒有师傅的漆匠喝醉了酒做的。莫尔頓覚得体力劳动很不习慣了，他缺乏技巧。使他更奇怪的是，缺乏机灵。工作过程中需要严格的一致性；假使被破坏了，那么，一切都弄得歪斜杂乱，不得不重新做过。甚至看来頂容易的工作，也要求一定的計划和机变。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严格划分开来是多么愚蠢的事。这儿脑子的活动必須和在写字台上一样紧張。

糊墙壁原来是整套的艺术！它需要集中注意和謹慎小心，才能在下一張貼上去的时候，不致把剛剛糊好的弄脏。当莫尔頓在糊壁紙上刷好浆糊，把它放在地板上的时候，它就会发皺发翹；拿了一張湿的紙条，爬上梯子，一絲不錯地糊好，四周一点沒有弄脏，这是眞手段！工作不順利的时候，祖母解释說："那儿的天花板这么高。"可是莫尔頓想出了一个主意，把刷过浆糊的紙条，湿的和湿的配合在一起，好好的粘住墙檐板的高头，讓它由于自己的重量挂下来。它垂直地毫无阻碍地一直挂到下面，然后把它調整到适当的地位就不发生困难了。可是这要做的非常快，否则紙条子就按照自己的意思粘定了。工作进行得最好的时候是由随便哪一个女人来刷浆糊，由莫尔頓来糊。薇拉一下子就累了，可是祖母的滿是皺紋的老手把浆糊刷子运用得很好。她在自

己家里常常亲手糊那些低矮的房間，从前的經驗，現在用上了。母亲和儿子工作的很协調，很熟練，白天里把整个房間糊好了。

"油漆的事情是簡单的！只要毫不經意地用刷子刷去。可是以后会发現外衣上沾了漆。如果弄到綠肥皂的話，你就用它来把外衣上的漆洗去，"祖母溫和地說。

上过油漆的地方，孩子們是不許过去的，她們必須跟着薇拉立在房間的中央。莫尔頓受到的責备最多，他时不时靠到新漆过的地方上去，祖母就叫起来。

"我是这样心不在焉，"他替自己声辯。

"是呀，你老是走路象做梦，亲爱的孩子，"老奶奶得意地瞅着他回答。"这沒有什么，只要不妨碍生活就是。"

頂难的是弄到油漆。差不多和其他物資一样，一眨眼間市場上就沒有了。到哪里去了呢？用作軍事上的伪装去了嗎？是不是？在市場上留下来的，价格高不可攀。用来粉刷天花板的冰島苔蘚也完全找不到。人家推荐来代替浆糊的，是用腐朽的动物殘体制成的，臭得难受。可是这上头祖母也想出了解决困难的办法。

"拿白粉来和在牛奶里，我們在家里常常这样做的，粘性非常好。你要是不吝惜的話，可以用純牛奶，否則掺上一半水。"

因此，这上头他們也找到了解决办法。

特别令人苦恼的是粉刷天花板。稀薄的石灰水沒有留在应留的地方，它沿着刷子柄淌下来，淌到袖子上；淌在地板上的比在天花板上的多得多。

祖母說："墻上也得了不少。結果很象烏倫希比盖尔❶漆車

---

❶ 烏倫希比盖尔，比利时作家考斯特(1827—1879)所作小說梯尔·烏倫希比盖尔的傳說里的主角。

子的情形。”

“他怎样做的呢？”莫尔頓問。

“他嗎？就是把它到处乱涂，老爷坐的地方涂得頂厚。可是輪轂里面他怎样也漆不到。幸而墙上反正要糊紙的。毕竟还是化点錢找个地道的漆匠来罢。”

但是莫尔頓是固执的，他一定要全部由自己来做，完全象一个大小孩子。在房子修理完毕以前，他到底学会了刷天花板，沒有把石灰水洒开来。

这一个工作帮助莫尔頓解除了那种由于和作家們交往而傳染来的习气，那种浮华，或者說得更确切一些，那一层肮脏。他重新感到工作日的魅力，而且回复了旺盛的食欲，健康的疲劳，覺得身体很好，深信自己站在坚实的土地上。

他覺得和这里的人們，至少那些土著的居民，也更加接近了。始初他們对他，象对京城里的居民一样，很客气，很冷淡，他对于他們，就象蚜虫对于螞蟻：它們不但容忍它，甚至还要从它身上取利，挤它的奶。現在呢，邻居都确信他对手艺生活不是陌生的，那就是和他們自己是相称的。走过的漁人和农民不再一声不响地脫下帽子，而是隔籬笆向他喊“你好呀！”还要和他寒暄几句。有几个甚至不再向他要求同京城里一样的高价，而把他算进按照当地时价供应的主顧里去了。

工作下来，老奶奶不断地和他信口聊天，轉移了他的思路。她时时拉他到阳台上，指着他們南面松德海峽背景上的小山上出現的那些大田庄，向他訊問。

“这样的宮殿里是誰住着呀？”老奶奶把一只手遮着阳光。“大概是家里用着两三个女傭人的財主。他們的窗帘多講究啊！連傭人房間里的也是。”老奶奶的眼力很强。

窗帘，莫尔顿看不出，可是那里佣人很多是事实，甚至还有車夫、园丁。

“上帝保佑，他們的錢，大概多得用不完的！造下这样的宮殿就为的一年住上个把两个月！”

“这是事实！可是他們中間有几个是經常住在这里的，只有冬天坐車到城里住上两个月，看看戏，应酬应酬。打算的很不錯：这儿的捐税要輕得多。”

“对呀，正是那些捐税！”老奶奶拍着手說。“謝天謝地，我一輩子沒有付过捐税：只有父亲在世的时候，每隔三个月要付出两个克罗納。可是有的人簡直給这些捐税害的傾家蕩产。咱們那里，从前一些生活好过的人被追交的捐税比他們的收入还多得多。所以他們用一个散工来收拾收拾，一天只能出一个克罗納，多了就出不起。”

“你賺的就这么多嗎？”

“是呀。当然还有飯吃。可是凭这点是发不了財的。这些太太們，也許她們自己也吃不到很多；有时候她們給我的連喂猫都不够。当然罗，海里的魚不是一类，遇到的人也有各式各样的！有一位好得很的慈祥的太太，她簡直不曉得怎样討好我才好。她說：‘吃嘛，大媽，吃嘛！’而且那么温存地望着你。她臉上有那么可爱的两个笑窩！”回忆到这里，老奶奶自己臉上也現出了笑窩。“她常常把五十欧耳的零找給了我。她的丈夫自己是一个音乐学校的校长。他們过的日子并不好，鬧的渾身是債。在这个世界上慷慨是沒有好处的。”

每天早上，老奶奶一早起身，照她的老习慣，急急忙忙赶到港口去。魚刀和帆布圍裙都沒有带，可是她不能不在劳动日开始以前跑到港口去。

港口有点儿异样，不知多少小艇在那里晃蕩，可是它們并不出海，仅仅在碼头旁边随波上下，发出濺濺的水声，又干净，又漂亮。从海面上来的两三条船里，有些鰵魚和板魚躺在船底上。有几个漁人睡眼惺忪地站在自己的小屋子門口，头发上粘着絨毛，当老奶奶跑过他們身边的时候，睁大眼睛望着她。下面港口里，三四个漁民打开了一只装着板魚的箱子。老奶奶惊奇地向他們睁大了眼睛。

“怎么，現在板魚在釘好的木箱里游泳了？”有一次她嘲笑地問。可是他們轉过背去，把唾沫吐在石板路上。“他們还沒有忘記嚼烟叶，他們是哪里弄来的呀！”她憤慨地又添了一句。

“媽媽，你这話很得罪他們，”莫尔頓笑着說。

“呸，我才不管哩！咱們反正不向他們去买两克罗納一磅的板魚，这是专买給那些不种不收、专把錢收进箱子去的人的。奥耳生太太說，他們在早車上从腓特烈港运来的，每磅賺一克罗納，这收获可不坏。她今天拿了些小板魚来，卖七十五欧耳一磅，这还买得起。不錯，是她丈夫自己捉的魚。”

“对，他不偷懶；大概奥耳生太太管的很紧。”

“还有住在咱們对面的那个，也是个好汉子；夜里两三点鐘，他的大木底靴閣閣响着回到家里来，听着教人心里喜欢。嘿，那些有名无实的漁民，照我看来，讓老天爷活生生把他們抓了去罢，我不会哭的！这样干活的人在咱們蓬霍尔姆是沒有的。游手好閑的当然也会碰到，可是一看就看出这些是什么料。这里的还举动象闊紳士哩。”

“是这样的。他們把板魚定了来給老爷們，他們的孩子照料着船，在天气好的时候扯着帆駛回来。还有什么更好的呢，媽媽？”

“天哪！在这里原来这样叫做漁民？咱們农民怎能懂得这

些奥妙啊！可是这个港口化的錢很多，据說，值七十五万吶。誰出的錢呀？”

“国家出的，媽媽。为了扶助实业，鼓励开創呀！”

“哦，既然錢是化在这些勾当上，那么，无怪生活优裕的人要抱怨捐稅了。”

“媽媽，你錯了。港口的收入是有錢人得的，它的成本的大部分恰恰是小百姓拿出来的，这些錢他們是原定用来养命的。只有財主抱怨捐稅；多数餓肚子的人是悶声不响交納的。”

“啊，关于飢餓的人很多这一点，你是对的，他們到处都太多了。說到捐稅把穷人嘴里的殘渣、身上的破布都拿走了，这可不是事实！我一生只听得說，穷人是靠別人的恩典过活的，可是你忽然說……不，我的头簡直发暈！你馬上从梯子上爬下来扶住我，我的眼睛花了。这要不是我自己的儿子說的，我簡直認为完全是謊話。”

老奶奶无論怎样也不能明白过来；但是很难理解，她眞正受到这样的打击呢，还是有点儿做作。可是她的口舌是非常尖利的，莫尔頓听了她的話，心里面覺得很好玩。

“哦，我也受到申斥了！”当她最后不作声了的时候，他哆嗦了一下說。

“你最好不要再取笑我老太婆了，”老奶奶不贊成地摇摇头回答。“我虽然沒有拖着整箱子書周游过世界，但是我知道我所知道的东西。”

莫尔頓把一只手放在她微僂的背上。

“媽媽，我以后一定很温和，”他望着她那褪色的含泪的眼睛說。

“你这是算温和嗎？只要你愿意的話，你是很高兴把一切搞

得翻过身来的！你象你的父亲，只有脸不象他。你象他一样，随时准备斗爭，頂高兴和全世界斗爭。哎，你們这批男人！”

她輕輕拍着他的脸。她毕竟为他感到非常驕傲。

当薇拉的面，談的常是最最家常的事情。当他們批評有錢人的时候，薇拉就忍不住，她說：“这么粗俗！”

可是有一次老奶奶发了火：

“也許，按照有教养的人看来，是应該去舔他們的屁股的，可是我們是这样的沒有受过教育的人。一个人平步登天的时候，就不曉得該怎样好了。”

“我認为所有的人都是凭他的劳績取得酬报的，”薇拉回答。

“当然罗，所有眼睛生在适当地方的人都看見这一点的，”老奶奶隔着阳台門望着园子里說。“拿这个穿白色騎馬裝到处跑的人为例罢，就为了他把扑滿散給穷人，他們給了他怎样一座宮殿。而且还从国王那里获得了勛章！……”

薇拉不作声。她很乐意把那“穷人的恩主”放在自己的保护之下。他几乎每天騎着馬走过他們家，她在园里的时候，总对她恭敬地寒暄一番。可是她怕老奶奶比怕莫尔頓还厉害得多。老奶奶跟薇拉談到社会关系的时候，很激昂，說出話来是这么辛辣。

她們大体上是和睦的。要对老奶奶生气是生不长的，她的笑容和快乐很快就把最恶劣的心緒消散了。薇拉搬到乡里以后，安静得多了；当然，她的神經病也发作过几次，可是那也只好容忍。而且她的注意力全部給房子吸引去了。薇拉实現了她的主張，替所有的窗子都买了城里批发仓庫找到的廉价的窗帘，随着房子修理完毕，把房間也都陈設好了。

她說：“咱們必須把一层租給消夏客人。”她开始把家具从楼

下搬到楼上、从楼上搬到楼下，从这一間搬到那一間，仿佛希望使所有的房間都够。

“不管你怎样搬法，反正不会多出来，”老奶奶随随便便說。

事实是这样：如果一个房間里添了，另外一个房間显然見得空了。

薇拉說：“那么，必須要賒买一点家具，因为我一定要租出一层，不管楼下或楼上。那时咱們屋子里也有些体面人，而且还能收进一笔錢。”

鋼琴当然不是那么容易搬来搬去的，它留在楼下大房間里原来的地方。可是在薇拉的想象中，已經描繪出一幅誘人的图画：或是避暑的女客下楼到他們家来彈琴，或是薇拉自己下来練习，假如他們留在楼上的話。那时象一家人一样，大家聚集在鋼琴的周圍，非常适意。

“可是你又不彈，”老奶奶信以为眞，就給她指出。

“哎，天哪！可是避暑客人是彈琴的。母亲女儿都会彈；这是普通教育里面規定有的。”薇拉瞅着莫尔頓，那神气仿佛她沒有受到普通教育就是他的錯，可是，大概她想起这不能怪他一个人，接着語气温和了一些說：“爸爸媽媽也准备把我送进音乐学校里去的。”

薇拉忽然显得非常干練，表現了性格上完全新的方面。每隔一天就騎上脚踏車到离家十公里的城里去买一些随便什么旧家具，由商人随后送到他們家里。搜寻旧家具她有特殊的才能，而且每个錢都化在筋节上。莫尔頓陪妻子去买东西，他很惊奇她能說服那些旧貨商的本領。

“他們反正有錢賺，在他們自己，这些东西是一文不値的，”她說。

房子是两三年前落成的，还沒有人住过，可是里里外外都需要修理。新的石墙上长的硝把糊壁紙的顏色和花紋都剝蝕了，漆是这么薄薄的一层，湿布头一碰就擦去，可是木石的部分質量不錯，屋子是盖的結实的。終于有一天把它收拾整齐了。現在莫尔頓可以着手整理那瓦礫堆一样的园子了。他在那里工作的时候，爱莉莎跑到他身边来跟他嘀咕，又小又胖，簡直象一个扑滿。在祖母照料之下，她長得非常胖，現在走起路来搖搖摆摆，很好玩。莫尔頓种树的时候，她在背后一边拉他的褲子，一边說："嗨哎嗬！"着实帮他忙。

奶奶常常拿了一杯牛奶或者一小碟酸奶油出来，他們就坐在手車上休息。父女俩都爱吃加糖的酸牛奶，爱莉莎注意地瞧着，他們俩得到的一定要平均。有一回，莫尔頓自己少分一点，給她便宜些，她生气不要：

"爸爸，你騙人！要遵守講定的規矩！"

跟他們的园子毗連的，有一个园艺家的一块园地，那儿有一角潮湿的地，园丁把哥本哈根人的花园里掘来的有病的树堆在那里。莫尔頓把它們廉价买来：是一些初期在长树瘿、树菌的李树，樱桃树，小苹果树和梨树。他小心地种了起来，把有病的地方削掉，裹上绷带。它們出了根，而且扎了根，长大起来了。

老奶奶也很忙碌。她說："要花长得好，就得向人家討，或者偸。"她經常带了满圍裙的球根幼芽回来，有飞燕草，有錦葵，还有大量的草夹竹桃。老奶奶在誰家花园里看到了好看的花，要是她家里还沒有，她就大胆走进去討一小枝。"他們答允我秋天还要給我好多，"她把圍裙里所有的花倒在莫尔頓脚边，得意地說。

园子的中央部分，本来規定鋪草皮的，他們种了洋芋。她把

地上的野草出得非常干淨。

一到晚上，莫尔頓坐到写字台旁边。老奶奶第一个站起来，給孩子們安排一起睡覚，她也睡在小孩房間里。薇拉也很早就休息。白天許多事情以及与买东西有关的各种联絡把她累够了。莫尔頓自己不覚得疲累，只覚得白天劳动之后的一种舒服的散怠；經过体力的紧張之后，脑子活动的很輕松暢快。无边的沉寂产生了有效的思想。他把自己的工作室安排在楼上带阳台的大房間里。飞蛾从开着的阳台門进来，繞着灯飞舞。那盞灯在莫尔頓的桌子旁构成了一个舒适的光圈。下面，靠近山脚，松德海峡的水波澎湃，它似乎在梦中低声歌笑。远处，一輪大的满月在海灣的上空浮行。它謎一样地，神秘地发着光，以森寒的、催眠的光网籠罩了四周的一切。它透进人們的床鋪，扰乱入睡的人，給他們梦里带来了精神上的騷动。南面远处地方，米特尔格隆特要塞上强烈的探險灯在松德海峡搜索可疑的船只。

这使人想起了世界大战，使人当作一种现实的事物想到它。日日夜夜隐現出它的鬼影，产生一种不安的情緒。可是人們已經习慣于生活的不稳定，甚至不再覚到有战爭。只有具体的可以触知的事物，才使人想起战爭还沒有結束。也許仅仅由于体力劳动，莫尔頓才能埋头于日常生活和它的一些小小的欢乐和不幸，而忘記了猖獗于国外的那种瘋狂的屠杀。他的同行中，大多数抱怨着絕对不可能做什么事情；战爭的悲剧过于沉重地压迫着他們。許多人只靠酒帮助他們来适应这种情况：从人类文化的頂峰堕落到无底的深渊，眼看着絕灭人类的殘酷行为。他們叹气說："到底什么时候人类才会变得好一点呢？"同时，他們厚顏无耻地把战爭的責任推給广大群众，差不多要拿血腥的罪名来加在他們身上。

莫尔頓不大和他的同行交往。他們瞧不起他，因为他在他的著作里探討社会問題，他們認为因此他是把作家的創作降低到"唯物主义"；只要有靠它吃飯的可能。莫尔頓也彷佛把他們看成智力沒有获得充分发展的、象閹人一般的下流作家，他們不惜千方百計来討好現政权，可是有时候，这一个或那一个作家，手里拿着行杖，帽子搭拉在前額，愁眉不展地在海濱避暑区作一次感伤的旅行，路过也来看看莫尔頓。看看这个可怜的作家莫尔頓过着怎样的生活，很感兴趣。他白天不上餐館，却去刨地，夜里写那种在作家群中間印数最少、讀者最多的書。他們的举止象牛神一样，单是講自己的事，他們在一切实际問題上装做无能为力，可是一切賺錢和成功的机会，随它怎么細小，都很敏感，莫尔頓对于他們这套本領不由得不感到惊奇。他常常瞑想，假使这些懶惰到不肯描写現实的人，一朝把視綫轉向生活的迫切問題，这些天生該是广大群众的精神触須的人，認眞起来領导它的时候，世界将变成怎么样子？但是他們的眼睛是向后看的，有关过去的一切就吸引他們的注意，在他們前面的，有关未来的一切，他們是看不見的。

他們瞧不起莫尔頓，而莫尔頓对他們呢，体驗到那种由一切貧乏所引起的怜憫的感覚。許多作家自己也是出身于群众之中，对它抱冷淡輕蔑的态度是不合时宜的。从前把别人的罪行推在群众身上是容易的，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同情的听众。現在想这样方便地推卸責任已經不成功啦。广大群众是最最不殘酷的，他們許多世紀以来的长期忍受，无可爭論地証明了这一点；現在他們还是象蒙了眼睛的公牛，讓人家送上屠場去。可是莫尔頓深信这一次战爭結束以前，憎恨将在群众中間苏醒过来，他們会向赶他們去打仗的人清算。

在丹麦国内流行的那种对战争的感伤主义的看法，莫尔頓并不同意，他認为火力沒对着正确的方向。他不相信所謂和平进化，按照速度来說，使他想起在滿涂松脂的木片上爬行的小虫。进化，这是坐在肥肉块上，想要維持現状的人提出的口号。人类历史上一切比較重要和新鮮的事物都是血換来的，进步的道路上涂滿着人心的血。讓群众去战斗罢，可是讓他們只是为了解放自己而战斗。在他的想象之中，战争不是什么“了不得的荒謬的事情”，可是在他所謂“进步”这个观念中，它却不应該占有地位。它在現状的內部产生惊天动地的震蕩；在战爭之后，必然会有一种根本新的东西到来。而且，他深信这种新的东西是跟人类的广大群众的前进运动联在一起的。

当莫尔頓在他的同行的面前替这些观点辯护的时候，他們以冰冷的眼光看着他，把他叫作沒有人性的、玩世不恭的人。照他們的意見，大灾禍的引起，或者出于純粹的偶然，或者由于遏制群众粗暴本能的文化的暫时衰落。他們認为战后世界重新恢复均势，生活照从前一样繼續下去，仿佛战爭根本沒有加以破坏，这就是大灾禍的最順利的結局。他們援引历史的对照来証明世界上不会发生什么新的东西，一切都在重复着：他們忙于向历史的垃圾堆里搜寻，把旧草墊里的碎屑拉出来，把这一切不断地抖弄，欣賞那遙远的过去时代的恶臭。对于現在，他們是沒有多少事情可做的，对于将来是漠不关心的。

莫尔頓在白天的事情做完之后，坐在工作台旁边沉思默想的时候，常常感覺到分外孤独。他这里那里都有朋友，甚至在資产阶級的作家群里面也有；他們贊叹他的才能和替自己观点辯护的那种頑强的精神，可是他們不了解他的精神世界。他有两个和他在工作上方向一致的同行，也是朋友，住在日德兰，可是

在战爭期間就不知道他們的消息。他心里产生一种印象，他們在等待事变，在对他的态度上也保持着一定程度的戒心。他感覺到需要把自己的意見說出来，可是在这时候写文章是完全白費劳力：連工人报都沒有表示过要在讀者中間傳布他的观点的愿望。旣然沒有别的可做，他就把它藏在自己心里，伏在桌子上，自己跟自己辯論，随便写下一点笔記，供将来的著作用。他所引以自慰的是：仅仅对文化的毁灭感伤啜泣将是不够的，而更需要对事变有明白的理解的这一天就要到来了。

未来在他的思想上是完全清清楚楚的，糟的只有一件：他不曉得該怎么办。可是薇拉的一切行动只考虑到目前。收入一直在減少，而物价相反地在瘋狂上漲。許多人变尽方法来賺錢，薇拉不懂，莫尔頓为什么不属于他們这一群。連她的父母和那个从前是正派人的哥哥也都干得很起劲。为什么人家常把莫尔頓的文章退回？他为什么不写点使編輯喜欢的作品呢？要知道他是会写的！大家都这么說，連反对他的人在內。

单看样子就很容易推測到，她恰恰是在这样想。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她对于他本人和对他的工作的看法已經沒有多少决定性的意义了。但他們必須生活，孩子們必須有富于营养的食物，不要把政府和它的走狗医生們所誉揚的代用品加的太多。他为什么不象所有其他的人一样向当权的上层阶級卖身投靠呢？在他和达格瑪尔一道坐車去寻房子的那不能忘怀的一天里，她曾对他說："咱們大家关怀着今天，莫尔頓，你也一样！"她說的对：現存的社会制度必然会驅迫妇女去卖淫。为了全家的福利，他把自己的固执脾气過制一下，不是还好一些嗎？他知道薇拉，有时連他的母亲在內，認为他太固执了。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固执的根在他身上扎得那么深，变得牢不可破的了。多少次他試

图迁就，躲閃回避，仅仅触及問題的边緣，可是他的圓滑是不够的，不管他怎样行动，結果总是，用午报編輯的話来說，伤犯了什么人。他象乐队中間的竪笛，合不上拍；要获得一定程度的和諧合作，别的乐器必須湊合它的調子。人們也許想要粉飾現代文学的貧乏，又在把作家叫作語言艺术家，他到底是不是一个語言艺术家呢？他仅仅象艺术家那样来感受一切，可是他覚得自己是一个人民的普通儿子，是一个心里有着热烈的愿望的普通人。

他懶懶地坐在工作台旁边，思想象一些搜寻脚迹的狗，东西乱竄，忙忙碌碌，慌慌張張，隨意活动。应該去睡覚了，好养足精神，明天到园子里干活，可是他不想下去。他听見小孩屋子里祖母在安撫小孙女儿。薇拉在卧室里心无挂碍地睡得很香；也許她已經休息够了，打算等他下去，夫妇之間吵架了。現在正是月圓的时候呀❶。这事情对他沒有多少吸引力。

他躺到长沙发上，隔着阳台門向园里望去。空气微微顫动，月亮把冷气向地上傾泻。一头狗在近处什么地方叫。隔邻屋子里，一个教师和他的妻子吵嘴；他們是一直开窗睡覚的，以为这样很有好处。月亮也照进他們房間里，它一直在整个地球上引起潮汐，也不放夫妇的床鋪得到安靜。

莫尔頓躺着，胆怯地側着耳朵听：仿佛有輕輕的脚步声。是薇拉的嗎？还是头疼又发作了？不，都不是，左耳里象兵士在桥上开步走的脚步声那样隐隐地响，这仅是脉搏或心跳而已。这个声音他久已熟悉，差不多从童年早期起就这样。莫尔頓就在这个声音里瞌睡起来了。

当他慢慢入睡的当儿，过于响的心跳的节拍变成了一种节

❶ 神經病的一种月夜狂，相傳以为受月輪圓缺的影响而发作的。

奏，一种柔和的旋律，然后听到了歌辞。"这是那渔夫的妻子在替她的嬰孩唱催眠曲，"莫尔頓朦朧中想。"她不讓他哭，怕打攪住在楼下的避暑客人。她也不敢高声唱。"

早該睡了，我的小宝貝，
月亮已經上来……
干么白白的发愁？
大家有着一样的命运！
　　亮月在天空行走，
　　濤声越加低沉。
天空明蕩蕩，海面靜悄悄，
小宝貝到底睡着了。
咂着小指头，
快快儿睡觉，
对呀，沒有比这再癟的奶头，
还是咂咂指头当一飽。
　　海呀，你为什么尽吵？
　　我的小宝貝睡不着覚！
蔚藍的天空里
月亮在巡邏，
象晶瑩的眼光
照徹混浊的海波……
　　海呀，你为什么尽鬧，
　　小宝貝还沒有睡着！
那儿最深的地方，
美人魚一直睡在海底，

她看見月下的海岸，
可怜儿在梦里悲啼。
大海为她歌唱，
带来明珠无量。

　　静一点，海呀，静静地等
　　天亮时把我們喚醒！

你的父亲在月下
向着家里航行，
在危險的道路上，
死亡常常等候着漁人……

　　海呀，静一点，别在这深夜里
　　叫你的波浪吵鬧的惊天动地！

你父亲不需要山羊，
也不需要母牛……
在海里他飼养着
另一群牲口……

　　大海里魚群潜藏，
　　寂静的微波蕩漾。

漁人出去打魚，
清早撒下网罟，
瞧他晚上回来，
打得魚儿无数。
等你长大一点，
知道象你父亲，
駕着一叶漁船，
走遍了海上的路程。

深夜里烟水无边，
有大海为你催眠。
要知海上的命运，
是后娘，不是亲娘，
什么事情不会有？
孩子呀，屯生来这样！
打魚的从小起，
就和貧穷和苦难打交道，
对他說来，比大海
更可爱的东西沒有了！

由于歌声的停止，莫尔頓猛一哆嗦，醒了过来。他跳起来把这首歌写了下来，他不很清楚自己是真的听見呢，还是做梦。对面漁人茅屋的天窗外，一片寂静。那教师和他的妻子吵累了，睡着了。只有拐角上院子里一条狗依旧向着月亮狂吠。在月光之中，莫尔頓覺得生活异常空虛孤单。唉，如果他能够藏身在热情的拥抱中，如果薇拉是……是……达格瑪尔，或者达格瑪尔是薇拉，多好呀！这个思想在睡梦中久久縈扰着他。

二 消 夏 客

莫尔頓新居旁边的那条大路，向海濱傾斜下去，它的最后一段，象一道深谷，通到濱海的大路。那儿总是鬧烘烘的，从洋台上可以看見脚踏車和馬車沿着坑道疾馳而下。可是这儿，在上面，却一片宁静；送牛奶的每天早上騎着車子来，卖肉的和食品商人隔一天来；孩子們上学散学，那学校是坐落在邻近离海的

一边的；有时出現了寻找过夏住所的一家哥本哈根人。他們在圍墙旁边立定了說："这儿望出去景致可不錯，可惜这房子不出租！"說着又走了过去。薇拉在走廊上久久望着他們的背影，她喜欢在这儿坐，望着大路上。她眞想赶上他們，把他們拖回自己家里来；她感到无聊，老梦想着那些消夏客人。但是莫尔頓和老奶奶却認为这所别墅还沒有收拾到可以出租給消夏客人的地步；他們对自己苛求的太过份了。

当那儲蓄会会长騎着純种的黑馬跑过的时候，这是一件大事。他的神气多么尊严！漆皮长統靴上扣着銀白的馬刺，白的騎馬褲，啊，多白呀！大概是鹿皮制的。那么有趣的古老式样的短外衣，戴着老高雪亮的大礼帽！这位"穷人的恩主"照例将要出現的时候，薇拉从走廊上下来走到园里，当他望着她恭恭敬敬地鞠躬时，她的心快乐得跳起来。根本沒有发生过什么特殊的事情；邻近小屋子里的漁人响着那木鞋走到港口去；瘋子赫塞尔堡一只手障着眼睛，仔細看着那些消夏客，跑过去。稍稍前面一点是鉄路的过道口。当拦路杆往下落的时候，赫塞尔堡叫道："馬上要打雷了，拦路杆已經落下来，馬上要打雷了！"他和他的母亲住在岸边一座美丽的老式房子里，他靠补鞋子和夏季出租房間过活。

这条路是古老的、属于教区的路，附近的农民大概已經在它上面走了好几百年。他們在大洗濯的期間，每年两次坐了車到海边去取沙和水草。大車里装满了未經漂白的粗布衬衣，老远地进入海中，他們水深齐腰地立在水里，洗濯拍打，和莫尔頓家乡蓬霍尔姆的农民絲毫沒有两样！在濱海大路的一边还留着一小块沒有主儿的土地。这是可怜的最后一长条无主的原始海濱土地；随着时光过去，其余的都給私有主占为已有了。就是这最

后的一小块土地，当然也就要消失在私有主的贪婪无厌的肚子里去的：现在已經有人在地上打下一根木桩，釘上一块木板，写着“禁止入內”的字样，大概为的等过一个时間，到了大家习惯于这个禁令的时候，便可完全占为己有了。

从工作室的阳台上望出去，一片广闊的景色展开在莫尔頓面前。左边，就是那条大路伸展过去的方向，是松德海峽；前边更远一些，展开了广闊的海灣；南面和西面，在老远的地方，无数巨大的森林露出一片青蒼的顏色。正对面，大路的那一边，是一片无遮无蔽的远景：石坑、田野，向着那条窄窄的溪流傾斜下去。邻近一带只有一所小小的漁屋和一群快乐的拖鼻涕娃娃。屋子的主人是胆小的人，不許孩子們和爱莉莎一起玩。当她站在篱門旁边，把朝天鼻子伸进板条的中間叫他們的时候，母亲就把他們領进屋里去了。这些孩子們的父母，虽然不喜欢那些哥本哈根来的消夏客，主要还是靠夏天把房間出租給他們来过活的。他們不管怎么样，始終把莫尔頓一家看作“高門貴族”。也許这里还夹杂着别种原因：当地的漁民，由于自己的貧困，害怕一切在他們看来和社会主义有关的东西。

整个周圍有一种不健康的东西，莫尔頓一到这里就感覺到，可是經过了相当一段时間，才了解是什么一回事。这儿的一切，連土地和居民都受到了首都气息和它的星期休假的毒害。田野沒有好好耕耘，大片的面积都荒蕪着，分成一小块一小块，那上头任何种植都沒有，只看見上面写着“别墅地段出售”的木板。农民們拿牛奶和黄油向消夏客兜售，有几个也兜售蔬菜，榨取惊人的高价；一般人都游蕩过日，等着好机会到来。他們从心底里痛恨起的那些都市紳士們一来就把他們的别墅地段买下，最好是把他們的整份地买去作为别墅的庄园。日常的工作对于他們

已經沒有任何意义，工作所能給予他們的那一点，比之迟早会落到他們头上的鴻运，在他們看来是那么可怜。他們看見那些哥本哈根人每天游蕩着，忘記了这是他們应得的休息，于是学他們样，給自己弄上一套城里人的衣服，竭力模仿京里的派头。他們彼此以同事相称，他們的老婆学会了在海濱旅館的露台上喝一杯飯后的咖啡，而农家小伙子們也盛装了在旅館大厅的星期六舞会上出現。

漁民的情况也和农民一样，哥本哈根的毒气給他們的影响还要大一些。他們大部分把时光消磨在海濱旅館的酒店里和港口，在那儿，他們穿着藍衬衫，把自己装作英雄的海員，在哥本哈根的女太太前面蹓躂，他們也自以为是这样的人。他們結成許多小集团，每組每个早晨从腓特烈港获得一箱鮮魚，以惊人的高价卖出。

"頂新鮮的，太太，剛出水的！"

"在海上过夜，一定很可怕吧？"女主顧們說，对于魚价很貴，絲毫不覺得奇怪。

"是呀，你不能拱着手坐在那儿，"漁人們彼此眏眏眼睛回答，把后脑勺上睡成团的头发弄弄松。

他們把房間出租之后，自己躲在閣楼上，或者搬到一个谷仓里去度过夏天的两三个月，他們穿着袜子走路，尽可能地自己竭力挤紧一点，不讓房客感到拘束，而且为了闊綽的酒資，殷勤侍候他們。秋天，这些"高貴的流氓"走了，他們松了一口气，仔細收拾了哥本哈根人丢下的廢物，重新做起自己这所住宅的主人翁来。但是新年一开头就操心起，到处乱鉆，等候找寻房間过夏的哥本哈根人。

莫尔頓从各方面估計、考虑，差不多放弃了把房間出租給消

夏客人的念头。可是薇拉坚持他們十分需要这一笔錢；而且招致一些有教养的人到家里将是非常愉快的。可以到彼此家里喝一杯夜茶，晚上一道坐在阳台上消磨时光大概也很愉快。在金錢的論証前面，莫尔頓不得不屈服了。为了把房子收拾得象个样子，他們欠了債，造成了很多漏洞，能把消夏客那里得来的錢堵一下才好。他們同意討价不要超过三百五十克罗納。就这样，那些哥本哈根人看了那簡陋的陈設也許已經要皺眉。把自己的房間出租給完全陌生的人，这一个想法使莫尔頓討厌。可是，有陌生人在面前也許能使薇拉約束一点？他不反对过两三个月安安靜靜的家庭生活。

用一小块厚紙在园門口挂了一張召租广告，当天就有人来看房子，是維斯捷尔勃罗区的一个大書商。莫尔頓認識这家兼营出版事业的公司。它出版封面鮮艳夺目的給女孩子們看的廉价版英文小書。来人口里打着口哨，也沒有脫帽，一間間走过去，批判地瞧着一切，一句話沒說。出来到了穿堂里，他拉长了调子說："好——吧！"仿佛表示，为了精神上的亲族关系，他反正只好把庄子租下来。

"可是我們沒有銷售过您的任何一本書，"他說，仿佛預先把道德上的責任推卸了，"它們不合我們的主顧的口味。咱們說：两百五十克罗納！"

那書商削減了相当大一个数目，恰恰是可能帮助莫尔頓弥补一部分开支的一个数目，其实那書商单所得税就要付三四万！莫尔頓一开头就憎恨他，可是不敢說"不"。

于是他們就找到了消夏客了，可是薇拉的希望很快就消失。那位"楼下的太太"只有在要什么东西的时候才記得有她这个人，而且也只派她的女仆上楼。他們經常缺少什么，特别是厨房

里用的东西。簡直教人不相信，仅仅給自己做一餐飯，需要多少設备！他們認为化了那区区二百五十克罗納，就有权利要求一切！所有好一点的家具都已經搬到下面，讓那里过得舒适一点。莫尔頓的得意之物，一張紅木的旧式呢面牌桌，两張旧式的安乐椅，都是他有一天在烏倫希萊格街上一家古董鋪里买来重新擦亮的，也已經搬到那里。他的一間寬大的工作室空了：一張長沙发，一張写字台带一張椅子，就是全部陈設了。其余的房間里也并不好一点。但是这些紳士們經常走来要这样要那样，还要床鋪和床前的小桌子，也許有客人来他們屋子里过夜。

薇拉絕望了。她对于自己的算計有很大的期望，可是得到的是什么呢？

"天哪，他們来租房子的时候，看見咱們有些什么！"她含着眼泪說。"安乐椅和牌桌，咱們已經是外加給他們的。怎么，难道叫咱們自己睡在地板上嗎？"

"人們就是用这样方法爬上去的，"莫尔頓回答，"扼住旁人的喉嚨，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薇拉受到一次小小的教訓，他感到高兴。

"亲爱的，不要把这件事这样擱在心上，"老奶奶安慰地說。"世間就是两种肮脏，一种是肥膩的，一种是稀薄的。你属于稀薄的一种，你应該感到高兴。它比較容易洗得掉。"

可是薇拉完全不希望属于稀薄的一种肮脏。

"有錢的时候，做好人是容易的，"薇拉明白回答說。"譬如国王，他常常在应得的之外多給两个克罗納。"

"可不是！整个国庫受他的支配嘛！"老奶奶反駁她。

莫尔頓笑了起来。

頂糟糕的是，这批消夏客人在城里当然有一座漂亮的住宅，

对待住宅里的东西一定很爱惜，可是在这里，对待一切东西仿佛以为："呸，这又不是咱們自己的！"这一位書店老板显然是属于那一类的企业家，他們对待手下人經常是怒气冲冲的。他每天带着不好的心情从城里回来，拿他对那些懶散的工作人員的不滿情緒来家里发泄。有时候，一打开园門，就开始把自己受的气告訴打扫园里小路的莫尔頓。

"作家先生，請您給我解释，为什么这些工人对委托給他們的貴重物品毫不关心？"有一回，他老远就喘着气立定了叫起来。"喏，例如我的送貨員，騎着脚踏車，撞在路旁的柱子上，把整捆書都弄坏了。您知道我叫他猪玀的时候，他怎么回答？他笑笑，什么都不說！教会工人們对待主人家的东西象对自己的东西一样，作为一个无产阶級的作家，这是您的任务。"

这些"可爱的人"老是在替莫尔頓想出一些什么事情来，好象他应該关心，使他們的錢袋装得更飽！可是当書店老板自己在說教的时候，他却不动声色地看着自己的几个儿子把莫尔頓园里的树木糟蹋。

就在这一天晚上，莫尔頓散步回来的时候，書店老板和客人坐在园里，喝着掺白兰地的汽水；他們坐得很适意。把园里的家具放在一边，可是却把房間里的古旧的安乐椅和小桌子拖到外面。莫尔頓勃然大怒，可是忍住了；从容地走近去請書店老板出来說两句話。他們沿着小路走远几步，莫尔頓对于把家具拿到外面来，向他表示不滿意。

"如果这是您自己的，您大概不会这样做。对不起，我用您自己引用过的論証。您自己逼着我这样做。"他的口气是够尖刻的。

書店老板狠狠地望着他，可是沒有什么話回答；家具搬进屋

子里。过一会，莫尔頓坐着工作，听見那班消夏客人在下面高声談話：

“从沒有听到过这样蛮横无礼的事！”

“而且这是来自那样下賤的无产阶級……”書店老板高声叫嚷。

这句話的末后几个字莫尔頓沒有听清楚，可是，似乎是說：“作家”。

“啊唷，天哪，小心一点，否則他会再出来吵架的！”有人把椅子弄得嘩啦啦响的时候，傳来他妻子的声音。

这一切显然是有意教莫尔頓听見的。

这一件无足重輕的事情却說明了某項严重得多的問題，書店老板那一句冷淡的提示，說他不卖他的書，莫尔頓現在明白了。也許他根本不接受它們吧？也許国内有着很多書店老板，站在同样的立場？莫尔頓才明白为什么他的書这样难于銷售，尽管图書館里的需要很大。

不管怎样，情势变得很不愉快！幸而两百五十克罗納还沒有动，他把它們放在一旁預备付到期的房价。下一天早上，他下楼到書店老板那里，把錢还給他，提議为了双方的利益請他另找房子。書店老板发出了可怕的叫声，并且以要求賠償損失来恐吓，可是終于把錢收下，他那副神气彷佛說：“与其冒生命的危險，还是搬場的好，永远猜不到这样一个赤化的无产者会干出什么来！”

莫尔頓得意地精神抖擻，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哈哈，这意味着尽管貝萊和他的改良主义用尽一切力量，这批所謂規矩人对无产者的恐惧还沒有完全消失！重新单独留在自己的屋子里，完全由自己来支配它，这是多么愉快呀！有时候需要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老是只表示温和是不中用的。

“你們最好看他看見了自己的錢的时候怎么样！这是他再也沒有預料到的！”天知道莫尔頓重复了多少遍。

“大概他以为把我們連腸带肚卖下来了。这比把灵魂卖給魔鬼还糟！不得不整天噓着娃娃不許她作声，連夜里也是。动也不敢动一动！”現在算結束了，老奶奶感到滿意，錢算什么！

“可是規矩的人也是有的，”薇拉說。“錢总不碍什么事的。”从她的口气里，可以听出来，她不反对再試一次。

錢，不錯，莫尔頓很希望不要想起它：自己支配整个屋子是愉快的，可是化的代价并不低，何况現在房客的一笔錢不見了。对于哥本哈根的居民来說，有亲戚住在乡里是很大的方便，現在又不能拿有房客需要考虑来推托了。汉生每星期日都来，有时候还带上几个远亲来看别墅。

“这一座小屋子确确值得这几个錢，簡直是一座小小的城堡，眞的是！”汉生把一切指給他們看，好象这就是他自己的产业。

“我們只盼望有咖啡，面包和餅干我們自己从卢波夫带了来的！”他对那个一点不感到高兴的老奶奶声明。“照例是这样……嘤……要是有亲戚住在城外，那么……”他时时望着老奶奶那張猜不透心思的臉，越来越窘。

“那么，随时就有地方去呼吸呼吸空气了，”老奶奶代他說完。“您倒不如索性搬到我們这里来，那么咱們可以摆起蔬菜攤来了。”

汉生偷偷地瞅着她：她这話是眞的嗎？可是，竟从城里搬出来，他决不愿意。

“可是那时候我們也沒有每星期天来探望你們的那种乐趣

了，”汉生温厚地接上去說。

“是呀，我們也沒有每星期天探着头望，心里揣度着他們来还是不来的那种乐趣了！”

老奶奶有时故意跟汉生糾纏不清，大概正因为汉生很敬重她，从来不跟她頂嘴的緣故。汉生太太也不反对有人把她的丈夫嘲弄，对他們的談話，并不过問。再說，她也忙着别的事情：到了这里，她經常估量着薇拉和莫尔頓之間的关系：他們是否彼此相爱，还是他們之間感情已經冷淡了？不管怎样，据她所知道的，莫尔頓常常睡在楼上自己的書房里。

汉生說：“媽媽，吃呀，这才是地道的村里的洋芋，眞正从地里挖起来的！”

“是呀，您每天吃的多半是石板路上长的，”老奶奶冷冷地說。

大伙儿全笑了。

“什么？哎，哪里的話！”汉生过了一会才跟大家一块儿笑起来。“老奶奶眞行。她是一个机灵人！象她的儿子。”

“是呀，苦瓠只会生苦瓠，有这样的娘，就有这样的儿子，”老奶奶装着傻里傻气地回答。她对付人的巧妙，眞令人惊奇。

汉生在这儿发現了許多引起他兴趣的东西。他們沿着海濱往南北散步，仔細看哥本哈根闊老們的消夏别墅。他們最喜欢那些旁边有办公室和馬房的别墅，特别是那些建筑物远离正屋，坐落在大路一边的房子。那时候这些别墅显得富丽堂皇，簡直象皇宮一般。

“咱們这个小国里毕竟也有有錢的人，”汉生得意揚揚地說。“可是这儿应該有哪一位王子来住；当地的人姻得聚集起来，給王子中間的一位盖一座夏宮。这很可以点綴风景。姑爷，你的

意見怎么样，这主意不错吧？”

“好主意，”莫尔頓回答。“該取得专利权！”

只有薇拉一个人，对于爹媽来探望感到眞正高兴；小娃娃們跟他們在一起，感到厌煩，这两位爷爷奶奶，她們是陌生的，她們的奶奶可大不相同，她眞好哪！

与此相反，达格瑪尔来的时候，大家都感到高兴。她总是赶平常日子来，为的可以利用这所別墅，而又不致打扰人家。那时候，連薇拉都活跃起来，好象姊姊在面前使她感到温暖。很怪，这一只沒有家的鳥儿，自己沒有一个稳固的藏身之处，却能在它的周圍創造出温暖和舒适来。不管她說什么，在她的嘴里，一切都变得可爱，变得温暖愉快。莫尔頓問自己：这一顆丰饒的心，可能是他所能窺測到的心中間最美丽的一顆，为什么漫无分別地把它的財富浪費在所有的人身上？

薇拉有一天問：“你为什么沒有爱上达格瑪尔？”

这一个問題来得出其不意，因为实在說来，他是爱上了她；最近一段时間，他一想起薇拉，达格瑪尔的形象立刻浮現在他的面前。他在回答之前，躊躇了一会：这不要是圈套吧？可是薇拉的臉上現出十二分誠恳的样子。

“我也象所有的男人一样，爱上了她，”最后他回答。“我就是害怕，我的妻子注意到这一点。”

“喔，我永远不会吃达格瑪尔的醋，”薇拉深信不疑地說。

“可是你吃醋过，而且不止一次！”

“是呀，那是以前，現在完全另一回事了！”

虽然薇拉已經失去了从前的天眞，一切都很明白，可是为什么現在是另一回事了，莫尔頓不大明白，但是他还是轉換了話題。在薇拉身上有好多东西他是不了解的。薇拉素常是牢不可

破的死心眼儿，为什么在姊姊面前象奴隶一般的顺从，一切随她？不錯，薇拉是不容易理解的。他常常覺得，她們姊妹倆正好彼此补充。

也許达格瑪尔比所有的人都坦率单純。可是她又多么富于兴趣，多才多艺！可是現在指望她把一个家庭变得美丽、温暖、光明，胜过世間任何一个女人，不是荒唐嗎？

也許造物主生她下来，是表示对家庭，甚至对婚姻制度的抗議。那种婚姻制度把习慣和盘算代替了恋爱，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中是这样的，很难建立同志般的关系。莫尔頓很久以来就不相信永久的愛情，認为这是天眞的想法，現在甚至于認为婚姻制度也沒有任何道德上的意义。夫妇倆既不愿讓步，也不愿彼此帮助，只是找寻缺点，把它揭露出来，彼此幸灾乐禍，借以替自己辯护。

在他們的結婚生活期間，薇拉也許变好了，而且在某些方面是成长了；可是莫尔頓必須承認，他自己却变坏了。現在他在薇拉身上看不見什么好处，何况要他看見她的时候感到激动呢！

达格瑪尔来的时候，他的心就跳得分外厉害。她的形象經常活在他的灵魂里，使他的思想和生活充滿了一种特殊的芳香。她象一朵艳丽的小花，一朵色香形态溶成一体、产生一种温柔和魅力的完美的花。不，她毋宁說是一把富丽的花束，用各种各样花扎成，蜂蝶貪婪地飞繞着的惊人繁茂的花束。不，也不是。她象路边沟里千紅万紫的花草，那沟里长着无数香花毒草，蒳草、曼陀罗花，伏特卡浸漬过的金黄色的金絲桃，最最底下是密密的一丛莫忘我花！莫尔頓有时愛躺在这样的沟里，千紅万紫的顏色以及上过粪的村路上那种蟻酸和氨摩尼亚的濃厚气味和花香的混合吸引了他。朦朧中听到远处有人在路上走，也許，也是在

寻找一个休息的地方，而你呢在睡梦中微笑：你沉迷着，沉迷着！那条村里的小路和在那儿等候你的一切沒有經历过的东西又在向你招引。要是能重新在那开满了花的路旁沟底睡一觉是多美啊！

梦幻来了又去，留下了平常的生活。在一个极其平凡的工作日里，翻砂匠奥尔逊在大路上出現；他一边左顧右盼，一边不知为什么摇摇晃晃地走着。莫尔頓偶然从阳台上看見了，把他带到家里。奥尔逊憔悴得出奇，节日穿的衣服在他身上晃晃蕩蕩象挂在衣架上。青而带灰的臉上带着一种惶惑的神气，仿佛走进了一个新的陌生的世界。生病以前的事情他不記得了；一般看来他說話是完全有头有脑的，只是不知为什么緣故异常沉默。厂里改变了主意，給他一个保管材料仓庫的平常工作，下星期一他要上工了。

"所以我們可以馬馬虎虎过活下去，"他說的話几乎听不出来。

实际上，他的全副热情都消失了，从前那股叛逆者的劲儿，很少留下来！可是他的灵魂深处还燃燒着一星火花，因为当話題轉到他儿子身上的时候，他的呆滞的眼睛里又閃起了火星。两个儿子被征召去服預备兵役，可是他們把制服抛了，現在坐在监里。

"誰想得到，他們原来那么消沉！再說，我应該代彼得拉母女向你問候。"

莫尔頓覺到心里刺痛，他由于自己的家务操心，把她們完全忘了。可是她們自己也沒有想法子讓別人想到她們，这两个柔順的女性已經习慣于被人遺忘了。

"她們仍旧住在唐湼勃罗街嗎？"他带着窘态問。

"是的，目前还住在那儿，可是她們得把宿舍讓出来。要知道彼得拉已經不在市政厅工作了。"

"怎么回事？是貝莱自己安插她在那儿的呀。"

"可不是，大概現在他們要把不稳分子清除掉。"

"但是据我所知，彼得拉什么事情都不参預。"

"那还用說。可是她是彼得·特雷叶的孀妇，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咱們的領袖們竭力把一切騷扰归罪于他，仿佛跟生活条件沒有任何关系。就是貝莱，因为斯文—烏吉哈加入了反对派，当然也不能原諒她。假使他不愿責备自己的話，总得把罪过推在某一个人身上！于是彼得拉就不得不迁移到棚屋里去了。順便告訴你，人家已經把她們赶上街一次了，可是有几个反对派的同志們在場，把她們的家具又搬回进去。于是房东把門窗卸掉，讓严寒把她們象臭虫一样逼出去；可是他現在毕竟害怕起来，假使她們自愿迁移的話，他答应給她們二十五个克罗納。她們将在星期天搬家，我們几个人准备帮助她們。"

奥尔逊叙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这样激昂，仿佛人也发胖了，衣服似乎不再是那么挂在他身上的样子了。

莫尔頓送他上火車。

"下次再来，带了你太太来，"他在分手的时候說。"代我向彼得拉和她的女儿致意，告訴她們說，她們沒有把消息通知我，我很生气。可能，我要考虑一下，怎样帮助她們。"

"在目前，这不是这么簡单的事情，"奥尔逊回答他說。"保护的人少，迫害的人多。彼得拉·特雷叶宁愿自己来担当。她虽然瘦小穷苦，却很自負。"

彼得拉和女儿在下一个星期天来了。

老彼得拉向薇拉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說："謝謝您的邀

請！我們特意在昨天晚上迁移，那末今天一早起就空閑了。”

“那边棚屋里住的怎么样？”莫尔頓問。

“嘿，怎么样？我們在那里总共才住了一个晚上。霉气很重，墙从根起都是潮的。”

小彼得拉插嘴說：“而且，淘气孩子們告訴我，那边还有耗子。他們用彈弓来打死它們。”

“嗬，我想这儿也許能找到裁縫的工作，至于住处……”莫尔頓带着問詢的神气回过头来把眼光停在薇拉身上。可是薇拉假装什么都不懂。彼得拉在她面前显得这样恭敬，她很喜欢，可是……在自己家里办起孤老院来，那完全是愚蠢不过的事情。

老奶奶不作声。她知道有多少穷人，他們象海沙一样地数不尽。要帮助他們，需要一笔龐大的款子。这也只够偶然伸出手去帮助什么人一下，可是把人們永久招攬在自己家里，那怎么成？年輕人簡直发傻；他有这么一个不大放他随心所欲的妻子，毕竟是好的。

另外一次，安德萊遜突然在他們的視野里出現。自从鋼琴的最后一期貨款交付以后，他和莫尔頓总共在城內咖啡館里遇見过两次。

“我到这里来是看看出租給別墅住客的那些鋼琴。讓我順便也看看这一架，同时也看看您。”他溫和地望着莫尔頓。

莫尔頓笑着回答：“謝謝！这好象老派的好医生；他們偶然也探望探望那些从前的病人。”

“得啦，我不想表現得比实际好。您那一架鋼琴款子早已付淸了，可是那些出租的或是分期付款卖出去的，需要时刻注意，否則以后会找都找不到。再說，这样略略监視是有它的好处的。

有时候碰巧还能劝說主顧把旧鋼琴换一架新鋼琴。您不打算另置一架嗎？您的那一架是沒有多大价值的，不过，这一点，我在你購买的时候，就預先告訴过您的。”安德萊逊用手指在鍵盘上試了一遍，搖搖头。

但是莫尔頓沒有这一笔必需的款項。

“对我們来說，这就很好。本来是摆样的嘛。”

“好吧，我本来不是为在您身上挤錢来的，”安德萊逊信任地把一只手放在莫尔頓肩头上說。“說实在話，我应該送您一架新鋼琴，因为您是我的第一个主顧，可是現在时候还沒有到。而且我們制造的琴，目前还不値得夸耀。得，将来会好起来的。”

安德萊逊很匆忙。

“您太太在哪儿？”他問。薇拉还沒有穿好衣服，不能接待客人，躲到臥室里去了。“代我問候。您的別墅下一次随便什么时候来参观罢。只是在离开之前，請容許我用‘你’来称呼你。你是我的第一个买主，而且我很喜欢你。”

他們相互热烈地握手。

“說实話，按說应該喝一杯，但是这放到下一回罢，”安德萊逊在离开之前說。“我不久还要来。如果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的話，你是知道哪里会找到我的。”

三　了解一些情况

莫尔頓正要去了解当地工人的生活情况时，一个紅胡子的矮胖子来請他去党支部会議上講話。当下莫尔頓就有一种印象，这个人不是出于自动，而是从城里派来的。

“我姓弗兰森。我是这里的路綫监工員，社会民主党地方支

部的主席，”他說。

“你們有多少党員？”莫尔頓問。

“如果算上你，恰好三十个，”他笑了起来。

“我是属于中央組織的。但是，当然也可以算在地方支部里面。”

“我們向来要求这样。其次你必須訂閱当地版的工人报。”

“嗯，关于这一点我不知道說什么好。我有了首都版的工人报，由于需要文学的材料我又必須訂閱最大报。再多我吃不消。”

“我們以为，为支持編輯部起見，你是可以訂閱的。你不是訂了无产者嗎？”

“是的，我訂閱它的目的是为了支持它，”莫尔頓回答，他对于来客的消息灵通感到惊奇，而对他的那么坚执又感到懊恼。“那是关于为了理想而遭受犧牲的几个穷同志的事情，并不是关于一个有錢的大党。”

弗兰森瞅着他，仿佛在研究这句話的意思。

他沉默了一会說：“我們把他們叫作散布糾紛的人。可是，也許我們在这上头了解的不够。”

莫尔頓微笑着回答：“在京城里也是这样叫他們的。但是，你可知道，西班牙的农民布种的时候說：‘这是給地主的，这是給我的，这是給天空的飞鳥的。’每說一句就撒下一把种子。說到社会民主党，如果你愿意知道的話，里面是沒有飞鳥的地位，沒有思想自由活动的余地的。”

“我們在这儿是一些普通人，沒学会含上一口水吹喇叭的花巧。可是你同意到我們那里去講話嗎？你看，平常只有一半党員出席会議，假使你講話的話，可以設想，他們将会全体出席。

很难使他們感到兴趣，你懂嗎？而且很难找到場所。海濱浴場的旅館里有一个大厅，可是我們沒有那么闊綽。”

莫尔頓把客堂間打量了一下說：“也許可以在我家里开会。如果嫌窄，咱們可以把通向餐室的門打开。”

“是呀，你的地方是足够了。有几个人認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你过的太豪华了。”

“不管怎样，这个我沒有花多少錢！且說，誰这样講？”

“那些別墅的住戶都在說閑話。我在路上工作的时候，他們走过打听你。”

莫尔頓笑了起来。

“嘿，这些人想把一切占为己有，其余的人，把路边的沟洼留給他們就够了。”

“我不过說我所听到的而已……不，咱們的群众宁愿到一个有食堂的地方去，可以喝喝啤酒、咖啡。”

“咱們到旅館里去試試看，我愿意去跟老板商量。”

路綫监工員弗兰森并不表示特别高兴。

“我以为未必能把咱們的同志吸引到那儿去，”他說。“在他們看来，那儿太奢华了。”

“那么再沒有地方可去了。为了不讓比我們富裕的人感到刺眼而不得不上小酒店和那种可疑的場所去的时光快一点过去罢。如果体面的陈設迫使咱們的同志們稍微矜持一点，这并沒有什么大的坏处。”

路綫监工員站起来，准备走了，可是重新又坐了下来。

“我既然来了，請你說說，对咱們地区的卫生情况有什么意見？排水設备咱們沒有，人們把脏东西随地乱倒，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替別墅的住戶們把海濱浴場保持清洁是不可能的。哥

本哈根来的人都怀念着自己家里的厕所，付給咱們的房租太少了。”

莫尔頓說，在村里建設下水道是一定受欢迎的。

“可是現在战时能搞到材料嗎？这是一項严重的任务。”

“材料是不会缺乏的；当地机关也乐于合作，并且給予保証。困难在于如何說服居民，特别是漁戶們。必需在每一区內募集五百到一千克罗納，这个数目即使分几年付，依然是很可观的，这会把人們吓倒。他們沒想到每年每区出这五十或一百克罗納，等到別墅房价提高的时候，将带来很大利潤。因此你写文章来支持我們的計划，对我們說来是重要的。我們想专为这問題出一份报紙，希望能得到你的文章才好。”

“你說的‘我們’是誰？”

“这計划呢，实际上是我的，但是我有两个合伙的，一个是我們的筑路工程师，另一个是夏天到这里来的富翁。沒有錢什么都干不成。可是，計划是我自己制定的。”弗兰森从旁边的口袋里掏出一大張图紙来把它打开。

莫尔頓吃了一惊：图面的規模很宏大。

“这图样带全部的水平測量和其他都是你自己完成的嗎？”

“去年我在工艺学院里听过为包工头們开的講习班，今冬还打算繼續。如果你同意帮助促进有利于我們的情况，那么，开春以前，我們就可能准备就緒、着手进行了。”

莫尔頓答允尽力支持。

“这个意图很好，它的实现，不用說，使許多人得到工作做，而且将有重大的卫生意义。可是我仅能表示道义上的支持。”

路綫监工員斜睨着他說：

“可是你要知道，我們不愿把任何人吓走，你的名字远不如

你的笔那样对我們有用。所以，假如我們用另外一个名字发表你的文章，請不要見怪。”

“嗯……好吧，假使沒有别的办法的話，”莫尔頓躊躇地回答。

“可是那文章得写得象你平常写的一样坚决。至于稿費，我們将作某种考虑。”

当然，莫尔頓謝絕了稿費。要知道这是文化上的新事业，是为全村的利益着想。

“好吧，現在将达到咱們的愿望了！”路綫监工員微笑了，那神气仿佛还保留着惊人的一手。接着，他伸出一只长满雀斑的大手和莫尔頓告辞。

“这个人显然很阴險，”莫尔頓望着他的背影，心里想。

由于莫尔頓的居間，会議在旅館的大厅上举行，只是必須保証不妨碍那些来海濱疗养的客人。人到的很多，大多数带了已婚的或未婚的妻子来。那路綫监工員弗兰森显得是一个严厉的主席，他掌握了到会的群众。莫尔頓心里想，他在这方面莫非也进过講习班，或者这里正表現了时代精神。

弗兰森宣布：“报告結束以前，食堂不供应任何东西。必須保持靜肃，遵守秩序。以后在討論的时間，可以吃喝一点什么。”

莫尔頓听到討論，打了一个冷噤。他說，他准备講述西班牙无产阶級的生活，照他个人的看法，怕难以进行討論。

“可是如果有人不同意你呢？各人都允許有自己的見解，”主席坚决地說。

“好，就这样吧，”莫尔頓微笑着說，于是开始作报告。

大家听的相当注意，沒有人想要表示反对他的报导的意見。因此取消了預定的討論，他念了几篇自己写的短篇小說。一般

說来，这晚会开的很成功。

坐落在更南边的一个大农庄里的一个青年雇农送他回家。談話中提到了那主席。莫尔頓称贊他善于掌握会場。

“他想做政治活动家，”那青年雇农說。“在管理处他有可靠的后台，所以他将会达到他的目的。更糟的是，他对待小人物很坏，全然在吓唬教区里的穷人。”

“这样說来，这是最合时宜的人，”莫尔頓痛苦地說。“起先咱們企图消灭貧穷，而現在却在向穷人进軍，这就是咱們从社会主义向社会民主主义发展。”

“教区里的穷人們亲自在教区会議里选上了他，可是他还是容不得他們，”那青年人接着說。“其他的教区会議的成員利用这一点，派他担任那些关系穷人們的生活的职务：养老、恤貧以及一切諸如此类的事情。老头儿們和一切需要救助的人，見了他就发抖。”

“你們为什么不罢免他，另选別人呢？”

“大家見了他发抖，怕他暗害他們。也許小人物們自己愿意受人虐待。”

“为什么呢？”

“至少有一个俄国人，陀思妥耶夫斯基[1]，确信是这样的。”

“多半他遭到患难、感到悔恨以后才这样想的。”

“难道眞的这样嗎？”

“是呀，他舐着沙皇的靴子恳求饒恕。”

---

[1]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国著名小說家，他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了帝俄資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和穷人們所遭受的压迫，但是他傾向于忍苦忍辱的反动的世界观，反对革命与斗爭，这种反动的傾向，在后期的作品里，愈来愈鮮明。

“我以前从沒有听到过。但是問題不在这里。”

“那么，你以为在哪里呢？”

“凡是有关对穷人的援助以及他們的恳求仁慈的待遇的一切，仅仅是事情的表面，沒有接触到灵魂深处。因此我以为西班牙地主們虽然榨尽了农民們最后一点血汗，把金錢浪費在巴黎和其他类似的地方，但是你对他們的估價太苛刻了。这样的人看不到幸福。那些靠别人的劳动来生活的人，不可能有一个純洁的良心。”

“我怕他們根本沒有良心。所有他們这些人都是非常冷酷的人，这就是他們的特征。”

“得啦，我应該打这儿拐弯了，”莫尔頓說。

“再和我走一段罢，”青年人恳求他。“要不是我急于上农庄去喂牲口，我很想送你到家里。”

莫尔頓同意了，他喜欢那青年人的严肃、眞誠。

“你知道，事情有点儿古怪，当你讀一些关于地主以及其他富人的書，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青年人慢吞吞地接着說，“他們这些地主及富人都覚得自己是有罪的人，感到悔恨，总是这样。大概他們的經驗比咱們深，他們的心里有两种对立的因素在交战。”

“这不过看起来是这样而已。要知道一个作家，往往象一个为了增加主顧的威严、在人們胸前和肩头垫上棉花的头等裁縫，为了替那种特权地位作辯解，不得不給他的主角装上一份外加的灵魂。这是一个靠他們活命的作家的应有的責任！一个作家干了一桩肮脏的工作，为了报复，要是他能够的話，把一个‘堕落肮脏的灵魂’賦予他的主角。所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書里的这些主角可不尽是一些堕落的人物，他們把正直的劳动人民所深切

关怀的一切东西都玷污了？一个哭哭啼啼的酒鬼，流着唾涎，用嘴去吻一个淫妇的脚，或是教士法衣的污垢的下襬，只因为前一天晚上輸掉了一百个农奴（或者象他們厚顏无耻地把他們喚作“灵魂”），这难道能使你感动嗎？你知道，每一个活人都有妻子和儿女！我做了你，是不会去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的。”

“为什么不讀他的書呢？他是一个很偉大的作家。”

“什么叫偉大？他是一个偉大的理性敗坏者，蓄意毒害純洁的人类灵魂的人；他把一些淫妇、酒鬼、糊涂蛋陈列出来作为榜样。世界上沒有另外一个人这样善于拿毒菌来損害人們的头脑，而且直率地号召大家用各种方法去撫育培养它們。当咱們沒有力量为咱們的飢餓的孩子購买面包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同情淫妇、酒鬼和杀人犯，为什么一定要对充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謂超人世界的这一切丑陋肮脏的东西发生兴趣呢？”

“不是說，人不是单靠面包生活的嗎？”年靑人抓住莫尔頓的袖子，带着詢問的神气望着他。

“对，但是这句話的意义，跟一般人理解的完全不同。它的意思是：所有的人，除了食料以外，还需要一些别的东西：他們需要知識、幸福、对一切生活現象的关心！可是这句話被人利用来反对那些飢餓而需要食物的人。不要要求食物，讓魔术师把天国的芳香和地獄的热气吹进腸子，人不是单靠面包生活的！沒有任何一句話象这句話这样被人歪曲的。你是怎么讀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来的？”

“我在西兰南部一个大农庄里做工，一个劳苦的大学生暑假里住在那边。他領取全部的給养，因此在收割时期必須做帮工。嗯，他沒有什么大用处，可是他对我們这班雇农很感兴趣，晚間和星期天他走来，把俄国書高声念給我們听。他說，这是唯一的

革命文学。起初，他的举动我們并不喜欢，我們习惯于别的消遣方法。而且他还这样来欺騙我們，說他做工不拿工錢，这样他就拿走雇农們的面包。但是他終于把我們征服了，实际上他确是一个奇怪的青年，許多我們完全不了解的人，他跟他們很亲密。”

“他是社会党人嗎？”莫尔頓惊訝地問。

“从前是的。他說，改革必須从內部，从人本身来实現。”

“当然罗，穷人必須成为天使，才有权利用自己生产出来的东西喂飽自己！可是别的人怎么样呢？那些牺牲穷人、自己过着富裕生活的人怎么样呢？”莫尔頓兴奋了起来。“可是咱們中間大部分人一接触到書本世界的时候就是这样，”他悲伤地补了一句。“你也是这样。你沉溺于你所謂辽闊的內心世界，而忽略了周圍。可是，見他的鬼，精神世界不会因人們为了起碼的生活資料忧伤掙扎而丰富起来。你难道不了解那些大腹賈手里有怎样一張有力的王牌嗎？慫恿那些掌握精神武器的人去开导群众，說生活福利完全不在于肥魚大肉，这对他們說来是根本的利益。”

“我看，你是不相信灵魂的吧？”

莫尔頓不由得笑了起来：这句問話听起来恰象从教派信徒口里說出来的“那么，你沒有得救？”这話里有点儿精神上的自高自大。

“我不相信江湖騙子送給白痴的那一种灵魂！利用天眞的人的美德来投机，本来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买卖。这些大学生和作者們，虽然出身下层社会，一开头他自己先和所有的人隔离起来，成为过去从未有过，今后也不会再有的完全特殊人物，这多引人、多美丽啊！尽管你和你的邻居絲毫沒有两样，这也会讓你得到快乐！这些渾蛋，那就是說这些个人主义者，实际上大家管

他們这么叫的，他們眞的相信自己的独特性嗎？为了娛乐雇主，他們把那个了不起的‘自我’越来越深地挖掘下去直到生了蛆为止，并且起来攻击那些选擇他們来領导自己向前、向上的人。这难道不是一个悲剧性的故事嗎？比尔—戈略克餓死自己来装备儿子們去探索天賜的乐土，儿子們却擱淺在肉罐头旁边，参加了臆造的‘精神生活’，变成了私有主的代言人。也許他們还把自己扮演成革命家，象你剛才講的那个大学生一样。”

“揚斯·曼并不把自己扮成革命家，他确实是革命家，”那青年带着夸張的口气說。

“他叫揚斯·曼嗎？”莫尔頓不禁哆嗦了一下。

“是的，他还活着。他是砂洲一个漁家女子和农庄主人的儿子生的私生子。”

“那么，我是認識他的……那是說我認識他的父母，”莫尔頓激动地感叹說。“他的母亲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地道的女革命家。她为了别人舍己忘身地牺牲自己，积劳成病，很年輕的时候就死去。那父亲天曉得是什么人，他逃避了責任，沉溺于梦想和某种荒謬的宗教幻想。”

“我对这事情的了解恰恰相反，”那青年忧郁地說。

莫尔頓看出他多半不愿突然改变向来的看法，还是不要听下去的好。可是，莫尔頓并非这么容易就能脫身。

“这是由于你尝了毒葯，想象中以为端坐着向肚臍凝視是很革命的，”莫尔頓說着，挽了他的手。“可是咱們缺乏的完全不是‘自我’；越少关心它，它过的越好。人所缺乏的是别的东西！有一个名字叫蒂特的母亲，那一带街坊的穷人們管她叫‘人子’蒂特，在这一点上是无可比拟的。她献出全部力量和才能去帮助人們，她終身劳作，不断地劳作。劳动改造世界，凝視着肚臍是

沒有什么用处的！那些走来走去、滿心自我鉴賞、由于內心专注和深入反省而出汗到渾身发粘的人是永不会創造出什么有生活力的东西来的。”

“那么，探寻眞理的人你也不爱嗎？”

从这句問話的口气里，莫尔頓猜到現在是終于确定了，他不属于“得救的”之列。

“当然爱！可是只爱那些探寻前进道路的人，不爱那些轉着圈儿踏步的，”他风趣地說。“断定基督是否第一个社会主义者，咱們又有什么快乐？不可能把中世紀和現代結合在一起；只有社会主义在人們的意識中間代替了基督教的时候，咱們才能前进。”

“你只講外面的行动，忘記了灵魂。要知道最初是‘道’[1]！”

“这里面是一个大騙局。不是的，朋友，最初是物質。哥德和馬克思懂得这一点，說：物質产生思想，不是思想产生物質。”

“听了你的話，那就可以認为我們体力劳动的人是一切的基础，”青年雇农說，口气之間带着嘲笑的意味。

“正是这样，只是你們太謙虛了，也許太馴順了，所以不了解它。否則你們也許会向脑力劳动者学习，而不向他搖尾乞怜了。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不过是后宮的一个太监；他必須保卫現行制度，可是不准他和老爷們一道坐到桌子旁边。”

他們沿海岸一直走到和那青年雇农在那儿工作的农庄相毗連的一座森林。

“好，現在我該回去了，”莫尔頓伸过一只手去說。“謝謝今天的晚会。”

---

[1] 約翰福音：“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应該我感謝你，”青年人回答。“但是我不。你把我所宝貴的东西损伤的太多了。”

“对，对，你对这些事情再思考一下。”

“一定考虑，只是我未必同意你。灵魂……”最后一句話莫尔頓沒有听清楚。

四　繼續了解一些情况

可以說，偶然的机緣把莫尔頓和薇拉投入彼此的怀抱，迫使他們不論在安乐或忧患之中，相依为生，有一个时期，在莫尔頓看来，这是不愉快的偶然。以后，另一个偶然的机緣又把他带到这儿海岸边，虽然他是应該在工人首都里面的。

可是莫尔頓的意識勉勉强强和偶然的机緣和解了，久而久之，它們变成了理所当然的事实。当然罗，你生在蓬霍尔姆而不生在地球对面的某一个地方，把自己的生活恰恰和薇拉，而不和另一个女人相結合，都可以叫作偶然的机緣。可是在事实面前，一切“如果”、“假設”都黯然失色了。事实胜于雄辯，他們俩彼此紧紧纏住，象一座合作得很好的工場，象一对齿輪上的齿。莫尔頓的四周到处是生活！只要認清环境，着手工作，一接触到土地，就感觉到自己的力量。而莫尔頓就保持了对生活的趣味。

他不必回到好几十年以前，就能想象这地方的原始状态，荒瘠的沙丘，带着低矮的渔屋和农舍，这些房子都盖着隆起的蘆葦或稻草的屋頂。豪华的别墅和近郊的貴族庄院和它們的华丽的园囿一道沉埋入地里，而磽瘠的丘陵重新又罩上古老的荆棘和枯草，那儿土壤比較好一些的地方，还长着三色菫菜和石南之类。长毛的綿羊和其他牲口在坡上吃草，赤着脚、耳朵上长满了

瘥的牧童站在小丘頂上望着松德海峽。那海峽，从北到南，全长都可以看到，还沒有一个闊肩膀、大肚皮的哥本哈根人在近旁建造房屋，用石墻来遮住宅。濱海的路，非常吸引人，在北面显出了全部的蜿蜒曲折，从海边延伸到首都，遙远地向腹地消失。沿着崎嶇的道路到京城里要費整整一夜天：晚上坐着装载泥炭或其他貨物的大車从家里出发，到市集开始的时候才到城里。赶車的在車上睡覺，馬走着路，多半也在瞌睡。松德海峽朦朧地拍打着那条狭长的土地。那一长条空曠荒蕪的地把赶路的人一直送到近郊。海岸是属于大家的：漁人在那儿晒网、靠船，农民在那儿取沙泥，斸水草。再朝前，就是松德海峽和它的帆船，文島和瑞典海岸，整个辽闊的世界！天知道什么人第一个把海岸割去几块，禁止世人接近它。現在可以騎脚踏車走四十公里进城，不看見一点水，連綿不断地一座又一座的別墅。松德海峽紧靠大路的地方，財主們花上一大笔錢买一片地住在那里，他們无論如何要住在大路和大海的中間。就是頂近的邻居也必須离的尽远。他們筑起高墻来和大路隔开。仿佛除了他們自己之外，不讓別人能看得見美妙的松德海峽，是他們生命中最紧要的事情。莫尔頓每次騎脚踏車沿公路走过，心里就生气：归根結蒂，一切私有財产都从盜窃开始；但是这里特别明显刺眼。"这一切我們总有一天会把它毁掉，"他沿海岸在路上行駛的时候心里想。有时候，他也把自己的意見告訴当地的人，以为他們也象他一样，不喜欢这些障碍物；可是遇到的只是一些吃惊的眼光，于是他就不作声了。他們一声不响地听着，眼睛瞅着他，仿佛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假使他們抱怨什么的話，那么，一定由于再也撈不到一小块地来卖給哥本哈根人了。

不錯，离开海濱大道不远，还留着些沒有盖上房子的土崗，

从那儿也可以看見海峽，可是它們大多数在生意人手里。京城里的經紀人以极低的价格从赤貧的农民那里收購去，現在却給它們定上很高的价錢。把土地廉价卖掉的农民，愁眉苦臉地走过。保留着自己的地段的則时时刻刻在煩心，不要錯过到来的机会。莫尔頓很快就能断定一个人属于这两类之中的哪一类，其余的都追随在他們后面，反正靠哥本哈根人吃飯，这就是那些漁人和临时工人。这些人举止諂媚，甚至于卑躬屈膝。无論怎样也不能把当地的居民說是独立自主的。

这儿各种各样的教派信徒是惊人地多。那种无精打采的样子和装作虔敬的迟鈍表情教人一下就看出来。其他方面，照莫尔頓的判断，他們和另外的居民沒有什么分别，同样地詐騙哥本哈根人，同样地吐着烟叶渣滓走进啤酒店。

把任何人辨別清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有的人似乎是同样的一群。

莫尔頓想不出比从事体力劳动更好的办法，例如挖土鋤地，修理倒坍的石头圍墙；連星期天他也干活，他把这个当作休息。到傳教师家去的那些别墅和农庄里的居民，走过的时候，扭过臉去，对他的不信神表示抗議。

一个星期天，他正在修理路边的圍墙，庄园主人安捷尔斯·汉森走过来对他說：

“您难道不知道人家对你生气？”

“为什么呢？”莫尔頓天眞地問。

“因为您在主日当着大家干活。”

“那么，彼此惹气，”莫尔頓笑着說。“你們这样手里拿着祈禱書装腔作势的走着，我看了也生气。”

从这天起，庄园主人汉森走过的时候，开始扭过脸去了；可是他农庄里的牛乳还是照先前一样出售給莫尔頓家里。

汉森对旁人采取旁观态度，自管自做他的生意。人家对他相当尊敬。他是那种所謂"地道的信士"，在这种人面前，不管是虔敬的或不太虔敬的人都会脫帽。他是教区会議的一員，有一回，莫尔頓被傳喚去报告他的收入，发生了一場可笑的情景。那庄园主人走到他的桌子旁边，仿佛保护他似的。在质訊期間，他一言不发，可是繼續站着；这一点莫尔頓很喜欢。等到弄清楚莫尔頓并不是他所認为每年有上万收入的租戶，而仅仅是一个勉强过活的穷作家时，安捷尔斯·汉森一声不响离开他，回到自己的坐位上。正象对市鎮上其他居民一样，貧穷对他是不发生兴趣的。在天国里面，貧穷显然是不合适的。

那庄园主人是以正直人出名的，大家这样說，而且因此敬重他。他以同样的价格把牛乳卖給轉轆手的多儿女的家庭和商人們的妻子，竭力注意不讓人家秤錯量錯。而且他不大肯責备人，他常說："审判人是上帝的事情。"所有这一切使人不得不对他表示敬意；因为意識到別人敬重他，他的举止带着充滿了尊严的謙和。長滿胡須的脸上，柔和的皺紋里透露出高人一头的自信和掩盖不住的傲慢。他的神气仿佛說："在主面前，我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可怜虫，然而毕竟是上帝的一个选民！"

那庄园主人对莫尔頓的意見，以前还沒有固定，从莫尔頓給他一个不客气的回答这一天起，显然确定下来了。連那些对教会相当冷淡，一生在港口、啤酒店里和床鋪上过日子的人，也同意安捷尔斯·汉森，認为莫尔頓是一个背教的人，反基督的坏种，叛徒。他清清楚楚感覚到教会和所有一切竭力要人們陷于愚蠢的势力之間的隐藏着的紧密联系。甚至他不断关心着他們

的苦乐的那些最受压迫的人也在避开他，連他們那里也得不到一句卫护他的話。

老爷們的道路的确无从測度！

路綫监工員弗兰森有一次无緣无故的問道：

“你在这儿完全不上礼拜堂嗎？”

莫尔頓大笑，这弗兰森还算是自己人呢。

“我到那儿去干嗎？教会只是愚弄穷人，使他們为了所謂天国而忘却自己最起碼的需要。这是一切麻醉剂中最最坏的一种。”

“不錯，馬克思也这样說过。可是咱們現在不大象过去那样遵循他的主張了。咱們社会民主党認为，如果希望获得政权，必須把教会爭取过来。照党領导的意見，咱們必須重新参加教区会議。假使你什么时候能在这儿的礼拜堂里講講話，那就很好，在哥本哈根，有許多国会議員在教堂里布道，因此咱們把几个牧师也吸收到党里来了。据說，甚至那发瘋的面包师，几年之前是一个暴徒，比恶魔还坏，現在也在教堂里布道了。”

莫尔頓觉得好笑。

“不錯，我也听到过，可是我不去，我不是白痴！”

可是后来他懊悔不該奚落弗兰森。如果他对他解释，社会主义的理論，比之教会所宣傳的統治阶級那种藏头露尾的拙劣的思想体系，是更高的文化阶段，也許更好一点。基督是原始社会主义的宣揚者，可是教会离开基督的教导已經多远呀！

在这里跟到处一样，必須認眞着手工作。可是，也象經常一样，他感到自己的无力。使繞着圈子踏步、变得懶惰而愚昧的广大丹麦群众回到前进的道路上去，这是多巨大的任务呀！在这

个巨大的任务面前，他覺得自己何等的渺小！

置身高处，不讓自己同流合污，跟人們那种糾纏不清而又自滿的愚蠢坚决斗爭，讓他們知道他“不是白痴”，目前对他說来是够困难的。

什么时候他会感覺自己坚强到能冒着被誤解的危險，向愚昧进行斗爭呢？

那庄园主人是那么严厉稳重，他的兄弟尼尔斯·汉森却显得那么温和。

他矮小結实，罗圈腿，撑着一根手杖在丘陵之間閑蕩，看見人就微笑。他在路上一瘸一拐地走过的时候，老奶奶就招呼他喝一杯咖啡，可是絕对不讓他走到厨房以外的地方。

“这苦人儿的身上是发臭的，”她說。“可是教他怎么不发臭呢？他从来不脫衣服，睡在谷仓里，馬圈里，什么地方都睡。他的哥哥那个伪君子不愿意他住在他的农庄里，自己呢，带着一副虔誠的信徒样子走着，对所有的人都斜着眼睛看。該狠狠的鞭打他一頓，連自己人都不認識！”

老奶奶把莫尔頓的一件旧衬衫找出来，教那乡下人穿上。

“你的一件我們会把它泡过，”她坚决地說，“过一星期你再到这里来把它換上，那末至少沒有人敢說，老奶奶也帮你脫衣服。”

这是对老尼尔斯·汉森的往事的諷刺，他的一生就是讓人家掠夺。靠近莫列夫、远离海濱的某处，他繼承了相当大的一座田庄；他按照其他許多农民的样子經营他的田庄，白天种地，晚上打牌。田庄上的事业很兴旺，兴旺到他已經决定盖一座瑞典式的谷仓放谷子，并且在报紙上搜寻一个廉价出售森林的公司。

这样，他就和一家正在寻覓一票大投机生意的公司有了来往。这家公司是做建筑材料生意的，可是建筑事业正当清淡的时期，銷路不大好。于是它就把注意力轉移到由于失业現象而出現的工人自建房屋上面，开始搜寻适合于划分成区、作为建筑基地的田庄。正在这时候，它恰好发現了尼尔斯·汉森。双方尽力接近起来，建立了一个工人申請土地的組織；工人报用尽方法予以鼓励，据說，由于奧斯卡尔逊編輯的居間，社会民主党的一个有名的党員也参加了董事会。这个組織也获得了国家的貸款，因此，現在連一个銅板都沒有的頂穷的工人也能建筑自己的住宅了，只有一个条件，他要自己动手盖造，或是由同志們帮助他造。公司供給土地和材料，办理文件，把第三份契約保留下来。在他們替自己盖造房子期間，政府的救助金被指定作为对失业工人的援助。一切都考虑到，預見到，完全象殯仪館里一样！

結果呢，在这个工人申請土地自建住宅的村鎮里，沒有一个人住得慣。它离首都太远，每天騎脚踏車上工作地点，来回二十公里，把人煩死了。坐火車呢，錢不够，特别是需要找寻工作的人。工人們一个接一个把自建的房屋抛了，重新轉移到都城里去，于是这个村鎮結束了它的生命，只遺留下一个丧失名誉的政客，一个破产的农民和一个公司，这公司的股东們飽吃了一頓之后，饞涎欲滴，又在新的投机生意上动脑筋了。

也許他兄弟的榜样教乖了安捷尔斯·汉森。他的田庄地段很好，向南是斜坡，可以看見松德海峽。想买他的地来盖房子的提議，他要多少有多少。可是他不受誘惑，他并不卖地，他經营他的田地，仿佛世間不存在哥本哈根人，也不存在把田庄分割成小块建筑地区的一回事。这一点也增加了他在地方上的声望。等到那破产了的兄弟来的时候，他給了他十公頃的丘陵地，帮助

他在那里建立起来。

老尼尔斯·汉森(其实他是弟弟)吃了亏，也学乖了。在他的那一小块地上定居下来之后，他从事运載业，雇了一个赶車的，讓他去运送哥本哈根人，他自己管理田庄。他的老婆已經死去，可是他有两个在他破产以前过惯好日子的成年女儿。如今她們堕落了，一个爱上了那赶車的，这是个臉色鮮紅的漂亮小伙子，要載送哥本哈根人的时候，穿上一件类似号衣的东西。到了有一天，尼尔斯·汉森不得不悬求这个赶車的娶他的女孩子：她很瘦，皮包骨头，滿嘴坏牙，說不上好看，而且已經不很年輕了。巴斯季安那赶脚的要求分一半地才肯同意。他很快的把两公頃地划分做若干别墅地段，靠卖地得来的錢过着舒服日子，于是尼尔斯·汉森不得不替自己另寻一个赶脚的。

如果說巴斯季安把自己的事情办得不錯，那末新来的赶脚，据一般人的意見，运气不算很好，也許因为他长的一头紅头发。不錯，他和尼尔斯的第二个女儿結了婚，可是不到月子就生了一个孩子，正如那漁戶的老婆奥耳生太太說的，象是“野种”。可是弗兰森很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他对于这件事毫不介意，仅仅教丈人把那块地和赶脚的生意讓給他。因此，他也沒有放弃机会。

在达到一个相当的地位以前，他必須跟困难进行不少斗爭。他从哥本哈根来到这里，可是出身在别的地方。他象許多农村青年一样，到京城里来找工作，希望爬上一定的地位，他們相信貧苦青年在农村里是不大有这种机会的。不錯，获得权力和声名，是有一条丹麦式的道路的，那就是，象別克律师所說的，乞灵于裙带的那种可能性，汉斯·弗兰森在某一时候也曾沿这一条道路去碰过运气，可是沒有成功。女家的父母沒有答应亲事，却把女孩子送到一个什么地方去了，她回家的时候带着非常純洁

的神气。她身上什么都看不出，一切傳聞都是誤会！她甚至沒有注意弗兰森，坦然嫁了一个出身同一阶层的人。汉斯·弗兰森沒有什么别的办法，只好走开；无論他在什么地方出現，人們就拿他来取笑。这么一个有心計的人，活該！現在是文明时代，关于这些事情，有医生，有助产士；他迟生了二十年！

这样，弗兰森到了京城里，成了一个挖土和混凝土工人。同志們要求他加入职工会，否則就不接受他参加劳动組合。开头他坚持不入，因为在农村里他只听到关于职工会的坏話，可是他不得不讓步，他很快就懂得参加組織是有利的，而且为了私人的理由，又前进了一步，进了社会民主党。这事情可以說是自然而然的，很帮助他安于身受的失敗和失望；他痛恨留在家乡的那些粗暴的人，他决心要在机会到来的时候，給他們点顏色看看。他是一个能干的工作者，而且他在开始学习，晚上在工艺学院里听講习班的課，希望成为一个路綫监工員。偶然的机緣把他带到这儿，在海边，他和他的劳动組合替一所大的别墅打地基。在一个晚会上，他認識了汉森的第二个女儿，获得了赶車的职位。

可是他干赶車的事沒有多久。一个大教区的沿海地段出了一个路綫监工員的缺，他表示愿意充当，被接受了。于是他把那块地卖給一个哥本哈根的商人，把錢存在銀行里，在海濱动手筑路。空閑的时間，他从事有利于社会民主党的宣傳，当莫尔頓迁到这儿的时候，已經結成了一个社会民主党小組。党的領袖們很賞識他，寄以很大的属望。对于丈人老头子，他并不关心。他說："有了他女儿就尽够了！"虽然做女孩儿的时候，她是以輕佻放蕩出名的，可是天生眼睛，她已經变了一个能干的妻子。簡直令人惊奇，她的改变多大呀！老尼尔斯·汉森长久以来就見她害怕，躲过她。

那老头子就这样失去了全部財产，可是实际上他并沒有签字。只有当別人請他的时候，他才喝一杯啤酒；他常常到莫尔頓家里抽一袋烟，老是那么鎮靜、温和。他很善于修剪果树、很愿意在园里帮忙。他手里要是拿上什么园子里用的工具，那么，走路不用拐杖也行。

“天知道，他在哪里过夜的，”老奶奶說着，哆嗦了一下。“哎，天哪，过着这样的晚景多可怕啊！”

五 艰难的日子

莫尔頓带了女儿爱莉莎出去散步。他們准备走到鉄道路基的那一面，去看漁人的孩子們告訴爱莉莎的那些狗獾洞。她对这次旅行感到津津有味，跑在父亲前面，把他拖着走。不是他牽她，而是她牽着他的手。

她带着教导的口气說：“我指給你看，我知道得很清楚它住在哪里。”

“可是你沒有到过那里吧？”莫尔頓問。他害怕她忽然想起跑到大路上去。这么一个小娃娃！籬門得安上插梢。

“沒有，啊，沒有！可是我反正知道它在哪里。要这么走，以后再这么走！”她把一个沾滿了泥的小拳头在空中揮着。

“好，那么，咱們当然馬上就去。你是我的能干女儿。”

“爸爸，你也是，你是世界上頂聪明的人。咱們倆都聪明。”

莫尔頓笑了起来。

“可是咱們中間有一个是吹牛的！”

“只是不是我，”爱莉莎說，兴高采烈地一搖一擺走着。

她想象他們是到狗獾那里去做客。莫尔頓向她說明，狗獾

住在地下的洞里，样子象常在公路上碰到的鞋匠赫塞尔堡的猎狗，那猎狗也喜欢在地里翻寻什么，也长着鈎形的脚爪。他們仅能向洞里張一張，别去惊动它，也許它有小貛儿哩。

“咱們开头先敲敲門，”爱莉莎說。“那漁夫的老婆不打門就走进厨房里去，奶奶常常吓了一跳。”

小学后面，教师在篱笆旁边挖土，他的样子显得很生气，把鉄鍬拚命地向草泥里鏟下去。他的老婆，燙着头发，打扮得怪形怪状，象一个玩偶，站在小学門口，身子倚在墙上，眼睛望着空中，带着勉强的笑容。她一听到小女孩的低低嘟嘟的說話，跳着奔向篱边，把她那玩偶一般的臉从矮树里探出来。

“罗罗，亲爱的娃娃！”她說，却把字音都念走了。

“你为什么說話象小娃娃，”爱莉莎惊奇地問。“因为你戴着眼鏡嗎？”

那女人演戏似地摇了摇头。

“我的爸爸是一个牧师，他說的不錯，現代的人清醒得教人害怕。連孩子也不象孩子，他們生下来已經有点象老人了。”

她自己就同时給人一个又象小女孩又象老太婆的印象。莫尔頓看不慣这一对夫妇，可是認为必須跟他們应酬几句。

“你們假期里不出去旅行嗎？”他問。

“沒有，我丈夫不愿到我家去，所以我也只好放弃旅行了。我不能把丈夫一个人撩在家里，自己出去旅行，可不是嗎？因为那时候他沒有得我父母的同意把我从家里带了出来。”她带着冥想的样子，把头側在一边說，那声調有点儿做作，象在扮演业余的喜剧。“您想，多么浪漫呀！”她接着字字用力地說，拿手杖在沙上装腔作势地划着。“而且这是在咱們这个清醒得教人害怕的时代！”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吧?"莫尔頓发生了兴趣,勉强保持严肃的态度,問她。

"現在已經十年了。十年以前!"她忧郁地摇摇头。

莫尔頓知道他們象一头猫和一头狗似的生活在一起[1],可是他突然起了一个恶作剧的念头。

"是呀,这才是爱情啊!"他兴奋地說。"可是它沒有給你們……嗯,嗯……带来孩子啊?"

"唉,沒有!楊生……我……"女人非常忸怩不安。"我的父亲,那牧师,不愿意我嫁給小学教师,我們就逃跑,当然体体面面的逃跑!可是,孩子,那是多么缺乏浪漫的意味啊!孩子实际上……"她茫然地向四下里望,想找救兵。丈夫离得很远,而且,显然完全忘記了还有她这个人。

可是这时候救兵来了。大路上,莫尔頓住宅的一面,籬門啪的响了一声。高大的休列費尔小姐,由一个提着大提箱的短小蒼白的女伴陪着,走了出来。狗叫了起来,仿佛要求也去散步一下。这就是那头通夜嗥叫的恶狗。休列費尔小姐拿手杖威吓了一下。然后她們从旁走过,那矮小的女伴提着沉重的提箱,稍稍落在后面。她带着一副沮丧的神气,可是休列費尔小姐神气活現地緩步前进,象一个高級軍官。

小学教师的老婆一看見她們,双手举起,拍了一下,跑进屋子里去。

小学教师楊生,把烟袋里的烟灰拍掉了,望着两个女人的背影。

当莫尔頓和爱莉莎走到他身边的时候,他带着恶意的冷笑

---

[1] 猫狗同居,是說夫妇不和,老是吵吵鬧鬧。

說："看来，从她身上再沒有什么可榨取了，那末可以分手了。这是一場不巩固的婚姻！"

"您这話是什么意思？难道休列費尔小姐要换一个女伴了嗎？"莫尔頓問。

"女伴！就那么叫吧！是呀，她时时在换，那要看她們身上有多少油水：瘦的当然要快一点。这几年来我見識的不少了！她把接班的带回来的时候，两个人显得那么亲热，簡直象一对鴿子在談情說爱。那时她自己提着大提箱，另一只手牵着她的亲爱的小姑娘。都是这么一些半瘋的老处女，自己不会弄到丈夫，只是靠金錢。她随手把她們捉住，这样处理自己的事情很不坏，这要比把倔强的陌生孩子教乖起来容易一点。"他重新动手鋤地，把那波鉄鍬挖出来的土，恶狠狠地翻轉来，举起双手把那些蒲公英打得粉碎，仿佛想一劳永逸地把它消灭干淨。

莫尔頓带着微笑指出："它們很倔强。"

"正是！我要狠狠的給它們一些苦头吃，它們在这儿生长，簡直是故意和我为难。它們为什么要在这儿？它們可以生长的田野和地段，难道少了嗎？并不！它們一定躲在树篱底下，誰也对付不了这些坏东西。可是慢一点，我会找出一种毒药来把它們消灭掉的！"

"您这样也許把矮树摧殘了。"

"您这样想嗎？"小学教师楊生感到不安起来。"可是矮树从可以长在沒有毒药的地方，有足够的土地給它生长。但是它尝一点毒药也不妨事。宇宙是一个狡猾的东西！植物一点都不比人和动物好！可是你是喜爱一切生物的，根据您的書来判断，无論如何是这样的！"他挖苦地瞅着莫尔頓。

"不，不是一切！"莫尔頓放声大笑。"可是您不应該生气得

太过份，这对腎脏会有不好的影响。”

小学教师的面色变得非常难看，仿佛准备用鉄鍬来打破莫尔頓的脑袋。

“您这是指床鋪上的事情嗎？”他臉色变得非常蒼白，問莫尔頓。“难道仅仅因为我的妻子沒有孩子，就应該听这一切話嗎？”

莫尔頓搀了爱莉莎的手，向小学教师微微点了点头，急急忙忙走开。

“孩子，我和你几乎找上麻煩，”他說。

“你为什么要整天跟这个不好的叔叔說話？”爱莉莎生气地問。

“整天？嘿，这是你夸大。但是現在咱們赶紧走吧。”

“反正，你为什么跟他談話……不是整天？”

“因为他是咱們的邻居。一个人必須跟邻居客客气气，尽管你不喜欢他。”

“为什么必須？”

老实說，連莫尔頓自己也不知道。

小姑娘热心地拖着他前进，很快就看到了交叉点，走到鉄路路堤那边。狗貛洞的进口并不难寻：洞的前面，轉轍手家里的全部小孩，整个一窩，都聚在那儿。所有这六个孩子差不多一样小，一样脏，一样襤褸。他們面向地躺在洞旁边，向洞里吐唾沫，叫着；他們那象煤炭一样烏黑的脚跟，不断的在空中踢弄。莫尔頓同爱莉莎走到面前的时候，整群孩子躲进草窠里装死，象一群鵪鶉，当你偶然碰上它們的当儿。

“你瞧，他們睡着了，”爱莉莎叫起来，“孩子們睡着了！”

可是頂大的一个偷偷地瞅着她，笑了起来，于是一个又一个地“活轉来了”。

莫尔頓看着孩子們，把愛莉莎和狗獾窩都忘記了。他們的样子叫人害怕。头发剪得短短的，光脑袋上满是伤疤和疮痂，带着泪痕的肮脏的嘴臉胆怯怯地笑着。身上是看上去从沒有下过洗衣盆的破烂衣服，满口害軟骨病的牙齿，还长着一头頸的瘰癧！在这儿，一面是消夏别墅的閑靜的生活，可是，另一面，却还存在着极度的貧穷。尽管穷，可是孩子們还是向他微笑，他們嘻嘻哈哈，仿佛这祖国眞是他們的一位頂頂溫柔的慈母。本来在某种程度上他們是国家的儿女，是国家公职人員的儿女！

离这儿稍远的地方，現出那轉轍手的家，是一座可怜的茅舍，比谷仓大不了多少。一家十口不得不住在这里面，为自己的生存挣扎着，而这样的事情却出現在"最幸福的国家"里，工人报是一直这样称呼丹麦的。茅舍的門前，在一只象从垃圾堆里撿来的搖籃里，躺着一个嬰儿，狠命哭着，身子弯得利害，眼看就要从搖籃里翻出来了。莫尔頓把那嬰孩指給孩子們看，其中一个立刻跑过去，把小妹妹抱出来，讓她貼紧自己鼓出的肚子，把她吃力地抱到狗獾洞旁边。他們差不多一样大小。那小女娃的赤着的屁股搞得很脏，上面的皮都脫了，可是她快活地向小哥哥笑：她現在和他們在一起，再也沒有什么其他要求了。

"你們的媽媽在哪里？"莫尔頓望着那娃娃的脏屁股問；自己动手，他沒有这份勇气。

"出去洗衣服去了，"那頂大的孩子說，就抓了一把草把小妹妹揩干淨。她耐心地忍受着这一番手續，当她被放在洞穴旁边，坐在另一个孩子身旁的时候，她高兴地低低嘟嘟說起話来了。

愛莉莎只看見斜坡上一些小洞，她感到失望。

她不满地問："狗獾在哪里呀？"

"它大概搬了家了，"莫尔頓回答。"狗獾不喜欢别人向它的

洞里張望。"

"不，它就在那里，"頂大的一个男孩子伸手向洞里抓出一把干草来。"我听見它在嗚嗚地叫。"

"留心它向你們扑过来，"莫尔頓警告他們。"假使觸怒了它，狗貛是很凶的。"

爱莉莎害怕起来，要求回家去。同时别的别墅主人走来了，也想看看狗貛，于是莫尔頓就抓住她的手。

他說："咱們迎上那郵差去，也許他給我們帶什么好消息来了。"莫尔頓常常估計郵局会帶給他好消息。

他們在别墅地基中間的路上遇到了郵差。莫尔頓接到一封信托公司来的信。啊哈，他們毕竟把正式認可买屋的信寄来了，手續办得好慢啊！

他打开信。因为信托公司給那块地的押款和卖价之間的差額是那么微乎其微，所以，要信托公司承認新房主，就要看他能否至少付給他們一千克罗納。

莫尔頓在路上呆住了。那么，不管怎样，别墅依然还不是他的产业。他差不多受了两个月的苦，修理房子，負了債，究竟为了誰？是为了信托机关嗎！他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把自己和这一块地基連結在一起！現在自己的金錢和心都已經和它拴在一起，可是就要給人家轟出来？他茫然望着空中，怔怔地站了将近一分鐘，然后勉强把自己克制住了。

"爱莉莎，咱們走罢，"他的嗓子一下子嘶哑了，說，"咱們赶快回到家里。爸爸还要赶火車上哥本哈根去。"

他赶紧到一个相熟的鉄鋪老板的代理律师那里，他来到老城中心的一条街上，一条真正律师們住的街坊。所有的門上都釘着一块刻着律师姓名的板，一块板上常常是好几个名字；寻起

来很費事，好象一条船在暗礁中間行駛。“高等法院律师包萊”。啊哈，在这里了！

“是呀，誰能預見到呢？”包萊相当冷淡地說。“这事情常是不知不覺发生的。当然罗，他們可以不承認业主的更換。”

“那么，怎么样呢？”莫尔頓喘吁吁地問。

“那么，这交易就不成，双方不过担負一笔費用。”

“但是我花在这地基上的錢怎样呢？”

“那将是信托公司的好处。”

“难道可以这样掠夺人嗎？难道这是合法的嗎？当时連預先通知都沒有。”莫尔頓激怒地叫起来。

律师聳聳肩膀。

“掠夺！为什么掠夺呢？”他把两手向前一摊，仿佛把这話推开似的。“您还是去和他們商量，这也許有一些帮助。您設法跟伯爵自己談一談。这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体面人。可是您不要用那种辛辣的話語。随后劳駕把談話的結果通知我。”

經过一次严重的肺炎，心脏有点儿向右轉位，几年来，莫尔頓只要受到极微的激动，心脏的跳动就加剧。現在他坐在一个有无限权力的人的面前，那人靠了金錢的力量，把他的命运操在手里，莫尔頓的心跳得那么厉害，几乎要从胸腔里跳出来。

信托公司的經理叫人把档案拿来，开始翻閱起来。

“我看我們曾經把通知書送給您的，”他带着探詢的口气望着莫尔頓。“您知道，我們这里必須一切按手續办！”

“为了你們要按手續办事，就得要我的命嗎？”莫尔頓冲口而出。

“要您的命，要您的命？”經理把象胡子一样毛茸茸的眉毛一聳。“說得好厉害，說得太厉害了！这事情恰恰是我們頂不愿意

做的。我們还自以为为同胞服务，教导他們团結互助，这对您是并不陌生的。再說，即使把契約取消，您也不会有什么直接的損失。”

“我已經把别墅修理过，在上头化了不少錢；这一点你們当然知道的，”莫尔頓不由得不急躁地把末了一句話特别强調；他向来不大能克制自己。

“沒有，我們怎么能知道呢？啊，您也許这样想，我們坐在这儿等您把别墅修理得好好的，然后啪抓住?！不，我們不是这样刁滑的人！請您了解我們，不要把我們看成一群强盗。貸款不能超过地价的五分之二，这是我們的基本原則，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一切才靠得住。您花八千八百克罗納把这所别墅买下来，因此我們認为不可能放七千克罗納的貸款。”

“这是在我購买别墅以前放出去的，”莫尔頓已經說的平靜些了。“而且，那时候这所别墅是空关着，坏了。有人来把它买下，收拾完好，照料它，开始爱上了它。对你們說来，它的价値也提高了。現在突然从他手里拿走。”

“嗯……您愿意把这件事描摹成这样嗎？您眞的在吐露您的爱情了！可是您旣然这样喜欢这座房子，难道眞的不能从年老的姑媽或者崇拜您的人那里弄到一两千克罗納嗎？有您那样的才能的作家照例有一些崇拜者的。”經理斜瞅着莫尔頓說。

“可惜我沒有。这样的崇拜者不会枉駕到我住的街上来的。莫非您会順便向那里轉一轉嗎？”莫尔頓激昂地向伯爵望了一眼。

“不，天老爷保佑，我不会去做您的教父！”他放声大笑，叫了起来。“可是咱們等一等再說。”跟他握手的时候，莫尔頓知道严重的危机过去了。

他带着一顆輕松的心走到律师那里，把結果告訴他。

包萊說："这可了不起，我祝賀您！可是这儿还有一桩討厌的事：您沒有忘記，一千八百克罗納的付款一号就到期了吧？讓我提醒您一下，免得催討起来，措手不及。你們这一行的人，常是心不在焉的。"

莫尔頓望着他不知所措。

"您……您在商談的时候，清清楚楚說过錢并不急呀，"他咕噥着。

律师聳了聳肩膀，同情地說：

"我的当事人等着錢用，而且按照契約，他有权利在一号拿到这一笔錢。您想法子去弄到第二張押契，旣然信托公司里一切都商妥了，这沒有什么困难。"他搞他自己的公事去了。

莫尔頓象瞎子一般在热得发悶的街上走着，他的心境非常不好。那么，依然是那該死的錢的事情！律师說的对：催討起来使他措手不及。見鬼，他为什么这样輕信？就是这一个律师，当他在契約上添注了一笔，說一千八百克罗納需在八月一日付清的时候，他說："这仅仅为了形式关系。"可是現在落到他身上了。他象常时一样，又找到了很大的麻煩！到什么时候他才学会不相信人呢？

开始他决定去找安德萊逊。他的好意是不能怀疑的，他曾表示愿意帮助他，这是絕对眞誠的。可是他为自己日益发展的企业也不得不努力去筹措款子。那么，他媽的，哪里去找第二張押契呢？

到出版社去？也許到那里去試試看，作为預支款弄一笔錢吧？这是沒有希望的打算！他原来已經欠他們不少了，而且那經理对他不大耐煩。就是莫尔頓自己也討厌去跟那头发梳得光

光的优雅的經理商量。

現在正是吃飯的时間，出版社里不会找到人。还是把事情先了結，回家在新鮮空气里干活去！在战时，首都失去了往常的面貌，到处挨挨挤挤，到处是小攤，大家都沒精打采，渾身灰尘，滿头大汗，急急忙忙赶路。

或者，利用这一段空隙的时間到凡列兹去探望彼得拉·特雷叶，順便了解一下貝萊的偉大建設背面的那些棚屋罢。可是他感到疲累，沒有心情去拜訪。为了消磨时光，他走进圓塔后面一家飯館，在靠窗的一張小桌子旁坐下，这儿不很干淨，侍候主顧也馬馬虎虎，就是吃飯便宜。而且他愿和他們聊聊天的一班人偶然也到这里来。

他把堂倌叫过来，請他把桌子抹一抹，因为上面滿是面包屑和餅干屑。那堂倌拿起餐巾来撣了一撣，大部分的面包屑都落在莫尔頓的膝上，撣过就走了，也不問要些什么。現在的一切都教莫尔頓生气。

街对面商場那里出現了一群泥水匠。这是一班活潑强壮的人，在工作服下面微微显出壮健的肩膀，圓的白帽子不經意地歪戴着。他們沉着地沿石板路走着，看上去很得意。他們那种好心情感染了别人。在工人中間普遍不景气的时期，只有泥水匠是保持活潑的，莫尔頓很高兴能和他們談談，可是他們走了过去。

斯文—烏吉哈略略落后一点，也穿着工作服在他們后面走着，他轉身走进飯店。

“莫尔頓叔叔，你好呀！”他高兴地說。“我坐到你桌上好吧？”

“那还用說！”莫尔頓滿心欢喜地瞅着他。“你为什么不和他們一道去？”

“这都是些下手伙計了，我还是学徒哪。他們上三鹿飯店去吃飯，你以为他們会上这儿来嗎？可是我們当学徒的同他們一道上那儿去是不合适的。”

莫尔頓搖搖头。还是象以前一样遵守等級观念有什么意思呢？

“一般說来，他們是能干的好小伙子。可是你不要以为他們会坐在酒店里跟普通工人喝一杯啤酒。这不是傻嗎？咱們得把这改变过来。”

莫尔頓很注意地看着那年青人說：“咱們有很多地方需要改造。”

他重新又感到遺憾：为什么这不是他自己的儿子呢？斯文一烏吉哈已經成了一个高大的青年，臉色鮮紅，嘴唇上已經現出淡淡的髭須，仿佛年輕时候的貝萊。他很餓，一边談着，一边吞下了一盆湯和一盆烤肉。莫尔頓要了一份牛肝。

“你家里怎样？”他問。

“謝謝你，沒有什么！不过，我不住在家里，住在学生公寓里，吃飯也在那里。我来这里吃飯，只是因为从工地走到那里太远了。”

从进一步的談話里，莫尔頓知道青年人和他的家里人不很融洽。这是从斯文归附了反对派开始的。父亲对于这一件事，无論如何不能寬恕；他把它叫作背地里攻击自家人。

“我直率地跟老头子說，据我看来，这是他在背地里向我們青年人攻击。可是他受不了。嘿，后来人家把他在曙光村里的玻璃窗打破的时候，他深信我和这事情有关，結果吵了一架。当然，我和这事情一点沒有关系。可是即使我能阻止的話，我为什么要去阻止呢？这事情只怪他自己不好。”

“他对你們干了些什么呢？”

“他把党对青年团的补助剝夺了，因为青年們同情反对派，和他們一道組織了公开的討論。年青人当然憤怒。也許，在我們这一方面，这样对待他們是不聪明的，这样的做法还是讓給老一輩人。”

“你們沒有表現出特殊的自由思想。可是咱們必須准备比这个更厉害的攻击。”

“父亲居然說，自由思想，那是廢話；他認为必須行动一致。可是，如果在保卫某种胡說八道的东西的时候，大家一致行动，不存在任何思想自由，那么誰来向我說明，我做的不对呢？再說，我們家里也太奢侈了，我們泥水匠、一手粗活，在那里也不配。你想也想不到，老人家們过的多么奢华。房間和房間之間装着大的双扇門，老长的地毯，垂着琉璃瓔絡的灯架！因为他們必須接待部长們，政府有时在父亲家里举行会議。对这样的繁华，拉賽一腓特烈还适合些。他在专科大学里学习，他不能穿着骯脏的工作衣回家去。其次，他也象父亲一样，是一个地道的‘民蛀主义者’！”斯文一烏吉哈放声大笑。

“你說誰？”莫尔頓也笑了起来，但看到斯文臉上那种痛苦的神气，又突然止住了，看起来他跟他父亲的不睦使他痛心的程度，比之他所愿意表現出来的还超过一些。

“‘社会民蛀主义者’，你不知道这个名詞嗎？莫尔頓叔叔，你落后了！老头子替我付公寓里的费用，这使我很痛苦。可是我的学习快要滿期，那时他們就不用为我花錢了。等到战爭一結束，我要跑到国外去；在德国，人們很愿意用丹麦的泥水匠。你以为它就会結束嗎？”

“也許会拖延很久；敌对的双方好象彼此抓住了不放。”

“象狗一样，不是嗎？你还記得我們小时候你講的那个故事嗎？两只狗互相咬着，直到大家剩了一个尾巴尖儿。澆冷水也分解不开。那末还是在家里好，不是嗎？”他低下头不做声了，然后突然腰背一挺，探听似地瞅着莫尔頓的臉：“莫尔頓叔叔，請你誠实地回答我一个問題：爱倫是不是我的亲生母？”

問題来得出其不意，有一分鐘光景他不安地望着窗外。他不能叫自己說謊，或是推托說不知道，他非回答不可。斯文—烏吉哈的阴郁的臉清楚地說明了，这对他說来是极端重要的：他在家庭里不感到亲热，对于这一桩事实，他希望找到一个具体的解釋。他媽的，貝萊自己为什么不把所有一切都告訴孩子？

“你向我要求的太多了，”莫尔頓握住斯文的手說。“这儿太不舒服，星期天想个办法到我家里去，我告訴你你是怎样出世的。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悲慘而又美丽，我想你会喜欢这个故事的。”

“那么，这样的事毕竟是有的！”斯文—烏吉哈还想說下去，可是街上出現了泥水匠們，他匆匆离开，临走时伸手給莫尔頓，問：“我可以……我可以带我的女朋友一道去嗎？”

“怎么？你已經訂婚了？也許馬上就要結婚吧？”

“訂婚？莫尔頓叔叔，你瘋了！我不过和她玩玩而已。她可爱极了。她名字叫阿格涅斯，翻譯出来，就是‘小羔羊’吧？”

“对。很好，把你的小羔羊带来！”

莫尔頓望着他的背影，想起了过去的日子。不可战胜的貝萊，还是被战胜了。从“方舟”[1]里出来的瑪丽，那个女叫化，当

---

[1] “方舟”是一个大杂院的名字。瑪丽生前曾住在这个大杂院里。見征服者貝萊卷三。

人家必須把貝萊关进监牢的时候，她把所有的一切都給了他，而且为了这个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一切穷人的命运难道不是这样的嗎？經常为了一定要到来的，或是永远不会到来的前途而牺牲了他在世間仅有的东西——自己的生命。一次又一次齐根砍断的树，那就是穷人！可是它一次又一次从根上长出来，依然充满着希望。这儿斯文—烏吉哈正是从他父亲退却的地方开始繼續前进，为了保持对比尔—戈略克的前途的牢不可破的信心，他跟家庭，跟和他有关系的一切人决絕。

他的一切使莫尔頓記起了青年时代的貝萊。

莫尔頓重又提起精神，高高兴兴地向出版社走去。和那头发梳得溜光的迟鈍的經理坐在一块商談是不怎么愉快的。大多数的同行贊揚他是因为他虽然平庸，毕竟是一个作家，而且接受了这个大出版社經理的职务。他們把他看作一个朋友，因此把他寵坏了，他惯常随便玩弄他們。他友誼地拍拍他們的肩膀，他們夹着两本刚出的書离开，什么都給掠夺光了，还覺得受到了恭維。当莫尔頓証明納坦經理在利用出版社作誘餌的时候，他們就責备莫尔頓那种无产者的多疑。现在，不管怎样，他得正面去对付他了。

他們馬上接見他。經理在办公室的門口迎接他，把一只手放在他肩上，領他到安乐椅旁边……哈哈，他把一只手放在他肩上！莫尔頓从許多編輯部和其他机关里知道这套方法：这是一种犹大式的亲嘴[1]。那就必須时刻戒备，可是这些先生們是特别机灵的。

---

[1] 犹大是耶穌的十二門徒之一，他把耶穌出卖給祭司长們。当祭司长們去捉拿耶穌的时候，犹大走近耶穌，与他亲嘴，作为暗号。見路加福音。

"您那可爱的太太好啊！还有她的更迷人的（要是可能的話）姊姊？"納坦經理带着鼻音說。他扭过头来，从他沉重而疲累的眼瞼底下瞅着莫尔頓。他喜欢描繪駭人听聞的腐化堕落和对生活的极端厌倦，在和人們交往的时候，他自己扮演一个极端疲累而感到厌煩的人。

"謝謝您，好！"

莫尔頓单刀直入地跟他談正經，把自己想弄到第二張押契的困难情况告訴了他。

"那末您有了自己的房子了？对，一个作家这一点是可以容許自己的！"

"不錯！我們象古事記里的詩人一样，脂油蒙了心，"莫尔頓挖苦地回答。"我們的主人和統治者把我們喂得太飽了。"

經理微笑，用非常疲倦的嗓子說：

"我懂得了，您是为另外一桩事情来的，可說是为了我們的事务来的。怎么，您已經收到我們的信了嗎？还沒有？那么，咱們不得不友誼地商談一下正經。"他痛苦地望了莫尔頓一下，仿佛面临着的这一席話使他很难过。"您是一个脑力劳动者，我呢，虽然命运把我安放在这个出版社的領导地位，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店老板。可是，对于咱們脑力劳动者說来，遺憾的是，生活里还存在着某些东西，就是所謂金錢問題，我和您都躲不过。"

"您和我？"莫尔頓带着完全奚落的笑容看着他。經理一年有两万克罗納左右的薪俸，还夸口說他消耗了两倍于此的錢，沒有办法摆脫債务。"您和我？"莫尔頓不喜欢这种討厌的亲密，他不耐煩地哆嗦了一下。納坦經理注意到了，就把臉具撕下。

"您說什么？旣然咱們是强盗，那么，咱們按照强盗的方式来談罢，"他賭气說。

"我决不想做强盗，"莫尔頓辛辣地回答。"可是我情愿是一个象您一样能干的生意人。"

"謝謝您的恭維，可惜的是……不錯，有些作家把我看作是一个頑固的生意人，我說的是个别的作家，也許，只有一个！"他做作地带着鼻音說，斜視着莫尔頓，把一支紙烟含在嘴里。"可是絕大部分，无疑地，承認我是他們的朋友。現在提到您的事情，咱們来看看您的帳。"他装着不經意的样子按了按电鈴；立刻就有一个办事員拿了一本大帳簿进来。

这一切显然是事先准备好了的，可是納坦經理开始翻閱帳簿，仿佛他是完全不熟悉的。

"咱們来看，"他鼻孔里咕噥着。"啊哈，您的情况怎么样！这儿，您瞧，您的預支数已經接近一万克罗納了，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可不是？作为保証的是，我們拥有您的不朽的作品，它們还留着第一版的很大一部分沒有卖掉。"他温和地微笑，望着莫尔頓，同时他那眯縫的眼睛的表情时时在轉变。

"各种書的分别銷数有多少呢？"莫尔頓問。

"按照書名？"納坦經理迷惑地望着他。"这儿您可以看，有多少存書。您假使把它們从印数里除去，就可以得出銷售的册数！"

"可是我不知道印数多少。"

"天哪，您說什么？印数每本書上都标出，并且是按照您自己的要求的。"

"这是表面上的印数。"

"是呀，我們略略多印了一些作为分送刊物的，贈閱的，給污損的本子掉換的。您以为我們把您的書偸印上几百万册嗎？上帝保佑！"經理哈哈大笑，以致喉嚨里发出咯咯的声音，莫尔頓

想，莫非这咯咯的声音也是假的，还是他的支气管真有毛病。"不，要我們使您成为富翁是很不容易的，而且我們也不很想这样做。可是……嘜，嘜……您应当試把您的(他几乎說出'无产者的'来!)多疑克服掉。它在工作中間会妨碍您的。"

"我非常信任人；有时候，甚至过分地信任人，"莫尔頓挖苦地回答，他也意識到这仅能使自己的情形变得更坏。

"对于我們的出版社也这样嗎？"經理带着譏諷的意味微微一笑，卖弄风情地搖着他的漆皮鞋。

"您提議怎样来清理我的債务呢？"莫尔頓丢开一切轉弯抹角的話。

經理身子靠在椅子背上，把一縷烟絲裊裊地向天花板噴去。仿佛他沉浸在复杂的思考中間，可是莫尔頓可以賭咒，他的决定早已准备好了，而且是事先想就的。經理半躺在安乐椅上，把染色的沉重的眼瞼閉上了，仿佛为了莫尔頓感到非常痛苦；他的涂油的头发发着光，光滑而擦过胭脂的两頰象吃得胖胖的老小姐的脸。每逢面对这个男性的娼妇坐着的时候，脑中浮起的那种討厌的思想又在使莫尔頓难受：假使給他一个响亮的耳光，这張擦胭脂的脸会起怎样的反应？他想象中看見自己的手指痕在他的脸上，而且手掌心里有一种不舒服的粘膩的感覺。

納坦經理的眼光慢慢地移下来，凝視着莫尔頓。

"只是不要把您是一个作家这思想放在头脑里，"他带着鼻音說。

"因为我不是一个十足的白痴嗎？"

"唉！您对您的同行太不客气了！不，可是照我的意思，您的毛病是缺乏想象力，否則，我要把我們替其他很多作家定下的原则向您建議。那就是：我們获得到现在为止已經出版的書的

所有权、用这样的方法来偿还預支款。您的朋友，也是同志、斯科立凱尔在不久以前根据这样的条件和我們訂了約，感到很滿意。您似乎愿意提出更好的建議吧？您臉上一副怀疑的神气！斯科立凱尔偿清了債务，还得到五百克罗納的現款。現在我們守着他的書，不少于十种，还不知道怎样銷售哩。”

莫尔頓眞的怔住了。这一票交易，甚至在作家圈子里面，已經成为聊天的题材，一般的意見是，斯科立凱尔教人完全掠夺光了。大家都知道，他的書是差不多全部都卖了的，而且出版社里还准备出他的作品集；这个集子的一次稿酬就要超过他的債务的数字好几倍，不要說以后各版可能有的收入了。

“嗯，您对于我的建議怎么說呢？”經理不耐煩地搖着他的漆皮鞋。

“我一点不想放弃自己的机会，尽管机会不大。”

“要是我們加您两千克罗納的現款，也不行嗎？”

“就是这样，也不愿意。”

“亲爱的作家，那么債务怎么样呢？”納坦經理沒有露出失望的神气，悲伤地望着莫尔頓。“它会自然而然地增长起来。利息……亲爱的朋友，它会把您毁掉。除非您的作品能轟动一时，可是这种情形在咱們这个小国家里不是常常会发生的！……”

“請您容許我以后再来談这个問題。”莫尔頓站了起来。这种事务主义，装腔作势，胭脂香粉，拿一对匀称的脚踝骨来卖弄风情以及紙烟的香气，这一切的混合物把他鬧糊涂了，他要到外面去讓头脑清醒一下。

在楼梯上他遇到了有才能的作家，大量奇談怪論的作者，楊斯·姚汉逊；他喜欢他，因此立定了，打算向他問好。可是那一个眼望着前面什么地方，他那象一个悲伤的中国老妇的蒙古人

式的臉表現出显然的輕蔑。他討厌工人和接近工人世界的一切，他憎恨而且妒忌所有的同行。

莫尔頓走进凱布瑪格尔街的一家咖啡店去喝一杯咖啡，定一定神。他心底里很想走到出版社去同意他們的建議，这样一来也許可以解决一切困难。可是他产生了一种印象，假使他們堅持着劝他放弃著作权，那么，他在出版社里的情况并不那么坏。也許他的書也是差不多全部卖光的吧？

这一家經常只有男人光顧的咖啡店里很舒服，那充滿了烟味和微微一动就会从长沙发上发出年久的气息的空气起着鎮定神經的作用。

莫尔頓忘記了自己的不安，讀着报紙沉浸在舒适的半睡眠状态之中，食堂里的孩子拿了一批雪茄和紙烟走到他面前。当莫尔頓选擇雪茄的时候，那孩子机密地低声問：

"作家先生要不要买几張新开的阿卡迪雅輪船公司的股票？"

莫尔頓吃了一惊，抬起头来，看見食堂里有几个堂倌站在那里注意看，显然很关心那孩子运气好不好。

"怎么回事，你們这儿也进行証劵交易嗎？"他問。

"这到处都在做，"孩子回答。"这事情很能賺錢。給您登記两張股票吧？只要付很小一笔錢。"

"走开！"莫尔頓拿起报紙。可是那孩子繼續跟他糾纏，直到一个年老的堂倌領班走来，揮着餐巾把他赶走。

老头子亲自侍候莫尔頓，并且拿了咖啡来，替他擦亮了洋火。显然他牵挂着什么东西。可是差不多同时就有人叫他。大厅的門开了，一个結实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一頂闊边帽推在后脑，手里一根粗壮的手杖，上面装着銀的杖头，他既不象作家，

也不象流蕩的工匠。他把房間环视了一下，一看見莫尔頓，他那牧师一般的圓臉上浮起笑容。他搖搖晃晃地穿过大厅走来。

“你在这儿嗎，斯科立凱尔？我以为你上里姆海峽[1]去了！”莫尔頓高兴地叫起来。他很想跟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和他处在同样地位的同行談談。

“是呀，别忘記你想要說的話！我打听到了出版社准备出我的作品集，所以它們是卖光的，你懂得嗎？結果是他們把我掠夺光了，这些騙子！所以我想到他們那里去，試試看能否多少騙到一点稿費，唏唏唏！”

“我剛打那里来，他們打算对我耍同样的把戏。”

“他們在一些著名的挪威人身上使过这一套，也在咱們自己的老輩身上使过。因此我想，如果他們行，那么我也可以！可是他們不分皂白地把咱們都搶光了，唏唏唏！”

“坐下来和我一道喝咖啡罢。”

“单喝咖啡我受不了，咖啡和上混合酒我很愿意喝。为了胃的緣故，你懂吧？”斯科立凱尔狡黠地霎着眼睛，把嘴唇抹了抹。

莫尔頓吩咐拿咖啡和伏特卡来。

堂倌斟满了杯子，想要把酒瓶拿走的时候，斯科立凱尔說：“留在这儿，留下！——瞧着这样可爱的瓶子是怪舒服的！”他从杯子里喝了一口，說：“啊！需要点点飢的时候，这东西效力多好啊！”他咂了咂嘴唇。“听我說，我馬上到那里去跑一趟，趁那个古怪家伙还沒有离开出版社。你等一忽儿吧？”

那年老的堂倌領班拿了晚报走来，开始收拾桌子。莫尔頓就看起报紙来。

---

[1] 里姆海峽，在日德兰半島的北部。

“請問，这是作家奥包尔格嗎？”他小声問。

“不，这是斯科立凱尔。我不懂你怎么会把他們鬧错，亏你还夸口所有国内的作家都認識，”莫尔頓装着教訓的口气回答。

老堂倌負疚地霎着眼睛。

“这个斯科立凱尔，他是爱喝的；据說他只喝純的伏特卡。葡萄酒他不感兴趣，啤酒也一个样。也許，因此他保养得这么好。”

“他在家里，当然只喝牛奶，”莫尔頓說。“至于他的豪飲，只是要人惊詫，給他們作談話的資料而已。”

“是啊，他的性情是乐观的，据說他常常兴致很好，不象其他的某些人，一礼拜有七个礼拜五[1]。可是，当然罗，牛奶和伏特卡，这是两种自然力，如果容許这样說的話。因此有的人把它們和在一块喝，作为一种牛奶混合酒。只是他錢柜里存的少得可怜，否則到了老年留下点牛奶混合酒，开个酒店倒不坏。”

斯科立凱尔很快就轉来，面呈喜色。

“我从他那儿弄到了一百克罗納，可是說到改訂契約，他連听都不要听。不要忘記你要說的話！……可是容許他这样掠夺人实在太愚蠢了！”

“你干嗎在这样苛刻的契約上签字呢？”

“可是他拿五百克罗納来引誘我，我就坚持不住了，唏唏唏！”斯科立凱尔笑得渾身发顫。“喔，是这样——不要忘記你要說的話！——你不能在报紙上把这問題提出来，造成仿佛所謂輿論之类的东西嗎？容許他这样掠夺咱們这班穷作家，实在太愚蠢了。也許那时候他就会讓步；你是会那么严峻辛辣的，他們簡直怕你，唏唏唏！”

---

[1] 基督被磔于礼拜五，所以教会里礼拜五这一天是禁止肉食的。

“你自己为什么不动手呢？吃亏的是你，你也会写。”

斯科立凯尔站着，两手撑着桌子，身子俯着，斜看着莫尔頓。这当儿他与其說象一个无忧无虑的酒徒，毋宁說更象一个狡猾的农民。

“不，你要知道，我应該滿足于这样，我是一个馴良的人。再說，我本来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我不应該关心金錢。这一百克罗納，你知道，仿佛是一种名誉稿酬，所以我不便承認。你是慣于替一切人打抱不平的，因此我想……”

“謝謝你！我連自己都保护不了。我自己的事情已經够麻煩了！”

“对，我已經想到了！”斯科立凯尔和善地笑了起来。“那么，謝謝你的好心！你要不是有着自己的事情，你是会担当下来的，我相信这样。”

斯科立凯尔似乎一点不感到受欺侮，看起来，他已經把預測要出他的作品集的事情忘記了。他疑問地向四旁瞥視了一下，一百克罗納在燒他的口袋。他突然抓起帽子和手杖，和莫尔頓亲热地握了握手，很快走出去了。他在窗外略略停滞了一下，仿佛深深地吸了一口空气。

莫尔頓对他的背影看了很久：这样来对待生活倒很好；声明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于是推別人去找麻煩。他为什么不能也把自己放任一下，抛开一切拘束，揮舞着一百克罗納的鈔票，有一夜的时間把老婆和儿女丢在脑后呢？由于道义上的理由他不能；他的童年和青年，他的貧穷和出身的环境，这一切都不許他改变他的行为。現在在他看来，他血管里流的不是血液，是一种不知道是什么的苦汁。

可是現在不是抛弃一切拘束或者研究心脏和肾脏的时候，

現在要紧的是获得第二張押契和結束对出版社的債务問題，这一笔債几乎达到了一万克罗納！这一个数字开始时候使他怔住了，可是后来他記起了那臭名远揚的高利，年息五分。过一年以后，它也許差不多把整版的稿酬吃尽了。非得跟安德莱逊商量不可。

安德莱逊在奈列勃罗街租了一个大的陈列室，工厂和作坊安置在边屋里。企业办得很闊綽，大厅里塞滿了乐器。

“这儿的乐器大部分是德国貨，”安德莱逊把自己的财产指給莫尔頓看，带着慣常的謙虛說。“可是也有自己的制品。它們当然不是头等的，可是馬上就会好起来。那时候我們就要把你的旧鋼琴收回，給你一架自己的新产品。你是我的第一个主顧，托你的福，我一帆风順。我們的第一架好鋼琴要送給你，”他把一只强壮的手放在莫尔頓的肩上。

和一个能把自己的事情擱一旁来傾听别人訴苦的人談話是异常愉快的！他們坐在大厅后面，安德莱逊把它改成經理室的一間小房間里。莫尔頓带着一臉的煩惱把突如其来的麻煩說給他听，安德莱逊听了，带着优越感笑着。

等莫尔頓說完了，他說：“原諒我笑。可是这一切不过是儿戏而已。你要知道我曾經从怎样的困难中逃出来过！关于出版社的債务你用不着特别耽心，他們不能要求你償付，要知道他們已收了属于这笔錢的貨。我把定錢付給我的工人的时候，我不能扣除他的工資来清償，无論如何，在尚未作出結算、弄清楚他們沒有拿工作来抵償之前，是不能扣的。預支款，这是类似工作期間的生活費，你懂嗎？工資不可能少于預支数。而且出版社是否有权把利息加算上去是一个疑問。我去向我的法律顧問打听一下。”

安德莱逊和城里一个最有声誉的法律事务所有来往。

“这很化錢，但是是完全上算的：这样的事务所不会劝人去干冒險的事情，可以信任它。我順便去請教他們一下，怎样获得第二笔押款，也許他們自己就有有錢需要放帳的主顧。这事情会安排得万无一失的。为这么一点小事情睡不着觉是不値得的。如果不成功的話，你写張票据給我，在我这里拿一笔錢去付淸了鉄匠的款子，然后你再去想法弄期限較长的借款。”

莫尔頓带着比較輕松的心情回家去：无論如何，人家不会把他从屋子里轟出去了。出版社的債务也許并不象开头那样看来可怕；安德莱逊对于这个問題的看法，他認为是絕对正确的。在車站上，他看見休列費尔小姐的笨重的身形从二等車里挤出来。她把一只大提箱搬上月台，然后关怀地搀着一个矮小虛弱、神气有点歇斯底里的女人下車。她另外一只手提着大提箱，得意揚揚地大步前进，仿佛一个猎戶，带着巨大的猎获物回家去。莫尔頓赶紧避向一旁，免得作为一个有礼貌的邻居不得不替她抗提箱。

两天后，他收到了出版社的一封信。看来，納坦經理的主意变了：他請莫尔頓去商談，如果可能的話，馬上去。这一回不是全部作品的問題了，仅仅关于写工人生活的一部长篇小說；出版社同意以轉讓这本小說的全部所有权为条件把債务算訖。

“我們将竭力想方法来提高人們对它的兴趣！”經理做了一个仿佛向空投球的手势。“而这本小說将会把您的其他書带了起来。”今天，他身上以前那种疲倦的神情連影子都沒有了。他带着鼓励的样子望着莫尔頓。他的臉色仿佛在說：“干吧，老朋友！”

“假使我不同意您的建議呢？”莫尔頓問。

“那么，这部小說就沒有希望了。我們不能在自己沒有好处的地方开动我們很花錢的广告机器。”

“可是这部小說差不多卖光了。”莫尔頓是因为出版社这样用劲想获得这本書的所有权才預測到这一点的。

經理放声大笑，可是那笑是装出来的。

“作家总是想象他的書是卖光的！”

莫尔頓犹豫了一下，冒一下險吧？

“我家里还放着一个熟人送来的一張定貨单。从这張定单可以看出，出版社发不出書去，因为銷光了。”

納坦經理染紅的脸也发白了；但是他的窘态仅仅露在脸上，他沒有說話，只是从他垂下的沉重的眼皮下期待地看着莫尔頓。

“另外一个地方也向我建議要这部小說，”莫尔頓放胆地接着說。

“我們有以后重印的权，”經理带着鼻音說。

“是，有印行的权，可是絕对沒有埋葬作品的权。假使你們不想把它再版，我当然要把它卖給别的出版社。”

納坦經理站起来，現在他的神气眞的疲倦了。

“这事情我得和我的同事們商量一下，”他耽心地說，送莫尔頓一直到楼梯头。“过两天我們写信給您。”

在下面出口处，莫尔頓忽然覚得可笑起来。那么，要把自己的事情料理好，就得撒謊，就得厚着臉皮撒謊！他并沒有什么定单，不过听說这样。可是那个花花公子脸色发白了，那么，莫尔頓打中了他的要害！

过了几天，出版社的信来了。他們同意把欠款注銷，还給他两千克罗納，取得五千册書的发行权。口气是客气的，但是有点

恼怒。莫尔頓心里想："这事情，他們不会很快就寬恕我的。可是讓他們印五千册罢，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很快就会銷光的。"那些坐在錢袋上的人給他的关顧，沒有把他慣坏。

"嗨，媽媽！"他把一切講給老奶奶听了之后，欢呼起来。"跟豺狼一起生活，就得象豺狼一样咆哮！多少聪明人陷在里面，我居然掙扎出来了。活到老，学到老！"

"吃一回苦，学一回乖！"老奶奶冷冷地回答。她認为跟靠他吃飯的人吵架是危險的；她至今还記得，她的丈夫为了这个受多少罪。

可是莫尔頓有几天仿佛在云霧里一样。他熬过了一場大战，打胜了：給自己保存了著作权，同时还摆脫了債务。

六　消夏客終于出現了

船长比斯特魯普的妻子坐在面对松德海峽的小窗旁边，望着把爱莉莎背在背上在浴場附近游泳的莫尔頓。多美丽的小孩呀！水，她全然不怕，两只小脚踢着呵呵大笑，勉强用一只手抓住父亲的肩头。

"我馬上就要象一个小天使了！"她叫起来，并且把双手揮舞，仿佛是翅膀一样。

莫尔頓不得不翻轉身来仰泳，以便拉住她。

"你瞧，多勇敢的小女孩，"比斯特魯普太太对站在她身旁，也向窗外望着的蓋尔特說。"咱們也該弄这么一个可爱的小妹妹来。"

"把她带来，只要在窗台上放一块糖就行了，"孩子用低沉的嗓音回答。

比斯特魯普太太高声大笑。在她的脖子上，靠近外衣領叉的地方，有一个好看的窩儿，象現在这样激动的时候，就会抖动。她那么貪婪地望着那拍水的小孩，仿佛要把她捕捉住似的，她的眼睛发着光。

尽管笑容常常使她鮮紅的臉上发出光彩，可是比斯特魯普太太显然在为什么事情发愁。她丈夫駕着他的三帆船在离霍倫别克不远的地方撈取冰河里的漂石，用来作某一个紀念碑的石座。要是运气好的話，他可以賺相当多的錢；可是他已經失踪了整个禮拜，一直在寻找漂石，因此，他自己也許会把全部賺的錢吃光。两个大的男孩到农庄里去帮助收割，想賺一点錢来交学費；家里只剩頂小一个五岁的蓋尔特和她在一起，他也很气悶，因为她沒有想法子来逗他玩。他沒有真正把她放在心上。是因为她是一个女人？或者因为她是他的母亲？他只愿意和小愛莉莎玩。在海濱浴場沙里洗澡是那么有趣，可是他不敢去，那是划給他們的消夏客的地方；母亲又怕放他到大路上去，那儿也挤滿了消夏客，他們的汽車撞断了路旁的树木。他老是纏住母亲：

"我去和小女孩玩好不好？媽媽，啊？媽媽，啊？"

"等他們洗澡洗完了我去問，好不好讓小愛莉莎和你一块玩。可是現在不要尽纏。"

可是这下子，事情就来了。

"他們馬上洗完了吧？媽媽，啊？媽媽，啊？"他这样地問个沒完。

最后，莫尔頓带着愛莉莎在跳板上出現了，比斯特魯普太太由蓋尔特陪着下去走到他們面前。莫尔頓还沒有来得及答允，孩子們手携着手，已經沿着梯子往上面爬了。

家里老奶奶在篱門口等候莫尔頓。

“把爱莉莎放到哪里去了?”她惊慌地問。

“我把她留在高特港和一个孩子一起玩,我說好吃过早飯你去領她。”

“吃早飯之前把小娃娃留在陌生人家是不方便的。不应該这样。”

莫尔頓笑起来。

“媽媽,我这样做一半是为你,你可以喝到一杯咖啡。他們有的是地道的咖啡,比斯特魯普在海船上換来的。”

老奶奶臉上浮起了笑容。

“咱們来了客人,”她說。

凉台上安德萊遜坐着。薇拉給他取啤酒去了。

他提議:“咱們上海濱旅館的食堂去。我請吃早飯,咱們带你的太太一道去。”

“她大概愿意留在家里,”莫尔頓回答,他想和安德萊遜两个在一块。

“讓咱們来問她,”安德萊遜笑着說。

薇拉很高兴地答允了。在她准备的时間,两个男人坐在花园里凉台前面。

“这儿好极了,”安德萊遜說。“我很希望能带着家里人在乡下过上几个星期。內人很需要这个,她感到气悶。”

“我們也有这种感覚!”

“不錯,你的太太大概很想上城里去?女人家是天生这样的!我一有了錢,就要給自己弄一所別墅。”

“和一条消愁解悶的游艇,”莫尔頓嫜笑着补了一句。他記起了他們第一次的談話。

“不,这事情我已經不去幻想它了。可是一所小小的別墅,

在下年度以前我是賺得出来的。今年全部資本都用在生意上了。这很花錢，你可以相信。”

“夏季余下来的日子到我們这里来。”

“很高兴，可是你要我付多少房租呢？”

“你来住，我一个錢都不要，这儿地方有的是。”

不！安德莱逊不愿意听这个話：生意归生意。

“我付給你一百五十克罗納，恰恰是我目前所有的錢。”

薇拉出来了。

“看，我准备好了！”她拖长了嗓音說。她的声音和全副神气都表示非常高兴。安德莱逊贊叹地望着她。

“同这样的伴侶上海濱旅館的食堂去是怪舒服的：一边是一个作家，另一边是一个美人！”他站在他們俩之間說。“我打算把一架鋼琴推給食堂老板。我注意到一架斯坦温牌的大鋼琴，可以廉价收进，希望拉食堂老板做成这一場交易。”

莫尔頓笑起来。

“我原来就奇怪，你怎么想起在工作日跑到大自然的怀抱里来。可是你算算看，季节馬上就要結束了！”

“大街上他有一座大館子叫匹卡迪利，斯坦温牌的大鋼琴那儿也是有用的。”

早有一种风傳，安德莱逊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莫尔頓对观察他怎样进行交易很感兴趣。在等候早餐的时候，安德莱逊来回踱步，打量着这一間房子，走到那架旧鋼琴前面，揮手用十个指头彈琴上的鍵，可是赶忙把手縮回放在背后。走近身的老板开始代自己的鋼琴解釋。

“它一定要調一調音才行。”

“这对它沒有多大用处，”安德莱逊惋惜地回答，仿佛在談論

着一种絕症。"还是把它当作拆毁的廢物卖給我，我給您一百克罗納，以后把它当柴片卖出去。"

"这生意对您沒有什么好处，"老板微笑說。

"这个我不在乎，因为我是个日德兰人，"安德萊逊鎮定地回答。

原来那老板也是日德兰人，当年，他是穿着一条破褲子上京城里来的。"那么，您把自己的事情安排得比我更好，"安德萊逊贊叹地說。"現在大概有二十万資本了。"他謙虛地叙述他自己的成就，但时不时把鋼琴檢查一下，調調音，彷彿沉思地聳聳肩膀，然后說："看起来我的診断匆促了一点。等夏季終了，送到我作坊里去，我試試看按照最便宜的价錢把它修起来，作为对乡亲的敬意！"

老板显然喜欢安德萊逊。

"一定把它送到您那里去修理，"他伸出手去，和他握着手說。

"我保証这一架鋼琴还禁受得住两年瑞典混合酒和香檳酒的影响！"安德萊逊和老板击掌为信。"同时我倒很高兴給您的匹卡迪利安上一架好鋼琴。我有时在那儿吃飯；吃的不坏，可是音乐簡直不行。順便說，我有一架斯坦溫牌的，对于您开的那样的館子非常适合。"他挽着老板的手，把他拉到大厅的尽头。很可惜！莫尔頓倒愿意听听安德萊逊怎样打动他。

过了不多时光，安德萊逊滿面笑容地走回来。

"对不起，耽誤了你們俩，早飯全冷了，可是生意比吃飯要紧。哎喲，我餓极了！"

"很不容易吧？"薇拉热情地看着他問。

"不，相反地，相当容易。他明天去看貨。就是要赶紧把它

弄到我店里。”

“你难道不能带他到鋼琴所在的地方去嗎?”莫尔頓問。

安德萊逊疑惑地瞅着他。

“那他就把我推在一旁,直接跟原主磋商去了。不,这是不行的!是这样,你能不能把你的两千克罗納借我两天?那架鋼琴是差不多已經卖出了,这事情的关鍵,是要它在我家里。”

“你相信他一定会买嗎?”

“相信?他已經躲我不过的了,他一定得买,否則我不是安德萊逊!而且他还得付現款。最迟一星期后你可以收回你的錢,那时候,可以認为,第二張押契咱們也安排好了。”

一吃过早飯,安德萊逊就把莫尔頓的两千克罗納带在口袋里,进城去了。

他把鈔票放进口袋的时候說:“你的神气彷佛不大满意。不用耽心,我是一个靠得住的人。”

不,莫尔頓并不耽心,但是毕竟覺得有些奇怪。

莫尔頓急于把别墅布置得可以住,他忙着弄錢,很少时間从事脑力劳动。現在頂艰难的一关过去了,可是莫尔頓已經閑惯了,他的脑筋簡直在罢工:当莫尔頓向写字台边坐下去的时候,文思一点都不来。那时他就到园里去干活,或者同了老奶奶和孩子們出去散步。薇拉不同他們去,她不反对散步,可是只是为了去逛公司。莫尔頓自己都感到惊奇,他发現一无事情也可以不覺得厌倦,生活在乡村里面本身就是娛乐;跟孩子們和老奶奶在一起,日子不知不覺就过去了。

安德萊逊夫妇也給生活带来了多样化。两个女人很快就情投意合起来。薇拉的大部分时間是在楼底下安德萊逊太太那里

过的。安德莱逊自己来的时候，吃过早飯，就带了一瓶威士忌，上楼找莫尔頓去。

“咱們来喝一杯，”他提議。“把酒談天多好。不錯，我知道你只愛喝葡萄酒，可是格罗格酒[1]你也得喝慣，这是了不起的发明！这儿是你的錢，謝謝你救了我。”他数出两千克罗納来摆在桌子上。“你可以相信，它給我很大帮助！这一星期里我已經把它周轉了三次。剛收回来准备还你，又放出去周轉了。看見有生意可做，袋里又有着錢，要忍住是不这么容易的。在那时候要分別哪是自己的，哪是別人的，是难的。我賺了……且慢！靠这笔錢我賺了千把，我还可以大大的賺，要不是……現在你收起来罢，再說一遍，謝謝！”

莫尔頓把錢留在桌上，开始談別的事情。安德莱逊时时望着錢，仿佛愛上了它。他遏制不住自己，繼續热情地瞅着这一笔錢。

“我不懂你为什么不把它收起来，”他終于說出来了。“看金錢白白地躺在那里，仿佛你完全沒有需要似的，簡直奇怪。假使我給你把第二張押契安排好，你会把它借給我嗎？我会給你优厚的利息。”

就在下一天的晚上，安德莱逊声称，第二張押契已經有了眉目。

“我和工人报的編輯奧斯卡尔逊在一起吃早飯，他答允負責把这事情办好。他跟藍胡子有来往，你知道就是那領地盖屋者的代理人，他說，藍胡子只要他一句話就成。你大概遇到过那个藍胡子，他就住在这儿，他可以自由支配他的主顧們的錢，把它

---

[1] “格罗格”是一种和上糖和热水的烈酒。

投資在这一类事业上。"

莫尔頓認識他本人，可是这票交易的建議他不喜欢，这似乎太公然地把手伸到别人的錢袋里去了。

"当然，这是对的，我也理解！但这毕竟是好的，如果你帮了我这个忙，同时自己的事情也办好了。"

星期日的早上，莫尔頓去找那領地盖屋者的代理人。藍胡子（人家背地里就是这样称呼他的）住在海濱路上坐落在一个向大路傾斜下去的象公园一样繁茂的果树园底一座式样奇异的大房子里。别墅后面是馬房和花房。藍胡子算是建筑业中最大的投机商之一，据說他只經营上百万的生意。莫尔頓坐五点鐘一班火車回来时常常遇到他，这是大商人坐的一班車。一輛輕便馬車，上面坐一个穿制服的車夫，总是在車站上等候他，可是藍胡子往往把它遣走，自己在田野里步行回去。这一点引起人的敬畏，他无疑是当地的一个小皇帝，連"穷人的恩主"比起他来都算不上什么了。他整个身子方方的，旁若无人，很象原始的艺术家用一个大木块雕成的偶象。他的声誉并不大好，可是尽管如此，人們还是匍匐在他的面前。他領导着几家哥本哈根的銀行，他的金錢交易的性質是不一样的，而且是相当可疑的。

莫尔頓等他的接見，等了很久。他坐在一座寬大的前厅里，这前厅塞滿了古老的乡下式样的橱柜和紅銅黃銅制成的鏨花的陈設品。一切都是完整无缺，洁凈得发光，看来，这位領地盖屋者的代理人喜欢比較新一点的，比較惹眼的古物。橱里放的大陶罐，还带着制陶机器的嶄新的痕迹；橱与橱之間挂的火盆和鏟子，从来沒有放过燒紅的炭。这一切东西都是京城里的古玩工場的制品。

"作家对我的收藏有什么意見？"莫尔頓背后傳来一个低沉

的嗓音。藍胡子站在一間房間的門口带着奇怪的表情望着他。他看見莫尔頓迟疑不答，接下去說：“我很知道有許多人說这都是些廢物，可是这些东西，我都是从最大的古玩商那里买的，他們保証是眞的，那还有什么話好說呢！我不大去注意那些行家；他們的意見也很不一致。”

他把莫尔頓請进一間大房間，里面陈設着一套橡木家具，笨重的皮制安乐椅。四周墙边都是橡木書架，架上装满了燙金封面的書籍；令人惊奇的是，架上所有的書都是一样大小的。

“書商对于这事情很費了些事，”主人說道，一面暗自得意地輕輕笑了一声。“他不得不无罢无休地量了又量，使尺寸恰好。您猜他拿什么理由来替自己辯护？他慣常按照內容来收集書的，您想象罢！上百公尺的書，一个很可观的数字，作家們不能抱怨了吧！可是这里沒有您的書。不是因为我蓄意反对您本人，要知道我根本不看書，可是書商告訴我，您的作品中間，装訂豪华的一本也沒有。嗯，因此您抬举这帶地方，咱們可以这样說，来这里落戶嗎？您有什么指教？”

莫尔頓勉强把自己的事情說明給他听，心里在駡安德萊逊和自己。

“順便說說，这是一所好房子，虽說卖，簡直等于白送；我自己曾經想給我的园丁买下来。可是凭这所房子，随便什么地方，您不会得到再一笔押款的。旣然买来这么便宜，沒有人相信款項有足够的保証。况且又是作家。这是溜走也不算什么一回事的一种人！您能有多少收入？大概比我的信差略略多一点吧？”

“是呀，有时也有点拮据，”莫尔頓带着冷笑承認。

‘您看，我也这样想。这确是一种奇怪的職业：坐着用文字写出一些故事。大概一切都是造出来的吧？”

"在我們家乡蓬霍尔娒，人們把文艺叫作謊話，可是他們这样說，并沒有責备的意思！"談話开始使莫尔頓覚得好玩。

"眞的嗎？可是毕竟有点奇怪！您从这儿出去，在家里坐下来写一些什么东西，譬如說，关于我或者我的房子……"

"我写写錢袋和文化的关系，也不是沒有可能的。"

"啞……我打听过您的事情，我得告訴您。可是談到第二笔押款……"藍胡子不以为然地搖搖头。

莫尔頓站起来，打扰了他，向他表示歉意。

"沒有关系，"那商人象猛犬一般嗥了一声。"我要告訴您……明天您到我办事处去和我的全权代理人談談看。我自己对这一些小事情是不管的。"

下一天将近中午的时候，莫尔頓到办事处去，文書已經准备好，給了他两千五百克罗納。

那全权代理人是一个有点駝背的律师，莫尔頓年青时候在学生会里曾遇到过，他說："不要任何手續費。如果可以这样說的話，这是你的大胆所得到的报酬！"

莫尔頓不懂，为什么向律师提出貸款的問題就是大胆。

"这要看您向怎样的律师提出！而且在星期日，又是上他私人住宅里去！他怎么不把您从楼梯上轟下来？要知道他气力大得象熊一样！脾气又急躁！您知道我怎样想？"全权代理人向上司的办公室門瞥了一眼，把身子傴向莫尔頓，悄声說："我想，他害怕您的笔头！"

莫尔頓笑起来。

"如果这样，可以說我的笔头第一次給我带来了实在的好处。"

"繼續保持这种精神，"那短小的人悄声說，"一切会跟着时

間慢慢来的。我們那些有錢的大亨是怕您的。”

莫尔頓走到奈列勃罗区去找安德莱逊，同他一道回别墅去。意識到人家把他看作一个勒索錢財的人，他很不舒服。

“这是胡說！”安德莱逊說。“对于这事你一点都用不到生气。不管藍胡子給你錢出于什么动机，对你說来，不是反正一样嗎？据說，他連魔鬼都不怕；他根本是一个古怪的人，要彻底了解他是不容易的。有些人确信他笨得象木头，建筑工程他完全不懂，只是拿起尺来，在建筑地段画上两道綫，說：这儿必須拆除重建。然后他的全权代理人去視察了地方，制定建筑图样。整个大事仿佛都是全权代理人办的。可是不管怎样，藍胡子經常在欺瞞所有的人。得啦，还有什么說的，你現在完全把債务摆脫了，老朋友？”他抓住莫尔頓的肩膀搖着。

是的，莫尔頓覺得自己是一个财主了。付了鉄匠之后，还留下七百克罗納，加上出租房子的一百五十克罗納，是很可观的一笔錢了。自家的房子，这是实在的財富。有了一头小猪，割去一块肉是无所謂的，何况这小猪本身还是完好无恙的。

晚上，两个男人坐在阳台上，女人留在楼下；安德莱逊的儿子們在大路那一边的石坑旁玩耍。太阳落到地平綫下面，松德海峽的上空，已經現出珠母色的夏夜。

“靜寂籠罩了一切，这实在美，”安德莱逊說。“这使我回忆起看牛的那时候。”

“你也看过牛嗎？”

“看过，就是沒有变成作家。可是我在牧場上学会了做生意。我偸了父亲的一个旧烟斗跟其他的牧童掉換东西，直到弄到了一只銀表。这表象破碎的牛眼睛，可是走的很好！你看牛

的时候，沒有做过生意嗎？”

“当然做过！只是在交易中間老是吃亏。在我看来，自然得到了宝貝，可是家里人說，人家把廢物来蒙混我。于是获得的东西对于我也失去了一切魅力了。”

“我也說，你完全不是一个在行的生意人！我要是騙子的話，你也許現在就覺得自己，比起讓休列費尔把錢騙去的那些想出嫁想瘋了的傻女人来，并不高明多少。这从你的行动上我就看出来了。要知你并不知道我究竟是不是騙子。”

“因为你不是騙子，所以……”

“我希望以后也不是这种人。可是你相信我，这种人多得很！两天之前，有一个可恶的放高利貸的家伙差点儿把我騙了。”

“你到現在还沒有跳出他們的手掌嗎？我还以为……”

“因为銀行把我逼得太急，我常常缺乏周轉的資金。可是商业，你要知道，象矮树一样，不能在生长的时候加以剪伐的，这样它就萎縮下去了。因此我有些时候还不得不跟这个放高利貸的家伙打交道。可是他要十五分的利息，还要三倍价值的抵押品。每一次我借他的錢来买进一架鋼琴，我必須把三架鋼琴的付款合同交存他那里。他打算用这样的方法来致我死命；我很懂得，他梦想把我的生意搶去。要是我沒有向你借到两千克罗納的話，我也許……可是那魔鬼，我要逼得他急跳！”

“你怎样懲罰他呢？”

“我只要脚跟一站稳，我就向警察局告发他。我这里有着这样不利于他的材料，足以把他关进改造所。”

安德萊遜平常总是很鎮靜的，現在憤恨得滿臉紫漲，莫尔頓想到他朋友可能会經历到的事情，覺得不寒而栗，这完全象在鯊魚之間游泳！可是安德萊遜突然笑起来。

“我发起狠来会象瘋狂一样，可是不会急躁！我不愿意跟任何人換一个地位，即使跟你！虽說有可能把自己要写的东西写出来，讓許多人来讀，甚至在你死了很久以后还有人讀你的書，是愉快的……不久以前有一个德国的鋼琴厂老板到我那里去銷售鋼琴，說起在德国，大家很熟悉你的書。他确信，我旣是你的朋友，我将会和你一起在文学史上名垂不朽。可是你持身非常严肃这一点，他很不以为然。他們有一个歌德，他們非常重視，他一生有过三十六次恋爱史，邂逅相逢的还不算在內。”

“他們用他們的歌德来衡量所有的人。可是他之所以举世聞名，却并不是由于他的那些艳遇。”

“也許是这样。你自己就沒有这些，也名聞国外。假使我的名字印在你随便哪一本小書里，我是非常高兴的。”

“旣然这使你快乐，我很愿意把我的下一本書呈献給你。”

“假使你認为我配得上的話，我是极高兴的！我不是也跟着你一道名垂不朽了嗎？”

莫尔頓衷心地放声大笑。

“我怕你别弄錯了。这位‘身后名’太太是一个很靠不住的人！而且我也远不是歌德！”

“眞的嗎？鋼琴厂老板走了之后，我試把他的書讀一讀看，可是我覺得沉悶极了。我愿意讀你的書，不管你写多少。”

朋友的坦白的贊賞，眞誠地使他感到快乐。

“难道你眞的以有人在你身后讀到你的名字为快乐嗎？”他問，为的是要改換話題。

“是的，我覺得意識到这一点是愉快的，尽管你不大相信死后的事情，坦率地講，未必有什么人相信它！可是知道自己身后留下一点小小的痕迹是愉快的。可不是这样嗎？”

不，对于莫尔頓說来，把这一世安排得稍稍过得去一些，要操心的事就已經够多了，对于身后，他并不感到兴趣。

“我宁愿生活在后世的人中間，”他令人感动地說。

安德莱逊沉思地看着他。

“你毕竟是一个怪人！从表面上看来，和我比起来，你是一个孱弱的人，可是实际上，你也許比我坚强得多。当然罗，你身上沒有我不得不和它斗爭的那种肮脏东西。你有时候喝醉过嗎？”

“只有过一次，而那一次也不是出于自愿的。我，看起来，对酒类的反应是不正常的。我的头脑是完全清楚的，而且一切都記得，可是脚立不直。这事情发生在慕尼黑，我的出版商办了酒席，而且为庆祝“北方海盗”泡制了一种葯酒。我痛苦了整整一个月，为自己、为别人感到羞耻，甚至想自杀。因此再也不愿重复这一次的經驗了。可是有时，我又羡慕傾向于你所說的那种肮脏行为的人。之后，我留下了一种类似身上的刺和心头的悔恨的东西，一种令人难受的自我斗爭。你生活着，而且相信你既然是一个人，你就得对生活負責，可是突然醒悟过来，覚得自己簡直是一个庸夫俗子。”

“嘿，你对自己太严厉了。留心不要象那傳教师那样发瘋；他因为被邪念所苦，求国王允許他淨身。不，偶然喝不多一点酒是沒有妨害的，而它的一切后果，也并不坏！老天保佑！我每次想要自杀的时候，我就拚命喝酒，喝到什么都看不見、听不見！那时連魔鬼自己也赶你不上，你会去做各种各样的蠢事，去玩女人以及諸如此类的事情。可是懊悔嗎？……天知道也許你需要另外一个老婆，或者弄上一个情妇！照我看，妻子首先要賢良，而情妇呢，希望她漂亮。是呀，但是我不用劝你怎样更好地放射你

的子彈，大概你要节省火藥来对付你那些狂暴的理想吧！”

这当儿，薇拉走了进来，省去了莫尔頓不得不回答的麻煩。

“我要去睡了，”她含有深意地望着他說。

下面，安德莱逊太太从园子里叫上来：

“是睡覺的时候了！”

安德莱逊拿起威士忌瓶下楼。

上床的时候到了……

莫尔頓哼着，把桌子椅子拖进房間里去。他哼着歌，不是因为兴致特别好，实际并沒有高兴的理由！他毋宁是想和緩心中的忧郁而哼着。

七 潜 水 員

“我跟你說，我今天要上比斯特魯普家和盖尔特玩去，你知道了吧！”洗完澡，莫尔頓帮爱莉莎穿衣服的时候，她向他声明。

“好吧，我現在知道該怎么办了，”莫尔頓装着一本正經的神气回答。

他們走出浴場的时候，比斯特魯普太太在跳板的梢头等着他們，她眯着眼睛笑。

“哎喲，能把爱莉莎留在我們家里嗎？”她說。“我們的小侄女来了，她非常无聊。园子給消夏客人占了，大路上来往的人又这么多……爱莉莎在我們那里玩厌了，我会把她送回家的。”

“喏，你自己看見了，”爱莉莎說着，拖了父亲向比斯特魯普家走去。

莫尔頓問:“您男人身体怎样?”

“他身体能怎样呢？在他重新到海上以前，他的头总是不舒服的。您随便去看看他罢，您来我們家里常常会給他鼓舞的。”

他們踮着脚尖走上楼去，免得打扰消夏客人。

“那經紀商人自己和他的一家，他們都非常好，”比斯特魯普太太悄声說。“就是不許头頂上有一点声音。”

那潜水員坐在頂楼的小窗口讀圣經；他的妻和莫尔頓出現的时候，他把眼鏡往額角上一推，站了起来，他的身材又大又胖。一張剛毅的臉象是銅鑄的，头頸皮滿是橫紋，象甲魚的一样。他从来不喝酒，可是給人这样一个印象，仿佛他老是醉着的。

“他永远在讀圣經，这对他是有害的，”比斯特魯普太太說着，小心地把他的書拿来合上。

她的和善的程度，正等于他的严肃。莫尔頓記得一直看見她在笑。可是这是一种勉强的笑，她心里并沒有覺得眞正的快乐。

在那間不大的房間里，有許多有趣味的古物、瓷器和年代很久的陈設品。莫尔頓把一件不很大的金属物拿起来。

“这是天秤，医士曾經在上头称过葯，”比斯特魯普太太向他說明。“这儿都是这一类东西。天秤是我丈夫从安哥尔达一条几百年前沉沒的丹麦炮艦上拿回来的。这一条炮艦是开向特兰凱巴尔[1]去的，可是它沒有到达。”

“是的，那时候做一个丹麦人是値得的，咱們的殖民地到处都是，”那潜水員說。

“也許幸而咱們不再有殖民地了，”莫尔頓回答。“小人物沒

[1] 印度东南岸的一个海港。——俄譯者注

有套上獅子皮是聪明的行为。您馬上又要下海去嗎?"

潜水員搖搖头。

"海軍部在整个战时禁止打撈沉船,"比斯特魯普太太說,"大概因为水雷的緣故。現在他想到危險地带去当領航員,因为那儿工資大。我請求您拦住他,我的話他是不听的。"这話她是带笑說的,可是她的臉在哆嗦。

"可是我們得过活嘛!"潜水員咕噥着。"我們吃口多,那帆船也要花錢,尽管它靠在碼头上不用。"

"您不好弄一笔貸款来維持到战爭結束嗎?它不会永远拖下去的!"莫尔頓說。

潜水員搖搖头,扁了扁嘴。

"拿房子作抵押再借不到錢了,拿帆船作抵押也是一样。"

"您港口还放着八尊銅炮啊?每一尊大概值千把。"

"已經不是我們的了,"比斯特魯普显然回避对这个問題作答,他的妻子插嘴說。"住在白房子里的那个商人,把它們按銅价称斤量收买去了。他說,再多沒有人出。可是后来他卖給一个挪威的大船主,那船主給自己买进了一份古老的貴族地产,搭上日德兰的古代墓地。把它們安在那儿的土墻上作装飾品。我們才卖了几百,那商人把它們卖了几千。

"嘿,要是我做了你們,是不容許这样的,"莫尔頓說。"这是令人气憤的,这显然是一种罪恶的行为。"

"塞留斯特高等法院的法律顧問也这样說。他提議,假使把这案件交給他去办,胜訴后得到的錢給我們一半。可是我男人不愿意。"

"讓他們拿去罢,"潜水員生气地說,"他們也得不到好处的!"

“您确信这样嗎，比斯特魯普先生?”

潛水員把一只手沉重地放到圣經上。

“誰也不应該替自己伸冤。主說:‘伸冤在我，我必报应。’”[1]

莫尔頓不愿意談这个問題。房間里沉寂了一会。潛水員坐着，把肘子支在膝盖上，肩膀沉重地起伏着；紧包着的衬衫袖底下肌肉鼓得紧紧的；手上紅的青的刺花变了色。人家把他当作一个狂暴的人，他为了一点不相干的事会把船上的水手毒打。他抓住了圣經，想把自己暴躁的性格克服下来。現在他悶悶不乐地低头坐在那里喘气，仿佛在好几呎水的压力之下。最后他挺起身子，大声吐了一口气。

“再閑下去沒有力量了，”他望着空間說。

“您的几个可爱的孩子在哪里?”莫尔頓問，想借此轉換話头。“我不知道怎样，好久不看見他們了。”

“他們差不多經常不在家，在帮助庄稼人割稻，”比斯特魯普太太兴奋地回答。“因为中学里的費用这么貴，讓他們去挣一点錢。他們本来很勤謹朴素，不管怎样的天气，总是騎着脚踏車走老长一段路上学校去，在消夏客人来的时候，他們就睡在巴斯季安田地上的篷帳里。”

“是的，他們是好小伙子，給你們带来不少快乐，”莫尔頓說。“我哪怕只有他們中間的一个，也是高兴的。”

潛水員抬起头来，显然活潑起来了。

“我們倒愿意他們中間有一个是女孩子，”比斯特魯普太太回答。“可是事情总是这样的：您要男孩子，我們要女孩子，可是咱們沒有办法交換。假使您有时候讓您的愛莉莎到我們家里来，

---

[1] 見新約罗馬書第十二章第九节。

我們是很高兴的。还要謝謝您，我們的孩子去看您的时候，您这样殷勤地招待他們。他們被选作校刊編輯，感到很驕傲。可是校长对校刊不滿意，說它容許太多的自由思想了。我的男人也害怕您把那种反抗思想灌輸給孩子們。我倒以为这是无須怕的。”

莫尔頓用問訊的眼光看着比斯特魯普，可是他固执地一声不响，望着地板。

“关于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我們談的很多，”莫尔頓轉向潜水員的妻子說。“知道社会的情况怎样，对年青人是非常有益的。对于这事情，咱們这儿海濱一带有着又丰富又明显的資料。”

“您是指銅炮嗎？”潜水員突然抬起头来問。

“是的，也指那些在需要保卫祖国的时候說来就来的人，指那商人，也指那靠轟沉的船只和淹死的水手得来的利潤买进地产的船主，也指那乐意分沾利益的律师。这全是大大的奇談，直接取来放到儿童刊物里去也行。”

“我贊成，”潜水員突然站起来說。“您就动手干罢。”他站着，伸伸懶腰，仿佛一头剛睡醒的野兽。然后他完全换了一种口气說：“作家，您說的对！給孩子們知道，生产物資的人，在咱們这土地上象吓破胆的野兽。人家从各方面掠夺他，剝夺他的劳动果实，孤儿寡妇受到的当然頂坏。讓他們知道这些，还有关于銅炮的事情。对于先知以賽亚[1]在圣經里所詛咒的，咱們不应該默不作声。还有一件事：我有一个兄弟，他的女儿这时候正和您的女孩子在寢室里玩。他是仓庫管理員，可是已經两年沒有工作了。他毫无一点过失，人家把他汙除了！租房子沒有錢，这样

---

[1] 以賽亚是古以色列的先知，以賽亚書是旧約中的一篇。

一点失业补助是吃不活餓不死的，上松特霍姆去他們是无論如何不愿意的。于是他們住在勃侖斯哈附近蔬菜地区的园里自己盖的一所板屋里。他們准备在秋天馬馬虎虎地举行一个庆祝会，一定要請您去做一个报告。”

莫尔頓乐意地答允了。

“据我了解，这不是通常的庆祝会。說老实話，那地方有什么可庆祝的？不管冬天夏天，得象耗子一样住在窄狹的板屋里面。大概他們还在計划进行一次游行示威，想邀請城自治团体的什么人和国会議員，也許还有政府里的人，給他們看看咱們国家的人們是怎样生活的。我本来不准备把嘱咐的事情傳給您听的，可是現在想起来，还是讓您知道眞实情况的好。”

莫尔頓也覚得讓当权的人来看看这些“房子”，是沒有害处的。这样的房子数以百計，大部分用附近垃圾堆里撿来的廢料盖的。

“可是他們不会去的，不会去的！”他說。

莫尔頓回到家里，对于这古怪的一家，非常感到兴趣；男人呢，挤都挤不出笑容来，妻子呢，相反，老是在笑。看上去他們很和睦，虽然他是属于某一个教派的，她讀完了高等小学，差不多是一个格隆特維克的信徒[1]。两个大儿子有时去拜訪莫尔頓，和他討論一些社会問題，尽管年紀輕，却是自由思想者，他們不愿意受堅信礼[2]。对于他們的观点，母亲的态度是开明的，讓他們自己去决定；父亲感到煩恼，可是也沒有对他們使用压力。他們

[1] 格隆特維克是丹麦的一个教士，他在神学上主張以神的“活的語言”来代替門徒們的解釋，他有很多信徒，教会曾經一度禁止他布道（1783—1872）。

[2] 基督教对受过洗礼的人进行的一种宗教仪式。

都是正直、严肃、热爱劳动的人。照莫尔頓的意見，他們那所簡陋的小屋，是这块地方一个愉快的綠洲。

学校里的假期已經結束，安德莱逊必須回城里去了。他的儿子們在中午时候已經騎上脚踏車走了，父母俩准备搭某一班夜車动身。临别决定吃一頓；安德莱逊請他的别墅主人在海濱旅館的食堂里喝茶。

老奶奶也被邀請了，她很高兴，仿佛年輕的姑娘一样。

“我也有机会开开眼界了，”她說。“据說那里很华丽！可是拉我到水里去是拉不动的，哪怕最后再来游泳这么一次也許是很有趣的；我五十年不游泳了，浴場里根本沒有去过。”

“老奶奶虽然七十岁了，还沒有失去生活的兴趣，”安德莱逊表示贊同說。

“对，她正象你，愿意什么都嘗試一下，”莫尔頓回答。

她虽然沒有直接說出来，还是有一些顧虑：她穿什么衣服去呢？安德莱逊太太替她改制过自己的一件印花凡而紗的連衫裙，莫尔頓騎上脚踏車进城給她买了一件深色絲緞制的夏天穿的外衣。

“自从我做人家女仆的时候起，就沒有穿过这样漂亮的衣服，”老奶奶說着，在房間里打轉，嘴里哼着一支講一个姑娘和一个木匠帮工在城外聚会的小曲：

您仔細看罢，我很漂亮，发尔捷啦，
全是綢的和紗的，发尔捷啦！

安德莱逊簡直用热爱的眼光望着她說：“您在姑娘时代大概

是非常活潑的，我倒很乐意在那时候和您認識！”

“啊，你！”安德莱逊太太喊了声，意味深长地打量着他。

安德莱逊太太和薇拉带領孩子們到高特港潜水員的家里，其余的人慢慢地沿大路走。两个男人挽着老奶奶。她一路不住的絮絮叨叨，安德莱逊听着她的話，笑得前仰后合。

走到海濱浴場，老奶奶立定了，她的注意力被洗澡的人吸引住了。沙滩上满是人，象涂胶紙上的蒼蝇；多数是女人和孩子。

“母鷄带着小鷄，”老奶奶説。“公鷄在别的地方，一直急急忙忙在地里覓食！”她画了个十字，仿佛想到男子的不幸而沉浸在悲思中間。

“老奶奶，您大概以为我們仅仅因为要养家才留在城里吧？”安德莱逊笑着問。

“上帝保佑，您为的什么呢？”老奶奶天眞地回答。“我不了解男人，是什么呢？”

这些太太們的打扮是費一番心思的：仅仅遮住身体，既适宜于在太阳下面，也适宜于吸引在她們四周轉着的年輕人！至于孩子們那完全是赤裸裸的。莫尔頓注意到女人們聚集在一起好象是为了展覽：她們使人想起头等食品公司里的珍饈美味的半成品：烹制得很理想，又洁淨又美观，又光又肥，微微带点粉紅色的剛出鍋的閹鷄！她們的臉也象高級食品公司的产品；她們很吸引人，似乎跟那喂肥了宰吃的閹鷄同样沒有性别。

“据我看，她們是最可爱的，”安德莱逊懊恼地反駁他。“要是她們愿意的話，也能生孩子。你瞧，那边是多么健康强壮的小孩儿！就是每人身边的孩子太少了，大概她們害怕生育会損害智力。”

嘿，説到智力，在这儿根本不吃香。莫尔頓把多年以来擱在

出版社閣楼上的一本初期作品的存書，以极低廉的价錢卖給車站上一个書亭的老板。第一天就銷了五十本，原因是那商人想主意替这書訂制了一批动人的封面：阴暗的树林里的湖旁，一个少妇坐在被风刮倒的一棵树上。

“她們只要吃甜食、揩油，”莫尔頓說。“所以喂得这么胖，而且仿佛象死胎一样！下层阶級的妇女所进行的生存斗爭，她們是不知道的；对于一百年前生活无忧的資产阶級妇女所享受的文化生活，她們旣沒有条件，也沒有可能。至于她們的丈夫，連想享受文化生活的动机都沒有。因此他們就在某种‘无主的国土’里得过且过。”

“据我看，你也过于挑剔了，”安德萊逊反駁他。“她們很会保养身体……和她們在一起吃飯是很愉快的。”

是的，莫尔頓有时也会和这样的一位太太并坐在一桌上吃飯。稍微严肃的談話，她們就不能忍受，可是她們会听了頂愚蠢的胡話发笑，瞅着她們的伴侶兴致勃勃地期待着，仿佛他們眞有什么精神的財富似的，用她們的鼓励的笑容从他們的嘴边騙出話来。反之，自己什么都不会說，只知道热烈地把膝盖偎着自己的男友。

“你們干什么站在这儿对着这些美人出神？”背后傳来了安德萊逊太太的声音。

“莫尔頓本来是裸体美人的大賞鉴家，”薇拉插嘴說。

“大概不会胜过我們的同道中的任何一个，”安德萊逊咕噥地說。

听了安德萊逊的話，莫尔頓心上感到温暖，仿佛当学生时代，有一个忠实的同志出来替他辯护一样。莫尔頓挽着朋友的手，順着許多級的台阶走向海濱浴場的公共食堂。

“瞧老奶奶，”他說，“她虽然飽經世故，可是保养得多好！你的母亲大概也是这样。千万工人阶級出身的妇女都在精神上成长了起来……她們的丈夫，喝酒縱乐，把錢都花尽，妇女們不得不自己担負起家务来；由于丈夫的这些弱点，她們自己变得更坚强健旺了。可是这些女人呢？她們的丈夫常常用多少有点可疑的計謀，即使不說是詐欺吧，来尽力保障她們的生活。她們从来用不着麻煩自己，她們有大量的时間来从事自我教育。可是她們头脑里轉过这样的念头嗎？哪怕只有一分鐘时間，她們可曾想到过生活和它的条件嗎？她們沒有感謝的意思，她們坦然接受了自己的幸福，仿佛已經用女人的属性作为貨币，慷慨地償付过了。还能期望她們感到憤怒，对自己的寄生生活提出抗議嗎？在男人的眼睛里，她們是什么？不过是喂养得好好的女性。可惜易卜生和卡尔生[1]把一些能喚醒男子沉睡着的天良的坚强誠实的妇女写給我們看的时候，他們是錯了。”

“見什么鬼！按照你的意見，难道我的老婆应該干涉我的事情嗎？”安德萊逊放下他的手，和老奶奶并排走。

所有凉台上的桌子都給哥本哈根人和穿着白法兰絨衣褲的瑞典运动員占了。松德海峽的船賽被禁止了，因此他們的游艇和划子在这儿，他們自己却坐了渡船来，从海濱旅館食堂的凉台上欣賞它們，这毕竟使人想起了国外！安德萊逊依然在生气，莫尔頓在这个氛圍之中也覺得不痛快，气忿忿地望着天，懊悔不該答允到这里来。

相反地，两个年輕的妇女对这样的环境很感到乐趣，她們仔

---

[1] 卡尔生(1832—1910)，挪威作家和資产阶級民主主义社会活动家。以描写农民生活的短篇小說(莎尔巴金、漁家女等)、历史剧(恶毒的西古尔德)和社会剧(破产)而馳名。

細看着那些太太們的打扮，悄声交換着有趣味的意見；有时不講話，她們的視綫出神一般給游艇俱乐部运动員的耀眼的白衣服吸住了。老奶奶規規矩矩地坐得笔直，象一个模范的少女，微笑着向两旁观看。她的手时时緩慢而溫柔地撫摩着外衣的綢边。她由于这迟迟到来的幸福而面呈喜色。

“你干嗎这样拉长了臉儿？”安德萊逊把一只肥滿的手掌擱在莫尔頓的手上，問。

“我受不了这一批投机的家伙。这批靠貨物的重利发財和高抬粮价的战时奸商，这一种气氛簡直敎我憎嫌！”

“那么，你認为战場上的气味怎样呢？”

“血和撕碎的人肉的气味，那是可怕的！可是这儿聞到的是挖食尸体的豺狼的气味。这更是坏得多，这是不可忍受的！”

“是呀，眞岂有此理，我記起了动物园里的鬣狗籠。你覺得咱們这儿在本国，也和它們的气味一样嗎？”安德萊逊不安地望着莫尔頓。“你打死我也不了解！不錯，我注意到許多人聚集的地方，特别是穷人聚集的地方，空气坏得很。这大概是由于他們不得不将就着吃各种各样代用品的緣故。可是咱們还能弄到适当的食物，只要有錢就行；也能給咱們的女人弄到肥皂和香水。所以你說的那个我不理解。”

“尽管这样，說得更确切些，正因为这样，这儿聞到的是豺狼的气味！这种气味簡直使我难受！”

安德萊逊聳了聳肩头，轉过头去向着妇女們。

“你們总算找到一点时間来应酬我們了！”安德萊逊太太高声說。

“你們这么忙，我們怕打扰你們！”安德萊逊嘲笑地回答。

“瞧，那才是眞正有礼貌的男子，看，他們吻着自己的太太的

手！"安德萊逊激怒地瞅着两个男人。"大概，你們两人誰也沒有轉过这个念头。"

莫尔頓拿起老奶奶的手，放到嘴唇边。只要老奶奶有点儿激动，这只滿是皺紋和棕色的斑点的手就发抖了。老人家摸摸儿子的臉。

"你还是亲你的年青妻子的手罢，她的手又白又美，"她狠狠地說。

"正是！媽媽，敎她的手也象你的一样替别人做那么多事情，那时候我就会把它們亲遍了。"

薇拉把头往后一仰。

"我倒很乐意去亲女人的又白又美的手，"安德萊逊眼睛盯着薇拉的手說。"您的姊姊达格瑪尔有一双极美的手，又是那么温存。她倒很可以做个女护士。"

薇拉嘲笑地望着他，挖苦的反駁已經到了口边，可是她沒說出来。

茶坏得不値得批評，甚至既不是菩提花茶，又不是苹果茶，就是价錢高貴。大家的情緒不知怎样一下低落了下来。

"咱們还是回去罢，"安德萊逊太太提議。"我請你們喝咖啡，安德萊逊从他的一个主顧那儿得到了一公斤眞的咖啡。"

"哎喲，咖啡嗎！"老奶奶高兴得几乎跳起来。她覺得，她已經多年沒喝咖啡了。

八　在世界大战期間显原形的人

現在秋天到了，消夏客都回到城里去，园林卸下了夏天的盛装，仿佛今后无需乎打扮了。莫尔頓早晨在园里干活，吃过中飯

坐到写字台旁边，到了晚上就怀念安德莱逊。他們常常在一起談論得很好。安德莱逊对一切世俗的东西有着一种原始的傾向，每当他太用玩世不恭的态度来看待事物的时候，莫尔頓就发怒，可是安德莱逊立刻以他的正直来糾正了一切。

“好，是，是，”他常說。“你責备我，我不生气，因为你比我聪明。你教会我懂得戏剧和書本的意义；但是，見鬼，你也教会了我吃牡蠣，为了这些，我一样感謝你。为了討你的欢喜，我也答允每星期讀一本新書，可是我希望有权利享受一些比較有趣的东西！这一点你别拦我！”

夏天过去了，由于哥本哈根来的旅客而籠罩在这里的热鬧，也跟它一道消失了，大路上一片空虛和寂靜。有时候，有几个迟到的夏季客人順便过訪，例如别克律师，翻砂工人奥尔逊，彼得拉·特雷叶和她的小女儿。一般說来，日子过得很单調。

有一天早上，斯文—烏吉哈的脚踏車靠园門突然停了下来；一个姑娘同他在一道，两个人的車上都挂着包裹。

“我們拐弯上这儿来看看你！我們准备去郊游，住在帳篷里，”斯文—烏吉哈向园里的莫尔頓喊过去。

莫尔頓满面笑容，赶紧走到园門口。

“您好，阿格涅斯，欢迎，欢迎！”他把手伸向那少女，高声說。

“早先的一个叫阿格涅斯，”她和他握着手，愉快地說。“我叫安娜。”

“那么，安娜您好……你好，小朋友！”莫尔頓抱住斯文—烏吉哈的肩头，吻他的臉。“請进来，你們大概餓了。”

“不，我們在路上吃过点心，我們自己带着吃的东西。”

“睡在帳篷里不太冷嗎？”莫尔頓問，一边陪他們向屋里走。

“不，莫尔頓叔叔，你猜怎么样，我們有一个双人用的被袋！”

“那自然不冷了！”莫尔頓带着不很坚决的声音回答。老实說，他惋惜幸福的青年时期对他說来是过去了。

他們坐在莫尔頓的書房里，談得很高兴，老奶奶拿着一个装着黃油面包和啤酒的盘进来。

“你們既然这么匆忙，中飯是等不及了，那么，拿这些来点点飢罢！”她开玩笑地說。“如果你們打算玩个尽兴，彼此喜欢得不得了，那反正不能单靠空气生活的。”

老奶奶出去之后，斯文一烏吉哈說：“你的媽媽多好！你可知道？我覺得你的太太象爱倫。她們热切希望做資产阶級。安娜也希望这样。她們中間，大多数是这样的！”

安娜提出抗議，扮了个生气的怪臉。

“嘿，算了吧！”斯文一烏吉哈笑着說。“难道你以为我在青年团里还不了解这一点嗎？有我們支持的时候，你們很好，可是要你們自己站住脚跟却不会！”

莫尔頓竭力使他們和解。

“妇女要解放自己是困难得多的。你要記住，她們几百年来受着这样的教育，要她們象奴隶一般服属于男人。如果她們不这样做……”他想起薇拉，突然停住了。

两个年青人向他告别。

“你要知道，我們只有三天假期，”斯文一烏吉哈說。

看着他們高高兴兴地疾馳下山，轉上海濱大路，心里很快乐。

总之一句，这夏天过得还不錯。对于高漲的物价，也將就应付过去，薇拉也相当和順，在一定程度上，这应当归功于安德萊

逊太太的影响。

安德莱逊太太长得很不錯，穿得也好；出嫁以前，她在一个卷烟厂里做工，因为她是一个头脑清楚、聪明伶俐的女人，当了工厂老板的太太之后，也会得适应新的环境。可是自从在短时期內生了三个儿子以后，夫妇之間的关系变得冷淡了一些。

安德莱逊有一天說："我的妻子比我聪明，可是沒有一个丈夫喜欢这样的。无論如何，当自己的妻子使我为难的时候，我总是很不愉快的。'以前，当我們过着普通工人生活的时候，还可以罵她一頓，糾纏得太厉害的时候，也可以打一下，可是現在我們希望人家称我們做文明人，这样就不合适了。但是尽管有了一切文化，一有点什么，我就怒不可遏，可是沒有办法教她不开口。"

他的妻子很爱吃醋，又会殘酷地折磨安德莱逊。她会用意味深长的冷笑来进行尖銳的攻击，可是臉上装着并无恶意的样子。安德莱逊象一头带着鍊条的熊，憤怒得发抖。显然，他想拉断这鍊条，可是"文明"把他遏制住了。薇拉近来也挖苦莫尔頓起来了，或者說一些隐隐約約的話，可是一般說来，她的举止安靜一些了。

"只是这种情况不会长久的，"老奶奶說。"薇拉想做一个高貴的女人，她在模仿安德莱逊太太。现今的闊太太們是不怕丈夫的了。可是对自已却不大严肃，我亲眼看見她們在海濱浴場的举动。你应当注意薇拉，提防有一天她跟着一个高貴的男人跑了。"

"这倒好了！"莫尔頓心里想，可是他醒悟过来，說：

"媽媽，我以为这是不用担心的。"

"是，当然，你比我聪明！可是我不相信，她和安德莱逊太太

在海濱浴場上呆了那么久只是为了爱莉莎。”

有什么办法呢？莫尔頓对于这事情几乎毫不在乎，連他自己都感到惊訝。

“可是，媽媽，夏天已經过完了，”他回答。

是的，消夏客一天比一天少了。“穷人的恩主”也不再用他那英国的貴族地主的身形来点綴这一片风光了，現在他享受着貝萊为了騎馬旅行而大量建筑的美丽的林蔭大道了。船主們都散归到他們从貴族們那里弄来的田庄里去；商人們也在整理提箱。在海岸南段，漁民們叫做“黄金岸”的地方，留下了几个財主，他們把自己的别墅作为經常的住宅，只有冬天去京城里消磨一两个月。他們把自己認为类似古代半商半盜的航海者一流，其实是想法逃避京城里的重稅。

其余的“老爷們”，数量很多的經紀商，小官員，艺术家和演員，在夏天几个月里把自己的家眷塞在漁民和手艺人的小房間里，自己回到城里。这些是“半貴族”。他們支撑着老爷們的乐园，也被容許偶尔張望一下，可是到里面去却沒有他們的份。

正对高特港，在“貴族”和“半貴族”之間的交界处，聳立着一座华丽寬广的农村式样的别墅，别墅的主人很謙虛地把它叫作“茅廬”。主人是一个不上五十岁的高大肥胖的男人，他也租賃了浴場，使用时間排在莫尔頓之前。他們常常在跳板上相遇。那位闊老爷有点儿象教堂执事，老是穿着黑衣服，每一回都用温和的声气向他表示歉意，說在浴場耽得超过了規定的时間，其实，他总是按时讓出来的。他有一个討厌的习惯，談話的时候，不望着莫尔頓，眼光在水面上掠过，同时把一只手放在爱莉莎的头上，仿佛替她祝福。这只手微微顫动，不知道是由于伤感呢，还是神經过于紧張。不知为什么，莫尔頓觉得他在什么时候認識

过这个人，觉得这个人見他害怕，可是无論怎样也想不起在什么地方遇見过他。

“这一个好叔叔是誰？”愛莉莎不止一次地問。

是呀，是誰呢？連那个对所有的邻居和消夏客都知道底細的奧耳生太太，关于他的事情，也完全說不清楚。她所知道的唯一的事情是，他不做投机生意，可是他还是有錢借給那些陷入困境的人。他自称印刷厂老板，据傳聞，他在城里有一所两开間的仿佛印刷厂之类的东西。但是那儿沒有工人，他要这印刷厂干什么，沒法了解。但奧耳生太太断定决不是为了印假鈔票，因为他的鈔票都是好的。

“大約海里什么魚都有，各种魚都有它覓食的方法。作家先生，您瞧！”她站在厨房里的桌子旁边，剖开一条大鱉魚的肚子，魚肚里有一只有刺的鰕虎，連刺带一切都給它吞在肚里。“有刺頂什么用！您会写尖銳的書，至于奧耳生太太，据說她有一張利嘴。但是人家把咱們两个一样吞吃了。”

是的，这儿有許多不同的魚，各种凶恶的魚应有尽有。莫尔頓很走运：整个战时的社会在这儿表現了出来。一个巨大的水族館！可以坐上几小时来研究个别的形态和它們的生活方式。这儿有全国人見了害怕的高等法院的代表；即使政府犯了一点什么錯誤，他們也可以对它起訴。他們穿上了法官的外衣，人人都会見他們发抖；在这儿他們却象是頂頂平常，甚至是可爱的人，但事实上，他們却是花用孤儿寡妇产业的恶人。他們是社会的柱石，具有无限权威，出席了将近二十个股份公司的理事会，但是依然还能想法把大部份时間消磨在海濱旅館的食堂里。也有一些一个丹麦字都不識的人，一些长着粗糙的臉和滿是汗毛的肥手的胖男人，带着他們的具有异国情調的漂亮女儿。国家的

次要資源，他們知道的一清二楚，靠了他們的协助，大量地流向国外。現在，在战爭时期，外籍职工不可能获得延长居留时期的許可，而这些人却仿佛可以自由通行全球各地。他們想起要到南方去，只要打电話签一个护照就行，一个普通人就得在大使館前排上几小时的队，还得担心被拒絕。

战前年代的特色是一切部門的不稳定状态；似乎正常的生財之道已經用尽了，曖昧的賺錢方法开始繁荣起来。現在暫时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稳定；战爭仿佛提高了这些奸狡的生財大道的地位，保証了行使这种方法的人的生存。每天出現了新的收入的源泉，容許人过闊綽的生活，而正直的劳动者却吃不飽，或者簡直挨餓。战爭是一长串一直很明显的論証的最后一环；当战爭延长下去的时候，現存的制度一个觔斗翻倒了，它里面的罪恶的东西变成了标准，几乎成为生活的金科玉律。难道将在战后出現的新社会，也必須建筑在詐欺和掠夺上面嗎？

大致看来，战爭仿佛想要在世界上稳固地扎下根来；一国又一国地被卷了进去。开始的时候，有些好心的人还相信很快就会結束，用来安慰自己：敌对的两方为了它流血，牺牲生命，将会感到厌倦，发动战爭的禍首也将懂得，使一切遭到毁灭是毫无意思的。

但是現在有許多人希望战爭再繼續若干时間。那些不住在这儿，住在布满水雷的松德海峽附近的漁民，靠了它賺錢；农村的居民也靠它发財，对这事情并不感到任何良心上的責备。虔誠的田庄主認为这是天意：黄油、鷄蛋和猪肉終于达到了应有的价格。庄主塞連·彼得逊每天載了黄油、鷄蛋經过时說：“战爭哪怕再繼續一年也好！”上层社会按照自己的才能做投机生意；他們中間絕大部分毕竟是文明人，因此在进行投机的时候，也譴責

战争的野蛮殘酷。

只有工人們对于战爭的态度，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他們屈伏在重压之下，凭劳动来博取一点微細的工資，可是在同时，工厂老板和船主們一面大賺其錢，一面厚顏无耻地接受国家的粮食补助。越来越多的商品在公司里絕迹了，重新以惊人的价格在黑市上出現。每逢某种商品在市面上絕迹，政府查覚后，就为了“平民”的利益給它規定了最高价格。基本上一切都圍繞着他們。从早到晚，写的說的，都是关心他們的幸福，連教堂里的講台上的禱告和国会里的演說也都是。多年以来，都是由自由資产阶級执政。为了实际上构成国家的“平民”的幸福着想，現在政府里出現了一个工人的代表担任监察部长。这一个措施的效果就象驅虫剂一样：投机商以閃电般的速度把商品隐藏起来，它們立刻象受了魔术一般地消失了。有时，把某些太过于明目張胆的投机商懲办了个把，把他公布出来，为的給别人一个警告和教訓。結果呢，象乡下人把一只死烏鴉挂在馬鈴薯田里，想吓退活的烏鴉；可是烏鴉却老实不客气在驅逐鳥雀的草人身上坐下来。圣誕节前傳聞“穷人的恩主”出了事；因为那些圣誕扑滿里应有的东西不見了。但是他邀請了一个經济上的伙伴，那人把威胁着他的麻煩防止了，他們合伙繼續对平民行好事。“恩主”所获得的国王賜予的勛章也还是純洁无瑕。

莫尔頓經历了一个艰难的时期。他对这种情况和自己的无力发怒。咳，他要是能把人类的寄生虫清除掉多好啊！家庭的糾紛也沒有促使他的情緒好轉。薇拉的歇斯底里又在不断地发作，老奶奶时时有些小毛病；貧乏从各方面圍困着他，挣的錢不够用。最糟的是燃料問題，它貴得簡直买不起。黃油和鷄蛋只能用极微的分量，基本的食物是面包，一天吃两餐麦糊。老奶奶冻

坏了，她吃得很少，但是她很愿意至少每小时喝一杯咖啡。咖啡啊，咖啡啊！莫尔頓也在想喝咖啡，想到心窩下面发燒。只有喝咖啡才能使他的头痛消失掉。

除此以外，大家因为脂肪不足而生病。有一次，老奶奶搀着愛莉莎的手回到家里。两个人都起劲地嚼着一小块猪油，油从她們的下巴上淌下来。她們是到附近一个别墅里去的，为的是把风从繩子上刮下来的一件衬衫送回去。

“爸爸，你知道嗎？他們厨房里桌子上放着很大很大的一块猪肉，他們站在四周割着吃！”

“是的，約莫二三十磅重的一只腿！不知他們从哪里弄来的。大概是在街上找到的！”老奶奶接下去說。“我們在一个小姑娘那里每人討了一小块，无論怎样也忍不住了！”

是呀，怎么能忍哪！看了这两个“饞嘴的”，莫尔頓也口水直流。她們沒有夹上面包就吃下去了！

这样的战爭，看起来，并沒有特别使人难受；相反地，人們的兴致比以前更好了。这是所謂受絞刑的人的幽默，垂死的抽搐，或者是脫身事外的快乐吧？莫尔頓問自己：当丹麦的危险已經过去的时候，对待前綫惊人消息的那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是丹麦人的特征吧？也許就是某些小动物所采用的装死的方法吧？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伪装的人的举动是相当狂暴的：他們享受生活的乐趣，尽量大吃大喝。只有“內战”这两个字能刺激人們的理智。流言到处沸沸揚揚地傳布着：一会儿謠傳德国国內混乱，一会儿說俄国的軍队起义了……

莫尔頓希望看見一切旧的东西在世界大战中崩潰；的确，一切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动。开一个小小的作場、把希望寄托在彩票中奖上的手工艺者，突然挾着一个皮包，以彩票掮客的身份出

現，决心用这种方法来帮助自己的命运。沒有人相信他們会去做这样事情的那些有身份的人，在交易所进行賭博，或者做外币的投机生意。每天人們都在奔向不可知的东西，仿佛預感到旧的是不会永久的。他們正象要从沉沒的大船上逃出来的耗子。

从古以来在你的和我的之間規定下的界限，被抹掉了！曾經一度是誠实的化身的那种人，也象一群烏鴉一样，碰到什么就拿：把晒在繩子上的湿衣服偸走，把搖籃車連孩子一道偸走，以后又把小孩抛在什么地方的台阶边。莫尔頓怕停在街上的脚踏車給人偸去，离开的时候小心地把它鎖上，可是有一天回来，发現輪胎、鈴、口袋和打气筒都不見了。他們对于死人的坟墓，跟早上放在住宅門口給小孩的面包、牛奶一样不放松。老奶奶把报紙上一則关于盜墓賊在夜間把墓碑偸去，剝取上面的黃銅和青銅的消息念給爱莉莎听的时候，发抖了。扒手的偸窃和强奸妇女成了日常的生活。

丹麦的精神面貌也改变了。战前所注意到的自由思想和以生于世界上最文明最民主的国家自豪的那种心理，讓位給諂媚的歌頌了。格隆特維克派的农民和各种不同教派的信徒以及其他人之間的那种区別也消失了：大家認为战爭是天上降下来的恩澤。連那些医生，以前是自由主义的核心，毫不姑息地揭露社会的毒瘤的，大多数也改变了立場，被灿烂的行市所吸引，来替現状辯护，跟統計专家們比賽着愚弄普通人民的技巧。他們用口說笔写来証明阴冷的房子和半飢半飽的好处，为代用品唱着贊美歌，人造奶酪忽然变得比黃油更滋养了，居民的健康情况，照他們的观点，从来沒有比一般平民什么都得不到的現在更好过。

一班哲人說，战爭敗坏了道德。也許，它只是把人們的面具撕去了吧？这儿是一个以人道和自由思想自夸的民族，現在这

一切象脂粉一般，完全擦掉，仿佛一个老了的风骚女人，下面露出了反动的牙齿。軍人重新受到尊敬，旧的殘酷的法律和懲罰措施又恢复了，拥护死刑的人又活动起来了。

一切回复了荒凉！这一种現象，莫尔頓在蓬霍尔姆家里的时候就知道得很清楚。一块地方，化了很大的劳动开垦出来，上面盖了薄薄一层肥沃的土壤，可是很快衰落下去，重新变成荒原。一切老的、根深柢固的东西，始終活在薄薄一层耕地下面，重新又冒了出来。化了几輩子的劳动垦成的耕地，只要两三年工夫就重新又完全荒蕪了。

战爭恢复了黑暗的中世紀，連带着来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对异教徒的殘杀！小市民动起来了，这是常常跟反动派的进攻連在一起的。

只有工人們以冷淡的态度对待一切，馬馬虎虎适应生活就算。他們表示抗議的唯一方式就是打开煤气管的龙头。报紙上时时讀到有些人家，恶意地浪費高价的煤气来了結自己的生命。

九 “宝山垃圾堆”

莫尔頓被邀請去在城外蔬果地区叫做路易·庇护村的居民大会上講話；現在他接到了仓庫員比斯特魯普（就是潛水員的弟弟）的信，說大会就要举行了。当然不能再拖延下去，在十二月初开露天大会，这計划可真奇怪！可是从另一面看，这倒是很适宜于示威的季节：在寒冬的背景里显示出破旧的板屋里的生活，一定会产生特别强烈的印象。

到哥本哈根去之前，莫尔頓到高特港去探訪潛水員的家属，順便代他們向住在京城里的亲戚問候。自从潛水員比斯特魯普

到"危險地带"去以后，他的小家庭生活在經常的沮丧和恐怖之中。时时从那个地方傳来沉船的消息。

比斯特鲁普太太哭紅了眼和莫尔頓見面。

"瞧，担心的事情終于来了！"她也不象哭也不象笑地說。"瞧，事情发生了！唉，我的天，我的天，号哭是罪过，也是耻辱，因为事情还算好。可是我无論怎样也忍不住。"

她把丈夫的信遞給莫尔頓。他担任領港員的那条船，在多格尔暗礁❶附近給德国潜水艇的魚雷炸沉了；他們坐在木筏上在北海里漂浮了三十六小时，后来一只捕魚船把他們救起来，送到爱丁堡❷附近一个港口的小城里。她丈夫把所有的行李和衣服都丢掉了，可是希望能得到賠償。現在他决定加入恰好停在这港口的同一公司的一条船来补償他的損失。

"只要他答允回家就好了！我們随便怎样总可以过日子的。孩子們又这样倔强，父亲长期不在家，我眞难以对付。"她的臉时而要笑时而要哭地扭动着；那个美丽活潑、一直含笑的女人完全不象她自己了。"爸爸不在家，我們这些人一个錢也不値，这是多么不幸啊！可是他一到了那边，他就不愿意回来了，他自尊心太强了。"

"您覺得需要一个男人的权威的时候，把孩子們送到我那里去，我好久不看見他們了，"莫尔頓說。

"可是問題在这里，校长……不，我自然不应該說这个話，因为孩子們很喜欢您。可是校长，他……他向我示意……"

---

❶ 北海里的一大暗礁，在英格兰北部諾森堡兰(Northumber land)海岸东六十英里。

❷ 爱丁堡，苏格兰的首府。

啊哈！莫尔頓大笑起来。人家把他記上黑名单了。

比斯特魯普太太托莫尔頓把几个苹果和一些家制的点心带給小叔的孩子們，她收拾包扎了很久，收拾的时候，时时放下手，茫然地凝視着窗外沉思。她以前那种麻俐的样子，影子都沒有了。

莫尔頓耽擱了很多时間，須得赶紧，才能搭上火車。

可是說比做容易：一切都是一团糟，沒有一件象样的衬衫，也沒有領带。立刻看出，老奶奶有几天不起床了。以前他一直自己照管，把內衣及时拿出去洗濯，可是老奶奶把他嬌慣了。

薇拉只知道嘲笑他的焦急：

"就这样去也行：这些草房子里的听众，大概对于什么人穿些什么是不大挑剔的。可是也許你还須到我們不应当知道的别的什么地方去吧？"她說这番話的时候，带着从安德萊遜太太那儿学来的挖苦的冷笑。

这冷笑把莫尔頓气坏了；他把薇拉痛罵，把她叫做"在一切事情上只看見骯脏东西的懶婆娘"。薇拉大声号哭，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在露台上靜靜地玩着的孩子們奔了过来，也开始大哭起来。他站在她們面前完全束手无策。

老奶奶穿着短裙，戴着睡帽，从她的房間里一拐一拐地走来。

"孩子，这里来，我来帮你，"她用发抖的两手抱住他說。"用不着吵嘴！"她的声音发顫。她在厨房里把电熨斗插上了。"这儿有一件衬衫，您共总只穿过一次，"她溫和地說。"我来把它略略燙一燙，沒有領带，把我的綢带子拿去。今天就对付过去罢，以后我留心，讓你有干淨的內衣。我差不多好了，明天我就起来了……孩子，以后……"她的声音和疲劳的眼睛里充滿了母亲的

爱撫。"对薇拉寬容一些：照我看，她的情形是严重的。她自己还沒覚察，可是我看出兆头来了。也許这一次是男孩子了，你这样希望有一个男孩子，你得爱护她，讓她安安稳稳地孕育。現在她休息了，能足月分娩一个孩子的。"

亏得老奶奶，莫尔頓赶上了火車，不錯，已經在最后一分鐘了。是的，老奶奶！当他想到她的时候，良心就在責备：她的晚景是不很快乐的！她何等使人感动地留心一切，把重担完全挑起来，还要調解他們的爭吵。要是薇拉不反对的話，应当給她找一个帮手。

可是想到薇拉时，他絕对不会带着温暖的感情。从前他常常替她找到一些辯解；只要一离家，他的恼怒和不滿就开始消失了。曾經有一个时候，他几乎記不起为什么发生爭吵。現在他要想象薇拉的可爱的特性是难得多了。她还象从前那样美嗎？大家这样說，可是他看不見。有些时候他动搖不定，一会迷醉于她的魅力，一会又覚得她不美，甚至討厌。現在她尽管有着动人的外貌，他認識了她的本質，这一个念头他无論怎样也不能摆脫。她的本質是什么呢？……在她的外貌之下隐藏着什么令人欢喜的东西嗎？难道一个蜡制的人象也能是美丽的嗎？

可是莫尔頓怎么能忍受呢？为什么不老早跟薇拉脫离关系呢？孩子們把他縛住了，虽然她們并沒有給予他所盼望的快乐。温暖和舒适似乎在他的家庭里耽不久，随时准备离开它；隐藏着的爭吵的威胁一直在屋子的各个角落里伺候着莫尔頓。老奶奶和两个孩子縛住了他，是的，这三个人！老奶奶是还有法子安頓的，給她在城里租一間小小的住屋，再給她設法弄一笔养老金。可是孩子們呢！……

莫尔頓搭电車上凡列茲去探訪彼得拉·特雷叶和她的女

儿。已到了吃早飯的时光，免得她們手足无措，他在高特霍布街上的小店里买了些油炸魚餅和灌腸。

这些木棚占了很大的面积。它們总共不过造了两年，是用在防腐剂里浸过的旧木板盖起来的，可是，却已經发出药店的气味，样子已經很阴暗、破旧了。地基上满是水迹和硝的斑点。到处都是厨房里倒掉的殘余，銹了的洋鉄罐，破瓶子。窗檯沒有漆过，差不多沒有一个地方看到窗帘；窗台上摆的不是花盆，而是空啤酒瓶；一扇窗的窗台上放着一个面包头和紙裹着的人造乳酪。屋子附近是烂泥、融雪和水潭。莫尔頓不得不用脚尖走向彼得拉的小屋子，免得使鞋子湿透。

彼得拉站在門口，刷一件挂在門上的非常破旧的男人衣服。看見了莫尔頓，她面上現出了喜色，但立刻又变成了手足无措的样子。

"天哪，您会怎么想呢？您会怎么想呢？"她高声說。"我和小彼得拉的床上躺着一个年輕的男人！"

"喔，真的嗎？"莫尔頓笑了起来。"这了不起！"

"唉，别說这話！"矮小的駝背女人嬌态地揮着手說。"我是一个老寡妇……罪过罪过！彼得·特雷叶常說……請里面来，为什么站在烂泥里！"

的确，床上躺着一个年輕人，显然他沒有穿衬衫和其他内衣，因为他的袒裸的胸膛露出在被外，他急忙把被往上拉，又露出了一双好久沒有洗的脚。

"这是我的一位同志，他不但沒有工作，而且沒有屋子住，"彼得拉·特雷叶替自己作解釋。

看来，不多久以前，他是漂亮、强壮的，可是現在两頰陷了下去，头发稀疏了，而且失去了光彩。他的嘴半开着，显出疏疏落

落的太长的牙齿。

牙齿中間的縫增加了他的孩子气，他象一个換牙时期的男孩子。从他的外表所显示的看来，大約是一个听天由命，讓人抛在海里的人。他的眼神迷惘迟鈍。他失业了一年半，最近整整一年沒有地方住，一个夏天在公共牧場的矮树丛下面过夜，等到天冷了起来，睡在鉄路旁边曠野上一个公共汽車的廢車厢里。可是有一天夜里回“家”来，发現他的公共汽車被人占了。发生了一場斗殴，他打敗了。“本来沒有多少力气了！”他带着有气无力的微笑說完。

那个当儿，彼得拉·特雷叶看見了他，把他带回自己家里，“因为他原是咱們自己人！”可是他是什么一副样子啊！在斗殴中間，門牙完全被打掉，牙床是血肉模糊的一团。她用硼酸水把它洗滌、湿敷了好久。还得把他脫光了放在报紙上、用刷子把他周身刷过，然后把报紙燒掉。衬衣在水里煮过。

“鬼知道这些‘白皮肤的小东西’[1]是哪里来的，”那青年沒精打采地笑着說。“可是繁殖在所有沒屋子住的人身上。也許它們不愿意我們一个同伴都沒有。”

“不，这是教你不得安静。彼得·特雷叶常說：容忍寄生虫的人，就不是可靠的伙伴。”

带来的食物，沒有东西比它再及时的了。

“要是再加上一杯啤酒倒不坏，”莫尔頓說。

“这不难弄到；棚屋旁边住着一个經常藏着啤酒的人，他偸偸地把它卖給人。”彼得拉拿了莫尔頓的錢去，一会带了三个瓶回来了。

---

[1] 指虱子。

"小彼得拉在哪儿呢?"莫尔頓問。"上学去了嗎?"

"不是……嗯……不是,"彼得拉支支吾吾地說。"不是,我們决定,在同志的衬衣沒有干以前,还是把女孩子打发开。嗯,啦……我把她送到一个朋友那里去了。"她負疚地低下了眼睛。

"很好的主意,"莫尔頓一边站了起来,一边称贊。

"你的生活大概怎样对付的呢?"他們从房間里出来的时候,他問。

"对付的还很不錯。要知道房子是不用付錢的,市政府还給我和孩子一点补助,讓我自己撫育她。母亲們上工去了,我替她們照料孩子,替他們縫縫織織,我們过的还不錯。"

莫尔頓把一点錢递給她,可是她把他的手推开。

"决不能要!"

"帮助你的房客,"他說。"化在他身上罢。"她才收了。"可是留心人家把你赶出去,"分手的时候他警告她,并且狡黠地看了她一眼。

"哎喲,胡說!那倒沒有什么可怕,"她滿不在乎地笑着。"这儿在棚屋里,大多数人是沒有結过婚的。"

城外被雪掩得白漫漫的一片;在胡苏姆和賽堡一带,积雪成堆。下自比斯别尔格区的留格吉甫,上自要塞那边,各方面的人都踩着雪沿田野走来。可見,把这儿的生活情况举行一次展示,这一个主意使許多人都很激动!人們表現了眞正的热情,越过截断这一带地方、作为首都防御工程的一个环节的鉄絲网和壕沟。可是那些被邀請的高高在上的人物,是否也表示同样的热忱,是一个有趣的問題!

在四周圍起来的地段进口的拱門下面,釘上了一块新的牌

子，現在牌上的字不是路易·庇护村，而是“宝山垃圾堆”了[1]。莫尔頓笑了一下：想的不坏！

他突然严肃了。相去不远，在一条寬闊的、給車輛压坏了的、走起来呱唧呱唧的泥路旁边，人們紧紧地簇聚在什么东西的周圍，仿佛圍着庆祝的营火。恰恰在以前蓬的小屋所在的地方，在人群上面冒着烟，小屋本身不見了。人人的臉色都很严肃。

“蓬的草屋燒了。今天中午，只有孩子們在家里，”男人中間有一个含糊不清地說。“他們給自己熱咖啡，可是煤油爐炸了。两个小的死了。事情发生得那么快，沒有办法救他們。”他把包扎了的染滿了血的两只手給人看；他試从窗口里爬进去救他們，可是整个草屋已經給火裹住了。“本来咱們的住所是鬼知道用什么盖的，”他阴郁地补了一句。他手上的綳布給血浸透了。

莫尔頓想起，有一次在圣誕节前把蓬送回家时，看見两个瑟縮的小孩牵着母亲的手。頂小的一个女孩說：“瞧，他又东倒西歪了！”这声音还清楚地在他耳边响。[2]

“大人哪里去了？”莫尔頓問。

是呀，哪里去了？沒有人知道。两个大的孩子跑去找他們了。

一个女人唏噓地說：“可怜的爹娘！蓬簡直要瘋了，他那么喜愛他的小孩儿。”

戴莉莎王后穿着破布鞋在雪地里呱噠呱噠闖着，悲哭着。

“我应該照管他們，应該照管他們一下的！可是腿上还长着

---

[1] “宝山”原作 Eldorado，西班牙語“黃金国”的意思，这是傳說中的一个地方，西班牙的探險家說它在美洲的亚馬逊河和奥萊諾克河之間，遍地都是黃金。

[2] 見第一卷第九章。

鷄蛋大一个瘤，难道到处赶得及嗎?”她突然拍打着自己的青肿的臉。她嘴里叨念着：“你这个生癞疥疮的老蠢才!”她一定已經喝醉了。

半焦的孩子的尸体放在一扇門板上，上面盖一块破的擦鞋毯，也是垃圾堆里找来的。几个訪員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跑来跑去，把木板上的字抄在記事本上，一个又一个地走去看燒死了的孩子。

一个高个子的壮实男人跑来向莫尔頓招呼。

他低声自我介紹：“仓庫員比斯特魯普。”他和他的哥哥潜水員象极了。

“会現在大概不举行了?”莫尔頓問。

“被邀請的政府里的和市政厅的老爷們不会来了，否則他們早已經到这儿了。我們对他們本来不存什么大指望；这一种人，要他們亲眼看看自己亲手做的事，照例是很胆小的。可是想完全避开我們也不成，我們决定自己步行到他們那里去，到国会里去，到市政厅里去，讓他們看看这两个小孩。可是我們希望你先講几句話。”

比斯特魯普爬上一只暂充作演講台用的大木箱。他站着躊躇了分把鐘，望着那两个孩子的尸首，彷佛害怕惊吓了他們似的，然后拍了拍手。

“請莫尔頓講話!”他高叫。

莫尔頓开始說話感到困难。他站在那里，看着这几百个不幸的、在不同程度上墮落的人，社会把他們无情地推开。忿怒在他的胸中沸騰，他遏制不住心里的激动。他如果一开口，他的感情便会表現为一发不可收的痛哭。可是他突然暴怒起来。不，这儿的人需要的不是眼泪，是詛咒，是憤怒！这个哀悼的事件产

生了要游行以示抗議的思想，那就是說，还留着一点沒有灭尽的火星！人的尊严的殘余，还不顧一切地活在这些被擯弃的人的心里！

他开始談到用摧殘了的人类灵魂鋪成的"无主的国土"和沒有人压迫人的現象的天賜乐国。窮人在荒野之中流蕩，自以为是在一切人都平等的国度里行走，最后累了，变成一切都无所謂，因为应当領他們前进、走向新地的那些領导人只是带了他們繞着圈子踏步。需要世間最大的不幸，毫无罪过的嬰孩的死亡，才能使繞着圈子踏步，淡漠无情、一切都容忍的人震动。

"可是当孩子的命运还能使你們激动的时候，你們还沒有完全墮落！"莫尔頓高声說。"你們要記得，咱們不但有与咱們相配的当权者，而且也有着咱們自己愿意忍受的生活条件。总之，讓他們把权力抓在手里，是咱們自己的错，因为咱們据有压倒的多数！你們中間，年紀大一点的，总还記得貝萊怎样对你們說过：'打倒騎在你們身上的魔鬼。'那一回，你們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可是以后你們讓步了，平息了；于是魔鬼又爬上你們的背脊，只不过換了一副新的面貌。現在他坐得舒舒服服，自称是你們的大叔。可是在他的压迫之下，受苦最深的还不是你們，是你們的妻子和儿女。你們知道，他們是怎样生活的！讓我們对这两个逝去的孩子的灵魂提出誓言，以后咱們要警惕，那么他們的慘死不算是完全徒然的。讓我們唱一个歌，唱一个贊頌一切屈辱无告的人們的歌——国际歌作为結束！"

莫尔頓带头唱，大家犹犹豫豫地跟上来。可注意的是，这个歌唱得沒有多久：大多数人不知道歌詞。

人們把一輛手推車推过来，把两个孩子的尸体放在上面，把它当作柩車。莫尔頓趁这个时候去看"宝山垃圾堆"的展覽会。

有許多陈列品很巧妙，这是一个可喜的証明，可見并不是所有工人的胆汁已經枯竭了。一間破的棚屋上題的字是："一个富裕的国家，由我們的領袖实現了的第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憧憬。"它的旁边放着几張破烂的垫子，里面塡的是水草，还带着明显的耗子的痕迹。草垫上釘着一張紙，上面写着："开始是人的垫褥，以后丢在垃圾堆里成为耗子窠，现在我們的孩子睡在上头！"旁边一所更破旧的茅屋，挂着一張自称自贊的标語："蒙特貝罗[1]，理想的住宅，按照市政厅城市建設計划处图样建成。頂楼全部出租，八个房間，一切設备俱全！"另外两所茅屋挂着"幸福"和"大海，我們的安慰！"等招牌。"大海"前面是一个大的臭水潭，眞是一个大海！水潭中央插一根竹竿，上面挂一块紙板，写着"保健机关推荐的露天浴場。"

仓庫員比斯特魯普走过来。

"你覺得我們的展覽会怎样？"

"照我看来，可惜的是貝萊沒有看見！"

"他有着更重大的事情，"比斯特魯普苦恼地說。"咱們的当权人中間，只要有一个高兴到这里来望一望，認識一下我們的生活就好了。他們牵着手走来走去，唱着：'这个国里沒有穷人！'得啦，該是出发的时候了。我們不多几个人：事情临到头上，大多数人就沒有勇气参加游行示威。"

"孩子們的爷娘找到了沒有？"

"娘来了，可是誰也不知道蓬在哪里。他的妻子猜想，也許他已經知道不幸的事情，上酒店里去了。他已經完全沒有用了，一有什么，立刻喝得烂醉。这是自从他被驅逐出来以后开始的，

[1] 蒙特貝罗：意大利倫巴第省的一个村庄的名字。

从前他是一个好汉子。”

莫尔頓走到蓬太太面前，一声不响地握住她的手，她以木然的神气回答他的握手，她臉上一条筋肉都沒有动彈，眼光冷淡得反常。如果她能哭得出来的話，也許要輕松得多。

“咱們排起队来！”比斯特魯普說。“可惜咱們沒有旗子。要是备置一面失业者和沒有屋住的人的旗子就好了！”

游行的縱队开动了，他們沒有多少人，总共大約三十个人。到会的人，大多数借这样或那样的理由散归附近地段的家里去了。

比斯特魯普和莫尔頓在队伍的头里走。他們后面是几个少年儿童推着装两个孩子尸体的手推車，手推車后面是死孩的母亲。大家都脫了帽子走。

走到路上，游行示威的人唱起歌来。最初，妇女們胆怯怯地低声地唱，以后歌声漸漸响亮，所有的人都参加了进去。他們唱的是旧时代的革命歌曲：时間在飞馳和天快亮了。对这些歌，妇女們比較熟悉；一个响亮而尖銳的嗓音，刺耳地飄浮在其余人的歌声之上，那是蓬太太的声音。

迎面来的人，沒有看慣游行示威的，站住了笑。另外一些人高声說：“这是救世軍❶！”有几个人轉过身来，参加到那一小群人中間去，也許由于赶热鬧，可是为了小心起見，他們在馬路边上走。

在勃侖斯哈的蒂伏里附近，蓬从一个小酒店里搖搖晃晃地

---

❶ “救世軍”是基督教的一种反动的国际慈善組織，一八六五年由美以美派教士布斯在倫敦創立的，内部組織模仿軍队。它进行着誹謗的反苏宣傳，是英美帝国主义反动侵略政策的工具。

鉆出来。他的神气仿佛打过架：衬衫的領口旁边撕破了，光着头，摇摇晃晃的站在台阶上，竭力想集中思想，望着空中傻笑。他的妻子叫喊着，向他扑奔过去。

"这里来，你瞧！"她一边拖他，一边叫。"咱們故世的孩子們躺在这儿，他們連自己的父亲是怎样一个人也看不見了！"她把他拖到手推車的前面，揭开了毯子。

蓬跌跌撞撞、順从地跟在她背后，然后站住了，睜开两只朦朧的醉眼。

"你瞧他們！"他的妻子高声叫着，用拳头捶他的背。"这是你亲生的孩子，你原来是这样爱他們的！你瞧，这就是他們！"

蓬听話地把身子向手推車弯下去，手抓住了車边，嘴唇默默地动着。

"你說几句嘛！"他妻子神經错乱地高叫着。"你从前曾經属于兄弟会的，你至少应該能給自己的孩子說几句圣書上的話送送他們！"她的臉变得認不得了，她瘋狂地向四周顧盼。

莫尔頓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肩上，恳求地看着她，手指着孩子們的尸体。这时候她才哭了起来。

蓬把身子俯在手推車上，慢慢地弯下去，一直到自己的臉碰到一个孩子的臉。他竭力想站住，一只手撳在孩子的身上，手陷了下去，发出喀嚓的一声，象冰层破裂的声音。蓬剧烈地抖了一下，带着瘋狂的恐怖凝視着自己的手。然后挤过人丛，跑了开去。

"讓他跑！"她用憎恨的嘶声說。"他躲不了自己！"

两个大的孩子跑上去追赶父亲。

游行的行列又开动了。在方才这一幕情景发生的时候，它显然扩大了。人們立定了，問发生了什么事情，打听清楚了，就

参加了行进的队伍。許多人加入了示威者的行列中；莫尔頓心里想，如果游行队伍这样一路增长下去，游行的人要挤满市政厅前面的整个广場了。

可是当他們走到斯兰盖魯普鉄路的时候，有几个人突然离开队伍向旁边小巷里消失了；一辆装满了警察的运貨汽車从奈列勃罗桥上开过来。

“啊哈，拿木棍的武士們来了！”仓庫員比斯特魯普高声叫。

載貨汽車駛近来了，警察从車上跳下来，列成散兵綫，把街路拦断；他們都戴着鋼盔，可是沒有把木棍抽出来。游行队伍里余下来的人四散走了，只留下三个人：燒死的孩子的母亲，仓庫員比斯特魯普和莫尔頓。

区警察署长的助手，头戴金边制帽，手上戴着白手套，走到他們面前。

“这儿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竭力做出恫吓的神气問。他显然已經把一切打听清楚了，可是莫尔頓还是把情形說明給他听。

区警察署长的助手告訴他們：“你們得上区里去，尸首警察会带去。”

可是蓬太太无論如何不答允和她的孩子分开，抓住了手推車哭叫。于是他們答允她到当地公墓上的小礼拜堂里去，把尸首留在那儿。男人上警察署去供述經过情形。

“嘿，可說是完全失敗了！”比斯特魯普从那里走出来的时候說。

莫尔頓的意見不一样。

他說：“現在当权的人将不得不預先采取一些措施，保証你們有勉强过得去的住所。你要記得，有多少訪員在那儿；报紙上当然要提出这个問題的。在咱們这拖得过久的沉寂之中，他們

很高兴提供一些小小的轟动社会的消息的。”

在这时候，街上跑过一个卖午报的报販。

他高声叫：“惊人的慘剧！沒有屋子的人的居住区发生大火！燒死了两个孩子！他們的游行队伍上市政厅去送达抗議書！”那孩子拖长了調子喊着，仿佛把一个喜訊傳达給人們。

“也許，会有一些什么結果，”比斯特魯普迟疑地說。“再見！謝謝你特地到我們那里去。”

十　吸一口国外的空气

报紙上輕率地把垃圾堆上的展覽会竭力夸張。他們同时也注意到这次抗議游行，虽然口气要謹愼得多。固然，最大报在談到市当局的时候，措詞毫不客气，可是工人报却尽力設法冷却資产阶級自由党人的热情，指出替沒有房子的人建筑住宅需要实行增稅。这一点是有帮助的。自由党的金融专家不反对发表一些有关穷人的激动的言論，可是他們并不希望要他們的話兌現。社会輿論滿足于这样的做法：暫时把几个学校騰出来，交給沒有房子住的人使用，給松特霍姆容不下的那些人；关于存身在郊外蔬菜区的人，連提也沒有提。

有一天，工人报的总編輯斯罗茨霍姆，完全出乎意外地来到莫尔頓家里。莫尔頓心里想：“大概是为了沒有屋住的人那一回事来譴責我的。”可是斯罗茨霍姆的举动非常客气，搓搓手，笑着，最后說：“您这儿安排得簡直令人神往！”他，高个子，身体結实，相貌堂堂，一头濃密的花白长头发，一張善良的象獅子狗似的臉，他給人一个愉快的印象，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在他的举止之間，显露出某种家长制的作风。他年輕时算是一个好的新聞

記者，以保护平民著名；現在他靠过去这点功績贏得的声誉，耽溺在唯心主义的云雾之中……几乎忘記了还有旁人存在着。他不关心报紙，只要把自己在国会里的言論塡滿它的篇幅，就感到滿足了。

这位貴客带着冥想在莫尔頓的書室里踱来踱去，哼着歌剧里的一些小調，显然感到很舒适。莫尔頓一声不响，等客人开口。斯罗茨霍姆有这么一个特点，談話的題目一定要他自己来选擇。如果談話轉上他所不愿意的方向，他心情就变得很坏，一声不响了。

他在莫尔頓釘在門上的一幅軍事行动的大地图面前站住了。双方軍队的陣地用不同顏色的小旗作标帜。

“您想，这不是奇怪嗎！”編輯激动地高声說。“这些大国在使彼此的土地荒蕪，經济破产，可是咱們这个小小的文明国家里面，在这个当儿制定了一份新的宪法，給咱們展开了广闊的远景。”

莫尔頓对新宪法并不热心，它尽管用了許多响亮的字句，依然沒有廢除上議院，也不管青年們对取消选举年龄限制的要求。

“这一份宪法給我带来不少失望的情緒，”他和婉地說，怕得罪客人。“幸而新的根本法絕不是什么世界事件，象各种的立法条例一样，只是行动的規章而已，这类行动的規章必須与行动本身相适应，就是說，要与进步相适应。”

在他看来，把新宪法認为是替后代子孙創造新时代的事件，認为类似革命的东西，那就等于給工人們一个空的奶瓶，而不是給他們眞正的自由，眞正的自由，必然跟經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这話他沒有說出来，仅仅心里想而已。

可是說出来的已經够使客人不高兴了。斯罗茨霍姆把自己

認为是新宪法的起草人之一，驕傲地幻想着以这个身份在丹麦历史上名垂不朽。虽然新宪法要在半年之后才实施，可是在这期間，他将利用一切机会，在演說或文章里提及它，当作一件标帜出大变革的事件，当作民族和国家的一个繁荣的新时代的开始。

“怎么就是您不了解！”他責备莫尔頓。“但是，在政治問題上，你們作家完完全全是一些吃奶的孩子。”

在請他吃一頓在战时說来是美味的早餐时，他的情緒好了一点。老奶奶不知从哪里弄到了半个猪头，把它制成肉冻；一看見这个，斯罗茨霍姆高兴得嘴咧到耳朵边。

“这是难得的美味！”他說。

“这也难怪，不但要花錢买，还要恳求哩，”老奶奶带着諷刺的口气說。

斯罗茨霍姆轉向莫尔頓說：“您还拿地道的啤酒請客！这簡直了不起！可是有一小杯伏特卡来配这样肥美的肉冻，倒也不坏。”

莫尔頓微笑着回答：“伏特卡我們买不起，你們立法的議員先生們，把地道的丹麦伏特卡的价格提得太高了，而和上苏打水的变性酒精，您我都不愿喝。”

斯罗茨霍姆得意地說，他一做了文化部长，一定注意到讓莫尔頓常常有足够的錢来請朋友在飯前喝一杯伏特卡。

“我希望您家里沒有伏特卡并不是因为您要給别人一个良好的榜样吧？”

“可惜不是！但是这也并不妨事。”

“不，这是不需要的，”斯罗茨霍姆激动了起来。“完全不需要！各人都有他私生活上的权利。例如您方才急忙从桌子旁边

站起来，立刻接見某一个工人，也許他来看您只是出于好奇，并沒有特别重要的事务。”

“他来跟我握握手，对我写的一篇文章表示感謝，”莫尔頓回答。

“哈哈，岂有此理！要是我，就一定教他等着。讓自己安安靜靜吃一頓飯总可以吧！”

“他是从哥本哈根騎脚踏車来的，有四哩多路呐。”

“而且您大概还請他吃早飯吧？”斯罗茨霍姆摆出保护人的样子，向他微笑。

“那自然。可是他知道您在这儿，拒絕了。”莫尔頓的口气里带着微微的挖苦味道。

“噢，他們对我很恭敬，这是对的！不然什么結果都不会有。我的意思是說，咱們的运动是强大而壮偉的，比世界上見过的一切都美好，至少从基督教出現以来！”斯罗茨霍姆漸漸表現出习慣的那种演說家的热情，两手在桌子上揮动着。“从来沒有这样高度人道主义的精神在世界的上空飄揚过；咱們的运动的影响将会籠罩全球！可是这并不是說，咱們就必須和路上拦住咱們的每个工人握手。他們有时也向您叫喊嗎？”

“当然。騎脚踏車經过这里的人常常向我叫喊：‘莫尔頓，你好啊！’”

“是啊！沒办法坐在小花园里的長凳上，而不讓他們馬上跟您談起話来。”

莫尔頓一直等着这位总編輯說出他眞正的来意来；他不能相信，这仅仅是同志式的訪問。他們吃过早飯，回到書室里，斯罗茨霍姆談到工人报和它对世界大战的态度。

“咱們站在德国一边，”他說，“不仅因为跟咱們竞爭的最大

报是倒向英国一边的，也因为咱們的运动很多地方亏了德国。除此以外，德国将会战胜，这是不容怀疑的；那边来的一切消息都表示出，德国人民被胜利的强烈愿望所鼓舞，抛弃了一切分歧，团結在一个共同的意图之下，要赢得胜利。在战争胜利結束之后，工人运动的好时光就要到来：德国皇帝，地主貴族和大企业家都把一个新时代許給德国人民。因此，我們希望通过一个熟悉那边情况、善于观察的人直接从那边得到通訊，希望这个人給我們写一系列眞正乐观的文章，如果可以这样說的話。德国兄弟党的朋友对咱們这样要求，咱們有責任滿足他們的要求，正象母亲需要人支持的时候，做儿子的有責任予以支持。”

“可是他們确实有这样的需要嗎？您好象才說过，全体人民都团結在作战和胜利的唯一愿望之下嘛！”

“刺激和鼓励永远是需要的。这些文章将翻譯出来供給德国兄弟党朋友所办的主要报紙，他們将会給您优厚的稿酬。我可以断然告訴您，这是值得答允的，这是独一无二的机会。一般說来，我們当然沒有力量支付象最大报那样闊綽的稿費。关于这个任务您的意見怎样？”

莫尔頓沒有表現出特殊的兴奋。

“您本来也在国内旅行，到处发表演說，替德国辯护嘛，”斯罗茨霍姆总編輯說。

“是的，为了要以一八六四年[1]那种心情来战斗，尽我的力量来阻止我的祖国牵入战争，参加到协約国[2]一边去，因为这会

[1] 一八六四年，丹麦对普、奥作战的时期，国内籠罩着强烈的反德情緒，这次战事，是以丹麦战敗結束的。——俄譯本注

[2]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法、俄的联盟称“协約国”。

无可避免地导致德国人占領丹麦。这是完全另一回事。可是要我去迎合德国的軍国主义者，我不能。而且，我并不以为德国人会战胜，再說，也不愿意他們战胜。”

斯罗茨霍姆惊訝地睁大了两只眼睛。

“您不愿意工人阶級胜利嗎？”

“我并不以为普魯士軍国主义的胜利就是德国工人阶級的胜利。这方面不要对德国人有什么期望。据我所知，由于六四年、六六年和七〇年到七一年的胜利❶，他們已經够受了。打一次敗仗也許会迫使他們重新考虑，懂得他們拥有比武力更可靠的别的品质。”

斯罗茨霍姆在沒有听众的場合，从来不屑和人爭論，他沉默了一下，就告辞了。

莫尔頓拒絕了这个提議之后，有一点儿懊悔：旅行一趟，呼吸呼吸另外的空气，更好地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件，是怪好的！归根結蒂，关于旅途見聞究竟写些什么，这不是在自己嗎？可是如今懊悔已經迟了；在已經拒絕之后，重新提这个問題，說愿意效劳，他不干。

正在懊恼的沉思之中，安德莱逊打来的电話鈴响了：“告訴你，我打算去参加来比錫❷的博覽会；你愿意同去嗎？你帮助我用德語来說明，在那边你作为我的客人，我請你。路費你自己出。”

莫尔頓立刻答允了：看看那些为了統治者的利益进行世界

❶ 一八六四年普、奥对丹麦的战事；一八六六年普、奥战争；一八七〇到一八七一年普、法战争。——俄譯本注

❷ 德国的大都市，在柏林西南。

大战的人过的怎么样倒是有趣的。

他們在火車里舒舒服服地安頓好了，馳向南方的时候，安德萊逊說：

“你知道嗎？我想，換換空气对于你是有好处的，否則，你坐在那儿沉思默想，越来越深的埋藏在自己的思想里，以致不久就会完全看不見你了，你的党里的同志們也都这样說。前天，奧斯卡尔逊說：‘你带他一道到国外去，逼他替报紙写一些关于这次旅行的文章。’”

“你怎样和奧斯卡尔逊相識的呢？”莫尔頓問。

“啊，我們有时在館子里遇到；最近有一次我們一道参加了一次事务性的聚餐；除他之外，还有一些著名的活动家。”

“事务性的聚餐？”莫尔頓莫明其妙地看着他的旅伴。

“是呀。和他們处得好是相当容易的；有几个人我还可以同他們做做生意。哪怕就是这个編輯奧斯卡尔逊；他在做房地产的大投机生意。据說，他和藍胡子一致行动，挖取城外的公园，想拿它的一部分来用作建造貴族别墅的地段，就是那靠海的一头。他們希望貝萊替他們圓成这件事，可是他有点儿固执。得說实在話，沒有什么事情能阻擋他們前进。可是同他們一起消磨时光是很愉快的。他們不是象你那样的人，他們一点沒有无产阶級的气味。你可以和他們一道坐上几个鐘头，一点也看不出他們是工人的領袖，完全象所有的生意人一样，有时甚至把工人詬罵，嗯，这点我却不喜欢。一般說来，他們是一批头脑清楚的家伙；其中有許多人还买过我的鋼琴。”

“貝萊也参加你們的事务性的聚餐嗎？”

“有过两次，我很喜欢他。一般說来是妙不可言的！”安德萊逊回想起来，放声大笑。“你可以想象，我本来象你一样，也是一

个瘋子，也对一切都憤恨！这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我热烈地参加工厂会議和公共集会。工作上的伙伴們百般的把我往前推。現在却覺得实际上照現在的样子就很好，当然，要是沒有这場战爭的話。我現在喜欢貝萊的程度，也許更胜过那个时候。我在年青的时候已經崇拜他得簡直难以形容！”

“眞的嗎？”莫尔頓高声說。

“是呀！因为，这个貝萊，他是一个好汉子，媽的，他的精力多了不起啊！据說領导权是他一手抓着。何况他是一个可爱的汉子。前天我和他消磨了一个晚上；你可以想得到，我們吃喝得很痛快！”

“貝萊也这样嗎？”

“嘿，为什么不呢？他很能喝，比什么人都行！可是你再也想不到，寻常日子在街上遇到他的时候，又是那么振作、严肃。嘿，在国会里和市政厅里，他对一切人都很严厉。順便說說，我覺得你們俩是形影不离的朋友。”

“近年来我們意見上也有一些分歧，”莫尔頓支吾其詞地回答。

“嗯，关于你們之間的关系，我不参加意見，这不是我能懂的事情。但是他对你很有好感，他能替你安排得很好。我差不多相信，他是国内最有势力的人物之一。”

“謝謝，我不希望这个。”

“好，你不希望这个，因为你希望别的。現在咱們要上輪渡了，那儿的早飯要比这里的好！据說有非常好的早餐卖。”

輪渡是丹麦的，尽管在战时，供应的食物的确非常好。莫尔頓第一次看到安德萊逊为了这一餐“地道”的早餐做禱告。得承認这位朋友对于菜很熟悉。

“你为什么吃得很少？”安德莱逊說。“应該什么都尝一尝。”他挑了些好吃的放在莫尔頓的盘里。他是一个殷勤的主人。

“和你們业务上的精美的聚餐相象吧？”莫尔頓問。

“有时还坏一些，有时也还好一些。啊，你在皺眉头，这是不必要的，因为有可能的时候，我要享受一切。你自己常說：战爭結束了，一切都另是一样了，你对这些事是內行。我什么都要尝一尝，不管花多少錢。三四年以前，我連香檳酒的观念都沒有，現在可喝慣了，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別了不起。我什么都愿意尝試尝試，我愿意和身价頂高的妓女大吃大喝，抽頂凶的雪茄，什么都試一試！”

“还是小心些好，否則会象你那些生意上的大多数的伙伴一样，不到五十岁就未老先衰了。”

“是的，在咱們的时代做个生意人是困难的，”安德莱逊沾沾自喜地伸了一个懶腰。

“这样的早飯会損害身体，特別是心脏。我告訴你，小心些！”

“我的心脏一点毛病沒有。我从来沒有生过病，一生白天沒有在床上躺过。”

“我不过預先警告你就是。我注意到，象你这样紅头发紅胡子的人，往往是有心脏病的。何况你皮肤下面有着象雀斑一样的斑点。这是銹，是血行停滞的征象。所以，你得小心！”莫尔頓喝干了三杯伏特卡，乘着酒意，带一点挖苦的味道說。

“嘿，你是在吓我！”安德莱逊惊慌地望着莫尔頓。“难得吃一頓可口的早餐，眞的有这么大害处嗎？”他站了起来。“咱們到甲板上去走走罢。实在說，还需要喝一杯摻甜酒的咖啡，抽一支雪茄，可是吸烟室里挤满了各种各样的紈袴子弟。”

“什么样的紈袴子弟？”莫尔頓挽住他的手問。

"你难道沒有看見这些帽子掀在脑瓜上，带着手表，嚼破的雪茄叼在嘴角上的公子哥儿嗎？咱們的生活过得这么坏，主要是由于他們。"

"你不要过于夸大：我不过預先提醒你一下就是。"

"暧——，你說起来很輕松，你本来是一个預言者呀！"安德萊逊情緒很不好。"即使象現在这样子，咱們也可以过得很不坏；咱們不需要很多改革。当然需要斗爭，甚至每天都要斗爭：可以信賴的人很少，大多数人只要有机会就欺騙你！拿木材为例吧，鬼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应該有木材的地方，連一小块木头也找不到。木材公司里沒有木材供应，而木料却在那些对木材的种类性質一无所知的各种各样商人手里轉来轉去，他們只知道以远远超过买进来的价錢卖出去。他們中間的絕大部分就是这一批年輕的二流子，少爷或是姑爷，他們坐在写字間里沒有事做，咬指甲，眞正的廢料，只会把老子的錢乱花。有几个人为了假造期票和諸如此类的勾当常常找到麻煩。可是現在，他們是一种力量！他們上柏林和来比錫去，在那里訂立各种各样的合同。跟这一类家伙打交道是沒有任何理由做一个誠实的商人的，可不是？我有机会就欺騙他們。你責备我們为了接洽生意請吃飯。可是要欺騙这样黑心的商人，唯一的方法是請他上館子去，好好的把他肚子塡飽，拿黃湯来把他灌醉。开头总是我請客，一到他产生了这么一个印象，我迫切需要和他建立商业上的关系，他可以在大批交易上作弄我，他就神气十足，装作那样一位……叫什么？"

"你的意思是說 Grand seigneur[1] 嗎？"

---

[1] 法語，意即："大紳士"。

“正是，正是！我得記住这一副神气。他装作一位大紳士，想表示他很 ля……ля……”

“Large[1]，”莫尔頓替他接上去。

“是呀，Лярш[2]。这些字实在說不上来。”

“当他兴奋的时候，你要懂得，你非得好好的灌醉他不可。这以后，要不把他玩于股掌之上，那才是十足的傻瓜。”

“这叫作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是呀，可是，你看見嗎？很难辨别誰是騙子，誰不是，对誰应該誠实。似乎我暫时还能做一个誠实的人。可是如果你听到关于我的另外一些事，你也許要跟我断絕关系了！你說怎样，咱們下去喝一杯咖啡吧？”安德莱逊重新又高兴起来。

来比錫的住宅荒，比之丹麦还要严重，可是博覽会的管理处設法保証到来的人都能在当地居民家里获得住所。經过长时間的奔走，莫尔頓在一个小旅館里找到了房間，他們給他在浴室里擱了一張床。博覽会的組織人也設法开了一些館子，可是那里的食物，比之丹麦的小飯店里还坏，中等館子只供应飲料。莫尔頓不是嬌养慣的，在若干时間內和当地居民过同样的生活，借此可以彻底認識这个国家的經济情况，他一点不反对；他习惯于这样的旅行。可是安德莱逊对于类似这样的情形，連听都不愿意听。

他說：“要知道我并沒有打仗。他們旣然把我請到这里来，他們得保証我有象样的食物。你不会使我相信，所有这些德国的工厂老板和批发商人，不管他們怎样爱他們的祖国，会滿足于一碟熏青魚和一盆号称为湯的热水。等館子打烊之后，咱們要

---

[1] 法語，意即：“大方”。

[2] 此处表示安德莱逊讀音不准

注意他們!”

因此他們就打听到了有一些大館子，大部分是宵夜館，只要有錢，那儿什么都能买到。

商店都是空的；肉鋪子里照例只有一只硬紙做的火腿放在橱窗里。博覽会里所有的貨物差不多都是代用品，或者陈列在那里做广告的。这一次旅行远不是使人快乐的。安德萊遜沒有发現什么他生产上所需要的資料。假使碰上什么适用的东西，由于那儿的种种阻碍和禁止輸出，交易依旧做不成。

国外的情况，跟国内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居民在挨餓，对战爭感到疲倦，宣傳得那么厉害的热情久已消失；車站上挤得水泄不通的兵車，并沒有人民群众欢送，至多在月台上的柵栏門边有几个哭泣的妇女。如果一个兵士偶然搭上了普通的客車，不是常常受到亲热的招呼的。街上关着門的小店面前，都排着长长的队伍，这些店一天中間只开上个把鐘点，而且沒有定时。因此人們往往在早一天就排在那里，毫无怨言地等待；可見他們已經习以为常了。有很多人預見到等待的时間很长，带了小的折椅来，冻的格格抖，坐着看报。莫尔頓和安德萊遜站定了看着这些可怜的行列时，总有人指着后面对他們說：

“排后面去!”

莫尔頓解释說：“他們要咱們排进队伍里去，德国对任何种类的流浪人都不耐煩。”

“見他的鬼!”安德萊遜生气地說。“他們对这件事就这么喜欢?”

“嘿，也許太喜欢了。这些人中間，每一个人在一定程度上有着一种自我虐待的要求。你沒有注意到嗎？昨天在酒店里，我把德国人民称作上帝的替罪羊的时候，所有的酒客，眼睛都閃

出亮光来。德国人习惯于有人来折磨他們，在整个历史上他們一直受着磨难。到了最后，他們把苦难当作一种神圣的东西来接受。”

安德莱逊身边带着很大一笔錢，打算买进大批的德国廉价鋼琴。

“我找到了一个資本雄厚的新的金融家，”他說。“他的加入股子純粹是被动的。他名字叫伏尔夫；他有一所别墅离你家不远，好象叫做‘茅廬’。”

莫尔頓認識他。

“他現在整年住在那儿。”

“可是他告訴我只有夏天在那儿住。他城里还有住宅。”

“带一个印刷厂。一般說来，他看来是一个出色的干才！”

“是呀，錢他有的是，口才也不坏。圣誕节时候，他騙了我一百克罗納去救济他的穷人，做作得很不錯。如果这儿能作成一票好生意，那么为什么不做呢？”

可是看情况不大可能：德国鋼琴的身子不錯，但是內部簡直是廢料。

“他們从来不会制造好的机件和鍵盘，”安德莱逊說明。“他們真正需要什么好的东西的时候，就向法国去訂購。他們一定还有法国的材料。告訴他們我不要他們那些战时的廢料！”

法国材料有，可是用在乐器上，战时是禁止的。

“这一切爱国主义！”安德莱逊說。“这就是一种危险的瘋狂！生意必須比什么都重要。你告訴这个工厂老板，叫他把牌子刮掉，象昨天我要法国酒的时候，那酒店老板做的那样。”

工厂老板笑了起来。

“这不是由于爱国主义；我們德国人，是实事求是的人，并不

那么蠢。这是銀行家的花招。他們在經济上資助了我們制造鍵盘和机件的大厂，現在希望用这样的方法来收回他們的錢。当然，不管什么爱国主义不爱国主义，我是关心把貨物脱手的。假使你們答允保守秘密的話，我破一回例，把牌子刮掉！”

这样，安德萊逊就訂了一个五十架鋼琴的合同，他高兴的象小孩子見了圣誕节的樅树一样。

“但是那儿並沒有說出內部机件一定要法国貨啊，”莫尔頓給他指出。

“这沒有关系；我們互相拍过手心，这就够了。我做了一票好生意，它給我足足带来一万克罗納。現在咱們坐車子去看看他們的‘祖国’罢。”

他們决定到慕尼黑去一趟，那里还保持着和平时期的景象。中途在紐倫堡[1]停留了一下。安德萊逊要在那儿拜訪一个业务上的朋友。

赫尔茨鋼琴厂的老板在紐倫堡有一个厂，他本人住在离城二十公里的一座古堡里。这座古堡象鷹巢一般栖在陡峭的山坡上面，从那儿展开了一片草原和牧場的远景。赫尔茨是一个矮小肥胖的巴威利亚人，長着一張多肉的闊臉，濃密粗硬的胡子，鵝蛋形的脑壳，上面稀稀疏疏地長着些剪得短短的象鬃毛似的头发。他亲自駕着他的汽車接他們去，老远就把古堡指給他們看。

“我把它买进来，目的是为了要在眞正的古代拱頂之下喝喝啤酒，”他得意地說明。“您知道嗎？啤酒只有在拱頂下面，深深的酒窖里喝起来才有味道。慕尼黑人假使不想出門的話，往往

---

[1] 紐倫堡是德国巴威利亚州的一个城市。

在四层楼上給自己建筑起仿造的拱頂来，在那儿喝啤酒。可是我是地道的德国人，我不喜欢这样。这些仿造的拱頂并不眞正悬挂在你的头頂上。我坐在我的酒窖的拱頂下面，喝着啤酒，唱着‘我們的主是坚固的堡垒！’我就仿佛置身在战壕里，在某种程度上参加了战爭，为自己的祖国服务。那时，我覚得沒有什么东西能动搖德国，我們将会在这一場战爭中获得胜利，一定会贏得这一場战爭的胜利！”

在这阴沉的、騎士的大厅里面，火爐里燃燒着大块的木柴，火爐前面的橡木桌子上，过节日似的摆列着烤鵝肉、野味和許多珍貴的冷葷；鵝肝作餡的斯特拉斯堡❶式的肉餡餅，用香醋洋葱制成凉拌菜样式的葡萄园里出的蝸牛。

“好家伙！……”每一道新菜上来的时候，安德萊逊就叫起来。“很应該这里来一趟学学吃法！我們家里可不能这样款待客人。我还以为你們这儿食物供应的情况不好啦。”

“嗯，要知道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过着这样的日子的，”赫尔茨自滿地回答。“他們也沒有足够的本錢来享受这样的文化。可是我們，一切都依靠我們支持着的，可以过得稍微好一点，这是很自然的。”

他們不得不在那里过夜，这样他們就有机会在地下室厚厚的拱頂之下，来亲自試驗一下啤酒的效力。毫无疑义，慕尼黑黑啤酒强烈地把人的头脑醺得昏沉沉的；工厂老板赫尔茨把这个小宴会叫做“集会”，在他們“集会”期間，他自己喝了二十杯，安德萊逊年輕时候的酒量不算坏，勉强維持到十杯。

深夜上床的时候，安德萊逊說：“他眞正是一个魔术师。在

---

❶ 斯特拉斯堡，阿尔薩斯的首府，当地的食品很出名。

啤酒这一行里他是一个大行家，他喝酒的本領比制造鋼琴还高明。”

下一天，赫尔茨送他們上火車；他們先参观了他的厂，現在主要是制造軍火，枪托和手榴彈的柄等等。

工作完全由妇女担任，将近两百人；男人全部都应征入伍了，除了老板的儿子，現在在厂里当会計員。

“他批准了免役，”赫尔茨眯縫了一只眼睛向他們說明。“可是在目前情况之下，有一个男人在家是很不合算的。”他捻着手指，仿佛在数鈔票。

“見他的鬼，难道这事情也办得到嗎？”安德萊逊叫起来。

这几个男人巡視她們的行列的时候，女工們在交头接耳，对他們嗤笑。

“她們非常大胆！”安德萊逊說。“約束她們大概不容易吧？”

可是赫尔茨說和她們是容易融洽的，比男工容易得多。她們差不多从来不为了工錢和諸如此类的事情鬧事。

“你所以能住在古堡里，我現在懂了。象那样的女孩子能賺多少呢？”

“嗯——嗯，約莫十八馬克一星期！”

“那么，按照目前的物价，她們是在挨餓了，”安德萊逊恐怖地叫起来。

“不，如果她們懂事的話，她們可以多賺不少。当她們表示不滿，打算談判增加工資的时候，我告訴她們：‘不要給进行着战爭的祖国制造困难了，咱們的兄弟父老，在前綫本来已經够困苦了，別增加他們的困苦。咱們大家得犧牲一点。’”

“他媽的，我懂了，問題就这样解决了！他原来这样来获得廉价的劳动力的！”安德萊逊迷惑地望着莫尔頓。然后他那講求

实际的精神又苏醒过来了。"可是那些男人都在前綫了?"他詰問。

"那些工人,是的。但是生活較有保障的人留在这里。所有一切优秀的男人是最能鑒賞妇女的!"赫尔茨輕佻而自滿地把头低了下去,这样一来,他下巴下的肉折子就显了出来。

"歌德!"莫尔頓带着微笑插嘴說。

"啊,对,歌德! 他对于一切卓越的德国人来說,是一个难以企及的模范!"工厂老板叹气說。

他們重新坐上火車的时候,安德萊遜說:"这簡直难以理解!我以前还以为,战爭把所有的德国人团結成为一个大家庭,象人們教导咱們的那样。"

"为什么这儿的人一定比咱們的好一些呢,你以为参加一次大斗毆会提高人們的品質嗎?"

"我不喜欢你把世界大战叫作斗毆。在小学里的时候,咱們就已經受到教导,战爭是人民受到考驗的偉大时刻。"

"是呀,非得粉飾一下不可啊。否則財主和闊人都躲在家里的时候,怎么能迫使一个普通人把它負担起来啊。"

安德萊遜哆嗦了一下說:"嘿,你这人可真清醒,老天爷見怜,嘿,你这个人!"

"那么照你看起来,战爭是上天降下来給咱們培养高尙感情的嗎,你說?"莫尔頓笑起来。

在慕尼黑,比起在柏林和来比錫来,生活要好过一些。这儿人們不是坐在荒瘠的地上的,他們的背后展开着从事农业的巴威利亚,巴威利亚的农民只勉勉强强把他們的剩余农产品讓一点給他們所不喜欢的从事企业的北方人。莫尔頓和安德萊遜到慕尼黑时,正当謝肉节❶頂热鬧的时候,不錯,大規模的狂欢是

禁止了，可是在私人家里，到处举行化装跳舞，莫尔頓的熟人們都很关心，想讓他和安德莱逊快乐一下。

“怎么，今天咱們又要去看圣經故事嗎？”安德莱逊在夜間欢宴之后，略略睡了睡，早上醒来問。他指的是古画陈列館。

“不，今天咱們上新的繪画展覽館去❷，”莫尔頓回答。

“好。所有这些参孙、亚伯拉罕❸以及其余的一伙人，也許很出色，可是話得說回来，实际上大概全不是这样子。”

安德莱逊更喜欢现代主义的画家，他直接得到感受，可是莫尔頓很难理解他們。

“这象黑人音乐一样；穿着木鞋按着它的节拍跳起舞来，自然会使你移情。再說，我是制造乐器的，特别适合探戈舞和爵士乐❹的乐器。”

他們惯常在歇里赫尔餐館里吃飯，那儿可以吃到烤猪肉，規定每星期两次，实际上是每天都有的。

安德莱逊說：“这是完全合理的。能因为国家在进行战争，就教人們挨餓嗎？”

“穷人即使在巴威利亚也一样挨餓，不可能有两样：飢餓能提高人的人格啊！”

安德莱逊把一只手擱在莫尔頓的肩上，温良地向他懇請：

---

❶ 基督教国家里，在大斋节前一星期叫謝肉节，这期間人們举行宴会跳舞，又称狂欢节。

❷ 指慕尼黑的繪画陈列館，有新旧两所。——俄譯本注

❸ 参孙是圣經里的一个大力士，事見旧約士师記十三至十六章。亚伯拉罕原名亚伯兰，希伯来人的祖先；事見旧約創世記十二至二十五章。

❹ “探戈”，南美洲的一种黑人舞蹈；“爵士”，美洲的一种黑人音乐，二者都是欧美舞厅里最流行的。

"咱們准备乐一下，讓咱們把旁人暫时忘了罢。"

有一天晚上，他們走进路意波尔特咖啡館，艺术界在那儿举行跳舞晚会。大厅中央空出一圈地作为舞池，但是四边散置着許多雅座，可以舒舒服服吃飯喝酒，同时看着一对对的舞侶。莫尔頓坐在雅座里，安德莱逊走进舞池去。这个高大强壮的紅头发的北方海賊，在一場舞結束的时候，搀着一位女士，把她送到座位上，非常成功。女士們爭着邀請他，使他长久不离开舞池。在两場舞中間的休息时間，他摟着舞伴的腰，飞也似地赶到莫尔頓那边，每人喝一杯阿斯曼紅酒❶，重新再去跳舞。他和什华宾画家侨居区来的一个年輕女人跳的次数最多，等到散的时候，什么地方都找不到安德莱逊。莫尔頓对于安德莱逊的失踪毫不在意，自顧自回旅館去，不錯，他的朋友身上带着不少錢，可是，看起来他不是落在坏人的手里：这个少女大概是某一个什华宾画家的模特儿和情妇：按照习惯，她的主人允許她在謝肉节的时候快乐一下，寻一点外快。

早上，安德莱逊仍旧沒有出現，莫尔頓利用这机会去看看上次到慕尼黑时一些熟識的地方。奥迪安戏院后面的文艺咖啡室里，以繆薩姆和韦代肯特❷为首的一班善于諷刺的人仍旧在那里集会，对德国說一些不伤人的刻薄話。

他們一看見莫尔頓就問："你知道最近的新聞嗎？上帝害了自大狂！"

"眞的嗎？有些什么表現呢？"

"他自以为是威廉皇帝。"

---

❶ 德国的一个小鎭阿斯曼豪逊(Assmanshausen)所产的一种紅酒。

❷ 韦代肯特（Frank Wedekind, 1864—1918），德国戏曲作家。

莫尔頓也訪問了久已失去联系的出版社。风傳那些老的自由战士在战时大大的向右轉了，他很想知道是否因为这个緣故他們才和他断絕通信了。事实超过了傳聞。平民社的同事，一班根深蒂固的老怀疑派，都变成了瘋狂的爱国者，他們盲目地崇拜愷撒❶和普魯士軍国主义，为了文化，他們恳求莫尔頓在这次偉大的战爭中无条件支持德国。莫尔頓見了这一班从前的諷刺家感到不舒服；他們最近的一些俏皮話的风趣还留在他們的舌尖上，可是他們已經卑躬屈膝地向上帝和愷撒祈禱了。他赶紧告辞，作家留特維希·妥瑪❷和出版家柯尔菲茨·霍尔姆送他到門口。妥瑪斯·海涅❸塑的一只獅子狗还立在基石上，貪婪地張开一張血淋淋的大口，拉断的鉄鍊乱堆在它的脚边。莫尔頓拿住鉄練的一头，他的两个同伴装出一副虔敬的嘴臉。

“这練条得用一个金环把它重新鍛接起来！”他低声說着，走了出来。

傍晚时候，安德莱逊到了旅館里，和平常一样精神抖擻，兴致勃勃。

“喂，这是一个多妙的城市！”他抱住莫尔頓叫起来。“唉，多舒服啊？”

“皮夹子呢？”

“皮夹子沒有事。好极了！”安德莱逊把它掏出来，在空中揮舞着。“我想給她两百馬克，可是她听都不要听。世界上还有着

❶ 見第一八二頁注。

❷ 留特維希·妥瑪(Ludwig Thoma, 1867—1921)，德国作家，慕尼黑平民报(Simplicissimus)主編。

❸ 妥瑪斯·海涅(Thomas Heine, 1867—1948)，德国諷刺画家，对普魯士的反动势力常常加以諷刺，一九三三年納粹当政后，流亡国外。

高貴的女人！她說她喜欢的是我这个人。好，这一笔錢給你去付房錢，咱們应該准备回家了。”安德萊逊突然不作声了，手里拿着打开的皮夹；彷佛在計算什么。“他媽的！”他咕嚕着。“我記得清清楚楚把它們放在这一格里的。那么，我飯后在她的躺椅上打瞌睡的那一会儿，她到底把它拿走了！手脚倒做得干净，嘤？！”他惶惑地笑了起来，可是究竟覺得不痛快。“簡直把我偸光了！好吧，把它記在生产費的帳上，咱們动身回去罢。”

十一 “瘋 人 路”

老奶奶和莫尔頓很快就得出結論，通过他們屋边的那条路是作为“黃金岸”和眞正的漁村之間的界限的。路本身是一道境界綫，在这道界綫之外，是一切反正发不了財的人住的。极边上靠海岸的地方，住着那半瘋的鞋匠赫塞尔堡，一直幻想着蓋一座有許多房間、可以出租給消夏客人的小房子。他的后面，是走路时候一直把头倒在一边，唉声叹气的园丁。然后是休列費尔小姐和一圈子經常变換的女伴。靠近莫尔頓家的一所别墅仍旧空关着。

老奶奶狡猾地看着莫尔頓說：“咱們就不要提自己嗎？”

另外一边則是那小学校和它的一对象猫狗同居的“浪漫情侶”。再上去一点是那个差不多酒醉糊涂的巴斯季安，到这里来的时候是一个叫化一般的雇工，娶了尼尔斯·汉森的女儿之后，很快的把老头子剩下来的一点錢敗光了。那老农民現在过着非常穷困的生活，在别人家里找各种各样的零活做，晚上就在他們的杂物間或谷仓里过夜，女儿侍候消夏客人。巴斯季安自己呢，臉色緋紅，象一个女孩子，专門哄騙农民中間的傻瓜。再远一点

住着那建筑师的半瘋的一家，被遺傳性的精神病困扰着；夫妇俩把自己的家产花光了，現在靠祖父母預見到而存在监护院里指定給他們的孩子們的錢过活，一个交际广闊、老奸巨猾的律师慢慢地把这錢取出来。在莫尔頓家的斜对面住着一个眞正出海去的漁民，可是他并不穿着暗藍色的羊毛衫在碼头上炫耀，加上他，就把这个画面补全了。

"它应該叫做'瘋人路'，如果这样，那么也得把咱們算在内，"老奶奶說，神气之間，整个一伙人中間，仿佛就是她自己不是。"只可惜旁边那座屋子空着。"

最近期間，她开始用批判的态度来接受一切，現在对这所别墅已經不那么感到高兴。当然，她有一个助手的时候，这情况就消失了。

她是否只把薇拉一个算在发瘋的里面，或者她同意流行的意見，把莫尔頓本人也包括在内？无論如何，对他无条件地贊賞，已成过去的事情了。有时，她的臉色清楚表示出："哎呀，你这个大孩子！"有时候呢："你眞蠢！"她不再关心他的工作了；如果有时候，他念一点什么給她听，她就說："是呀，这很好，簡直叫我淌眼泪。可是这有什么意思呀？"甚至在她看来，他也确确实实地在变成无可救药的空想主义者了。

老奶奶要"瘋人路"上住滿人的愿望不久就实現了。在上面这次談話之后，过了两天，邻近那所别墅里就有人活动起来了。莫尔頓在厨房的楼梯頂上把栏干釘牢的时候，板壁那一边的大門开了，两个女人站在門口，点头微笑。

"我們也来了，"她們俩搶着說，带着假牙齿所产生的特有的发音。"現在只等装我們行李的卡車到来。先生，您的楼梯上可以看見海濱的大路嗎？啊，您有沒有看到磨坊山上有一輛卡車？"

莫尔頓并不看見任何卡車。

“它还到不了呢，这里离哥本哈根很远。”

“我們不是从哥本哈根来的！这一位是包艾森太太，眞正出身在南法尔斯吉尔的包艾森家的，我姓楊曾，我告訴您，是洛兰省人；我們都是大官的孀妇，我們在一起过活，因为靠年金生活，两个人容易周轉些，也不覺得寂寞。等行李一到，我們收拾好以后，請您全家光临。”

“今天到我們这里来喝一杯咖啡，”莫尔頓回答，深深受到感动。

“不，我們要等收拾好了，自己也能接待你們的时候，不能不注意礼节啊！我必須告訴您，我的丈夫是一位高級軍官。”

老奶奶在厨房里叫喚莫尔頓，把楼梯上的这場表演打断了，之后，他在园子里来回走着。他的思想被这两个女人占据了；新来的人常常引起他的幻想；这儿許多事情似乎是不可理解的；那种糾纏、礼节，特别是她們的外表有点使他迷惑。包艾森太太有着一張青灰色的浮肿的臉，眼眶下肿起一大块；楊曾太太，那位軍官的孀妇，眼神里有一种奇怪的歇斯底里的表情，看了令人惊奇。她瘦骨嶙峋，太阳穴上挂着几綹花白的鬆发。她們看上去不象她們自己所說的那种人，她們有一种悲慘的、引起莫尔頓的同情和好奇的什么东西。

老奶奶走到他身边。

“你眞的把圍墙砌高一点才好，”她低声說。“新邻居家里的厨房門是开着的，她們一直在門旁談天，有意讓咱們听到。这些人我不大喜欢。”

“媽媽，你变得这样多疑了！”

“是的，可是你也太輕信了，不用玩什么花巧就能騙取你的

信任！我听見你請她們来喝咖啡。这事情我和薇拉都不会太高兴。”

“媽媽，她們不来呀。”

“当然会来！你放心，她們会来的！”

两个邻居真的在飯后喝咖啡的时光来了，还带了些布鞋来。

“这是家里做的鞋子，”她們說，“早上梳妆时候穿的。我們是做着消磨时間的，而且是专为宫廷里的人和国王的跳舞会上用的。假使您要的話，可以給您太太留下一双。”

莫尔頓給薇拉买了一双，可是她不要。于是他就送給老奶奶。

她冷冷地說：“我早就需要一双拖鞋，夜里起来的时候穿，”两位女太太都显出恼怒的样子。

“哎，我們該回去了，需要把东西收拾一下，”她們离开的时候說。“等我們一切安排就緒之后，請你們来看看我們布置得多好。”她們說这些話的时候，容光焕发，仿佛預示着一种超人間的幸福。

“嘿，她們身上大概連一件衬衫都沒有，”薇拉說。

“是呀，可是她們还能有什么东西可以自豪，这是令人感动的，”莫尔頓給她指出。

“呸，小心你的感动罢！”老奶奶憤憤地說。“現在你怕摆脫她們不了了！”

可是卡車一直沒有来过，老奶奶看見一个車站上守夜的推着一輛独輪車送来了一只小的安乐椅，还有一些家具。

“这是离婚的女人，你們看罢，”她說。“这种人总是两个两个牵連在一起的，可以更便于向男人进攻。孀妇的行徑不是这样的。”

“不管怎么样，她們和咱們这条路很相称，”莫尔頓笑着說。

“是呀，象咱們所有其余的人一样的瘋子，”老奶奶放声大笑。“可是，反正不能讓她們太接近咱們。”

莫尔頓从他的阳台上向展开在南面的地方望去，不由得不感到詫异，在这儿，貧富之間，象公山羊和母綿羊一样，界限分得那么清。那儿，在南边，穷人的草屋連存身的地方都沒有，而这里呢，在一个个小山上都盖满了古式的消夏别墅，墙上纏满了藤蔓，还有正面是列柱式象宮廷一般的庄子。目前它們都紧閉着。“黃金岸”正在冬眠中。反之，莫尔頓在夏天看不見的、仿佛在地下消失了的漁村，現在清清楚楚地显現出来了，一点都沒有遮蔽。賺錢的机会和表面上的一点幸福，跟哥本哈根人一道消失了，現出了毫无粉飾的貧穷。这地区发生了显然的改变，仿佛回复到原始的状态。季节工人和靠一夏的收入来維持整年生活的小地主們，現在什么都不做。漁人們从閣楼或边屋里爬出来，重新占有了自已的房間。藍色的羊毛衫收拾了起来，等到下一季用，有的把漁具拖出来，忙着修补的工作。可是还沒有到眞用到它的时候。大部分漁人一群群坐着談論一夏天的收入，計算着由于物件毀坏而受到的損失。可是他們一面在咒駡消夏客人，一面依然希望下一个夏天能把自已的房子租賃出去。

这个冬天恰巧又长又冷。严寒老早就到来，而且无穷无尽地延长下去，可是穷人沒有东西生火。北海上任何燃料都不能运来，德国的潜水艇把煤船都击沉了。从德国輸入的少量的煤和焦炭，价錢漲得那么厉害，只有富足的人才买得起。

“咱們得在吃上头省一点，”莫尔頓說。“节省一点，总还可

以馬馬虎虎吃飽。”

現在他們开始只吃麦糊粥，为了省一点燃料，白天坐在同一个房間里。莫尔頓重价弄到一点儿木柴，通过当地的管理处得到两車泥炭，原来純是泥土；每星期一次，花三十克罗納买一百公升焦炭。

孩子們过份淘气的时候，莫尔頓对她們說：“現在咱們得彼此照顧些。你們要記住，咱們必須大家一道坐在这里！”

她們記住这一点，拿了自己的玩具，靜靜地坐下，非常可爱！有时望着坐在桌子旁边工作的莫尔頓，打算对他說些什么，可是馬上就互相拦住了。达格瑪尔悄声說：“爸爸写字。”爱莉莎也悄声地糾正她說：“不是，爸爸写文章。”

可是对付薇拉是頂困难了：她情緒不好的时候，什么都不理会，仿佛有一种遏不住的需要，不管当时的情形，要暢快一下。其余的人尽量的順从她，可是在这艰窘的时候，这是困难的。

“她大概又有孩子了，”老奶奶說，“或者她硬是这样想。”

一般說来，老奶奶在許多事情上都不再顧問了，跟她的性格相反，她变得沉默謹愼了。可是，有一天黃昏时候，莫尔頓偶然走进孩子們的房間里，看見她在窗口哭。

当他釘住她問的时候，她回答說：“世界既然是这个样子，可哭的事情太多了。从早到晚听号哭、責駡，看她发神經病，你以为这样的生活是愉快的嗎？”

“媽媽，我看，这并不关我的事。”

“如果她不愿意的話，你千万不要讓她再有孩子。无論怎样，不要再去对别的女人献殷勤，这是做得到的。她断定說，你在追求附近的每一个女人，在别的城市里也都有你的情妇。她說，因此你常常这样跑来跑去做报告。”

莫尔頓放声大笑。

“不是，媽媽，这大概是你在說笑話！难道我是这样一个唐璜[13]嗎？”

“我怎么能知道唐璜是怎么样一个人！我只曉得女人們常常很喜欢你，你当学徒的时候就这样，这一点象你爸爸。你还是上楼去設法把薇拉开导开导；她大概在你的書房里。”

莫尔頓上楼走到自己房里的时候，薇拉踡成一堆，躺在长沙发上。跟老奶奶談过之后，他設法跟她好好地說。

“我得工作呐，”他冷冷地看着她說。

她站起来，拖着脚步，走了下去。

这是怎么回事，真的呢，还是在演戏？这样行步艰难，弯腰曲背的样子？薇拉病了嗎？还是精神反常？还是象魔鬼一样发狠？无論如何，許多事情都被她破坏得无可救葯，她仿佛不愿意这个小小的家庭在这样艰苦的时期真正团結在一起……她又在翻他的文稿吧！

薇拉关心莫尔頓的工作，是一件意外的新鮮事。丈夫不在的时候，翻遍了他的手稿，有时候整几張都不見了。当莫尔頓写到女人的当儿，她就受不住；那时她就走过去抱住他問，为什么不再把自己写的东西讀給她听了。假使他上了当，有时甚至讀得很感动，她就装着天真的样子問：

“你在哪里認識她的？”

“認識她？我造出来的。”

---

[13] 唐璜是西班牙傳說中的一个人物，生活放浪，到处勾引女人，莫利哀曾用他的故事写过一个剧本，就叫唐璜。普希金的剧本石客也是根据这个傳說写的。

"哼，这是誰也不相信的！不可能造得这么生动真实。"

"这对我說来完全是恭維。那么，即使在你看来，我也是很有才能的了！"

可是她反复坚持，这里有不干不淨的事情。最后莫尔頓发了火，把薇拉推出門外。

于是她害起头痛来了，然后和丈夫无休无歇的談着他們之間的关系！那么，只有一条出路，带上自己的所有，离开家！

但愿有足够的力量，忍耐到孩子們长大一些的时候！显然，薇拉以为，他坐了三等車到各个城市去旅行，对那些半睡半醒的听众作报告，在每个月只由报告人用两次的冰冷的被褥里睡覚，在路上受冻，吃得很省，好在可怜的酬报里节省下一点錢来，这一切都是为女人。恋爱事件！他跑来跑去是搜求艳遇！当然，这事情有时候会发生的。他对着激动的青年人演說，誠心誠意地把真正使他痛苦的东西随意說出来，那么，就有真正的爱情故事了！下星期他又要上瑪尔梅、哥德堡和斯德哥尔摩[1]去寻艳遇，向革命青年联盟作报告。他对于这一次旅行，老早先高兴起来了，而且把自己的事情安排得不必急急忙忙回家。

晚上突然来了一个客人。莫尔頓听出他的声音，在楼梯上就喊了出来：

"弗雷得力克[2]，是你嗎？"

弗雷得力克·斯多尔倍和莫尔頓热烈地握着手，回答說："正是我。近来怎么祥？咱們好久不見了。"

"是呀！我以为你見我討厌了。"莫尔頓热情地大笑起来。

---

[1] 斯德哥尔摩是瑞典的都城，瑪尔梅和哥德堡都是瑞典的城市。

[2] 弗雷得力克·斯多尔倍，爱倫的弟弟，貝莱的舅子。

"哎喲，我那时候是傻瓜，跟着老头子們的意見跑。現在我是一个工团主义者了。"

"好吧，这反正比旧的好些，"莫尔頓謹愼地回答。

"你能告訴我，有什么更好的嗎？"

不，这莫尔頓說不出来。

"如果把玷污工人运动的一切肮脏洗刷了，那末，它的核心也許是健康的。"

"这是要大大的清洗一番了！对所有那些肥胖的走狗怎么办呢？或者把他們裝到阿瑪格尔❶去，把他們炼出油来？"弗雷得力克·斯多尔倍笑了起来。"順便提起，你可知道，斯文一烏吉哈坐牢了！"

莫尔頓不知道这件事。

"这小伙子写了一本反軍国主义的小册子，判了两个月监禁。报紙上沒有提起这事情，他是貝萊的儿子呀！斯文一烏吉哈这小家伙也狠狠地攻击了王室！社会民主党的領袖們却不喜欢，特别是这个当儿，他們剛得到党的批准，参加宮廷里的庆祝会。"

"你看見你的姊夫嗎？"

"沒有，我已經不再是家里的寵儿了，貝萊太自高自大了，他不关心自己的亲戚。他認为讓猪玀到自己家里来是沒有好处的，它們只会把一切东西乱翻。"

"嗯，貝萊自高自大！这不象他从前呀。"

"关于爱倫姊姊是不用說了。她是彻头彻尾的一个貴太太了！我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工作，在一个批发商的别墅里，发大

---

❶ 哥本哈根城南的一个島。

水的时候，地下室都灌满了水。今儿我想起来望望你。还有些事情：你是喜欢夜里工作的，你不需要什么东西在熬夜的时候提提精神嗎？听說，你們这班作家是要喝酒的。”

莫尔頓笑起来。

“你要知道，那是地道的作家們！他們眞的从酒瓶里汲取灵感，因此在全国人的眼里得到惊人的声誉。可是其他只有从生活中間取得材料的作家，不如說仅是一些依賴艺术生活的普通人。”

“你眞的認为自己是一个普通人嗎？”

“是的，但不是由于謙虛，我还以此自負哩。”

“我有点不大了解。”

“要知道，我認为眞正的人，那种不滿足于一年做一次生日，每星期日吃牛奶面包和咖啡，而要求每天都是节日的人，是一定还要出現的。直到現在，咱們的举动象一些胆怯的豺狼，站在旁边，等獅子吃殘下来。可是替人类准备飲食的却正是咱們这批普通人，在精神方面，也是这样。”

“資产阶級却永远不会同意这样說法的。”

“这对于咱們是无所謂的，只要咱們的人不再繞着圈子踏步，以自己的要求不高为得意。黑麦、小麦长得很丰饒，足够大家吃的时候，吃着树皮做的面包，这算不上什么德行！比尔一戈略克对于生活久已看够了，只是沒有享受过：現在应該帮助他成为一个普通人。”

“噢，是这样的意思……实际上，劳动是最大的快乐，特别在你心情舒暢，自己有一个家，孩子們长大了，已經在讀書，妻子有时間可以做些自己的事情，如此等等的时候。当你站在一座大建筑的脚手架上，或是在一个好工場里工作，那儿不許有一点欺

詐，一切都順利进行，那时候，你覺得世界上最最快乐的是能創造一些什么出来。如果酬报不錯，工作日很正常，因此晚間可以休息，和家里人在一起，那就更好。一句話，如果你的工作日意味着……”

莫尔頓說：“是的，劳动是唯一眞正的享乐，在劳动之后，沒有任何苦澀的回味！当你喝了咖啡之后，工作特别輕松，它极能振作人的精神。”

“見他的鬼！我本来想說这个事情，可是你一心高談哲理！”弗雷得力克叫了起来，当下从口袋里掏出一大包咖啡粒子来。“瞧，这是給你的！媽媽可以把咖啡粒在小鍋里烤一烤，小磨床也不难弄到。”

“天哪！你哪儿弄来的？”

“征用的！我在一个大庄子的地下室領导工作。在发大水的时候，水灌进地下室，这是很危險的，因为食品都在那儿：香腸啦，腊腿啦，罐头食物，整排整排的！酒，一袋袋的咖啡、可可，还有其他。你可以想象得出，在工作的时候，簡直饞涎欲滴：一切东西都在你的鼻子跟前！还得特别留神，不要讓伙計們偸了什么。这是非常吸引人的，我很了解他們！可是偸总是不应該的。”

“这是什么样一个充滿了牛奶和蜂蜜的奇怪的地下室？”莫尔頓問。“这是某一个投机商人的吧，是不是？”

弗雷得力克眯紧眼睛，点点头。

“我想，这儿所有庄子里都有着这样的儲藏，因此商品就不够咱們用了。奇怪的是，你知道，坐在投机商人的滿是食品的地窖里，却啃着自己的涂人造奶油的面包片！他时时还来看看我們，在歇午的时候，他一定来望一望，仿佛怀着什么鬼胎。他开始来欺騙我們：談到祖国，說咱們大家同舟共济，說不管有錢的人或

平常人，人人都应該对社会有責任感……可是同时他的眼睛在一个个架子上搜查，是不是缺失了什么。他带着使人肉麻的声音說：'这里所有的一切是給儿童医院的，是給有病的穷苦孩子的！所有这一切都是送来这里保管的。'我有时候手痒得很，想狠狠地給他一个耳光。"

"去告发他，"莫尔頓說。

"見鬼哩，这有什么用处？总是官官相护。而且咱們也不承認警察和那些当权的人。"

"对！那么，照你們看来，这一个投机商人，实际上并不那么坏？"

弗雷得力克斜看着莫尔頓。

"对不起，别挖苦了；还是注意注意貝莱的好。"

"他有什么事情？"

"沒有什么，只是一个大蒙兀儿人[1]或者另外某一个土耳其人到他家里来作过客，他們一道經营販卖奴隶的生意。"

"我不懂你的話。"

"是呀！这个土耳其人是来这里替德国的軍火工业征募丹麦工人的，交換条件是，德国人供給咱們煤。据說，这一个主意很打动了貝莱。"

"那么工人們呢？归根結底，一切都是决定于他們的。"

"五金工人中間失业的很多，因此說服他們是不大难的。而且，如果他們不自愿同意，还有影响他們的其他办法。津貼……"

---

[1] 蒙古帖木儿的五世孙巴卑尔侵入印度，一五二八年灭印度的路提王朝，建立蒙兀儿帝国，一五六九年統一全印度。十九世紀中为英国所灭。一般用大蒙兀儿人这个名詞来称統治印度的蒙古人。

"貝萊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你以为这样? 咱們瞧着罢! 据說他已經同意了。試試看,你能不能把那土耳其人玩弄一下? 这在工人中間会产生好的印象。有許多工人看到咱們从事販卖奴隶的生意, 非常憤怒。咱們的报紙是听你的意思的。"

"你老是叫他土耳其人, 其实他是德国人, 而且是社会民主党的党員。"

"那是完全可能的。可是, 你还是把他痛駡一顿吧! 嘿, 我該走了。說到那咖啡, 你放心罢, 这不是偸来的。有一只袋破了,咖啡漏在石灰里, 分不出哪是石灰, 哪是咖啡粒子了。'連一半都沒有了,'那批发商人叫了起来, 而且暴跳如雷。我說: '是呀,可怜那些生病的孩子,可是我們馬上把咖啡粒子拿起来数一数罢!'好吧,再見! 祝你好!"

十二 煤! 煤!

下一天一清早,貝萊打电話給莫尔頓。

"同你太太一道到我們这里来吃飯,咱們好久不見了。有新来的两个德国人想和你見見面。可能的話,早一点来,咱們倆在其余客人到来之前聊聊天。"

"很有意思, 这新来的是什么样人呀?"薇拉問。"也許就是那土耳其富翁吧?"

"土耳其富翁?"莫尔頓大笑。"这又是誰呀?"

"昨天在我家里的时候, 爸爸說, 有一个百万富翁从土耳其或是另外什么地方来收买咱們, 要咱們站在德国一边。是晚报上这么說的。那上头还說,土耳其人跟貝萊商談过。"

莫尔頓产生了一种印象，貝萊的邀請和弗雷得力克·斯多尔倍所講的新来的人之間有着某种联系；可是他覺得跟薇拉談正經是不必要的，因此他說：

"这是黄色小报！专登載一些謠傳和謊話，加上聳人听聞的标題。"

"报上說，他穿着絲綢长袍，写关于穷人們的文章，丹麦的領袖人物都在他的手里，因为他給过他們錢。他是一个大投机商，而且是非常爱好女色的人。报上这样說：在欧洲的各国京城里，都有他的家庭、老婆和孩子。而且他坐头等車旅行，一定一个人独占一个包房間。"薇拉就怀着这样的情緒繼續講下去，仿佛她有意要触到莫尔頓的痛处。

"那是一个地道的藍胡子了，"莫尔頓嘲笑地回答。"可是留心不要失望。"

"哎喲，但愿他是这样的人！"薇拉渾身抽搐，簡直高兴得发抖。"能看見一个稍微有趣一些的社会民主党人是不寻常的。"

貝萊住在斯德哥尔摩街上，因此，他們不用走多少路。但是，莫尔頓和薇拉不是到得最早：貝萊租住二层楼的那座象王宮一般富丽的独門独戶的房子前面，停着一輛"洛尔斯·劳伊斯"牌[1]的大轎車。

一个系白圍裙的女仆放他們进去，接了他們的大衣。貝萊和爱倫都沒有出来接他們，莫尔頓心里不大自在。在曙光村的时候，他們常常老远到田野上来接他們。

走进办公室，貝萊照往常一样殷勤地招待他們，并且向新来的客人介紹。塞尔伏斯博士背向他們坐着翻閱文件；他把整个

[1] "洛尔斯·劳伊斯"，英国汽車和飞机引擎工业的最大壟断組織。

皮面的大安乐椅占滿了；莫尔頓第一次看見这么龐大的背部。两只手象大腿一样粗，充滿脂肪的背脊之上，一个圓錐形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很不相称的小头，长在脖子的紅銅色肉折子上面，那些肉折子折成三叠，象打足气的一些橡皮輪胎。那新来的客人好容易从安乐椅上站起，几乎連椅子都带了起来，可是一脫离了椅子，就异常迅速地轉向走进来的人，把一只长滿茸毛的大手伸过去。

“塞尔伏斯博士。我很荣幸！”他对莫尔頓說，又殷勤地吻了薇拉的手。

当他握住她的小手，把它完全淹沒在他那粗大的手掌里，用他的小眼睛盯住她的时候，她的心别别地跳。仿佛一头龐大的野兽，用两条后腿站着，要把她吞食似的！“他的身体，大概也全是毛茸茸的。有这么一个丈夫，大約是够可怕的，”她心里想着，凉了半截。

貝萊愉快地对莫尔頓說：“你来了很好，否則我一个人很难同时和两位同志談話。”

塞尔伏斯博士有一位同伴，一直謙遜地坐在暗处。

“布洛赫博士！”他自我介紹。“但是，我与其說是一个党內的同志，不如說是一个同行。我的专业是文学。莫尔頓先生，和您相識，我很高兴。在我們国內，您有很多讀者，主要在工人中間。”

塞尔伏斯博士不安地在房間里走来走去，仔細看挂在墙上的貝萊的同志們的团体照，和大的公共集会的相片。他显然餓了。尽管胖，可是他的步履惊人地輕松，而且富有彈力。他象一个浮动水雷那样轉动着，把一顆滑稽的上尖下圓的头伸在前面。可是就在这时候，餐厅的双扇門开了，臉紅紅的有点儿侷促的愛

倫在門口出現。

"請进来！"她带点侷促不安的神气說。

"啊哈！"塞尔伏斯博士第一个向餐桌扑奔过去。

爱倫象常时一样，准备了一頓很好的早餐：冷的伏特卡配上青魚、熏鰻、肉冻、醋汁浸的魚肉、烤肉，还有其他美味的菜。塞尔伏斯博士在自己的盘子里每样都装上了，高高兴兴地喝着。啤酒是装在一些长頸金头的瓶里的。

"Ah das schöne Bier!"他面呈喜色，叫了起来。"Aber einen Krug, einen Krug!"❶

莫尔頓把他的話翻譯出来，爱倫簡直不知所措了。

"可是我們一只啤酒杯都沒有，"她向四周打量着，毫无办法。

可是塞尔伏斯博士跳起来，抓住火爐上一个插花的大陶瓶。

"So ist's recht!"❷他說着，把瓶向她递过去。

"天哪！要知道这瓶要装三公升哪！"吓呆了的爱倫叫起来。"我們沒有这么多啤酒！"

他們两人共同努力，把啤酒倒进瓶子里，爱倫准备再从瓶里斟給塞尔伏斯博士，可是他摇摇头，带着笑容，把陶瓶从她的手里接过去，举到唇边，毫不間断地一口把它喝干。爱倫不知所措地看着貝萊，貝萊安詳地微笑。

"卖酒的地方还有，"他輕輕地說。

"家里沒有了，"爱倫也輕輕地說，她完全不知所措了。

"那么，差人去买，"貝萊低声說。

---

❶ 德語，意即："哎喲，这是好啤酒！来一大杯，来一大杯！"

❷ 德語，意即："这就很好！"

爱倫走到办公室里，打电話去添啤酒。

餐桌上的談話是无精打采的。莫尔頓开始要把他偶然漏出来的句把話翻譯出来的时候，塞尔伏斯博士搖头說：

"Nachher, nachher!"[1]他忙不过来。

但是在摆着咖啡和雪茄的办公室里，他却发表了一篇冗长的官样的演說。他强調不是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的身份，而是完全以私人資格来的，可是使人有这么一个印象，他恰恰是受党的委托，至少是受到它的支持的。莫尔頓和貝莱都知道，大战开始前不久，他在德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参謀总部里起过显著的作用，出过一种对第二国际的思想和策略有决定性影响的机关刊物。

他对待事务的态度是非常正式的，和方才餐桌上的举动完全两样。轉变得这样突兀，使人难以相信这是同一个人。他雄辯地描写了工人运动，大体上指出，它經过无政府主义的和工团主义的宗派主义，发展成为有組織的完整的世界运动，包括人类生活的各方面，由此，工人和企业主之間的矛盾也賴以消失，因为企业主也是这个偉大的整体的一部分，一个組成部分，他們的利益有許多方面是和工人的利益一致的。"Verdaue die Hostie und du wirst sie los!"[2] 可以提出来作为这个新信条的格言。

"回到普通人的队伍里去，"莫尔頓微微冷笑着，把它翻譯出来；这是丹麦社会民主党所宣布的最新的口号。

塞尔伏斯博士指出：被各方面所攻击的德国工人运动的改良主义，是这个进化的自然結果，而这个进化本身又是整个历史

---

[1] 德語，意即："以后再說，以后再說！"

[2] 德語，意即："把圣餅消化了，也就把它摆脫了！"

发展的結果。馬克思主义是必然要修正的！生活本身很久以来就在进行这一修正，为了不至于后退，必須按照現代的观点来适当地檢查綱領和理論方針。这个解答的邏輯的結果，就是德国工人运动对已經爆发了的战争的积极态度，与政府和軍事統率部的合作以及对罢工問題所采取的态度，罢工在今天被認为是对社会有害的。到处有着这样的进化，但是，在德国的无产阶級中間，这种进化开始得更早，展开得更猛烈，这是由于它的祖国是主要的工业强国，而它本身又是国际工人运动的領导者，已經走在最前面的緣故。德国是社会主义的搖籃，馬克思主义的发祥之地。虽然如此，它在所有的国家之中，还是首先把馬克思主义重新审查，从徒然的阶級斗爭走向合作的时代。

德国为了生活而进行战爭；德国的工人清楚地認識到，这次战爭，实質上是它自己的战爭。因此它現在的战斗口号是："Gott, strafe England!"[1]

莫尔頓插嘴說："換句話說，它必須要成为帝国主义者！"

"也可以把它这样叫，"塞尔伏斯博士友好地回答，"不过对这个名詞要加上一些別的意义。我們的产业工人沒有任何經济基础；他們的很大一部分原料是外来的，粮食也是如此，他們沒有广大的世界市場就不能生存。可是英帝国想尽办法不讓他們到那里去。我們的工人、企业、巨大的金融資本和貴族地主阶級同样关心着，要剝夺英国的世界霸权。"

"把它抓在自己的手里，"莫尔頓怀疑地微微冷笑。他已經听到过这句流行的关于工人沒有立脚之地的話。"把英国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消灭之后，替所有的民族扫清一条自由的道

[1] 德語，意即："上帝，懲罰英国吧！"

路，难道还不够嗎?”

塞尔伏斯博士微笑，差不多象人們对一个大孩子笑似的。

“有誰会拒絕更好的东西呢? 德意志民族到底也应有吃一块肥肉的权利呀!”

“吃一块肥肉的权利? 这完全是資本主义的精神!”

塞尔伏斯博士露出笑容。

“对! 对! 今天这是資本主义的精神。可是我們要使它成为社会主义的精神。为什么不把这两种主义連合起来，看看会得出什么結果来呢? 一个新的神童，是不是? 社会帝国主义!可是它必須是互相恋爱的果实;需要从两方面来的吸引力，恋爱的热情，那就更好!”

“工人这一方面，大概是缺乏这种热情的。”

“您这是多么旧的眼光。如果全世界的运动在衰退，那是因为它沒有找到新的目的，新的理想。我們必須鼓舞工人們;战争在这方面是最强有力的影响。因为这，我剛才……嗳，我現在轉到我的事务的核心上来了。您知道，丹麦，是一个小国，一个很小的国，你們的工人，仅仅通过我們德国人的帮助，来参加各种世界規模的大运动。在世界的利潤中間，也沒有你們的份，因为你們的失业情况很严重。在大国不得不把工人送上前綫的时候，一个中立的国家会有失业工人，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 你們缺乏創造力，否則，你們将会利用你們的工人作为工具，来打敗那些大国。这样的时机已經到来了!”

貝萊同情地点点头。

莫尔頓反駁他說:“我們沒有鉄，又沒有煤。”

“你們两样都有。据我了解，失业情况在五金工人中間特别严重。把几千五金工人送到我們那里去，你們将获得鉄和煤，那

时候你們的五万失业工人也有了使用的地方了。莫尔頓先生，这是帝国主义的新方式！”他开玩笑地把一只手举到头上，仿佛擋开人家的拳头似的。“請不要誤会我的意思，”他愉快地接着說。“問題根本不在于要把你們的人民拖进战爭里去，对这一事情你們太柔弱，战爭我們自己会贏的。你們的工人将帮助我們制造軍火。你們的五金工人是聪明人；这样艰难的时期讓他們閑蕩是可惜的。我們很愿意多送一些炮彈給英国人。”

莫尔頓說：“我們不会慫恿工人去做这个事情。”

“貝萊先生答允，立法手續方面他去料理，您可以去說服工人們。他們很听您的話。”

“可是，这事情我不行。”

“請好好考虑一下！”塞尔伏斯博士跳起来要告辞了。可是一直不开口的布洛赫博士請他等一会，从公文皮包里摸出一本小册子来。这是新刊物“Die Brücke”[1]的內容要目。这刊物的宗旨是要在瑞士、荷兰、比利时和斯堪的納維亚国家的脑力劳动者之間建立起一座桥梁来，也可以說，在德意志帝国周圍建立起一条眞正的緩冲地带来。布洛赫博士要求莫尔頓答允和他的刊物合作；这个刊物将用德文出版。

莫尔頓答允予以考虑。

“那么，在德国，大家估計的确会打胜嗎？”

“絕对，”布洛赫博士回答。“这是絲毫怀疑都不可能有的。”

“Aber selbstverständlich!”[2]塞尔伏斯博士自言自語地說。

---

[1] 德文，意即：“桥梁”。

[2] 德語，意即：“这是不言而喻的！”

貝萊和莫尔頓送客人上汽車。駕駛室的玻璃一落下，塞尔伏斯博士已經坐在駕駛盘前面，开动引擎。

"試想，假使你們工人領袖們能使机器重新开动的話，那結果将是怎样！至于銷路！德国在这次大战中的需要是无底的！貝萊先生从事政治方面的事务，莫尔頓先生在工人刊物里支持他。Famos![1]我們在前进报上就知道您，一枝好的鋒利的笔！不錯，它并不常常合我們的口味。您远远地过左了，我的朋友。可是这沒有关系；当然，您的抗拒也可由此說明。Servus![2]"他把一只戴手套的肥手揮了一下，"洛尔斯·劳伊斯"向前飞奔而去。

他們上楼的时候，貝萊說："这是一个好汉！这样的胆略！从他身上令人感觉到世界的广濶。"

可是他給予莫尔頓的印象，却是某种奇怪的野兽：軍事投机家和德国大亨的混合物。

"初次相会不算坏，"有点恼怒的貝萊回答。"你对人的判断下得太快了！他毕竟是咱們兄弟党的代表。"

莫尔頓冷靜地接着說："这样的家伙他們有的是。他們用金錢来支持党，据說，甚至愿意把資金供給那些領袖。同时，他們和大企业主保持联系，他們的行动是为了国际財閥的利益。他靠替土耳其人收購谷物来发起百万家財来的。"

"你倒知道的眞清楚，"貝萊挖苦地說。

"我在那儿的时候，工人中間关于他的事情談的很多，可是我沒有一次听到过好評。但是党的領导却非常器重他，甚至以

---

[1] 德語，意即："那好极了！"

[2] 德語，意即："再会！"

有他为驕傲。”

“他那协同工作的主意是不坏的！如果咱們能使生产恢复，那对咱們国家的意义多大！正是为了工人們啊！你自己不是也跑来跑去参加会議，就是在現在战爭期間，也为跟德国保持良好关系而努力嗎？”

“为了遏制咱們国內的某种报复主义情緒。但是从这里倒变为德国軍国主义的忠实仆从，这一跳太远了。而且这个家伙……”莫尔頓嫌恶地皺了皺眉头。

“他的計划是好的，要知道咱們不是伪善者！”貝萊的口气里显出了恼怒，他勉强抑制住。“讓工人們替国家获得燃料来发动生产，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时咱們就能把企业主逼得走投无路了。”

“使工人們习惯于妥协，讓他們墮落下去。”

“徒劳无益的反对难道倒好嗎？在外国同志这一方面，他們从自己的經驗中汲取教訓，我覺得是聪明的。关于工人、关于社会方面，咱們也学会了一些共产党宣言上沒有談到的东西。咱們必須扫清自己道路上的一切……是的！不管怎样！連咱們自己一点微不足道的創业也不会保持。当工人們还沒有成熟的时候，空談改造社会有什么意思？他們还需要鞭子哩！”

“为了他們的幸福，你不准备发动他們嗎？”

“不，我要遵循現有的情况来行动，我要做一个現实主义者。我不再不脚踏实地，凭着幻想飞翔了。且說，你什么时候起完全归附工团主义的？”他突然带着敌对的口气問。“你漸漸的成为一个眞正的彼得·特雷叶了！”

莫尔頓听到这突然的抨击，猛一哆嗦。

“那时候，你也覺得在彼得·特雷叶身上和他的理想里面有

着某些积极的东西，”他一本正經地回答。“要知道彼得·特雷叶是为他的理想而死的！”

“他是由于歇斯底里死的，这是他的死因！”貝萊冷冷地反駁。“这样的自由使徒們一般总是給人以一种神經病者的印象。”

“毫无疑义，对市儈們說来是这样的！”莫尔頓辛辣地把他打回去，同时站起来走了。

“他們安排得眞不錯，”走到街上的时候，薇拉說。“你沒有看到全部住宅嗎？門打开了，整条拱廊可以看見。”

莫尔頓沒有回答，他的心緒非常恶劣。事情显然已經决定；他們認为沒有和他商量的必要。他們只希望誘致一些同謀的人。

十三 曙 光

莫尔頓被邀請到瑞典去做几次报告，可是他动身的时候，象往常一样，情景是有点儿黯淡的。薇拉向他暗示，旣然他出去寻欢作乐，那么，也休想她会坐在家里。这有点象隐秘的恫吓。而且两个小女娃都受了凉，躺在床上。幸而老奶奶起来了。

上火車站的路上，凉爽的冷空气帮助他摆脫了煩惱。够了！不是一切都系于跟妻子的关系好不好。要知道生活是那样的形形色色，他現在有了一个生活目的，为着它生活是値得的！莫尔頓打着口哨走进車厢。

他选擇了一間靠边的小房間，想一个人坐。在公共車厢里，常有这一个或那一个“黃金岸”的紅人坐到他身边来，拿些廢話来觸恼他。

他們还不能了解他所采取的立場：大約他生来就有些不正常，脚先出来❶或是类似的其他情形！他們不再邀請他上他們

家里去。可是想把他拉上正路的那种微弱而虚荣的希望，依然在他們的談話里透露出来。“为下层社会的幸福而作的工作，酬报好嗎？”他們带着有点愚蠢的神气問，一面仔細打量他的衣服。“大概不特别好吧？一个人有了您这些錢是可以替自己安排得很好的。”

下一站，一个哥本哈根的大商人走进車厢。打走廊上走过，他向房間里張了一張，过了不多时候，回轉来，殷勤地打了招呼，在莫尔頓的对面坐下来。

“我沒有把握，您認不認識我。我姓馬京，魚类批发商馬京。但是我很認識您。这儿在海濱，我們大家对您都很熟識。”

“但是，不是从好的方面！”莫尔頓預測到以后会发生什么，先来一个直攻要害。

这个商人是属于“黃金岸”的上层社会的，他終年住在那里；但是，莫尔頓在学生会的时候就和他会面过。在那儿，这个商人算是“柱石”之一，仅仅难得几回出席过。

“我当然不属于为地方增光的人物之中，”莫尔頓意义含糊地接着說。

“我不能同意您的看法；您是一个理想家，理想家总是地方上的光彩！我們自由党人，很愿意讀您的作品。但是同时也感到惋惜，您不参加自由党人而参加工人运动。工人运动，說实話，无論如何不能認为是自由的。要知道，自从职工組織巩固了、扩大了，也迫使企业主組織了起来以后，在咱們国内就沒有旁的东西的地位了。如果完全說老实話，不得不承認，咱們的社会制度，可以非常正确地叫作职工会的暴政。”

---

❶ 指出世的时候脚先出来。

“看来，您自己和您的同志們，在暴政的桎梏之下，发迹了，”莫尔頓带着微笑說。

“发迹！发迹！您才猜想不到，我們得怎样地奋斗。这次战爭里假使再多一点思想性才好，否則永远彈的这一套老調：物价越高，工資也越高！亲爱的作家，这是唯物主义，純粹赤裸裸的唯物主义！嘿！这本来已經包含在名称的本身里面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我們的全部商业人員和办事处的人員馬上就要充滿了这个思想了。結果怎样呢？看一看你們的領袖罢。这儿是我的早餐，”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包来。“您怎样想法？这些先生們是否同意，单以喝点好的伏特卡，吃两块肉排为滿足？”

莫尔頓一点沒有想替社会民主党領袖們辯护的意思，可是“黃金岸”的居民們却絕对沒有权利責备他們过豪华的生活。

“我觉得，判断人們，不应当根据他們自己取多少，而应当根据他們应許别人取多少，”他相当尖銳地回答。“假使从貧困的环境里长大起来的人，后来有了大量享受生活上的幸福的机会，对待这样的人是可以不必这样严格的。”

“看来，您的意思是說，我一点都不愿意給别人，也許說，我是靠别人生活的嗎？我僥幸地有这样的信心，还有不少人靠我养活哩！不錯，在你們的陣营里，大家責难我拥有一个百万資金的企业，付的工資太低。可是我認为一个作家应有远大得多的眼光。如果我不积累資本，而把它耗費在职工們的高額薪金上，我就不能維持一个在城里說来是最大的、而且无疑是最廉价的棧房和百貨公司。我設法給穷人們少一点，是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但是許多人，您也是其中之一，既然把唯物主义塞滿了工人們的脑子，他們不懂得这一点，是完全很自然的。可是，那些小农們是完全另一阶层的人，在文化意义上，他們比工人要高得

不可計量。”

“小农們真的在您店里买嗎？我以为他們是宁愿到消費合作商店里去的，”莫尔頓带着有点幸灾乐禍的心情說。

“当然，这些消費商店是討厌的东西。可是絕大多数的小农，在政治上是支持自由党人的。”

莫尔頓放声大笑。

“啊，这又是一个有趣的幻象：丹麦的小农，自愿束縛在財閥的政治战車上！这可以說不但是高尙；而且是加上了調味的高尙了。可是您还說到穷人中間的唯物主义！”

“是的，在工人中間，但不是在小农中間。”

“这算是唯物主义，不是太廉价了嗎？”

“廉价？您指的是什么？”

“在責备无产者的唯物主义的时候，您真的相信您自己所說的話嗎？您心里不是在暗笑嗎？特别在您把两块奶油面包作为德行的模范显示給人看的时候。要知道您携带着它，只是为了表現給自己的职工看的……”莫尔頓意識到說的話粗暴，等候着同样粗暴的反駁。但是和他談話的人仅仅勉强地笑了一陣。

“啊哈，不錯，您本来是一个‘心理学家’！我完全忘了。但是您即使不愿意承認我本人是一个理想家，您得同意有很多理想家在我們的队伍里，比之任何别一个党要多，你們的党也不例外。几乎所有的知識分子，例如医生和教师，都归附我們。其次，請您估計一下，在我們全国外省刊物里担任編輯，为了保持自由和人道等崇高理想的純洁而每天进行着艰苦斗爭的一切人。这些人，严肃地对待他們自己的使命，真正相信进步，也都是理想家，最可尊敬的理想家！再加上您剛才所嘲弄的小农，这些平民中間的精华。我們的党是一个了不起的陣营，全世界沒

有一个国家有类似这样的陣营！”

“当然，这是有某种意义的，”莫尔頓仿佛感到有点惭愧似地說。“因此，‘理想主义’这个名詞就应当理解为半赤貧的知識分子和小农們甘愿替財閥火中取栗嗎？这样的态度我常常給它題上另外一个名字，但也是以‘Id’开头的。”❶莫尔頓的口气非常温和，可是批发商馬京跳了起来。

“玩世不恭的人！”他叫着，在房間里跑来跑去。“玩世不恭的人！一切崇高的理想，个人自由，对有才能的人敞开大路，言論自由，个人的創造性，您是不会懂的！您力求阻止一切，窒杀个性，希望人們愚魯无知，除了用两腿走路、保持平衡以外，什么都不会！”

“您完全气都喘不上来了，”莫尔頓同情地說。“不要一下話說得太多！我眞的覺得自己是跟他們一致的。”

“跟他們？我不懂！”

“是呀，跟您剛才那样引以自豪的理想主义者的陣营。可是說到个人自由：听說您不准許您的职員和工人参加职工会吧？”

批发商的眼睛充满了血絲。

“这是不眞实的，我沒有禁止他們；我的手下人，在这方面，任何一个都有他爱怎样就怎样做的自由。假使我認为个人参加集团沒有好处，那是另一回事；个人、个性会因此受到損害。您当然不懂这个。但是强迫……”

“那么，参加职工会組織的工人不会被开除嗎？”

“不——会……不是由于这个原因。当然，把那些跟我們不

---

❶ 丹麦語“Idealisme”（理想主义）和“Idiót”（白痴）两个字，都是以“Id”开头的。

能相互了解的人，从工作人員中間开除掉，这是非常自然的。"

他一声不响地坐了一会，沉思地看着莫尔頓，他的眼光是紧張的，仿佛在計算什么。然后他的脸色改变了。

"您猜我这里是什么？"他从网袋里取出一卷东西来，带着欺詐的神气問。"是我家里女佣的鞋子，带給鞋匠去补的。每天早上进城的时候，我把家里的女佣全都問过，有什么要代办的事。"

莫尔頓一本正經地点点头。

"做一个自由党人不是容易的事！"

"对呀，可不是嗎？現在得注意許多在旧时代連想都不会想到的事情，特别是要把自己当作一个自由思想的人的話。我敢打賭，您身边不会有类似这样的小包裹！"

"我家里根本沒有女佣。"

"对于这件事情您应該感到高兴。現在做下人的挑剔得厉害。养活他們还不够，你得笔直地站在他們面前，侍候他們。这一点得感謝你們社会主义者先生們！"

"不，馬京先生，不要謝我們，要感謝自由主义！"莫尔頓非常严肃地反駁了他。

那批发商带着疑問的眼光望着他。

"您，当然，不相信我們的自由主义者的眞誠吧？照您的意思，我們是假仁假义，装做仿佛很愛穷人，也許，簡直故意向大众說謊，为的更便利于……"他憤怒得話都說不下去了。

"不，为什么故意呢？"莫尔頓微微一笑。"草上的蚜虫，它也会不知不覺地染上了它所寄生的那株植物的顏色。"

馬京猛然站起来，滿臉漲得通紅。

他搖了搖头說："非常感謝！非常感謝！"他拿起自己的小包，走到另一个包房間里去了。

“披着羊皮的狼!”莫尔頓自言自語地說着,笑了起來。他很滿意。

松德海峽的这一面刮的风比較清凉一些吧？不管怎样，批发商的装得結結实实的地窖和穷人的空蕩蕩的伙食間，那种推排不开的思想，沒有使那里的人感到煩惱。这一切情況瑞典当然也有，可是不那么显著。一般說来，战爭和物价高漲的影响，看起来，在这里表現得并不比丹麦不严重些；甚至旅館和飯店里的配給量更要少些，人們的臉色更严肃，更生硬。

莫尔頓在瑪尔梅向工人文化协会的会員們作报告。所有这些人穿得都和丹麦国內同样性質团体的会員們一样体面；他們的头发梳得溜光，藍色上装当胸的口袋里露出了小手帕。协会的会員們对文学很感兴趣，都来看看这位作家，听听他将要写些什么，最好是写一些有趣的东西！这些职工联合会的受不住厨房烟气的模范学生，他是多么熟悉呀！

隆德的大学生們邀請了他；这些人是要听革命家的，而不是学者的講話。莫尔頓利用这个机会对他們說出了几百年来官吏怎样对待广大阶层居民的一些眞相，可是莫尔頓的演說在他們看来仅仅是有趣而已。

以后莫尔頓到了农村里，在那儿，人們所經受的沉重的匱乏，鮮明地反映在他們的臉上，甚至他在丹麦国內旅行期間，也絕沒有看到过类似的情況。到斯德哥尔摩去的路上，他在几处地方发表了演說，其中一处是在一个名叫兰斯布德的小鎮上。集会是在教堂对面的戒酒会里举行的，时間就在祈禱式完毕之后，人們直接从教堂里轉到那里，胆怯怯地向四边打量着。許多人从后門走进大厅，大概是怕給教士发現。

这是一些强壮的人，沒有刮过胡子的臉上显示出一种严峻的神气；他們中間大多数穿得很苦，显然，吃也沒有吃得很飽。生存斗爭在他們的臉上，在男子們緊閉的嘴唇上和眼睛里，在女人們滿是皺紋的臉頰上，留下清楚的印子。

莫尔頓的生活經驗帮助他理解这一切。这儿什么都沒有掩盖起来，对貧穷进行的殘酷无情的斗爭是一目了然的。这些男人中間的任何一个，就象他的父亲，跟生活作絕望斗爭的大力士。从那些女人的悲伤的臉上，他看出了从小記得的母亲的形容。

莫尔頓从心底里同情这些人，对着他們演說，不由自主地激动起来。他感动地談到比尔—戈略克，把他深信必然会到来的那一幅远景描繪了出来：将不会有失业，不用担心生計，家家都籠罩着溫暖和舒适，每个人的医药和安靜的老景都有保障！孩子們都可以按照他們的天資，免費受教育！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曾有过，这是他的充滿了痛苦和貧乏的童年时代所产生的梦想。可是他怀着坚定不移的信念，深信在不远的将来这个梦想将会变成現实。

“时間已經到来！”他高声說。“你們不必再躺在腐烂的稻草上睡觉，你們的孩子可以睡在床上，盖上溫暖的棉被，垫着干淨的褥单，这一天就要到来了。沒有一个女人需要淌着眼泪，替她的孩子求乞面包和衣着，也沒有一个男人需要跑到酒店里去用酒来澆他的悲哀和屈辱了！”

大家都喜逐顏开，所有傾听着他的人都有了希望，現出笑容。他們相信他，在他这一方面，也对他們产生了信心。他自己从沒有怀疑过。虽然有时候，他感到痛苦，然而他深信不疑地知道，他对将来所开的这一張票据不是假的，是有稳固可靠的保

証的。

"这时期是否很快就会到来？这要靠你們自己。經济的发展已經到达这样的阶段，已有可能給你們相当程度的保障。你們所要做的是爭取这一切！"

莫尔頓的报告完了，大家圍住了他仔細打听。

"可是我們穷人了不得的多，哪里来这一切东西呢？"有一个人問。

"就从現在来的地方来：从劳动中来，"莫尔頓回答。

"对，对，我很懂，"一个瘦瘦的年老的长工說，他的布滿皺紋的臉上現出笑容。"咱們大家你为我劳动，我为你劳动，自己就会获得一切。沒有哪一个闊老爷能靠着我們过闊綽的生活。"

"正是！"另外一个高声說。"我有一个女儿非常喜欢音乐；每天晚上在黑暗里偷偷地走到老爷的窗前，听太太彈鋼琴。那么，到那时候，她也可以有鋼琴彈了，是不是？"

大厅底头傳来一个声音說："全世界也找不到那么多鋼琴！"

"我們要制造更多的鋼琴。当然不是人人都有，可是有欣賞能力的人都会有，"那个女孩子的父亲回答。

"能活到那一个时候才好，"滿面皺紋的长工說。"旣然一切靠咱們自己，那么，就得赶快动手。"

周圍的人都同情地点头。

大家走过来跟莫尔頓握手。

"我們年輕时候，人家也这样对我們說的，"一个上了年紀的工人說。"現在看起来，咱們的領导人已經不相信这个了。可是你还相信，是不是？"

他們向莫尔頓提問題，似乎主要为了要說服自己，現在他們重新又听到了这个熟悉的号召。他們确切地知道，为了使生活

有一些意义，前途必須这样。他們不住地向莫尔頓提問題，可是他不能不离开了。他們成群地送他上火車，在分手的时候，带一些羞澀，高呼"烏啦!"

在斯德哥尔摩，莫尔頓会見了許多年青的工人作家，单这一件已經是大事情了。虽然他們的态度很激烈，但是輿論很尊敬他們，他們的作品比較容易发表。他們的思想比工人党激进，在青年工人中間有很大影响。莫尔頓不禁羡慕他們。和他們一道参观了市区。他們或者在廉价的館子里集会，或者在他們小組的任何一个組員的閣楼上进行剧烈的爭辯；唱一会歌，重新再辯論；伏特卡是自己带的。

同伴中有两个去年曾經以瑞典青年工人代表的身份出席国际会議，到过瑞士的一个小城齐美尔瓦尔得[1]。莫尔頓理解到这一个会議对于他們以及瑞典的一切青年工人是有决定意义的：它給他們指出了行动的方向，使他們清楚地意識到他們的目标，这一点是丹麦的青年工人非常缺乏的。

"莫尔頓，你很該上那里去，"他們說。"那你就不会感覚到孤单了。你那时为什么不上齐美尔瓦尔得去呀？"

是呀，为什么？这一个会議，莫尔頓連听都沒有听說过。

这事情，瑞典的同志們覚得很奇怪。

"那儿既沒有你們的青年，也沒有你們的領导人。怎么，你們丹麦人在那里睡覚嗎？还是你們要替德国的軍火企业供应劳动力，忙不过来？我們这里把你們的报紙叫作德国人的間諜中

---

[1] 一九一五年九月初，在齐美尔瓦尔得召集了国际主义者第一次代表会議。列宁称这次会議为国际反战运动发展中的"最初一个步驟"。列宁在这次会議上組織了齐美尔瓦尔得左派集团。見联共党史第二〇六頁。

心。”

“这一切你們从哪里知道的?”莫尔顿惶惑地問。

“当然知道啦，我們的青年联盟在哥本哈根有一个通訊員。我們不讓那些年老的領袖欺瞞我們。你們的青年为什么不跟党决裂呢?”

“他們說，不能沒有党里津貼的一笔錢，实际上呢，原因在于对政治不关心。我想，他們是討厌那些政治上的領袖的。其次，工团主义只能吸引一批狂人:它沒有任何远景!”

“不是，見他的鬼，当然不是工团主义:我們很久以前就离开它了!”他們講到齐美尔瓦尔得，这个会議怎样变成了参加会議的青年人和改良主义的領导人之間的剧烈冲突。“在那里，自然象平常一样，也出現了頂頂老練的領袖們。当他們被指責为强迫工人們贊同战爭而起来替自己辯护的时候，要欺騙我們年輕人是不費事的。他們原是一些坏到透頂的老策略家，他們会用各种各样方法来揑造事实，捆住对方的手，象日本人的柔术一样。天哪，他們怎样攻击我們这批拥护眞正社会主义的年青人啊! 把我們攻击得体无完肤，仿佛叛徒是我們，不是他們。那时候，来了一个俄国人支援我們，把我們的头子痛駡了一頓。他很巧妙地把他們逼得走投无路，他們所有的机巧灵变一絲一毫也用不上;他們狂怒到这种程度，竟想闖上去打他。那时，出席会議的瑞士工人立刻把那俄国人團繞起来。你看，列宁怎样鞭撻这些傲慢的大亨們，他們簡直大叫大吵，他們的臉都变青了!啊，这是多么聰明的头脑。仁慈的上帝，这才是一个眞正的人!”

莫尔顿初次听到列宁，听到俄国工人运动的分裂情形。那么，地球上某一个地方的工人們已經把眼罩撕掉，推翻了想要欺騙他們的人。这样的工人是大多数。大多数有組織的工人是跟

列宁走的，因此他們称为布尔什維克；另外一些被改良主义腐蝕了的是少数，称为孟什維克。这事情发生在俄国，哥薩克人和皮鞭肆行无忌的沙皇俄罗斯，这是値得考慮的！

在国內，大家嘲笑地对莫尔頓喊：“人間天堂！空想主义者！”把他揶揄得最厉害的，也許正是他的同志們。但是也存在着一些工人和工人領袖，談到眞正的、不是捏造的社会主义时，他們幷不聳聳肩膀，幷不認为是天眞的烏托邦，而且了解，从事生产劳动比之沒有工作有意思，分配劳动果实比之把它丢进海里有意思。

“进一步怎么办呢？”

“进一步咱們就要打倒大亨們，打倒改良主义，組織新的运动；我們已經开始了。我們指靠着青年們。你們也必須这样做。”

莫尔頓想起了斯文—烏吉哈和他的青年小組。

在斯德哥尔摩，莫尔頓沒有机会在工人的大会上講話，因为政府禁止一切集会。这儿的粮食供应情况，比丹麦还糟，城里每天发生混乱。有一天，将近七千个家庭主妇集中到市政厅，要求馬鈴薯和牛乳，下一天，两万工人举行示威游行，到国会去要求提高口粮定額。这儿也象丹麦一样，示威游行是由工团主义者領导的，社会民主党人想尽一切方法来加以阻撓。可是这儿出現了新的因素：社会主义青年，独立組織了一些要求粮食、工作和和平的示威游行。莫尔頓有机会参加了一次这样的示威，当警察用木棍驅散游行队伍的时候，他也挨了一下。这儿的青年們引起他的尊敬：他們有自己的会所，出版社和編輯部。示威游行散下来，大家都到那里。

他們坐下来討論和警察冲突以后的情势时，莫尔頓問：“哎

晴，你們哪里来的这許多錢？这儿的学生和帮工，大概也象我們那里一样，都是些穷人吧？”

“我們出了一些小册子和詩集，自己发售。其次是組織了一些收費的集会和朗讀我們自己的作品的文学晚会。把收支勉强扯平，很不容易，可是总比接受社会民主党的錢来出卖自己好些。有时候，我們也从这一个或那一个憎恨社会民主党人的資本家那里得到相当可观的款項。”

“你們也接受他們的錢？”

“并且很乐意接受，可是有一个条件，他們不能根据这一点向我們提任何要求。只要不讓他們来指揮命令！”

工人运动的一切指示一向都是从德国来的，可是很奇怪，經常听到“东方来”这句話。正象坐在火車里，突然发現你在向相反的方向走，不能在原来設想的一面，而要在另一面去寻找車站。

“那么，你們跟那边有很多联系了？”莫尔頓問。

“是的，虽然老头子們听柏林的指揮，可是我們却是和他們那边商量的。你应当高兴，柏林有了对立面。你可以相信，俄国的同志們是有脊骨的。这是地道的馬克思主义者。”

有很多流亡出来的俄国同志躲在芬兰和斯德哥尔摩，莫尔頓很想認識个把。可是不成；恰恰在这几天，列宁的名字象一面灿烂的旗帜照耀在天空，在警察和資产阶級中間引起了混乱。所有的报紙和电訊里都提到这个名字。

結果是搜捕，恐怖的感覚和惊扰。“列宁在斯德哥尔摩！”“列宁由人伴送着，坐在一节鉛封的車厢里，德国的軍事統帅部把他从瑞士派遣到斯堪的納維亚！”为什么这个以前只有少数人知道的名字，現在在很大数量的人听起来，象是对进行战争的人的一

个威胁？全人类在炮火声中，屏息地倾听着这一个联系着某些尚未知道的东西和本身带有某种新东西的名字。列宁的企图是什么呢？

发战争财的投机商人說："他把我們的生意都搞糟了。"

那些小市民說："他要消灭沙皇和沙皇的全家，他身上甚至带着毒药。"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瑞典的同志們了解得比較清楚。

"他准备在俄国布置革命，"他們告訴莫尔頓。

"革命不是已經完成了嗎？"

"那算什么革命！这完全是英国人的鬼計！他們希望俄国有一个能誠心誠意作战的自由資产阶級的政府❶。列宁根本不要战争，他是完全支持我們的。他的用意是推翻現有的一切制度。"

"难道你們以为德国人会关怀这件事嗎？"

"哪里話！不过她需要和平，指望列宁在俄国煽动人民大众起来反对战争。你相信罷，他会达到目的的！"

"我覺得这是危險的把戏。"

"的确！对德国人說来是这样。他們在玩火！而且目前我們在斯德哥尔摩有几个著名的大亨，确实聚集在一起，向列宁献計。据說，你們的头目中間也有某些人到了这里：工人报的总編輯，还有另外几个国际大亨。德国人目前必須把他們全部力量集中在西綫。"

"照这样的情形，那将是意味着德国反动势力的胜利了？"

"那有什么关系！不管哪一国的反动势力得到胜利，反正都

❶ 这是指二月革命后克倫斯基領导的資产阶級政府。

是一样。过几年，他們又要互相揪打了。可是，假使列宁能替俄国人民取得了和平，他就获得了巩固的地盘，将来难以动摇了。在列宁身上，首先应該看到他是一个无产阶級的人，不但是一个俄国人。这一点是重要的。所有咱們的大亨們，狂热的国家主义者，去他的！”

莫尔頓簡直打了一个寒噤：他一向习惯于比較稳健的看法。同时他覺得自己非常渺小、无知，那么他对于俄国的事件居然染上了那种流行的看法了！当然，英国人的自由主义在俄国起着作用；他們希望把沙皇俄罗斯改造成为資产阶級的民主国家，使她的一亿五千万居民成为英国貨的主要消費者。他怎么能不了解这一点？本来这一次战爭，簡单說来，就是粮食商人的战爭！可是在这一切的背后，原来还隐藏着某种新的、巨大的和他个人休戚相关的东西。而他呢，在这当儿沉埋在夫妇的吵架中間，熬受着他妻子的爭吵和麻煩，把它們夸大成为有世界意义的事件。

可是現在必須动手干了！无疑的，在本国，在丹麦，可能把工人推动起来，并不亚于其他国家。

“是的，把他們好好地鼓动一下，”領导瑞典青工的一个二十二岁的剛毅果决的年輕工人艾凱魯特說。“你听好，要抓住青年！派几个到我們这里来，讓他們看看我們这里是怎样行动的。”

莫尔頓准备动身的时候，艾凱魯特带了一位同志，是一个芬兰籍的瑞典人，在車站上出現。

“你能把他带去，在有人来找他之前，把他安頓在你的家里嗎？你不是要經过赫尔辛堡[1]嗎？可是你要尽可能不讓人看見他。”

[1] 靠松德海峽（丹麦的西兰島和瑞典之間的海峽）的一个瑞典商港。

“他有护照嗎？”莫尔頓問。“上輪渡下輪渡的时候先要呈繳护照的。”

“护照他有，可是最好不要讓检查护照的人看見他。到了赫尔辛堡，把他安頓在港口的一家名叫洛茨曼的酒排間里，然后把他带到赫尔辛格[1]去。你們可以在火車上碰头。”

“可是怎样渡过松德海峽呢？”

艾凱魯特略带輕視地微微一笑。

“象耶穌基督一样从水面上走过去[2]！你这个蠢娃娃！我們那里有朋友在輪船上当司爐，他們会把他送过去的。”

莫尔頓从他那里再也打听不出什么了，那芬兰籍的瑞典人是不多說話的，对于一切問題，他只用一个阴沉沉的“是”或“不”来回答。

他們順利地到达了丹麦，莫尔頓把那瑞典人在自己家里留了几天，可是应当来找他的那个不知姓名的人却一点沒有消息。

莫尔頓开始感到不安。老奶奶和薇拉对那个沉默的痲臉客人很感兴趣。他只会說瑞典話，可是他一声不响，整夜和白天的大部分时間都在莫尔頓房里的躺椅上睡着。

有一次，老奶奶走到楼上問他：“您快睡够了嗎？”

“我怕将来沒有时間睡，現在先睡睡足！”他回答；这是他这段时間里說的最长的一句話。

可是有一天晚上，莫尔頓正在写东西，客人睡在躺椅上，有人把一把小石子撒进窗来。莫尔頓走到阳台上；下面站着弗雷得力克·斯多尔倍。

---

[1] 靠松德海峽的一个丹麦城市。

[2] 見新約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

他低声說："你带你的客人下来一下。"

芬兰籍的瑞典人立刻跳了起来，披上大衣，拿起他唯一的行装，一个公文皮包，从楼梯上奔下去。

"那么，一切都就緒了？"弗雷得力克·斯多尔倍既不打招呼，也不作任何說明，同样低声地說。

"你們到哪里去？"莫尔頓問。

弗雷得力克·斯多尔倍沒有回答。

芬兰籍的瑞典人說："上美洲去。"

"航路不是中断了嗎？"

"坐巡邏船去，"芬兰籍的瑞典人又說。

"見你的鬼！这叫作保密嗎？"弗雷得力克·斯多尔倍发怒了。"那不如把一切都告訴你罢。明天一早，巡邏船从伏尔那雅港开出，把他藏在煤仓里带去，你懂了嗎？把你的脚踏車借給我們，讓我們早点到达。"

他們得到了脚踏車，就向黑暗中消失了。莫尔頓傾听着站了一会，一直到車灯的光被磨坊山掩蔽了为止。他心里很混乱。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他沒有参加在里头！

十四　参孙和非利士人拴在一条車杠上[1]

在丹麦国內，工人們繼續无所用心地打着瞌睡；看来，匱乏、失业、战場上的流血，沒有一件事情能使他們从受了魔术似的睡

---

[1] 参孙是以色列的一个大力士，后来被以色列族的敌人非利士人所害，見旧約士师記十四章到十六章。这里有"猫犬同眠"的意思。

梦中惊醒过来，更不必說已經計划好、把他們卖給德国軍火企业去做奴隶那样的小事情了！关于换煤的合同，报紙上尽可能地保持緘默。工人报报导，丹麦的社会民主党靠德国兄弟党的居間，和德国政府訂了一項供应煤給丹麦的合同，那数量足够供給一些最重要的企业开工之用，而且特别强調在失业情况严重的时候这一措施对国家的意义。至于拿什么东西去交换，报紙上一字不提。大企业主的报紙沒有提起合同的事情。只有一家报紙暗地里带着幸灾乐禍的心情指出，貝萊在这一类事情上有他所特有的經驗，是从合作工厂的实踐中得来的；在万不得已时，以这样的代价来获得煤，总比干坐着沒有煤好！丹麦的商人和金融巨头的喉舌最大报固执地反复說，这个合同必須看作仅仅是战时的措施，等到时局回复常态的时候，立刻就要廢弃。除此以外，这家报紙还夸贊貝萊的远見：他指定"天才"菲赫特担任金融业务方面的領导人。菲赫特在职工运动中据有卓越的地位，在丹麦的报刊上他的地位类似塞尔伏斯博士，他又是一个上等的投机商人。工人对他是极端仇視的。

无产者表現了奇怪的消极态度。在工团主义者拥有强大势力的那些行业里，失业的情况恰恰特别严重；他們开头可能想看一看事态将有什么轉变。莫尔頓知道，在这些团体里，也有人在劝告那些可靠分子向德国軍火工业的厂里登記，取得工作。那么，总有什么事情在进行了。

可是，一些小报在尽力吵罵！它們覚得这里面有不可告人的事，于是把这一合同夸張成为一桩大的国事。可是工人报馬上就加以阻止，宣称那些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零售煤炭为生而苦于缺乏燃料的小商店、小貨棧，将会得到进口煤的配給。

尽管对这些小貨棧的关心是偶然的，无足輕重的，莫尔頓看

出这里面显示出某种更深远的，对被压迫阶級的运动可能很容易起决定作用的东西。在他們活动的初期，貝莱和莫尔頓都認为这批反动的小人物是靠牺牲工人来养活自己的，把一欧耳的商品卖給工人，要賺上两欧耳；这批商人是从心底里起憎恨工人的，是社会上最沒有益处的部分，从政治态度来說，是它的一个一无用处的累贅。可是在最近几年来，貝莱和丹麦的社会民主党，显然越来越傾向于必須爭取小資产阶級的这种意見。領袖們試图执行保护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利益的政策，来恢复党和它的报紙在工人中間丧失了的势力。

这是一条危險的道路！在蓬霍尔姆，莫尔頓亲自深入研究过这批小市民；他們竭力維持一定程度的幸福的外表，認为自己要比普通工人高出无限，可是因为物质方面的条件往往比他們差，又拚命妒忌他們。在年輕时候，他們梦想牺牲別人来使自己发財，以后呢，带着羨妒的眼光看着这一个人或那一个人，主要是他的同行，不知用什么方法，摆脫了艰难的境地，爬上崇高的地位。如果在邻近的周圍找不到适当的对象，那么，他們的妒忌就集中在广場上那个估衣公司的老板身上：他当初背了一捆羊毛制成品到城里来的，可是現在呢，住一座独門独戶的华屋，装着鏡子一样的大玻璃窗，他付的税比州长自己还多。

在莫尔頓故乡的小市鎮上，人們沉溺在幻想之中的时間并不久，他們在精神上很快就堕落了，抛弃了一切企图，参加了許多教派中的一个，来保証适当范圍的主顧。因此，这无数挨餓的小市民支持着各种不同的教派；如果在一个教派里他找不到糊口之計，就轉入另一个教派。他們在市鎮上形成了穷乡僻壤中使人痛苦的气氛和死一般的蕭条情景。他們，首先是他們，把他的父亲赶上死路。他們自己既沒有可能上小酒店去，也沒有可

能对任何理想发生兴趣，那就站在禮拜堂里責备一切有生命的思想的出現。有几个居然混进了工人运动里面，假使这样的人聚得多，那事情就糟了！可是工人中間比較富裕的，自己也已經走上轉变成为小市民的道路，他們看不起比較貧穷的伙伴，忘記了阶級斗爭，勉强維持着物質幸福的外表。

小市民，仅仅由于完全缺乏集体意識这一点，他对于工人运动就是眞正的毒害；无产阶級的团結一致，力求同旁人一致行动，这对小市民說来是完全陌生的。他們只关心自己和他們的家属，其余一切人的命运对于他們是无所謂的。他怀着敌意来对待周圍的人，对于别人的灾难，比之对自己的幸运更感到欣幸。假使他的地位上升了，那一定是利用了别人；这可以說是最最地道的資本家，不过是具体而微罢了。可是他們沒有資本家和无产阶級的魄力。无产阶級的人到了失意的时候，就上小酒店去。他的一切不幸，在陶醉之中，仿佛获得了补償。这些金錢可以建立整个墓碑！高等社会里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他們大吃大喝的时候，覺得这是应得的。

莫尔頓在替工人报写的几篇文章里发展了他的看法，他对一种新的傾向，必然会把工人运动拖入泥潭的傾向，发出警告。要把小市民推向左，也是不可能的。历史証明，在一切变革中，这个阶层恰恰是为統治阶級服务的可靠支柱。它缺乏关心政治的本能，因而盲目地支持一切政权。它虽然有热烈的向上爬的愿望，可是沒有事业上的进取心。现在在战时，小市民認为保障他們前途的唯一东西，是奖劵的奖金和秘密的投机生意！这种完全缺乏远景的情况，也許可以这样来解釋：由于事态进展的本身，小市民阶层是注定要消亡的。大概，这个反正注定要灭亡的社会阶层，大自然覺得无需去注意它的前途了。工人运动，按照

它的本质，負有对小市民所固有的庸俗作风、崇尚外表、假仁假义进行斗爭的任务，工人阶級和小市民阶层的合流将带来了沉重的累贅。莫尔頓結束他的文章的时候，提出一个問題：假使上层社会沒有小市民支持的时候，今天的社会将是什么样子？也許，那时候議会制度就不会产生了！

文章退回来了，报館里通知他，这些文章不合用，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从来不想去討好小市民。但是还是产生了一些影响。最近时期，工人报学上了小店主們的口气，大概为了和晚报竞爭，現在又恢复了从前的风格，对于那些要求比較不严的讀者，将另出晚刊。

冬天似乎永远完不了：虽然实际上春天已經应当开始，房子和園墻的阴面，雪还是老高地堆着。当地的居民說："这都是因为战爭！天公也适应不了这样繼續不断的炮轟。"該是去地里和园里干活的时候了，可是相反地，大家都挤在小房間里挨冻。焦炭，只有那些出得起十二三克罗納一公升的財主們才能买。其他一切东西也都貴得惊人，在这地面还冰封着的时候，失业情况也沒有減輕。唯一沒有上漲的是工人的工資；沒有人会自愿給工人什么东西，而他們自己又非常懶怠，不去要求。旧的合同恰恰現在滿期了，企业主們象往常一样，开始了要求降低工資的談判，說是"为社会的利益着想！"他們厚着面皮宣称，物价高漲和失业情况都是由于工資太高。工人运动的領袖們希望无論如何要避免提高工資的斗爭，讓步了，工人們自己也服服貼貼地跟今后他們将更难抗拒物价高漲的情况妥协了。資产阶級的刊物拍拍工人們的肩膀，夸奖他們的爱国主义。最大报厚顏无耻地說："由于丹麦工人的高度文化水平，我們又順利地訂了一个新的降

低工資的合同！”

莫尔頓感到憤慨，在无产者上面写了一篇关于飢餓的文化艺术的諷刺文章。“高度文化的标帜是什么？是坐着服服貼貼地挨餓呢？还是站起来用力量来获得一切必需的东西？”他使工人們記起了那个神話中的大力士汉斯。汉斯替一个妖魔干活，替他搜集了許多宝藏，自己却不得不挨餓。每天晚上，下工回到家里，又累又餓，只看見門上写着：“今天干活，明天吃飯！”这样連續过了一些时候，有一天，大力士汉斯厌倦了，杀死了妖魔，打进他的儲藏室，想解一解飢餓。发現儲藏室里所有的东西，都是他自己采办的！

“这些事情，是你的拿手！”老奶奶讀了无产者上面的这篇文章，說。“关于妖魔的故事倒不是完全捏造出来的。可是在这样严寒的天气，恐怕你难以驅使随便哪一个去跟妖魔打架吧！只要把鼻子伸出去，立刻就会冻脫！”

老奶奶感覺到身体非常不好，常常在抱怨。面包是又黑又粗，夹着麸子在里面，很粘，她吃不下去，而且风濕症使她非常痛苦。她冷得很，因此很晚才起床，很早就上床睡覚，为了暖和一点，把爱莉莎和达格瑪尔抱到自己的床上睡，那时她覚得最舒服。

“現在这种时候，为了暖和，連猫和狗都挨着睡，你也不要一个人睡覚，”她对莫尔頓說。“一張温暖的床鋪有許多好处，你如果不是沒有感覚的木头，白天想起它的时候还覚得感激哩。”

莫尔頓假装沒有听見。他一个人在楼上睡，要等孩子稍微长大一点，再打算改变这一个安排。

可是老奶奶眞的怜惜他；她很操心，完全不保重自己的身体，时常会不知什么緣故从床上滚下来。最后，莫尔頓决定不顧

一切，采取行动，通过荐头人，在城里雇了一个女佣来帮老人家的忙。她名字叫瑪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孤儿。她只会回答"是"或"不"，生活仿佛永远使她害怕，走路的时候，眼睛半开半閉。瑪丽心腸很好，很殷勤，很关心老奶奶和孩子們。她才满十八岁。薇拉嫌她蠢笨，可是老奶奶說，瑪丽是够聪明的。"她自己的事情尽能对付，那么，就不是那么蠢笨的了！虽然不多說話，可是你騙不了她。"孩子們很快就爱上了她。

現在春天終于到来，屋子里的火爐只要早晚略生一会火就行了；白天，大好阳光晒在身上很暖和。孩子們开始出去散步，入冬以来的頑强的气管炎也好了。老奶奶慢慢地走到台阶上，在阳光里晒晒她的老骨头。她很快就完全复原，动手鋤地了。她把土耙松，栽种花草和小树。

莫尔頓对阳光和春天在园里干活也感到高兴。早年生过肺炎所留下的病根，这一冬天发得相当厉害。每次做报告回来，他一定要躺上几天。他常常咳嗽，因为在旅館里他不得不睡潮湿的床鋪，而且要在那些俱乐部的不生火爐的房間里做报告。可是，現在胸口沉悶的感覺消失了；树木都充满了春天的滋液，这使人精神抖擻，血行也迅速起来。他很早就睡醒，有一种力量吸引他到园子里去；地上到处都透出萌芽来了，鳳尾草弯曲的梗子穿过地面冒出来。去年的核桃树发出嫩芽，尖端盖着一片硬壳，仿佛兵士的头盔。

下面村鎮里也动起来了。冬天，漁民躲在自己的窠里，过着半飢半飽的生活，那些想要下海去，为了水雷的封鎖而不能去的，和那些穿着天藍羊毛衫靠"罗曼蒂克"賺錢的都一个样。往常一过新年，就有哥本哈根人到来，付出一两百克罗納，把消夏别墅定下来，可是今年这事情落空了。一切都貴得可怕，沒有人

能把屋子修理好，准备出租，必須先把房子租出，然后跟匠人商量修繕。在哥本哈根人一方面，在一切就緒以前，他們不愿意把自己先拘束住。他們也指望着春天的跌价，可是今年的房价上漲了一倍。漁民們借口物价的普遍高漲，工匠修理和一切家具都漲到从来沒有听見过的高价，一个普通的污水桶就比战前貴五倍。哥本哈根人說："漁民們发了瘋了。"他們宁愿等一些时候再說。

莫尔頓家里也談論着重新把房子出租給消夏客人，可是这一回决定全部出租，免得以后生气，住在自己屋子里倒象寄人籬下似的。莫尔頓好久就想到蓬霍尔姆去住一个夏天，也只有这个办法才能实現他的愿望。把房子收拾好，添置一些厨房里和餐室里用的碗盞以及其他必需的东西，大約要費一千五百克罗納；三个月的房租收入可以不少于三千克罗納，那么，他們口袋里差不多可以留下一半。

"如果咱們要租房子住的話，这一点錢够嗎？别忘記，蓬霍尔姆的一切东西也貴得很。"

"媽媽，如果住在这儿也需要花費錢的，把这笔錢也算上，是够的。"

"孩子呀，可是你这些錢在哪一个的口袋里呢？"

"象其余的錢一样；要知道直到今天，咱們的生活費用一直是够的。"

老奶奶显然害怕到家乡去出穷相。她不反对到那儿去，但希望过的生活象一个眞正的游客，住在旅館里或供給伙食的宿舍里。

莫尔頓說："这是不够的！但是咱們可以住在漁村里，那儿并不那么貴，家里事情咱們自己料理。住在漁民的小房子里也不

坏呀,媽媽,"他微笑着又补了一句。

素常什么都推动不了的漁民,現在突然苏醒过来了,召集了会議来討論出租房屋的問題,可是不能通过任何决議。怎样迫使哥本哈根人付出适当的租金呢?他們得不到任何結果,于是派人去把莫尔頓找来,要他帮助他們了解这个問題。

莫尔頓宣称,照他的意見,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大家保持团結。

"从他們在报紙上的叫嚷看来,哥本哈根人是要消夏别墅的。他們中間有許多人,現在靠物价高漲賺了大批錢,在任何情况下,他們要租消夏别墅,都应該付出适当的房租;不能仅仅因为你們无力反击,就讓他們在你們身上取巧。計算一下,修理和其他一切要花多少,再加上去年的租价,你們不要教自己吃亏,也不讓别人吃亏。可是别忘記和房客訂下合同,頂重要的是你們要团結起来。穷人們必須彼此坚强团結,你們唯一的力量就在这里。"

可是說比做容易:漁民只有在三个人合伙支配一条船的时候,才会团結在一起。有几个单独跟房客商妥了,把自己的房間租出,但整个說来,問題并沒有进展一步。京城里的报紙上,每天发表了人們对海濱地区勒索情形的申訴,有一天,报館里自己出面干起来了。它們站在消夏客人的一边,以社会道德的名义向漁民劝导,說利用阳光和空气来做投机生意是不应該的。到現在为止,普通人民高尙地放弃一切类似利用战爭情势的詐欺行为,大家希望这一次的問題也能和解,不需要立法机关进行干涉。最后一句話里含着某种威胁;果然,內政部馬上发出布告,說哥本哈根人可以安心簽訂任何合同,不管条件如何苛刻,因为房客的权利是有法律保护的,如有破坏法律的行为,可以向房屋

管理处控訴。

情况于是有了轉变，哥本哈根人都赶着去租賃消夏的房子，准备依靠着保护房客的法律，签訂任何合同。

莫尔頓劝漁民不要出租房屋，并向政府和輿論发出附有法律根据的抗議，靜候結果。

"抗議上必須有你們教区的全权代表签名，"他說，"这可以使抗議增加分量。"当时他想到路綫监工員弗兰森，如果能把他吸收到自己一边来，对当地的社会民主党的报紙会有影响，因之对于党也会有影响。

可是路綫监工員不愿署名。

"党有自己的人在政府里担任檢察部长，咱們不能責备它，你我都不能責备它。再說，还有着保护房客利益的住房出租法。"

"这法律本来是为保护穷人，免受房东的貪婪剝削，免得穷人没有房子住而訂定的。現在他們要利用它来保护有錢人，帮助他們犧牲穷人来取得多余的住屋。这是完全不应該的！"莫尔頓激昂地說。

路綫监工員弗兰森仿佛带着惋惜的神气望着他，然后聳了聳肩膀。

"法律毕竟是法律，不能不遵守，"他一字一板地說，大概他已經在准备当国会議員了。

漁民們說："咱們的事情跟他不相干，他自己已經把房子租給运河工程处了。"

他們只好認命，把房子租給任何人，也不管什么条件；可是这件事也有好的一面。它迫使漁民惊醒过来，考虑当前的事态。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間的糾紛每天在增长，它現在也触及他們了。

莫尔頓自己把出租房屋的打算拋弃了。

“那么，咱們是留在这里了，享受享受修飾过的漂亮房子，所有的支出咱們尽力想法把它对付过去，”他沒精打采地說。一部分的修理已經进行过了。

两位“显貴”的孀妇也打算在夏天找几个房客；莫尔頓在靠近鉄絲网那一块地上干活的时候，她們隔着鉄絲网跟他商量，他家里她們后来不再去了。“我們出租房子是免得这样无聊，”她們說。“我們根本不需要这样做！”

莫尔頓家里的厨房門打开的时候，可以听見她們彼此呼喚的声音，一个在楼梯頂上，另一个在下面地下室的門口。

“亲爱的包艾森，带点烤羊肉来！哎呀，不，咱們已經吃了两天羊肉了。还是带点比目魚来罢，咱們明天煮。”

“咳，天哪！”老奶奶叫起来。“可想而知，她們在那儿簡直大吃。我还想送一点吃的东西給她們哩！可是还打算把房間出租！怎么，叫房客在躺椅上睡覺嗎？”

“她們在尽力保持殷富的外表，”莫尔頓說。“咱們大家在这样做。她們是值得怜憫的。”

“是呀，你对什么人都怜憫！”

“媽媽，并不，”莫尔頓带笑回答。“只怜憫那些跟生活进行力不从心的斗爭的人。”

十五　一些家庭里的牧歌

老奶奶和爱莉莎每天在园里鋤地；她們以同样的欣喜在欢迎一切新的幼芽。白头翁和雪花久已开过，蓬霍尔姆种的大百合花也开过了。以后是番紅花了，可是它才冒出来，麻雀就把它

喙光；最后番紅花威到厌倦，重新躲到地里去了。

“它們永远不再冒出来了嗎？”爱莉莎煩恼地問。

小达格瑪尔象回声一般学舌說：“永远不再冒出来了嗎？”她張开两只戴着連指大手套的小手，站在小路上。

“咱們在上面綳上几根綫，麻雀害怕了就飞开，小花儿重又露出头来了，”老奶奶回答。“噓，噓，給我滚开，你們这些小偸儿！”老奶奶噓麻雀，可是它們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停下来，側着头向她瞧着。

两个小女孩高兴起来。

“瑪丽，你瞧！”爱莉莎向措篮子的女佣人喊道。“你看見嗎？它們瞅着奶奶。”

莫尔頓照料园門口长成一长排的大玫瑰花，給它們插上竹签扎起来，把冻坏的枝条剪掉。

篱門吱吱嘞嘞地响，高身材、大颧骨的休列費尔小姐站在門外；她想进来，显然因为开不开而在生气。莫尔頓走过去把門打开，可是自己站在当門，不讓那女客进来。

“您看見小黑嗎？”她急忙問，唾沫从老长的門牙間直噴出来。

“小黑？哪一个小黑？”莫尔頓疑疑惑惑地反問。

“喔，我們的狗，大家都認識它的。”

可是莫尔頓对这头整天整夜大嗥大叫、吵鬧村坊的癩皮黑看家狗一点都不感兴趣，他依然疑疑惑惑地搖搖头。

“哎喲，算了！”休列費尔小姐輕輕拍了拍他的袖子。“您当然認識小黑，这一带人大家都駡它。那园艺家韦斯吉戈尔不是拿了签名单到您这里来过嗎？他訪遍所有的居民請他們在要求禁止我豢养小黑的申請書上签名，因为它嗥叫。可是小黑完全沒有

叫，它不过号哭而已！媽媽出去，小黑就哭，孩子，可不是？……哎喲，我眞是……它又不在这里！新月上来的时候，小黑也感到悲哀，号哭；那园丁半夜里跑来，凭主基督的名字恳求我制止小狗号哭；他的老婆才生过孩子不久，因为小黑的緣故，睡不着覺。您怎么說！生了孩子，感謝老天爷！这倒是好事！因为他們每年有孩子生下来，小黑就該不作声！那么，小黑不在您这儿嗎？”

“不在，也許它拜訪女朋友去了吧？”莫尔頓带着譏諷的口气問。

“不会的，小黑受的教养很好，不会做这样的事，要是所有的男人都象这样就好了！我穿衣服的时候，它坐着，你知道，用那种男人的眼色瞅着我，可是我如果突然对它說：‘嘘，小黑，你眞是个无賴！’它就立刻躲到屏风后面。所以我非得跑去找寻我那可爱的受不公道迫害的小狗不可……”

莫尔頓还沒有来得及把休列費尔小姐嘴里噴出来最后几点唾沫从臉上擦去，薇拉出現了。她的步調有点迟鈍，她的目光是静止的带着芒刺的；她象一个着了鬼迷的人，一看見她，就使莫尔頓火起来。

“你現在簡直不害臊，竟把她們带到家里来了！”她用低沉而嘶啞的嗓音說。

莫尔頓一声不哼，把眼光从她身上移开，放下工具，回自己的房間里去。薇拉赶到楼梯上，把他追上了。

“因为沒有話好說，你逃走。可是你得相信，大家都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

老奶奶和瑪丽一声不响在后边看着；爱莉莎长大了，知道家里不和好；她跟在爹娘后面，哭着抓住母亲的裙子。

“媽媽，放爸爸走！媽媽，讓爸爸楼上去！咱們走，媽媽！”

薇拉慢慢地跟着她走，她对孩子究竟有些不好意思。

莫尔頓抓住門的拉手，站了一会，他头昏；然后走到写字台边，机械地翻弄着自己的手稿。她又翻过了！而且为了查明他写信給誰？把他的吸墨紙对着鏡子檢查过，她成了眞正的密探了！

現在又头痛起来了，这該死的神經痛。莫尔頓太阳穴上的血管每跳动一次，他的两手就痙攣地一握一放。如果这时候薇拉再走来纏扰他，他說不定会干出什么来。楼梯上眞的有脚步声。

是住在高特港的两个大的男孩子来把一篇布置給他們的很难的作文向莫尔頓請教。坐在两个孩子中間，給他們解釋，怎样把文章写得更好，覚得輕松了一些。

"家里有什么信息嗎？"他問。

"有的，媽媽教我們轉告你，才接到一封信；父亲目前在东方航行，信是經过美国寄来的。那儿水雷很多，可是沒有潜水艇；那儿收入很好。"

他們走了，莫尔頓回到园里重新干活。老奶奶和两个女娃搶着咭咭呱呱說話。薇拉在房間里走来走去，咖啡杯叮叮当当响着。也許她清醒过来，希望恢复家庭里的和平了吧？果然，过了不多一会，她叫他們喝咖啡。当然是代用品罗。

吃早飯的时候，丈人丈母和大舅子彼得来乡間过周末，于是莫尔頓的安宁暂时有了保障：在爹娘面前，薇拉簡直是禮貌的化身！三个人都穿着簇新的衣服。彼得一頂呢帽搭拉在后脑勺上，挾着一个漂亮的新皮包；他时时用劲地把一只左手举到眼前，看看手表，仿佛每分鐘都是宝貴的。他活象一个年輕的經紀人。

"嘿，他也发現了金矿了，"汉生得意地說。"姑爷，凭他的样

子你就猜得出，你眼睛面前不是一个兑换商店里的普通送貨員了。他升級了，每天得換上一根干淨的硬領，口袋里錢是用不完的。你知道，他替公司里征集主顧，除了工資以外，他还拿花紅。他自己也还做一点投机生意；我和他一起做……你也該碰碰运气才好。”

原来这个謹愼到几乎是胆怯的汉生，把他所有的錢，簡直弄得精光，去买了一些新創办的輪船公司的股票。暫时他还沒有到手，因为，股票是賒帳买的，在沒有把帳付清以前，还留在兌換商人的橱里。

“可是这完全沒有关系，你也应該这样做！股票天天漲价，頂少十克罗納一天，你自己明白，这是相当值得的！甚至手指都沒有动彈一下，你不知不覺已經成了財主了！”

“这簡直了不起！”莫尔頓带着譏誚的口气說。

汉生毫不在乎地接着說：“眞的！所有的大財就是这样发的。难道你以为拚死命干活，就可以发財嗎？”

“沒有，天知道，这事情我沒有想过，”莫尔頓笑着回答。

“就是嘛，你自己看！一个拚命工作的人和一个有錢的人之間的区別，正象拉四輪車的馬和坐在車里的老爷之間的区別。你必須在輪船股票上花一笔錢，即使是为了彼得的緣故也好。”

“岳父，我沒有錢呀。”

“你总能張罗一些！拿你的家具作担保，弄一笔貸款罢。”

“它完全可以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賺买的。”

“媽的，这眞可惜！可是沒有关系，你很可以把个別的东西去典押一下，因为絕对不会有危險。彼得会替你說句把話的，公司里很重視他。”

莫尔頓惊奇地瞅着他丈人：他怎样了，瘋了嗎？一个誠实的

菜販，一向一絲不苟，梦想好名好誉地度过余年，忽然来慫恿人家干犯罪的勾当！

"也許干这一类的事情，我这个人太迟鈍。"

"做投机生意，根本不需要特殊的聪明，"彼得同情地插了进来，跟他父亲一起向莫尔頓进攻。

一看到他們的努力沒有成功，汉生把話头轉到政治上。他爱他的祖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一套庸俗的方式，他准备把那些劝国王出卖西印度群島[1]的人肢解了。

"这些都是社会主义者，"他气得滿臉通紅地說。"姑爷，我不懂你怎么能跟这批强盗往来。他們打算把所有的东西搶去，分配給什么都不愿做的人。"

"你的意思是指財主們嗎？"莫尔頓問，他好久就不理解他的丈人是說正經話，还是逗他好玩。

"不，我是指住在松特霍姆的人。"

"岳父，那么，我和你是一致的，我們也要严厉警告这些財主。"

"这一点你不会成功！財主过去一直有，将来也会有，可是你要多少，可以分享到多少！譬如，我有十个克罗納，把它們跟九个沒有錢的人分攤。怎么，你以为明天我們所有的人每人身边留下一个克罗納嗎？决不会这样！一个人把他的一个克罗納喝光了，别的人，也許……"

"拿它来买了輪船公司的股票，"莫尔頓插嘴說。

"是呀，譬如說，可是这不过說說，因为一个克罗納买不了多

---

[1] 一九一六年，丹麦政府把西印度的威尔金群島中属于丹麦的一部分卖給美国，美国就把它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俄譯本注

少股票。”

薇拉招呼他們喝咖啡，同时她的声音表現出一个最快乐、最温存的女主人。她自己倒着咖啡，殷勤地弯着腰，連糖和乳脂一丼放在茶盘里送給所有的人。

“咱們的女孩子，她样子很好，”汉生說。“她的生活过得不坏：有老奶奶帮助，現在又加上一个女佣人。女儿，你眞的就操着手坐嗎？”

“瑪丽为什么不跟咱們一块儿喝呢？”莫尔頓严厉地問。

“哎喲，我想单咱們家里人在一起舒服些！”薇拉环視着其余的人，寻求对她的同情。她的母亲怯惧地斜視了莫尔頓一眼，贊同地点点头；老奶奶把头俯在咖啡杯上。

“請看，一班貴太太！”莫尔頓心里想；他很悲伤，連老奶奶都和她們一致。他走到厨房里去叫瑪丽坐到桌子上来。她手里拿着杯子，坐在自来水槽旁边，那么孤独地被人抛在一旁。她慢慢抬起长长的睫毛，疑疑惑惑地望着他，然后一声不响地跟着他走。

汉生把手指插在背心的袖孔里，侷促不安地坐在椅子上說：“这是咱們的‘周末娛乐’❶。你当然不会拒絕我住到星期一去，这儿的地方这么大！”他們家里多么寬敞，这一点他已經說上上百次了。“簡直是王宫！可是它应在另外一个地方，譬如說，在朗格里尼❷，那簡直是无价了。”

薇拉和母亲談着上流社会最近发生的一些丑事，而且詳詳細細地对老奶奶解釋誰跟誰发生私情关系。莫尔頓早已放弃了

---

❶ 原文用英語“weekend”。

❷ 哥本哈根港口沿岸和碼头一带地方。——俄譯本注

轉变薇拉兴趣的想头了，可是薇拉显然誤会了莫尔頓的眼色，因为她突然說道：

"你可以談部长在国会里的行动，我为什么不可以談他的情妇呢？"

"你談罢，"莫尔頓带着微笑走上楼去，仿佛要去拿什么东西似的，可是他留在那儿不下来。过了沒有多少时候，汉生也来了，因为沒有了和他談天的伙伴，他感到无聊。女太太們也跟着他来了，她們喜欢听老爹跟莫尔頓談文学。

"姑爷，你有什么事嗎？"汉生一跨进門就說。"我不会打扰你，我只要知道一下事情怎样。"他好奇地看了看莫尔頓放在桌子上的手稿。"你别見怪，姑爷，可是我写的字要比你的漂亮多哩。"他把稿子推开，动了动他的手指，仿佛心里在盘算，他的書法是否配作一个作家。"不行，不大活动了，"他惋惜地說。"要知道你練习的比我勤得多。再說，你的心机也許也比我多吧？"又补了一句。

"爸爸能写东西，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薇拉很有信心地說。

"这事情是要从小时学起的，"汉生太太說。"莫尔頓，你考他一下看。老爹，你試試看呢！"

莫尔頓很乐意把坐位讓給他，可是汉生拒絕了。

"不，不，"他說，"不！"他偏促而同时又驕傲地眯縫了眼睛。"不，我不愿意損坏姑爷自己的生意。"他走到書架前面，背着手，把这些書架仔細打量。"姑爷，你弄了这么多書！难道你都能記熟嗎？"

莫尔頓得意地点点头，表示承認。

"我自己当年也讀了許多，可是到底……，"

"爸爸自己讀过这么多的書，要考倒他是不容易的，"薇拉

說。

“假如一定要我說的話，那么，关于印刷品我是一直內行的。每逢从印刷所里买到一批廢品来作包紙的时候，上边总有一些可讀的东西，我在等候顧客的时候就拿来学习，”汉生謙遜地把眼睛低了下去。

汉生太太建議說：“你講点什么給莫尔頓听罢。”

可是汉生拒絕了。

“不，还是讓彼得来，他也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头脑。可是他哪里去了？”

“他給公司里招罗顧客去了，”汉生太太說。

“这不叫顧客，这是主顧，”汉生糾正她。“可是我最好去蹓躂蹓躂，看看有什么消夏的住宅出售。”末了一句話他說得很随便，仿佛順便提到。

“爸爸，你不打算給自己置一所庄子嗎？”

“不！可是有小的别墅买一所也不妨事；当然罗，要靠近水边一点。”

“可是，爸爸，你又不洗海水浴，”薇拉插进来說。

“不，我最好放一个小凳子，可以坐在那里，欣賞海上的落日。我非常爱看太阳落到海里去。”

“咱們这里是面东的，你可以欣賞日出，”莫尔頓插嘴說。“你必須早一点起床。”

可是汉生宁愿不看見日落和日出的奇景。

“爸爸，你莫非已經賺了？”薇拉差不多以胜利的眼光向莫尔頓瞥了一下，問。

“嗯，还不十分定，因为还沒有眞正买进。讓股票再上漲一些。可是这是靠得住的。”

“你們为什么从来不把維戈带来呢？”莫尔頓想轉換話头，就問。他很可怜这个不幸的青年；两年的失业使他完全丧失了力量。

“为什么，为什么……我們自己，除了街上碰到以外，也从沒有看見过他。就是在那时候，他也尽力躲开，大概他認为我們这批伙伴不合适。他的女朋友也独立謀生去了。不过他被动員了；据說住在兵艦上。他在学做面包师傅。”

“我虽然邀过他許多次，他从沒有到我們这里来过。”莫尔頓接着說。“把他的通信地址給我，我要写封信給他。”

那老的故事，莫尔頓意識中的破灭，又重現了一次：不管他怎样努力，一会儿这一个，一会儿那一个，常常从他的視野中消失，而且总是那样一个絕对不能忽視的人。归根結底，汉生一家，頂值价的恰恰是維戈。倒霉的人照例絕不是頂沒出息的人。

“咱們还是談談别的罢；你可知道达格瑪尔出嫁了？”汉生說。

莫尔頓沒有听到这事情。

“是呀，是呀，她嫁了批发商楊森。”

莫尔頓放声大笑。

“难道就找不到一个好一点的嗎？”

“嗯，我不贊成这样的說法，”汉生生气地反駁他。“她选的对象不錯。他很早就向她求爱，而且一直纏着她……当然，她年紀也不輕了。在她这方面說来，这是很聪明的；他做着青魚的批发生意。”

莫尔頓竭力想从惊訝中清醒过来，时时发出笑声。那么，市儈毕竟战胜了放蕩的女人！

“她答允他不再演出，”汉生接着說。“他希望她完全属于他

一个人，这是大家都理解的！他們的生活将会过得非常好，他在新港自已有一座独門独戶的房子。且說，你似乎有一个弟弟租他的房子住。”

不錯，莫尔頓有一个做皮鞋手艺的弟弟住在新港一所房子的地下室里。莫尔頓竭力想，才把他記起来。自从那一回去找他打听母亲以后，他們之間的关系就沒有恢复过。母亲大概在偶然上京城里去的时候，看望过他，可是也从来沒有提起过。弟兄之間竟能这样地不相过問，眞是怪事！要知道他們小时候是很友爱的，分享着痛苦和欢乐。不錯，更多的是痛苦！也許这一点使他們分离吧？

現在他所梦想的人找到了丈夫了，一个做熏青魚生意的富豪！

十六 瑪　丽

莫尔頓到瑞典去旅行过之后，覺得好了一些。自己的孤独感不那么沉重了，他也不再覺得仿佛生活在“无主的国土”里了。一切事变有了意义，他清楚地看到了一条直截而单純的道路：恢复爭取眞正的社会主义的斗爭！只是必須把过去几十年来积累起来的一切妥协、因循、自私自利和市儈作风完全清除。必須把那种馴順的奴性从工人中間消灭掉，必須使他們学会思考和行动，那时候他們就会摆脫一切寄生的分子。多多少少大亨①，散布在全国，靠牺牲工人来使自己扶搖直上！他們生活得象小皇帝一样，独断独行地决定一切社会問題，有时候甚至和企业主通

① 这里指仗势作威的那些暴发的政客党魁。

同一气，那时候就只有不发牢骚，一切容忍的人才有工作做。

要使平路上有一朝重新暢通車馬，有很多东西必須連根拔去。这事情做起来可不容易！

依靠誰呢？痛恨全部現有制度的工团主义者准备把一切推翻，越快越好。可是他們沒有提出什么东西来作为代替，他們沒有一个对于将来的綱領。他們躲避进步的事物，他們的行动沒有原則，因此他們在工人中間很少信徒。

在年长的工人中間，还有对貝萊和社会民主党保持忠誠的一些人，他們按照指示投票，一声不哼地付出很高的党費和工会費，可是他們心底里毕竟感到一种朦朧的不滿。假使和他們开誠布公談起来，那么就会显出，他們心里对过去光荣的战斗时期的回忆是活着的。莫尔頓在旅行期間往往遇到他們。在听完报告之后，他們走过来跟他握手，回想起年輕时期那种战斗的日子，眼睛里发出火花。有时候，他們身上发出一陣伏特卡的味道，可是莫尔頓了解他們：他們在油灯里加上一点油，是为了使他們覚得还能燃燒。可是这些老的社会民主党人是散布在全国的，要和他們接触，把他們团結起来可不容易。莫尔頓懂得他自己不是一个組織家；他完全缺乏貝萊那样干得非常出色的建立組織、补充組織的能力。鼓动，他是会的。可是从老头儿开始有什么意思？他們已經过了时了，当然，对过去的回忆，比之向前奋斗更能吸引他們。首先必須致力于年青人。

莫尔頓克服了不愿意在社会民主青年团集会上做报告的心情，通过斯文一烏吉哈重新和他們建立了关系。这儿也发生了轉变：青年們很热心参加集会，注意听报告，看見莫尔頓重新又出現，显然很高兴。其中有許多人是喜欢讀書的；他們常常带了莫尔頓写的書来，請他签名。可是停留在党的儿童室里，使他們

在政治上感覺迟鈍。許多人迷恋宗派主义的思想；有些人以为假使工人們学会了世界語，就一切都会順利进行；另外一些人，怀抱着某种幻想。莫尔頓覺得，所有这一切玩意，使他們更象幼稚园里的娃娃們。使他們团結起来的唯一力量，是对社会民主党的一定程度的失望。

斯文—烏吉哈对青年人的这种迷恋是抱着乐观的态度的。

“咱們的小伙子們并不坏，”他說。“他們只要知道跟誰走。别忘記，我們跟你們年青时代完全不同。我們看見了世界大战，看見了欺騙我們的老头子們，也看見了徹底毀灭了的其他一切。”

莫尔頓不得不表示同意：現在的青年跟他們自己年輕时期是不同了，他們在不断失敗的情况之下成长起来，他們确实沒有任何幻想的基础！

斯文—烏吉哈出色地通过了当徒工的考驗，而且大大地成长了：两个月的监禁生活使他徹底成熟了，在普通情况下这需要几年的时間。他只須到一个新的环境里去鍛炼一下，因此他和莫尔頓决定了，讓他到斯德哥尔摩去工作，看看瑞典的青年工人做些什么事情。

俄国二月革命的轟响漸漸傳到丹麦，迫使工人們沉思起来了。許多上了年紀的人記起了，在这个世紀之初，为了令人痛恨的沙皇制度的利益而开出去对日本人作战的俄国海軍举起了紅旗，使全世界感到惊奇[1]。不是白旗，那是对敌人投降的象征，而是表示他們反对現行政策的紅旗！丹麦人一向認为那么落后

---

[1] 指一九〇五年六月，黑海艦队波将金鉄甲艦在敖德薩的起义。見联共党史第八十二頁。

的俄国无产阶級，現在又覺悟过来了，他們以举起紅旗来回答世界大战。在俄国发生的事件，仅仅触及一个首脑：沙皇逊位，英国化的自由党人克倫斯基取得了政权。工人报贊揚这一次革命，可是它的比較深思和覺悟的讀者却在等待下文。报紙不能把事实完全緘口不談，透露出来的消息說，工人和农民，在克倫斯基的資产阶級政府之下和在沙皇統治下一样拒絕作战。新政权的基础在动搖，普通士兵收拾行李回家去了。

报紙立刻行动起来，派了它的最机敏的訪員到俄国去，还是无济于事。工人报的主編斯罗茨霍姆亲赴彼得格勒，在瑪丽剧場沙皇的花楼里胜利地发表了一篇充滿抒情語調的演說，写了一篇描写俄国新秩序、尖銳地攻击企图使一切陷于混乱的极端分子的热烈的文章，寄回国內。可是一向循規蹈矩，信仰他的报紙象信仰福音書一样的讀者之中，疑心的暗鬼突然扎下了根。俄国发生了跟他們自己也有切身关系的某些事情：他們不該落在后边。丹麦工人注意地傾听着国外的事变，听了一些时候之后，开始动起来了。某些地方，不管国会里党派休战那一套夸夸其談，爆发了罢工，在市政厅和国会前面举行了示威。有一天，工人們把工人报的編輯部占領，从走道到閣楼到处挤满了人，要求改变方針。他們高叫："跟德国人絕交！支持我們丹麦的无产者！"但几天之后，大概为了保持均势，一群年青工人冲进新国王广場上的英国招募志愿軍办事处，搗毀家具，把卡片箱也全部毀灭了。

資产阶級也开始感到不安：他們要求加强警察的监督，采取更严厉的措施。看見工人們成群結队在街上走，有些不习惯了。最近几年里，社会民主党的領袖們訓練工人，教会他們一个一个地坐电車去赴会，不要在街上列成巨大可怕的队伍前进。現在

工人們，看来又公开地威胁着要走到街上来了。不錯，現在的街道，大部分已經不是石子鋪的，而是柏油路了，可是反正一样，总是早点提防着好，上层阶級暗暗地組織保安队来保护自己，防止从下面来的过火的行动。

沿海濱一带路上的哥本哈根人，給他們的年少的儿子穿上长筒靴，驅使他們学习集团行軍，以此来滿足自己。有一次，这样的一群少年，冲进莫尔頓的园里，他們辱駡两个女孩子，用脚踢她們，夺了她們的玩具。严重的損害是沒有，但是达格瑪尔和愛莉莎毕竟受了很大的惊吓。莫尔頓出外旅行去了，他回来的时候，看見老奶奶手里拿着一条粗的棍子站在籬門口。

"这些小鬼，我要給他們点顏色看！"她說。"嘿，我要給他們几个烏青块！"虽然从这回鬧事以后，好几天已經过去，可是她的怒气还沒有平息。

莫尔頓带笑問道："怎么，你一直这样的站在这里嗎？"

"不，高特港的男孩子們会来替我值班的。你放心出去旅行罢，这些拖鼻涕孩子，我們自己对付得了。"

最近，莫尔頓到丹麦各处旅行，大家对他的报告表現了长久以来未曾有过的兴趣。仿佛空气中充满了紛扰：到处熱烈地举行集会，在外省的城市中，工人們不顧社会民主党的禁止，組織了人数众多的示威游行——他們开始失去耐心，現在向那些不顧指示和禁令、自己需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农民們学习。

俄国的革命，德国和斯堪的納維亚由于粮食不足而引起的騷乱，这些消息鼓舞了他們。莫尔頓不管旅行到什么地方，到处看到同样的情况：当地的土皇帝，一般是以前做鞋匠或鉄匠的，开始靠送工人报起家，后来成了当地分館的編輯，最后，力量雄厚了，利用失业工人金庫、病員互助会以及社会保障机关，一切

事情独断独行，这一个土皇帝現在不再是无所不能的了，他們勉强地用巧計来統制工人的思想。他不得不打电話找社会民主党中央領导的代表們，要他們边吓边哄地把那些最倔强的分子馴服下来。这些“劳动者”，莫尔頓在渡船上，在火車里都遇到过。这是些职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領袖，当时是以工人代表的資格被推选出来的，現在却奔波全国去恐吓选举他們的这班工人，把他們赶回到猪圈里去。

莫尔頓有一天在路上遇見了貝萊：这位从前的战友手里拿着皮包，急匆匆地走上紐堡渡輪的跳板。二十年前他料理的是完全另一种性質的事情。

莫尔頓向他問好說：“你們現在大概完全沒有閑工夫了！”

“是呀，你应該帮助我們，不要……”貝萊的話沒有說完。

“不要什么？”莫尔頓問。“难道应該把芬利斯[1]重新释放出来嗎？古話說：一定要把芬利斯鎖起来。”

“不要制造分裂。”貝萊慢吞吞地說；他的神气显得疲乏、困倦。

以后一道人流把他們冲散了；他必須替自己在渡輪上找好位置。虽然有了貝萊所执行的那个供煤的协議，輸入量却縮减了一半。果然不出所料，这个协議并沒有創造出奇迹来。所有的城市里，白天大部分时間煤气是关住的，失业人数一直在增长，更糟的是，有工作的已婚男子征調去参加保安队，他們的家属只好受社会救济。同时投机生意越来越兴盛，許多私人靠剝削人民来替自己掙下不少資財。那些联合企业，如輪船公司、大

[1] 芬利斯是斯堪的納維亚神話中一头凶恶的狼，它把人和神都吞食了。——俄譯本注

銀行、金融商号，成百万的賺錢，把人民的膏血都榨干了。

但是否值得向貝萊指出，混乱的根源就在于这些事实。也許他会回答你，全世界沒有一个国家的生活象他們在丹麦那样过得好！可能是貝萊喝了什么符水，使他忘記了过去，从前他所关心的問題，現在沒有一个能打动他。他完全沒有看見一直在增长的貧困，甚至别人提起这事情，他还会生气。也許他象摩西一样，因为向金犢献祭而受到懲罰，不得不領着人民在曠野里团团轉❶？莫尔頓不相信，象有的工人所設想的那样，貝萊是受人收买了，这样解决問題是太簡单了。不如說，貝萊非常喜欢現行的制度和它的領袖們，这班領袖們也真正贊揚他丰富的創造力，很愿意在巨大資本的新企业开幕时，邀請他以演說家的資格参加。而貝萊呢，只要着手做任何一桩事业，他就开始迷恋住了。現在他把現行的制度抗在自己背上，衷心地相信他面向着一个偉大的目标，为祖国服务，沒有看到今天的祖国受着一小撮人的支配，而且这一班人的手脚还是不大干净的。

可是老是把这件事一遍又一遍地說給貝萊听，有什么意思？他們在輪渡上餐厅里彼此也看見了几次。从貝萊脸上可以看得出，他并不反对和莫尔頓推心置腹地談一談。貝萊的这种表情，莫尔頓从前就非常熟悉的。每逢貝萊疑惑不决的时候，他彷彿在寻求帮助，需要别人来贊同他的主意，可是絕对不愿听取别人相反的意見。

在行程結束之前不久，貝萊在莫尔頓的桌子旁边坐下来。

---

❶ 摩西是以色列民族的解放者和立法者，他受耶和华的启示，率領以色列人民离开埃及，回到巴力斯坦去，在曠野中流蕩了四十年，直到他死，沒有到达神賜給以色列人的迦南地方。“金犢”是以色列人所崇拜的偶象，事見旧約出埃及記三十二章。

“是呀，人应該这样生活，”他沉重地向椅子上坐下，叹口气說。“你倒很舒服！”

“老朋友，你这句話什么意思呀？”

“嗯，我从前曾經是你的老朋友！可是你現在干的是簡单的玩儿，你不承担什么責任呀。”

“我自己却非常清楚地感覚到我的責任，但我更感覚到自己对于未来的义务。‘現在’是处于你的可靠的手掌里，貧穷你本来已經把它消除了！”莫尔頓說这句話时，带着一种寬容的冷笑，仿佛在对一个迷誤的人說話。

“我正要說，你看事情太輕率！咱們这儿在丹麦的人，比之任何民族更接近于社会平等。”

“是呀，咱們这儿每年出現三四十个新的百万富翁，甚至在飢荒的年头也是这样，这一件事大概对咱們很有帮助。看来，托貝萊的福，最后咱們大家都会变成百万富翁吧？那时候，你是穿上胜利者的盔甲了。”莫尔頓大笑。

貝萊隔着桌子把身子弯到莫尔頓那里，他的眼睛发紅了。

“在大家应該保持协調的时候，我不打算拿祖国来作为賭注，”他放低了嗓子說。“可是你，显然，毫不害羞在利用这个局势。唉，你这个布尔什維克！”貝萊很快地走了出去。

莫尔頓又坐了一些时光，仿佛在傾听着什么：他第一次听到“布尔什維克”这个字作为駡人的名詞說出来，当然不会是最后一次！然后他站起来，走到衣帽室里取了大衣，就从那儿上岸。他看見貝萊走向头等車厢的时候，心里想：“显然，他必須把比尔一戈路克从他的帳上注銷，越快越好！”

事实上，某些征兆已經預告新事物的临近：凡是莫尔頓所到的地方，它到处在空中飄蕩，它在忧虑、不滿、激怒，甚至战争的

热情中表現出来。人們重又开始考虑不公平的制度了。

莫尔頓重新又从旅行中回家了，天知道这是第几次。旅行是很累的，現在馬上又要看見他的孩子，看見老奶奶和自己的花园，他感到高兴。但是将要和薇拉会面也使他高兴，因为在旅途中，他决定拿同她自己一样的态度来应付她的吵鬧，那就是說，完全把这些事情忘記，装做什么事都沒有发生过一样，薇拉大吵一場之后走来跟他和解的时候，他就抱她、吻她，象从前一样。

薇拉好象猜中了莫尔頓的心思，高高兴兴地上火車站来接他。他覺得她象初次相遇的时候一样可爱。乡村生活使她的皮肤更带着金黃色，胸膛微微起伏。她心情好的时候，她眼睛里的光彩教人看了着迷。

“你坐了車来接我？”莫尔頓惊奇地叫了起来，接着又說：“你穿的多漂亮呀！”

“听我告訴你。牙科医生尤尔根斯今天請咱們去作客：他計算过，你的第一个短篇小說恰恰是二十五年前发表的。尤尔根斯夫妇打算替咱們安排一次小小的聚餐，为了不必赶火車，咱們可以在他那儿宿夜。”

莫尔頓把自己打量了一下，滿身是灰，旅行之后也沒有刮胡子。可是薇拉会替他照管。

“我把你的禮服带来了，你可以在这儿車站上把衣服換上。”

他們走到保管室里把提箱取了，莫尔頓就在車站上洗了一次淋浴，換上衣服，把自己身上整理清楚。他心情很好，在理发室里修面的时候，他几乎遏制不住要唱出来。

这是初次有人替莫尔頓庆祝他的創作紀念！实际上就是一个簡单的紀念会。尤尔根斯夫妇是懂得喝酒的意义的快活人。在

莫尔頓的平常生活里面，一杯好的紅葡萄酒和眞誠友誼的干杯是稀罕的事情。他手挽着薇拉，和她步行到腓特烈堡区去，牙医生的家住在那儿。薇拉一只手伸在莫尔頓的大衣袋里，紧紧地偎倚着丈夫，样子那么迷人！莫尔頓仿佛在光霧里走，看起来前景是快乐的，他心底里惋惜，方才沒有和薇拉坐車回家。

尤尔根斯夫妇安排了一次眞正的祝宴，參加的人虽然跟他幷不属于同一个圈子，可是都重視他的創作，沒有对他进行过刻薄的批評，他处在这些人中間很舒服。他在餐桌上和女主人（是一个瑞典人）幷排坐。她剛不久以前把莫尔頓的一本書譯成瑞典文，她立刻承認，她跟書里的某几个人物慣熟到这种地步，以致現在一离开就怀念他們。

"嘿，亲爱的太太，不要再称贊我，否則我要犯自大狂了！"

莫尔頓覺得自己很幸福，溫存地瞅着薇拉，仿佛要和她分享落到自己头上的奖詞：他們夫妇之間虽然有些小誤会，要知現在这一个小小的窠正是她給他安排了的；又給了他两个美丽的女孩子，这样的孩子能使任何人都会对生活抱乐观的态度。

薇拉和牙医生幷排坐，他給她迷住了，热烈地招待她，可是她似乎心不在焉；虽然她的眼睛一直沒有离开莫尔頓，同时又仿佛沒有注意到他的眼光。在莫尔頓看来，她的面貌重新又有些陌生起来，几乎是含有敌意的。

吃过飯以后，大家看从意大利和西班牙博物館里的繪画拍下来的照片，牙医生和他的妻子到过那些地方。莫尔頓对繪画很內行，也喜爱，在那些以繪画館出名的城市里，他住过好几个月。

就在别人称贊他繪画方面的知識的时候，薇拉以有力的語气說："我的丈夫是一个出名的流浪人！"从此以后，无論如何

沒法再吸引她来参加談話，她对任何东西就都不感兴味了；她的美丽似乎也黯淡起来了。莫尔頓感覚到薇拉馬上要爆发了，他懊悔这时候不在自己的家里。虽然他的高兴有点不大自然，但是他竭力不給人看出他的紧張来。

当莫尔頓跟主人的妹妹，一位年輕美貌的犹太女郎談話时，薇拉走过来說，她有要紧話一定要和他单独說。她說話的嗓音低沉嘶哑，忽断忽續，前后不連。莫尔頓完全明白了，他和妻子走到另一个房間里。

薇拉把脸靠近他，用憎恨的眼光盯着他，用嘶哑的声音說："你最好就把她摟在怀里，要不，簡直就鉆到她……"

莫尔頓气的渾身发抖，把背轉向她，回到客人那边。他馬上就托詞感到疲累，跟大家告辞。

主人把莫尔頓的一只手握在自己的手里，担心地說："啊，您在发抖！希望您好好睡一覚，我們替你們准备了很好的床鋪，只是，請你們走路輕一点，那位教授的老妻病的很厉害。"

莫尔頓和薇拉脫衣服的时候，一切都很平静，莫尔頓以为薇拉的这陣妒勁已經过去了。可是他突然听見她的痙攣性的咳嗽，这是将要使他汗流如雨的不祥之兆。現在她大概要大叫大鬧了。薇拉把身子弯向莫尔頓，脸变得很难看。

"說老实話，今晚上你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不成話，"她輕輕地开始說，"我一想到，其余的人都規規矩矩的……"

莫尔頓恳求地望着她，試图使她安静下来，可是她繼續說下去，越說越响；薇拉嘴里冲出来的"无耻"、"堕落"、"猪玀"等等字眼使他听了刺耳，而且她突然狂笑起来。

"你臊得不知道在做什么了：你不脫衣服，倒在穿衣服了！"

"我得出去一下，"莫尔頓咕噥了一声，把門随手关上。

薇拉了解了他的詭計，她完全遏止不住自己，打开門，尖声高叫：

"嘿，你这个粗暴的汉子，你为什么拿脚来踢你怀孕的妻子的肚皮！"

莫尔頓在街上閑蕩到早上第一班火車开，也不覚得冷；他没有拿大衣，也没有拿帽子。他这样怯懦地逃跑，他感到慚愧。主人主妇和教授的老妻这样殷勤地把房間讓給他們，将会对他怎样想法呢？他不能回去說明一切，这样将会牵累到薇拉，但是把一切罪过由自己承担，他也不愿意。薇拉已經不是第一次暗示說莫尔頓虐待她了。可能在牙医生家里喝早咖啡的时候，她会痛苦地說："作一个作家的妻子不是那么輕松的！"

一切随它去！他希望回家，就是想回家！

最后他到了家里，似乎那里也并不是一切平安的。瑪丽抬起懶洋洋的眼睛看着他問道：

"难道你的太太没有来嗎？"

莫尔頓几乎要說出："我把她丢在海港里了，"而且发覚自己懊悔不这样做，可是他仅仅回答說：

"没有，她买东西去了。"

老奶奶坐在床沿上包扎她的靜脉肿脹的病腿。

她問道："你一个人回来？我正在想……"

"你想什么呢，媽媽？薇拉买东西去了。"

"我难道没有眼睛的？瑪丽大概要走了，她再也忍不下去了。連我也想逃开这里。与其在这里受罪，还不如住在救济院里。"

莫尔頓听了，仿佛当头一个霹靂。

"那么我还是跟她离婚了好，"莫尔頓低声說。

“早該离了，”老奶奶簡截地說。

薇拉在飯后回到家里，大家已經在喝麦芽咖啡了。她把整堆的小包包丢在桌子上，仿佛什么事情都沒有发生。

“你好呀，”她把身子弯向莫尔頓說。“来吻我呀！”她笑着抱住丈夫的头，希望他吻她。莫尔頓一个猛勁挣脱了她的拥抱，无意地把咖啡潑在漆布上。

“嘿，你怎么样啊，吻她一下嘛，”老奶奶說，“大的危險是沒有的，除非她咬掉你的鼻子，使你变得更丑。”

莫尔頓一声不响，站起来，上楼到自己的房間里，把門关上。过了一会，他听見薇拉带着两个孩子上楼，到这里来了。

“莫尔頓，开門，”她站在楼梯头上說。“不知道咱們的小女娃是怎么一回事，她屁股上有一顆奇怪的斑疹。”

“媽媽，咱們下去！”愛莉莎向她請求。之后，莫尔頓又听見薇拉的不滿的回答：“你老是跟在我背后。”

他开了門。

薇拉把小女娃給他看，的确她身上有斑，看起来是由于新陈代謝上的毛病。

莫尔頓說：“給扑上点粉，一切就会过去。不用找医生。”

薇拉以主妇的身份把躺椅上的垫子移动一下，把墙上的画摆摆端正；做这一切的时候，她温存地微笑着。看得出，她很愿意和孩子們留在这里。

薇拉看見莫尔頓不耐煩地等她們离开，温和地說：“你大概还是象平常一样忙吧？好，孩子們，咱們下去，爸爸要做工作，”她带着悲伤的調子补了一句。

“挣錢，”达格瑪尔又补充一句。

薇拉向自己的房間走去。

“她的神气簡直象一头被人牽去作牺牲的羔羊，”莫尔頓悲伤地想。他决定不再向感情讓步了，不能讓人牵着鼻子走。她这种举动，仿佛别人得罪了她，对她不公道，难道她完全忘記一切了嗎？一切发生的事情，她显然是不自覺的。也許，她处于病态发作的情况之下，是不自覺的行动吧？不管怎样，莫尔頓不愿再去想它了。等孩子們稍微长大一点，那时候……

晚飯后，老奶奶一瘸一拐地上樓来看他。

她輕輕地对莫尔頓說：“你对她稍微温柔一些。必須使她怀孕，对她說来这是不可少的。”

“媽媽，你說什么！要知道她对于怀孕害怕得要命！”

“她的生理机构要求这样。假使你們以后不再有孩子，那你永远对付她不了。”

“这不用談。我們好久以来就不干夫妇的事了。”

“我也是这样想。可是你要留心，她这样发瘋似的，别搞出什么事情来！”

“她的确瘋了！”莫尔頓苦笑了一下。

“可以設想她已經丧失了理智。你得把这一点好好地弄清楚。”

“你以为需要把她送医院去檢查嗎？可是这事情不容易办。关于她的事情，我已經向一位精神病专家請教过，他說一点沒有办法：她的爱情就是以这样方式来表現。据医生說，有一种人以折磨自己爱情的对象和毁坏他的生活为乐趣，就象孩子們用石头来打碎核桃壳一样。但是薇拉对待自己的孩子，对你和对其他的人是完全正常的……”

“薇拉很慳吝。如果她代我管理家务，你們一定过得很紧。她对于撫爱也很吝惜。我和孩子們都沒有从她那里看見过情爱和

謝意，瑪丽更不用說了。我覺得她天生太缺乏情感；可能她对你也感到失望。”

“这情况很討厌，但是要我改变我又不会！”

“我怎能不知道呢！只要她在陌生人面前不再說你的坏話就是。”

“什么，她不满意我的工作嗎？”

“不是，事情还要糟得多：据說，她講給人家听，你身上害恶疮，傳染給自己的亲生孩子。”

莫尔頓高声大笑。

“多荒唐的胡話！沒有話說，这样的愛情眞不錯！”

“你笑罢，你笑罢，你去相信你的教授罢！别人处在你的地位一定給她狠狠一頓揍！”

莫尔頓心里实在笑不出来。他坐在写字台后面，茫然凝視着墙壁，眼前什么都不看見，用指甲掐着两頰，掐到見血，又把它們搔破。大概，这将会被認作梅毒……他用顫抖的手拿起酒精来把創口洗干凈，貼上药膏：讓人家当作給剃刀刮破的；后来他又改变主意，把药膏撕去，难道他竟至于害怕人們的閑話嗎？！

黃昏时候，莫尔頓好几次听到，薇拉走到門口，拉門上的拉手，然后又回下去。她一次又一次地越拉越用力。薇拉不是那种想定了主意輕易会放弃的人。她不管怎样要鉆到丈夫身边，寻事吵鬧，哭着罵着，要求丈夫的撫愛，她在門上手打脚踢。那时已經深夜，屋子里除了莫尔頓和薇拉，大家都睡着了。他从桌子边站起来，沒有去开門，只是劝薇拉下去，躺下睡覺、不要吵鬧，可是她繼續哭罵。

“你沒有权利把我关出門外！”薇拉高声叫，重新又打起門来。

这情形是討厌的：瑪丽睡在隔壁房間里，可是薇拉繼續发着瘋。如果莫尔頓为了保持家庭里的安靜，放她进来，她会通宵偎在他身边，竭尽一切温存。她对他的感情中間，存在着某种恶魔式的东西，甚至是反常的、变态的。可是現在反正一个样！他又感到剧烈的头痛，他希望安靜，只希望安靜。他用力打开門，粗暴地抓住薇拉，把她从楼梯上拖下去。她踢着、哭着、叫着，感覺到他的力量，漸漸安靜下来。他自己由于使薇拉吃了苦，也感到一种奇异的滿足，她完全安靜下来，躺在楼下走廊的地板上，然后又試图爬上楼梯去，以垂死者的眼光望着莫尔頓，然后倒在地下失去了知覺。

莫尔頓回到自己的房間里，关上房門，仔細听着。他真的伤了薇拉呢，还是她装腔？他听見她站起来，向自己的房間走去。按照她走路的声音，他并沒有伤了她什么地方，不过她显然很恼怒、气忿。

莫尔頓关了灯、暗中摸索着通向書室的門的时候，他感覺到身旁有什么人的温暖的呼吸，又听到深深的叹气，两只赤裸的手抱住他的头頸。这是瑪丽！他在黑暗里辨不出她的半开的眼睛，但覺得长长的睫毛触着他的臉。她把身子貼着他。他覺到她胸膛的温暖。似乎瑪丽对他滿怀同情，他对她也充滿了深切的感謝。

十七　生　活

莫尔頓到和海相反的方向去散步时，必須在鉄路看守人的哨舍旁边穿过路基。那哨舍里面經常有着孩子；虽然有几个已經离开家，有几个給火車碾死了，可是这孩子的队伍并沒有縮

小，因为别的孩子又出世了。孩子們白天在鉄軌上蠢动；火車到来的时候，象一群小鳥，向两旁逃散，吊在拦路木杆上。父亲若是在房子附近工作，他把孩子們責罵一頓，可是仅止于此而已。

莫尔頓有时候跟那看守人聊聊天。这是一个上了年紀的人，經常有什么事使他悲伤劳累。沒有任何东西能使他稍微振作一点。他的經常由于营养不足而面目虛肿的孩子們却一直很高兴。莫尔頓口袋里常替他們留下糖果；孩子中間有人一看見莫尔頓，就发出小鳥般的吱吱喳喳的声音，于是整个一群都向他奔来。孩子們到五六岁剛会說話，可是岁把大就拚命跑，仿佛他們一生下来就会走路似的。

那看守人也有几个已經长大的儿女：一个儿子在离家不远的鉄路上工作；女儿嫁給邻近一个交叉点的看守人。他們也有很多孩子；当他們到父亲家里来作客的时候，孩子們在交叉点上走来走去，象蟻窠里的螞蟻。据說儿子和女儿也有几个孩子死在火車底下。

这些人，在莫尔頓看来，有点象生活在他茅檐底下楼梯旁边的麻雀。它們时时孵出小雀来，看护着，有时这些小雀从窠里滚了出来，就讓它們躺在楼梯上，自己又开始孵出新的小雀来。别的小鳥悲伤地在掉下来的小雀周圍跳着，想要帮助它們。难道哨舍里的两个小房間，和整昼夜工作所得的微不足道的工資，使这些人的心理状态变得这样迟鈍，只有惊人的多产是他們活力的唯一表現嗎？

鉄路看守人的妻子白天替他工作，晚上替他管轉轍器，只有在各班火車到站之間的空隙睡覚，这是一个高大的妇人，由于常常生育和小产，她完全发胖了，简直变成了一个丑八怪。她象原始社会的幻想所創造，作为多产的化身的一种东西，不断生育孩

子的一堆不成形的肉。

有一次，她照例到莫尔頓家去洗衣服，他說："把她从家里拉出来，在咱們一边說来，簡直是沒有天良。"

"如果她不到咱們这里，别人会把她找去的，要知道她衣服洗得很干净，"老奶奶說。"不錯，她干活不算快，但这也不足为奇，她晚上还得在鉄路上做工呐。实在这是她丈夫的責任，可是他自以为是一家之主。还是不要为这些事情操心吧，在生活里总有某些人遭到最艰难的命运，随你怎样努力，这是沒有办法改变的。"

使那妇人离开她的家，离开她的孩子，莫尔頓总不能安心。可是老奶奶只不过聳聳肩膀，她自己一生經历过不少了。

"我特别覺得可怜的是，他們馬馬虎虎挤在两間小屋子里，沒有好好的睡。睡得好是頂重要的事情。假使有一个陌生人偶然到他們家里，一間房子就几乎变成了客棧。唉，她現在又怀孕了！这样的人毕竟应該自己約束自己。"

莫尔頓不能責备他們，他待他們很亲热，而且眞正可怜他們。他自己心上产生了一种新的温存的感覺。他的血液更熾热了，对生活的热烈的渴望在他心里苏醒了。他不仅关心社会問題，也注意到私人生活和所有在他四周的亲近的人。他充满着某种內心的温暖，也渴望别人給他以同样的温暖和爱撫。他开始有点以新的态度来理解生活了：瑪丽，孩子們，花朵，动物，一切东西和一切人，他現在看起来都另一个样子了。以前因为瑪丽的眼睛給长长的睫毛掩盖着，他还沒有仔細看过它們。一碰到瑪丽的衣服，他感到仿佛是一种爱撫。如果吃飯时光，瑪丽抬起眼来，以熾热的眼光看着他的时候，将怎么样呢？当时为了长着满口馬牙、一副男人相的休列費尔小姐而吃醋的薇拉，将以怎样

的态度对待这事情呢？

可是薇拉一点都沒有看出来。虽然一般說来妒忌使薇拉变得异常机敏，象一个密探一样，許多别人毫不留意的小事，她会加上許多解說，可是这一次，她对一切事情居然不見不聞。莫尔頓感到某种滿足和对她进行报复的愿望；他不止一次想要放声大笑：薇拉終于得到了她所希望的东西！不錯，可惜的是她一点沒有覺察。

薇拉虽然不了解她眼前发生的事，可是她对莫尔頓依旧猜疑；不过，現在他对这事情的态度很寬容，連头疼也不发作了，头脑清楚得象星斗灿烂的天空。薇拉假使不覺察他改变得多厉害，那她眞的眼睛瞎了。

莫尔頓的母亲有时候看看他，看看瑪丽，那神气仿佛心里在想："是呀，对你們两个人来說也許很好，可是毕竟不相宜的。"有时候她高声說出来：

"瑪丽把孩子們照顧得这么好，随便哪一个做母亲的都可以向她学习。"

莫尔頓不禁想起，假使当初娶的不是薇拉而是瑪丽的話，他的全部生活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可是他在生活中間有許多珍視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他无論如何不愿意放弃的，其中就有活到这么晚才知道的秘密恋爱的甜味。这一种恋爱比之結婚更富于詩意，結了婚，全部生活都在眼面前、好象只隔一重玻璃一样。莫尔頓吃飯时坐在瑪丽对面，他看她微微低下头，垂下了眼帘，使旁人看不見她的眼光。可是他，只有他一个感覺到。凭她的眼睛透过睫毛流露出来的一种特殊的亮光和脸上一陣温柔的紅暈，他知道她在望他，想他，感覺到他在近旁。他身旁坐着薇拉，冷冷的象一个蜡人，尽管滿怀醋意，却一点疑心都沒有。也許，这

时候，她在考虑一封預备改变笔迹、写得很巧妙的匿名信。

莫尔頓覺得自己象一个不慣飲酒的人，突然喝了許多强烈的伏特卡。他走路带点醉意，脚跟有点飄飄蕩蕩。

一天早上，莫尔頓惊醒过来：爱莉莎和小达格瑪尔不見了。他騎上脚踏車沿海濱的大路馳去，寻到高特港，到了比斯特魯普家，也到了漁村里。沒有人看見这两个孩子。老奶奶和薇拉也出去搜寻。瑪丽在田野里跑：她不止一次发現小女孩們在老远的草地上采花，隐藏在长得很高的草丛里。

四个人时时轉回家里，决定下一步怎么办。大家都满面愁容。孩子們可能遭到不幸，可能有人攻击她們，毁損了她們的肢体。战爭在社会的各个阶层里助长了那种殘暴的現象。

可怜的老奶奶吓得发抖。

莫尔頓再三安慰她說：“她們不会遭到危險，这是絕对不会的。”

他把从小河到海岸的整个地区一步步查問过去。孩子們什么地方都不見，可是，在赤楊树下面，他发現了一个深洼，一只装着許多瓶白兰地、伏特卡和高貴的葡萄酒的籃子丢在里面。

“这是走私貨！”莫尔頓心里想，把找到的东西重新放进水里，这件事他后来非常懊悔。

經过竭力搜寻，最后，莫尔頓发現她們在鉄路交叉点附近，跟鉄路看守人的孩子們在一起玩。

“我心里就想，她們在那边！”老奶奶叫了起来，把孩子們狠狠的罵了一頓。“她們見了那一群孩子欢喜昏了，坐在轉轍器的杠杆上，或者还在想什么主意！”

“沒有什么可怕，”莫尔頓回答。

“怎么沒有什么可怕？可能把虱子带过来，你只要看看那一

批孩子！女孩子們可能遭遇到什么不幸。你大概忘記了，看守人的大女儿的儿子死在火車底下，他自己不多几时以前也死了一个男孩子。这是不足为奇的，他們的孩子是完全沒有人照管的。”

“所以我說，讓母亲离开她的孩子們是不可原諒的，”莫尔頓說。

“你又在自說自話了！哪里去另找一个洗衣服的人？只有貧穷才驅使人去洗衣服，这是一件很重的活。再說，彼得遜太太明天到咱們这儿来，你自己把你的教条讀給她听罢。”

关涉到家务事情，老奶奶是坚定不移的。

下一天，莫尔頓又一次地确信那轉轍手的妻子是一个不幸的妇人，胖得不能想象，十足一个多产的化身。

将要吃飯的时候，虽然薇拉和老奶奶都反对，莫尔頓坚持要洗衣妇人和他們坐在一桌上吃。

老奶奶断然說：“这对于她是完全用不着的，她甚至不覺得你对她做了好事。”

“我这样做完全不是为她，是为我自己。我不能容忍讓她独自坐在厨房角落里吃飯！”

“她身上有一股难聞的气味！”薇拉說。

“这正是穷人的命运，这不是他們的过錯，是咱們的过錯。”

那洗衣妇人坐在桌子旁，很窘。她的整个身体仿佛全是肉折子組成的：上半身压在大腿上面，人坐在椅子上，两条大腿挂着。只有她的臉是消瘦疲憊的，上面滿是斑点。她的全副神气显出有点害怕的样子。莫尔頓跟她攀談，想消除她的窘态。

“彼得遜太太，吃呀，站在水槽旁边是很辛苦的，”他說。

莫尔頓每次称呼她“太太”的时候，薇拉的臉就一扁，而老奶奶呢，似乎在想，对那洗衣妇人簡单称她“奶奶”也就够了。

"吃过飯您回去，到您的孩子們那里去。还是明天再来罢，"莫尔頓接着說。"喂，您的八个孩子过得怎样？"

"整整十个啊！"老奶奶糾正他。

莫尔頓疑訝地望望母亲，望望彼得逊太太。

老奶奶說："咱們搬到这儿来的时候，他們是八个。从那时候起，彼得逊奶奶的孩子又多起来了，只要是穷人，你要有多少孩子，就会生多少。"

"看来，母亲把自己从前受苦的情况忘記了，"莫尔頓心里想，低下头对着盘子。彼得逊太太坐在那儿，負罪似地眼睛看着地面。

飯后，莫尔頓和她一道走到地下室里，亲眼看到她的确不洗衣服了。她的短外衣前面豁开了，合不上来。

他把一只手放在她肩上說："彼得逊太太，您听我說，想法子不要再有孩子了。"

洗衣妇人轉过身来面向他，苦恼地說：

"說說呢，自然是容易的，可是您怎么知道别人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男人旣然要这样，有什么办法？要知道他究竟是一个活人！結果呢，他說得对：'儿女，这是咱們生活中的唯一的快乐。'不錯，他沒有什么乐事可找。他只知道工作，为了儿女过着半飢半飽的生活。大家得靠了他吃飯穿衣，这还能拒絕他对于妻子的应有的权利嗎？眞的，我們过的日子是不好的！"

她靠在門上哭了起来。

"或者，我得跟医生談談去，要他給您出一个有益的主意吧？"

"那有什么关系，要談也可以，只是反正沒有用处，"洗衣妇人抽咽着勉强坐上脚踏車。阶沿上留下一些血迹。

"您在流血呀！"莫尔頓惊叫起来。

"这小事情，我常常这样的！"

必須給彼得逊太太一点什么帮助，莫尔頓立刻騎上脚踏車，到离鎮三四公里的一个医生那里去。

医生很熟悉这个铁路看守人的一家。

"这位彼得逊太太是一个善良的妇人……她常常怀孕！人在这些鉄路哨舍里繁殖起来，象耗子一样快！"

莫尔頓認为这一切都坏在不良的居住条件上。

"这是完全可能的；国家必須对这些'人工孵化器'負責。作为一个医生，这样的家庭我知道的很多；在我行医的全部經历中，全家总共只有两个孩子的只遇到过一家。那是两个女孩子。其中一个，仅仅因为不愿意再同妹妹一床睡，不愿意和她的父母住在一間房間里，就嫁了人。她生平从来未曾有过自己的床。这样的女孩子，等不到成长，就离巢飞去，然后带了小鳥儿飞回来。有什么話好說呢？要帮助这些鉄路看守人是絕对沒有办法的，要知道他們是国家的公务員；市政机关即使想过問他們的居住条件，也不能够；然而，关于想过問这一层，我是非常怀疑的。但是这問題是会漸漸解决的，因为咱們开始在避免鉄路綫的交叉了。"

"等到問題解决，还不知要吃多少苦头！您难道一点沒有办法使这个不幸的妇人不再生孩子嗎？"

"怎么，您瘋了嗎？要知道那样做我自己会吃大亏！国家必須使人口增加，不管用的是什么方法；它只是不愿意为这个事情操心。这些人还沒有經受到极端的匱乏，他們的生活程度仅比最低需要低一些。"

医生知悉了彼得逊太太流血，他就不再爭論了。

"事情既然这样，我看来不得不和您去一趟。天知道她小产

过多少次。略等一等，我得把輪胎的气打一打足。”

他們一路繼續談着。医生是一个很仁慈的人，但是現在看起来，他已經不再为自己的理想作斗爭了。据說，他吸上了嗎啡。

“很奇怪，下层社会里这样的穷困和迟鈍，上层社会里这样的殘酷和沒有人性，而您却依然沒有放弃您的理想，”他沉重地喘着气說。“一个人要不是变得冷酷无情，自己也就馬上完了！許多人都不愿意有孩子，有錢人和穷人一样。时时有女人来找我，求我帮助；她們一想到自己有了孕，就瘋了。男人們同样发了瘋，要求給他們一点葯，保持家里太平。我敢告訴您，唯一靠得住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完全节欲。所有的女人发瘋似的害怕怀孕，象害怕瘟疫一样；这种籠罩了目前一代的各个社会阶层的恐怖，是咱們这个时代的特征。这一部分要怪战爭，也許和它联在一起的艰难的生活条件也有关系。在我个人看来，这里最重要的原因是妇女运动。照我的意見，在妇女一方面这是一种抗議性的破坏：女人愿意把男人整个为她自己所占有，很少注意到孩子。”

莫尔頓一声不响地听医生說。看起来，医生曾經有一个时候抱着最激进的看法，可是后来他不得不对生活妥协。他有几分想替自己的行为辯护，可是有时候也加以批評。医生的不尽純洁的良心驅使他这样說，可是莫尔頓不愿意反駁他，同时也使他有替自己辯护的可能。

医生停了一停，接着說：“你当然抱着革命的情緒，想要改变一切。‘这样那样地改造世界，咱們的生活条件将会好轉。’可不是？我年輕做学生的时候，一样也怀着革命的情緒；假使您不愿被人看得一文不値，这是必要的。可是您知道什么？咱們生活在

其中的社会制度，比之其他一切不管如何理想的可能的制度，有一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这个制度是存在的。它是眞实存在着的現实，胜过一切幻想。但是，是什么人这样說的？”

“您这样說嘛！”莫尔頓回答。

“不，我的意思說，哪一位天才的思想家？”

“既然这是胡說，无論誰說的，不是反正都一样嗎？”

“不，哪里的話？例如，您难道能因为歌德說了蠢話而責备他嗎？”

“歌德既不是禁欲主义者，也不是宿命論者。相反地，他要求人們积极活动，改造生活，干預一切，改造一切，并且去帮助鉄路看守人的不幸的妻子！”

十八 莫尔頓获得了自由

莫尔頓从外省做报告回来。途中，在弗萊德里西亚[1]从晨报上看到俄国的布尔什維克取得了政权。他又乐又惊得直顫：世界史上无产阶級第一次在国内夺得了政权！那儿的事情以后怎样进展？布尔什維克能否保持政权，他們又如何利用这政权？毫无問題，这事情将导向一种新的东西，可是究竟什么东西呢？从童年时候起，莫尔頓許多年来一直梦想着：总有一天，穷人在生活中也能获得应有的一份享受；难道他的梦想，即使是一部份，将要实現了嗎？

中心車站前面的广場上挤满了人；一些騎馬的警察勒馬后退，高喊：“走开，走开！”来驅散人群。有几个軍官，把肩章撕去

---

[1] 日德兰島东南角的一个海港。

了，杂在圍成一圈的警察中間。一会儿这边，一会儿那边，有人激动地高叫着："打倒战爭！打倒物价高漲！讓投机商人和大老們穿上軍服去打仗！"从人群里跳出来。群众一齐欢呼，警察利用木棍挤到肇事的人那里。莫尔頓走到人群中間，打听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沒有人能清清楚楚地回答，最后終于打听了出来，是一群规避兵役的人在这里聚会。

莫尔頓只看見老奶奶一个人在家里，神气憔悴，脸都哭肿了。

"你們出了什么事了？"他問。"媽媽，怎么你一个人在家里？"

"的确，我剩了一个人了，"老奶奶哭了起来。

"孩子們，瑪丽和薇拉在哪里呢？媽媽，你回答我嘛！"

"我的天，她們一个也不在，都出去了！我一个人在空屋子里走来走去，流着辛酸的眼泪，已經几天了。我甚至要写信告訴你这儿一切事情变得多么糟，都不可能；你老是跑来跑去！"

"她們哪里去了呢？"

"也許你能告訴我哪里去了？薇拉把瑪丽卸了工，她再也不愿把她留在身边了，关于这一点沒有人能責备她。可是开头她逼她承認一切，又叫她在她說的話下面签字作为凭証，好一場吵鬧吶！"

莫尔頓漸漸从母亲那里弄明白，薇拉和那两个跟丈夫离了婚的邻居吵了架。她們有一天来看她，薇拉接待她們很不客气，說得确切一些，請她們出去。

"您赶我們走，是因为我們是离了婚的女人嗎？"她們中間一个用相当挖苦的口气問薇拉。"可是这是不真实的，我們倆是規規矩矩的寡妇。您自己才是被人离弃的吶，因为一个男人假使

跟他的女仆拥抱亲嘴，那就等于跟他妻子已經离婚了。”

“她們一直在閣楼的小窗口看着。有人指出那小窗太高，她們够不到。她們得意揚揚地說，并不如此：她們站在桌子上，一切看得很清楚。我的孩子，一个人不仔細，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于是薇拉就审問瑪丽，把她的一切都騙了出来。要知道瑪丽是非常沉默的，騙她出来可并不这么容易。可是薇拉什么人的話騙不出来！她逼瑪丽在这些話下面簽上字，就把她赶了出去。我連跟她好好地分别都不能。那可怜的女孩子，她哭得那么厉害，好象挨了鞭打似的！现在你打算怎么办？”

“媽媽，你自己希望怎样？”

“如其可能的話，我最希望在城里租一間房子。我去做照管产妇的工作，也許我本来应該得一份小小的养老金的。”

“关于生活費你不用担心，”莫尔頓把一只手放在母亲微駝的背上說。“我会給你在哥本哈根找到一个安身的处所的，可是我希望你不要馬上就离开我。我希望在我的事情沒安排好以前，你留在这里。”

“你准备做些什么呢？跟瑪丽結婚嗎？”

“不，在考虑新的婚姻之前，必須办好离婚手續，”莫尔頓說。“我倒想到德国去看看那边发生些什么事情。现在我可以自主了。可是家里必須稍稍收拾一下，讓薇拉和孩子們在这里过得舒舒服服。”

“我不相信薇拉会同意带了孩子住在这里。她太喜欢城市了。”

“那也很好，那么我住在这里。你愿意留在这里和我一起住嗎？当然我要給你找一个帮手来料理家务。”

可是老奶奶操劳得厌倦了，她梦想有自家的一个角落，自己

可以当家作主。但她同意耽搁一些时候。

“你的事情没有安排好以前，我留在这里。”

“可是我覺得你不要劝薇拉留在这所屋子里，”在莫尔頓必須去和薇拉会面，商談一切的时候，老奶奶說。“她另有打算。”

“媽媽，你注意到了什么？”

“我沒有注意到什么，只是各人有自己的猜測。她常常說，做每天騎馬經过咱們这里的‘穷人的恩主’的老婆，过的日子該多好，她很奇怪他是一个光杆儿。天知道，他們之間还有些什么。他經过这里的时候，如果不見她在园子里，常常斜眼向窗子里望。”

莫尔頓放声大笑。

“嘿，媽媽，你造出来的！”

“你还是要小心，既然她是准备再嫁的，你别打算給她錢，要知道她是非常精明的！”

莫尔頓嗤笑他的母亲。可是他跟那受委托去和薇拉談判的律师一談，才知道薇拉要求莫尔頓每年給她三千克罗納，即使她另嫁的話。她的要求的根据是：她要扶养孩子，她又是受害的一方；而且她“帮助”莫尔頓写書，如果她在这方面获得一部分錢，那是完全合法的。这事情很使莫尔頓发笑；他記得有一天晚上，有人問薇拉，她是否象姚那斯·李[1]的妻子公瑪辛一样帮助她丈夫写書。薇拉的帮助才是好哩！

莫尔頓坚持，薇拉再嫁的話，孩子們一定要跟他一起生活。他不准备再結婚，因为他不愿意他的孩子們有一个后母。

他和薇拉之間的談判拖延得很久。他們尽量避免彼此見面，

---

[1] 姚那斯·李(1833—1908)，挪威小說家。

直到必須在文書上签字的时候才会面。其余一切都由律师来調停。莫尔頓得感謝命运，这事情由律师来办理，否则薇拉会把他搶得一絲不剩，这方面她是一个老手。莫尔頓发現她有着以前他沒有設想到的才能和特性。

莫尔頓不能工作。在等候离婚期間，为了消磨时光，他探望一些朋友和熟人。原来薇拉已經先去过，按她的理由說明了事情为什么鬧到离婚的地步。莫尔頓不愿談这个問題，恰恰在熟人的眼中証实了薇拉的說明的真实性，因此他們对莫尔頓的态度更坏得多了。薇拉也到过貝莱家里，可是那儿显然沒有得到同情。有一天，莫尔頓接到爱倫的一个条子，問他是否打算到他們那里去解解悶。"貝莱看見你，将会很高兴，"她信上說。

的确，莫尔頓到他家里，貝莱很高兴。

莫尔頓还沒来得及坐下，貝莱就說："那么，你在俄国的同志們現在胜利了。我从报紙上看到，他們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簡单地告訴我，他們要的是什么。"

莫尔頓严肃地回答說："我以为他們所要的，就是你和我曾經有一个时候梦想过的，因此对咱們倆說来，都不能算陌生。他們要消灭阶級矛盾和种族矛盾，还有引起战火的民族間的憎恨，当然，也要消灭利潤。"

"那不少呀！"貝莱說。从他的臉色可以看出，他認为这一切企图是注定要失敗的。"縱使有接触，可是隔着国界要和他們把关系搞好是不容易的……还有其他等等，不用說别的矛盾了。"

"应該說，人家把咱們的头脑根本搞糊涂了。我初次到德国的时候，看到丹麦国界以外的土地，跟咱們的土地是同样顏色，使我感到惊奇。这些人使国与国之間存在着矛盾这一观念深入咱們的头脑到了这样的程度。可是人們却相信这样的話。"

"咱們要正确了解这些事变还远着哩！我很愿意知道，人們会不会有一天，重視使他們团結的东西过于一切，而不重視使他們分裂的东西。"

"毫无疑問，"莫尔頓坚信不移地回答。"这是必然要发生的，否则就一切都完蛋了。但是首先要結束許多荒謬的事情和消除那惊惶情緒的原因。"

"这种惊惶是为什么产生的？"

"人們害怕失去工作。每个人都对别人側目而視，象野兽在吃东西的时候一样。人类必須滿怀着一切东西都够大家用的信心。"

"怎样能达到这地步呢？"

"只要把生活安排得人人都够。这是可能的。"

貝萊怀疑地笑笑。

"你不覺得有些人并不以此为滿足嗎？要知道常有少数人，他們竭力使自己取得尽多的东西。"

"关于这样的人我并不担心。这些忘不了利潤的人，社会上不应容許他們存在。咱們，作为社会主义者，应該为大多数人建設世界，不是为少数人，"莫尔頓兴奋了起来。

"事情要是这么簡单就好了！"貝萊慢吞吞地把这句話說出来，仿彿他看到眼面前一条无限漫长而艰难的道路。

的确，这完全不是象风暴一般掠过京城里的工人区的那个貝萊了；他現在和剛从监獄里出来的时候，完全不同了。現在他不向前面看，同时也不向后回顧，他的口号不如說表示了任何一方面都有眞理。貝萊是維持現状的信徒，他鎮靜，他把一切都仔細衡量过，他企图調停一切，他最珍視的只是那已經获得的。不知道的东西已經不再能吸引他了，他既忘記了青年时代的空想，

也忘記了在监獄中思想上的墮落。

“你不再向前看，也不再傾听你自己的声音了，”莫尔頓不禁冲口說了出来。

“我是一个現实的人，我沒有工夫，”貝萊回答。“可是你自己傾听你內心的声音嗎？”

莫尔頓不得不承認，虽然他也認为应当把将来和現实結合起来，可是他却更多地望着将来。那些只望着自己的肚臍眼或者宣揚道德，而同时嘲笑啼哭的孩子，認为飢餓能提高孩子的灵魂的人們，他却不愿意認識他們。

“我很希望咱們消灭貧困，然后从事于精神上的发展，”莫尔頓說。“利用灵魂来达到躲避人、使他永远受着精神压迫的目的，这种情况太多了。”

爱倫时不时地走进書房，坐在莫尔頓身旁，带着一种他以前沒有見过的脸色看着他。他覺到她要跟他談談薇拉的事情；她試把話头轉到这一个題目上去，可是沒有成功。特别引起莫尔頓注意的是，爱倫現在不再是以前他所珍視的那个家庭里的理想母亲的化身了。如今她变得更象一个住在“黃金岸”上的批发商人或工厂老板之类的老婆了；这些女人自信地談着世界上的一切。跟貝萊不同的是，胜利冲昏了爱倫的头脑。当貝萊力图保持从前的样子的时候，她在談話中竭力强調貝萊的势力多大，仿佛这里头也有她一份功劳似的。

当談話涉及旁人的时候，爱倫严肅地参加了进来，断然地說：

“我們不相信阶級矛盾将会消失，在下层群众还沒有足够的教养的时候，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不久前，我們帮助一个年青姑娘在办事处弄到一个工作，这是我們曾經会面过的熟人的一个

女儿，可是他們連謝都不来謝。貝萊，我說的对嗎？”

“这一个職务反正得有人来干，而且这女孩子是有着很好的服务証明書的，”貝萊支支吾吾地回答。

“他們还是应該想着来謝謝咱們，不是嗎？人們不大重視别人給他們的好处。”

“可能他們認为并不是貝萊付給她工資的，”莫尔頓說。“貝萊当了部长，也沒有謝她，也沒有謝别人。”

“这完全是另一回事。貝萊到国王那里去謝他的任命。”

莫尔頓从貝萊臉上看出，愛倫对这事情的推論不合他的意，可是她照样繼續說下去。她变蠢了嗎？还是她丈夫的飞黃騰达和她跟資产阶級太太們的交往，給莫尔頓以前曾經在愛倫身上看出的粗鄙又加上了几分？

貝萊焦急地咳着。

“你对于柏林軍火工厂里的罢工怎样解釋？”他高声問，显然要想改变話題。

莫尔頓虽然認为德国軍火工业的罢工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反应，但他不愿把自己的意見說出来，仅仅指出：

“只不过表示对战爭的厌倦，英国軍火工业的工人也在罢工。看来，咱們的人民向战神——太阳神[1]祭献得也厌倦了！”

“那么首先罢工的应該是前綫上的兵士了，”愛倫插嘴說。

“他們害怕背后軍官們的手枪。可是以后也許会到达这个地步的。”

---

[1] “太阳神”是古代腓尼基和迦太基的宗教里的太阳神（以色列王国和犹太王国也相同）。祭献时要焚燒活人作为犧牲，特别是小孩。这一个名詞常常被用来象征要求以人为犧牲的残暴的力量。

"我不以为前綫的兵士将会罢工，"貝萊沉思着說，"否則皇帝和貴族地主答允胜利时候給他們的一切，他們都得不到了。可是提到工人，我們是不大担心的；以为他們会在祖国危急的时候，暗地里对它攻击，这样的想法根本是荒唐的。"

"也許他們以为这样做是对祖国效了更大的劳呢，"莫尔頓說。

"天知道他們根本有沒有想什么！可是你准备到德国去，在那里寄給我們一些报导性的文章。"

"我写的关于德国的任何东西，斯罗茨霍姆都是不承認的。"

"当然，由于你的那些关于普魯士和德国的文章，咱們的同志們曾遭到一些麻煩。由于这一种或那一种原因，他們不能予以发表。可是現在大家已經忘記了这件事。"

"完全沒有！相反，我的名字給他們記在黑名单上，他們对我宣布了联盟抵制。他們組織了一个委員会，仔細注視国外的丹麦社会民主党人，按照他們对待战争德国的态度，把他們划分为朋友和敌人，因此，他們認为我是敌人。你瞧，爱国主义的結果是什么！"

貝萊聳了聳肩胛，然后略略思索了一下說：

"但是，沒有斯罗茨霍姆也行。把所有的文章直接寄到报館編輯部，一部分发給外省报紙去，其余的我們用作报导材料。你将获得全部文章的稿酬，斯罗茨霍姆如果愿意的話，以后可以把他認为适当的稿子轉載。"

三个人一声不响地坐了一会，貝萊注視着莫尔頓。

"据我了解，你現在应該很窘，"他打破了沉默。

莫尔頓不得不承認，他差不多一筹莫展。

"我的比較可靠的收入，全部将近三千克罗納，我得交給薇

拉和孩子們。”

“嗯！假使我們提議給你在外省报館里一个固定的工作，你的态度怎样？当然，在你这方面并沒有要供給一定数量文章的义务。我們可以給你五十克罗納一星期，出差的时候，旅費和每天的生活費除外。合你的意嗎？”貝萊亲热地望着莫尔頓。

“当然滿意！”莫尔頓向他微笑作为回答。

“現在你完全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人了，”愛倫插进来說。“可是这件事的代价不小。当时我們劝阻你的时候，你不肯听我們。祝你成功！”她的声音里流露出从前那种慈母般的关切，莫尔頓心上感到温暖。不管怎样，貝萊和愛倫毕竟还是爱他的。

十九　逃　兵

莫尔頓把所有的事务結束了；关于离婚方面尙未办完的手續，律师会去安排。在奈列勃罗区，莫尔頓給老奶奶找到一处小小的住所，因为她要住在那地方。等到城外屋子里的家具搬来之后，她就很舒适了。关于护照的事情，也完全办理好了。可是莫尔頓在大房子里轉来轉去，很是无聊。他的整个思想都被旅行占住了，什么事也不能做。

出发前的一天，安德萊逊打电話給他，請他吃早飯。“不在家里，在館子里，那儿沒有人来打扰咱們，”他說。

“可是我反对‘事务性的’聚餐！”莫尔頓在电話里笑着回答。

“嘿，你現在是自由自在的人了！”他們喝了不少之后，安德萊逊微微带点艳羡的神气望着莫尔頓說。“以后怎么办？再結婚嗎？”

不，对于莫尔頓，这已經够受了。結婚根本不是那么吸引人

的事情，使人乐意才摆脱了第一次的婚姻，重新再投身进去。

“在这种共同生活里沒有一点快乐！可是有什么办法？不能教人类灭絕呀，”安德萊遜說。

莫尔頓認为为了納稅、付面包师和鞋匠的帳而在最好的年华里带上脚鐐，套上絡头，通宵工作，究竟是够沉重的。一切为的是保障一家人的生活，結果呢，家里連太平日子都不得过。

“自然界对待其他的东西要好一点，它們不用管納稅，不用管公差，不管家用，也不和歇斯底里发生关系。”

“是呀，假使一切事情都任其自然，人可以安安靜靜地采采花朵，那确是好极了，”安德萊遜說。“我倒欣然同意你这样的說法。可是，慢一点，那时候就沒有人需要鋼琴了！这事情完全不合我的胃口；那我宁愿跟帳目，搶生意的同行和神經失常的婆娘們糾纏。为了解悶，有时也可以讓自己找些小小的消遣，咱們不是象圣經里的約瑟[1]那样純洁的青年！”安德萊遜热情地望着莫尔頓。

他們舒舒服服坐在館子的一个角落里。有时候安德萊遜被叫去听电話（他常常告訴家里到哪里去的）；一般說来，沒有人来打扰他們，他們高高兴兴地聊着天，忘記了一切。安德萊遜有时贊叹地看着莫尔頓說：

“的确，你真是个好汉子！”

“你自己也是个好汉子！一切东西落到你手里，你就紧紧抓住。”

“对，今年我将要有一百万克罗納的交易，可是我依然經常

---

[1] 約瑟是雅各的儿子，小时被他的哥哥們卖到埃及去做奴隶。他的埃及主妇引誘他通奸，他拒絕了她。見旧約創世記第三十九章。

缺錢，你懂得这个道理嗎？"

"大概因为你一直在扩充你的营业吧？"

"是呀，我不能不这样做。营业，你不讓它发展，它就注定要失敗。可是你自己为什么不找些有利可图的营生干一下呢？到处金錢象流水，可是你还是为了生活費在掙扎。"

"我沒有这个才能！"

"胡說，总可以想出一些什么办法来的！你只要看，多少傻瓜都爬上来了！哪怕凭你城外那座房子另外再弄一笔貸款也好，那时卖掉它也更容易了。信貸公司有的是錢。"

"它不会再給我一笔貸款的：上一回的貸款，当时它还想拒絕我呢，因为它認为数目太大了。"

"嘿，那是那时候的事情！大概誰也不記得了。試一試看，我担保你得到的补充貸款要比第一次还多。你笑，可是相信我罢，所有那些掌握国家錢袋的大老們、銀行經理、金融家以及諸如此类的人，一点都不比你我聪明。金錢得来容易，追求利潤的貪欲就充滿了大家的心里。我可以跟你打賭，你的新的押单得到的要比全部房屋的价值大得多。假使你得到的超过了你的需要，把多余的交給我，我永远会利用一切的！"

莫尔頓不得不答允，按他的主意办。

"可是你必須在动身以前把一切事情办好，永远必須干得迅速。就在这里打电話給你的律师。"

暮色降临了。莫尔頓收拾了一些行李，坐下来看書。整座房子里只有他一个人，时时放下書本，有一种奇怪的感覺。

他突然听到有人拿一块小石子丟进窗来。莫尔頓走到阳台上。下面站着一个人，仰着脸，低声地打着口哨。

莫尔頓听見一个声音說："是我，維戈，你的舅子！"于是，他就走下去开門。

"嘿，你毕竟上我这儿来了，"他說。他城外的家里，維戈一次都沒来过。

"是的，我知道薇拉跑了，嘿，我心里想……我簡直看她不慣，还有我那两个老的。"

"看来，不跟亲人来往，这生活毕竟是难过的！"莫尔頓注意地細看了他的可怜的形态。"你現在一个人过活嗎？"

"嗯，并不！我有一个女朋友！"

維戈臉上現出一副被遺弃者的惊慌的神气，他喘着气，好象背后有人追赶似的。

"你既知道薇拉不在这儿，为什么不按电鈴呢？"

"我不愿意讓你母亲看見，你要知道，我从昨天白天逃出来，还沒有躺下来睡过。"

这可以从他的衣服上看出来，它滿是泥污，皺得不成样子。

莫尔頓惊慌地問："那么，你是逃跑出来的？"

"是呀，我受够了！我拿了上岸的外出証就不回船了；我昨晚是在牧場上过夜的，我害怕回到我的女朋友那里，因为他們一定会到那儿去寻找的。"

"你知道他們抓到了你将怎样办嗎？"

"他們不会抓到我的！我宁愿自杀，再也不回去过那奴隶似的生活了。"

莫尔頓望着維戈沉思。維戈的神气，那么可怜，那么孤苦伶仃！他跟他的一家人不睦，生活上又不走运。他虽然具有反抗的精神，却沒有能力用自己的力量来克服困难，更不用說对当权的人进行斗爭了。

“你为什么哼，什么地方疼嗎？”莫尔頓問。

“不，昨天晚上，我和伙伴們去戏弄几个警察，背上挨了一棍子。”

“我还是劝你回到船上。你就說你喝醉了，宁愿讓他們判你一星期的禁閉，或者受一点别的懲罰。对逃兵的处罰是很严的，至少給你一年劳动改造。”

“这个我不在乎，我就是受不了船上的那种生活。老是处罰、嘲弄、禁止上岸以及諸如此类的事情……特別是大家受的沃尔姆斯的磨难，那船长的助手，他完全发瘋了。他要求我把船員口粮里的物品偸出来交給軍官食堂。我要是同意他做这事情，我成了什么样的朋友。沃尔姆斯看見了我就暴怒起来，他說：‘等着，我們会迫使你就范！’他們甚至告我偸窃，虽然軍官們自己在偸东西。不錯，后来他們不得不把話收回。”

“这眞是令人憤慨的情况！”莫尔頓恐怖地叫起来。“难道他們对全部船員都这样嗎？还是专跟你一个人糾纏呢？”

“沒有一个普通水兵受到好好看待的。軍官們說，旣然現在在进行战爭，那么，严格的訓練是不可少的。他們中間有几个簡直好战到发了瘋，等不及咱們开始作战。可是他們特別迫害我，罵我‘赤党’。我猜他們知道我是工团主义者，因此他們决心要打断我的妄念。”

“他們从哪里知道你的事情的？也許你在船員中間进行煽动吧？”

“不，我竭力避免这种事情，可是他們不是有名单嗎？还有那些調查表……”

可是莫尔頓对于这事情一点不了解。

“你不知道嗎？我們被征召去的时候，必須在調查表上填

写，做什么行业，看什么报紙，属什么組織等等。他們把这事情安排得很巧妙，仿佛是統計上需要，对国家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其实他們仅是要知道，出了什么事情的时候，哪里去找忠誠于他們的人。如果你看見他們查閱我的調查表时臉上那副怪样子就知道了！这个沃尔姆斯是十足的野兽，他是以折磨人为乐事的。只要一有机会，就想法子給我們屁股上一脚。”

莫尔頓到地下室去取了些食物和一瓶啤酒。看到了酒菜，維戈的疲倦的眼睛发出了亮光。

“啊，星标的啤酒！得向咱們的大老們表示敬意，因为他們能釀制啤酒，”他高高兴兴地說，用手擦了擦瓶頸，把酒瓶举到嘴边。

莫尔頓讓他安安靜靜地吃，因为那可怜的家伙餓的象狼一样。

維戈吃好了，莫尔頓問：“那么，你不愿回到你的‘海馬号’船上去了？”

“我簡直不敢，一想到这事，我就渾身发抖。我到处看見沃尔姆斯的魔鬼样的嘴臉，甚至梦里都看見。”

“你愿意留在我这里嗎？我迟几天动身来料理你的事情。”

可是維戈不知道決定怎样做好。

“也許我还是在街上蕩着，蕩到他們把我抓去，”他用微弱的声音說。

可是莫尔頓不能容許这样做。

“或者你留在这里，讓我去料理你的事情，可能通过报紙来办，或者你回船上去，服滿一星期的禁閉。再說，你的制服在哪里？”

“要是他們沒有去搜查，它还挂在家里，我的女朋友那里。我換了这件破衣服，溜走起来方便些。”維戈突然抱住头。“哎

哟，我完全失去理智了！假使好好想一想，这一切没有多少快乐之处！你还是去把警察叫来罢。”

莫尔頓就这样办，竭力把事情叙述的对維戈有利。一小时后，警察的汽車开到了。

載走維戈的汽車在黑暗中消失的时候，一种痛苦的感覚抓住了莫尔頓，仿佛把一个人送上了屠場。他衣服脫了一半，坐在床边上沉思。他爱上了薇拉的时光，就跟怎样一个奇怪的市儈家庭发生了关系！他們从怎样的社会下层爬了上来，那多情的达格瑪尔，具有經紀人才干的彼得，还有薇拉、維戈。奇怪的一家，家里每个人走向各别的方向。达格瑪尔有她善良的地方。不过，孩子中間最好的还是維戈；这可怜的家伙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一个藏身之所，甚至自己家里也不行！

屋子里一片沉寂，沒有令人不安的感覚，四周圍籠罩着和平和宁靜。莫尔頓躺在床上，向黑暗里凝視，他仿佛看到某种奇怪的景象。似乎他完全沒有了脑袋，脑袋所在的地方是一片眞空，一片极大的空間，整个天空，可是一点重量都沒有。莫尔頓无意中举起一只手来，摸到头上，它原来好好的在那里！一切都由于近年来經常和他的生活作伴的头疼；它在梦里折磨他，甚至他醒来的时候也折磨着他；现在它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后　語

恩·克雷莫娃

长篇小說紅莫尔頓是尼克索的三部曲的尚未完成的第三部，叙述丹麦工人运动发展中的現阶段。它的头两部分是长篇小說征服者貝萊和人子(即蒂特)。三部曲的当前这本書，作者現时正在写作中❶。

馬丁·安德逊·尼克索动手写这个长篇，是在一九四〇年，当时，德国法西斯占領了丹麦。他受希特勒匪帮和丹麦警察的迫害，被迫逃亡到瑞典的时候方才完成。❷这本小說❸根据丹麦文的手稿譯成瑞典文，一九四五年初次以瑞典文譯本問世，由进步的工人出版社工人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在丹麦直到国土解放之后才出版。一九四七年譯成俄文。

小說的情节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到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的一段时期，在許多方面是自傳性質的。在小說的主人公，作家莫尔頓身上，不难認出尼克索本身的某些面貌。

关于长篇小說征服者貝萊和人子的續篇，尼克索老早就在考慮。征服者貝萊的第四部出版以后，他在斯堪的納維亚和德国的报紙上写道，他把这个作品看作是"工人运动史詩的序曲"。照尼克索的意見，无产阶級的偉大运动还剛剛开始，因此，他写道，"小說的結局必須理解为暫时的，一个插曲的完成"。后来，当尼克索又談到这个問題时，他写道："我很清楚地記得写貝萊时的心情。那时候正象現在一样，我是一个无产者，一个革命家，可是

那时候的目标还不大清楚……共产主义在我看来是模糊的，渺茫的，象一个梦想……那时还没有苏联。无产阶級史詩的內容必然是工人在爭取人权的斗爭中的覺醒。三部曲的第三部将是献給新的一代的……要到那时候，写貝萊和蒂特的几本書才得到完成，才显出它們的眞正意义。”

在长篇小說紅莫尔頓里面，作家表現了丹麦工人在政治上的覺醒，表現了工人运动到了这样一个时期，最最覺悟的无产阶級开始了解，象貝萊一类的社会民主党領袖們沒有領导工人前进，却老是“轉圈子”，他們是工人运动中的分裂派，那时候，社会民主党上层分子的利益和資产阶級的利益已經打成一片，工人运动必然要走上革命的道路。

尼克索不止一次地亲身观察到的西班牙无产阶級的斗爭經驗，这对紅莫尔頓的作者是有影响的。書里的主角莫尔頓开始确信必須建立一个新的公平合理的制度，根本不再相信貝萊所竭力主張借助于合作制度来消灭資本主义的可能性。貝萊和莫尔頓之間思想上的分歧，在小說一开头就很清楚了，这种分歧在长篇小說人子里面，作者仅仅画了一个輪廓，現在变得深刻而不可調和的了。貝萊和莫尔頓的道路分开了。他們是丹麦工人运动两个敌对方向的代表，一方面是改良主义者和叛徒的方向，另一方面是革命的方向。

恰恰在世界大战的前夕，莫尔頓到了德国，跟普通的工人談天，之后，又認識了机会主义者伯恩斯坦和留特維克·法朗克的

---

❶ 尼克索死于一九五四年，死时，紅莫尔頓一書尙未完成（第二部沒落的一代于一九四八年問世），克雷莫娃写这篇文章时，尼克索尙未逝世。

❷、❸ 此处均指紅莫尔頓的第一部无主的国土。

实际行动，他确信丹麦社会民主党人当作神諭一般尊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領袖們变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他們的立場和德国軍国主义者的立場沒有什么两样。作者在进一步指出丹麦社会民主党人在这方面是盲目地模仿他們的老师的时候，仿佛举例說明了列宁的原理："在一九一四到一九一五年的战爭局势下，机会主义又产生了社会沙文主义。机会主义的主要的东西是阶級协作的思想。"❶

"阶級协作"的思想，在这时候以前已經为丹麦社会民主党右派所广泛宣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以斯陶宁为首的丹麦社会民主党和資产阶級政党訂立了"政党休战"的协定，在一九一六年初次参加資产阶級政府，因此变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时候，特别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一九一六年，列宁在整整十个社会主义的部长这篇文章里写道：丹麦的社会民主党"……尽力庇护而且仍在庇护着右派，庇护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丹麦社会民主党人对資产阶級君主政府投了信任票，說得很体面，'为了保护中立'。在一九一六年九月三十日的大会上，十分之九的大多数表示贊成参加組閣，贊成和政府訂立的协定。"❷

尼克索在紅莫尔頓这部长篇小說里正确地指出丹麦社会民主党右派腐化的过程，他們的放弃阶級斗爭，完全轉向阶級調和、資产阶級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立場。在小說里，社会民主党的最鮮明的代表是貝萊。在他身上很容易認出那些斯陶宁型的丹麦社会民主党人，他們利用工人运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久

---

❶ 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一六頁（俄文本）。

❷ 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一二四頁（俄文本）。

已忘記了这一个阶級的需要和目的，竭力把自己的党員变成听話的表决机器，这对他們說来，为了获得优越的地位是不可少的。

在貝莱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塞尔伏斯和布洛赫的談判这一幕里，尼克索最清楚地指出了这些“工人領袖們出卖工人的政策。在塞尔伏斯身上很容易猜测到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巴尔伏斯，关于他，列宁曾經写道：“以确信会获得資产阶級贊許的一个杂文作家的放肆态度，拍拍馬克思的肩膀来‘修正’他，毫无一点警惕和关怀的批評的样子……他預言德国可以通过保守党人和一部分社会党人的联盟，通过‘面包配給証’，毫无痛苦地进入社会主义。”[1]

塞尔伏斯来和貝莱談判，以丹麦的廉价劳动力供应德国的軍火工业。同时，他利用机会来給他的信徒講授一課修正主义。貝莱以走狗的奴顏婢膝的态度，傾听塞尔伏斯的长篇大論，塞尔伏斯說馬克思主义不能不加以修正，說德国是所有国家中間第一个把它修正，“从无效的阶級斗爭轉向协作的时代”的国家。貝莱自己久已站在阶級协作的立場上，很愿意采取一切措施来制裁不同意这个政策的革命工人。

貝莱穿着燕尾服，鈕孔里插一朵兰花，已經絲毫不象曾經以群众領袖的姿态出現的那个年青的貝莱了。对于丹麦工人中最最覚悟的一部份人来說，他那使无产阶級跟資产阶級結合，領着工人团团轉，讓他們彼此踩着脚跟的目的，是清清楚楚的了。他們企图从这个圈子里掙脫出来，可是缺乏社会主义的覚悟和一盘散沙的情况妨碍他們沿着眞正革命的道路走。

---

[1] 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八四頁(俄文本)。

被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引入歧途的丹麦工人运动的弱点，现实主义地反映在小說里。有力量有勇气和旧的党断絕关系的具有革命情緒的工人，因为“已經沒有力量再忍耐下去”，大多数加入了工团主义者的队伍。在丹麦，以工团主义者为首的职工会反对派是在一九一〇年出現的。工团主义者是政党、議会活动以及一般政治斗爭的反对者。他們贊成“直接行动”，那就是說罢工，也贊成单独拒絕服兵役。尼克索以深厚的同情描写反对派的成員，老无产者蓬，翻砂工人奥尔逊，青年积极分子維戈，这些都是誠实善良的人，同时他也以艺术家的严肃的眞誠指出他們对“旧党”的斗爭的局限性。翻砂工人奥尔逊了解社会民主党的眞正資产阶級的特性。工人們希望自己的党帮助他們来与之进行斗爭的那些企业主，都是社会民主党的成員，而且在党內占着重要地位。但是奥尔逊却由此得出一个錯誤的、对自己严重不利的結論：“不，随你怎么說，政治是肮脏的勾当！”从蓬、奥尔逊和維戈的悲剧性的命运里，尼克索使人信服地指出工团主义者的斗爭方法的毫无希望。

在社会民主党內部，在它的青年团里的反对派的代表，是貝萊的私生子斯文—烏吉哈。他单凭直覚，感到他的父亲出卖了工人，虽然他不会揭发这种出卖行为的根源，又不会把怀着不满情緒的青年人的憤怒导上阶級斗爭的軌道，然而他深信工人阶級的前途和它获得較好的生活的能力。

尼克索在小說里追溯了社会民主青年团的孕育和发展的历史。这个团在开头的时候，无論經济上或政治上都是依賴社会民主党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青年团員中間掀起了对第二国际的出卖工人阶級利益的政策，对作为阶級調和以及战爭的支持者的官方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的抗議。一九一四年十二

月，卡尔·李卜克内西[1]在德国国会里发表的反对軍事撥款的演說，对青年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九一九年春天，青年团大会向丹麦社会民主党提出要求，停止和資产阶級政党合作的政策。大多数团員投票贊成这个决議。党的答复拒絕了，于是它和青年团之間完全决裂了。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在弗萊德里西亚省的代表会上，青年团和社会主义工人党、独立社会民主党联合作出决議，建立一个丹麦左翼社会党，一九二〇年加入了共产主义国际的支部。

在青年中間，斯文—烏吉哈是革命原則的体現者，小說里显示了他的政治覺悟的成长。正是象斯文—烏吉哈那样的青年人的代表，在团内建立了跟丹麦社会民主党决裂而加入丹麦共产党的革命核心。

尼克索不止一次地写到，他以后的小說里那些新生一代的代表，也就是說革命者，将是貝萊和蒂特的儿女。斯文—烏吉哈决定从他"父亲退却的地方繼續前进"，作者在这里面給貝萊和莫尔頓私人关系的問題找到了解决。在斯文—烏吉哈身上，莫尔頓仿佛看見了青年的貝萊，可是这一回他确信这一个人不会出卖他們青年时代的理想，并且将为它們奋斗。

在小說的主角作家莫尔頓身上，尼克索无疑地反映了某些他自身所有的特質和这个时期的生活經驗。同时，莫尔頓是工人作家們的綜合形象，他們跟貝萊、也就是跟官方的社会民主党决裂了，在俄国的布尔什維克帮助之下，糾正了錯誤，得出了革

[1] 卡尔·李卜克內西（1871—1919）是一九一四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唯一投票反对軍事撥款的人。一九一六年因和平示威被判徒刑两年。一九一八年革命后释放。他是斯巴达克团的領袖。一九一九年被暗杀。

命斗爭的必然性的結論。

莫尔頓越來越感到籠罩着丹麦和其他国家的社会的那种令人不能容忍的不合理現象，越來越深刻，越來越清楚地了解到跟貝萊和他的党彻底决裂的不可避免性。在这方面，跟参加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議的瑞典青年的会面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莫尔頓从他們那里初次知道了列宁和俄国的布尔什維克。“那么，地球上某一个地方的工人們已經把眼罩撕掉，推翻了想要欺騙他們的人。这样的工人是大多数。大多数有組織的工人是跟着列宁走的。”[1]

莫尔頓不再覺得他是生活在“无主的国土”里了。俄国布尔什維克的榜样使他相信，可以把丹麦的工人阶級激发起来，鼓动他們去为了把“无主的国土”終于变成它的合法主人——劳动人民的国土而斗爭。对莫尔頓說來，生活获得了新的意义，他不再感到孤单。“他清楚地看到了一条直截而单純的道路：恢复爭取眞正的社会主义的斗爭！只是必須把过去几十年来积累起来的一切妥协、因循、自私自利和市儈作风完全清除。[2]

在最后一次莫尔頓跟貝萊的談話中，当他們談及傳到丹麦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貝萊問莫尔頓布尔什維克要的是什么的时候，他回答道：“我以为他們所要的，就是你和我曾經有一个时候梦想过的，因此对于咱們俩說來，都不能算陌生。他們要消灭阶級矛盾和种族矛盾，还有引起战火的民族間的憎恨，当然，也要消灭利潤。”[3]

---

[1] 見本書第二卷第十三章。

[2] 見本書第二卷第十六章。

[3] 見本書第二卷第十八章。

莫尔頓和具有革命情緒的工人，了解俄国的事件也直接关涉到他們。道路确定了。在丹麦工人运动的历史上，大家知道，一九一七年尾和一九一八年初，丹麦已經建立了一个新的党，社会主义工人党，它后来并入了共产党。馬丁·安德逊·尼克索就是它的創始人之一。

长篇小說紅莫尔頓和三部曲的前两部的不同之点是更富于政論性。作家卓越地掌握了艺术体現的技巧，在某种情况下，他宁使舍弃艺术的幻想而取文献的眞实。他給自己提出了一个战斗任务：以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大战时期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出卖工人利益的政策为例，在广大的群众面前揭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附敌分子的眞实面貌，从而帮助了抵抗运动。要知道，貝莱一斯陶宁这一流人在德国法西斯占領丹麦的时期，号召跟占領軍合作，正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他們宣傳阶級协調的思想是同样的。他們向敌人出卖了丹麦抵抗运动的战士們，使解放祖国的斗爭癱瘓。关于小說的这个任务，尼克索按照被占領国所許可的条件，尽可能地在导言里說清楚。导言是在一九四〇年写成，作为一个独立的作品发表的。大家知道，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向苏联进攻以前，希特勒占領軍在丹麦奉行非常审愼的政策，試图把它变成“模范保护国”。共产党人已經被記入黑名单，但共产党并沒有被禁止。当然，明白反对占領者是不允許的。这就說明了为什么导言中的語言有点模糊，好象伊索寓言式的語言，但是能为任何一个丹麦人所理解。每个人都很清楚，尼克索号召消灭啃食大白菜的害虫时，是在号召对法西斯占領者作斗爭。进步杂志文化与政治，利用相对的自由，把小說的这篇导言在一九四〇年发表出来，添上了如下的几行：“馬丁·安德逊·尼克索，是丹麦的偉大作家……如今正在从事写作一部

长篇社会小説……尼克索为这部小説写了一篇前言，他指出了产生这部小説的环境。文化与政治杂志得到作家的許可，現在就把它发表，因为它在当前有特殊的現实意义。”

紅莫尔頓这部小説的价值在于書里所显示的形象与环境的典型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激烈的时期，作家不仅揭露了丹麦的社会民主党，同时还揭露了所有欧洲的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老根，他指出了社会帝国主义的眞正本质，从而对爭取本国的自由和独立的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貢献。

小説的政治現实性在現在时候并沒有减損。丹麦社会民主党，調換了主人，公开跟資产阶級政党合作，把它的国土变为美国战爭販子所准备的下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略基地。在丹麦，与瘋狂地追求武装的同时，按照丹麦作家汉斯·基尔克的确切的說法，发生了“文化上的解除武装”，那就是国內文化生活，文学，广播事业等的全盘美国化。在这种情况下，紅莫尔頓这部小説和从前一样保持着作为工人們在爭取和平斗爭中的思想武器的战斗意义。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红莫尔顿
作者＝原著者（丹麦）尼克索翻译者徐声越
页数＝５０３
ＳＳ号＝１０３３７９４４
出版日期＝１９５９年０９月第１版

后语